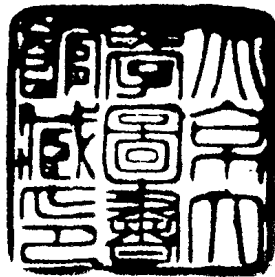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九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皇明書四十五卷 〔明〕鄧元錫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皇明帝后紀畧一卷附藩封一卷 〔明〕鄭汝璧撰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六四一
邃古記八卷 〔明〕朱謀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六五九

皇明書四十五卷

〔明〕鄧元錫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書四十五卷》提要

皇明書序

皇明書者盱江鄧徵君元錫所著也參知錢公購得且命梓適覲聖壽行以屬參知黃公黃公方以參知董湖西巡事各蠲俸爲倡於是吉郡守吳公暨九邑諸長令咸輸俸佐剞劂旣訖工授蔺山中屬予序予讀其書吞吞有感焉曩秖役史局時大學士陳公奏言國家治隆化洽餘二百年而正史不作無以彰懿垂範請詔儒臣開局纂

脩宣昭一代典謨文獻之盛亦
足斧藻皇猷恢張聖化　上報
可業已發金匱石室之藏令四
方各以其軼書進諸儒臣方蒐
羅證辨屬事摛辭業有緒會有
所捉捂輒　詔罷乃徵君栖衡

門矻矻焉躭其獨力以獵以檃
卒就茲編雖未及杼柚經緯要
亦能攷覽　國故參以野史家
乘後有脩司馬班氏之業者亦
足爲之倪矣夫豈合營不如獨
匠承　詔不如與心嗟乎茲予

所爲惋嘆也徵君少魁薦江右
不仕已而徵拜待詔又不赴獨
下帷兀兀發藏篋殉業者若而
年故得以其全力纂組成文託
遺編以不朽噫亦偉矣然徵君
非獨文士嘗禀學先大父所趋

自飭左繩右矩毅然有盧植薛
方士之風昔有手其詩示李于
鱗者于鱗嘉賞甚屬曰勉自砥
行稱若詩蓋自古人以文重文
亦以人重徵君之於史殆所謂
交相重者與

萬曆丙午八月既望安成鄒德溥汝光甫撰

皇明書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卷之二
建文皇帝
卷之三
成祖文皇帝
卷之四
仁宗昭皇帝
卷之五

宣宗章皇帝
卷之六
英宗睿皇帝
卷之七
憲宗純皇帝
卷之八
孝宗敬皇帝
卷之九
武宗毅皇帝
卷之十

世宗肅皇帝

卷之十一

后妃內紀

孝慈高皇后
仁孝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
恭讓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
孝莊睿皇后
孝肅太后

景皇后汪氏
孝貞純皇后
孝穆太后
孝惠太后
孝康敬皇后
毅皇后
章聖皇太后
孝潔肅皇后

卷之十二

外戚傳

徐王　郭德成　張昶　張昇
孫忠　周壽　王源　夏儒
方銳　崔元

卷之十三

宦官傳

杜安道　奇云奇　阮安　金英
懷恩　覃吉　陳準　何文鼎

卷之十四

臣謨

李善長　劉基　宋濂　夏原吉

蹇義

卷之十五

臣謨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解縉
金幼孜　胡廣　黃淮

卷之十六

臣謨

于謙　高穀　李賢　岳正
呂原　彭時　商輅　劉定之
劉珝

卷之十七

臣謨

王恕　劉大夏　丘濬　徐溥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卷之十八

臣謨

王鏊　劉忠　楊一清　石珤

費宏　張孚敬　桂萼

卷之十九

名臣

陶安　章溢　宋訥　唐鐸

劉崧　陶凱　楊靖　曾魯

吳伯宗　劉三吾　徐厓　熊鼎

董倫　劉亨　桂彥良　葉伯巨

范敬先

卷之二十

名臣

黃福　張紞　胡濙　胡儼

金忠　梁潛　郭璡　儀智

王直　王翺　王竑　段民直

耿九疇　軒輗　魯穆　年富

柴車　林聰　陳俊　陸瑜

卷之二十一

名臣

林鶚　葉盛　韓雍　陳敬宗

吳訥　魏驥　劉鉉　周忱

羅簡　陳鎰　趙榮　李時勉

陳祚　劉球　章綸　楊瑄

練綱　鄺埜　李秉　崔恭

卷之二十二

名臣

姚夔　項忠　余子俊　程信

朱英　鄒廷瓚　夏寅　曾翬

高明　陶魯　陳琦　張寧

陳音　鄒智　馬文升　彭韶

卷之二十三

名臣

何喬新　倪岳　韓文　周經

戴珊　張敷華　傅瀚　秦紘

楊守陳　吳寬　儲瓘　謝鐸

黃 輝

卷之二十四

名臣

黃 紱　張 悅　張 昺　吳世忠

龎 泮　屈 伸　張 文　林 瑭

許 進　雍 泰　林 俊

卷之二十五

名臣

傅 珪　王鴻儒　林 瀚　陳 壽

邵 寶　王雲鳳　羅 玘　羅 僑

王 思　舒 芬　黃 鞏

卷之二十六

名臣

胡世寧　李承勛　毛 澄　梁 材

吳廷舉　馬 卿　楊 廉　何孟春

吳一鵬　毛伯溫　周 金　聞 淵

歐陽鐸　王學夔　丁 湛

卷之二十七

名臣

劉 玉　楊 爵　楊繼盛　海 瑞

卷之二十八

循吏

方克勤　吳 履　陳 璀　姚 善

顧光遠　謝子襄　錢本中　劉叔毖

龔 鍈　衡 岳　蕭省身　鬬 芳

何文淵　何 理　張宗璉　謝士元

楊繼宗　盛 顒　陳 智

卷之二十九

循吏

劉 實　王 弼　段 堅　丁 積

陰 貴　靳 瑜　李 緝　林性之

唐 侃　危 嶽　吳 惺　崔 陞

張 津　程 煒　彭 簪　黃玄齡

曹 祥　張淑勵　王 詔　劉世亨

熊 輝

卷之三十

能吏

周 新　陳 諤　况 鍾　曹 逵

范 瑟

卷之三十一

忠節
王禕　許瑗　孫炎　胡大海
花雲　趙德勝　魏輝祖　方孝孺
鐵鉉　齊泰　陳廸　黃觀
練子寧　景清　卓敬　王叔英
周是修　黃鉞　曾鳳韶　楊殷

卷之三十二
忠節
王良　劉璟　顏伯瑋　陳思賢
龍鐔　胡閏　王璡　龔翊
高賢寧　松陽人　鄧棨　毛吉
孫燧　許逵　張世忠

卷之三十三
將謨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鄧愈
湯和　沐英　傅友德　郭英
俞通海　馮國用　吳良　楊璟
吳復　何貞　顧成

卷之三十四
名將
蔣貴　山雲　郭登　楊洪
朱永　王信　朱驥　仇鉞
牟斌　馬永　梁震　戚景通
沈希儀　俞大猷

卷之三十五
理學
梁寅　薛瑄　吳與弼　胡居仁
曹端　陳獻章　賀欽　陳茂烈
莊昶　羅倫　張元禎　陳選
章懋　蔡清　張吉　丁璣

卷之三十六
理學
羅欽順　崔銑

卷之三十七
理學
張邦奇　張岳　呂柟　許誥
王應電　李經綸

卷之三十八
文學傳
蘇伯衡　胡翰　肅越　黃肅

徐 舫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馬汝驥 田汝耔 朱應登 鄭善夫
林貞恒 高叔嗣 唐順之
卷之三十九
文學
胡纘宗 黃省曾 李攀龍 王世貞
卷之四十
篤行
鄭 氏 顧 氏 楊 氏 王 沂
黃潤玉 吳 哷 許 繼 李宗拭

何 垕 伍 雲 李 中 趙 逯
徐 聰 張鵬程 馬 貴 張 汴
萬 吉 盛 寅 胡大器 崔 銑
卷之四十一
孝行
王 中 江伯兒 李 貞 姚 玭
鮑 輿 毛 玄 吳宗元 朱 璟
孫性中 朱 煦 危貞昉 祝大昌
黃 性 周 鳴 孫 貞 鄺子輔
黃 玨 胡 瓚 瞿嗣興 徐 煬
鄭 氏 王惟德 吳 駉 康 綬
李 皁 林彥愈 應 昌 張 顒
易 鑑 傅 琦 鮑允亨 泰 鐘
錢 清 鄒 忠 洪 什 劉 迥
義行
李 焜 杜 璟 楊逹卿 汪 灌
章 和 周 繹 王性之 楊 栢
鄭 采 劉 髦 張景常 羅慶同
王效逾 劉 僕
貨殖

史 際 附祀人張廷恩 歙人余育
方伎
冷 謙 程 濟 仝 寅
卷之四十二
心學紀
王守仁
卷之四十三
心學述
黃 綰 原 忠 黃誠甫 薛 侃
楊仕德 馬明衡 陸 澄 季 本

鄒守益　歐陽德　聶豹
卷之四十四
心學述
羅洪先　劉文敏　劉邦采　魏良弼
王艮　董澐　南大吉
卷之四十五
列女
郢王妃郭氏　賈夫人
魏夫人宋氏　陳節婦吴氏
何夫人揭氏　黄安人

吴孺人駱氏　曹母李氏
鄭夫人　李淑人
李宜人　封孺人張氏
封恭人屠氏　吴母朱孺人
韓太初妻劉氏　鄭烈婦石氏
浦江嚴賢婦　鄭楷妻洪氏
熊母　江萊甫妻葉
錢瑛妻張氏　董孝婦羅氏
陳思禮母石氏　徐貞婦鄭氏
周節婦趙氏　栁氏二節
劉仲安妻王氏　方孝婦
徐節婦　王常妻湯氏
義婦張氏　吴氏二母
吴世昌妻劉氏　黄文炳孫氏
范氏　李氏
王辟雍妻楊氏　姚廣孝姊
郭氏二貞　蕭懋廣妻劉氏
俞烈女　張伯安妻孫氏
吴貫之妻鍾氏　華亭二節
康安人　傅節婦章氏

錢氏　六烈女
張氏　高氏
劉氏　王氏
孝子妻張氏　楊宋妻康氏
張氏　烈女輝
鄧烈婦　成世華妻楊氏
范節婦　華世禎妻張氏
謝節婦周氏　方淑人張氏
梁節婦劉氏　俞暉妻楊氏
姚楨揮妻朱氏　樂景文妻歐陽氏

烈節婦

欽中七烈

皇明書目録終

皇明書卷之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太祖高皇帝帝典

高祖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也諱元章(王)

皇大父熙祖始渡淮家泗州(所謂初一公也)

皇考仁祖淳皇帝諱世珍與

陳太后始遷濠州太平鄉　陳太后娠時夢天神餽之藥燁有光吞之戊辰(元文宗天曆元年)秋九月丁丑日昳時　上生産室中煌光燭天元至正甲申生十有七年矣歲大疫　仁祖　陳太后及仲兄具中疫卒　上託迹皇覺寺以居適大饑寺衆散廪莫能自存而居多神異爲天神所表胡元以朔狄御中國八傳至順帝益怠德爲淫荒天告不饗於是汝潁蘄黃徐宿紅巾益大起郡縣莫能制亂瘼矣而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者來攻濠憚慴不敢前而掠良民以絳帛緊其首獻爲俘民莫必其命於是　上禱於寺伽藍卜所爲自全者卜逃不許卜守舊不許卜倡義許之　上爽內自難更卜攻忽躍自監與之往詣濠濠卒欲賊之郭帥異其狀貌釋與語契得親用以所字故人

女妻焉、則　孝慈皇后也、　上在濠、側微甚、業慨
然有安天下生民之志、濠豪傑中山王達、鄧寧王
和等、實首定魚水之契、而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長者、親禮之、語竟日合意、遂留掌書記、預
謀議贊軍、
甲午元順帝十四年定滁州、郭帥稱滁陽王安之、欲定居、　太祖
曰、滁陽一山城、小舟楫不通、商賈不行、非形勝可
居、王默然、已用　上畫、取和陽撫定之、王命　上
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人、城中民夫婦
不相保、　上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

妻女、使民夫婦離散、其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
女悉還之、不者戮、於是民夫婦皆相携而去、民大
悅
乙未夏渡江、拔采石、取太平路、時群雄得城邑、卽
肆剽、方發采石時、　上先令李善長爲榜諭戢軍、
入城、卽張之、士卒貽愕莫敢犯、而百姓按堵、得耆
儒李習、陶安、禮事之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春　上帥師定集慶路、古金陵也馮國用
冠軍、敗敵兵蔣山、克之、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有元失政、海內紛擾

生民塗炭、甚、吾興師獨爲民除亂、毋恐、賢人君子
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能用之、舊政有不便者、以
告、吾與蠲罷、於是城中民大喜相慰、籍以爲更生、
得民兵十數萬、辟儒士孫炎、楊憲等十數人用之、
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葬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欲發兵取鎭江、慮諸將不戢士、爲民患、召至、數以
常縱軍士之過、欲法之、已乃赦、毋焚掠、毋殺戮、而
遣下鎭江、丹陽、遣兄子文正、迎耆儒秦從龍以來、
親迎之龍江、與朝夕咨天下大慮、每筆書漆簡、以
相覆語、已輒滌去、所籌畫秘、後莫得聞也、常呼爲

老先生不名、當是時、張士誠據平江、有淮南浙西、
爲僞吳、徐壽輝、陳友諒、據九江、并楚漢蜀江右、爲
天完、方國珍、據浙、陳友定在閩、何真在廣、李思齊、
張良弼、竊山西秦隴之地、而殘元獨有河洛關陝
諸郡縣故都焉、而元亂所自起、本韓山童以燒香
惑衆、子林兒據汴梁、有山東秦隴、爲小明王、國號
宋、滁陽王子興奉焉、是歲滁陽王卒、諸將奉　上
爲吳國公、江南等處行省丞相、總省事、置河南行
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院事、置帳前總制親軍
指揮司、以馮國用爲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

翼元帥府、總大軍、時羣雄無慮以屠戮爲雄長、無遠志、而　上撫有江東、所至戢士卒、保民禮賢、恢恢然有汎清六合之象矣、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春、克常州、徇長興、今湖州長興縣擒僞吳將、立永興翼元帥府、耿炳文爲都元帥守之、夏、克寧國宣城、取江陰、命分院判官艮守禦、秋、取徽州、復武康安吉、皆湖州屬降元將、置淮海翼元帥府、命耿再成守之、取池州、執天完僞將、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財用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功故命爾分巡爲營田、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令農功得興、大抵設官爲民、非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無益民、反害之、則非予付任之意、張士誠冦江陰、帥桑世傑戰死、取嚴州、夏、友諒陷池州、守將趙忠戰死、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天下兵爭、今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拔、編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還爲民、民無坐食、國皆練兵、

寓兵於農之意、冬、　上自將取浙東、由寧國道徽、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問民所病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議軍令、定婺州、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illegible]、[illegible]餘人、日會食省中、進講經史、陳治道、[illegible]總知寧越府、諭之曰、克敵以武、安民必仁、[illegible]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民始甦、當撫恤、使民樂歸附、則天下郡縣必聞風親附矣、召諸將徇浙東州郡未下者、曰、吾毎聞諸將下城郡、不妄殺、輒喜不自勝、蓋師行如烈火、火烈則人必受殃、爲將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之慶、已亦蒙福、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春、定金華、婺處諸州、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內附、以子關爲質、　上曰、昔人虞敵國之反覆也、故歃血爲誓盟、已又有交質子、則未信故也、今誠信來歸、當誠信而待之、何以質爲、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飾馬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菽粟布帛、他非所頼也、謝不受、金華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詩、

上怒誅于市以絕進獻夏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下無爲州取衢處州初　上從容與韓國公善長
言漢有三傑佐高帝定天下以吾觀之徐達足可當韓
信公自料於蕭張之事可得兼乎對曰臣何敢乃
望子房獨轉移兵餉差蕭何可勉耳　上因問今
世士當孰爲可擬良者對曰臣竊聞金華宋濂賢
知象緯博學　上莞然曰以吾所聞尚不如青田
劉基及是胡大海爲上言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
基若濂之賢卽遣使以書幣往聘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咨訪命有司

創禮賢館處四人其中左司郎中陶安入見　上
問曰夫四人者才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基學問
不及濂治民不如章溢葉琛　上大喜未幾命濂
提舉江南學校遣世子受經溢琛主營田而基留
帷幄預機密謀議　上定天下本達善長與基力
也而宋學士濂以文學爲明儒宗時李文忠薦諸
儒有聲望者王褘許元黃天錫皆徵用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元福建福寧州來歸夏陳友
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友諒弒其
主徐壽輝稱帝犯建康　上自將大敗之龍江進

復太平　友諒沔陽漁家子也爲縣吏不樂棄去
會徐壽輝倪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
掾未幾爲之將遂襲殺文俊併其軍稱平章天完
主壽輝不能制已襲壽輝殺其左右居之於江州
及是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陷急僭竊使人殺
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帝國號漢率舟
師東下陰結僞吳張士誠爲掎角入寇羣議欲先
復太平以挫賊毋令虜深入　上曰不可太平吾
新所築壘也是濠隍峻深彼獨乘巨漲乘城乃克
之今逆流仰攻寇舟師十倍猝不可拔非計也或

勸必親征先薄震疊之　上曰不可建康吾根本
地敵以偏師綴我而舟師順流趨建康不半日至
矣吾步騎亟回數百里趨戰腹背受敵此兵法大
忌也指揮康茂才與友諒有故使密書約降爲內
應紿告以虛實令悉兵以來於是茂才遣其家老
閽舊常識友諒者齎書往友諒乃大喜飲食之問
康公安在曰今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厚賜
遣還謂之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呼老康爲號應矣
閽者歸以告　上曰虜入吾彀中矣背徹江東橋
易以鐵石比旦而橋成於是命馮勝常遇春率

帳前五翼軍、軍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
勝港、張德勝、朱虎軍龍江關、伏而待、待赤幟舉、即
敵至、黃幟舉而奮、 上親總師於盧龍山、登望之、
令吏士立黃旗於山右、偃而待、是日友諒果引舟
師來、直抵大勝港、遇楊璟兵、不得入、徑薄江東橋、
見橋乃鐵石、連呼老康、老康無應者、始覺闇者之
誑、則大驚、即擁衆向龍江、驅萬人登岸立柵、勢銳
甚、時酷暑、 上衣紫茸衣、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
命徹蓋、親暴烈日中、士氣咸奮、 上曰、天且雨、諸
軍且蓐食以待、當乘雨乃擊、時天無雲、衆眙愕莫

信、已忽風雲起西北、須之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
令拔柵、士奮前拔柵、友諒自麾軍來戰、戰而鼓鼓
震而黃幟舉、諸覆並轃、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
舟、適潮退、舟膠淺、殺溺死無筭、友諒乘別舸脫走、
獲巨艦百餘艘、諸將追擊至蕪湖、捷至采石連戰
又大捷、遂進復太平、方遣康茂才致師時、李善長
怖爭之曰、今敵鋒銳甚、方以其來爲憂、柰何致之、
上曰、今二虜未合、故誘致令百里而趨戰、吾覆而待、可
破也、此虜破則東寇膽落矣、稗令不擊、脫令二虜
者得合勢、豈易支哉、時不可失、第觀之、善長謝不

及六月、取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行
樞密同僉守之、饒州來歸、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
于光、擊走僞漢、以城降、命鄧愈往鎮之、克安慶、命
僉院俞伯仲守之、友諒將破安慶、伯仲走還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遁、將誰與守、命誅之、
常遇春以伯仲爲渡江勳舊、請曲赦、 上曰、法不
肅、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
院事、
辛丑(元至正廿一年)春、泗州來歸、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建昌來

歸、僞漢將明道、冦廣信、守將胡德濟、求援於父大
海、大海率師夾擊賊、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
以俘獻、 上釋不殺、仍授官、王溥者、友諒建昌守
也、漢二兄、命漢二招溥、溥來歸、秋八月、 上親征
僞漢、圍安慶不擊、乘虛擣江州、克之、友諒遁武昌、
拔蘄黃興國州、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怒友諒悖
逆、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 上至安慶、陳陸兵
疑之、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水寨、大破
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徑擣江州、傾其巢、
遂悉師西上、會長風過小孤、徑抵江、距江州五里、

遲卒見以告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也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克江州而諸州郡畢降僞漢江西行省胡廷瑞以南昌來歸諸郡縣皆下 上使招諭江西廷瑞遣部將鄭仁傑來約降多求請 上難之劉基蹋胡床上悟賜書慰諭之曰足下有效順之機此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他將此過慮也吾起兵十年于茲矣奇才英士常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來委身者此其意欲立功名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推赤心待之隨其才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

則隆之以爵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哉陳氏諸將趙曾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事竟何成吾所獲長張粲鉉彭指揮諸人吾皆用之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所間而諸人功績茂著並膺厚賞夫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幸足下早計於是袁瑞臨江吉安撫州皆下

壬寅元至正廿二年春正月 上幸南昌命江西行中書省參知鄧愈鎮南昌大將軍徐達率降將攻武昌金華苗軍叛參政大海死之處州苗將叛院判再成總制炎死之夏江西降將叛據南昌知府葉琛死之大將軍達討平之命都督朱文正同鄧愈留鎮冬安豐來歸安豐人曹良臣爲衆所推聚兵立柵用自保聞 上威德遂自歸 上謂其可觀望而不觀望命爲江淮行省參政

癸卯元至正廿三年春三月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夏四月僞漢友諒圍南昌秋七月 上督舟師救南昌次湖口友諒解圍出鄱陽湖逆我師合戰康郎山八月友諒殪 上班師時吳漢並起 上召羣臣定攻取之畫問何先羣臣言吳數數窺淮東而友諒

新敗去未敢來又蘇吳近且饒請先吳誠意伯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勢雖強不害友諒居上流旦發夕至猝難爲備也且名號不正所宜先陳氏滅張氏不足定矣 上曰善會張士誠遣將圍安豐上自將救安豐因遂爭廬州而友諒作太艦悉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來攻南昌夏四月乘江漲抵城下銃甚用雲梯百道日夜進攻之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權術以攻而城中隨方且應之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皆戰死而友諒徙闘將殞

殪亦相當、五月、友諒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所獲
守將徇城下、文正等不爲動、六月、趙德勝中弩矢
重傷死、城中氣奪、而大師及士誠戰廬州、未央援
不至、文正大憂之、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
而詐遣卒上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斯日出降、
緩其攻、備防守益設、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
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東湖小漁
舟、夜從小水關月團出、夜行晝止、半月達石頭、
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不遺餘力矣、兵雖盛而戰
鬬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而師久乏

糧、援兵至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
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
謂之曰、若能誘城降、非直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
之、至城下、呼曰、我張大舍也、已見 主上、命諸公
堅守、大軍至矣、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
守益堅、七月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
三十萬泝江上、次湖口、時南昌圍不解者八十有
餘日矣、友諒聞 上來、兩栽終不下、乃解圍出鄱
陽湖以逆師、是月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
上分舟師爲二十屯、掎角以應敵、徐達常遇春戰

疾、方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大
振、友諒次日、驍將張定邊前犯 上舟、上舟適
膠淺沙、賊圍迫幾殆、親兵總制韓成曰、事急矣、古
人有殺其身而成君者、臣何敢辭、遂服 上袍冕、
對賊衆赴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遂懈、而常遇春
從旁舟射定邊中之、俞通海舟驟進、水湧起、 上
舟遂得脫、是夕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
儆戰、遣大將軍達還守建康、時友諒悉巨舟連環
爲陣、旌旗樓櫓、望如山、我師舟小、前仰攻輒却、斬
隊長而下、莫能振、郭興趣進曰、舟大小不敵、非人

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矣、於是分調諸
將、載蘆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東北風作、縱火焚其
艦、砲礟大作、波濤起立、飛火照百里、天水色盡赤、
敵焚溺死者數萬人、又明日、廖永忠俞通海等、故
狎水以陸小舟深入、前搏敵、敵聯大艦力拒戰、我
師望六舟、無所見也、意以爲陷沒、方懊惜、有頃、六
舟飄颻而出、繞敵舟如游龍、我師見之、氣益倍、合
戰愈益力、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
罌子口、絕湖扼其歸、友諒不得出、於是戰湖口、五
日夜不解、俞通海曰、湖水淺、舟易膠、難迴旋、不如

入江入江據上流敵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
於　上請移師、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八月八日、
舟入江、據南湖嘴、水陸列營柵、而江南北岸、畢豫
火舟火筏於其中、戒嚴峽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乃
繞下流欲突焚奔江南、　上麾諸軍前擊、以火舟
筏橫衝之、戰疾力、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降其衆五萬、張定邊夜以[illegible]舟載友
諒屍及子理奔武昌、立理爲帝、時群雄竊據者、惟
友諒最狡鷙、又地廣兵勁、而是役戰苦力、　上阽
危者數矣、賴計豫將力而定、友諒死、而後　上喜

可知也、曰此虜平、天下不足慮矣、九月　上振旅
還京師、告廟飮至、論功賞有差、初、　上援安豐、劉
基諫、　上毋輕出、不聽、及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
漢圍南昌、不克救、謂諸將曰悔甚、爲一廬州而失
江西、及友諒敗死、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
行、使友諒乘我出京城虛、順流下、搗建康、我進無
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
南昌、卒巳、基對曰、臣乃知天命之有歸也、
甲辰（元至正廿四年）春正月　上卽王位、建國吳、以李善
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

章政事、諭善長等曰、建國必先正綱紀、元氏昏亂
主荒、臣專威福、下移故政不行、而亂、公等當鑒其
失、協心畢力、成功業、毋苟取充位巳也、二月　上
親征武昌、陳理降、詔發粟賑武昌民、先是陳理立、
上卽自將至武昌、於四門立柵圍之、於江濱聯寨、防
絕其出入、命常遇春督部將守之、久不下、旣卽位、
復親視師、督諸將攻之、奪高冠山、俯瞰城、僞將撥
張率潭岳兵來援、擊之、復擒其僞相張必先　上
遣降將諭理、與張定邊、諸將降、立湖廣行中書省
楊璟參知政事、夏四月、建忠臣祠于鄱湖之康郎

山、祀湖戰死義者三十有六人、有司歲時祭、韓成
位第一、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建祠南昌、祀城守
死事者（凡十有四人）、秋九月、平江陵、徐達、楊璟等降之、
改江陵爲荊州府、冬圍贛州、克衡州、
乙巳（元至正廿五年）春、贛州平、時僞將熊天瑞據贛州、未
下、總兵俞遇春攻圍之、　上遣左司郎中汪廣洋
往參軍、諭遇春等、言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
然何能久哉、但恐破城多殺傷、可念、要當以保全
生民爲心、一可爲國家用、二可爲未附者勸、昔鄱
陽湖之戰、友諒敗、城降兵至今爲我用、縱逃者亦

終我民苟得郡無民何益遇春乃浚濠立柵圍之
天瑞力不支乃降南安雄韶諸郡皆降師還　上
褒諭遇春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
能令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
予甚嘉將軍廣宣威德保生靈予深有賴焉取寶
慶路左丞相達遣將胡海克之靖州軍民安撫司
及諸長官司皆來降大閱士謂起居注詹同曰兵
不貴多而貴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
故閱之冀精銳用也夏取襄陽安陸以鄧愈爲湖
廣行省平章鎮襄陽冬克淮安

丙午（元至正廿六年）春正月　上自將征吳下禁種秋令
曰自創業江左十二年軍國費皆科徵於民吾民
效順輸賦然竭力畝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
甚憫焉曩因民造酒糜費米麥行禁酒之令今春
米麥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令農
民今歲其毋種秫克高郵夏下淮安取濠州進克
安豐濠自郭子興趙均用失守後屢爲盜所據巳
張士誠又據之　上曰濠吾家鄉失之是吾有國
而無家也命韓政攻下之進拔安豐獲將元將兵來
援破走之　上幸濠省陵墓宴諸父老徐宿來歸元

守將陸聚見淮東西平遂來歸命參江淮行省政
守徐求遺書平章永安卒于軍贈廖楚國公左相
國達爲大將軍平章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僞吳
上命之曰自大亂來友諒士誠名據地千里聚淵藪爲
寇攘今友諒敗滅姑蘇尚存命卿等往討宜飭吏
士毋肆掠擄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
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毀羣帥務輯睦以效功
勿縱左右淩軍士凡爲將必資士卒以成功必舍
撫之嗚呼克敵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以廣恩爲
務卿必勉之達等頓首受命士誠泰州白駒場人

爲鹽場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以鬻私鹽爲奸利
頗輕財好施得衆心因亂聚衆陷泰州據高郵元
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城垂破元主信讒謫脫
脫逮之北師大潰士誠陷平江松江常州湖州諸
路遂強　上既下金陵與連境命徐達圍常州士德
率衆數十萬來援達迎擊擒之　上大喜曰士德
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被擒張氏成敗定矣華雲
龍王弼等復敗士信兵于舊館擒將士誠誘我新
附軍來戰達被圍牛塘急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
來夾擊大破之遂克常州耿炳文進克長興立翼

元帥府炳文爲都元帥守之平章遇春將兵擊江
陰士誠將據秦望山以拒師院判趙繼祖乘風雨
奪其山遂克城　上以江陰與姑蘇密邇控大江
實東南要衝擢分院判吳良及弟禎增兵守焉時
士誠既數爲我師所窘攻嘉興杭州又爲苗師所
敗氣大沮乃請降于元元江浙行省相達識帖木
兒幸其降承制授士誠大尉而城池甲兵錢穀士
誠得自擅如故苗師者湖廣苗夷也江淮亂元兵
屢敗議者以爲調苗兵可靖至累破士誠而帥楊
完者至左丞然苗性貪好殺所過抄掠士誠既降

元欲圖之完者兵困敗自殺士誠益無所憚遂據
杭嘉興紹興與我師相尋於戰爭徐達率師攻宜
興久不下　上聞城東通大湖口餉道必由命達
扼大湖斷餉道而急攻城遂拔士誠攻江陰衆甚
威守將吳良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命
弟禎整兵軍北門而命將備東門敵攻東門馳出
擊大敗之敵宵遁士誠兵來援良從間道扼無錫
之三山藏焉自是敵奪氣不敢犯江陰其舟師不
敢泝大江上金焦　上召良勞之曰吳院判保障
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甚大賜車馬珠玉不足旌

其能命儒臣爲詩文美之已士誠遣將冦長興衆
十餘萬城中兵僅僅七千而諸將三路來援兵遇
冦刼營皆潰走冦結九寨環之爲樓車瞰城中運
土石填濠放大船燒水關守將耿炳文於城中晝
夜敵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亟遣平章遇春將徃
援擊破之俘斬五千餘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
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命伍
指巖築一城扼之不旬日而樓櫓濠柵畢備士誠
將二十萬圍城不可拔乃引去無何復遣將率衆
二十萬猝圍之文忠馳赴鬬之守將以衆寡不敵

請少避文忠曰何避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
下出陣後衝中堅因督衆乘之呼聲震天地以一
當百斬首數萬復追擊燔其營士誠自此不敢窺
諸暨而湯和守常州十年防禦周密冦來輒破走
於是諸暨常州江陰長興氣勢相羅絡屹然建業
東屏翰矣當是時士誠殺其謀主左丞史椿委政
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
夫三人者謀國皆諂佞小人政亂而徐達克淮安
泰州高郵壤益闢而吳危平章遇春克湖州嘉興
都督文忠平杭州進克紹興路相國達會諸將進

逼姑蘇平章俞通海取太倉州十二月小明王殂小明王者欒城人韓林兒也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父山童倡言天下當彌勒佛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人金信之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黒牛誓告天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山童誅之子林兒逃武安其徒劉福通者有知計黨盛不可制遂反陷穎汝寧光息州衆十萬李二號芝蔴李據徐州徐壽輝陷蘄黃州路皆以紅巾爲號相與尊林兒曰小明王明王言明王當御世也已福通陷汴梁迎林兒

都之稱帝國號宋遣將四畧地白不信等趨關中破秦隴關先生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畧上都至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間直沽薊州直逼元都勢大振 上之起濠梁也沿滁陽王郭子興諸行師稱制率用宋龍鳳紀年而小明王朝無紀律惟屠戮焚掠爲元將察帖罕木兒所破自亳走安豐已徙汴兵敗復還安豐士誠陷安豐走建康上終除抑推奉爲吳王猶以龍鳳紀年凡用人行政見牒文者曰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以爲常至是殂而滁陽王又先死乃定以明年爲吳元年立

宗廟社稷建宮闕丁未吳元年春立子標爲王世子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謂中書省臣曰予曩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獘土地荒蕪失業者多久困於兵革心惻然念之觸熱者思清冐寒者思溫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百供億先勞之宜量免租稅甦民力又嘆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歸得一食甚粗糲甘之心今未嘗忘吾民困居田野所業有限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定文武取士之法先是命有司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

通曉天文若兼通書律者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其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于文臣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也茲欲稽古定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才其文舉察之言行觀其德考之經術觀其業試之書筭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觀其政其武舉先試謀畧次武藝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貢京師其科目及

第出身各有差、夏初置翰林院、以幽安爲學士、朱
升爲侍講學士、知制誥、六月不雨、 上日減膳素
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
民力艱難、往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大官供給、今
皆以內官爲之、懼煩擾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
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
稼焦損、必多、食奚能甘、得民心則得天心、今欲弭
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
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進、不許、
黜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相國李善長劾二人

專權、不由執政、命黥之、平姑蘇、得張士誠、士誠雄
經死、相國達會諸將、進逼姑蘇、士誠力拒戰尹山
橋、敗之、又敗于鮎魚口、進圍城、命諸將分門而軍、
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
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擊之、
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人皆死、城中震恐、士
誠屢出兵挑戰、皆敗、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
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
誠所、爲邏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
遣茂游水往來、獲彼此所遺書、知城中困乏、乃親
督兵攻破之、九月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
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送建
康、還師取無錫州、南通州、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
至、 上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 上以書送神保
大王等還元、 上召諸將於戟門、敘褒諭、封右相
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達爲信國公、平章遇春
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秋參知政事張杲
誅、語具誠意伯事中、冬獲方國珍、浙東平、初方國
珍及海上、有溫台慶元三郡、 上下婺州、遣使招
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江

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恐不能與抗、
況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
聲援、以觀變、遂遣使奉書幣、以台慶元三郡內附、
以子關爲質、 上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
寶馬來獻、 上謝不受、然國珍不奉正朔、而中藏
詰之、云需杭城下、即納地、及克杭州、猶據境自若、
上知其心持兩端、以士誠在、置之、及是漢與平、遣御
史大夫和、率諸衛軍討之、 上諭和曰、奉詞討罪、
毋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是吾願也、和等兵至
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弟國瑛守台、引舟師乘潮、

夜入曹娥江夾壩通道至盤嶼來助戰大敗還台
州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帥師下天台進攻台國
瑛拒戰敗乘城守士無鬪志而城潰國瑛度不能
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攻溫州國珍子
明善拒戰敗亦挈妻子遁 上命廖永忠率師自海
道會和等捕之和復遣招諭國珍度力屈乃率昆
弟子侄詣軍降浙東平 上以東南畧定乃命信
國公達充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爲副率甲士
二十萬定中原 上召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
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朕念之怛然傷

于心獨中原民瘼天監在茲朕不敢自怠故命爾
等帥大師廓清中原拯民艱苦諸將非不徤鬪然
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
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莫如副將軍但患
其輕敵凡臨大敵遇春前當之又不敵與叅將馮
宗異分左右翼薄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
畧冠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他孤城小敵但遣將
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以成功達專居中
軍制勝毋輕動嗚呼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
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

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皆其威不立而勢輕也
汝其慎之達等頓首受命又馳檄諭齊魯燕趙秦
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
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
下治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天授然達人志士尚
有冠裳倒置之嘆况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厯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
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瀆亂甚矣乃今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人事致然實天厭
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豈不
信哉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當降生聖人恢
復中華立綱陳紀以濟世安民一 紀於茲未之有
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就胡虜禽
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互爲生民
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
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矣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

溷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注視中原父無所主深用疚心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塗炭復漢官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彌甚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同生天地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與中夏人撫養無異命征南將軍廷瑞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贑滁和

無爲等衛軍取福建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掛將印總兵命文徽副汝命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二人吾親臣勿以此故廢法征戰賞罰一以軍法從事汝往常攻閩中必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兵軍必擇利便進退無失機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荆川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冬定百官禮儀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命中書省定律令 上以唐宋來皆以成律斷獄惟元不師古取一時所行事爲條格行之吏恣爲奸命左相國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更得資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日條上吾與面酌訂庶可爲久遠法頒戊申曆劉基及大史院屬所定大將軍達下沂嶧青州進攻益都路狥東平東阿遂定濟南山東平征南將軍廷瑞度杉關下邵武建陽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下福州會行省副使

章溢入朝 上問之溢對曰我師水陸並入當必勝然閩中尤熟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入取建寧則萬全必克矣 上立命文忠出師如溢言

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先是李善長率文武羣臣表勸進 上曰吾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今天命有歸而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復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後議此未晚善長等固以請命具禮儀進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爲文祭告天地于南郊禮

成、上卽皇帝位于郊壇南、先是上祝天、如臣
可爲生民主、伏望是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淸、惠
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京師自舊臘來、雨雪連日、城市陰晦、及祭告天宇
澄淸、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藹獨露、中星焉、定有
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考妣爲皇
帝皇后、冊妃馬氏爲 皇后、世子標爲 皇太子、
立中書省、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
溢劉基爲御史中丞、建南北郊太社稷、勅中書省
禮官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祭祀、以交

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
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
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聞、於
是相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
社稷、各具沿革、以進、詔循行、頒大明令、上曰、律
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
後、書曰、刑期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
措不難矣、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定將
帥將軍之法、自京師達郡縣、立衛所、大率以五千
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百一十

二人爲百戸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
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統之、有事征伐、詔總兵
官佩將印、領以行、旣旋、上所佩將印於朝、還第、軍
各回衛、權皆出朝廷、不敢有擅調征伐、率爲常、征
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友定、友定淸流人、喜
遊俠、擊斷盜起海上、河州判募吏士城守、友定以
鄕里子弟見判奇之、授黃土寨巡檢、以功遷淸源
簿、尋遷令、陳友諒遣將寇汀武郡、友定以總管禦
之、戰黃土、盡獲其部衆、遷行省參政、累功至行省
平章、悉有閩中八郡地、閩所使大都道絕、友定歲

時遣使繇海道、取道登萊、入貢元主、優詔嘉慰之、
及是湯和偕永忠、禎等候風駛、自寧波奄至克福
州、追擊延平、先遣人諭降友定、會諸將殺使者、誓
以死報元、我師至、與夾水而陣、友定戰不利、謂諸
將曰、敵千里遠鬬、氣銳愼毋戰、戰徒多殺吏士、吾
塘山塹堅蓄犀器餉士、爲持久、遂乘城守、勒吏士
日夜擊刁斗、偶立不得休、士怨甚、而友定疑吏院
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降、
者、圍十日、軍器局大炮聲發、我師疑有內應、急擊
破之、友定知事迫、與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

訣曰、公等欲爲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劒仰藥
飲。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冠服、北嚮拜、自經
死。友定蘇、于海自將樂來就死、弃執送京師。上
詰曰、若殺我胡將軍、不內使者、何。友定對不遜、命
棄市。廷瑞等進克興化、下汀泉漳潮郡縣、及閩溪
谷諸砦皆下、福建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
參政朱亮祖副之、率師由海道取廣東、敕諭永忠
曰、王者之師、以順天除暴亂、解倒懸、下慰民望也。
兩廣遠在南服、民困割據之日久矣、定亂安民、在
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震懾無固志、君

遣人宣布威德招徠之、必具歸款、不勞師而定。且
廣東要地惟廣州、廣州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
定、海北郡縣可以次招徠、仍與璟合兵取廣西。又
敕贛州衛指揮陸仲亨、率雄韶諸衛軍踰嶺以會
師。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君弼、合肥人、少與　上有
故、守廬州、顧助張士誠攻安豐、戰敗、走廬州。相國
達圍廬州、困、跳身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元命守
陳州。上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勞師暑月、兵連禍
結、非一人之失、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
信羣下之言、至於此也。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衆邊

疆與予接壤、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
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也、能無思乎。天下兵興、豪
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
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
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足下
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
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於是、
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天
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決。上乃
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

汴洛、君弼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二月、以太牢
祀先師孔子于國學。定宗廟時享禮。禁胡服、胡語、
胡姓。定賦法、役法。三月、彗星見昴。征虜大將軍徐
達取東昌路、斬將、克棣州、下安樂州、入于黃河、克
永城、歸德、許州、遂定汴梁、進攻河南府。平章王阿
魯溫降、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遂下洛陽、克陝州。時陝
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思齊部將戰潼關、
敗之、遂入潼關。夏四月、將軍鄧愈取南陽諸郡。立
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爲山東
參政。以山東州郡新附、詔蠲今年二稅。元左丞相

何真自歸真廣州東莞人好讀書擊劍元季棄官保鄉里為衆附平羣盜有王成者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以來真笑謂成曰君柰何養虎為患成慙謝奴求賞真予如數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伏乞哀真曰君何恐也已乃縛奴於車上促烹之使數人鳴皷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或有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或有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

予寄不及也競歸遂併有循惠潮諸州之地元授分省左丞嶺表以安或陳符瑞以尉陀事勸之者斥絶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歸附師至東莞真率官屬以迎師入廣州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約降而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攻之夜二鼓發兵抵寨詰且攻破之獲宗愚及徒黨斬于市海南北郡縣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英德連州肇慶進克德慶廣東平真表至召乘傳入朝賜宴賜金綺甚寵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下矣卿保境安民以待有德師臨粤即先期來歸漢竇融唐李勣奚讓可謂達變者矣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政事改太史院為司天監五月 上幸汴大將軍達等朝行在 上申命北征曰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祐天入中國垂及百年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當以為戒克城日毋掠擄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予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行詔賑恤中原秋七月 上還京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廣西平先是上命楊璟以兵由湖廣取廣西璟遣將取寶慶而大師攻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固守外求援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來援擊敗之祖勝出兵拒戰又敗獲將阿思蘭復以大兵七營勢甚盛璟復擊敗之圍永州分遣周德興張彬取全州道寧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州皆降而永州久不下鄧

祖勝屢戰屢敗已食盡仰藥死指揮胡海洋等踰
城入叅政張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遂克
其城進攻靖江路而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寨據
靖江險要絕其援璟抵靖江軍北關張彬軍南關
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再閱月不下
會征南將永忠亮祖既平廣東來下梧州師至元
尚書欲募兵迎戰無應者而藤州迎降則跳身走
欝林亮祖招討者克平樂府以師會復東門象鼻
山也兒吉尼勢窮蹙永將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
夜縋城出見俻言城之絕人離心可立取狀從寶

賢門入獲也兒吉尼而定將士於攻圍久爲守者
所訴欲屠之璟下令嚴戢戰而定百姓安之遂進
下梆州招諭兩江溪洞廣東西皆下 上賜詔褒
美焉初大將軍既受命北征而彗星見昴遂引兵
泝河克歸德許州進拔汴梁 上行幸汴相都建
以爲北京 上申命北征時大軍乘勝克陝州抵
潼關陝以東皆下矣閏七月大師渡河取衛輝彰
德遂下磁州進克臨清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
於臨清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已抵直沽獲海舟
聯浮梁以濟分水陸軍並河東西而前克通州元

主聞報坐殿上召羣臣問計忽有狐自殿上徑從
殿門出走乃大慼命淮王居守夜半開建德北門
去而大師克燕大將軍封府庫圖籍珍寶令主者
守封元宮殿門設兵守宮人妃主置宦寺守以待
命禁士卒毋暴掠獨戮其監國而下大尉丞相等
十數人而定招撫遠近民大悅蓋於是元亡而是
月京師天鳴始設六部官以分理天下庶務八月
大赦天下 上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
安養斯民者也元政陵夷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
民塗炭與豪傑共起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欲干戈

所至疆殞弱服大河之北以至南海罔不來臣重
念推戴而來軍士勞苦農民罷敝未有以安之賢
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
平之供億繁苛未有以舒之朕甚懼焉爰布愽恩
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民墜塗炭蕩析離居
者十有七年光岳之氣於今始復繼自今各厚爾
生保爾家以享太平之福不其偉歟命學士詹同
等分行十道訪賢哲隱逸之士 上詔曰向干戈
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
輔佐之功臣大業底定山林巖穴僉豈無懷才抱

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
與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
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
固甘汩沒而已矣、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
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我、以德濟
民者、尚不吾棄、冬、十月、詔放元宮人、冬、置京畿漕
運司、建大本堂、選儒臣教授太子諸王、詔給復[illegible]
方、蠲其租、詔報四夷君長、告即位、十有二月、大將
軍達、克大原平陽、　元年、詔來春行耕籍禮、諭廷
臣言、耕籍古禮也、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

成王播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欲國家常裕、鬼神常
享、其務農乎、自經喪亂、斯禮久廢、上無教何勸、其
來春舉耕籍如儀、
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元日、　上詔曰、朕本淮右布
衣、因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荊楚三吳、抵於交廣、
外薄環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
主、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懽然來迎、餽粮給軍、不辭
千里、其何忍復勞、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
兵殘、困征斂尤甚、其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
山西秦隴等處、新附地方、是年夏秋二稅、並蠲、有
司更加存恤、以副朕懷、已并免大河南至唐鄧、光
息、民田租、已免太平鎮江宣城廣德民田租、詔具
田土志中、　上敕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延生
民、朕起臨濠、徑渡大江、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
念諸將、捐軀戮力、開拓土宇、有共事而未睹其成、
有建功而未食其報者、朕甚痛之、人誰無死、若諸
將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聞、亦可謂死而不
朽矣、有司其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岸、封爵、歲時祀
焉、其國初都先鋒、及各翼元帥府、都尉、陣亡物故、
無子孫承襲者、給存恤、祿養其父母若妻、無俾失

所、令天下府州縣、擇近城廣閑地、立義塚、聽貧民
葬其中、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
川城隍諸神祠號名祭儀、二月、　上耕籍田、　皇
后親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詔脩元史、召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開
局纂、時李思齊者、據全陝未下、　上以書諭之曰、
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留之
歟、抑元使至、足下不能隱、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
常、朕豈以小嫌介意哉、昔足下之在秦也、兵衆地
險、雖有張思道、孔興、憑詐力自守、擴廓以兵出沒

其閒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業不能規秦中自王矣今中原已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爲掎角者皆披靡竄伏而足下欲以孤軍持其閒徒傷物命亦成何益乎厚德者胡寧忍此朕度足下不堅守鳳翔必深入沙漠夫沙漠非我族類而從背異又其地不足以爲貲誠貲之使兵威常強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憚胡地寒苦或不樂居何變不有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獨不當深計之乎誠能去夷就華以信相與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其母以小嫌介意思齊得書有降意爲麾下所沮王師

至鳳翔率所部奔臨洮大將軍進兵追之巳乃降詔思齊爲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京師倭寇南京金海州縣詔使祭東海嚴倭夏五月甲午朔日食秋七月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遇春卒于軍奚關平忠武王八月大將軍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平九月以臨濠爲中立府號中都建功臣廟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十一月日南至祀圜丘奉
仁祖配是歲定內侍諸司官
洪武三年庚戌春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上親祠王陳太后父也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三月

免南畿山東江南北平及浙東民田租湖廣諸洞酋作亂命將軍楊璟帥師討之敕璟曰蠻酋怙險竊發誠恐誅傷士馬必多但擊之令遠去不出擾州縣可也愼毋逐利輕動夏四月封建諸皇子爲王
上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海宇肅清虜遁沙漠大統克集黎庶靖安方論武功以行爵賞朕聞古帝王適子正儲位羣子疏王爵今朕有子十人卽位初巳令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封宜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宜以時定封子桂爲秦王棡爲晉王棣爲燕王橚爲吳王

楨楚王榑齊王樟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設傅相輔導官大將軍達械送胡右丞德濟至自軍宥之遣使諭達言將軍不以軍法誅胡將軍械以來豈欲効衛青不斬蘇建事耶獨不見穰苴之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何以令也胡將軍失律將軍立誅之足以令軍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者也今歸朝廷朝廷必以法議其功過非閫外比彼嘗有守信州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故遣使卽軍中諭意將軍毋緣是緩軍法務威克厥愛焉五月詔開科取士

是月也左副將軍文忠右副將軍庸克應昌獲元
主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冊寶以來 上詔天下
言朕本農夫樂生元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溺宇
內大亂終不能治此天意也豪傑並起謀奪土疆
圖王覇以行失道而並滅亦天意也朕二十有四
盤桓避難驅馳行伍者三年觀羣雄無成生民徒
擾乃率衆渡江奉天征討今十有六年矣削平強
暴混一天下庚申君今病沒中書言宜將其孫及
后妃獻俘大廟朕深不忍也其買的里八刺帝王
之後難與庶民及首亂僭號者同其封崇義侯其

眷屬及毋后官給其飲食服用以存元祀其元君
子愛猷識理達臘倉卒北奔倘能來歸當法古先
令作賓於朝曩有元起沙漠能使胡越一家況自
古歷代皆起中國以統四夷有元臣庶豈不自度
其有審識天命傾心來歸者不分等類一體擢用
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可不畏哉是月夏大旱
上親禱山川壇藁席露暴天大雨秋詔諸儒脩大明
集禮詔中外庶民家止許用紬絹毋得用金繡錦
綺女婦首飾止銀花毋得用金玉珠翠著爲令以
楊憲汪廣洋爲中書左右丞憲以刻深好佞尋棄

市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謚故元主爲順帝封開國
功臣是歲禮官言古天子食日舉以樂今天下大
定請舉行 上曰古者帝王德隆化洽熙然大和
日一舉非過也今天下人民新罹鋒鏑戰爭之苦
未甦也將士暴露朕宵旰憂之其敢自謂樂其寢
勿舉

洪武四年辛亥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
賜臨濠田及儀仗守墳人戶餘功臣皆賜給有差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寒乃甚於冬況北邊荒漠之
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與苦甚其給薊遼寧夏

諸邊兵布帛綿省臣對曰守邊士衣襖歲有常給
宜無庸更遣 上曰今天寒異常歲故特命加給
古人一夫不獲引爲己辜況守邊士尤吾所深念
乎其給勿緩是時天下混一惟明昇據巴蜀未平
上祀告于上下神祇命湯和爲征西將軍楊璟廖永
忠等副之率京衛荊浙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
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汪興祖等副之率河南陝
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
定惟川蜀未下不可以不討命卿等分道並進勢
當必克但師行在律宜肅士卒以懷降附宋王全

弑之事可誡也及訾辭 上審諭傅友德受討而
蜀平語具額國事中夏四月徵山林隱逸之士五
月免浙江江西民田租立徐王廟于宿州王 皇
后父初 后既正位宮闈追封父爲徐王母爲王
夫人以無他繼嗣立廟于京師在大廟東已而
上以古典禮無其文命有司即王所居立廟設祠
祭署歲時節祠焉秋七月置定遼都指揮使司九
月庚戌朔日食禁征海外諸夷時暹羅渤泥三佛
日本各遣使入朝貢故也詔天下災異時奏聞十
二月開茶市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詔徵江南諸郡民稱大家者造在廷聽訓諭 上
親與語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
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復數千百言已刻
爲書摹本分賜之曰教民榜
洪武五年壬子春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禕往詔諭雲
南大師出擊胡取卄肅廣西蠻叛擊定之辰州峒
蠻平夏五月 上下詔言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
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之教益所
未備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
以世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 皇天

后土眷命 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
草芥失冑聖經况摧強附順居無寧歲故理道未
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
風俗可不正歟命有司敕正之如章條具禮儀中
賑山東民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及水旱
蝗郡縣民田租句容民獻嘉瓜抑不受曰草木地
産在其地其土之人應之朕何有焉若盡天下時
和歲豐則王者之禎也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
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虎何以用而費飼
養爲命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遣令省府臺罷銅

匱簿錄時政倣列國史是歲定掖庭局司女官
洪武六年癸丑春正月謫汪廣洋爲廣東參政二月
開文華堂於禁中選鄉貢舉人年少質美者入肄
業詔儒臣宋濂桂彦良分教之罷科舉命有司察
舉賢才先德行後文藝徵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克
表溫州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以博學篤行徵命
有司上郡國山川險易圖三月遣諸將將兵出備
胡防倭夏四月贈諡開國功臣詔求賢才六月免
河北旱蝗民田租秋七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陳
寧爲御史大夫奪誠意伯基祿基入朝乞留京師

惟肅諧故也八月詔脩大明日曆詔祀三皇建歷
代帝王廟九月設六科給事中賜臨濠造作軍衣
米諭中書省臣言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毋惜
其力朕往親軍旅備嘗其疾苦即一縢不忘今臨
濠造作軍其加賜衣米如令詔禁四六文辭諭羣
臣言唐虞三代時典謨訓誥辭質實不華誠可爲
萬世法漢魏閒猶近古巳益綺儷而古法蕩然唐
宋名儒力變之而卒未能近今詔誥章表類襲蹈
雕琢使事實爲浮文所蔽朕甚厭之自今凡誥諭
務簡古毋用四六文詔脩羣經類要諭脩撰克表

中丞基等言經之不明傳註害之也在辭繁而旨
深其取羣經要語以恒言釋釋俾易曉毋繁文親
製論語解二章式焉冬十月大明律成閏十一月
定糾劾內官法十二月浚開封漕河是歲雲南夷
殺我詔諭使待制王褘
洪武七年甲寅春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親祀先師
夏四月　上巡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五月大
雩秋靖海侯吳禎將巡海捕倭冬十月徙江南民
十四萬實鳳陽　上謂大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
里遭亂人稀少田蕪不治天下繁庶郡國民欲耕
無田其徙民給牛種使勸於耕仍命官監之命功
臣廢子官語具封建志中十一月詔赦輕罪
洪武八年乙卯春正月命賑給天下軍民窮無告者
上詔曰曩天下大亂萬民塗炭甚朕起布衣在位七
年于今念才德疏薄日夕慮上帝臨責反覆以思
軍上爲朕開拓疆宇身膏草野兒煢然無依而獨
人父母寡妻孤子令不能自存此朕過也民避兵
苦歿者衆念多轉死生者父子離散令失奉養亦
朕過也朕甚自悼天下有司其存養使無失所具
名聞諭中書省臣言往在民間目擊其困踣者常

自厭其生而卒轉死也常惻然于心故誓提師以
靖四海今天下一家而民流離失所即天工何賴
其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衣糧屋舍焉三
月　上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義之原朕設
置有司頒降條章者欲敦篤教化使民衣豐食足
理道暢焉今有給由赴京類無桑株數目學校緣
由其申敕以違制論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
論如律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夏四月致
仕贊善大夫誠意伯劉基卒五月市馬西番秋七
月巳未朔日食免江南湖北旱田租八月京師暑

開登萊河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冬十月
命　皇太子及秦晉諸王講武中都十二月陝西
人獻天書誅之虜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
旺擊敗之進都督僉事仍鎮是年設都指揮使司
洪武九年丙辰春免南京山陝河南福建江西浙江
北平湖廣民田租命中山侯和潁川侯友德出延
安備邊諭之曰邊防古所重邊防重然後中國安
四夷可坐制也今延安地與虜近虜聚散不常防
不嚴即入入而後防則塞上之民殘矣故常令邊
將嚴爲之備久恐懈命卿等巡行庶有戒心無患

焉夏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以宋濂爲學
士承旨秋七月癸丑朔日食蘇松嘉湖大水免田
租秋八月擢吳印爲山東左布政使時欽天監奏
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直言印及海州學正
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
陳言　上擇可用者施行之印鍾山主僧也有文
學　上悅之命畜髮拜官遣官巡視歷代帝王陵
寢禁樵採設陵戶守之冬十月作太廟從同堂異
室之制定太廟侑享功臣十二月賑江南湖北民
置寧夏諸衛

洪武十年丁巳春二月白虹貫日夏四月討吐蕃夏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初荊蘄災　上聞亟命乾
往賑至是逾年始行賑　上聞之怒曰民饑而上
不恤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德視民死而不
救罪在吏其誅之戒不恤吾民者夏六月命自今
政事啓　皇太子處分然後聞秋七月始遣監察
御史巡按府州縣設通政司八月庚戌改建圜丘
于南郊九月江東浙西大水免民田租冬十月詔
併省州縣十一月己卯　皇孫允炆生丁亥合祀
天地于奉天殿衛國公鄧愈卒于軍葬寧河武順

王十二月乙巳朔日食是年召汪廣洋復爲右丞
相
洪武十一年戊午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祀太社
太稷奉　仁祖配給朝參文武官牙牌夏四月
上自製皇陵碑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妻李氏爲義
惠夫人以　上微時繼祖推舍地葬　皇考妣且
助不給也五月選武臣子入國子監讀書秋八月
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民田租蘇松揚台海
溢九月有星孛于天弁冬十月大祀殿成十二月
乙巳朔日食

洪武十二年己未春、敕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邊頑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民惜兵、慎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諭來者出境、三月、以樂鳳韶為國子監祭酒、敕曰、文廟所以尊先師也、因之以建大學、以訓君嗣公子、故教學重焉、今命爾鳳韶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俾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豈惟於朕治有補、庶後賢濟濟焉、爾往

欽哉、夏四月、免北平田租、冬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十二月、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洪武十三年庚申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及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誅、於是　上召百官、言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立相而天下治安、設丞相自秦始、而秦不旋踵、漢唐宋因之、雖間有賢相、然專權政為亂者實多、其華中書省、罷丞相官不設、陞六部為文正二品官、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分理軍、於是窮惟庸獄、迹端竟治明威行、而重典烈用矣、夏五月、

震謹身殿、詔赦天下、免天下民田租、罷周王府工役、時詔建周王宮殿于開封、有司以期日請、　上曰、中原民食恃二麥、令以九月赴工、正播種時、過此則寒沍、種不得入土、民何以續食、吾甚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即放遣、俟農隙興工、秋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太廟、欽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諸儒王本、李祐、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備、賜坐論道、且圖像賜衣、後多坐罪廢、遂罷不設、冬、詔列侯諸將屯田北平、練兵遼東、安

置前致仕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正月、詔征虜大將軍達、左右副將軍和、友德北擊胡、詔求賢、編賦役黃冊、三月、赦仍免應天鎮江寧國太平廣德五郡秋粮、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夏五月、湖廣五溪蠻作亂、四川諸洞蠻相煽起、議將、江夏侯周德興自請行、　上老之、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　上乃禡大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有國者欽承而效之、則兵安物阜、西南夷自堯舜而來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怙崇山深林以為害、今命江夏侯德興充

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以討之、神其助
順、摧堅撫順、以靖西南、諸洞蠻悉平、時天下大定、
四夷百蠻莫不奉職貢、惟雲南恃險遠未服、戕我
信使、納遁逃、於是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永川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將大軍討之、　上諭之曰、雲南
僻遠、其阨塞乃在曲靖、宜自永寧、先遣別將將軍
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繼入、入普定、據要害、乃進
兵彼、併力曲靖、以抗帥、審察形勢、出奇制勝、固在
於此、曲靖下、三將軍以一人提兵應烏撒之師、而
大軍直搗南中、形分勢裂、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

雲南既克、徑趨大理、先聲振、必先瓦解、可招諭而
下也、師行、　上親餞之龍江、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定考察殿最法、
洪武十五年壬戌春閏二月、彗星見、雲南平、夏四月、
詔天下學通祀孔子、免南畿浙江江西河南山東
民田租、五月、太學成、　上親視學、謁先師、謂禮官
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且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
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于京師、豈非闕典、
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之、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秋七月、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先是省府州縣各預持
空印籍詣戶部、查錢粮軍需諸事、即錯誤便改、
天子得之、乃大怒、以爲欺罔我、遂詔逮行省大臣
及府州縣官于御史獄、獄數百人、置諸長吏於死、
而佐貳以下者榜一百戍邊、於是令京府部都察
院各置簿二扇、照省府州編號押印、訖、外號簿發
都布按直隸府州衛主之、內號簿并勘合紙各部
臺主之、諸事當移司府衛奉行者、發勘合科填號
紙下之、司府衛驗號簿無謬妄、乃奉行、完覆歲終

奉籍歸部臺聽質、著爲令、秋八月丙戌、　皇后馬
氏崩、九月葬、我　孝慈皇后、詔復開科取士、設殿
閣大學士、以劉仲賢、吳伯宗、宋訥、吳沈爲華蓋武
英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銓、張長年、全思
誠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辭不拜、是年設都察院、
置諫院、
洪武十六年癸亥春正月、以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
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二月、命魏國公達、將列侯
北訓士防邊、詔復鳳陽徭役、視濠豐沛、　上諭大
學士吳沈言、自古昔聖王垂訓立教之大端有三、

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言頗散出其以三事類編爲書命之曰精誠錄夏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秋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八月壬申朔日食冬定祀歷代名臣建滁陽王廟于滁州初令儒學歲貢弟子員

洪武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遣魏國公達鎮北平信國公和巡海防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附海上諸城二月更定都察院官三月赦頒科舉成式爲定制申州鄉舉選之法令科貢與薦舉並行同知

軍國事大都督曹國公李文忠薨葬岐陽武靖王六月令朝覲官上人民地理圖秋七月盱眙人獻天書伏誅河南大水命駙馬李祺督有司驗戶口賑恤九月處士江寧陳遇卒遣中官賜祭葬鍾山冬閏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是年脩祖陵

洪武十八年乙丑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大傅魏國公徐達薨葬中山武寧王夏大獄成六部卿至闔部官皆伏死贓至七百萬詞連天下諸官吏擊獄擬死者數萬人覈贓鈔寄借遍天下天下民中家而上大抵皆破於是咸洶洶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以之爲言上乃諭右審刑吳庸等極刑厭天下心而手詔天下致惻怛元元之意詔略言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奉天顧以不足而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已虐政害民如戶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闔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闔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欲爲民造福顧禍民必欲除奸復生奸甚擾吾民實朕不才所致令詔天下凡我良民憐

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朕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而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柰何自詔之後擾吾民者大赦不赦又詔曰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不遑暇食以措安生民柰何內外之臣數用不當罪實在予上天垂戒災于萬姓今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今歲秋粮盡行蠲免後有水旱災傷有司匿不以聞者許耆宿連名申訴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刑秋九月大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築漳河堤

舉孝廉、

洪武十九年丙寅春三月、白虹貫日、起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積年主文吏舞文法蠧政害民者謫戍邊、夏四月、河南大水、令民有鬻子者代贖、六月、詔有司養老尊賢、報功賑貧、恤孤薦士、秋七月三辰星見、九月詔府州縣旱蝗灾者發賑、冬十月、封何真東莞伯、十一月頒大誥三編、 上以元末政衰法弛、臣民染汚俗、玩不安職業、罹憲章、乃倣成周弘大誥之意、取當世行事、善可法、惡可戒者、科條訓化之、御製序曰、朕聞曩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生

民塗炭、立綱陳紀、爲民造福、當是之時、君臣同心、志同氣一、是以上感皇天后土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斯已遐且久矣、育民之功、使人感激慕仰、於千萬古之下、猶如見存、嗚呼盛哉、元處華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沒、彝道頹傾、學者專經書記、孰爲奇其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以致愆罪深重、棄市之屍未徙、而新犯大辟者踵至、嗚呼、果朕不才而致然歟、抑前代汚染而有此歟、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贓貪酷害吾民者、窮其原、搜罪之、斯令出、世世守行、旣又慮

諸條所載、未悉天下情僞、續爲二編、以申其意、巳又復序曰、上古九州之田、官盡井以給民、民驗丁以受田、故農無曠夫、其井閭之間、士夫工技、驗能準業、各各知稼穡之艱難、故野無曠人、蓋四民有業、專務以三、獨商不專交易於農隙、故國無移俗、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愚夫愚婦效胥吏風、彝倫汨斁、是致壽非壽、福非福、康寧不臻、攸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朕皇皇宵晝、思治窮源、其無乃獷夫多詐、上干凶災殃民歟、今復出是誥、大播域中、使民觀法、誡以知懲勸焉、復慮天

下民、不家喩戶曉也、乃着令、犯笞杖徒流者、有大誥能讀誦者、與減等、無者加等、而天下咸栗然誦習畏法焉、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洪武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帥列侯守將北擊虜、置兩浙防倭衛所、焚錦衣衛刑具、夏五月、大白經天、秋九月置北平行都指揮司於大寧、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二月、定歷代賢臣從祀帝王廟、三月、遣大將軍玉、將列侯出大寧征虜、還有功玉、封凉國公、東莞伯何真卒、 上製文諭祭、夏五月甲戌朔日食、東川蠻叛、潁國公友德討平之、六

月赦武臣撫恤軍士冬十月以庶吉士解縉爲監
察御史十一月丁卯三辰晝見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春遣潁國公友德將二十四將
分防西南夷夏四月置詹事院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置大寧福餘泰顏三衛于兀良哈語具邊防
中秋八月更定大明律禁武臣預民事九月丙寅
朔日食冬十月徙民墾開曠田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春正月熒惑入南斗遣晉王燕
王率諸將分道出擊胡夏五月築京城外垣五月
大殺京民之怨望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暴卒初

胡惟庸爲逆辭連相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
長詣軍門謁曰有天有日矣朕時二十七善長年
四十與語多合意自是贊謀畫有功此吾起兵時
股肱心腹也吾不忍加罪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吉
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七歲孤
苦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匿草間求活朕呼之來
乃來長育成就以功得侯亦吾初起時股肱吾不忍
罪也亦勿問而諸功臣坐胡黨誅夷者甚衆已善
長坐他罪削祿至是以星變占爲大臣灾於是有
上變言善長前黨胡惟庸事有端而善長爲　上

言京民怨逆非事實宜可宥於是　上大怒賜死
羣臣惴惴無敢頌言發白其寃者於是學士解縉
代虞部郎王國用草疏論白之疏畧曰臣聞君親
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干不軌固天下所共誅幽
明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禍幾不測而
骨肉難言則惟信臣爲能言之惟　明主爲能察
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
定天下爲勲臣首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人臣
寵榮之分極矣志願已足誠令其自圖不軌尚未
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反者揆之事理大謬不

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愛兄弟之子安享萬全
之富貴孰愈於僥倖萬一之富貴乎善長於惟庸
則姪之親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詎肯舍其子而
從姪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
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子尚公主女納妃而已
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雖其病狂宜不爲
此況善長既耄更天下之故至孰詎不知天命有
在取天下於百戰之爲艱危哉當元之季豪傑欲
爲此者何限然皆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卽僅保首
領者至鮮此善長所親見也況其年及衰頓精神

意慮鼓舞已倦偷安苟容則有之豈復有血氣之
強暴足感動其中者夫人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
而後父子之間相挺以求脫禍則有之矣未有平
居晏然都無形迹托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而忽
一旦爲此狂謀者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而
殺人以應之則明明上天其德好生亦豈其意之
所欲哉今不幸失刑臣懇惻爲明之殯 陛下作
戒於將來而已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禍隨然事
連未已羣臣拑口誠恥立 聖明之朝而無忠智
諫諍之士故昧死一言冀 陛下萬有一感悟退

就鼎鑊無所恨奏上 上覽竟嚴誰爲草者吐實
出縉手釋不問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秋江南北海溢河決河南九月庚寅朔日食冬十
二月購遺書是年潭王暴卒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春正月築浙東海隄城甘肅潁
國公友德將列侯出塞擊虜三月戊子朔日食夏
四月彗出紫微垣五月勑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
兵臨清六月河決原武入淮秋七八月徙富民實京
師八月乙丑遣 皇太子巡陝西 上以金陵終
偏安內欲都關中遣 太子相宅既行 上遣使

諭之曰爾自幼未遠離今巡行陝右渡江而雷雷
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此威震之兆然一旬間天
久陰不雨於占爲陰謀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
衛自防尤重者宜親君子毋昵比小人存仁養性
施德布惠以迓續天祉雷兆未可恃也免其田租
十二月 皇太子還自陝獻相宅圖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春正月河決陽武令死囚輸粟
塞下勅列侯諸將練兵西北邊三月舳艫侯朱壽
率舟師海運夏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 上大慟
戊寅廷臣入 上慰 上御東角門諭之曰吾老

太子不幸命也夫大哭而退 太子仁孝京耆老
上香咸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 太子意良厚
顧農事方興諸父老皆勤生其亟歸毋失時八月
庚申葬 懿文皇太子于附孝陵東 太子配開平
王遇春女先太子薨鄭端簡曉言 皇太子薨以
詹徽詹徽者吏尚書也素刻深陷韓國公善長惡
解縉皆其力嘗與 皇太子慮囚 太子欲開釋
徽文致重法必死之 太子前爭 上先入徽言
謂太子曰徽所執者法也 太子對曰立國以仁
爲本 上嘻笑曰吾爲女驕除耳乃女欲遂自爲

帝肘、太子大悖駭不知所出、因感疾甍、且甍、時
詔 皇太孫曰、殺我者徽也、後會讞藍玉獄于廷、
徽叱令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吾黨也、乃
併殺徽、九月庚寅立 皇孫允炆爲 皇太孫、西
平侯沐英卒、葬黔寧、昭靖王、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春二月晉王統山西河南兵出
塞捕虜、三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王很愎不
學、莊奴暴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捶之、北度
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捶門而入、 上積怒至、
是以謀逆誅、是時列侯及部尚書而下、臣民坐黨

逆死者數百家、於是詔赦天下曰、朕荷皇天眷命、
削平禍亂、今二十有餘年、邇年朝臣無忠義者、李
善長等、險逆搆禍、伏誅、今年藍賊等亂逆、族者萬
五千人矣、餘已榜赦、慮奸頑自危、特大誥天下、除
已獲在官者外、諸未犯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咸
赦宥之、命驗封主事瞿善署吏部事、尋擢尚書、詔
褒異浦江義門鄭氏、擢其良子弟濟爲左春坊右
庶子、時 上苦天下民多暴狡、聞鄭氏世孝謹忠
篤、故尊顯風示焉、夏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
直言、録囚徒、秋七月甲辰朔日食、再赦胡黨藍黨、

十一月擢泰州訓道門克新、紹興教授王俊華、爲
左右贊善、時召天下學官入覲、 上親詢以州郡
政事得失、及民所疾苦、對多不稱旨、獨克新敷奏
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面命曰、
朕所爲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春賑貧民、敕列侯諸將巡海防、
令民樹桑棗、城東勝、夏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法、
冬罷岷王宮殿、下敕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
財力、順民情、而後爲、時可爲而財力未充、不爲也、
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今雲南土曠民少、軍轉

餉甚勞苦、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
力紓、作之未晩、遂罷役、是年潁國公傅友德暴卒、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夏禁黥官刖劓之刑、秋八月信
國公湯和卒、葬東甌、襄武王、九月免江東五郡民
田租、詔畧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入建康、勵
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諸所供、皆出我江
東五郡之民、今天下平定、海內寧謐、朕老矣、思民
效勞、念無可撫字、其盡免今年民田租、少蘇前日
之勞、又詔山東給遼軍裝、給山西北平軍需、民勞
巳甚、蠲今年租、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春選才冏右權韓觀爲右軍都
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定外省官三年一
覲之制前一年一朝之制始華夏四月命禮部會
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生甄其材送吏部擢
用秋八月詔復免應天等五郡民田租九月詔天
下致仕武臣赴京師　上燕勞而諭之曰元末兵
爭中原鼎沸人凜不自保爾諸將從朕平禍亂效
謀宣力勤勞備至朕惟起兵時與卿等皆少壯今
老矣久不相見心恒念不忘故召爾等來所賜物
薄獨以資養老表余意爾還家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頓首謝有垂涕者十一月詔翰
林院議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
稽古定制書頒天下
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正月勅列侯備虜關中二月白
虹竟天夏四月令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
用五月壬子朔日食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練兵
備虜覆試禮部貢士考試覆試官皆坐藍胡餘黨
極刑時禮部試士中原西北士無與者命覆試下
第卷又以不堪文字進御故也責令天下官吏自
實贓駙馬都尉歐陽倫賜自盡秋八月河決開封

冬十月熒惑犯南斗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春令勸山東河南民力墾田永
不起科夏四月敕燕代遼寧谷五王出北平捕虜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辛卯葬孝陵上尊謚曰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上性神武明睿有大畧勤於聽斷未明而朝日昃
始罷稍閒即與諸儒講經史論政迨暮還宮仰瞻
乾象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即不豫亦自力如平時
凡軍民有陳奏無卑賤皆引見而訊四夷有小警
終夕不寐思防弭之且節於自奉非宴會却盛饌

不御諸乘輿服御當飾金者易以銅爲之有司言
費小不足惜　上曰朕當身儉約以先天下豈謂
費哉自古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始不由小
而至大何謂小也一日退朝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墻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舘臺榭爲
觀游念不忍傷民財力營自奉耳令內侍種蔬其
中潞州進人參太原進葡萄酒金華進香米皆止
不得貢曰朕不欲以口腹故累人江西行省以陳
友亮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此與孟昶七寶
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餘可知也陳氏窮奢

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
宮漏極機巧二木偶人能按時擊鉦鼓爲節 上
覽之太息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可
謂不知務矣使移此心以圖治豈當亡哉命碎之
蘄州進竹簟 上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
故無耳目之娛玩好 夫蘄州所進竹簟故爲物
用但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天下皆爭進奇巧勞民
傷財始此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
妄有獻建宮闕有司具圖上諸雕琢奇麗者輒斥
去謂中書省臣曰方堯時茅茨土堦采椽不斲也

可謂極陋然千古稱聖神必歸焉後世競奢後極
宮室苑囿之觀顧以覆亡吾今營宮室第取完安
毋爲雕巧以斃民新殿成不文繪命博士鼎編古
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殿壁列大學衍義書廡間
時時臨觀焉有言瑞州文石可用甃者 上曰爾
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乎爲宮室已覺
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不厲民乎言者慚而退謹
禮自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滅時躬拜大將以
酬勞每訓諭羣下徵古訓亹亹動協典誥爲詔敕
頃刻卽成思如宿構 上親征所克定者惟僞漢

餘皆以命將然一本廟勝諸將奉成筭出師遠隔
千里機應如神靡不克捷尤嚴 天地郊廟之祀
秉圭夔夔若神陟降洞知乾象以爲古今乾道變
化災咎在君心也有司奏祥瑞輒抑不受遇灾異
卽震惕危懼若無所容嘗自言朕本農夫深知民
間疾苦又躬歷行伍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誠
心愛民矜貧弱尤篤至詔稼穡艱難往往流涕故
錫租恤民之詔歲下雖重刑辟下獨施之官司大
姓終不侮貧困告無告也手敕中書言朔漠多寒
未秋勁風朕戍邊將士特寒苦其北平永平大同

山陝諸官軍禦寒衣襖宜早爲之計今已六月比
使至抵所在則草木黃落可授衣矣速發行毋稽
當草創時紀綱教化禮樂文章邊防軍政諸防範
之法咸巍煥可述春秋已高彌勤自救山陵之制
預營度省約器用陶瓦嘗與侍臣論古今之故剗
釁孽之萌始歸於六端曰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
鎭夷狄及所爲防制之法甚豫曰木先蠹而後風
拆之體內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猶是矣誠嚴
宮闈之禁不惑聲色使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卽女
寵何自生不昵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

公卿外戚之禍何由作、閹寺近習、獨職掃除給使令、不與朝權、不假兵柄、則寺人之禍屏、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權臣之禍弭、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待符而後調、豈有跋扈之憂、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世豈當有夷狄之禍哉、朕日夕思此至熟、欲著書以示後世、何如、侍臣頓首曰、幸甚、此陛下厚念念、及後世子孫臣庶也、願著爲典、以示將來、及　皇明祖訓成、　上自序之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其始受命之君、蓋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天下人情事變之故、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務、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故法行可守、恩威加四海、而民康、朕幼而孤貧、長値兵亂、年廿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收攬英傑、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近廿載、乃能剪除強敵、大統用集、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與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自平武昌而來、卽定著律令、今經十年、始克頒行、民漸知禁、復爲　祖訓一篇、著一代家法、大書揭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七易稿而定、豈非難哉、夫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而弄法、今令翰林院編輯、禮官刻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其毋亂我已成之法哉、天地祖宗、將孚佑于無窮焉、諸論兵刑大者、具邊防刑法中、

皇明書卷之一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大遜記

建文皇帝　懿文皇太子之子也生十有六年而皇太子薨高皇帝時年且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哭甚哀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今富於春秋宜正位儲極繫四海之望願　皇上無過傷　高祖曰善於是立皇孫允炆爲　皇太孫置東宮官具差擇以充太孫性仁厚好文章典禮奉命參決

幾務時方尚嚴覈太孫濟以寬中外欣戴焉即位之明年改元建文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爲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熈徐王詔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著實跡禮請赴京授祿位與共治軍民有高年八十九十者賜肉米酒絮帛有差身犯杖而上罪及隷卒娼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不能自活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咸屬收養無戚屬責鄰里養之毋令失所其田土荒蕪無耕賦者除其稅督有司勸農桑興學校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廉官清濁在考覈公平內外臺察官其廉諸政跡異常及闒茸不才者以聞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爨五世而上鄉黨稱孝義者有司勘實旌表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存者收養濟院兵後骸骨令暴露者瘞埋之衛所軍戶絕者即除伍毋勾時　天子嘉意稽古禮文之事而學士方孝孺學行重一時於是君臣相得甚懽大政議輒咨臨朝奏事召

臣僚議可否而批答章疏必孝孺詣扆前造膝書祀先師于太學盥獻拜跪禮如廟祀儀御彝倫堂講經賞師生鈔幣有差遣戶侍郎[illegible]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illegible]天下問民所疾苦建省躬殿爲退朝宴息之所[illegible]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夏訓聲色宮室之戒命孝孺作銘而歲論囚視往年減十之三[illegible]糾貪殘舉循良以庇政宣化毋理[illegible]天下翕然望治而　高皇帝所定殿閣[illegible]名及百官制頗多所更張時諸王國所分地太侈而王得擅錢穀甲兵

自予專制其國中 上爲太孫時業內以爲憂一日坐東角門召侍講黃子澄告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 太孫喜曰吾無慮矣及卽位諸王自秦晉外皆 天子叔父擁重兵地嫌勢偪乃援遺詔止諸王毋會葬令國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欲侵奪其權於是與諸王浸相疑貳一日罷朝上召太常卿黃子澄謂之曰先生頗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對曰臣何敢忘然幾事須密願 陛下愼慮徐思所圖子澄退語兵尚書齊泰與密謀齊泰者 高皇帝太漸時受顧命臣也泰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餘可徐制也子澄曰不然燕王勇智且習兵豫爲計之日久猝難圖宜先周剪其手足而燕乃可圖也命曹國公李景隆猝調兵圖河南執周王橚以來奪爵遷雲南已而代齊皆不法方孝孺議以爲代王宜以德化導令往蜀詣蜀王所受學使日漸於善而召齊王榑拘之京師會燕王入朝以 太祖小祥放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侍郎卓敬劾不敬不報王還國世子及弟高煦高燧留京師齊泰欲卽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彼備益深莫若遣

俱歸使且懷無疑也世子兄弟魏國公輝祖姊子也輝祖密言於上曰臣三甥中高煦最勇悍無賴偸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國患必留勿遣而輝祖弟增壽駙馬寧爲曲護得俱歸於是燕王得京師動靜益詐已而削岷王楩護衛降敕切責湘湘王柏自焚死命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屯開平燕精卒隸焉召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還京師遣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推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以察燕已燕左護衛倪諒上變事詔諸燕官

校而王亦被詔切讓王處迫甚乃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飲語言蹇亂或臥土壤中晷什者彌日冀幸無事布政昺入問疾王六月擁烘爐坐且呼寒昺歎息而出長史葛誠受密旨圖燕密語曰王何病不得上故耳會燕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師下獄窮訊得燕事卽發符責昺令逮王府官屬而約長史誠及護衛指揮震爲內應已又敕都指揮使張信卽擒王信受命數日未敢發而色憂母問之故信以直告母驚曰愼毋爲家族禍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且汝獨不聞

汝父夙昔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終有天下、信益憂念不知計所出、已復救趣信、信彷然曰、何至是、其無乃已甚乎、乃往啟見王、王不聽入、於是乘婦人輿詣王府、求見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乃聽入、信入拜床下、王陽為感風懵、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故、當告臣、王語作發亂狀、謂之曰、我疾甚、無他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臣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縛、倘有意、當告臣、王見其誠至、蹶然起、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呼為恩張、乃召素與謀者僧道衍、指揮張玉、千戶朱

能等來與共語、語未卒、忽簷瓦墮碎、王以為不祥、意大沮、道衍曰、祥也、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制王宮殿瓦色碧、天子宮殿黃、故云、然是日謀乃定、時謝貴等、以北平七衛軍布城中、塞巷圍王城矣、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王稱疾稍愈、御東殿、陽為收縛朝所逮者護衛官屬、昺貴付之、昺以為信、乃從諸壯士以往、入端禮門、門者拒諸壯士不得入、王扶雙杖坐殿門、召燕府屬官入賜宴、行酒進瓜、令校尉拳碎之、乃曰、水出取刀剖、於是伏甲出、捽葛誠盧振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

迫、處爾立誅、斬誠震、命玉能等分攻奪北平九門、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震馳騎往大呼曰、汝輩何自苦、今朝廷已下制聽　王節制北平矣、若果誰為者、衆乃散、於是下令安輯城中外、斬貴昺以徇、而靖難師起、時都督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宿重兵、　王謂諸將曰、居庸關巖險、此北平襟喉、必據此乃無北顧憂、今往乘其猝可取也、稍緩之、彼增其險隘、難圖矣、於是馳往襲居庸、克之、瑱走依宋忠、　復欲攻懷來、諸將以衆寡不敵為疑、王曰、彼衆勇寡謀、難以力競、惟當以急奪、遂帥精

銳八千、卷甲疾趨之、時忠聞燕師定起、乃宣言燕將士在軍者、家盡屠、欲以激怒士、士疑未信、　王乃命其家人、張舊旗幟以往、衆遙相識、已又識其父兄子弟、呼輒應、乃懽呼自歸、忠帥餘衆倉皇逆戰、未成列、為王師所薄、遂大敗、遂克懷來、執忠瑱斬之、由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雲中上谷守將各往往降附矣、於是王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萬世、推恩封建諸子為王、有分土、用鞏固宗廟、以為磐石、宗皇考賓天、　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澄

葦包藏禍心、恣讒奮毒、橚榑栢桂楩五弟不踰年
並見削奪、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闔室自焚、聖仁
在上、胡寧忍此、臣守藩于燕二十年、寅畏小心奉
法循分、　陛下嗣統而來、恒思慎抑、爲諸王先事
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奸臣族　陛下聰明、誣直爲
枉、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五毒、令言臣不軌、
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内外、甲馬馳
突、征鼓喧鍧、圍守臣府、如湯如火、號地呼天、擗踊
無訴、竊念臣於　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計、豈惟害臣、譬伐大樹、先
翦附枝、長此不已、社稷危矣、惟　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去兇慝以承安宗社、天下幸甚、又
伏睹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内有姦慝、親王訓
兵待命、竊計姦臣、蟠結深固、恐　陛下未易即除、
謹繕兵以俟、惟　陛下命之、書奏、詔削王屬籍、遣
長興侯耿炳文率列侯諸將、將步騎百萬以伐燕、
炳文遣都督徐凱、將十萬駐河間、潘忠將十萬屯
莫州、楊松將選鋒徑薄雄縣、而自帥大軍屯真定、
燕王亦自將至涿鹿、屯婁桑以禦師、王謂諸將曰、今
夕中秋、彼不戒、必飲酒高會、可破也、令軍士秣馬

蓐食、瞞渡白溝河、夜半抵雄、黎明破其城而入、松
及麾下九千、皆戰沒、獲馬八千疋、　王度潘忠在
莫州、聞雄急、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今日必生
擒潘忠、諸將未之信、於是命譚淵領千人入月樣
橋下、翳草、伏水中、而令軍士伏路側、約接戰乃
舉砲、已而忠等至、　王進兵逆擊之、方戰、砲舉伏
起、忠駭亂、急趨橋、而伏兵據橋夾擊之、果遂生擒
忠下莫州、又獲馬九千餘、　王語諸將曰、炳文在
真定、聞我兵在莫、不虞我猝至、又聞雄莫陷、急不
知所圖、由間道襲之、可破也、遂進師、時炳文軍滹
沱河北、營西門、直抵西山、而都指揮張玉偵之還
言於王曰、炳文軍無律、而囂且其上有敗氣、可破
也、有精銳獨嚴備西北、而東南弛、乃帥驍騎數千、
繞城西、徑破其東南營、於是炳文乃大敗、走入城
固守、報聞、　天子乃大恐、召羣臣問計、而黃子澄
以爲今逆順強弱大小之勢較然、獨長興侯不足
任、故敗、今曹國公景隆有文武才、可任、任景隆燕
不足破也、李景隆者、岐陽王文忠子、方幼時、　高
祖大愛之、使讀書、親儒生、於是與一時諸學士相
結、爲名高、故子澄薦之、惟　天子亦以爲元勳子、

可任也賜通天犀帶賜鈇鉞使專征而親餞之初
太祖諸子中燕王勇稱善戰而寧王權多智稱善謀
洪武中燕王行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結甚權至
是燕雖驟勝然軍實單寡而大寧領朶顏等三衛
多胡人獷悍善戰又寧戍卒皆中外遷徙之衆苦
北地寒困日夜思歸於是王欲得大寧會下詔削
寧王三護衛王乃大喜曰此天贊我也陽不知詔
削護衛事而爲書告寧王言今大師悉集誠窮蹙求
王爲和解時李景隆已乘傳至德州收散亡將士
弁調諸道兵營河間矣而江陰侯攻永平諸將聞

李景隆將而懼王咲曰李九江矜愎寡謀外厲而
中餒又膏粱子身未嘗見大軍而遽使將兵彼烏
知兵哉吾破之必矣然吾在此彼必不敢來今江
陰侯攻永平急我往援彼必喜而來吾回師擊之
可大破也諸將皆內以北平爲憂王曰城中之衆
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推誠善任使足
辦敵江陰侯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
永平之圍而破李九江也遂令世子居守於是景
隆瞰王出果大喜將大軍薄北平攻不克而築九
壘九門攻圍城而結九營於鄭壩村以待王王既

破江陰侯軍於永平欲疾師掩大寧諸將各駭懼
交諫王曰今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
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老弱乃在城攻之不半日
可下城既拔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
則潰耳北平溝深壘高雖百萬衆豈易可得窺哉
吾正欲頓堅城之下曠日以老之第從予行勿憂
也遂進薄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松亭關師潰於
是王乃駐師城外以單騎入城見寧王執王手伏
地慟祈爲草表陳謝語甚哀寧王大信之亦相持
而哭從官乃稍稍入城陰結諸三衛胡弁思歸之

士皆許之約堅定王乃辭還燕寧王郊餞之王乃
好請寧王欲與俱而大軍擁以行不得還寧王纔
至燕則王妃妾世子已爲燕王所遣將迎之矣於
是三衛夷及護衛官校戍卒皆爲燕而靖難師益
大振時景隆悉力攻北平不能下士卒日夜植戟
風雪中苦不得休息士凍死及墮指者甚衆而景
隆勒九壘人各爲戰諸壘非受命毋得動王聞乃
大喜曰違犯天時而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悉
精銳前攻一營盡殲之莫敢救遂連破七營城中
聞王師還亦出兵以應之內外夾攻景隆乃大敗

宵遁還德州、於是諸將前稽首賀王神筭如此、誠
臣等所不及、王曰、獨君等所言皆萬全、我未用者、
度機有可乘耳、然此幸中不可法、後有遠畧、碩無
難於言、諸將益悅服、始黃子澄等、旣遣衆力薦景
隆、景隆敗、匿不敢以聞、獨言南卒不能北苦寒、次
德州以爲解、 天子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
即軍中賜焉、而景隆顧愈驕、觀望不盡力、明年大
軍次白溝河、郭英平安、瞿能戰疾力、敗燕師、已旋
風起、王見其陣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崩之、
遂斬都督能、乘風縱火、而師大奔潰、能於諸將中
最忠果戰死、大軍爲喪氣、而景隆奔德州、王進薄
德州、景隆遁、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
萬、而兵食日饒、進圍濟南、參政鐵鉉、參贊高巍、自
臨邑入濟南、固守以捍師、燕悉力攻不能下、乃堤
水以灌城、鐵參政令登陴人皆哭呼請降、撤守具、
出人于城外、伏地哭請退師以受降、時靖難師起
踰年、圍濟南三月矣、戰守苦、而所有僅永平保定
北平三城、而河南北諸郡縣、皆旋破旋守、不肯下、
聞濟南降、乃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
北襟喉矣、即金陵完亦足畫中原以自守、遂下令

退軍、軍中皆大喜呼萬歲、鐵參政乃懸鐵板於城
門、伏壯士闉堵中、約伺王入頃、共呼千歲、而下板
拔橋、冀得王、乃遣人請王入撫諭、王策馬張蓋、從
勁騎數人往、徑渡橋抵城門、門啓、門中人呼千歲
而鐵板下、已遽傷王馬、王大驚、乘從者馬、却走、橋
下伏兵發、方斷橋、而橋猝不可動、王躍而過、復合
兵圍濟南、鐵參政令守陴者皆怒罵、攻益急、而參
政隨機應禦、卒不拔、顧往往出不意、募壯士出捕
殺燕王兵、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還北平、而
鉉及盛庸等、遂進復德州諸郡縣兵、大振、詔進鉉
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而召李景隆還、釋不誅、
於是黃子澄乃慟哭於朝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
心、不亟誅、何以謝天下、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
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燕師襲滄州、破之、略臨
清、上抵東昌、歷城侯庸兵部尚書鉉、誓師逆擊、大
破之、斬其將張玉、時大師圍王者數重、以有詔詔
列侯吏士、必生致王、毋動、毋使朕他日有殺叔父
名、故免、王還屯館陶、已還北平、犒師哭張玉、而後
入、三年春、王留世子居守、大集兵而南、曰先人薄
人守北平、曠日將坐而受制、至保定、召諸將議所

向丘福等請定州王曰不可兵野戰則易攻城難
今盛庸屯德州平安吳傑掎真定今攻城彼合勢
而來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吾引軍而南
三軍必有合指獨何便擊之敗一軍餘膽落矣豈
必攻城哉三月侯庸兵營夾河敗燕師斬其將譚
淵士戰益奮天大風揚沙庸師敗績真定諸將及
燕師戰單家橋敗績乃走還真定於是王患諸將
嬰真定城不出難猝破欲致之乃散軍四出掠糧
食而令卒荷擔抱嬰兒作避兵民具入城言狀吳
傑等果喜以爲燕軍乃空乏又勢散可擊遂出軍

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而營王聞之趣進渡河諸
將曰今日十惡此兵家所忌請竢明日王曰時幾
不可失也緩之使復入城難動矣拘小忌者誤大
謀遂進遇於藁城傑等爲方陳以待戰王曰方陣
四面受敵一面破餘自潰矣乃以兵綴其三面而
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大戰王所建者旗矢如蝟
集其上戰未決會天復大風發屋折樹王以驍騎
繞出大軍後疾乘之大軍復大敗吳傑平安僅得
免入城於是王遣人送所建旗還北平謂世子曰
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遂進次大名 天子以北

兵益進不解乃陽詔齊泰黃子澄等受付託不效
奪官竄于外以謝燕實使外募兵於是王上
書謝罪請罷諸將兵 上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
觀孝孺觀對曰燕久駐大名暴雨爲沴將不戰自
困矣宜遣使報之以弛其備候諸道軍集入衛乃
調遼東兵襲北平彼歸援而掩之可破也使人往
反間吾事濟矣乃草詔赦王父子及諸將之罪令
歸國勿預兵永守藩王大怒欲殺使者已乃釋而
遣武勝來上書言前大理少卿嵓來諭臣以偃兵
息民臣將校不無疑於權姦之欺而臣父子則已

欣戴 陛下之仁矣而嵓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
庸頻發兵絕臣餉道要殺臣將校守臣約不敢闘
而彼必欲求釁略不見捨是守臣將校之所疑孤
臣父子所欣幸也惟 陛下幸察 上得書欲罷
兵孝孺執不可曰 陛下即罷兵兵一散難復而
燕或長驅來將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願毋惑甘
言縛勝等付獄於是王大怒以 天子執信使不肯
解禍激怒其士卒而潛師焚濟寧沛餉舟數萬艘
於是諸將以乏餉故不得復集大軍北嚮如異時
矣大總兵平安自真定率師攻北平靖難兵還次

定州大同將房昭率師取保定靖難兵還援保定諸軍敗績燕王還北平四年春正月靖難師攻東平徇徐沛次于渦河拔蕭總兵安魏國公煇祖連敗之北將懼議旋師指揮能獨奮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以得天下今屢勝至此柰何以一挫自退歸乎且王自度今寧能北面事人也戰有進死無退生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乃懼不敢言王遂決意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以敗故北歸召煇祖還何福軍益孤移靈壁夏師潰于靈壁副總兵陳暉平安等皆被執燕王師渡淮至盱眙侯

庸敗走遂經趨揚州於是　天子詔天下勤王遣使分道徵勤王兵燕兵克儀真六月癸丑朔括船于瓜州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庚申靖難師次龍潭方孝孺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深食足請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中足固守以待援帝然之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尚書茹瑺曹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如燕師請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汗浹背稱萬死不致仰視王慰勞之頓首不敢發一言王曰公等有言第言之無恐久之乃頓首言　上位願割地講和王笑曰公等

今日顧爲奸臣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安所事地況　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又不當得地但縛奸臣來吾甘心焉即解甲謝罪謁　孝陵歸藩耳瑺等唯唯退於是都督徐增壽謀內應開門約降乙丑昧爽靖難師至金川門谷王穗曹國公景隆開門降上焚宮避位去　皇后馬氏崩是日立賞格募文職官迎駕自歸者宥復官清宮者三日王謁　孝陵禰奉天殿即　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以天子禮實　馬皇后

從侍講王景請也　詔禮部一應建文中所更革法度儀章號名悉復洪武中之舊仍以洪武紀年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於是方黃齊練諸臣終不屈死難而禍亦廪廪烈矣先是戶部郎郭任言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而不務其本過也夫今日除財粟以備軍實本誰爲者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將曠日既久銳氣竭而姑息從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將坐自困耳顧　陛下熟計而蚤斷其中工侍郎卓敬請徙燕王都南昌以爲燕王智勇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從興也、宜徙王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斷、而幾非至明莫察、惟 陛下少加意熟慮、疏上不能用、顧削燕護衛、而靖難師起、於是監察御史康郁上疏、言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此諸王、以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以貴則 孝康之手足、以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卽罪誠可廢、而 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可念、而叔父之恩禮不可虧也、 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而或使殘戮其心、將何如

哉、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已偏見、廢天下大公、疑之大過、慮之大深、流而至此、臣每慕念、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者曰、六國反逆、漢帝未嘗不削、執法者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於是乎周王播遷、湘王焚死、代王被廢、而齊又告反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爲燕計者、必且曰、兵不舉則禍必行、是激之變也、燕之舉兵、今兩月餘矣、前後調兵五十餘萬、而一夫不獲、出入帷幄、圖大謀艱之臣、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然、臣竊悲之、諺曰、親者割而不斷、疏者續之而不堅、

言殊有理、惟 陛下少垂思省、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以殊禮、如周公故事、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息兵靖民、於以全親親之恩、天下幸甚、而前都督府試斷事高巍亦上書、借漢爲喩、略曰、昔漢高皇 尺滅無道秦、封三庶孽、分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下治之病疾、文帝寬厚、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刻深、又輔以晁錯、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蓋漢祚幾危、我 太祖皇帝之起、略與漢祖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碁布、比諸古制、雖分

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顧引漢自鏡、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推恩之令、獨師其意、命秦晉燕蜀子弟、分王於楚湘齊兗、楚湘齊兗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餘府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二疏上、又不能用、晏然於稽古禮文之事、而靖難師益進、已曹國公景隆、將軍㥘選觀望、而遂亡、江上老人言 高皇帝大漸時、封鑰一小篋、固甚、授子孫、戒遇急難乃啓、靖難師入城、啓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披剃物悉

具遂削髮披緇從御溝中出云時宮中火起倉卒
咸以 建文君自焚死無知者居久之頗有聞
上遣給事中濙巡天下名訪張儠傷已又遣太監
鄭和等下西洋各招諭東南夷實蹤跡之然竟不
能得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
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南今遊方
至此老矣欲逘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巡按御史
令傳至藩臺長身巨鼻音如洪鐘曰我朱允炆也
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僞未可知即真也天下事
令大定若至此欲安斷乎輒應曰天下大定吾

尚欲何爲顧吾今老矣此一把骸骨當可付何地
欲歸還塋父祖陵旁耳御史爲奏上驛送赴京師
號老佛寓京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
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衆請下于理 天子
終不忍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建文君使探視老佛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
便殿時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
據地餂食之乃何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
復命畢自經死於是取老佛入西內後不知所終
或曰以壽終葬西山不封樹云

卷之二終

皇明書卷之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撰

成祖文皇帝帝紀

上既入自燕靖內難嗣位詔仍以洪武紀年秋七月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大赦遷 康皇帝主於陵
仍稱懿文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允
熥允熞允熙爲廣澤懐恩敷惠王尋廢死大封靖
難功臣始開內閣先是洪武初設中書省韓魏二
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已汪胡繼用爲相
然不得領三公及汪胡敗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
公府不聽當是時惟翰林春坊官詳諸司奏啓殿
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
異時至是 上念機務殷亟難獨綜而洽要在任
人也始即位即名翰林待詔解縉侍左右親用陛
侍讀已見中書舍人黃淮才名與語大悅之改編
修凡視朝命縉淮立御榻左右備顧問尋遷翰林
修撰胡廣爲侍講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副楊士
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
與縉淮共七人竝直文淵閣看詳章奏 上少間

諸閣臣時時展前預謨議、率漏下數十刻乃退、蓋
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擢夏原吉爲戶部尚書、蹇義
爲吏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當是時、　天子初
易位、衆疑洶洶、　上旣掃除廓清、乃銳意治安、爲
順守規、蹇夏經綸悃愊、七臣者內與密勿、外酧政
幾、而治象鬱興、冬十月、勅重修　太祖皇帝實錄、
命解縉等繙閱建文中羣臣章疏、係軍馬錢穀數
者、留中、餘涉指斥者、悉焚燬、已從容問侍臣曰、爾
曹宜皆有之、衆稽首未應、修撰李貫曰、臣實無、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亡時、在近侍無一言、豈稱臣職哉、朕非惡乎
盡心於建文、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
事彼則忠於彼、事朕則忠於朕、毋爲曲蔽也、十二
月、立妃徐氏爲　皇后、擢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叅
議、　上卽位、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無至者、
江西以伯昂首應詔、故立擢用、
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元日、勅百官言、我　皇考太
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體好生大德、爲天下主、保養
生息、三十餘年、六合晏清、禍亂不作、胥奭闓昧、咸
際昭明、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
務、旁求民隱、宣通德意、以臻茲盛、朕荷　天地祖
宗之靈、克靖內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者、　皇考之赤子、卽位以
來、兢兢夙夜、思爲撫安、爾諸文武羣臣、其體朕懷、
毋怠毋忽、毋貪毋爲掊克、毋縱詭隨、持爾廉平、秉
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以守我　皇考之成
憲、其方面風紀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當
悉乃心力、圖乃職務、以民心爲心、順其欲惡、察其
利害、而興除之、遂其仰事俯育之心、教之孝弟忠
信、尊君親上之行、其懷道抱德者、行能可稱者、亟

舉用之、毋遺棄、庶幾民不失所、共享我　皇考太
平之福哉、爾或不率、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
敢貸、其武臣當藩閫之權、受邊方之托、任屯堡之
事者、亦當悉乃心力、深其計慮、嚴紀正律、以潛消
釁隙、保固城池、務以軍心爲心、察其寒暑饑飽、爲
之矜恤調護、愛惜其力、毋侵牟其利、庶幾軍不失
所、共享我　皇考太平之福哉、爾或不率、亦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爾貸、嗚呼、民出賦稅以贍
軍、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弗養、民非軍弗安、其
悉心一志、敬慎保安、以副朕拳拳之意、命實源局

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北行部以郭資雒僉竝爲行部尚書平安爲都督府僉事三月朔羣臣表請立　皇太子勑荅曰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於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豫成其德業未允所請誅遼東指揮同知沈永虜寇遼東永不能進討又匿不上聞故也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地畀邊夷兀良哈罽扈靖難功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

吉治水江南太白出昴北　上以中外文武臣多及事建文懷疑懼不安下勑申諭言朕惟自古天生一代致治之君必善用一代輔治之賢唐用王魏尉遲或取之亡國或釋之嫌怨或舉諸仇敵宋用范質王溥皆先代舊臣石守信王審琦皆前朝宿將著在信史可具覆也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齒甲兵之繁財賦之盛宜莫能難我　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蓋由推赤心以用人取才於異代釋憾於仇怨故能創業垂統身致太平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屬遭

內難如釜魚置死決無生理爰不得已起兵自救竟以一隅之力敵天下之兵大戰數十小戰無筭卒平禍亂此豈人力實惟佑命朕蒞治來恒思天下者　父皇之天下文武百官皆　皇考舊人或所教育以遺子孫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誠信委任纖毫無間故令之任機務典宥密者皆非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共知也比聞羣臣然且懷疑不安其職深用悼歎夫以　父皇格天之德天命眷顧之隆故俾朕躬克承大統朕今有位其敢違天命與　父皇以爲治乎曩在鋒鏑中所虜獲

將士尚且不輕殺一人今爲天子顧肯加怨惡於人耶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盡忠於國者雖讐必用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比隆前規以臻致治敢有上負　皇考妄生疑間自分彼此譸張詘譎者罪無赦更上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謚六月詔陝西停王府工作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九月下求賢勑曰朕以眇躬獲承大統永惟萬幾不敢暇逸思翦拾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爾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沈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

或抱道懷才而隱田里其具舉以聞毋娼毋濫書
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又敕百官言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
不易蓋禮樂寬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刑政剛猛譬
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適
傷其生時措之宜茲惟艱哉昔在元季中華禮樂
之區悉爲左衽沉浸百年風俗之汙染非但若夏
季之慆淫也反側之睥睨非但若殷頑之弗率也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大聖之資當天造非常
之變服古人之所未服齊古人之所難齊亦權時

宜不得已而用刑矣及立爲典常先定律法損益
更改十年乃成復作祖訓傳之子孫墨劓剕宮竝禁
不用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聖謨永
念刑措爾惟相朕賞彰天命刑奉天討職亮天工
以保茲天民哉爾惟盡心勿謂忠爲有餘爾惟盡
力勿謂力爲不足爲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
必怠故廉不慾貧以廉爲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
逸爲賊德之本且計利者必害患失者終失莫非
事也繁簡安其所遇莫非職也崇庳惟其所處爾
羣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

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奸欺奸欺必至於敗露勿爲
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
威福者逆天貪汙恣情欲者速禍讒殄惑衆志者
啓刑爾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古聖
帝明王及我 皇考之所甚重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輕重一差死生立決乃或信讒而執单辭深文
而中良善納賄以紊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
明發瑕摘纇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森布甚可
畏也朕爲此懼審克惟勤乃有懷殘忍之私遵酷
吏之規謗朝廷之寬恤惑天下之人心所謂利口

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
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況於中
人寧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怙終常懷
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非分之恩豈能常所
謂怙終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
情請託行私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
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依同爲讒邪
以謟忠良同爲奸宄以護私短同側媢以相䣛同
謟諛以相悅所謂朋比淪胥者爾惟戒哉朕務宵
衣旰食豈誠惡逸好勞爲上帝之鑒觀守 皇考

之基崇惟爾羣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以輔予治化上荅天命嗚呼民命至重鬼神難欺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故夫刑罰宜悉乃心毫厘之差死生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詎止吉凶之應及於一身抑且殃慶之流逮於後世爾惟戒哉爾尚體朕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庶俾寬而非縱嚴而不殘囹圄空虛底于刑措國家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欽哉高唐州民王政以言事稱旨擢刑科給事中鎮雲南西平侯沐晟

言車里宣慰司土官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討之上以天下初定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宜文誥播諭如不從舉兵未晚於是刁暹荅悔懼歸所虜知州及所侵地謝罪歷城侯盛庸長興侯耿炳文奪爵死建文中庸炳文嘗將兵至是并諸子皆坐戮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卽位來常恐下民失所夜宮中秉燭獨坐閱輿圖思何郡罹饑荒當歷恤何郡迫邊塞當豫防旦出與羣臣議行之近河南旱蝗卽遣使省視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勑河南布政使賑恤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頃往往言歲豐囘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賑貸　詔郡縣考滿官課最者皆於六科辦事言事尋名給事中朱原等謂曰朕夙夜慮天下有失所之民四方利害未有知也故選郡縣官直六科冀欲有聞今未嘗有一人言者豈天下事皆無可言乎在朕左右且然況遠在千里外乎汝等可以朕意諭之制給由官條所部民情利病以聞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浩失條陳下法

司訊勑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以上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能否貪廉之跡具奏定武職新舊官比試替襲法詔軍民利病諸百工技藝之人許具實數奏十二月徙天下殷實戶實北京

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齎璽書召世子如京師夏四月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封子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并封楚蜀王諸王子各爲王簡東宮官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餘具以閣臣充命翰林方局官日講經史東宮凡講義皆內閣閱正縉閱書士奇閱

易廣閱詩、幼孜閱春秋、幼孜與士奇作易春秋直指以進、擢僧道衍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靖難時、道衍主輿師、圖王之斷、故也、命侍臣輯自古格言善行、有益太子者、爲書、曰文華寶鑑、授皇太子、皇太子拜受退、 上謂解縉等曰、昔 皇考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克廣之、益以 皇考謨訓、子孫能世守此、亦足以稱賢君矣、昔秦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故亂、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宜以此時時導諭之、 上御奉天門、

名六科給事中、諭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臨百官、裁萬幾、時有失中、宜直言無隱、[illegible]學士解縉曰、求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illegible]爲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此王魏之所[illegible]進言者無畏、聽言者無忤、天下何[illegible]少保姚廣孝、賑濟蘇湖、秋七月、饒州鄱陽[illegible]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醜詆宋學、詔勒還鄉里、杖之、且焚所著書、冬十一月、錄囚奉天殿、刑部尚書賜言奉天征討官有獄、請議功、 上曰、刑賞者、天下之大法也、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私害公、曩奉天征討功業酬之爵賞矣、今有犯而不誅、何以爲理、論如律、勑賜賚內閣臣、皆與部尚書同、賜三品服色、縉等辭謝、 上曰、天下事、皆朕與卿密共平章、非若六卿分職者比、勤勞翊贊、豈在部尚書下哉、以賚功勤、又何以品級拘也、設天津衛于直沽、時直沽建倉百萬、儲海運粟、以海口地腴、乃調沿海諸衛軍、城築戍守之、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獄死、坐僭踰不法、匿亡命、謀不軌也、廷鞫景隆、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

他人來、汝乃亦開門迎耶、景隆語塞、死獄中、勑各衛所軍餘、願耕種者、不拘頃畝、儘力墾種、自收、官毋得比較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復順天永平保定民田租、二月、命學士縉、選進士科才識英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名見、 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自成者、爾等自千百人中、拔起爲進士、又自進士中、拔起至此、固時英俊、然當立心遠大、毋安於小成、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文必闡天人之蘊、並作者之盛、古人文學、豈必

天成亦積功所致爾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朕不煩爾以事給爾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學毋虛文以負朕期待之意三月改黃福爲北平行部尚書陳瑛譖出之也夏勑戒諸王詔賑江東饑秋名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冬十月盜殺附馬都尉梅殷發庶吉士章朴時禁天下毋得收藏方孝孺詩文犴犯令故也

永樂四年丙戌春正月南陽盜起　上謂兵部曰盜無小不可易也不治將大元末汝潁盜總數十人卒以猖兵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

遣趙王居守北京三月　上謁先師皮弁行四拜禮已視學購遺書結牙思進玉碗却不受曰朕朝夕所用惟中國磁器甚適無事此爲也況此物內府故有之第意不用耳謂尚書賜曰今受虜獻必厚賚將來奇珍競至矣糜國費何益故不受也夏五月廢齊王榑初榑既復國而驕　上賜諭戒不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榑益自疑陰蓄亡命養刺客僭恣爲咒咀至是來朝廷臣交露章劾治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罷去其護衛及長史官屬

京師已廢爲庶人安置廬州羣臣請罪其教授葉垣等　上曰齊王兇悖殆性習使然朕與王兄弟至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至六七然且不悛教授輩當如王何況垣等已先自歸可勿論六月己未朔日食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將兵擊安南兵部尚書劉鐫參贊軍務刑部尚書黃福督軍餉將武臣言黃福乃建文中舊臣不宜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時王魏初皆讐怨後委任不疑兩人終

盡心輔政尉遲恭亦仇敵也卒盡其死力則太宗誠無疑故也朕今惟賢才是用無間新舊勿復言會朱能道病卒卽命侯輔佩印代將時歲大營北京宮殿勑秦晉守將練兵防胡廄[illegible]王允熈暴卒

永樂五年丁亥春二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叅議初與丘福等守儲議爲漢王高煦所惎至是有譖縉泄初議以國家大計微後福者故貶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矣命姚廣孝及翰林侍詔曾瑄鄭禮等侍講讀以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帝王大訓可經綸天下者日講繹涵養

毋章句文辭五月安南平詔置交阯都布按三司
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詔
徵用交阯人才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議海
運設都漕運使司冬十月辛巳朔日食十一日令
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永樂六年戊子春三月免河南山東山西民逋負夏
四月己卯朔日食六月論平交阯功封沐晟黔國
公張輔英國公柳升安遠伯秋八月交阯簡定反
冬十二月復遣英國公輔往討之是歲諸番各遣
使入朝貢　上行巡北京詔曰昔成周營洛肇啓

兩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祗率彝典馭統初已
升順天為北京今四海清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
月巡行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過親王止離
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竟內朝見非經過之地毋
擅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咸宿具毋煩民
諸司毋得輒有所獻
永樂七年己丑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道西南
夷起復楊榮為閣學士二月　上發京師詔吏部
尚書義兵部尚書忠大學士淮侍講士奇輔　皇
太子監國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尚書原吉從諸天

下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請行在餘悉啓
皇太子處分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汝四
人留宰勉輔太子唐太宗簡輔監國必房玄齡其
敬之哉前忠誠伯茹常下獄死都督平安暴卒三
月　上至北京夏五月營山陵于天壽山塋　仁
孝皇后秋勑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北擊虜五
將軍俱敗沒前給事中郭驥使虜為本雅失里所
殺　上聞之念虜不滅不靖也乃遺書諭　皇太
子曰比以淇國公從征乂授籌畫令帥大軍征虜
冀必能任事乃辱國如此今不擊虜禍邊益深今

選將練兵朕來春將親征國家之事爾任之必慎
重毋忽冬英國公獲簡定檻送京師陳季擴走
永樂八年庚寅春正月色英國公輔還留黔國公晟
總諸軍雲陽伯旭副之討季擴簡定伏誅二月敕
天下布按二司言朕惟古之善治者必重賢守令
以為生民休戚所繫命也朕巡狩北京考覈吏治
惟汝上知縣史誠祖公無逋租田靡蒿萊人民樂
業治有異效已褒賞陞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
騰貪酷無狀已加重譴今天下之大守令之廣朕
豈能周知爾等居承宣風紀之任所轄郡縣官其

賢否治忽宜必知之其具實以聞加黜陟焉北征遂擊阿魯台於靜虜鎭還次擒胡山勒銘次清流泉再勒銘而還秋七月　上還北京冬十月還南京詔贖民鬻子

永樂九年辛卯春正月命英國公輔復會兵討交阯二月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三月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初建文中瑛以交通藩邸坐譴及即位得名用爲羅織苛刻建文諸臣得罪深瑛之力居多至是爲給事中耿通中允劉子春論劾獄死籍其家夏五月倭寇浙東六月遣交阯祭

議解縉于錦衣衛獄臨城縣饑當發粟三千七百石乃賑戶部持不許　上曰國家儲蓄本以供國濟民有土有民將財用自裕豈憂儲蓄哉隋開皇間民饑不肯開賑聽流移就食歲所積可供數十年適大斂資此前事永鑑也自今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爲著令冬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是非眩瞀故也命閣學士廣儼淮士奇榮幼孜爲總裁十一月立　皇太孫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令在京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堪任牧民風憲者以聞是歲免陝西民逋負

永樂十年壬辰春正月元夕賜羣臣宴禁差守令三月勑河南發粟賑民冬十月命　皇太孫閱武方山

永樂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及宴先夕禮尚書呂震言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朝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來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後簡老成大儒輔皇太孫羣臣推智　上喜曰智雖老然識大體能直言不阿向正旦日食呂震等欲行賀禮獨此老與士奇意同可任也遂命授　皇太孫經勑方黃齊練遠親被告者勿論二月命尚書義學士淮諭德士奇洗馬溥輔　皇太子監國　上巡狩北京禁諸司進獻設貴州布政使司秋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二月交阯平

永樂十二年甲午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三月

上親征兀剌命　皇太孫從　上謂侍郎廣幼孜榮
曰朕長孫天錫勇智令侍行俾知用兵行師之法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其
即以經史於前講誦庶不廢學也語太孫曰前代
帝王多生長深宮狃富貴安逸於民艱國務懵弗
究以亡國者多矣汝將來有嗣統之寄須勉力於
學天下事不可不周知天下人艱難不可不涉歷
聞見廣涉歷多庶心胸開豁不疑於幾事也夏五
月　上將五將軍出塞閱武陽林戍追敗虜于土
剌河乃班師冑縣獻騶虞尚書震請率羣臣朝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爲上瑞騶虞何
益止勿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
效李沆不奏祥瑞不亦善乎震退　上顧侍臣曰
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六月丙寅朔日食秋八月
上至北京交阯陳季擴伏誅閏九月逮居守學士淮
諭德士奇洗馬溥下獄尋宥士奇還官十一月命
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閣臣曰五
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有議論發
明者其博采增附周程張朱諸君子語性理之言
如太極圖通書西銘之類皆六經羽翼宜類聚成
書務精備以垂後世命廣等開館東華門外纂修
之
永樂十三年乙未春正月殺前交阯參議解縉平江
伯陳瑄開清江浦轉運罷海運秋七月誅貪殘守
令九月勅防邊
永樂十四年丙申春三月改封趙王王彰德漢王王
青州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震助爲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時時有之朕未嘗
不惕然于心敢自謂太平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其君爾

欲處朕太宗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有聞
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也遂不許學士廣作郤封禪
頌以獻夏四月錦衣衛指揮紀綱伏誅以弄權作
威故也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翰
林學士五月壬辰朔日食秋八月作北京西宮名
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詔豐城李彬鎮交阯九月始
令民養種馬納駒　上還京師議營建北京於是
羣臣上議言北京乃　皇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
西倚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中沃壤千里足以
控四夷而制天下誠帝王萬世都也比年車駕巡

狩四海會同人心恊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
充盈良材巨木千里咸集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
勅所司營建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二月廢谷王橞爲庶人二月漢
王高煦有罪居之樂安州三月 上巡北京夏四
月丁巳朔日食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山東旱蝗六月建北
京郊廟宫殿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冬十月
癸未朔日食十一月以趙犿爲兵部尚書督塞上

屯
永樂十六年戊戌春安南黎利反三月初令民運夏
五月㱿贊善梁潛司訓周冕秋七月遣禮部侍郎
胡濙巡江西浙江冬勅修武當山宫觀成
永樂十七年己亥春起復吏部尚書義輔監國南京
夏都督劉江破倭奴於黎海蝸封廣寧伯秋七月
勅慎選守令冬學士榮疏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 上寄名諭曰卿言時弊實切當但卿
爲朕腹心進此言卽羣臣相猜隙嫌生矣不若使
愼寄御史言之於是畀監察御史鄧眞使言之奏

下諸司股栗咸免冠謝死罪詔申勅而退頒爲善
陰隲孝順事實于天下
永樂十八年庚子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
閣大學士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都指揮衛
青擊破之秋八月丁巳朔日食九月北京宫殿成
改行在所爲京師名 皇太子及 太孫如京師
冬十二月 皇太子 太孫至京師
永樂十九年辛丑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
朝賀戊寅大赦天下舉賢才禮高年存恤鰥寡孤
獨及篤廢殘疾者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夏

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禁謗訕遣尚書
義等巡行天下撫軍民秋八月辛巳朔日食冬十
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
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二月議北師
餽餉三月 上親征夏五月次獨石大閱六月次
通州甸至潤灤兒海乃旋師至威虜令碎李陵臺
驛沈其碑河中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九月還京逮
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錦衣衛獄尋釋復
官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三月、蜀王椿薨、蓋蜀獻王、夏
五月、常山中護衛孟賢謀逆伏誅、六月庚戌朔日
食、秋八月　上北征、虜酋土干降、封忠勇王、　上
班師、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逮朝覲官于錦衣衛獄、
尋釋之、夏四月己酉、復出塞、北擊胡、次荅蘭納木
兒河、抵白邙山、餉不繼、又　上感異夢、夢人語、上
帝好生、名學士榮、幼孜語之、榮幼孜以軍中有訛
言、因力請班師、秋七月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
歌、　高皇帝辭五章、曰此　先帝所為垂諭、叙創

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湎之失者也、朕服之、且旦
不忘、因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民恤民之事、仍
命內侍歌之、飲盡歡而罷、己丑次倉厓城、　上不
豫、庚寅次榆木川、辛卯　上崩、八月壬子、梓宮至
京師、九月　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
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上知人善任、委
閣學士為腹心、嘗於宮中忘一事、問左右、皆不省、
蓋沈思久乃得之、喟然曰、以一人智慮、處萬幾浩
繁、欲無愆忘也難矣、時時勗近臣、諸萬幾務、當省
錄、備顧問、朕行未合理、當熟諫、勿避名、六部尚書、

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繁、念不得盡言、午
後事簡、可從容陳論、毋以且晡朕倦聽納也、雖數
在軍、然親倚諸學士益深、呼秀才不名、時時坐帳
殿、名諸學士語、語移時、或夜漏下數刻乃退、謂諸
學士曰、凡軍中一切動靜、若謠言有聞、即密奏、又
勑閽者、諸秀才有事入見朕、聽非時入、毋阻、嘗中
道相失、急遣將四出尋之、未至、　上念甚、時時問
左右、諸學士來未、蓋倚毘如此、御馬監詣戶部索
白象食穀、尚書辛以聞、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
奪民食以飼之、此所謂率獸食人、計象一日所飼

穀、當農夫數口家一日之食、豈當暴殄哉、朕為君
職在養民、禁勿用、名監官切責之、山西民言介休
縣出五色石、可輦致造器、通政使舜奏之、　上曰、
數年兵荒、百姓與苦甚、奈何重困為乎、福建三司
官、奏栢瑞生花、下勑曰、朕於生民休戚未徧知也、故任
官以圖安輯、乃置軍民疾苦不言、言栢花為瑞、是朋比
為安欺、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草木之花、何有哉、自今有復為欺罔者、罪無
赦、故是時近臣密勿、大臣襃直、四海洽清、萬務咸適焉、
稗史臣曰、臣考觀　文皇帝時、自廟堂郊社、追服

色官名壹未嘗不遵我　高祖之彝制也御門故
所服衷衣弊衲而復出語侍臣言我　母后之德
也躬補綴裳衣朕何敢忘焉又廣聽納親儒是宜
光有顯名而天命饗保也廟號　太宗　世宗時
上尊謚　成祖肇都今京師塟長陵

皇明書卷之三終

皇明書卷之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仁宗昭皇帝帝紀

昭皇帝諱高熾　仁孝皇后元子也爲王世子時孝恭有文德靖難師起毎居守而漢王高煦有勇力善騎射數從軍有功然頗與世子郤時時從軍中危世子世子不自安於是中朝臣方孝孺覘知之爲書貽世子令以燕自歸許王燕以爲閒世子得書不啓封并所遣使傳詣　上軍中時奄黃儼素得過世子因曲事趙王欲爲趙王地已潛使走高

煦所言狀矣事聞　上上頗疑世子問高煦煦曰殆有之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　上怒變色急未有以發也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　上覽書乃固封未啓名使者問世子云何使者曰世子言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　上乃欷噓太息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閒况君臣之際乎已拊案流涕曰嗟乎幾殺吾子江上之戰　上以兵北欲引還會高煦來濟師　上喜撫其背曰兒努力努力吾憊矣今世子多疾卽天下定吾以汝爲嗣於是高煦殊死戰而事克及　上入嗣極羣臣請立太子

上猶豫不許者久之召文武臣議文臣惟尚書金忠
與餘皆靖難時股肱親見江上時事咸屬意高煦
獨金忠以爲不可 上未有以決召閣臣縉入
縉曰立嫡以長今世子仁孝天下所歸心苟立且
古奪嫡鮮不亂漢王不宜立願 陛下熟慮 上
沈思未荅縉復叩首曰好 聖孫蓋指宣廟也
上渙然意決密以問黃淮尹昌隆對皆與縉同而
儲位遂定時 皇長孫方十歲天章日表英仁有
大度 上甚愛故縉一言而定 上終念漢庶人
有扈戰功又喜其英武類己顧頗以 皇太子不

類己不悅 皇太子而二王益數數造飛語危之
皇太子中不能自明北征還以 皇太子遣迎駕
者後至且失辭怒甚曰焉有君父出萬里外擊胡
而爲人子顧晏然不省念乎又怒以爲此導輔者
之過遣使逮義淮士奇并諸宮僚以來中途宥義
還黃淮先至下獄士奇及正字金問繼至 上曰
朕未嘗識金問問何自得侍東宮下法司鞫召士
奇前問監國事士奇叩首言 皇太子實仁孝每
攝祠宗廟祭品閱必親進御物親封識乃敢 上
聞 上北征往往坐達旦不寐日中晷始食 駕

還而後即安臣侍學每言及尊君順親忠孝天性
之際太子每耽意傾聽也諸稽違皆臣等罪罪萬
死 皇太子無罪幸 上裁察下錦衣衛獄未幾
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楊溥芮善王偁遂俱下詔獄
而解縉以覲 上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死獄
中始縉以藩參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
而歸故也居數年 上居北京時有疾意多所諱
惡而 皇太子在留都距隔數千里小人附漢府
者陰爲間譏搆百端幾危者數矣久之漢王爲不
道迹頗著而禮部侍郎濙以忠謹爲 上所親倚

往蹤跡建文君特遣濙至是名密諭曰人言東宮
行多失爾至南留數日覘之具實封以來書奏字
必稍鉅書旦至旦欲觀晚至晚欲觀也於是濙奉
勅名巡江浙南直隷諸郡縣以行濙至南都日隨
朝透迤久不去楊學士士奇謂之曰公命使也行
不可以不亟濙謝曰綿衣數種未完姑待之畢即
行矣至安慶乃具日所見東宮行事皆仁孝誠敬
者七端以上保太子無他 上覽之大悅於是以
三殿成召 皇太子及太孫以來而儲位大安至
是 上親出擊胡次翠微岡御幄殿諭諸學士曰

今胡虜殆盡、天下事大定、朕老矣、東宮歷涉年久、閱天下之故熟、還京後、當悉以軍國事付之、以優游餘年、不亦可乎、榮幼孜稽首呼萬歲曰、東宮仁孝、天下屬心者久、必稱 上付託、 上大悅、渙然於二臣之言、又翼日 上崩、學士榮幼孜以爲六師在外、南距都尚遠、乃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召匠銷爲椑成斂、而固之、命光祿進朝夕膳、如常儀、益嚴榮及中官奉遺命、先馳赴 皇太子、 皇大子聞、卽遣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行、忽啓曰、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恐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士

奇曰、渠言是、然行急、製無及、且奈何、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往所授 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 皇太子大善之、卽手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故授我者、有封事封識上、不久亦歸汝、汝遂留可也、旣謂士奇曰、汝言雖權宜、亦中事會、昔大行臨御久、儲位未有定、故浮議藉藉、今吾卽授之、他浮議何自興乎、八月大軍至雕鶚堡、 皇太孫素服號跣、以迎軍中、始知有大喪、壬子梓宮至京師、丁巳、 皇太子卽帝位、 上爲太子時、仁明孝友、禮賢敬輔、樂讜言、賜賚善、徐善述手書、言卿

年邁、輔余爲勞、今宮僚中、似卿朴直苦口者實鮮面論順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藥石、弼予于道、毋懷觸諱之慮、監國時祗勤撫綏事、必依道義、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民對曰、歲饑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撤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言諸被災郡縣、奏免今年田租矣、 皇

太子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卽往督郡縣、勘饑民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官發粟賑之、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卽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擧麥舟濟故舊喪、況吾赤子乎、而賑之是也、及 上崩、立出先朝舊臣戶尚書原吉、刑尚書吳中於獄、復其官、原吉以毋喪乞歸葬終制、 上曰、朕煢煢在疚、卿老成人、宜共濟艱難、奈何舍朕去乎、如卿以毋喪辭朕、 父皇喪亦不當在此、遣中使護其毋喪歸葬、馳驛行、敕有司治喪、原吉不得已、乃受命、 上謂義原吉士奇曰、汝三

人吾所倚非輕事須盡言以輔朕不逮置公孤官
諭大臣言此　皇祖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無爲
事此官予冲人不無頼於師傅遂命吏部尚書義
兼少保閣學士預機務者皆進官有差尋進義少傅
士奇少保以楊榮榆木川倉卒有大功置謹身殿
學士以榮爲之進幼孜武英殿學士皆兼宮僚內
閣進三孤自士奇始也謹身殿有大學士自楊榮
始也次日召義士奇榮幼孜賜銀圖書各一章曰
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事　先帝二十
餘年輔朕於青宮練達老成朕所倚毗今嗣位軍

國之務重其恊心賛輔諸政事有闕若朕違乃弼
用印密疏以聞毋憚匡拂必俾朝無闕政民不失
所以無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出學
士黃淮楊溥於獄以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溥翰林學士罷通西南夷停官買物料召尚書
黃福還本兵遣兵尚書陳洽往鎭交阯癸未禮尚
書呂震請遵遺制釋衰服從吉下廷臣議士奇以
爲不可震辭色怫然吏尚書義兼取二說覆奏云
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可也明旦　上
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士奇武臣惟

英國公輔如　上服餘皆從義奏所定朝退　上
召蹇夏及士奇前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與公等
詳定乃後聞吾時心疑其非是第不欲違公等易
之今梓宮在殯吾何忍從吉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其妄士奇議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不及
又顧義曰汝折衷亦未當然置之毋復以語人令
羣臣不自安聽自便可也尋進義少傅士奇少保
命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兼起居注冬十月立妃張
氏爲　皇后立　皇大孫爲　皇太子封子瞻埈
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

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時登極詔下郡國
民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賑濟其流徙田土抛荒
者爲覈實除豁別召佃中官田聽民田例起科已
奏報上　上謂戶尚書原吉曰田土民所頼以衣
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
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或加以疫癘
致死亡歟今吾民何以致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
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
聞一被災即速賑守令遠者覈重罪前御史舒仲
成以監國時忤旨被逮學士士奇言向小人爲媒

未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曠蕩宥之今追理仲
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詔衛綰不赴卽
位進用綰前史韙之幸 上寬貸 上覽疏大喜
批荅言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
之君愛惜俊良以成王化此金石之言朕朝夕所
慮恐卿等有言不盡今覽奏自慰惟卿始終如一
以副朕倚毗之意賜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
千貫彰眷待之意翰林學士溥審疏言事 上批
荅言覽卿奏爲國家忠計甚合朕心望終始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迓天休今賜卿彩幣二表

裏鈔千貫彰酬報之意 上聞淮徐山東饑坐西
閣呂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民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善然戶工部事
也當呂令預聞 上曰徐之救民窮當如拯焚溺
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
中尼不行矣於是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
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
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
當與民計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已乃顧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部朕悉免之矣冬十月大理寺

奏決重囚 上惻然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
於承天門會審諭之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
大德其贊朕廷鞫罔俾無辜含冤于下地傷天地
之和已復呂大學士士奇榮幼孜至榻前臨諭令
同審錄期審克必中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甚
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凜
栗如此守邊將士晝夜立戟風雪中當如何因敕
賜緣邊將士鈔幣十一月朔 上謂侍臣曰方孝
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於是勑建文諸臣族屬並
放還歸所籍田產前言事失當謫戍者宥爲民

上敕兵部言古務農講武有定期不偏廢今宜倣
此意直隷各附近都司軍農收畢於京師番上團
操先農事遣歸以毋廢屯種 上勑文武大臣言
朕以菲德纘承天統嗣位初首詔中外求言而浹
月彌旬無幾應者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
法也乃人困於下而不聞弊膠於習而不知官廉
貪雜處而無別兵紀律不肅而伍空仕者祿不足
而冗員甚多法吏德不加而深文日甚豈非憲紀
不振言路壅塞之所致歟卿等皆朕股肱心膂必
有嘉猷以副朕倚重賢人君子之意特霈恩賜羣

臣誥命　上御西角門閱之、謂士奇榮幼孜曰、卿
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舊人輔政、惟終始協心、底予
于治、前代人主、履尊位、輒自尊大、惡人言、雖素所
親信、亦順旨取容、雖其賢者、一再言不聽、亦退而
緘口、致人主於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因取
三臣誥、手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敕朝廷比
年、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
故、得實材無幾、政事何由而理、民何由安、其自今
嚴舉主連坐之法、詔天下衛所屯田卒、無擅差妨

奪其農時、諭吏部、言昔唐大宗書刺史名于屏風、
朝夕省覽、有善政、輒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　皇
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今五府六部
臣、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
官、乃藩宣大臣、既未嘗識其爲人、又復不諳悉其
姓名、卽聞其賢否邪正、又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
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其具都布按三司官
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禮科
給事中黃驥、陳西域賈胡入貢、害西人狀、乞罷貢、
上以其奏、示禮尚書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

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瘼、
毋侵削根本、驥所言是也、於是止西域貢、詔擇國
子監監生有學行者、嚴試之、拔歷事六科、尋授給
事中、徙觀天臺於楚中、徙韓王封平凉、尚書震言
元年元日、　陛下初登大寶、中外文武官及游外
夷、咸入覲、宜作樂受賀如儀、士奇榮幼孜持不可、
言下、樂設而不作、止百官毋賀、
洪熈元年乙巳春正月、加大學士士奇兵部尚書、進
少保戶部尚書、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竝支、榮幼
孜辭、　上曰、卿等扈　皇考勤勞多况、　皇考賓

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維護而還、朕贍奉几筵、未嘗
忘之、今三俸豈過、其勿辭、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
進翰林學士楊溥太常卿、掌閣事、　上手印章授
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問學、欲以廣知民情、
令授卿印章、有建白、具封識以進、大祀天地于南
郊、奉　太祖　太宗配、詔天下郡縣有司、勸農桑、
課學校、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
虛文、天下嶽鎮海瀆及郡縣山川社稷壇、若帝王
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烈士、諸祀典神祠、有司奉祭
務虔敬、毋褻、其祠壇以時修、毋圮、禁毋得樵牧、犨

民中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務覆實具聞旌
之其鰥寡孤獨篤廢殘疾者務存恤廩養諸賢才
未任若淹下僚者務覈實舉薦文武官有奉公在
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歛津遣還鄉毋令失所
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就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
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不能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養之終身文武官非其人
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自綁縛
遠者治罪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陶窯仍前禁

止其諸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原係民籍者聽民取
不禁各處逬亡復業者諸逋負咸免復業後仍免
賦役　二年詔北京諸司各復稱行在詔朝臣歸
展省者官給鈔為道里祭祠賓客費名解禎期為
中書舍人禎期縉從子也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
左賛善徐善述竝太子少保賜謚敕禮部歲時四
祭之濟善述以讃翊前死故也士奇曰朝廷惟宗
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與有
勞然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遽曰吾
過矣吾過矣念舊傳不忘而不覺其過令歲致祭

焉兵部尚書李慶言令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
且千餘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
疋賦駒如民間稍寬民令太僕歲徵駒下廷臣議
准行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
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
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
馬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
而兵部督朝覲官領馬給士奇復奏曰日　陛下
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止何也此令行天下懷才
抱德者咸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

為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
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上立斷　上曰偶因事稽
緩行批矣諸大臣咸退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
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李慶呂震輩以此
而忿卿朕念卿孤立故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
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
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
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下令士奇頓首曰古人有
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自今令不便
惟審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朕獨以先朝舊臣

容之然不足與語也盖是時朝廷務寛洪盡下恥
言人過而和輯諸大臣如此令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官及知縣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
學出衆者聽擢用若濫舉及蔽賢者罰擢前光祿
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學錄王讓
爲右贊善時謹讓以孝行知名 上曰能孝者必
忠忠孝之人於輔德宜稱遂有是擢大理少卿弋
謙數言事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
史劉觀交詆之楊士奇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獨
感 陛下超擢欲圖報惟 陛下幸寛不然進言

者將懼以謙爲戒矣 上意稍解然免謙朝叅令
專坐司視事既彌月 上名士奇曰爾言驗自免
弋謙來言事者頓衰豈誠無可言殆諱不言也令
自冬不雪春少雨澤陰陽愆期必有其咎命士奇
就榻前草勑引過令百官言事仍命謙朝叅從峨
王梗於武岡 上諮恤刑曰朕承 皇祖 皇考
好生之德旦夕惟念哀矜庶獄祇若不逭夫刑以
禁暴戢邪務民於善期無刑也豈專誅殺哉顧吏
虛餙傳致枉人於死朕甚痛之且五刑之條極於
大辟身首異處巳矣又重之凌遲何也自今除反

逆依律科決外若一時嫉惡法外用籍沒及凌遲
等刑法司必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
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巳永爲定制人
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故虞周之世罰弗及
嗣罪人不孥自今爲反逆依律連坐外餘毋得從
坐古者盛時設諫鼓謗木以通下情往法司尚羅
織爲功能言涉國事輒論以毀謗奸邪欲嫁禍良
善輒餙造誣罔甚刻深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其
文武諸司自今不許於法外用鞭背宮割等刑以
佐朕父母斯民之意南京地屢震遣 皇太子詣

南都監國謁 祖陵定 太宗廟侑饗功臣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上諭蹇尚書言御史朝廷耳
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
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很藉賢人君子正直不
阿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
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
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咨近臣
舉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以武臣踈於文治命
選任方面叅政副使官於各邊叅贊軍務治章奏

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時有進賦頌太平
者、上名義原吉榮士奇示之覽竟曰、今朝無闕
政、生民皆安信乎、義等皆起賛曰、陛下即位詔
赦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繇役之苦、可謂安矣、惟
士奇以爲尚未、曰、陛下恩誠覃被、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加意休息
庶人各得所、上喟然曰、吾意非爲此也、朕去年
各贈卿等銀章、望匡輔、惟士奇五封章以進、卿三
人曾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非
朕始望、故以謂卿耳、三人皆頓首慚謝、夏四月甲

寅有星孛于紫微、先是上刻天元玉曆、賜輔臣、諭
之曰、天道人事、非判然二途、有動於此、即應於彼、
朕少侍 高祖、毎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忘、此書
言簡理當、輔臣所宜知也、故以賜卿、至是 上名
義原吉榮士奇問之曰、夜來星變、卿四人嘗見否、
前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即見、或不能知、士
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及知、上喟然
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罷、名義士奇諭曰、
朕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
共之、賴 皇考仁聖而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已

更共慰、上曰、吾即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
心一體者、因出手敕及銀印章二、以賜義、得蹇忠
貞、士奇得楊貞一、義勅曰、曩朕監國時、卿以先朝
舊臣、擢詹事、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隨事
籌畫、適中實難、卿以善翊君、以義殉國、勞心焦思、
載歷艱危、未嘗有咨恤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
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
一節、篤敬不忘、今賜卿蹇忠貞印一枚、卿用藏於
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不易、
宜加保守、朕子孫亦知卿弼於艱難體國之心、於

以保爾子孫、與國咸休、嗚呼、往績惟懋、永終是圖、
欽哉、士奇勅與同、而辭少異、皆拜命退、五月庚辰
上不豫、名義士奇淮榮至思善門、命書勅名 皇太
子於南京、次日疾大漸、遺詔天下曰、朕以非德嗣
承洪業、君臨天下、甫及踰年、上念我 皇考太宗
皇帝山陵未遠、哀摧崩迫、下憫惟海內黔黎凋殘
未瘳、夙夜憂勞、時用遘疾、奄及大漸、夫死生晝夜
之常、往聖同之、奚足悲念、長子 皇太子瞻基、天
禀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
令望、可即皇帝位、朕既臨御之日淺、恩澤未浹於

民不忍復有所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以日易月如令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喁喁咸屬南京君國子民宜從衆志中外文武羣臣其各盡忠秉節佐輔嗣君永寧我生民欽哉翌日　上崩于欽安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庚戌即　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九月葬獻陵

稗史臣曰天人臣主之際顧不甚難也哉方　獻陵監國時居恫畜恭基命於疢疾默闇矣已受大統撫民畏相戴訏謨於宗社靈長乃中殂弗竟也嗟夫夫天之未易諶如此夫李獻吉傷之日誦昭皇帝指星變泣諭廷臣語而所謂天者益驗

皇明書卷之四終

皇明書卷之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宣宗章皇帝帝紀

宣宗章皇帝孝誠皇后子也諱瞻基　上生而神明文皇帝鍾愛之嘗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文武羣臣畢從聽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得縱觀　太孫所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呼曰今華夷畢集吾命若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即叩頭前應聲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大喜賜羣臣宴盡歡而罷文皇帝命文武大臣輔導賜敕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能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試之以事輒裁處得中斯實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天下實宗社無疆之幸卿等其悉心輔導期于咸德

洪熙元年秋七月即位赦天下立妃胡氏爲　皇后孫氏爲貴妃閏七月脩　仁宗昭皇帝實錄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冬十月丙寅朔日食遣陽武侯祿巡宣大開平平江伯瑄鎮淮安督漕運十二月南京地震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勑訓百官勑儒臣脩歷代臣
鑒外戚事鑒大學士金幼孜以憂去詔起復位夏
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帥師征交阯罷浙江官市局
秋七月北京地震八月漢王高煦反辛未　上親
征列侯諸將帥五軍以從命襄王鄭王居守辛巳
上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以歸乙酉班師冬十月始遣
御史分道出清軍時軍黠者多匿籍誣良民故也
十一月通擊交阯敗績尚書治死之十二月遣安
遠侯柳升總兵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討交阯
申敕順天府休養篤癃殘疾饑寒者

宣德二年丁未春二月賜輔臣義原吉士奇榮鍰金
銀圖書勉同心同德三月改轉運爲支運夏四月
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秋八月大學
士黃淮致仕冬十月升喪師交南通棄師還南寧
許黎利和於是黎利遣人稱前安南陳氏裔孫暠
表乞立陳氏後　上以自永樂中郡縣交南來不
數歲輒反師罷財費無已用學士榮士奇言冊暠爲
安南國王罷交阯三師敕諸將班師　皇長子生
孫貴妃出也大赦十二月　皇后胡氏表讓位賜
號靜慈僊師立孫貴妃爲　皇后是年勑簡用罷

黜庶官
宣德三年戊申春二月立　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三月　上首勑法司言朕
惟聖人制刑法以弼治化則天道協人心而天下
竝福否則感傷天和灾沴出焉朕承大統期與天
下同躋仁壽而無辜顲天有罪倖免朕甚惻之今
法吏或玩愒歲月囚繫庾死恬不加意或不察情
僞輕徇請託苟具訊鞫或播弄刀筆輕肆捶楚鍛
煉刻深甚且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良縱奸獨何
心哉朕甚悼之朕惟重用刑是簡賢良以諧厥職

爾惟以矜愛爲本輔之廉勤期于于治不惟國家
賴爾亦永保祿位福貽子孫欽哉已敕吏部言
朕嗣大曆服率由典章思紹徠俊乂以康兆民亦
惟爾吏部是賴天官卿實掌之往諸司官有定員
令事不加多而額外添注倖位苟祿具審革之往
吏員出身選用嚴慎受官者少今吏典考滿歲以
千計一槩收用貪鄙套路廉能幾何其審覈之朕
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之共理而各司徇私假公
濟欲其審覈之百官考績最者陞擢而苟積日月
例得趨用大小天職量才授任而權貴請託畢受

美職其審歟之嗚呼庶官良民受其福乃罔不治
庶官不良民受其殃乃罔不亂爾尚率乃屬輔予
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諭戶部敕曰朕惟
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農桑民
衣食之所出也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
則務本者多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休養生息
之方爾必明之財賦國用之所從出也出入有節
則財不匱調度有方則民不殘比者遠近困於征
輸而京師內匱無數年之蓄發斂轉移之方爾必
計之倉廩國儲爲奸人所盜竊動數萬計當若何

關防欽法國憲爲商販所沮或通或塞當若何斂
散爾必審之書曰政在養民爾當謹率乃屬以倡
民牧弼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敕工曹
言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令順
天時長地財以成國家之務者也生人之情惡勞
好逸過用其力則人不堪命爾惟以身體人用人
之力如己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于民過
用於上必過取於下爾惟以身體國用人之財如
己出斯財不竭焉古役民於農隙當用之以時古
山林川澤有厲禁當取之有制令天下工匠數倍

於祖宗之時而逃亡日多當思撫愛屯田水利之
政國有成法比多廢弛當思興舉夫侈用傷財者
掊克之端厲民徇欲者斂怨之府諸有興作當審
度緩急而爲之以息民力以紓國用輔予于治庶
幾明良相成之美懋哉時 天子勵精於治周知
天下之故又甚閑於文故百司皆賜敕諭製箴贊
孜孜焉是月命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
奇榮及翰林官從遊西苑萬壽山浮太液池諭之
曰今天下無事政務多暇命卿等至此一開豁心
目庶幾古人君臣同遊之義復網魚射兎賜宴盡

歡而散山西饑民流有司軍衛散遣人捕逐詔遣
使卹流民所至撫綏之發倉廩賑給聽就便居止
敢捕逐者論罪夏四月成安侯通中官馬騏等以
罪詔下獄籍其家褒贈安南諸死事文武臣秋七
月左都御史劉觀有罪罷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
御史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副都御史時
上諭閣學士曰京師乃本源地此澄清所先今放
濁滿朝當奈何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而來
有之特於今尤甚耳 上問故士奇對曰永樂十
五六年後 太宗疾多內不出故從官放濫無忌

顧賄賂公行、　先皇帝知之、毎欲澄清、　上問是
時貪孰甚、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誰最甚者、對曰、
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
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
濁所始也、　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
廷臣中、令誰可使掌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
佐、嚴公有威、其人也、是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
、采可任、榮曰、爲京尹能令令必行、　上曰、顧佐乃
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陟佐、已勑
曰都察院　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

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
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郎國經
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
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
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若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
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以充、欽哉、於是考
察御史不肖者嚴皚等二十餘人、貪淫不法者、謫
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政體者降官、老疾免、而觀子
輻以賄制諸道、聘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謫戍邊、

觀罷官、隨往憲臺肅清、已瞪潛入都刺事、欲害佐
誅西市、其後有奸吏奏佐受隷金遣歸者、士奇爲
質言其非是、　上怒曰、朕方擇用正人、小人輒誣
之、必下法司治、士奇曰、是末事、不足干　聖怒、獨
請付佐自治、卽恩法兩行矣、　上口善、下佐、佐治
名吏、以所訴狀授之、曰、吾治汝、是不欲令吾過得
上聞也、竟貸之、　上聞之喜曰、佐可謂得體也、會
又有告佐淹繫囚、久不理者、　上以謂士奇、士奇
曰、此必死囚敎之、欲中傷佐、命三法司會鞫得實、
界千戸清殺無罪家三人、欲去佐、冀脫死也、　上

曰、不誅清安能行法、命磔清西市、蓋是時、　上信
左右大臣、致行法如此、八月　上大狩行邊、英國
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
榮等、各以其職從、勑重臣居守、丁未　車駕發京
師、度潞河、蹕虹橋、諭諸將言、朕深居九重、豈不自
樂、朝夕念保民艱、故行巡邊、今邊河所經、皆水潦、
秋田無獲、民艱如何、諸將士有秋毫擾居民者殺
無赦、命錦衣衛巡察之、九月庚戌朔、次薊州、　上
覽觀薊山川、見郊原平遠、田疇有遺穗、喜甚、太息
曰、使四方皆若此、吾無憂矣、蹕薊州西五里、官吏

民耆老來朝　上名薊州守臣諭之曰此漢漁陽
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謡流聞至今
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前諭之
曰今歳郡幸豊稔無他虞善訓子孫務禮義廉恥
之行毋安於温飽而自棄衆稽謝退辛卯蹕石門
會兀良哈犯塞　上馳赴盡俘之而還九日宴大
臣及將士于會州以孟冬廟饗近旋師或言諸將
未畢至幸少竢廟享勑親王代行可也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何
謂代也留大軍二萬俟未至者遂班師庚午蹕三

河癸酉還京師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
壽冬勑尚書義原吉輟部院務入侍　賜勑曰卿
歴事　祖宗積效忠讜暨朕嗣統尤資賛輔念夙
夜不忘今卿春秋高典劇司非宜師保以寅亮爲
職不煩庶政可輟部院務旦夕朕左右論道啓沃
共寧邦家職名俸給如舊卿其專精神一思慮益
弘嘉猷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勑吏部尚書
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夫人
才在天下至廣遠難周知必勤咨訪有得輒禄庶
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舘材録此司銓者

大法也璡頓首受命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德四年己巳春正月兩京地震夏四月工部尚書
吳中奏山西圓果寺爲國祝釐塔廟壞請修　上
曰卿欲藉此爲朕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罷止
毋勞民五月初設欽闕勑部院非　朝廷軍國重
事毋得差官肆出於州縣科率併擾其差官假公
營私貪虐害民者巡按御史按察司舉劾以聞勑
天下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承洪業孜孜夙夜惟
保民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淩
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歳月

冤抑駢死以致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
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
之以戢横暴而安良善者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
者歸怨卽方岳風憲將焉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
諭罪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强扶弱毋忽秋
七月敕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坐齋宮名學
士溥諭之曰朕每念創業難思欲守成夙夜惓惓
令百姓小安然或亂禍所伏邇羣臣喜進諛朕甚
厭之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
卿時詒朕闕失卽報朕多矣時　上數幸文淵閣

謂輔臣曰、朕聞古願治之主、崇儒求治、卿等職專秘閣、朕時至此、庶幾有聞、願毋惜陳論也、因製詩一章賜焉、冬十月、調閣學士張瑛南禮部尚書、陳山敎內豎、解內閣任、先是二人以青宮恩擢閣學士贊機務、皆不厭人望、上調知之、一日御左順門、見山入、問士奇曰、卿謂山何、士奇對曰、君父問臣、不敢不盡誠對、山雖事 陛下久、然寡學術、多慾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處趙王事、幾為所誤、近聞於諸司、日有干請、內閣政本、豈可令斯人溷之、遂併瑛俱罷、敕內外諸司曰、朝廷建置

三司及軍衛府州縣官、有正有佐、正者總綱、佐者分理、庶紀綱不紊、而事畢舉、近年欽差內外官、輒違制擅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以致吏肆其奸、民受其弊、官府政務、十廢八九、其禁之、使有司得安其職業焉、五府六部都察院移在外司府州縣催辦事務者、悉聽本衙門自行分官辦、當在京諸司、亦不許輒差正官、違者處以重罪、上大閱近郊、尋還京、命列侯諸將巡宣府邊、十二月朔、上以霜寒、命光祿卿賜早朝官羊酒、謂侍臣曰、皇祖考臨朝、旦常賜食、必謹識毋忘、蓋體臣工如此、

宣德五年庚戌、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大師、謚忠靖、二月己未、上侍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己酉還京、上以學士士奇先朝舊德、尤倚重而加意於窮民、御南齋宮、召士奇諭曰、今春時和、欲下寬恤令、吾未能悉知、卿具以告、顧內侍授筆牘、已而曰、免災傷稅、其首矣、聞民間虧孳生駒、所司追償、民苦甚、豈有之乎、頓首對曰、有之、上曰、民生甚艱難、令部官坐視不言何也、對曰、各部惟知督責民供公家、而不顧其難、故民瘼不聞、不

知民心、固不可使一日離也、今當寬恤者、非止此、曰、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薪芻及採辦物、今責償若當寬、各處沒官田、起科不一、而額重、民患之、蘇州尤甚、郡縣以聞、而戶部不為除豁、逃亡者日衆、當減、又部符下郡縣採辦諸物、不問生產與否、非出產而槩徵、民轉買費倍蓰什伯、不啻、當止、賦出產、鄉年來刑獄寃濫、感召旱傷、請敕法司、敦用平典、求情實、毋枉民、四方工匠、盡戶徵詣京、役於公、不一而私役者衆、致咨怨盈路、請嚴禁、放其餘丁、上喟然曰、朝廷任六卿以政、但苛責下民而

弊滋忝厚祿矣卿所陳益國利民其即草勅行於
是敕六部都察院曰朕恭承　天命嗣　祖宗洪
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思下人之饑每衣思
下人之寒未嘗忘之今春已和頒寬恤令其速行
無怠爾六卿大臣爲德爲民如政令未當思慮未
周當審思列奏勅考察軍職改江南民運爲兊運
夏四月加楊榮少傅遣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
山東屯田敕遇　祖宗忌日免百官朝參爲著令
五月勅受誥勅官犯贓罪雖經赦悉追奪　上御
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

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以
進退百官爲職乃未聞有甄別何也其降勅申諭
於是命推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
爲部侍郎出巡撫四方於是于謙以御史擢巡山
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
自此始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
郎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御史何文淵爲溫州府
知府郎中莫愚爲常州府知府員外陳本深爲吉
安府知府璽書言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
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闒冗慵

儒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
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
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察其休戚均
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
教其毋玩毋愒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脇毋爲奸
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
所屬僚吏有作弊害人者亦聽提問爾等宜奉職
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後
鍾等皆爲名臣秋七月勅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
賢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

法民所怨苦逮赴京罪之八月巳巳朔日食雨不
見禮官以爲雨不食同請賀　上曰人君所謹莫
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今陰雨不見豈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陰雨所
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而云不食吾
誰欺方圖修省以荅天意止勿賀冬十月戊寅
上巡居庸關獵岔道壬辰還京丙申夜蓬星見于
九斿光曜有芒羣臣表賀十二月浙江築捍海堤
是歲安南黎利纂陳暠而自立

宣德六年辛亥春令北直隸民墾荒田毋起科夏四
月有星孛于東井詔黎利署安南國事秋九月熒
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　帝巡近郊庚戌還京十
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
宣德七年壬子春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勑修省二月
上復御文華殿召閣學士士奇諭之曰前南齋宮論
寛恤事宜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當恤者乎對
曰有之五年減官田租一事戶部今尚閣不行民
含冤未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
弊　上曰令再令下此其首矣仍重阻格之法必

罪無赦已復問今當寛恤者云何士奇以處逃民
寛漁戶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為對且請曰臣愚
見聞不廣願更召一人同畫令庶可推廣聖澤
上曰不可聞者多即勑未下事先騰播中外矣獨
胡濙審汝可與定議以來於是士奇退與濙擬數
十事錄進悉允行　敕曰朕以非德承天承　祖
宗之基命夙夜拳拳夫國君之道保民為先陽春
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有未得其所者念何以
仰荅天與　祖宗之意爾羣臣其體朕志敷懐保
之政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
安非人則害而循貪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務
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為國
為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
及有司具以名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其積年軍
民逃山谷嘯聚者皆朝廷赤子以所司不能存撫
又害之故也家業飄蕩棲棲無歸甚可矜憐所在
官悉招撫令復業其不願歸本鄉者聽所在入籍
為民給荒田業之有司厚加撫恤以副朕矜恤民
窮之意諸條敕遵行如章又勑吏部言朕負荷洪
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念寝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

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
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無遺賢之可
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況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諭三品以上衆
推有才行文學者舉以聞遣侍郎羅汝敬行陝西
督屯餉河渠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秋七月製翰林
院銘賜廷臣御製豳風圖織婦詞冬十二月修
祖陵孝陵是歲南夷西番各遣使入貢
宣德八年癸丑春正月勑諭朝覲官二月賜文武重
臣及侍從遊西苑宴萬歲山時天下寧謐時和歲

豐軍民樂業頻歲元夕賜節假聽燈宴爲樂勑毋忿于度焉夏四月南畿河南山東山西旱 上詔寬恤復勑府部院言朕嗣大位以來夙夜孜孜一意安養屢下矜恤之令蠲逋負寬刑獄選用牧守賑無告庶幾於治比者南北直隸河南山東西並奏春夏不雨麥苗焦槁穫種不播老稚嗷嗷困於饑饉流亡散徙朕甚憂之夫災祥之興皆由人致朕甚自悼已詔中外寬恤爾等廷臣咸受重托休戚宜同詔條所列悉行之必誠必信毋或違慢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欽哉五月四川盜起副都

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敕法司釋繫囚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八月熒惑犯南斗詔法司分遣官詣各道慮囚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詔府州縣學生員年四十以上者選送國子監言者以學官弟子員多衰老不得用故也冬十月詔考選臨御來三科進士拔其尤進學文淵閣選知縣教官進士歷事六科修南京宮殿定濟農倉法

宣德九年甲寅春正月宴公卿于史館二月妖僧李臬謀反伏誅敕諸將嚴守邊夏六月震大祀壇門秋七月進大學士楊溥禮部尚書九月癸未 上巡邊乙酉度居庸關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 上還京山東霍州學士曹端卒始遣御史巡倉勑寬恤南直隸被災州縣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甲戌崩於乾清宮年三十七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 章皇帝廟號宣宗六月塟景陵

上英明天授而寬恕節約自天性 二祖時頗以嚴治繩羣下 上厲精圖治而一於在宥遇臣下以禮而 二祖憲章繩守之不敢變有言當改易從

宜者輒斥之尊大臣赦小過恤民隱加意於元元六科嘗駁出諸省司奏牘有洗補錯謬者屬不敬當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者罪耳官倉猝失檢何罪俱勿問松江知府黃子威以親喪去官松江民千餘人詣巡撫卿槩言子威治行願復任槩以聞
上謂尚書義曰朕聞松江劇難治而子威得民心如此才其從之又顧謂義曰有才者須德爲之本卿等亦嘗聞其德行何若乎義等對曰其才槩聞之德行臣等不盡知也思州府通判楊凱考九載績當遷民詣 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留 上曰貴

州至都下遠甚民䟦涉良苦乃爲凱乞留必凱撫
字之有道也命吏部陞五品俸聽還任山東曹縣
令范希正械奸吏送法司吏誣以他事被逮曹縣
民八百人詣 闕言希正寬平正大繩吏卒愛民
異時吏不及也今誣逮邑民無老少畢流涕幸
上寬假僉吏侍郎廓過曹縣民遮道訴廓以聞 命
復職刑部言希正徑解吏非制當坐違制 上曰
希正得民如此君子也其逮吏欲急去小人耳君
子不當論其小過其宥之漢府教授曹彥昌以丁
憂去官高煦敗服闋不起部移文促乃至部奏彥

昌任久雖先事去而服闋不詣不無與同謀當鞫
之 上曰漢同事諸僚尚有釋者矧先事去乎坐服
闋稽留降等用當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
之勞也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
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之問曰頗解否對曰解詩蓋
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也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
還矣已淚下如注交阯之役命侍郎奈行湖廣督
軍餉已謂原吉曰朕昨思湖南去歲旱民食艱征
南餉廣東西近地軍興不乏其止桒毋行新安縣

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餘民艱
食採拾不自給獨函驛頗有餘儲糧欲申明待報
而民命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
之罪 上曰眞民牧也命勿問懷柔縣知縣邵原
亨言縣山場舊禁樵採官薪炭難措今自黃花鎮
東至紅螺山距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便民 上曰
便民朕所不吝然採之無節將易竭宜令以時伐
禁毋傷其本根工部尚書中奏御用朱紅戧金龍
鳳器物料不備請收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
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慕之朕所用服飾器用

務從朴物料就庫藏裁取給而已毋收買煩民司
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蒭稭三千束蘆蓆蒲五千
束麻千斤請下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幾何
而取於民如此裁取三之一以共已太息曰大禹菲
衣惡食惟恐奉養之過何可以園蔬故重費民也
戶部以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光祿寺飼牲草派
直隸山東西陝西諸州府令於地畝穀草內雜輸
上曰古納總納銍皆量地遠近慮勞民奈何派遠府
州爲煩費乎必不得已當務減省勤民
稗史臣曰當

仁宗　章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願休息而
二聖禮賢親輔撫民恤下與寧謐於養恬斯國脉宜
單厚哉又尊宋哲爲天下極故畀時流亡復業行
丐餘糧畝亂盈廩庚士尊經尚行無華言吏務長
厚黎庶滋殖

皇明書卷之五終

皇明書卷之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英宗睿皇帝紀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
章皇帝之元子也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　太子方
幼小大學士士奇榮與英國公輔入臨見　皇太
子叩頭呼萬歲羣臣畢從呼奉卽位時　太子生
九年矣時　宣德十年正月十日也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皇后爲皇太后請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詔凡

朝廷大政白太皇太后乃後行封　皇弟祁鈺爲
郕王命禮尚書楊溥復入内閣預機務釋前贊林
州知州林長懋前監察御史陳祚囚復官而大學
士士奇榮溥等上疏言　皇上肇登寶位纘　列
聖統萬邦必明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
三代之治　先帝在時諭臣等以嗣歲春可勸學
東宮遺言在耳靈鑒如臨乞俟山陵畢日卽開經
筵以進聖學謹擇講官必得學識正大言行端謹
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充其學術不正立心
頗異者屏遠之愼揀左右侍從之人以涵養本原

輔、成德性、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祐、疏奏、太皇太后嘉納焉、巳士奇言、上初嗣位、當肅愼邊防、以奠安中外、今南京爲根本重地、雖屬襄城伯隆守備、而老成忠直、如尚書福、宜令參贊無闕、而後行南京尚書參贊機務自此始、三月勅死刑三覆奏夏四月敕考察百官、秋八月遣寧陽侯陳懋、鎮甘肅、右副都御史陳鎰、鎮陝西、兼督延寧邊兵、部右侍郎徐晞、巡撫甘肅、僉都御史羅亨信練兵平凉、是歲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王振入司禮監掌監事、

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　上御經筵、敕戒諭中外臣工、三月遣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兵部尚書王驥、出巡邊、減蘇州民田租額、夏四月河北旱蝗、敕分道捕逐、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尚書、召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都御史、始設提學憲臣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五月敕風憲官糾劾所屬官、秋詔優免先聖先賢嫡派子孫繇役、冬十月敕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堪監察御史四品及科道官、各舉堪縣令者、吏部精選以充、　上閱武于將臺、敕僧錄司照舊制造周知冊、

正統二年丁巳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遣行人齋敕、旌江西義民曾希恭等、復其家、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以出粟助賑故也、夏五月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令三品以上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正統三年戊午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士奇、榮少師、學士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餘纂脩官各進官有差、夏四月兵部尚書王驥、出巡甘肅邊、捕斬虜班師、五月江北大水、秋雲南麓川夷叛、冬十月進尚書驥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都御史車

陞兵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是時虜酋阿台朶兒只頻驚恣詔重提督糾劾之權、邊將玩愒逗遛、冒功者咸得罪、人始知法、材武兢奮、故殘虜遠迹、諸邊肅清、語具邊防中、

正統四年己未春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許、乞展墓、許之、遣中使護行、促還朝、　勅曰朕惟祖宗付托之重、天下蒼生屬望之殷、尚賴舊人、以圖弘濟、卿歷事列聖、純誠碩德、偉著於時、嘉謨讜論、卓有成績、宜致匪躬、用秪匡輔、今以老疾、遂期致仕、夫

止足之分固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老成人可
居茲特命卿還鄉展墓以來卿其體朕心以國家
爲心毋久留朕延竚以望焉三月下寬恤令五月
黔國公晟率師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卒于軍
六月京師大水　敕百官曰朕恭承大統惟天地
祖宗付托之重不敢怠逸比年停罷一切徵歛除逋
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自五月來天雨連
綿潦水淹溢民居高者墹塌下者渰沒老幼積死
民困迫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事靜思
厥咎深切于懷遣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

存問被災軍民賑恤之工侍郎邵旻僉都御史曹
翼及給事中行京城高爽地及舊廠房分給居住
詔中外求直言罷冗官蠲逋負修庶政召山東右
布政使王質爲刑尚書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府
知府陳本深祿三品仍知府事秋八月丙子朔日
食冬十月頒憲綱於諸司遼王貽以罪廢　敕大
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許軍民力墾免起
科　敕部院官行天下建預備倉
正統五年庚申春二月　召侍讀學士馬愉侍讀曹
鼐僉直文淵閣大學士楊榮謁告展墓遣中使護

行促還朝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五月下慎厲
明刑敕倭寇浙東秋七月少師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楊榮卒贈太師謚文敏
正統六年辛酉春正月巳亥朔日食　敕免朝賀大
發兵討麓川夷大學士楊溥謁告展墓遣中使護
行促還朝夏五月　敕曰朕臨御來體　天恤民
不敢怠遑徵歛無及於下蠲逋負濟窮乏庶幾盡
心於民爲事天之實也乃比年來水旱蝗蝻之災
靡歲不有朕甚自懼深惟所由非刑之有失當歟
今簡爾等分行清理重獄爾宜體朕心專志一慮

無或怠忽以副朕欽天恤民命之意時科道言天
災皆大臣怠忽所致多所掊擿下其章敕百僚修
省秋七月丙申朔日食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
殿成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　赦天下條
賑災弛罪勸農桑蠲逋負停徵派禮高年恤孤獨
禁邪妖求直言諸事申行之詔北各衙門除行在
之稱右都御史吳訥致仕以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正統七年壬戌春大封破麓川功夏六月庚寅朔日
食秋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
郎初永和以教官擢會方營京諸司選平恕勤厚

知大體能幹治者以任廷臣多舉之遂有是命吏
部尚書郭璡罷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初置大倉庫冬十月 大皇大后張氏崩后明睿
有賢德方 上幼冲后總大政於內委任舊德經
文緯武屬意生民重守令之選有廉能愷悌治行
超異者賜宴贈金任專久不替已乃超擢賑饑廣
儲蓄通漕讞務於休煦慎飭邊防嚴覈百司推薦賢
傑公卿藩臬號稱得人當是時 上深居養德未
有遊幸南北供億什減三四黎民富庶爲本朝極
盛於是天下咸戴 誠孝皇后之德而誦言三楊

學士之功至是崩大學士榮已謝世無何士奇以
子稷得罪故自慚恨臥病不出溥一人當事而勢
孤繼登庸者委靡不自振於是內閣政柄悉爲王
振所攘而國命遂亂矣王振者閹人也初侍 上
東宮有口上以爲信直信之及卽位益寵俾入柄
司禮言無不從時輔臣方議開經筵勸學而振乃
導 上日騁於騎射角逐 太后嘗召欲殺之賴
上及輔臣救而免語具 誠孝皇后紀中及 太后
崩遂擅權作威福八年夏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
講劉球上疏言政權不可移於下意指振 振大

諱惡銜之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卿下獄而
球疏中嘗言大常宜以儒臣克振因謂球先所言
欲以爲璘地宜有奸於是錦衣衛指揮馬順承振
意就陛前捽球去於獄中支解之球見刑不知所
謂第曰死必訴 太祖 太宗自是廷臣股栗緘
默不敢言當是時國家極治士習惇朴甚振初得
權惡人不傒附已以微文逮祭酒時勉荷校國子
監逮冢宰王直侍郎趙新曹義下詔獄廷臣往往
以纖過見嗤譴懼不知所爲兵尚書徐禧工侍郎
王佑首趨媚見重自是府部院大臣洎方面百官

各以賂自容稱振爲翁父而政俗大敗壞於是閩
廣盜大起而振又好兵欲示威遠夷征麓川盡調
雲貴兵以行連兵數年陞爵秩萬計而夷酋竟逋
誅已又征兀良哈征閩征浙征貴州苗而中國大
耗弊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天大
雷電風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詔赦天下秋七月
熒惑入南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邊城堡多陷
沒勢急甚振顧喜怙中國威重以爲虜殊可以甲
兵聲勢壓也力勸 上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
百官伏闕上章留不聽 上發京師秋八月辛酉

上北狩、丙戌、命大監金瑛輔郕王居守、而車駕發
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宣府、連日天大雨風不止、
駙馬都尉井源等皆敗沒、報踵至、扈駕兵尚書鄺
埜等、率百官連上章請止蹕、無行、且班師、振怒、令
掠陳、至大同、軍興乏、勒戶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
敕進兵、成國公勇、滕行前聽命、欽天監正彭德清、
面斥振曰、天變示警如此、柰何復前、脫疎虞、致乘
輿有失、當誰執其咎、閣學士曹鼐曰、監正言是、臣
子不足惜、如主上何、振怒詈不聽、會暮有黑雲如
繖壓行營、已雷雨大作、人畜自驚、而前軍敗覆、振

乃懼、聽中官郭敬語、乃班師、大同總兵郭登請駕
從紫荊關入、徑可無虞、振不聽、過鷄鳴山、虜追至、
成國軍轉戰却、鄺尚書埜請疾驅入關、而嚴殿、振
怒曰、若豎儒安知軍、再妄言者死矣、尚書曰、我為
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懾我、振怒、命扶出、埜與
王尚書佐相對泣營中、八月辛酉、至土木、距懷來
二十里、振以私載重故留行、而虜圍遂合、大軍乏
水困、虜見留壁、尚憚未敢擊、乃宣言解圍退、而持
書來議通和、振喜、急傳令移營、虜見營動、復四合
搏之、師大潰、而車駕遂北狩、於是兵尚書埜、戶尚

書佐、閣學士鼐、副都御史鍨及公卿從官而下、死
者數百人、振亦糜爛、然萬死莫贖矣、時變起倉卒、
中外大駭動洶洶、丁卯、 皇大后下令、命郕王權
總萬機、於午門南向見百官、己巳、 皇太后詔立
皇子見深為 皇太子、而郕王輔政、於是百官泣
伏闕下、暴閣振罪、請行誅、時郕王方攝朝、未有以
命也、而百官伏闕下哭不起、王起入、百官衆從入、
大監金瑛諭衆退、衆奮欲捽瑛、乃傳旨藉振家、衆
猶伏不退、錦衣衛馬順呵各官、給事中王竑大憤、
起捽順首曰、順往助振為惡、殺劉侍讀、他諸罪甚

夥、今禍延宗社、至此尚爾横、可誅也、共立斃之、又
索振夙所親毛王二長隨及振姪錦衣衛指揮山
至、衆共頌詬搏蹴之、時廷中搶攘甚、文武大臣皆
驚避、却立、王疑懼亦起、欲還內、侍郎謙直前扶侍
曰、百官獨忿振激而為此、乃其意靡他、幸速下令
慰安、於是降旨令羣臣班、命力士瓜擊二長隨立
死、以謝衆、宣諭言王振罪當誅、俟即啓 太后行
誅、馬順死固當、勿論、百官各歸涖事、衆乃退、謙步
出左掖門、吏尚書王直執其手太息曰、今日事、微
公奉土塞潰河勢洶洶甚、雖百王直何能為乎、於

是上下交倚重謙是日進兵部尚書時識者已籍
籍言國無君衆洶洶至此思立君矣明日王入奉
天門左受朝而即真之議益急又明日 皇太后
傳旨言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郕王
先帝子年長宜嗣大統安國家於是百官交上章
勸進九月癸未王即 皇帝位遥尊 帝為太上
皇帝大赦改明年為
景泰元年於是天下知有君朝綱肅而法令始行進
陳循高穀為尚書召侍講商輅脩撰彭時並直文
淵閣命列將分守居庸紫荆等關遣廷臣分鎮河

南山東等要地撫軍民令府州縣募民壯團操出
武清伯石亨于獄總京營兵時國遭大變衆離索
無固志而侍讀徐珵依占象倡言當南遷事聞六
宮時大臣業有遣家室先南者矣於是尚書謙慟
哭抗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
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令一動即大勢盡去宋南
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京師完可守獨
乘輿偶跌行必復柰何遽議遷乎太監金英是謙
言左右之宜言曰今日事君臣當固守死社稷有
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衆稍稍定而固

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擁 上皇破紫荆遂進薄
都郊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以覲中國俯
仰於是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
如虜師朝 上皇於土城 上皇蜜諭復榮曰彼
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
宣武游騎南至于盧溝于是尚書謙及闔德勝門
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
義門戰疾力又敗之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大敗
之虜勢稍沮而諸勤王兵亦咸集於是謙榜各門
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

先心內懼遂遯巡去而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
紫荆關 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遣諸邊將
各還鎮命都指揮董寬緝捕畿內盜時舊降虜在
畿內者起為盜故也以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預機務進尚書謙少保封楊洪平昌侯石亨
武清侯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書石璞鎮
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為工部尚
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具而
虜使來輸平方土木師潰時 上皇下馬盤膝南

㐊坐虜索衣甲不與以見也先弟賽刊王 上問
之曰子也先乎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抑大同
王乎賽刊聞語巳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得一人
舉止乃大異豈大明 天子乎也先乃召先嘗使
中國者二人前視之大驚馳曰是也虜衆喜有以
復讐爲言者也先季弟伯顏帖木兒大呼曰那顏
奴何知乃安用奴啓口言那顏者華言大人也推
其㐊曰去大明天子乃雲端天子當萬衆傷死地
而不被寸鏃此天意何得言害之且我等嘗受其
賜今蟒袍猶在何得忘獨當遣使報中國令奉迎

耳時虜以中國本全盛意止擄掠不謂得 天子
故不敢加害於是也先奉 上皇就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侍居數日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帛
約賂至歸駕都督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言朕
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啓閉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
萬餘兩送虜不應擁駕去居數日 上皇至野松
林舎也先營時也先數遣使偵上所爲見 上常
端然危坐 上所居營上有火光龍文雪夜覵之
則大蟒蛇臥外遶護敬憚之時出妻妾進酒爲上

獻而 上皇在虜營未嘗一少降辭色也先載其
妹欲爲薦御譯使吳官童晨 上皇曰焉有萬乘
主而爲胡壻請却無受第給言爾妹固當納然不
當野合俟還都禮聘之又選胡女進復却之曰俟
他日從爾妹爲嬪御也先益敬服閹喜寧者本胡
種土木敗降胡具告胡以虛實嗾使南爲鄉導
上皇大患之至是與袁彬謀遣寧傳命詣宣府而
令軍士高磐者與之俱寄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
與總兵官計擒之至宣府參將楊俊出領書磐抱
寧大呼曰 上皇有密旨擒此賊寧伏誅而虜失

鄉導益厭兵當是時中國戰守備大具虜南輒挫
衂時也先專轄軸國政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
汗兵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
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敗則均受其獘於是脫
脫不花遣使來獻馬且議和 天子欲毋受尚書
濙直言曾化也先君臣素隙宜受其獻以爲間
上乃許召使者見厚犒之 景皇帝景泰元年虜
也先使至請迎駕羣臣助爲言 景皇帝大不懌
曰虜何可深信何遽謂遣使乎尚書直進曰君臣
大義兄弟至親不可以不迎虜萬一不信我有辭

矣、帝大忤曰當卽位時皆卿等謂朕宜故聽事
豈出朕心今云云何也謙進曰卽 上皇歸天位
已定孰敢有爲異者獨當遣使紓邊患耳 上乃
起入曰從汝從汝羣臣出頃之太監興安傳旨出
語甚厲曰若等固請答使且言今孰可使者孰爲
文天祥富弼其人耶意欲以懾衆尚書直面發赤
大言曰今安得爲此言今廷臣皆朝廷臣子惟朝
廷命其孰敢不行言之者再興安語塞於是命禮
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往使虜報聘與虜
使偕遺也先書言自爾祖爾父至爾我國家遇待甚厚

曩因小隙遽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非遣人齎金
幣奉迎至再至三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非
朝廷之過夫人民皆天赤子欲其長養生息若殘
害其生固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剌使言尋好
是能畏天愛民眞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入殺掠不
止何情與詞異也朕不惜大戰恐害赤子違天故
命使臣諭意會脫脫不花又遣使貢馬且議和至
懷來[illegible]傳[illegible]命都御史楊善等偕往報使李實至
虜中也先業喜和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謂實
等曰前朕非遊畋逸豫而出獨爲生靈計故至此

皆王振輩所致虜今和非僞勿疑阻女歸語 皇
帝朕南還得共養 祖宗陵廟爲庶人亦甘之明
日也先爾實等宴謂之曰 皇帝救獨言和不言
迎駕然 上皇留此無爲也今送歸欲爲千載名
其遣太監及大臣迎卽還矣於是實復與其右丞
把禿來請遣使奉迎 上以爲詐不許寧陽侯陳
懋吏部尚書直等連章請又不許直等言往曾化
阿剌遣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
行成不一報將啓戎心生後患而李實疏言始臣
入虜境虜人皆夾道謳歌具乳酪欽臣願和比臣

歸也先爲奉迎期日要臣臣以爲需歸請 旨不
敢專而也先敦促甚此求成固急臣行時也先業
已令諸酋收所護遣犯塞兵臣過懷來[illegible]軍業
出郊芻牧收獲如平時矣虜言必可信[illegible]詐望
俯從羣議別遣有材智大臣往迎[illegible]虜情詐亦塞
彼無辭不然我曲彼直 上皇不可復干戈不可
息邊鄙終不可得寧也疏上下大臣議而是日遣
把禿等還敕也先令楊善等卽奉 上皇駕還京
時御史畢鸞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 駕不聽
而楊善等至虜營也先卽大喜以爲天使至迎

上皇歸也其平章前問善今所爲迎 上皇金帛者幾善曰太師仁義順天道敬我君父故奉還何以賂爲若以賂是薄太師也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且問 上皇還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復也也先曰往堯舜何如善曰堯讓位於舜今兄讓位於弟其義一也也先喜引見 上皇是日餞擊牛酒爲宴具出妻妾奏胡樂爲歡辛未伯顏宴餞八月癸酉也先率頭目羅拜送而伯顏以兵徒護行至野狐嶺乃還時 上皇旣南軫而都御史文閣學士循猶嘐嘐以虜多變詐不得至爲辭千戶龔遂榮者

具書言 上皇之出非遊畋逸豫獨爲宗社計今都人聞 駕旋無不鼓舞踴躍企踵望則人心未厭 上皇之效也今奉迎禮宜從厚 上皇歸必致讓 主上當懇辭而後受命則父子君臣之倫無遺恨義光千古不然亦千載玷也書匿名翰林學士高穀得之袖其書入朝謂廷臣曰此誰爲爲之者乃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吏尚書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禮尚書濙欲封進見朝野同情冀感動 上都御史文以匿名書阻之給事中林聰具以聞且言迎 駕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

大臣當倡大義爲公言不當囁嚅私言閣學士循乃大怒請詰匿名書所從來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途詔索之急遂榮恐以書故累學士乃挺身出自縛言迎 上皇禮厚固當臣實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下詔獄癸未 上皇至懷來報至始詔禮部具迎復儀廷議至以爲虜誠未可知卽迎駕第一車兩馬而足示不墮虜計中聰固爭此綱常大體宜具儀毋爲他日悔乙酉 上皇至唐家嶺詔避位免羣臣迎丙戌 上皇自東安門入百官班迎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持而哭各遜遜

讓意乃奉 上皇如南宮羣臣就見而退而天下大安 景皇帝在位仁明識治體景泰中徐淮大饑 帝于樓轎上得報大驚曰百姓饑死矣其柰何已都御史王竑發廩奏報上 上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諸隱民恤刑薦賢修法之事畢具舉時年富以都御史督大同守法不撓爲襄王遜渾所詆誣富請老上至爲敕王守法度毋汙風憲大臣富尋劾山西叅政林厚厚訐奏富臺官請置對 上曰富執法公廉厚誣富冀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

摧辱富徑罷厚官建福寺成。駕擇日臨幸大學
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卽位首幸大學海內
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而重佛佛者夷狄之法耳
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而臨非聖人之地史官
書之傳示萬世實累聖德時旣已除道爲卽日罷
行有詔見任官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有文
學才德隱民間及罷職無贓私而行能可用者聽
在京四品以上外撫按方面及府州縣正官舉薦
考用於是百官循法守職而天下稱治然　帝旣
在位欲嗣世有天下念立子而未有端會思明土

知府黃㺹老子鈞襲㢘弟黃竑遣其子襲思明弒
㺹及鈞圖奪嫡事覺乃上疏爲危言感　上曰昔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萬世也　上皇輕身禦
虜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　皇儲未
建人心易搖爭奪一萌何變不有　皇上卽欲循
遜讓之美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也臣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有孛
干畢諸變異可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轉
事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悔之晚矣乞
與親信大臣定大計絕中外非望疏入　帝大喜

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乎立釋竑罪陞都督手其
疏下廷臣會議遣司禮太監興安出喻意衆相視
莫敢發興安曰今日之事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
毋首鼠兩端文武羣臣皆唯唯署吏部尚書王直
有難色閣學士陳循持筆作半跪狀促之直不得
已亦署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御史朱英陳不
可不聽於是羣臣上議言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
邦家統緒之傳宜歸　聖子竑奏是　制曰可乃
詔天下言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
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於是廢　皇大子爲

沂王立子見濟爲　皇太子皇后汪氏以諫不聽
見廢而閣部大臣及廷臣以建白功無慮皆進秩
受賞賚矣已而災異薦起明年子見濟薨於是監
察御史鍾同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　皇太子承
天意　上怒下詔獄黃沙四塞給事中徐正密請
對請出沂王之國增南城墻高數尺伐城邊樹錮
南宮門帝怒黜爲雲南衞經歷然竟伐南城樹於
是郎中章綸以天變上疏言　上皇君天下十有
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　上皇命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請率羣臣朝見南宮敦同氣之情隆

尊崇之禮復汪后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而後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從
弭也、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亦疏言伏覩　上皇
即位初、即遣太師英國公輔、尚書進、冊封　皇上、
奄有大國、歲時慶賀、令羣臣朝謁於東廡、友于之
愛、百官感動、天下慕化、及　上皇被留虜廷、　皇
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鑾輿未復為意見、　皇
上之心、堯舜敦敘慎微之心也、今鑾輿既歸、萬幾
之暇、請以時朝見南宮、講明家法、商確治道、仍令
羣臣得朝見以上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

於家邦、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且夫
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
繼體守成、為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為此天下
也、今　皇上嗣服撫盈、必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
而思以繫天下之人心、太子者天下之本、　上皇
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誦經書以待
聖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
慮、此繫人心之本也、於是　帝大怒、逮三臣杖闕
下、同斃焉、莊謫定羌驛丞、綸錮詔獄中、先是景泰
初、衆侍郎盛欲約同官請　上朝南宮、已自念此

兄弟骨肉間最難言、當安靜需之益、以言事涉衆
而啓疑、將以無為有、非便、已而有盧忠者上變言
南宮中官阮浪有陰謀、　帝大怒、殺浪、欲窮治其
事、事連南宮、會盧忠聞言卜者、中自悔、佯患風、於是
閣學士商輅、言盧忠故病風、柰何以一風子語傷
天顯驗之果風也、事乃解、
景泰八年丁丑春正月、帝不豫、輟視朝、而儲貳未有
定、中外以為憂、廷臣入問疾、興安出曰、公等皆朝
廷大臣、作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問安何為、
蓋諷之也、衆悟、請復儲、而王文對衆言、今獨宜請

立東宮、今焉知　上意所在、於是疏請建元良以
安人心、都御史蕭維禎、執筆言、我更一字、乃更建
為擇奏上、　帝不允、且云十七日視朝、時百官勅
勃謂伺　上朝、衆請當得允矣、武清侯石亨、挸
帝疾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副
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
吉祥、蔣晃為內應、入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于南
宮、辛巳、軏等集有貞宅、共計、會邊有警報、有貞曰、
可矣、第以徵兵備非常為名、兵可得集也、復升屋
覽乾象、亟下屋附軏耳語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

遂趣軏集兵遂令亨等收諸皇城門鑰吉祥晃夜
開門納兵止闕者毋輒出宿衛軍愕不知所爲兵
既入即鑰門曰毋令外變鑰訖取牡投水中時漏
下已四皷矣天曚寘軏榮內自懼顧有貞曰事當
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亟前勿退遂進薄南宮
宮城門鐵錮扣不應乃毀垣壞門而入　上皇聞
大驚犇不測而南城中無燈火乃自秉燭出呼爾
等何爲俯伏合聲言請　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輦
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霽星月交輝　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前對姓名遂升奉天殿復位是日商

學士輅草奏請復儲百官約候　景帝出視朝陳
之忽聞南宮呼譟聲動地各惶駭失色頃之鐘皷
鳴　上皇御宸極殿召群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爲
天順元年是日命有貞以本官入內閣預機務明
日陞尚書逮少保兵尚書謙吏尚書文都督范廣
太監王誠等于錦衣獄亨等言文謙遣人以金牌
符敕迎襄世子故也有司勘金牌符敕皆具存禁
中無顯迹法司乃以欲迎外藩傳諜及律論斬
上猶豫久之曰于謙故有功衆未及對有貞曰不
置謙死則事爲無名獄遂决而大學士陳循江淵

俞士悅下獄謫戍邊大學士蕭鎡商輅除名尚書
王直胡濙高穀落保傅致仕以許彬薛瑄爲禮部
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錄奪門功亨封
忠國公軏太平侯輗文安侯楊善興濟伯有貞封
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錄北狩扈
從功以袁彬爲錦衣指揮僉事二月廢　景帝爲
郕王　皇后吳氏復爲賢妃　皇后汪氏復爲郕
王妃癸丑　景泰帝崩贈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少
監阮浪爲太監以章綸爲禮部侍郎廖莊大理寺
左少卿黃竑盧忠高平徐正以離間皆伏誅有貞

本名珵景泰初主南遷議爲太監金英所唾者也
傳聞六宮爲姍笑絀不用久之用學士陳循畫易
今名毋令內家得習知因舉治河有功得進用至
是爲尤功頗自詡署銜文淵閣在御府大內非
人臣得領又非軍功進爵識者已知其不終矣有
貞既爲首相封伯又以文學自負患否亨專欲立
功名以自異稍與亨相左亨恚之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
功與政欲事歸司禮又與亨勢相軋力贊　上事
須經內閣意寵畀有貞令附己而有貞事輒沮抑
故怨僉搆會御史楊宣自河間印馬還劾奏亨吉

祥家人占奪民田乞禁約　上內頗害之語有貞
及閣臣學士賢下戶部鞫訊於是十三道御史鵬
等合章糾亨等諸不法狀給事中王鉉密告亨亨
疑有貞賢主使遂與吉祥比而訴於　上牽　上
衣哭言奪門時臣等出萬死擁　陛下即大位良
苦今爲內閣臣所擠排伏地哭不起且言鵬乃故
所誅奸臣內官永從子也故結黨誣臣　上怒詔
御史下獄究主使者已而幷有貞賢及九疇俱下
獄是日晩天大雷電雨風吉祥門大木盡發亨宅
水暴溢俱不自安明日赦出賢有貞謫省司叅政

而宣鵬謫戍邊言路自此窒不通矣越二日　上
召尚書翺語曰賢不當與有貞僉謫翺意欲保賢
聞乃大喜即頓首改南吏部　上顧不喜曰南京
遠仍留吏侍郎踰月復召入內閣進尚書時有貞
旣謫叅政亨等忌其起復用欲必置之死會投匿
名書詆朝政者　上怒索之急亨等言有貞實慫
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乃復下有貞士
權獄窮訊權濱死無一語乃摘武功伯誥中纘禹
神功語出有貞自撰劾大不敬無人臣理論死會
承天門災肆大眚得遷金齒爲民先是吏尚書翺

薦脩撰岳正以爲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　上遲
見正儀觀即喜曰善登殿又曰善善問年幾何矣
曰四十矣曰中年姝精力又善問家安在對曰臣
漷縣人曰又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
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愈益喜曰又
朕故所取士因命之曰內閣許彬老矣不任用今
用汝汝努力爲朕用正頓首辭至再乃受命出赴
閣至右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問知之愕相顧曰
何遽至是將業已內忌之矣比入見　上皇今內
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佯不知伏請問　上曰岳

正也亨軏陽頓首賀曰甚佳　上曰顧官小與吏
部左侍郎二人者對曰　陛下誠得人俟稱職即
進官未晩實沮之也非久石亨爲匿名書訕朝政
欲因逐有貞賢且請募能告捕所爲匿名書者賞
三品官正及呂原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
兵部姦宄責法司安有　天子出榜購謗訕之理
且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
願　陛下奉察且事急則人人自危愈藏匿不可
迹緩或敗露事乃得已而曹石忌正正每見輒爲
上言曹石之橫當早制　上曰汝可性告之朕意令

自戢正徑造亨所諷之曹石益大恨二亮懼走太監吉祥所告之吉祥走　上前泣免冠請死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曰固也臣觀石亨必叛然今罪無可誅欲令引退自全耳　上不悅會承天門災詔罪己正當制歷數奸邪害政語深至於是二人者爲　上言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諷　上令改過也於是　上大怒以爲是賣直訕君遂降欽州同知復爲兵尚書陳汝言所構編戍肅州正入閣僅閱月而罷當是時亨既數起獄斥逐內閣諸輔臣每朝退頻入

見見輒有干請出則張其言以賈勢　上患之欲倚重內閣於是天下章奏皆親決召學士賢謂曰先生職機務日入內閣當總兵官乃時時頻來甚非宜時賢再入閣深自閉　上詔閣門非宜召毋輒入總兵官已又患曹石干請於便殿屏人以語賢賢對曰惟獨斷可以已之　上曰非不欲自斷第自斷彼輒咈然則柰何賢曰臣聞君權最不可下移理誠不可行奉從容喻曉之彼安敢不服如此久之彼私謁不行大權漸收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曰善先是　上頗以奪門迎駕爲諸人功

一日以謂賢賢頓首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夫景泰不諱天命人心莫不屬　陛下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又何可奪非順也不可示後世且事亦賴天佑人歸故幸而成功脫其時郕王左右有發覺其事者亨輩不足惜不審　陛下當何地自全　上乃太息曰信然誠如是朕何以自解賢曰當是時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謂郕王果不起當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則天下帖然欲陞賞誰功欲招權賄何由老成耆舊咸服在職又何自有殺戮降出之事干天變乎　上由是釋然知奪門之

非功益薄亨時時召賢入謨議隱然如仁宣二祖重閣謨時事矣秋九月　上復親擢侍讀彭時直文淵閣而衆正益登敕吏部選中外臣僚有聲望者爲知府召見臨諭燕勞仍賜鈔爲道里費進直內閣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方　上北狩時嘗悼建文三王皆不終而建文君沒又無所加禮召變故滋大數以語袁彬太息之既復辟意欲寬建庶人之囚建庶人者建文君少子也幽中都廣安宮召閣學士賢語之故曰親親之義朕不忍也賢頓首贊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高皇帝在

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所用心願卽裁奉左右交
阻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入請 太后令
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閹者二
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 上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方庶人入禁時纔二歲
至是年五十七矣出不識牛馬未幾卒於是賢言
於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而能成理者
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使言又設爲不
言之刑以懼之直言者立擢故臣下樂爲言且進
言者不過君德朝廷生民吏治而已是皆有益於

國家身何利焉非直無利而已觸怒則犯害故明
王重之惟姦邪惡其厲已欲塞之以肆令莫敢誰
何不至於覆身滅宗不已也 上爲大感動自御
史鵬宣之獄言路閉塞至是始復開
天順二年戊寅春正月尊 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
壽皇太后二月朔日食 皇太子出閣讀書夏四
月禁妄度僧尼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授
左諭德辭不拜遣行人送還鄉先是登極詔天下
言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
聞達者所司具實以聞於是江西撫按臣以臨川

處士吳與弼應而石亨欲更薦爲名高見閣學士
賢言之賢贊曰此盛德事審行之大善亨卽託賢
爲草奏以上明日 上召問賢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賢下士以成其德
者 陛下審行之實本朝盛德事也於是降勑言
朕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
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
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
高誼思訪嘉言渴佇來儀以資啓沃特遣行人曹
隆往徵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副朕

翹望既至賢首以賓師禮禮之爲 上言今東宮
輔導方擇人與弼學行最宜稱於是授春坊左諭
德時與弼以草萊赴召一旦官宮僚地清切舉朝
皆驚以爲是不世遇也而與弼以敕書過重頗少
望堅不就稱病臥邸中者數月而謗忌頗起於是
大學士賢爲請於 上聽其去禮遣之以厲士節
於是復降敕言朕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賢求
士臻至理聞爾懷道抱德遣使禮聘惠然肯來嘉
猷朂朕具見忠愛欲煩輔導東宮爾以衰病固辭
茲遣行人特送還里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表亨

至懷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無忘纂述以繼前
賢輔教垂世之意時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使
武臣不得逞奏罷之而邊徼騷然　上以語賢告
之悔於是賢以爲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此六邊最要乃與吏尚書翺兵尚書昂議以陳信
撫遼東王宇李秉撫宣大徐宣撫延綏陳翌芮釗
撫寧夏甘肅而召守制布政葉盛撫兩廣具得人
上以　皇太后故頗優假孫氏后昆弟五人長繼宗
蔭會昌侯弟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而都督
顯宗張肆規商利事聞　上謂學士賢曰皇親豈

可如此法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陛下於孫氏
恩厚深今斷以至公則法行矣命毀其肆抵家人
法侯繼宗病初起入見爲顯宗乞恩終不許謂賢
曰侯不知引咎而乞恩殊陋朕終不允之賢頓首
曰　陛下真王者不私矣秋七月遣副都御史林
聰捕江淮羣盜冬十月　帝獮南苑十一月虜孛
來寇延寧甘凉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
同知
天順三年己卯春定遠侯石彪有罪徵下獄禁文武
大臣肘道官及近侍錦衣衛官姓來交通秋九月

石亨罷奉朝請冬孛來寇宣府是歲令三法司霜
降後會官録囚
天順四年庚辰春正月詔天下司府州縣朝覲官治
行顯著者宴禮部二月石亨以罪下獄死彪伏誅
初亨恃功驕恣日干朝政作威福貨賂公行從子
彪守大同亦横暴亨見　上益親倚學士賢旦夕
思傾之而　上亦漸疑亨一日登翔鳳樓見亨新
第僭踰制中嘶之顧問恭順侯瑾撫寧伯永曰此
何人居何壯也時亨横能以睚眦中傷人永謝不
知瑾内難言亨乃佯對曰此必王府　上嘻笑曰

殆非也瑾乃頓首曰非王府則誰敢借擬如此
上默然會兵部尚書陳汝言死籍其家贓賄很籍
上太息曰往景泰中任于謙專且久沒朝廷賜賚外
無餘物汝言官尚書亦屬耳乃得賂無筭賢不肖
相去何如耶亨俛首流汗而　上益悟亨功非實
而少保謙實寃會星變日暈或上變言亨遣彪鎮
大同欲謀變　上意頗疑之會亨子男生未彌月
上見亨令召兒來摩兒頂曰虎兒也笞撫之朕行與
卿婚蓋探之也亨不喻　上意輒對不敢不敢臣
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命

曰鎖定候亨頓首謝負兒出而　上益疑亨已彪
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
乞遣官鞫訊果不實　上召彪大同人上章乞留
彪　上益信以爲彪固欲據大同爲逆也進彪侯召
還彪至闕會北虜入貢見彪咸羅拜稱石王　上
問益疑不可解於是言者交章論劾逮下獄鞫治
彪棄市而亨獄死籍家救冒報迎駕功得陞官者
各首實改正餘不問擢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
召年富爲戶部尚書耿九疇爲刑部尚書軒輗爲
左都御史兼理南糧儲時戶尚書缺　上問其人

賢對曰山東巡撫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其人也
左右不悅私見賢謂曰　上不悅此人必毋再舉
一日　上召賢問曰戶部缺果誰當之然非年富
不可矣賢對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
執法者必忤衆正宜居此位此國計所關寧當顧
私情不悅有左右耶　上念九疇輗廉正爲石亨
毀紬遂並召於是　上諭學士賢曰天下大事屬
六部今六部尚書庶得人然冢宰翺老可慮耳時
翺年七十有八賢對曰臣聞祿命家言翺壽當最
高　上喜曰吾無慮矣且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

賢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年富不可　上以爲然蓋
是時　上留意三事大臣者如此秋七月乙亥朔
日食八月孛來寇鴈門代朔忻州遣都督顏彪馮
宗帥師駐紫荊倒馬關禦之冬十月大閱命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天順五年辛巳春正月夏江南北大水秋七月太監
吉祥及兄子昭武伯欽謀反伏誅始吉祥以殺石
亨而懼中握兵遂懷異志不得間至是虜孛來寇
西凉　上命懷寧伯鏜尚書昂將兵禦之欽遂部
其兄都督鐸鏞都指揮鉉及達將等謀殺鏜奪其

兵突入宮爲逆而吉祥爲內應是夕都指揮完者禿
亮走詣鏜告變鏜披衣起急草二奏持詣左長安
門隙投之呼閽人曰若持奏疾造　上前急告變
稍遲者斬矣又走右門投奏亦如之比　上聞漏
下已二皷內廷始集兵執吉祥以俟鏜急走太平
侯張瑾呼共討賊賊已合番漢兵五百騎殺錦衣
衛指揮逯杲入朝房擊傷大學士賢殺左都御史
深執吏尚書翺矣攻右長安門門壘石不啓乃走
攻左門壘石亦如之乃趨東安門縱火朝臣悖各
散比曉懷寧伯鏜督諸軍首鋒恭順候吳瑾分道

遂擊馬尚書昂以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璮戰死
鏜斬鉉及鐸欽知事不濟走家匿水中盡捕獲與
吉祥並誅以擒逆賊赦天下布寬恤令開言路論
平逆功進鏜懷寧侯加吏尚書翱閣學士賢太子
太保贈恭順侯瑾梁國忠壯公餘陞賞有差於是
諸奪門擁功者畢斃而朝廷肅清河决開封九月
朔日食冬虜始度河出入河套中寇邊以大理寺
卿李賓爲右都御史特寇深被害舉代者咸薦南
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以其與吉祥通擯不用用
賓

天順六年壬午春二月復設提學憲臣罷陝西兵屯
秋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葬 孝恭章皇后以項
忠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天順七年癸未春以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禮部貢院火空中有聲如雷下寬恤
令曰朕荷 天眷命子育萬民民之休戚恒在朕
躬今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四方之遠殆亦其
然天時既已違和地利必未盡吾民衣食念何所
自出朕甚惻之下寬恤令條行夏五月已丑朔日
食秋七月尊 宣宗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始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誤也欲復
后位號不果至是 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廢
其死也殯葬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左右交沮
之上以問閣學士賢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
神實臨之頒陵寢享殿神主一如奉先殿之儀庶
稱明孝不然徒虛文 上即命舉行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有疾大漸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遺令三一東宮即位後百日婚二定后
妃名分三止殯御殉葬四殯殮器服毋過侈書畢
命玉持詣閣曰命閣下爲朕潤色玉至閣大學士

皇明書 卷之六

賢及陳文彭時奉之驚愴太息曰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及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 皇太子即
位上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葬裕陵 釋史臣曰
睿皇帝始以幼冲嗣位中更大難益明習於國家
之故又性至仁孝日鷄鳴卷冕覲 天覲 祖宗
拜跪有常儀已乃視朝朝退朝 毋后已復親政
又加之以節儉戒侍臣毋忌南宮時故能敬恭神
人禮賢逮下而光復前烈也至釋建庶人囚 上
恭讓皇后謚止殉葬尤偉書曰天命不于常歸於

有德夫敬德之本也敬　天敬　祖宗　天

祖宗祐之矣

皇明書卷之六終

皇明書卷之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憲宗純皇帝紀

憲宗皇帝諱見深　睿皇帝元子也正統末立為皇太子景泰中中廢天順復辟復為皇太子　上崩以天順八年春正月乙亥即　皇帝位時閣學士賢方柄用而輔臣在閣者陳文彭時詔尚書王翱年富馬昂武臣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充議事官尊　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尊　上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

士陳文彭時吏部左右侍郎三月復前修撰岳正監察御史楊瑄張鵬官夏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壇復定襄伯郭登爵鎮甘肅尋召提督團營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內閣學士薛瑄卒秋七月立　皇后吳氏九月廢冬十月立　皇后王氏十一月勑都督姜銘備倭是年虜數寇宣大延寧邊

成化元年乙酉春正月雪故少保謙冤盡復官遣官諭祭二月耕籍田彗星見西北兩廣荊襄盜起以王恕為副都御史撫南陽討平之兩廣蠻叛遣征夷將軍趙輔總兵僉都御史韓雍督師討之三月

上視學釋奠孔子先師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夏
四月出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
化知府貴陽流民劉千斤及婦流民聚襄鄖山中
不下詔諭賊貴爲意故也夏五月兵部尚書王竑
致仕秋虜寇延綏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禦却
之冬十月前閣學士商輅爲兵部尚書冬十二月承
天門成下寛恤詔十二月兩廣盗平
成化二年丙戌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
布按二司官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起復賢
乞終制命太監護喪還葬促還京江淮旱饑人相

食遣右副都御史林聰賑撫給借支運糧三月賜
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大學士李賢
還京乞終喪不許謫翰林修撰羅倫福建市舶司
提舉遣撫寧伯朱永都督李震總兵兵部尚書白
圭督師討劉千斤平之進永爵侯封震興寧伯秋
八月以邢讓爲國子祭酒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
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十二月少保華
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命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成化三年丁亥春二月丁酉朔日食既三月召前兵

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復官仍直文淵閣貴州山東
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總兵兵部尚書程信督
師討平之夏五月震午門復羅倫南京翰林院修
撰秋七月吏部尚書王翺致仕卒謚忠肅　封太
后弟前慶雲侯珉長寧伯始世襲虜寇榆林陷開
城縣徙縣于固原冬十月建州女直寇遼東武靖
伯趙輔總兵都御史李秉督師討破之召秉還進
吏部尚書謫翰林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昶伏
闕下調外任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慶雲伯珉奪
民田遣刑部郎中彭韶往武强覈之下詔獄尋釋

是歲以方士李孜省爲上林監丞尋遷右通政
成化四年戊子春二月壬辰朔日食夏四月陳文卒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　皇太后錢氏崩葬孝
莊皇后秋七月有星孛於台斗八月京師地震下
修省詔冬十月進閣學士彭時商輅吏兵部尚書
劉定之禮部左侍郎陝西土達滿四反伏羌伯毛
玉戰死僉都御史項忠督師進討破平之進左都
御史十二月朔日食虜寇榆林
成化五年己丑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萬安以侍
郎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六月癸丑朔日食秋八月

侍郎閣學士劉定之卒冬十一月徵士吳與弼卒
成化六年庚寅春四月命右都御史韓雍總督兩廣
軍務兼理巡撫平江伯陳銳總兵開府蒼梧夏五
月京畿大水遣右都御史項忠巡行賑視六月戊
申朔日食初罷會官保舉秋七月己卯　皇太子生
癸西宮九月遣總制陝西軍務都御史王越總兵
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召還冬十月虜寇陝
西總兵劉聚擊却之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
建州女直敗之
成化七年辛卯春正月京師饑發粟賑貸定長運法

遣大臣出分道巡視民瘼散廩勸分興革利害罷
有司之貪酷不職者襄陽賊反總督右都御史項
忠討平之進左都御史召還臺三月有星孛于天
田夏四月秋虜入河套置榆林衛冬十一月立皇
子祐極爲　皇太子彗出軒轅十二月皇太子薨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以余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
延綏夏畿省水旱秋虜寇臨鞏入固原都御史馬
文升連敗之命總制陝西邊務冬定襄伯郭登卒
成化九年癸巳春三月山東晝晦夏四月辛酉朔日
食京畿山東河南饑詔賑恤進萬安商輅戶禮部
尚書六月延綏徙鎮榆林秋虜寇廣寧冬　上閱
武西苑
成化十年甲午春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起右都
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秋劉吉以侍郎入閣
預機務
成化十一年乙未春三月少保兵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贈文憲夏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
萬安禮部尚書命侍郎劉珝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夏五月勅禮部擬　皇子名　皇妃紀氏徙
居永壽宮六月皇妃紀氏薨秋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月立　皇子祐樘爲　皇太子十二月復
景皇帝號上尊謚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中
使諭詣闕議閣學士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盛德
也贊之決於是下勅曰朕叔　郕王踐祚戡難
興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貪人生事
妄興譏構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其枉深懷悔恨
肆姦以次抵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大業一
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復帝號謚恭仁康
定　景皇帝
成化十二年丙申春遣副都御史王恕撫定雲南右

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
陽撫定流民開設鄖陽府縣二月乙亥朔日食夏
六月進右都御史傑南京兵部尚書卒秋京師黑眚
見妖人李子龍伏誅冬十月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
西廠太監汪直督官校刺事山陰雨血夏四月進
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戶
禮部尚書罷西廠直入司理監六月御史戴縉上
疏請復西廠直復出廠刺事兵尚書項忠除名少
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
士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副都御史京師雨錢巡撫
遼東都御史彭誼致仕陳鉞巡撫
成化十四年戊戌春三月皇太子冠福建上杭盜
起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病歸建州夷叛
寇遼東秋七月兵部侍郎馬文升撫平之
成化十五年己亥春復以宦官出各省鎮守夏畿省
水旱六月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詔獄謫戍用直
鉞奏也秋七月冬十月陳鉞襲建州夷十二月建
州夷大寇遼東
成化十六年庚子春正月直監督團營二月寇榆林

夏六月福建長樂云地□突起下御史强珍繫獄謫
戍邊以論越失機匿敗故也逮巡撫副都御史秦
紘下詔獄尋釋之巡撫河南冬十月陳鉞進兵部
尚書封王越威寧伯以襲虜威寧海有捕虜功也
成化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命湖廣都督僉事王信撫
定諸蠻夏四月敕司理大監及三法司錄囚秋七
月虜寇大同冬十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虜寇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
擊敗之妖人王臣伏誅中官王敬充淨軍罷西廠
夏五月己巳朔日食秋七月徵廣東貢士陳獻章
至京授翰林檢討予告歸養劉吉起復冬十一月
汪直以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陳鉞戴縉
並除名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珝謹
身殿大學士吉武英殿大學士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參政復前兵部尚書項忠官致仕三月南禮部
侍郎章綸卒夏五月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巡撫
遼東冬大旱十二月能傳奉官大雪
成化二十年甲辰春正月京師地震畿省大旱江西
處士胡居仁卒秋逮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府經

歷張敝獄謫官九月乙卯朔日食令天下生員納
粟入監冬虜寇宣大命刘侯諸將分道禦之
成化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星隕有聲下寬恤詔求
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
謫官　月泰山屢震夏四月秋七月太子少保右
都御史朱英卒九月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
翊致仕以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南兵部尚書王恕落太
子少保致仕二月丁酉朔日食巡撫大同右副都御
史余子俊落太子太保致仕虜寇開原夏四月巡
廣東左布政司陳選道卒秋七月致仕少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九月以尹直爲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十月進萬安少傅劉
吉少保彭華尹直尚書淮北山東大饑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三月妖人李孜省爲工部尚
書仍掌通政司事夏京師大旱下寬恤詔六月震
南京午門敕修省秋八月戊子　上崩於乾清宮
九月壬寅　皇太子即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
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
稗史臣曰　純皇帝仁愛天縱矜恤刑獄奏讞
恒竟日或當食廢食覽之讀不忍下勑法官詳議
遭易儲之變無幾微芥蒂及即位復　景皇帝位
號尊　景后篤恩慈懿尊祔開母后咸同于典禮
可謂至德矣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撰

孝宗敬皇帝帝紀

孝宗皇帝諱祐樘

憲宗皇帝元子也母紀淑妃　上在青宮時仁孝恭儉尊師隆傅令聞浹于四海日講文華大訓輒拱立肅聽比諒闇菅麻未嘗去體絕酒肉不御退苫坐靈帷側哀躃不自勝既即位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皇太后立妃張氏爲

皇后勅宮中　憲宗廢　后吳氏進膳如　母后禮既公除減御膳供具斥內府諸奇禽異獸不畜日課講讀抑畏自愼聞諫不咈御經筵諸講官稱先生不名天下想望至治成化末方士僧頗倚神怪爲奸至是妖人李孜省伏誅方士太常卿鄧玉芝之等謫戍邊番僧國師法王等俱革職事奪誥勑印信遣還罷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冬十月有大星飛流長亘天光燭地如龍詔求直言於是庶吉士鄒智應詔言星變流隕此陽不能制陰徵表顯著宜進君子退小人以荅天意而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安侍權怙寵貪欲無厭少師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皆小人可退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忠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剛可寄大姦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謀皆君子當進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非他宦官陰主之也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者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之治成乃其本在正心　上以初嗣位重進退輔臣疏留中已而安直俱罷而吉獨以諂言官得留尋名恕爲吏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以劉健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召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何喬新爲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藉田謁先師視學勅舉謫籍遺才贈前少保尚書謙柱國太傅謚肅愍開經筵賜講官金鈔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遣官祭告六月癸巳朔日食虜寇大同詔鎮守官各陳備禦方略僧繼曉伏誅秋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

弘治二年己酉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御史湯鼐謫戍庶吉士鄒智降邉任夏五月河決汴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赦恤刑冬十月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楊守陳卒令州縣選民壯

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弘治三年庚戌春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侯三月築高郵康濟河堤夏河決原武定預備倉法敕州郡以里爲率預積儲秋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冬十一月彗星見于天津　上敕曰朕承　祖

宗大統三年于今夙夜孜孜罔知攸濟茲者玄象垂戒彗見天津將朕德凉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致警懼與抑邪慝將萌咎徵先見戒朕消弭之與抑政事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大臣交脩之道缺而惠澤不下與事關朕躬朕以齋沐告天不敢自赦期消變異爾等同朕休戚可不痛自修省與其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興革張弛者各條奏以聞

弘治四年辛亥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兩廣總督都御史秦紘劾總兵安遠侯柳景罪徵下獄褫爵尋逮紘獄免官二月敕恤刑曰曩因天變勑天下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乎反之原問官亦不究欲廣仁恩以全民命其間推鞫不真失入者有之然亦有強爲出脫者非中正也茲當春和[illegible]天地好生之德思與其寬之於終誠莫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察詞辨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憑証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令傳訛以致脫非庶不背古人

欽恤之意於朕期無刑之意亦有裨焉夏四月勑釋輕繫囚五月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尚書入閣自濬始　皇太后兄王源清濬並侯

弘治五年壬子春三月立皇太子厚照爲　皇太子詔大赦蠲逋負減坐派省刑輕稅招流亡復業停土木營造給高年收孤獨旌孝順舉逸民錄饗高廟功臣子孫夏討貴州蠻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勤劉吉致仕八月壽寧侯張巒卒子鶴齡襲侯冬廢荆王見瀟爲庶人徙永昌

弘治六年癸丑春正月勑考察官未三載被黜非貪暴實跡者留用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以先聖後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夏四月不雨敕修省敕恤刑釋輕繫囚秋七月刑部尚書彭韶致仕冬十月

弘治七年甲寅春三月巳卯朔日食夏閉嘉峪關絶西域貢夏遣太監徐典平江伯陳銳協都御史劉大夏治決河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加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戸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弘治八年乙卯春二月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謚文莊命禮部侍郎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侍講學士謝遷並直文淵閣占城請討安南不許三月乙酉朔日食五月東南諸省大疫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上杭盜起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弘治九年丙辰春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夏四月秋七月遣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却之

弘治十年丁巳春二月　上御文華殿名輔臣議政敕纂修大明會典夏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秋七月冬十月

弘治十一年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閣學士兼宮保官夏四月秋七月華盖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冬十月清寧宮災敕求直言

弘治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夏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督漕兼巡撫江北夏六月闕里先師廟災遣大臣往祭告秋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致仕徐溥卒冬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弘治十三年庚申春正月虜寇大同宣府京師戒嚴

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及京北諸關二月翰林檢討予告陳獻章卒三月問刑條例成夏五月甲寅朔日食彗星見六月　上御平臺名輔臣議政河決靑單秋虜寇榆林冬寇偏頭關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正月陝西地震以陳壽爲僉都御史撫延綏夏禁諸邊擅伐林木敕遞減各王府房直裁光祿寺内臣供辦秋九月丙子朔日食冬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兵部尚書

弘治十五年壬戌春陞平涼開城縣爲固原州鎭蚕

中虜夏四月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夏五月庚
午朔日食秋八月兵部尚書致仕項忠卒九月庚
午朔日食冬十一月雲南畫𦰡十二月刑部尚書
致仕何喬新卒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夏京師大旱貴州女苗作
亂尋討平之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夏敕
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參議熊偉分理邊關軍餉秋
虜冦大同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九月
上御暖閣名輔臣議政冬十月

弘治十八年乙丑春求讜言夏四月　上御暖閣名
輔臣議政五月　上不豫庚寅名輔臣受顧命辛
卯　上崩於乾清宮　太子卽位上　大行皇帝
尊謚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廟號　孝宗　上仁明弘恕卽位初從人
望名六卿毘大政閣學士頗從中沮短其事　上
從容調劑聽其自明乃已廓然自成化來　天子
自朝參外深居高拱卽閣大臣希得名名不過一
二語事頗中掣十年　上御文華殿遣內臣趣名
閣學士溥等入諸司禮等環跪榻旁　上命諸司

禮具諸司奏牘進付諸學士曰與先生輩調議諸
學士擬批荅上　上覽畢親删定輒應手批發有
山西廵撫題參副總兵　上持本顧閣臣曰當提否
溥等對曰事體輕副總兵重恐不必提提都指揮
而下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大小官提無疑矣又
禮部覆擬一是字進　上曰事大須詳覈毋濶巳
取本閱之曰果一是字而足時溥等懼不能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乞持下閣詳擬
上　上意頗沮曰朕意欲竟閱得面議乃頓首終
閱閣巳賜茶退時　天子至仁聖虛巳酬復欲有

聞諸大臣見　上明睿自以爲不及又格心無素
業輒慚懼所應對僅瑣瑣奏牘間未能卓然當
上心故自是不復名久之　上益明習國家事憂
勞思治倚任內閣而內閣三臣者徤確直東陽敏
達遷方質皆頗稱得人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
公斷謝公尤侃侃皆喜之也朝廷有大議亦稍稍
名入面議十三年督京營列侯疏自陳乞罷　上
名閣臣問所宜去留　上曰留懋罷鏞劉福何如
諸學士皆賛決懋英國公也巳問祐何如東陽對
曰譚祐視劉福似勝　上曰朕意亦然然獨可提

督神機即團營似非顧溥不可徤等合辭曰溥鎮
湖廣能其職東陽曰又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
神機營亦令溥兼之耳盖先入言者語頗厭祐也
東陽曰祐掌神機久有功然第伯爵令溥同營當
爲副而溥新自外入體非便若令掌五軍營副張
懋而令張偉副祐郎體統均適矣　上曰善即允
行時諸邊有警故上留意武臣如此十六年　太
皇太后周氏崩詔議尊謚立廟别祀禮也召輔臣
語禮尤詳詳具禮儀志中是年冬大同鎮廵言虜
入塞捕殺墩軍乞濟師　上手疏召輔臣對暖閣

言墩軍皆赤子虜乃入捕殺不道非興師不可矣
徤等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第
令整軍經伍而動未可輕遷進曰邊事固急京師
居重馭輕尤急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釋東
陽具言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河潮川去京師一
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顏交通即潮河川古北口爲
內憂又賊在大同今未委所向倘聲東擊西我軍
奔走無所當此自疲之道也　上曰即未便出軍
亦宜備預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已　上復召兵
尚書劉大夏諭令出師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出

上曰太宗時頻年出師捕逐虜數千里動無不克何
也大夏曰太宗時兵精詢足將士經百戰徤闘故
利也今承平久將怏脆糧鈌馬頓軍玩法奈何得
效之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且出即暴害人有損
無益也　上曰朕幾爲人所誤盖中官苖逵陰主
用兵畫也乃寢師而虜爲沿邊將所拒尋引去當
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馬文升劉大夏韓文閔珪戴
珊列院部皆得人同心戮力而　上御大臣特體
貌有恩右都御史珊累以疾求退不獲至懇大夏
叻爲言一日竝召　上問珊卿數辭疾何也大夏

爲珊請曰珊老誠病故求退恐誠微不能動　天
聽丐臣爲上達　上閔然者久之已而曰卿毋困
我賓客寓宿者告歸脫主人懇留亦置家事而留
重咈之也　朕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然今太平
未効卿何忍捨　朕遽去乎珊感激流涕　上相
對愴惻不能言者久之珊退慨然語大夏曰吾不
得生還矣　上每召大夏入內庭計事輒造御榻
前　上顧左右近侍即退避郤立數丈地或伏屏
隙中竊觀見　上時時首肯稱善也奏事畢乃前
語秘莫得聞嘗有爲飛語帖宮門中大夏者　上

曰宮門豈外人能至直內臣忿不得役軍士爲之
耳一日大夏專對久語畢力自起不能　上曰司
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久彼老不能興爾掖之
出左順門　上嘗坐暖閣召冢宰馬文升入面諭
以明年百官當入覲卿用心察訪明黜陟以肅官
紀時文升老　上賡其老瞶復諭曰卿聞未對曰
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計此宗社之
福臣敢不盡心　上喜命中官掖下階又召大夏
珊至幄中言爾等各科道官諸所陳說業行矣然
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即政何自行民何由

被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
司必慎揀得人耳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歷黜陟
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明
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召大夏及都御史珊入賜
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覲文官諸司皆閉門謝
客今如卿二人即張門誰從以賂通乎又曰勿朝
謝令公卿知內愧也時天下承平久蘖牙萌滋
上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然終仁慈敬慎
欲守成法憚更張閣大臣見太子未壯　上體清
臞甚恐一旦不可測務邦謀遠顧未敢輕動也戶

部主事李夢陽具天下二病三害六漸以上而指
切貴近壽寧侯張鶴齡切齒憤訐夢陽十罪言夢
陽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指[illegible]后也　皇后母金
夫人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
欲借閣臣力爲諍朝退召問時夢陽與何景明徐
貞卿殫力於古騷賦左馬之文閣學士健方柄國
樸抑惡之遽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
遷前對曰是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
道交章入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詰　上自訴求
重治　上推案出竟批止罰俸已大夏入見　上

問近外事云何大夏前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謂　聖度如天　上曰夢陽言關戚畹又言
頗狂率不得已下之獄　朕欲輕遣而左右輒乃
曰輕莫如撻數十釋之耳顧大夏曰卿解渠意否
大夏頓首言臣愚不解也　上曰撻必送錦衣衛
渠拴關節斃之矣渠輩誠快如　朕殺諫臣何此
朕所以釋復職不復關法司也大夏頓首贊　上德
而退比　上不豫先日昧爽司禮監出左掖門宣
大學士健東陽遷入宮頃之趣召者道相屬入
上便服坐寢殿中南面健等叩頭已　上令前者

再造錫下 上玉色發赤聲重氣煦煦謂健等曰
朕承 祖宗大統十八年于今年三十六今得疾殆
不能興與先生相見時少健等對曰 陛下萬壽
無疆偶違和幸自攝何遽爲此言 上曰命也因
呼水御藥監太監進水敕已進藥 上不荅既又
言朕爲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賴先生
輩盡心因執健等手爲訣曰朕蒙 皇考恩選張
氏爲 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乃未婚社稷事
重可亟令禮部舉行已又曰東宮聰明然尚幼好
嬉逸先生勤請渠出讀書輔渠成好人健等皆再

頓首受命出明日崩

稗史臣曰臣考聞諸父老言 敬皇帝之世太平
有象也君臣恭和海內雍宴兆旽益殷熾阜裕學
士爭游精於三代兩漢之文洋洋巍巍斯爲盛語
曰日中必昃即欲爲國家建治平無疆之統斯千
載一時矣末年張元禎勸講請讀太極圖通書西
銘始亟索觀已讀乃大喜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
也意津津務學乃未幾殂落嗚呼天人之際詎不
難哉

皇明書卷之八終

皇明書卷之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武宗毅皇帝帝紀

武宗皇帝諱厚照
敬皇帝元子也弘治五年五月壬寅立爲 太子
上即位上
皇太后尊號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加少師大學士健左柱國正
一品俸大學士東陽遷加太傅時健東陽遷柄國
而青宮閹八人日導上於狗馬鷹兎舞唱角抵之

戲漸棄萬幾舊閹叚敏黃偉以端慤斥不用於是
健東陽遷共疏言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
太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
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
廷弓矢甲胄戰闘之象不可施於宮禁正人不親
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伏憂之近六月
中風雨飄激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
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爲變異尤甚惟 陛下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慰人疏上報聞閣
學士又共疏自劾言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

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初政竭力匡扶未
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
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北諸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藏空虛讒謗公行奸
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
變於上而不畏臣歷閱古今蹤迹成敗未有國如
此而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初詔天下延頸想望
太平而朝令夕改廢格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
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
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或留中不報視之若無如委顧命之名
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
又負 陛下天下後世謂臣等為何乞 聖明矜
察允臣等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上溫旨報
聞當是時馬冢宰文升河南人欲引用劉宇抑南
人大學士東陽湖廣人為南士所搆欲去文升代
以劉大夏諷臺諫論列於是文升致仕而大夏亦
力乞致仕去侍郎焦芳以太監榮為援覬得入吏
部為尚書當是時舊閹者八人日親用時號八虎
矣戶部尚書韓文私內以為憂每朝退對屬吏言

輒泣恨恨不能已郎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也義
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科道章交劾
閹下閣議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
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
爭也持必更益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於是文捋
鬚卬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
死不足以報國明日密以叩三老三老許諾以倡
諸大臣諸大臣無不踴躍喜者文大喜乃退召夢
陽令具草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
弗竟也於是疏上言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姦為明

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
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而萌固不可
長也臣等幸待罪股肱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
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
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
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
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
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
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
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

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
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
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
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上以便己行私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
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
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
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

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
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
罪惡既著縱而不治為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
斷割私愛以回天地之變洩神人之憤潛消禍萌
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叢聚甚相對泣會
諸大臣疏交入　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齎
赴閣議諭閣臣言　朕已悟痛修改所劾內官姑
留蓋一日而遣者三而閣學士又疏自劾乞休諸
閹益窘求安置南京而閣大臣顧撫几不發獨堅
持欲捕治劉瑾者猾闒也頗通文墨狠戾多計數

於是蒲伏繞　上前頭觸地哭以危言動　上
上亦泣而太監王岳又前掌東廠時謂言官有言第
言乃是時又獨持閣議諸閹因哭訴曰害奴儕者
岳也狗馬鷹兎岳嘗有獻否自　上心所明今獨
罪奴儕何也於是伏地哭愈痛　上怒立收岳瑾
又曰狗馬鷹兎初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然無
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意欲為誰敢言
者於是立詔劉瑾入司禮兼提督團營丘聚督東
廠谷大用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據要地而竄王
岳范亨于南京道殺之由是大權歸瑾等而縉紳

烈禍始此矣當閣議堅持時吏部尚書許進都御
史張敷華曰此屬得踈斥足矣果浚其事恐將有
甘露之變時不能用於是大學士健遷勒致仕諸
大臣咸斥而東陽獨留蓋閣議時健推案哭遷亹
亹訾訾罔休獨東陽默不言瑾因懇留以塞人望
云瑾既專柄日驕橫數數起大獄欲盡殺諸不附
己者廷臣惴不自保戶科給事中劉茝疏詆瑾自
決章奏蔽　上聰弊政益滋刑科給事呂翀疏留
顧命臣毋輕棄皆下獄劉宇者憸人也弘治中大
學士健嘗薦其可用　上謂劉大夏言內閣亦何

可盡信如劉宇小人劉健昨乃論薦亦何可得信大夏頓首不應宇恚大夏曾不為已地深恨之至是大夏已致仕去而宇謂瑾言籍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憾悵文不已欲必寘之死於是以廣西司失金幣逮文以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及逮大夏並下詔獄而大夏以激變土官至論死下朝審左都御史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得減死戍肅州而文亦削氷三千石戍家武惡都御史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大費欲殺之鏊曰楊總制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奈

何以功為罪東陽與一清素善厚亟走瑾第為解乃得免當是時東陽以顧命[illegible]徧點得尊重而瑾頗禮敬學士鏊二人猶[illegible]右匡扶時亦見聽已鏊引病去位而閣學士焦芳專婾阿一聽瑾所為而瑾愈放橫會有敕鎮守太監得總各省軍馬錢糧刑獄便宜行東陽乃疏言　高皇帝之設官也內五府六部外都布按三司並列軍馬錢糧刑名各有統而不相兼蓋分而不專於防漸意至深永樂後遣都御史出巡撫各省諸邊夷置鎮守總兵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辭曰會同計議相壓也固未有一人得專制一方者今如敕則王府宣慰皆其總理恐親藩土官不服而釁生即令地方寇盜橫發非惟事體不便鎮巡內臣亦自難獨任也又百五十年所未有而一旦增添所係不小於是得不專軍而便宜如故後瑾益酷烈矯旨列大學士健而下數十人名奸黨榜朝堂頒天下與衆同忿疾而九卿往往累繫[illegible]辱之一日朝有投匿名書于殿陛數瑾罪者　上見之瑾下殿入班詰無承者乃大怒以為是[illegible]降非地出獨在廷臣所為乃責五品以下官三百人跪聽處分日

中昃不解時烈暑衆空腹[illegible]亦日中有立斃者抵晚悉械赴詔獄於是閣學[illegible]東陽乃言此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官倉卒拜跪豈得知盍釋諸乃得釋時瑾獨尊重內臣右武臣而凌轢文吏為嚴威重以百五十斤枷械百官暑雨中晝夜不暫移文臣各垂首喪氣莫能必其命交進賄自免無恥嗜進者競納賄規美秩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故貨賂公行瑾又以諸翰林頗自以清秩不望風奔拜乃與焦芳劉宇謀倡言文士不習世務擿所忌十餘人調部屬州縣官名擴充政務實抑之

以天下惟巡撫官於藩省最尊乃以爲非舊制悉
罷不設惟邊鎮不罷而給事中清邊儲還言儲粟
多粃麤草浥爛即逮各邊巡撫及漕餉郎中下獄
械治之已戶部奏請發歲所輸邊餉帑金瑾令部
簿天順前歲輸數以上乃無之大怒曰此戶部官
通同巡撫官盜內帑金之明驗也於是畢追問而
充邊餉帑金盡革蓋自鹽商於戶部開中不輸芻
粟於邊故歲始輸金補商人歲輸之數固國初所
無也即輸金餉然且不足乃盡革而邊儲枵然已
邊告乏儲則問國初邊充足之故議者主屯田於

是分遣都御史理沿邊屯田使者望風肯以增地
畝追積逋爲功不可得則逮軍官妻子以笞掠承
之人洶洶思亂蓋瑾擅政者五年毒虐遍中外中
外人無不怨恨切齒者矣已瑾既得志乃疎忌其
閹儕抑退之以爲名谷大用聽鎮守閹言於臨清
設皇店瑾捕誅其獻計者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
奏令攬納戶數人專納監芻粟矯旨下瑾發其詐
逮捕其攬納者繫治之已惡太監張永頗忠直有
口能得　上調南京用榜宮門毋得輒入永永直走
御前訴爲瑾所害憤起拳毆之　上令諸內臣置

酒解乃罷而瑾禍始此會焦芳以老病致仕去宇
入內閣而張綵以芳薦代爲吏尚書綵陝西人於
瑾爲同鄉瑾親之於是綵爲言今天下諸司致餽
非取於官庫則取於小民是爲公歛怨於天下也
公左右用事者多貪財賂壞法是徒毀公名瑾意
欲稍饜又欲假仁義爲名高於是命官校偵察諸
餽遺者輒捕論而盡逐其左右橫鷙者一時剥削
之弊少息然黨與離而勢孤會安化王寘鐇起兵
反寧夏傳檄名誅瑾　上命涇陽伯神英太監永
總兵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督師討之一清素啣

瑾而永於諸人中獨禮重賢傑左右之楊一清因
與永相結歡則慷慨爲危言撼之曰宗藩亂易除
國家內變將不可測令奈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
僕固知公公豈能一日忘何相譏也顧無能爲公
畫者耳永知一清得其情遂促席前更問之一清
執其手畫瑾字永默然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
一日不見渠不樂也今枝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動
搖得乎一清曰公亦　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
人付公此信公甚公班師入詭言請　上間語寧
夏事　上必就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述渠

亂政謀不軌狀言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
必悟悟而斷則一力士力耳瑾退必柄用公公益
矯瑾行事則呂强張承業暨公獨千載三人公何
歎焉永曰倘不濟奈何　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
可知言出公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
萬一不信公叩首請死願欬　上前卽退必死瑾
手卽不死必且死亂兵又流涕哭叩首請脫得請
卽行事無緩晷刻事蔑不濟矣又必無漏幾公不
發瑾他日敗禍亦且及公孰愈今日哉永勃然起
攘臂曰老奴何惜餘生報主乎於是還獻俘　上

果親宴勞永迫夜永得閒出懐中疏叩頭請如一
清言　上大震怒立縛瑾送詔獄得反具集百官
廷訊詔淩遲三日被害者爭食其肉立盡而東陽
以反正功加特進柱國蔭子名楊一清爲戶部尚
書吏尚書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褫官焦
芳及子侍讀黃中竝除名於是南道御史張芹上
疏言大學士東陽當瑾亂政時從史順承不能力
爭及瑾惡積莫掩　宸斷誅殛又攘以爲功冐恩
蔭無大臣節書入不報方誅瑾時　旨下言瑾諸
所行亂政事各清華而魏彬入司禮植根固諸放

濶自若中貴人諸鎭守若典兵織造抽分益往來
如織時天下民窮甚盜所在蜂起劉六劉七趙風
子等掠畿內州縣遂橫行山東河南敕惠安伯張
偉總兵都御史馬中錫督師討之偉紈袴中錫書
生欲効龔遂渤海事爲招撫榜州縣盜所經過縣
無捕敵與飲食懐來之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
初亦聽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駐兵德州
柔兒圍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諭六欲降七不可
曰今內臣主國事卽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是自
投死也必無聽乃潛使人至京師嘗諸中貴人意

諸貴中果無意招又輦所掠金寶賂權倖求赦不
得遂大肆由是言官謂中錫玩寇殃民而中官乃
大言此事非書生能辦遂調宣府遊擊郤永大同
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領邊兵入勦大監谷大用
侍郎陸完督師討之時賊雖擁衆號數萬然擄掠
脇從其驍勇能騎射者曾不滿千人而閹大用怙
驕貴獨擁衆自衛坐堅城不出獨遣邊兵慣戰者
使前戰盜遇之輒驅使擄掠民前對敵不前輒殺
巳并棄所掠財帛而去邊軍利金帛多斬級不盡
力追討大用完前後報首功者萬計　天子數數

降璽書勞賜師芻糧犒賞費內帑金二百萬而賊熾然如故於是諸內臣又立監鎗名欲益出後曹內臣陸誾者統軍行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禮尚書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冐功者多失士心而然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公等唯唯誰待乎爭不可明日特旨竟遣誾且勒珪致仕而大學士劉忠不能忍避位去已流賊入江遇颶風舟覆盡殲而大用完奏凱論功大用弟大寬封高平伯陸誾弟陸永封鎮平伯完加宮保餘奏帶冐功千餘人於是近幸者獻計

言京軍不習戰陳今平賊乃邊軍功宜調各邊軍各三千人衞京師而以京衞軍戍邊歲番上如班操閣學士東陽言宣大京師北門於胡虜切近朝廷宿重兵諸鎮分地爲防守然且不給近因流賊動調乃一時權宜萬分不得已也今防冬正急而邊軍內調京軍出鎮此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臣等不敢輕議　上不聽趣是夕批發東陽等乃疏十不便言京邊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乃互援今無事而動不便一京軍備邊不習戰萬一有蹉跌損國威不便二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將傳聞疑懼

不便三京軍在外必倚強橫索姦汙剽掠靡所不有而將官護短必不肯集戢不便四邊軍入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玩大抗急之則不能堪縱之愈不可制不便五軍違遠鄉井資糧易竭而水土不習疾病易生不便六糧草之外必有行糧賞賚非急不得已之時而糜費罔極不便七往來交錯勢必厭怨或變起道途或禍生肘腋不便八且京營空虛見中國單弱不便九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屠齒之地正當策應而動調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竟不聽以內降行於是大同遊擊江彬因

得入甚寵而東陽亦請老謝事去矣當是時遊擊彬與劉泰劉暉及錢寧皆冐國姓爲義子號外四家權寵燻灼寧以欽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於是左布政方良永具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蘇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爲災蠶麥不熟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言則銀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　陛下獨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而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餽予無筭不病狂喪心胡寧忍此伏乞割偏私之愛下寧詔獄將

巳斂銀鈔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及解臣死且不朽如使寧肆無厭之欲蚕食天下事激變生、陛下是時悔之晩矣時寧恣横舉朝無敢言而艮永亟攻之顧得報散銀還民而艮永謝病去於是閣學士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等共疏言臣等聞禮莫重於視朝禁莫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覩示民臣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釁 皇祖祖訓尤致謹於斯其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晩朝畢而入侵晨披星而出除有疾外不敢少惰所以畏天人而國家由興言視朝之當謹

也又曰帝王居安常懐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信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言宮衛之當謹也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每至遲暮其初盖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不無疑惑以謂 陛下縱耳目之玩而極心志之樂也去歲揀選士馬親自大閲盖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傳之天下未免驚駭以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衛非操練之所也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闥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

臣等之愚忠繼自今夙興視朝躬親祀事秉清明之氣以裁決萬幾竭享獻之誠以昭格九廟用方直爲侍從任老成爲腹心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啓處以時庶不勞於聖體關防既謹可盡釋於羣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巳彬等導 上出外爲嬉遊初尚憚大臣臺諫未顯然自恣也十二年秋七月始馳幸南海子獨與近幸數人者俱巳經宿未還部院臺諫詣海子門跪請回蹕 上傳旨示期日而遣語溫甚至期衆欲往迎蹕大臣有言當鎮靜需之者以爲是近

郊地 祖宗常臨幸未害無急也居無何出益遠不還閣學士復疏言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而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於左右百官畢扈拱衛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皇城各門又勳戚重臣各司守之 祖宗之法至詳極備如此者所以嚴至尊而防不測也今 聖駕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文武羣臣茫不與聞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奸盜竊發出意料之所不及不知將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必無此事而私憂過計實切寒心伏望 陛下念 祖宗

付託之重察臣民瞻戴之情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持剛斷以解羣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又不省而遊稍遠出關外二疏皆學士費筆也明年　駕比幸大同南吏科給事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亂者都督朱彬以梟獍之資懷狐蠱之志自緣進用專事從諛或遊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惑上心志者無所不用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寺盤遊無節輕褻至尊

流聞四方驚駭視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臨宣府又越大同以致虜寇深入應蔚當是之時各鎮之兵未集猖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又不省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乞回鑾以安衆心不聽顧大起宮殿于宣府號家裏踰年乃還都封彬平虜伯已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出巡邊彬為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敕於是大學士楊廷和毛紀梁儲等上疏言人君承天命而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一旦假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號名以行俾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所未嘗有或曰戲夫天子無戲言而可以頒詔出令哉邇　皇上時出遊畋久曠朝政天下人心靡不危懼奈何且復為此萬一宗藩中有援　祖訓指此為言者　陛下將何以應之又引朝無正臣內有奸邪之名不知　陛下左右及臣等又何辭以自解臣等一介戮身亡家不足恤獨恐　朝廷之上禍亂此始耳疏上不省頗草敕愈急於是廷和稱疾不起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趣草儲頓

首曰此敕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　陛下為天下君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請死　上乃擲劍去不復趣草敕而彬扈北巡歷宣府大同過偏頭關至榆林山西又踰年乃還宮於是　上意益侈欲巡泰岱歷徐揚抵留都已乃下蘇浙浮江漢而南登武當偏觀中土鉅麗時寧庶人蓄異志日久司禮錦衣東廠大臣陸完等皆內與庶人通禍蓄且發矣諸大臣臺諫莫為言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編修馬汝

驥率同館諫疏先入明日兵部郎黃鞏員外陸震
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司郎中萬潮太常博
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
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率
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郎中林大輅大理寺正周
叙行人司行人詹軾司副余廷瓚張岳等並合疏
入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亦疏入　上大怒
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于錦衣獄諸臣門跪者六
日於是京師陰霾晝晦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
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

是爲變故明效言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
胸以死諫　旨下諸諫臣各廷杖而　駕止不行
然忠鯁摧瘁斥逐而國體大損矣十四年寧王宸
濠反江西作偽檄檄天下多指斥於是撫南贛都
御史王守仁固封上具疏言　陛下在位十四年
屢經變難巡遊未反以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
寶今天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奸雄豈特在宗
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昔漢武有輪臺之悔而天
下復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列藩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弦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

心絕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宗社幸甚是時諸
邊將怙慣戰欺南軍詭欲虜濠爲功交勸　上親
征　上亦喜南巡幸以快意發京師而守仁擒濠
報巳至閣學士梁儲蔣冕請回鑾不聽乃遂南遣
太監張忠邊將許泰劉暉領京邊軍萬餘人往江
西勦捕時江西大定忠等搜微隱羅平民誅殺以
爲功又娟守仁數危之　上在鎮江日盤遊百司
章疏上皆閣不省官校四出東南洶洶明年三月
居守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回鑾不報大學士
儲冕手回鑾疏泣跪行宮外自未抵酉不退諭之

起對曰未奉旨不敢起乃傳旨云已諭且旦夕回
鑾初彬倚權重嘗叱辱諸大臣恐一朝事變禍不
測乃遂謀不軌欲爲亂一日遣校索南京九門筦
鑰甚急督府莫能難問兵尚書喬宇曰守備者
所以備非常城門管鑰孰敢取亦孰敢與乎雖
天子詔毋聽可也事得寢而禁衛士怨义不得歸
頌共憤怨彬八月望　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
衛兵忽中夜大譟彬懼乃奉　駕還京十六年春
正月　上至京臥豹房不內三月不豫丙寅　上
崩于豹房時國有大喪無儲貳中外危疑而江彬

握重兵居內大學士楊廷和柄國奉　皇太后旨
迎　肅皇帝于興藩入繼大統廷和念　新天子
未踐祚而彬內爲肘腋患於是令諸邊將士咸厚
賚遣還申敕嚴守邊京營精鋭散還伍尋以　太
后旨容捕彬併其黨同日下詔獄論死京畿帖然
夏四月　肅皇帝自興國即位上尊謚曰　承天
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
號武宗　上性本睿智臨朝有糾奏或罪或釋酬
應敏甚作詩揮筆立就曾不搆思惜近昵蠱惑遠
忠直而政衰以無後云

稗史臣曰臣聞之父老言　敬皇帝嘗引青宮夜
出宮間行至六科廊青宮大聲言此何所　上掩
手曰若無譁此六科所居　太子言六科非上臣
乎何畏也　上曰　祖宗設六科糾君德闕遺朕
有聞糾劾疏立至矣故　康陵猶怛怛畏諫官譽
伏罪蓋矯旨也夫宦豎逆用權孽僭溢命亂至矣
而社稷不隕卒以安嗚呼寧非　泰陵之遺烈未
斬哉善乎崔文敏推言之也曰政始于怠極于麼
樂始于逸流于荒宦始于得放乎亂嗟乎可不痛
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
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
司馬劉公之爲李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
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
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
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
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讟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
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衆謂
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
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退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
少保之辟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

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義死嗟乎懿哉若人敢奚
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梟節之臣可
以觀學

皇明書卷之九終

皇明書卷之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世宗肅皇帝帝紀

辛巳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卽位　帝　興獻王子　憲宗純皇帝孫也正德二年秋八月　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巳而　獻王薨　帝受敕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　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　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深惟有孤　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　宗社生民有賴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

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　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卽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時十六年三月丙寅也四月壬午　帝辭　興獻王園寢顧瞻不忍去從臣感泣癸未發安陸辭　帝母蔣妃嗚咽涕泣　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　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父老攀戀不置　帝以藩衛官校不隷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奇之獻行殿有過奢者目不復眡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奎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三上箋勸進俟　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乃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　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　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時久旱是辰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翼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列聖洪休　皇兄大行皇帝遺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祧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卽　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茲率舊章敬承　先志自惟凉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寅緣監織榷稅諸獘政盡行釐革赦死罪雜犯以下未減有差於是中外鼓舞若獲更生矣丙午遣官往迎　帝母興獻妃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　興獻王典禮巳酉少師吏部尚書王瓊下獄論死辛亥出禮部侍郎王瓚於南京舉人張璁者瓚同鄉士也詣讃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于衆

大學士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
爲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大學
士梁儲乞致仕許之五月癸丑上　武宗皇帝尊
謚以吏部侍郎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叅贊機務論扈從功也宗皐府掌史　策士册墀十
八日西角門行禮免傳制唱名及宴初　武宗南
巡故庚辰南宮所取士未對制策禮部上言　武
宗在殯不宜于奉天殿策士故禮殺是日發策即
以追崇本生爲問　賜楊維聰等及第出身加故
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存問六學士

謝遷等加章懋南京禮部尚書六月以王守仁爲
南京兵部尚書時欲召用不果守仁疏乞省墓
戊子江彬伏誅　乙未淸理宸濠錢寧江彬株累
獄逮繫兵部尚書王瓊于詔獄論死起彭澤爲兵
部尚書事見戎狄志瓊發彭澤欺罔及九疇激變
喪師狀逮繫九疇至京　廷鞫之幾殺澤大學士
廷和營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爲民至是言官劾瓊
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廷和素善澤乃逮繫瓊詔
獄謫戍榆林瓊旣論謫乃復起彭澤爲兵部尚書
敕脩武宗實錄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見禮儀

志贈先朝諫死諸臣官任其子諫南巡者秋七月
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八月査革冒濫武職見軍
制考袁宗皐卒起費宏爲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叅預機務冬十月張璁上大禮或問辛巳尊
邵貴妃爲皇太后　興獻王興獻妃爲　帝后壬
午　興獻皇后至自通州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
言大禮　甲戌乾淸宮成正德甲戌正月乾淸宮
災至是始成以何孟春爲吏部侍郎出給事中熊
浹爲湖廣叅議十有一月封王守仁爲新建伯加
喬宇少保餘有差　上始入居乾淸宮十有二月

除張璁爲南京刑部主事起林俊爲工部尚書大
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甘州總兵
官李隆陰嗾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初銘至甘
州斤斤自好救鎭巡諸官勿得侵牟士卒隆以同
里故滋不悅旣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之一士心
亦多怨之隆遂陰嗾諸卒王禮二等倡言幕府減
損粮餉不恤士伍嘗執而報之乃嘯聚數十人擁
入臺署假言報復原餉讙譟不已銘倉卒避匿禮
二等羣捽[illegible]毆而死復撤廳櫺諸木裒尸而焚之
刦出軍械獄囚燔燒寺廨城中大震鎭守太監董

文忠聞變急搶禮二鞠之禮二對簿發隆嗾使陰
誅隆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徇且圖滅口復嗾
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尅餉激變軍卒疏聞于朝
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於是巡撫并肅御史許
鳳翔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各上其事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己未郊清寧宮小室火考
孝宗敬皇帝母慈壽皇太后時郊事甫畢清寧宮
小室火風急不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
火起風烈殆爲天意况迫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
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容有未悦者乎給事中

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
極變灾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
言郊祀甫畢即有清寧後殿之灾意者　興獻帝
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復以皇字稱之尤爲過越
鄭佐亦言爵攸之灾不于他宮而于清寧之後不
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灾有由召　帝
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
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
字不復加矣附録初　帝即位裁抑倖幸諸途俱
清下何與邸舊僚員緣遷敘至庖匠厮役多寄錄

錦衣衛昝資隆懋殆數百人而　皇太后親屬邵
喜等狎恃恩寵請乞無厭其舊閹蕭敬等仍留大
內所紒寺觀殘民產先降明旨撤黜歸民者仍
命如舊存葺諸臣抗章屢以爲言留中不省而左
右近習顧時時有所移易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因
灾上疏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室火雖曰小
灾實關大體臣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
直言廢棄與爵賞大濫與刑罰縱失與外戚驕盈
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灾况玆數愆各
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灾知爲釐宮踰禮故也漢傳

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殿今玆之火
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郵邪致
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道此尤爲先務也大本既
端餘弊當救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
納漸倦持逆心之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
不報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絀冐濫
明詔方行而冗流閧進奔隙復開文希京官武圖世
及皆藉　興邸爲辭所謂放賢淫賞官非其人則
火此又其一也權姦亂政天下忿心撓法曲全重
遼物論所謂滅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

于外戚愼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賞賚過多恩寵太
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綸音之
布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佞幸間得轉移聰明時
有蔵蔽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一人之罪宥變更
不一如近日傳奉鎭守主于何人擬條　意旨不
由內閣治亂攸係豈宜潛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
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旣
狥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
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
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

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矣惟　皇上
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
而釐其羣弊庶足以回天意矣疏入不報以故副
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爲王瓊
所搆論死繫刑部獄數年及瓊謫戍彭澤起入兵
部久欲理九疇未之及也至是甘州事聞　廷舉
代許銘者衆以九疇名上　帝從之乃以九疇爲
僉都御史以徃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應
鵬等各上言許銘被殺而隆等無恙必陰謀嗾使
者乞遣法司臺諫官案問及賞賚所失銀穀軍械

下兵部議彭澤以爲宜檄巡按御史案覈仍趣九
疇亟徃體察之巳而巡按陝西御史喩茂堅移牘
都察院言許銘欲振剛紀而撫敘少恩禁戢總鎭
諸官寅恭未協隆等雖無故縱陰謀難免嫁禍之
罪首惡王禮二等巳經梟首同亂六十餘人俱以
囚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合免根究以安人心
彭澤覆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　帝從
之及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勇太監
董文忠等仍趣九疇公行覈報革諸倉監督閹人
自宣德末京通一倉置總督閹官一人後寖緣滋

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横被索求
不堪其擾臨淸徐州淮安諸倉亦各置監督各一
人紛擾尤甚至是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閹人
還京別用華中瑞館及各官署　帝從之中外怡
然發內外府諸金分餉諸邊兵部尚書彭澤因甘
肅之變奏發內府及太倉積金及太僕寺馬價共
三十萬兩分運諸邊補給士卒廩餉從之馬平盜
起平之廣西馬平府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
人借署名號流刦鄉落居民總督都御史張嵿以
其狀聞兵部覆奏敕嵿徵兵勦平奏報久之乃平

二月祥定朔叅禮儀禮部奏定朝叅諸儀凡入門
進班奏啓復命及齋戒忌辰節令寺告日期以及
御史鴻臚官司糾疏糾各禮明示遵守從之附録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自正德間甯緣倖幸冐領
璽書及金印賞賚不貲工侍郎趙璜奏乞簿録其
材沒官從之其玄明宮保安寺諸處所繪諸像刮
取金屑一千三十餘兩俱發商販以償夙負存問
故大學士王鏊三月丁巳加上　慈壽皇太后尊
號奉　興獻后爲興國太后戊辰遣官詣安陸上
興獻帝尊號救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

邵喜蔣輪爲伯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山東礦寇王
鏜流刦歸德諸處初王鏜嘯聚萬餘人刼掠山東
曹單諸郡邑官兵不能制流入河南歸德州柘城
諸縣焚殺居民無筭久之乃平西海虜併洮河諸
夷初正德巳巳北虜大師亦不剌佽殺虜酋小王
子其子欲報之亦不剌懼與阿你禿厠等擁衆數
萬走涼州乞我閒地住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
亦不剌大掠堡砦徃西寧外境去亡何攻破安寧
王諸族掠其誥印遂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
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

落兼有西土列咂眼班扳冊打力諸部俱爲所併
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翀上言臣惟前項番落南距
松潘西跨甘肅周匝數千里諸部種類殷盛生齒
繁滋我　國家縻以爵賞啖以茶利蓋不獨爲互
利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
意也今皆併于黠虜萬一豕突狼驅踰秦隴則可
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川外此膏肓之疾不
容諱者也昔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以百戶西附
陰山幷諸羌而有之遂爲隋唐歷世之患況此虜
定有巢穴擅富極之種落乎苟不急處以杜其漸

臣恐爲患未艾也上下章于兵部翀蜀人也附録
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傚尤驕縱頓甚宣府鎮
卒遂因操閱點視讙譁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禮
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黠虜僉肆陸
梁赦各總督總兵等官遏截會勦而乃玩愒失事
者實由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而輕
宥豪狡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原而
宣府輒敢傚尤矣乞赦議畫一之法以爲把握制
馭之權可也下其章于兵部工部侍郎趙璜奏革
惜薪司加耗柴炭從之　命覈漕運軍船戶尚書

孫交兵尚書彭澤會言國歲漕四百萬石領運則十有二總兵領衛所一百有四十爲軍旗十有二萬六千八百人計駕淺船萬有二千一百四十餘艘近者漕規盡弛軍亡船敉恐誤　國家大計

帝命總漕都御史叢實整飭之夏四月吳松江訖工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初廷和等封伯給事中張九敘疏諫從之止封崔元爲京山侯邵喜爲昌化伯蔣輪爲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以林俊爲刑尚書復置密雲兵備官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朶顏等三衛羈縻夷衆復設密雲兵備官以按察司副使爲之以防不虞正德中鎮守閹人惡其不便巳也詭詞奏革至是巡按御史王釣疏言宜復下兵部復議從之六月禁閹人弟姪授錦衣官虜入寧夏塞大掠固原平凉涇州諸處指揮楊洪百戸劉端禦虜死之兵尚書彭澤見邊備弛甚乃上言曰方今邊警日急而左都御史金獻民副都御史王憖中大理寺卿鄭岳表率百僚輔翊新政新建伯王守仁初值父喪哀痛方切俱難任使故大學士楊一清曾任密勿不當更典兵戎唯臣淺學疎才僭堪奔走請假巡視邊

務名目前去各邊會總制提督等官將各粮餉邊防從實料理　帝降溫旨留之附錄編修湛若水見　帝以暑月輟經筵乃上疏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曰願　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于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儆畏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帝嘉納之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江水溢陷居民數十百家停免安陸州起運粮稅留充守陵官卒祿廩及營葺陵寢支用及安陸衛徵發官卒留護城隍拱衛陵寢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媪魏氏孫氏高氏邢氏爲太夫人給事中底蘊上言不報大理寺寺丞黃鞏卒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附錄副都御史劉玉奏濠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而廣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未盡其辜　帝怒奪朝佐官四級邊地序用其婁星等各遣戍邊婁愉等削籍爲民冬十月敉覈畿內

皇莊及勳戚田土見田土志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

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廩米十五
石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通奏置神木千戶
所設卒四千餘人歲食月廩一萬三千四百餘石
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裁省追置陳志于理下
兵部覆議從之巡視京倉御史向信上言領運官
卒歲運漕米四百萬石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
七萬餘兩總督衙門驗發及至京通二倉徑由領
運支給臣等無從稽按必多侵牟宜令各衛簿錄
示臣按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從之禁異學給事中
章僑御史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

朱熹大明近有爲異論者以陸九淵爲簡逕朱熹
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　帝以近年士習詭
異文詞艱險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禁
百官交通先朝閹人初正德間逆瑾用事其黨谷
大用魏彬張永等相繼煽亂社稷幾危　帝卽位
俱屏斥之大用與丘聚俱奪俸發孝陵司香其司
理監太監蕭敬仍留在監言官屢請誅敬不報已
而與邸舊閹閻洪戴永等漸次顯倖有小豎吳艮
奢者侵牟內帑事聞　帝命置之于理司禮監具
幅帖以請有旨免鞫御史江艮貴抗論不報先是

詔書款開騰驤等衛勇士替補俱開送部查驗方得
收廩御馬監等處馬疋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覈
數目以防濫冒既而御馬監大監閻洪不遵前詔
奏取中旨免覈兵尚書彭澤上言騰驤四衛勇士旗
卒仍宜照例驗覈以杜冗食及將各衛官逮訊重
治不報六科給事中邵錫等上言御馬監及覇上
十九馬房虛增馬數冒縻芻粟仍宜遵詔查覈以
省虛靡倂將閻洪褫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
報災異　帝命羣臣同加脩省給事中毛玉因上
言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戒是蹈覆車

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逆瑾擅專紊亂　朝政惡
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燄薰灼權移
人主威脅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孫和
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傚尤馴致藩濠寧彬之
亂宗社幾危　皇上繼祛宿獘消數年之禍亂建
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京師有言
大用等夤緣欲求復用及聞從　龍內臣漸以驕
奢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如是則寒灰復然恐燎原
之可憂涓流不窒恐滔天之必至矣宜暴大用等
罪惡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身

惜福用助惟新之化　帝然之因降旨曰谷大用
蟲上奸權張銳等朋姦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
遣豈容貪緣再亂天下其小大臣工但與大用輩
交通者卽係姦黨卽一切重繩不貰已而給事中
張原復上言宜敕　皇城及各宮閹寺遇有內使
出入嚴詰所自勿令諸孽厮養襍入宮中其各官
閹寺亦令勿通問遺以滋奬萌卽今　中宮新立
其共奉閹寺尤宜愼擇當　命張佐鮑忠遴謹厚
者用之蕭敬自涉奸黨不可委托從之乃敕司禮
監嚴禁諭原又言蕭敬裏通宸濠巡按程啓充籍

出私書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　兩京臺諫官數
敬罪者亡慮數十疏　陛下猶置左右委以機務
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泰及厮養王諒皆納賄
招權爲敬腹心並宜殛竄以袪積蠹不報時給事
中張翀亦言各處鎭守內臣起于　景皇帝初年
原非　祖訓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爲奸冗之資
臣之所未解也今雖革面革心然縛窮奇之腹而
欲其不飡筭竊脂之喙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盡
查革以復　祖宗之舊不報十一月庚申　皇太
后邵氏崩　帝祖母也配　憲宗貴妃生　興獻

帝尊爲壽安　皇太后至是崩大學士楊廷和定
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二十七日而除丙寅禮部請素服御西角
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附録南京
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懋忠上言龍江尾屑壩權取
竹木薪炭自有制辦置蔬果非制也宜將兩關內
臣八人減損其半仍敕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
終更替　帝謂權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敕管
権主事監権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枨納稅貯
觧支給勿令內臣権分復留獘萌收李隆詣京卽

訊先是陳九疇至甘肅知李隆嗾使鎭卒殺爕許
銘狀楊淮簿對有據因上言宜寸斬隆傳首九邊
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翀勘奏如
九疇言兵部復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法司卽訊
十有二月甲戌上　壽安皇太后謚　帝敕禮部
曰朕祖母壽安　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　興獻
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遐齡孝養
未終奄忽遐棄追惟懿德宜有徽稱乃上尊謚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逮繫僉事史
道于詔獄初道爲兵科給事中王瓊之戍也道疏

援之彭澤及楊廷和俱銜道乂之出道爲山西按
察司僉事道望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
封拜而　壽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
三日而除無所忌憚　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爲
草敕不聞匡救乃爭　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
寧王復宸濠護衛助成逆謀及　武廟南征凱旋
乃爲錦文迓賀無人臣禮其子修撰愼中舍恒前
後旋里攜槖中裝甚盛貪聲大著從子進士恂以
吾家卓檜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
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道申救王瓊陸完許泰等爲

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于
理旣而彭澤上言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從
之有旨命錦衣衛收道下鎭撫司鞫問給事中于
桂御史曹嘉各論救不報乂之付道刑部論贖出
爲滁州判官禁言官獨劾大臣初給事中章僑上
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澤銜之已而
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侍郎趙璜不報各引
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僑復論之彭澤遂目僑等爲
邪佞欲以報僑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
言宜懲奸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贊理萬

幾亡身家之禍福辭定策之封拜且與尚書喬宇
等同心恊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答　聖眷
而奸佞小人假言責而橫行使寀勿大臣避嫌疑
而求退不可也乞敕臺諫官糾劾大臣必其奸貪
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章交彈不許懷私復怨
及聞風妄訐以傷國體至于掄揀臺諫官必諮訪
老成諳治國者爲之尤必聽堂官及攝事者參奏
約束　帝以爲然遂禁言官獨劾大臣附録是歲
左諭德溫仁和侍講穆孔暉主順天鄉試仁和頗
有訾議南道御史王木劾其私通關節大得苞苴

不報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
嘉靖二年癸春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
震給事中黃臣劾太監蕭敬不報除言官獨劾大
臣禁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御史汪
珊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鬱而
國危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
人言而祿山禍起臣等將謂澤導　陛下以三代
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
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懲羹者不必吹虀
畏噎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阻懷　祖

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沵
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　帝降溫旨留之御史曹
嘉復上言曰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
建官分任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
內外絕迹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
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
此我　太祖防微杜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
基固當遠繩祖武以成大順之道也然勵精之心
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
其勢不得不逼且擅而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

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餘
不暇論今史道劾奏廷和　嚴旨切責錮之禁獄
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俱蒙溫旨慰留褒奬至
律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爲大臣者真能擅威
福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　聖
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史道朋黨奸
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
無罪簡在　帝心非敢干與反覆變詐奸佞多端
本矣哉　太祖之不相值也如其值則上言德政
交結朋黨符同奏啓諸大罪能逃鈇鉞之誅乎宜
遞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
以少慰其情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之風
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
李學曾復上言　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
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
僚事得專達此　聖祖防奸保治之初意所以崇
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
以重大臣之威以奪　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
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險之黨蠱惑

衆聽晴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言
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罔欺人主欲
以箝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　陛下也澤言掄
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乞
盡罷免以旨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懟　帝覽
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二月丙申塟
孝惠皇太后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　茂陵左
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
不當祔雖無之難爲至是祔　茂陵毛澄罷附錄
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𥰡柄

誑惑　武宗遣太監李蠒踏勘蠒遂侵奪民業至
萬餘頃毎歲約剥民租百有萬餘皆歸大用等家
朝廷不之知也至是清覈勳戚田土凡草塲諸地因
併覈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蠒等置之
于理　帝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　帝召廷和
近御座諭曰草塲乃祖宗舊制踏勘亦　先帝成
命其土地錢谷仍聽本監管理李蠒免訊卿擬旨
行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伏蒙　聖諭御
馬監草塲錢粮仍聽本監管理李蠒免訊俱已仰
遵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美威柄蠧惑　先

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一萬餘頃侵盜租賦百
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
必置諸理然後　國法可彰况今水旱相仍人民
饑苦追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
利蠧國之盜孰若散于萬民以溥　朝廷之恩不
報是時有太監張欽者朝鮮人也請蔭其養子李
賢從之以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兵尚書彭
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中安盤許相卿各上言
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死　帝以從龍恩蔭其
從子云爲錦衣指揮既而太監楊聰丘清死遂援

山比亦蔭其從子楊倫丘麟如云官至是南京守
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馬太監梁恭等請蔭其
從子廝養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官校　帝以
戴錦戴倓爲副千戸餘不録給事中夏言力言不
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
極矣迺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實鏹以造塋域
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二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得
已于言也伏乞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不報三月御
史曹嘉謫補外初嘉上疏劾吏尚書喬宇其略曰
日者楊一清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庸夫鄙之

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
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爲都御史劉琛乃內閣
書役也宇爲朦朧奏蔭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
休竟進三品蹈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
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禽之宇無尺鏃之勞也而
覥冒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倣宋臣
范仲俺獻百官圖之意差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
坊五品官釐爲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
用者林俊石珤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玘李時也
其二歛束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

孟春李鉞鄒文盛臧鳳張璿姚維岩張云張衍瑞
劉麟張九敘溫仁和豊熙也其三人品庸衆尚堪
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順壽
沈冬魁姚鏌鄭岳高璣陳霑崔傑魏境也其四行
檢卑汚速宜出削者張子麟董瑞陳雍周金張縉
張賁柴儀安金汪峰楊一清楊一渶劉棨趙永顧
鼎臣也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
繫也亦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
第大臣宜賜罷斥　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
事中閻閎亦以指斥當路出為按察司僉事有謂

嘉之疏閎所草也而史道謫後自滁州判官移南
陽通判御史向信上言曰史道倡為異說以惑人
心曹嘉衍為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閻閎鼓之也
有臣如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
御史劉廷簋亦上言閎道與嘉三人者結為黨友
立異邀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國家
古所未有乞將三人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
中國庶天下稱快耳從之　命各奪級為邊地雜
職乃以史道為金縣縣丞曹嘉為茂州判官閻閎
為蒙自縣縣丞馬御史盧煥馬錄給事中孟奇趙

廷瑞各論救不報御史胡效才上言　朝廷近日
所以處言官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槩慰
留而嘉等則責之無已降用之　旨方下而蒙自
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州金縣俱為荒徼而蒙
自猶甚非人所居人皆言曰閎等到彼不死于瘴
毒必有覬望小人承順指而致之死地者夫一
時而逐三言官尤不可以為後訓也允從大臣而
殺言官已非令典果如人言是因閎等係前處置
而斥其所論一二人如大常卿楊一渶祭酒趙永
為可也不報策士奉天殿共四百有十人賜姚淶

等及第出身夏四月　興廟初用八佾先是大常
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
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　帝命
廷臣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
等官上言　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
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帝曰仍
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等
御史唐鳳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
言力爭不報逮繫主事羅洪載于詔獄有錦衣衛
百戶張瑾者凌轢典廄勒索斛羨監倉主事羅洪

載欲劾之瑾俱詭請受笞免劾洪載倉卒從其所
請瑾得笞遂奏洪載擅撻錦衣官屬　帝怒命逮
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
力救不報時　帝又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
師言官余瓚等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
殿太監崔文者以禱祀誘　帝乾清宮諸處各建
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内豎十餘人習演經教于宮
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張嵩大學士楊廷
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瑯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
宵旰忘疲形神两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望治

之切固宜任直諒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疏
謾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爲都督萬言
營第瓚璜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直以自賢耶
陛下下羅洪載于詔獄俊交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
朋黨以相庇耶　陛下于宮闈禱祀廷和等言之
不從豈以諸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
利乎然此特聽納之失耳廷和以卿輔之職師保
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又不得幹旋
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
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聰明不至壅蔽

政柄不至於下移而熙洽之盛不難復矣疏入復
不報已而給事中張翀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
典俱不報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李
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厮養也怙文寵謀筦城卒勸
索工値有身在工所而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
道御史劉翀發其事工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
鳳等鞫之文屬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誣
帝請移陽鳳于鎮撫司訊從之令下刑部林俊執不
肯與文又譖俊違抗　詔旨　帝怒切責俊詰其
狀俊惶恐謝過初羅洪載之被逮也俊與戶尚書

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　帝慰留之至是被詰
脩撰唐皐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
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不意
因崔文厮養之故乃詰責俊令其言狀則與　陛
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旨大不侔矣萬一掛冠玄武
祖帳東都　陛下何以自解于天下哉疏入不報
刑部主事楊永佑亦上言舜爲天子不得撓臯陶
之法今刑部按問一厮養而竟奪之夫俊　陛下
之士師也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

爲哉鎭撫司受制内臣承望風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使　陛下之法不信于天下取譏于後世皆崔文爲之也乞　敕司禮監按文併其黨周用田顒蔡秀等明付法司以正其罪斯義舉矣給事中趙漢亦上言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崔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以餌人在能致尚書之詰責在能加言官以奏擾之罪竟其勢不亂不已也近聞事初發時文捕告人捶楚幾死叱之去曰此皆寄與趙尚書其威侮大臣若此則劉瑾之爲不患文不能爲矣是以再干　敕旨詰責林俊

俊何人也而文誤　陛下罪一耆舊耶俱不報停齋祀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帝大學士廷和力諫不聽臺諫官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　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各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或再舉經筵供具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鋭之餘黨兼以

歟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内虛耗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考放金錢一醮蔬腐之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褁蓆行乞母子裸而凍死者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爲盜賊良者糜于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烽荷戈而不得食　陛下以爲今之民怨耶樂耶忍歛民怨不忍傷倖之心忍拂元臣直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以貯

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爲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爲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内臣謹畏者司其筦鑰　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　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連日迫夏益多四方災變奏報尤頻　帝憂之敕大小羣臣同心匡輔毋事虛文時京師復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上言　陛下踐祚之初盡蠲先朝變亂之章復　祖宗畫一之法矣近日以來漸肆更張或以養子而嗣閹豎之封或以内

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
律令更易殆盡救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辭法
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攄其志待臣之禮乂衰納諫
之心愈怠經筵則屢日可罷禱祀則不時脩舉脩
身齊家之德罔聞狎邪暱寵之行已著上違 祖
訓下拂人情多矣此天之所以屢示災變也 帝
怒其狂率切責之南京給事中彭汝寔亦上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
能違也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
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

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非時失節人物之變亦屢
矣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
爲也 皇上省災之誠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而行
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有不能無燕間虛費于女
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李隆蘇
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載內
監携私鹽而執解巡檢程景桂崔文狐媚蓋羣枉
之赤幟蔣輪貪狠爲戚里之谿壑凡若此者皆不
能鋭意脩革而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以難矣
亦不報初太監李曇等往來淮揚間舟携私鹽嚮

賣巡檢程景貴率邏卒搜得之曇怒誣訐于東廠
太監芮景賢奏差官校逮繫景貴赴京而蔣輪者
興國太后弟也欲以其子榮奉安陸廟祀故汝寔奏
及之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初鄞人宋素卿者
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
澄識之告言素卿附夷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
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左京兆大夫大內藝
興遣僧宗設來貢右京兆大夫細川高亦遣僧瑞
佐及素卿來貢各強其主給以中國符驗先後至
寧波故事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所至先後爲

次時瑞佐後至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
及宴又坐佐于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設拒殺遂佐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宗設
追至城下逼令綁佐獻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慘甚
六日設逃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
張堂縛去指揮袁熥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迯至
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巡按御史歐珠鎮
太監梁瑤奏聞遣法司錦衣官之甘州按覈李隆
罪狀初甘州變聞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給事中
魯論御史喻茂堅田麟等交章覈隆及陳九疇劉

獅奉命勘鞫盡得其情獄具上請下法司詳勘當斬隆首奏上　帝命復集多官于闕前鞫之先是隆誣奏銘激變鎭兵而鎭守太監董文忠者亦傍隆議奏聞　帝不能無疑也故有是命已而會鞫情律相應復奏上　帝猶未信命遣三法司錦衣衛堂官各一人往并州體勘都給事中劉濟上言李隆情罪具于楊淮等之爰書法司多官覆覈相同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　帝曰朝廷遣官勘問正欲愼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也豈有遷延偏徇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

事中陳時明復上言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王王聽之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無可疑者乃復遠勤有司則過矣況陛下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內則世勳公卿臺諫諸臣外則撫按官耳今撫按勘明而不信闕前鞫明而不信則撫按舉朝之臣皆不勝任矣且今日所遣撫寧他求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以其職務

稍簡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率數十百人參訂之而不足信今以二三人探求巨猾秘情于數千里之外又安知其能當　聖意耶此所謂不必遣而復遣者也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卿鄭岳等往勘情眞　帝疑乃解久之始誅隆六月有星孛于天市敕止楚王代奏陳先是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金預用楚王爲代奏從之有承奉潘朝者在京買領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爲授符而齎奏百戶童剛亦需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

朝嗾羣少轅轢之且曰代奏非王心朝慫慂爲之爾柰之何得請不得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恐齎食具合金與之巡按御史何鰲聞之奏于朝請置于理戒諭諸王從儉守訓勿得陳乞事下戶部覆奏從之因　敕楚王凡例外之請勿得代奏太常少卿張衍瑞卒衍瑞諫止　武宗巡幸贈太僕卿丁巳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秋七月製　興獻廟樂章逮繫臨洮府知府郭九皐詰京初皐爲永平知府也定國公光祚奏言土豪久隱公田下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郭蘭臣驗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

張希尹勘覆春等徼九皐及同知張守會勘已而
按得前田初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馬甫廣
等吞噬遂論紀〻文編戍紀怙惡不逞屢疏摭拾
九皐奏辨通政司尼之紀遂誣九皐及同知張守
多受甫廣金錢勘死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而太
監芮景賢者喜爲羅織者也遂奏請逮治從之于
是九皐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校之臨洮及永平收
繫九皐與張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廠衛官無受民
訟而特　旨收縛罪人亦不出京師諸城門刑尚
書林俊上言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卽九皐貪忍不

妄　陛下猶不免以　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
頗類苛察是傷大體設使趙紀之詞虛謬九皐被
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其單辭眞
僞未辨而九皐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甚非美德
乞降明旨徵九皐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錦衣衛
官往會撫按會鞫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
九皐來京處以極典未爲晩也疏入不報都給事
中劉濟等抗章劾景賢亂政宜加罪斥景賢上疏
自理　帝優旨慰之于是給事中章僑復以爲言
帝怒奪俸三月汪思及南京科道鄭慶雲王命爵與

瀚等交章言景賢奏逮縶〻知府此逆瑾亂政之故
習豈宜復見于今日乞救廠衛官勿生事釁俱不
報林俊致仕初俊以李陽鳳之事被詰也遂有去
志屢疏乞休不報至是又言郭九皐不宜逮繫
帝復不聽乃稱疾篤乞骸骨不已從之賜酒食寶鏹
以行給事中衛道上言林俊之去是崔文排之也
不宜以廝養之故而去大臣乞降諭旨留俊不報
逮繫郎中葉寬等于詔獄　帝賜都〻旨陳萬言以
在京房地營脩新宅工尚書趙璜執奏不可萬言
齗之訴璜于　帝謂爲營繕郎中葉寬等主之也

帝怒命逮繫寬等下鎭撫司考訊璜聞　命惶懼
不知所爲因而乞　恩服罪乃已于是科道官劉
黼等交章申救不報御史陳相上言人君之心惟
在所養能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無所施而
不當矣茲者賜萬言以房屋　陛下不忍之心也
而尚書趙璜因而服罪郎中葉寬以之下獄爲不
用恩焉耳華陶淳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芮
景賢之慰留郭九皐之逮繫爲不用明焉耳崔文
左道亂正　陛下不忍罪也而反忍于奪法司之
權使耆舊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曩嚮販私鹽

陛下之不察也而反惑于挾仇之訴使盡職如程
景貴者久淹禁獄故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葉
寬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皐被繫而守牧地方
者寒心程景貴受誣而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
民其不幸而爲苟且之習者幾希矣及今不圖末
流安救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留
俊釋寬等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治可臻矣　帝
切責之給事中劉最謫補外初太監崔文以禱祀
誘　帝糜費內帑無筭而芮景賢所任千戶陶淳
者又集羣校羅織諸縉紳至于巨姦大憝反以賄

免有遺孽錢寧者遣其厮養朱喜攜萬金來京匿
其黨陳勳家欲賄諸宦戚圖復故官淳緝得之與
官校分匿其金脫放之又威脇奏寃人鄒輿自經
劉最上言　陛下聰明天授首竄元惡簡任淳良
天下稱頌柰何一日壞之于幺麼子也臣按崔文
以早微驟居近侍首導　陛下于有過之地法宮
甚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累　朝積貯
視爲已藏而攘取之陰耗　國本其罪彌彰且奪
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　陛下庇邪
豎拂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芮景賢任用匪人
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闒閟曹嘉素不與通則因事
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厮養匿金而擅自脫釋威
脇鄒輿懷寃自死即此二事狡惡欺罔之罪有不
容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逃矣
乞查覈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于市以爲首惡之戒
景賢降敕切責陶淳置對正刑辟　陛下清明之
德有光矣疏入不報既而崔文摭拾自訴　帝優
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靖方切任用勿復
爲辭劉最既言侵費帑金其令覈實以聞最被命

知爲所窘也乃上言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得搆
陷　帝怒曰劉最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詰問又
不服罪本當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
恩于是御史衛道給事中王思等各上章申留以
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　帝切責之已而出最爲
廣德州判官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
震時　孝惠皇太后尚未小祥而長公主于歸蔡
氏卜以是月甲午禮部上初見儀狀謂駙馬當四
拜主坐受其二給事中安盤等上言昔唐衡山公
主適長孫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爲不可

高宗從之今　孝思皇太后几筵未徹是高宗能以禮處其妹　陛下不能以禮處其姊也閭閻小民有期之喪其女猶不敢用禮而婚况聖人以禮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萬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　聖朝有一闕失請俟終期然後下嫁且駙馬雖賤使主坐受其拜夫屈于婦逆陰陽位其禮亦爲乖謬至于主見舅姑之禮未聞開具乞併下禮官詳議明晰以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是歲次長公主亦歸游泰八月河南大水先是四方災異奏報頻仍　帝曰上天示戒朕心憂惶特降敕諭

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至是吏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顧頻告災青者蓋以臨馭未几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惕然慎終以荅天人之望歟請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者舉措背馳萬民失仰詔令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邇來師傅重臣諮詢疎濶任賢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釐革倖位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姦黨巨惡俱下三法司鞫訊邇來事非機密悉付詔獄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法守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　命科道官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閻洪續奏遂寢前旨邺民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禁黜左道邇來脩設禱祀瀰瀆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神氣精明邇來　聖躬違和　天顏異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此保固不能如

初也有一于此足以干和况兼之乎未可諉爲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疏入不報進封壽寧侯鶴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太和伯復以定策功進也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璜各疏諫不報時楊廷和以十二歲考績亦加太傅廷和不拜禁勳戚及閹宦家婚姻初正德間太監李宣提督京儲嘉靖初華之宣令其弟姪與戚畹連婚貨緣中旨復以宣提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宣在　先朝出入逆瑾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逆瑾珠寶八斗駭人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倖　先朝

宣獻私第一區謀督京儲　陛下即位奉汰華之
人心大悅而乃啗賂戚畹要結婚姻夤緣左右復
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其所爲豈
無倣尤蓋　先朝姦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三女
一婚江彬之子二配長寧襄城二伯張銳者其兄
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子配王
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泰寧伯爲子壻彼數大
家者或其先連婚　帝室或其先銘勳太常乃納
釆于管庫之人同穴于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
覩顏蔑先辱親于是爲甚　皇上中興以來除舊

布新而姦黨弟姪厮養猶漸居都城布列禁地覬
覦窺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
宣取還閑住一切姦黨厮養盡行驅逐其勳戚之
家敢有仍故連婚者即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
捕庶使已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搆之黨革心于
將來矣　帝曰李宣姑用督儲其姦黨弟姪厮養
先年蠱惑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諸監局
供役弟姪厮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勳戚諸家毋得
射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附錄南京工
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貯工部以

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
廩及囹圄囚食今覈戶部錢穀約足支給宜將贖
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光祿少卿華
湘言我朝曆法仍授時之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合行修改

論門戊　朔請改曆元者元統鄭善夫及湘凡三
人矣人鄉皆勤精說而未覩授時曆法之深也蓋
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
法以七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一元之中
十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
自大　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曆過五千二
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地二元矣今當人
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
年皆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大一甲子爲曆
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爲元

者蓋曆家以世數邈遠難於推筭故截去眞元而
姑以辛巳爲始耳遂使膚淺之士無所考據紛紛
異辭不知曆元之所在矣至於歲差之法起于于
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
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
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
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
度一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二分嘉靖甲
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
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曆者
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
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一分一十八秒至嘉
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
十餘分矣又將何所于改耶自嘉靖初至今　上
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
箕四度九十二分其與至元辛巳日躔箕九度二
十二分者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
見哉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
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耳故止德甲
戊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

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書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勢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爲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迨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之日食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則誤矣然則今之司天者亦嚴督疇人使之精深其業斯可矣勿信異議而輕爲更張也

逮繫廣德州判官劉最及御史黃國用于詔獄九月南畿大饑是歲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有旱災而應天蘇松淮楊徽池等一十四郡及徐滁

等州爲甚千里盡赤莩殣載道姦盗因之蠭起南京給事中顧溱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爲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䘏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留蘇松折兌銀兩浙鹽價蘇常粳白米滸墅關鈔課應天府缺官皂薪贖鍰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發太倉銀二十萬兩浙漕米九十萬石往賑災民亦從之兵尚書金獻民上言泗洲洪澤聚有盗舟爲道路梗乞命巡撫胡錠勵兵驅逐從之冬十一月奉　孝惠皇太后主于奉慈殿劉最編戍最以劾崔文出判廣德御史黃國用假以符檄使乘傳去刺事者馳白

東廠芮景賢即奏請遣官校逮繫下鎮撫司考訊編戍給事中劉濟上言罪至編戍爲民謫降遠方亦大矣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爲小若與律合何不付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舉哉傳之天下必謂最等罪不至此陛下特爲偏曲爾不然何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哉乞將最等仍赴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主事桂萼上言大禮併獻席書方獻夫議草附錄初莊奉夫人弟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援　先朝魏振事例乞陞官職

兵科叅駁及兵部抗奏俱報聞已而司禮太監鮑忠傳　旨福海及蕭奉夫人弟錦衣旗校顧錦俱受錦衣世千戶福海錦後奏乞莅官理事下兵部看詳給事中夏言等上言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湯文莫是過也詎意有此傳奉之舉以爲仁明之累　國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子孫不授世守率由罔愆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有戰功一旦官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甚不可也竊意邢顧二夫人昔在藩邸雖曰供奉多年積有勞勩然遭際　龍飛冗陳大內豢封錫之

榮寵渥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保　君恩不當怙
寵驕矜廣希恩澤伏望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
爲重申飭内庭以汰倖爲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
請託之漸御史屠僑等亦上言不可俱不報十二
月楊廷和致仕初　御用監太監刁永請遣内臣
之蘇杭監織綺繒工部奏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
帝曰御服缺乏仍遣二員前去監織因命廷和撰敕
于是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觧一貫南京御史吳
瀚等各上言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　皇上過
聽内局所奏遣官之蘇杭督織　命臣等撰寫敕

書臣惟蘇松杭湖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爲虐
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
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况所經過淮揚徐
邳等處軍民田產漂没殆盡幼稚計斤而鬻母子
痛哭墜水以死該部議賑公私匱乏豈能俛首朽
腹坐以待斃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
詔撰寫伏望　皇上俯從臺諫所言收回成命不
勝慶幸　帝謂廷和違抗切責之于是廷和移疾
連疏乞休時又有從而媒孽者遂許致仕給事中
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自是

月下弦地震雷雪連日夜不絶至明年元日地復
大震附録正德間錦衣百戸王欽與其弟錦侵貟
鹽價百有餘萬嘉靖初逮治欽錦論止長繫臺獄
追贓待報欽等賄緣近倖忽出　中旨曰王欽等
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
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緩
之由臣等歸罪于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于
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院之責夫
豈敢辭　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欺
弊孰爲延緩孰爲請託各付之法以懾羣姦知弊

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
報時又有錦衣李洪陳宣者以睚眦殺人止論奪
級濟復上言　國家置立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
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權姦不得以恩怨爲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爲輕重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
奪級而已王欽王錦姦黨亂政編戍而已以黃國
用視洪宣以劉最視欽錦奚啻天淵而　陛下以
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疏入不省彭澤罷以
金獻民爲兵部尚書
嘉靖三年甲申春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初元日丙

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焉郊不宴命北畿
河南諸府興脩水田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陝
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
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流
離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
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漑其平疇廣土無
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
上取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諳水
利者居之督率羣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
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

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二月
禁內外官交通藩府時給事中毛玉勘覈平濠功
次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 帝從之 命有
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
實奏聞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司禮太監扶安
傳奉 帝旨以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
城啤兵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
報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司桂蕚張璁及
兵部主事霍韜詣京命婦入覲 興國太后時
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禮

繫給事中鄧繼曾于詔獄繼曾上言伏見近日中
旨多戾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悖邪說之諂
媚則敕賜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加放黜時如
正德可謂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嗟
可嘆者 陛下聰明聖敬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
可嗟可嘆之旨如今日哉或者左右羣小乘隙招
權是故出言無稽一至如此若果出自 聖翰亟
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所爲尤望速賜顯
戮以戒憸人 帝大怒命遣官校逮繫鎮撫司嚴
加考訊御史林有孚給事中葛鴻鄭一鵬韓楷各

上言申救不報已而命勿具獄謫補外任附錄時
南畿饑甚人相食巡按淮揚御史朱衣上言人民
爲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婺婦劉
氏食四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毋軍餘曹洪
以弟殺兄王明以子弒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塞
臭彌千里災變之來莫此爲甚更乞大爲賑恤先
是以席書爲戶侍郎督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
是以衣言復發帑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州
縣是時四方俱歎盜賊蜂起閒廣青齊豫楚之間
所在成羣而盧鳳尤甚泗州洪澤嘯聚衆至千人

江洋出沒尤多盜賊給事中張原奏乞遣官督勦
從之仍特敕操江都御史伍文定防禦擒捕逮繫
試御史朱淛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于
詔獄是月晦日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　旨
命婦免入朝賀朱淛上言　皇上孝事　兩宮常
如一日茲者　朝賀之儀在　興國太后既已舉
行　昭聖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
布之間關係不小　昭聖手攜神器親授吾　皇
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陛下之所以事　母后者
宜何如哉臣謂今日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加意舉行　以安太后之心以全天
子之孝可也馬明衡亦上言暫免　朝賀在尋常
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
報罷安得無疑故竊謂此意若出自　太后其間
必有因專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感若出自　聖
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　聖旦嘉節而
輟此盛禮哉疏入　帝怒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
太后懿旨孝養　兩宮朕豈敢間越朱淛馬明衡
不諳事體逮赴鎮撫司嚴刑鞫問侍郎何孟春論
救不報已而陳逅季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

言馬明衡朱淛不知　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可謂
狂且誣矣然原其本心則以為議禮之初　太后
輒不受朝人將謂　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姦讒
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以僥富貴其禍有不可言
耳狂瞽之言無足深罪乃今下之詔獄加以嚴刑
天下聞之將謂　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
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輕而忠臣義士且將杜
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　帝怒其煩擾亦並
逮繫考訊之太理卿鄭岳論救不報附錄營能殿
于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曰韜奏乞停止不報

三月丙寅奉　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汪俊罷俊諫立別
室不聽乃乞休　帝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
慢朕躬即致仕去復召桂萼張璁詣京以席書為
禮尚書夏四月魯迷貢獅子巡撫甘肅都御史陳
九疇奏言魯迷王遣人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
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下禮部議覆奏獅子
等物係非常貢　帝曰既非常貢該地方應否起
送爾部內仍同兵部會議奏聞給事鄭一鵬上言
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公為辭下逮漢

唐猶有郤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書
之史冊足爲美談今嚮迷所貢諸物　陛下所必
屏而不溺者顧肯輕受爲　聖德累耶又聞洪武
初內使奏增虎肉　太祖曰養虎何爲而肉以飼
之　命以虎送光祿他禽悉縱今乾明門諸處禽
獸尚多皆仰給大官日費豆秫以歲計之亦且不
貲而嚮迷復有此獻獅牛之物俱非土性所宜受
之徒費　國用郤之有光　聖猷乞敕該部行鎭
巡官就彼量賞遣回且獅牛等物一切勿受庶幾
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德而潛消窺伺之心

矣且乾明門禽獸通行縱放則　皇猷益光　聖
德愈隆章下禮部併詳已而議上竟起送來京受
之逮繫脩撰呂柟編脩鄒守益于詔獄謫柟解州
守益廣德州各判官己酉上　聖母昭聖皇太后
冊寶庚戌上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蔣冕
罷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丁丑遣官之安
陸改題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鴻臚少卿胡侍謫
補外六月以吏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石珤爲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以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
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喬宇罷以楊旦爲吏尚書逮

繫御史段續陳相于詔獄逮繫員外郎薛蕙于詔
獄逮繫按察副使劉秉監順德知府羅玉詣京考
訊秋七月改稱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百有四十
二人于詔獄己卯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
辰謫學士豐熙給事張翀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
寬戶部郎中黃侍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
世芳大理寺寺正毋德純戍邊杖羣臣于闕廷編
脩王相王思給事中裴昭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
韜郎中楊淮員外張瀿申良主事臧應奎仵瑜余

楨安爾殷承敘等俱卒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
悉追縶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錦衣衛以
在繫官上請　帝曰何孟春入禁聚哭藐朕冲年
爲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俸五品以
下杖之于是編脩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
差相與王思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甲申
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奉于觀德殿奉爲　皇
考乙酉大同戍卒殺參將賈鑑初巡撫都御史張
文錦議于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鎭卒二
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人諸卒慮虜蹂躪卽死不

願徙訴于文錦不聽趣之行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其不用命伍長箠之且置之理諸卒遂變有郭鑑柳忠者倡亂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復以僉事陳洗爲給事中洗先爲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　陛下察幾致决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若不布詔天下猶爲未明更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於桂曹嘉以作正氣　帝悅復以洗爲給事中辛卯復逮繫脩撰楊愼編脩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元御

史王時柯于詔獄復杖之張原卒謫楊愼王元正劉濟戍邊　帝怒愼等不已復命逮繫責之曰楊愼王元正劉濟倡率讙譁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調吏侍郎何孟春于南工部毛紀罷　帝怒何孟春調南工部復詰責紀等不已紀因求解職　帝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文錦恐郭鑑等北與虜連招使入城既入即索首謀者郭鑑柳忠遂脅諸卒焚府門刦獄囚又焚都察院門譟譁壓突城中大震文

錦倉皇踰垣匿博野王所諸卒突入官廨略其家復脅博野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乃發府庫兵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內臣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桓走免略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朱振于獄脅命主之振不能止與約三事曰勿犯宗藩勿略帑庾勿縱火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振乃戢衆稍就約束已而脅鎮巡官代奏乞宥時月之二十有七日也附錄南寧伯毛良上言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　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矣千戶聶能選百戶陳紀教授王介錄事錢于威

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八月以吏侍郎賈詠爲禮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代王出居宣府先是廷議遣兵侍郎李昆賫敕誅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某鎮守以都督桂勇爲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戢之諸叛卒雖勉聽朱振約束猶肆刦掠不用振命振箠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振集諸叛卒諭以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卒頓首謝暫爲解散然皆恐懼不安姦盜多乘隙刦掠居民桂勇督兵分捕箠殺五十餘人復笞鑑

忠等釋之以安衆心衆稍定亡何有別鎭叅將李
賢者率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其衆掠民禾畜居民
詈之衆詭曰爾大同謀叛　朝廷命吾將盡勦之
而尚吝禾畜爲耶于是轉相告言有洗城之說又
有妄傳京營諸鎭兵已駐近地者諸叛卒益懼而
戶部進士李枝者齎餉適至鎭衆益懼謂有密旨
遂夜集數百人排枝闥問故枝出公移門隙中示
之始信而衆既夜集不能散乃咎大同知縣王文
昌曾勸鎭巡官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匿走得
不死衆乃縱火焚燒居民數百家亂復大作明日

逼脇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王懼微服率子弟潛
出居于宣府天祐等諭撫不定復以狀聞土魯番
寇甘州速壇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者他只丁
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厲衆出擊滿速兒走
肅州九疇間道抵肅州內外合擊大破之殺其將
火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復邀擊之大
創而歸崔銑罷九月改稱　孝宗敬皇帝爲皇伯
考　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
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勛遽曰
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

順其美事遂决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
論政必先于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朕
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
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
遵　祖訓遺詔命朕嗣　皇帝位受天明命于茲
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羣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
宋濮王爲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宋
漢二帝嘗爲立子朕則入奉　宗祧與爲人後者
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
也朕祗承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
用歉然今告于　天地　宗廟社稷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
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
揆之倫序未協無背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
茲詔諭以中朕拳拳孝養之誠乃閣臣宏等所草
也潞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卿初爲藩府長史司
吏棄之嘯聚千餘人據青羊山以叛流刼潞州諸
縣及河南懷慶地方官兵不能制以侍郎胡瓚都

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天祐奏至廷議遣戶侍
郎胡瓚都督魯綱總兵往討之赦誅首惡脅從不
問議遷　顯陵初　帝名安陸松林山陵爲　顯
陵比七陵焉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等請改遷
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侍郎童瑞陳雍等上言
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
可輕泄　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願以爲法　帝命禮部會
多官集議尚書席書侍郎朱希周李時等會公侯
九卿翰林臺諫諸臣上言臣等伏聞　顯陵勢如

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勝　帝王之幽宅也
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　帝曰　先靈遠在
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
臣等感　陛下哀切之誠仰　聖人孝思之至但
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
泄人心如此可不信從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不敢
不盡言　帝乃命罷議命　顯陵祭如七陵以兵
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帥師討土魯番初河西守
臣聞番寇大舉恐九疇不能却敵遂上言河西危
急伏乞大發兵援之廷議請以本兵大臣親出督

師乃命獻民及雄徵沿邊鎮兵往討馬比獻民至
蘭州而寇已出嘉峪矣乃用九疇策請遷發諸夷
使置之嶺南閉關絕貢以靖西陲從之九疇以大
捷聞言速壇滿速兒中流矢死矣　朝廷信之賞
賚有差巡按御史王官上言獻民總制不如彭澤
因薦故巡撫馬昊故侍郎馮清僉事王百之不報
冬十月起廖紀爲吏尚書紀先以南兵部致仕至
是起用十有二月復以閻閎史道于桂爲給事中
曹嘉爲御史給事中陳洸請復閻閎等原官　帝
從之閎等俱辭下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爲知府史

道閻閎爲僉事嘉復原職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
杭州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訊初太監吳勳少監
王士聰敕命監織杭州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廝
養諸役椎剝工匠恫愒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
卿憤懣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彩工顧悉杭州府
帑金給之有所關發其舍中兒廝養輒索羨金什
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勳滋不悅
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詣卿不爲遜勳遂奏
卿等違抗　明示稽誤工作　帝怒命逮繫卿等
詣京考訊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于

詔獄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忠呈白　欽免罪人
俱逮繫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湘者爲屬官
馬能所誣亦逮送法司鞫理竟降　中旨奪級外
補之胡贊齊綱帥師次陽和堡贊督兵已出居庸
而巡按官大御史王官上言贊等督兵聲討人心
搖動恐諸叛卒爲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
諭贊等緩兵容　敕臣等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
巡兵內外合擊必能擒滅不效則罪臣于理然後
命贊發兵爲計未晚章下兵部左侍郎李昆覆言
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勢難中止宜令贊駐兵宣

府督大同鎮巡官計擒首謀者若罪人斯得卽奏
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贊決兼
劾功罪從之盜殺山海關主事王晃妖人李伯川
沈雄詭稱商販入關殺死守關主事王晃事聞兵
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潭張璉緝捕盜賊嚴禁白蓮
左道已而御史劉𤜱請贈晃官以勵臣節從之大
同叛卒執總兵官桂勇贊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
中兵擒捕首者羽檄日十數下城中大懼諸卒訴
天祐求全天祐曰惟誅首謀耳餘固不問也爾輩
勿恥惡卽免矣衆懼稍釋桂勇遂率諸將擒郭鑑

椰忠等十一人斬之鑑父郭巴子忿怒復倡亂糾
叛卒胡雄黃臣徐氈兒等搧惑諸卒盡甲而馳分
閉諸城門而喧哄不已迨夜圍勇第破之掠其貲
殺其廝養卒數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縶勇幽于
葉總兵第故欲鬱馬天祐聞變約武忠亟馳至反
覆諭曉勇得不死諸卒邏訴天祐求止兵天祐曰
若等實自作孽柰何能擒獻首惡兵猶可及止也
諸卒乃擒徐氈兒等四人以獻天祐斬之郭巴子
暨諸首惡竟跳匿贊聞之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鑑
等首送贊處城中士人數十輩亦詣贊請緩師不

聽天祐乃上言乞班師復遺書贊謂首惡既誅餘
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贊乃止大同縣庫胥殺知
縣王文昌庫胥許柰侵牟庫銀數千兩慮覺抵罪
乃乘亂縱火焚毀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十有
二月謫評事韋商臣補外職商臣上言臣自今年
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　聖怒大臣
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
杖死者編脩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
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王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
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

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洛任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以爲伏闕諸臣狂直之罪固有之矣然而當宥者有三以迎迓織造逮繫諸臣諫諍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失儀者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是過也非故也宥過者無大被訐者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廉遠地則堂高臣閽之道路儿此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耳望　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耳

帝怒外補之胡贇魯綱自陽堡班師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參謀郎中趙錦各揭報桂勇擒斬首惡十餘人兵部以請　帝曰須擒勦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　帝從之乃命贇等班師贇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臺諫諸臣以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構亂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臺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贇討叛無功逆黨未盡乃師不臨城而歸欲冒功賞欺罔甚矣乞治贇罪別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　敕天祐再撫餘黨勿問脇從代王還大同時亂已稍定　帝諭代王還國王乃復入大同

皇明書卷之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后妃內紀

孝慈高皇后

孝慈高皇后馬氏贈徐王馬公女也元季時宿州人
馬公者殺人亡命以季女屬所畜厚者定遠郭子
興子與鞠爲已女當
上詣濠城避兵時守者欲加害子興奇
上天表異
之留與語大合意視倚之居數月遂以馬公女妻
上卽孝慈皇后也　后端靜仁孝神明自天啓既嬪

上遇歷艱難克盡婦道子興爲滁陽王　上威名益
著后時勸　上毋殺戮收人心滁陽王有二子心
忌　上嘗設酖酖之又數搆　上于王　后于王
所曲調護而免　上渡江定太平　后念滁太平
四江脫東西急勢不能相爲卽率諸將士妻妾從
挈家至太平其後元師扼江而將士得無內顧憂
后之力也及定都金陵吳漢接戰無虛日　后親
率妾媵完衣鞵助給將士常夜分不寐時佐
上籌機密動中事會方　上渡江時傷天下亂夜焚
香祝天願天命早有屬毋爲苦天下生民　后勗

上曰今豪傑並爭誠未知天命所屬然妾內揆之獨
當以不殺人爲本得人卽得天縱殺掠者天惡之
雖身未易保也　上惻然嘉納及正位中宮降冊
日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言倉卒蕪蔞
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今　皇后起布
衣與朕同艱苦嘗從朕軍中倉卒忍饑餓懷糗糒
食朕比豆粥麥飯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
子搆禍時盡孝誠謹承諸妃姒消釋嫌疑往郭氏
疑猜時朕孤危甚賴后調護周曲而免視長孫皇
后尤難家有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羣臣頓首稱賀

上退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妾何敢乃望長孫皇后顧　陛下以堯舜爲法終
君臣一體爾　上一日念天下民窮苦中怛怛當
饋而歎也　后起賀曰　陛下此心卽古人已饑
已溺之心願行政常加意窮民卽天下受福矣及
克燕輸燕寶重器于京畢入陳　后問　上所得
元者何　上曰珍寶　后曰元氏有此柰何不能
守而失之豈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耶　上莞然曰
后意未得賢耳　后起拜曰　陛下言是也人情
貴產稍厚則驕時命僕來則逸妾與陛下起窮約

嘗其竊恐其易驕也驕生侈而危亡隨之顧 陛
下廣延賢才朝夕啓沃誠資世大寶也 上曰善
居恒勸 上預蓄積以禦水旱曰堯水湯旱以有
備故不害苟無備豫當何法以賑民乎遇旱蝗輒
茹麥飯野蔬助 上精虔禱念百官官京師者俸
有限每祈寒暑雨常形寤歎 上感其意遣中使
存問周給之嘗廷宴近臣 后命中官取飲食親
嘗之謂 上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必豐
腆乃當今光祿所具饌惟 上膳耳旨羣臣宴率
凉薄不稱豈 陛下養賢及民之意乎 上亟召

光祿卿詰責之 上嘗幸太學祀先師還 后聞
太學生諸携妻孥來者無仰給勸 上賜妻孥月
粮爲著令後 上以重典肅天下 后常濟以寬
仁每前殿决事有震怒還宮坐定 后必詢今日
處何事怒何人因流涕盈襟諫 上曰往 上艱
子今已有衆子宜積德毋縱怒枉殺人性命卽國
祚長久 上每爲追悔 上兄子文正鎮江西荒
上誅其左右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驕縱然自渡江
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戰屢有功守江西被
圍三月距陳友諒能堅守三月餘不下其智勇也

况骨肉親姪卽有罪宜宥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
正怨望 上怒欲致法又以 后力諫而止宋學
士濂嘗授太子經以詿誤 上欲寘重辟 后聞
爲素食 上還宮問故 后曰聞宋先生當刑爲
設齋誦經祈禳耳因泣下曰民間延一塾師訓子
尚終始不忘宋先生授 太子諸王經甚劬今京
何罪之况宋先生致仕業在家又何與京師事也
乃得貸及病劇不餌藥 上強之不可問之故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使吾服藥不效
陛下寧不以妾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

死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 后
終不服而崩且崩時拳拳以求賢納諫使臣民得
所教子孫爲勸 上爲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后
晩節好讀宋儒朱熹所編小學書曰是書言易曉
事易行而人道無不備宜表章之於是勅親王駙
馬太學生咸講讀性至節儉居常服澣濯衾裯終
久不忍易製裳衣緝餘帛爲巾褥曰天地生物當
爲天地惜之織工治絲有荒纇棄遺者亦緝織賜
諸王妃宮主謂之曰若生長富貴庸詎知蠶桑之
不易乎此雖荒纇在民間卽寸絲亦難得不可輕

棄也　后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伏臘忌晨　上追
慕輒流涕悲哀晨夕衣褘翟從　上拜謁奉先殿
當時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早歲未有子育　上
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草間子沐英等數人愛
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繼生恩益隆無替接妃嬪有
恩禮被顧遇有子者加勤厚焉遇　太子諸王甚
恩而勸學諄懇嚴訶其浮侈曰無功受福此造物
所惡堯舜茅茨土階禹文惡衣卑服　上位儉朴
汝輩已錦衣玉食而猶以服御相加爲乎當亟親
師取友問學變化性習也遇下最恩命婦入朝廷

接如家人禮親戚勲舊之家曲盡恩意各得其懽
心　上嘗盛怒有譴謫　后度不能解衣微時所
服衣取糗糒置懷中出寘　上前曰　主忘昔日
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　上爲惻然及崩六
宮外廷下至閭巷莫不號哭如喪考妣葬　孝陵
謚　孝慈皇后永樂中上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
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嘉靖中加謚孝慈貞化
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仁孝文皇后

仁孝文皇后中山武寧王之長女也生而純明幼知
仁敬讀書一覽輒不忘洪武九年春冊爲　燕王
妃　孝慈皇后深愛之曰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
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毋語及未嘗不
流涕在燕邸助　上爲憂勤而和厚逮下有樛木
之德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愈自祇畏數爲上
言南北戰鬬累年軍民不得休宜有以慰薦之又
言人材難得今在廷之臣皆　太祖皇帝所成就
碩　陛下勿以新舊爲間特　上召翰林七臣倚
毗之與朝夕共政　后悉召其命婦賜冠服鈔幣
勞慰之及有病遺命　皇太子夙夜恪勤敬事君

父勿以我故哀毀傷　君父之心徃　皇上遭內
難時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守北京敵兵圍城者數
四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冑挾矢石登城列陴以
死守苦甚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
校士民之妻闕然吾寢食未嘗忘近聞　皇上將
巡狩北京意得從請加恩今不逮矣爾必念之嗚
呼敬以事上仁以撫下肅以正家恩以睦親爾永
念毋忽崩　上尊謚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
齊聖文皇后

孝鋮昭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永城人父彭城侯麟洪武二十年
冊爲燕世子妃世子監國時二王爲流言日播危
疑中積　后小心恭孝得　文皇帝心　文皇帝
常内苑曲宴恚監國憒憒而念　后賢不置也呼
之前指　皇太孫曰媳婦微而與而子憒憒者廢
矣思時家事大難若應承　后叩頭謝尋忽退
上恠密偵之則入大庖手湯爵出薦　上爲感泣
痛飲盡懽乃罷酒自是　太子得無易而國安及
昭皇帝即位多所翊贊　章皇帝時尊　后爲皇太
后事太后甚謹事多所咨决嘗從　太后謁　二

陵彭城伯昶兄弟從　太后召見行宮諭令謹勅
保家族正統中卻臨朝攝國天子幼冲　后以輔
臣言專勗之於學數數語　上　仁　宣時隆委
股肱輸悃推心之事又具語諸人優劣故是時
天子尊任師傅經文緯武舉才用賢阜民興學爲
本朝極盛諸大者具正統紀中六年正月下詔言
皇后之位上配宸極奉　宗廟下表六宮毋儀天
下誠國家萬世治安之本也爾禮部於直隸南京
鳳陽淮徐河南山東西陝西官員民庶有德之家
克修仁義家法齋肅者簡求女子年十三至十五

容貌端潔性資純美言動恭和中禮度者禮遣之
其父母親送詣　闕吾將親閱焉時大閹振以伴
讀恩入司禮監爲太監害未有萌芽一日　太后
自謁陵還坐便殿召大臣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
榮溥尚書濙入　上西向立榻旁輔等西下立左
右女官雜佩刀劍侍廷中肅然　太后召輔等前
曰卿等皆舊臣嫺政令　嗣君冲年幸同心一力
計安社稷召士奇溥前諭曰　先帝監國時念二
卿孤忠屢形愁歎及在位每語及監國時事輒潸
然涕下念二卿同憂危言在耳不忘不詡今日得

相見也士奇溥伏地泣　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墮涕共悲哀久之　后顧　上曰此五臣　三朝
所簡任貽　皇帝　皇帝凡有行必咨有斷决必
告非五臣所贊决不可行也　上頓首受命頃之
宣太監王振伏殿下　太后色頓異曰汝侍　皇
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振
叩頭稱萬死　上跪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帝
年幼豈知乃此輩誤人　國家多矣我聽帝及諸
公言姑留然自今更不得令干國事也時禁闥肅
清諸宮中一切玩好不急之務皆斥不用禁中無

急務事必付閣下平章乃後行毎數日輒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條事目進參比之或司禮自斷非閣下議允者輒召振詰責由是終 太后之世振不敢專大戆伏不得作云正統七年冬十月崩遺詔言吾自洪武中配 仁宗皇帝二十餘年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 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至重存没在念 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內外文武重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爾羣臣咸佐 皇帝惇行仁

政秉忠勤毋懈宮中大小庶務悉奏 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僉遵 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没之後喪服遵 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 皇帝宜念萬機之重羣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哀 天地 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勿停 上敕禮部言洪惟聖祖母大行皇帝太后性稟至仁德兼萬善昔配皇祖仁宗皇帝自居東宮及臨大寶孝敬之誠昭聞于上仁厚之德敷施于下致我 皇考宣宗皇帝丕承前烈祇典神天致治之功成于慈訓朕以

冲人嗣大歷服夙夜遑遑罔知攸濟仰賴我 聖祖母以教以育倫極恩勤一話一言咸出至愛八年于今國家攸寧民庶樂生福被朕躬愛及天下天不憖遺遽爾遐棄於戲痛哉爾禮部集羣臣議上徽號以聞上尊謚 孝誠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 宣宗即位立立三年而皇子生爲孫貴妃出 后引疾辭位 上下詔曰比者 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

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遜表請居閑朕念夫婦之義屢拒不允而陳詞加懇至再至三巳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一如其舊貴妃孫氏 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巳立爲 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厥位今冊妃孫氏爲 皇后尋賜胡后號爲靜慈仙師 上晚年自悔欲追復后號位恨莫及每自笑曰此朕幼年事後 仁孝皇后憐 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毎燕會居孫 皇后右正統初崩天順中孫 太后

崩　上既與閣學士賢議　上后尊謚下敕言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讓位就閒優游百年以及令
終朕特幼冲不敢故違尊爲靜慈仙師祭塟之儀
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迄今思之甚悼甚悔
其議上　皇后尊謚令所司脩葺陵寢如制

孝恭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人正統中　孝誠皇后
崩大閣振橫肆娼李祭酒時勉不下已廉微過械
肖文廟前　太后聞大驚召　上問祭酒儒生師
表至尊重奈何令囊頭表則地於紀綱謂何　上

謝不知　太后大怒曰即不知用若爲作皇帝
上遣問乃知振所爲也遂得釋土木之難中朝洶
洶患無君　太后詰百官太子冲幼未能理萬幾
郕王宣宗親子又年長可嗣大統王本側姬子竟立
之而社稷以安先是　太后以侍郎謙能任難立
陛爲本兵倚任之及　英廟復辟以石亨徐有貞
等共傾謙殺之后憐謙忠社稷功不賞咨嘆者屢
日而諭　上何爲不留謙　上深悟悔天順中以
會昌兄弟得封爵顧不樂者累日曰何功於國家
而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千國憲吾不

能救矣六年崩敕禮部言　大行皇太后配我
皇考恭敬之誠昭於兩宮仁慈之深被于四海朕
自幼冲嗣承大統以至復位前後幾三十年得以
奠安宗社緝寧邦家皆　聖母恩勤保護之德之
功也禮部集羣臣議尊謚以上謚曰　孝恭懿德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孝莊睿皇后

孝莊睿皇后錢氏燕山右護衛人性孝謹絕妒忌
英廟北狩每夜瞻北斗哀號籲天拜祈　駕還倦
則即地臥未嘗就寢自是一股爲痿不起以哭泣

多故一目爲失明及迎　駕悉宮中所有以佐費
上還居南宮不快意　后日夜爲慰解保護勤至
上復辟處　景皇后恩禮不衰爲　上言　恭讓
章皇后之賢不置也得追復位號　上甚禮重至
沒身不衰成化初　上尊號慈懿皇后四年夏六
月崩上尊謚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
皇后

孝肅太后

孝肅太后周氏昌平人事　睿皇帝爲貴妃實產
純皇帝　純皇帝即位尊爲　皇太后後上尊號

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卽位尊爲　聖慈仁壽太
皇太后十七年三月遺詔言予獲奉事　英宗皇
帝越既有年龍馭上賓攀號莫逮　憲宗皇帝嗣
統之日遂膺尊號俗隆孝養重遭變故內疚于衷
頼　今皇帝孝敬誠篤　皇太后　皇后奉養周
至于今壽七十有五得復從　先皇帝左右于地
下死無憾矣顧　皇帝繼承丕緒須念　祖宗創
業艱難社稷至重爾來水旱相仍天下軍民困苦
宜勤勵節儉任賢使能爾文武羣臣各懷忠秉志
以臣輔德業恢弘治化共保億萬年無疆之休

皇太子國本所繫其務進學成德以端大本宮中
大小事務悉奏　皇太后而行諸外戚務遵　皇
祖明訓不得干預國政予生無德及下喪服悉尊
累朝太后累詔以日易月遵行予言不再旨意周
悉前此詔未有也上尊謚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
輔天成聖太皇太后歲時祀奉慈殿如奉先殿儀

景皇后汪氏

景皇后汪氏賢巳巳之變　純皇帝在青宮　后字
之甚恩　景皇帝欲易儲　后執以爲不可咈帝
意及東宮立遭廢　睿皇帝復辟　景帝崩命與
幼女出居舊郕府而　后復爲郕王妃　憲廟極
感　后禮事之甚恭初后事　皇太后及　錢皇
后甚恭故相得甚恩比遷府東宮令護行者罄宮
中物聽自隨至正德中乃薨陪塟景陵敕禮官言
夫禮取其稱也　康定既正大號而　園陵配享
禕翟之號未稱其上　皇后尊謚葬以妃祭以后
於是　上皇后謚號

孝貞純皇后

孝貞純皇后王氏都督鎮女也成化初立下詔言先
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別宮待

期逮憑几未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時迷疚未
敢與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牛玉朦朧奏請將選
退吳氏冊立禮成德不稱位祭其實始知非預定
者夫既遵　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
人何以主宮闈而相祭祀用是請命母后正玉罪
廢吳氏退居別宮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
武羣臣陳請建立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
皇后嗚呼朕念負荷之重處禮之變如此豈得已哉
后既立而萬貴妃者大受幸　后處之泰然　孝宗
卽位上尊號　皇太后　武宗卽位詔言祖母

皇太后深仁厚德母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罕比
上尊號　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崩上尊謚　孝
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太后

孝穆太后紀氏　孝宗敬皇帝母也　憲宗時昭德
宮萬貴妃者特幸　大后在御妻列得進御有娠
貴妃知而恚痛楚之而胎全　上陰令託病出居
安樂室以痞報而屬門宮護視之成化　年七
月己卯　皇子生　太后乳不給太監張敏使女
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憲宗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終不令貴妃知已而貴妃子悼恭太子薨禁中漸
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甚念然慮爲妃所忌陽
弗聞已而太監敏乃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
間爲貴妃言貴妃內多智念已不復育幸　上有
子也乃大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　上召見
上持之泣下時　皇子生六年矣動容出語卓然
君表復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　太后厚賜之尋
從輔臣輅言徙　太后居永壽宮禮數視　皇妃
中外大悅然竟受萬貴妃鴆成疾薨而　皇子立
爲　皇太子　孝宗即位上尊謚　孝穆皇太后

別建奉慈殿于宮中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祭如
奉先殿儀時　上悼念　太后甚有縣丞徐頊疏
請究皇妣薨逝之由逮當時診視太醫賢治中衛
鞫訊宜知狀報不異戴天之讎下禮官請逮萬氏
戚屬常出入宮闈者論究　上曰外浮議非爲的
罷究詔訪　太后親屬之在廣西者數年竟莫得
而罷　上念廢后吳氏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
后禮云

孝惠太后

孝惠太后邵氏　獻皇帝母也事憲宗爲貴妃生

獻皇帝及岐雍二王　世宗嗣統上尊號壽安
皇太后尋崩閣議定哭一日喪十有三日而除文
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哀切二十有七日乃除
戊辰遣太監永請安陵告　獻皇帝廟遣監丞告
岐惠王雍靖王墳上尊謚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祐聖　皇太后祔茂陵奉主享奉慈殿

孝康敬皇后

孝康敬皇后張氏興濟人附

毅皇后

毅皇后夏氏上元人附

章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蔣氏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隷京師初配
獻皇帝爲興王妃生　世宗皇帝　世宗旣嗣位議
尊稱大禮歷數年乃定具禮儀志中　太后疾
上躬調藥膳禱上下神祇又三歲乃崩明年　上
奉承天下詔言朕積愆纍上累慈聖鸞輿遐邁宜
祔　先帝陵匪自經營曷慰夙夜於是詔承天啓顯
陵祔焉詔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地方免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隷河南免三分之一

孝潔肅皇后

孝潔肅皇后陳氏元城人闕

草野臣曰盛哉　高皇后之德由周任姒而還未
有也方用重典時而我　后一主於淵蟄坤藏生
德完焉宜基命用昌哉乃　孝誠皇后克龕我
邦家磐石廟社顧未嘗一日御正朝稱制也於萬
古獨烈矣　列后在天玉典嚴閟非草野得一二
縷數於戲盛哉

皇明書卷之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外戚傳

孝慈高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閔子鄉王
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序呼行曰馬某少壯時膂
力過人沈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疾惡見不義
視之若仇讐即忤意忿毆擊即死無恨避讐徙家
定遠後又它徙而以　皇后託定遠人郭子興育
焉　上旣定天下　皇后正位中宮封徐王以它
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東歲時奉祀已　上稽典
禮無其文乃即王墓道南立廟肴令歲春秋二仲

月有司奉祠焉

郭德成濠人也兄興弟英皆以功得侯事具名將
中德成有女弟入宮爲寧妃德成事　上爲驍騎
舍人世多難因自晦於酒一日　上召授府都督
懇辭不受　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又兄弟皆
封獨爾未顯故界爾職爲爾榮柰何乎辭德成免
冠泣且拜曰臣狂愚性懶慢耆酒又酷嗜臥不識
緩急倘任職不理　上殺我矣人生不過多得錢
飲美酒隨意自適足矣顧榮顯無爲也惟上裁幸

上呵然曰箬人箬人舉皆若此吾刑可措矣立賜黃
封百壁勅舍人飲他金綵稱是一日侍宴後死醉
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進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
如此非傷酒過耶盍戒諸德成叩首曰臣猶厭其
多且盡剃始快焉　上嘿然德成悟觸忌諱乃大
怖出即盡削其髮披僧衣入狂呼唱佛不已　上
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獨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
何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
終

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　昭皇后昆弟也　后爲燕

世子妃時父麟授兵馬副指揮從北平乃老昶從
起靖難戰累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
衣　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　宣宗嗣位以　太
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爲彭城侯惠安亦累功陞
左都督至是並封並世券昶家本謹厚又　孝誠
皇后有功德故延世于今

孫忠鄒平人初名遇以貢入大學歷介休永城主
簿佇役天壽山陞鴻臚寺爲序班宣德中以　皇
后恩賜督府僉事賜名忠已封會昌伯長厚好施
予方王振橫特惡國子祭酒時勉械文廟前諸生

三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走會昌伯所祈爲言適
會昌以生辰啓宴　太后遣使者致金帛爲壽會
昌伯附奏言今歲生辰殊不樂彼年生辰得公卿
爲賀國子李先生亦來李先生所遺僅方帕然天
下所稱大人君子乃幸枉殊樂今李先生爲朝廷
械繫國學前不至故不樂耳於是　太后乃大驚
召　上問祭酒儒臣至尊重柰何囊頭於紀綱何
在而先生因得釋復官本忠諫說力也忠五子皆
都指揮孫十人皆錦衣千戶子顯宗稍驕逸忠數
數戒切之卒年八十五贈侯諡康靖景泰中子繼

宗嗣伯天順中進侯繼宗亦醇謹無他腸

慶雲伯壽者　孝肅太后弟瑞安伯王源爲　純皇
后弟也　憲宗即位以　孝肅恩壽得封　孝宗
初以　孝貞太后恩源得封而　睿皇后戚屬業
未有封者於是后兄子承宗比源例乞恩乃得封
安昌伯五年源進瑞安侯而弟清以都督同知封
崇善伯正德二年源弟濬以　太皇太后恩又封
安仁伯嘉靖中安昌伯卒乞嗣封　上曰外戚無
功享重爵非古帝王崇德報功之意朕甚不取其
議廷臣於是上議言戚里膺重爵嗣封實濫非所

以愛國重名器也維垣停伯不得嗣爲嘗於是
上詔曰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雖戚里
實開國靖難佐命功非異時比彭城惠安軍功居
半可世如故他宜革不嗣以　先朝恩命錄之終
其身於是慶陽大和皆罷封不世矣稍稍以陳乞
乃或得都督都指揮云壽寧伯張巒　敬皇后父
也成化中后爲　皇太子妃授鴻臚卿　后正位
封壽寧伯立東宮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弟延齡亦以兆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橫甚奪民
田廬詬官寺含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莫敢

詰市津龍斷往往皆二張人於是給事中吳世忠
主事李夢陽各疏劾幾得罪正德中鶴齡進太傅
然稍斬歛嘉靖中大張以定策功封公然疑釁內
積益戢戢自謹矣尚書胡世寧言宜保全外戚不
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　陛下始　上說已而
太子正　昭聖皇太后號名上徽號　大后旨勿賀而
二張多瑕釁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長語言朝廷
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張有逆謀
上令考漢薄昭故事下考竟法司恐傷　太后心
疏言二張諸不法皆前朝事乃逆謀無蹤迹奏從

末減　上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鶴齡
與南京錦衣指揮勒閑住　上念昭聖當有言乃
寬而　昭聖竟不問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鞫東
山亦反坐荷校死
慶陽伯儒　毅皇后父也父瑄好義與姻族故舊
通有無聞歿死及無告者輒買棺掩骼稱長者儒
資稟淳厚濡染家訓以勤儉忠厚爲尚涉獵書史
非人不交父寢疾三年躬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
籲天以身代以　毅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進慶陽伯賜誥劵益敦謙慎服食不改其素

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
爲至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
庭肅然京師外內若不知其爲外戚家縉紳卒然
遇之不問亦知其爲慶陽也嘉靖中陳萬言以
孝潔皇后父封大和伯卒不得嗣
方銳以　孝烈皇后父封安平伯二十二年敕吏
兵二部言朕恭奉　皇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悼
遺音周足三期后妃列御賛成朕孝宜加恩遇錢
進封侯卒子承祕嗣
崔元代州人尚　憲宗長女永康公主爲駙馬

尉好交文士流聲譽嘉靖初以迎　駕封京山侯後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元以直信受知得與閣大臣及武定侯勛成國公希忠並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勛奸狀而大憝伏辜

約論曰自古外戚之爲鑒戒著矣　國朝　祖宗家法最嚴遇戚畹極恩而終不使任事治民固多所保終　孝慈皇后創大業然兵亂外家無封者

仁孝皇后本中山王長女家故以元勲封彭城惠安二伯亦各以軍功封餘官止都督繼世推　毋后恩乃得封至稱舅氏封不侯繼世寔終於二張而近世外戚亦莫横於二張然倚伏亦翻反亟矣

皇明書卷之十二終

皇明書卷之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纂

宦官

自

高皇帝平吳之歲置內使監踐位之明年即定制內侍諸司員謂侍臣曰朕觀周禮所記宮閹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患今雖未能復古當豫計防微古此屬惟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謂侍臣言此輩自古來其善者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用爲腹心即腹心病御之之道但常戒勅之使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驕恣則亂檢束將自不敢爲非五年詔定宦官禁令六年令禮部議糾劾內官之法置宮正司設正副官專糾內官失儀不法者有內侍頗文伺上宴居微言及政事　上怒立斥逐終其身不復召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政務必與公卿大夫博謀諸朝廷而內斷於心未有近習嬖倖得預謀而國以無亂者也況朝夕閹寺在左右聲音笑貌便辟側媚之態日接於耳目

小善小信足固結於君心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擅勢卒至於不可抑而亂從此階矣朕常以爲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與政事今此監侍朕日久然決去不姑息者以懲將來也因立制諸內侍皆毋得識字讀書一日 上退朝見二內侍以乾靴行雨中 上怒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所自出汝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右杖之因敕百官朝遇雨皆得服雨衣制宦者爲兼官月支米一石中書省請增給 上曰內使葺衣食於內彼得俸無所用第一石足矣毋開侈端十七年鑄

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置宮門外已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且謂侍臣言爲政必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朝廷清明而紀綱可肅儻令與外臣交通覘動靜緣爲奸則亂矣漢唐前事可覈也蓋 聖謨深慮豫防者如此永樂中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爲役者命錦衣衛逮治召府尹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力之意毋輕用官禁使令之人何權重而私聽之以朕赤子奉中人可乎後蹈前非必罪給事中倪峻言內官奏千戶不候命輒發兵捕盜者於

法爲擅兵請罪之 上曰國家養兵凡以除奸盜衛民也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治免民於荼毒是盡其職若候奏報而後發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監不達國體乃爾亦爲是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然頗遣內官鄭和使東南海諸夷中官馬騏鎮交阯怙肆虐民黃尚書福數裁之因誣奏福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耳寢其奏召騏還洪熙中騏傳 旨翰林書敕復往交阯採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是言卿等不知渠前在交阯

毒軍民乎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安可復遣是時非上攬乾剛獨斷而本院覆奏審慎則恣睢不細矣然交阯竟以騏激變而亂已遂失南交宣德初 上御奉天門諭都御史劉觀言中外諸司文卷舊遣御史刷覆內府諸司有錢糧出納獘甚夥其即選風力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廡下取監局文卷簿籍詳磨勘有隱匿虛支冒給者具以聞又詔六科凡內使傳旨諸司皆覆奏再得旨乃下防欺蔽毋徑下諸司工匠言內使韋宗造鍍金器過御用付法司論巡按御史尹崇高言近內使於浙江

市買諸物物置局拘集貴州郡供億爲繁勞朝廷
所需甚微民間所費不貲上立命停止已諭禮尚
書胡濙曰往　皇考禁羣下自宮者謂戕謂其毀
傷父母遺體希進用爲不孝也比小人復犯孔子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其榜諭徧曉之然是時
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內官書已又選翰林
檢討正學官入教而奉使外擅者時有乃其漸頗
萌起於是　上以太監劉寧素忠謹命與御史卽
所至收所差內官囊弃遣之還都道故城故城丞
陳銘素憤憤內官爲敢恣已聞被逮見寧至以爲

罪人何得爾輒捽之御史弁逮銘　上曰銘固可
罪以偏於所惡眛於所聞而然亦誤耳宥復任中
官裹可力督事湘江以湯千戶譖誣按察使林碩
誹謗沮格　上遣人逮碩時碩得逮意叵測　上
見色顧溫謂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稽顙言臣
待罪爲御史巡按浙人多不便今陞按察之日未
久於中官無迕惟左右小人舊憚臣造詐謀去臣
自便耳臣感陛下超擢懼不能報其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之信欲見汝面問耳命馳驛復任正
統末王振擅政大駕北狩事關國統爲亘古大變

振衆爛糞贖郕王監國百官廷劾振錦衣指揮馬
順旁叱之百官捽順首立斃又捕黨振者二校立
擊死血漬丹陛中內臣行滌血儀長史智曰勿滌
留爲若曹永鑒而振竟族矣諸具帝紀中景泰時
內侍有畢增者得幸怙寵驕恣大臣武弁業有趨
附之者都給事林聰偕六科十三道暴疏其罪狀
且曰是復啓群邪趨附小人奔競之路宜急治不
且蹈覆轍　上覽疏卽令錦衣衛捕治久乃釋時
山西司都司令史賈斌上疏言宦者之禍人國家
烈矣漢唐皆被其患至於亡國　太上皇失位去

國亦由倚托匪人而然惟　陛下法高皇帝以爲
治事大小親斷左右閹人獨專備灑掃使天下一
新奉甚尚書濙格其議且言斌擅離役勒還衛後
莫知所終天順初　上明習於治乃近習情僞微
曖之變益察鷹坊司內臣奏請出獵不許固請許
之戒之曰毋擾有司朕遣人行訪之矣內臣獵無
獲則迫州縣聚鹿獐兔雉歸爲獻而　上業前使
人外訪具得實並杖放黜之已謂閣學士言宦者
蔣冕之讒亂宜絕也朕初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
言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乃立東宮復曰　太

子毋何如朕曰當爲　皇貴妃乃黙然命選宮人
曰此無事白　太后於太后顧奏言朕欲隱不聞
朕偶言　太后乃知之其離間如此學士賢對曰
絕之當讒說殄行古帝王塈之矣已又有曹吉祥
之誅成化初閣太學士賢柄國而南給事中王淵
王徽率同官上疏言祖宗之制內臣毋得預國政
而內臣亦自保全無罹法者正統而後王振曹吉
祥得自擅而尋被誅夷則始之愛之適所以害之
也近內臣勢焰甚張無恥大臣或叩頭乞哀稱爲
翁父賣官鬻獄威福之漸殆不可長乞明敕今後

內臣不許營管簞匠廣立田宅家人義子必嚴覈
所從仍嚴內官交結之令大小政事惟斷自宸衷
與館閣大臣計行庶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官亦
得饗悠久之福疏入留中會立　皇后吳氏已下
詔言往　先帝臨御時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
別宮以待期爲內臣玉狥私奏請將已退吳氏册
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吳氏遵　先
帝成命立王氏爲　皇后玉免死謫南京於是徵
淵等復上書言玉罪重罰輕請明寘重辟且請監
往事杜後萌因詆內閣致中官摘疏中語激　上

怒逮下獄謫官　上頗以語蹇艱聽接而閣學士
時等不復得而召議政如　祖宗時於是廷臣以
星變交章言君臣懸隔則志不通而否乞召內閣
大臣與議政而閣大臣亦力以爲言居久之召見
文華殿於是諸內臣寀戒約言初見情未洽願毋
多言俟再見乃言諸輔臣皆信將入復申約如初
既見大學士時進言適天變可畏　上曰已諭卿
等各盡心脩省時又言昨御史言減京官皂隸馬
俸文職𨾏可武臣不無少望乞傳　旨如故便
上曰卿即傳　旨行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輅

亦同聲稽謝而退自是不復召而諸閣顧大諫言
往每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獨連聲呼萬
歲而已四方傳以爲口實曰萬歲閣老蓋中官初
懼閣臣有言戒約至再及無言顧反爲所誚其狂
侮如此時尋卒而太監汪直遂大肆汪直者本大
藤峽徭種也年少以便黠幸　上在位之七年妖
人李子龍以妖術與太監韋舍通雜宦豎入內萬
歲山瞰息御床上莫禁謀爲變事覺誅於是　上
鋭意欲知外事以錦衣衛在京城東故爲東廠命
置廠京西城號西廠而命直督列校刺事其中諸

政事大小方言俚語畢採聞而羅織之獄數興於
是閣學士商輅劉珝力疏言東廠之設自建北京
初專緝謀逆妖言大姦惡等所以肅人心乃一時
之權後因不革今設西廠非法也立廠後事情紛
紜羣小恣睢作威福自擅提三品以上職官皆出
風聞暮夜捽縛駕帖有無不可得知人心洶洶各
懷疑畏大小臣工皆不安於位商賈不安於市行
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乞革罷以安人心兵
部尚書忠偕九卿亦各合疏直及直黨韋瑛罪狀
上乃革西廠放瑛還直司禮監語具帝紀中頃之直

爲都御史王越所逢比而傾尚書忠尚書忠先覺
復指言直罪直泣訴此非外臣意乃內臣黃錫陳
祖生二人所爲而中二人以他事謫居南京而御
史戴縉王億等乃逢上意言直所緝捕皆至公廠
宜設不罷於是西廠復置而直首發尚書忠過欲
死之忠廷辨慷慨直不能難乃落職除名直勢焰
益熾大學士輅刑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皆致
仕去而一時諸大臣尹旻輩介王越附直爲奴顏
爭屈膝取容矣已巡遼東都御史陳鉞懼爲總督
侍郎馬文升所禁禦不得肆會直出巡邊乃除道

飾館極阿意事直而傾文升而文升故方嚴與直
抗奴視其左右直愈益恚還乃擴文升罪謂開釁
建州夷於是下文升獄謫戍而鉞張邊警上疏請
濟師　詔撫寧侯永總兵鉞提督而直監督得便
宜殺生陞賞出擊建州夷會夷入貢誣以窺伺掩
殺之猝出塞殺擄其老弱焚廬舍而還遼東之邊
儲大耗而直永鉞畢以次封賞矣明年建州夷名
復伲乃大入遼東民大創鉞蔽匿不以聞爲強御
史珍所糾僅罰俸而珍坐他事下獄謫戍巳命直
監督十二團營而鉞入爲本兵當是時直鷹擊鴟

張威虐遍天下始　祖宗時內官禁不差卽有差
事竣遄罷王振專嚮命出奉差者始比比後兩廣
邊方置鎮守珠池銀礦市舶監收織染監造無慮
皆內官賜敕行威重於大臣至是乃大肆守備南
京太監覃得朋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殺巡檢而
直欲賣以爲功自往南京捕治之廣東按察使彭
韶具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而監守太監顧恒
非禮貢獻市舶太監韋春矯進奉庇富豪人珠池
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雷廉騷動廣東之人目爲三
凶至亂舊章開新法使民間力役更無曠丁藉上

均徑復刮餘戶此其爲凋傷國本害尤深恭者也
又刻錦衣鎮撫梁海於傳道假貢儀後汪直用事
日久中外阿附者立顯擢忤意者誅傷洶洶莫敢
難阿丑者優人也以恢諧得幸而時時以恢諧獻
忠一日作一人酗酒罵市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
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如故又曰汪太監來醉者
即走避帖然或問之曰 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
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 上意
頗疑直而王鉞陳鉞媚直爲死黨丑復於詼諧中
發之於是以御史徐鏞等疏命三法司會百官訊

直褫職威寧伯越革爵尚書鉞尚書繙並除名而
韋瑛吳綬謫戍邊然越本有文武才久歷西北邊
有功而以銳進爲負累惜矣已而太監梁芳挾僧
繼曉妖人李孜省進房中術以媚 上有寵於是
芳以錄異書爲名市權賄寅緣傳 旨未官者與
官已官者超擢進奉官至千人不擇儒吏兵民工
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大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右副
都御史鄭時應詔疏五事指切芳謫叅政而刑部
員外主事周軫兵郎中安陽崔陞餘干蘇章以星
變應詔列疏上 上怒疏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風部擬廢輒紬級否則謫遠惡地而刑部員外郎
林俊劾繼曉及芳語切至下獄具獄事中十九年
冬燠無雪 天子親請禱不應而都御史鄭時被
謫時陜西人哭送如父母流聞至京師 上乃頗
厭芳所爲會科道官交章論乃傳 旨令後內官
傳奉除官俱覆奏而是日召吏部降黜千餘人皆
囚奴厭明大雪都人咸喜以爲 上納諫黜邪格
天之應然芳竟不誅也是時內閣部院多嫉阿小
人京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故諸閹
得縱恣如此弘治初典御廐太監李良爲都指揮

乞陞都督既得命武選郎陸容疏言都督乃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良招權市恩
當正法乞奪其新命刑侍郎彭韶言內臣出入左
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粮錢
工匠百需咸出其手分例沿做虛名實支孰從而
詰之今具章奏先允後下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
政體所從失也比有犯事覺又多寬宥雖罪至毆
死人不問即具論死尋復就原是刑柄所以亡也
今中官第宅踰制服食求奇大者聲勢移人人望
風震慴小者亦極盛臣伏憂其所終幸亟懲戒以肅國

防上嘉納當是時　天子至仁聖眷念民瘼欲盡
華諸苛煩召閣學士諸大臣對輒屏左右對語一
日召兵尚書大夏入御榻前造膝語問今天下歲
儲不給財安在大夏頓首曰臣撫廣東具知廣閫
省歲廩與中鎭歲索猶不能相對　上默然久之
曰求必如鄧原麥秀者用之不然無寧已二人蓋
廉璫也時大夏與　上議大政事大拜封大璫韋
對如響一日語及左右久未對　上微笑曰畏之
乎大夏頓首　上慨然曰豈以卿猶疑朕爲聽寺
人之君乎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不必慮李

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第未嘗
假以事權此事大卒難更也一日夏專對久賜不
能興命司禮監李榮掖之起又曰劉尚書年老朕
與語過久爾榮掖之出左順門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奉隱惡揚善大夏曰　上至
明聖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今日力求
退　上言李榮於朕前數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
疎濶乃何自得此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人某何
敢蔽賢蓋一時氣象如此然　上本慈仁守成法
惡叅核人過而諸大臣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

癰甚恐一旦事異務却謀遠顧省括乃發　上嘗
毅然欲創抑刷洗諸近侍權復　高皇帝之舊而
諸大臣卒徘徊顧未易遽堅决也故禍本益滋明
年　上有病內侍張瑜者引庸醫用之飲其藥而
崩瑜論死外議籍籍謂禍本有所起也瑜獄成有
欲爲之請者都御史張敷華曰　上棄位傷天下
心天下人恨之入骨髓顧可活耶寘重法　康陵
即位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浙織造奏討長
蘆運司鹽時討部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以
氣節相尚言于尚書文執不可　上召閣學士問

戶部何爲不可大學士健對曰內官載官鹽中夾
帶私鹽必多滯官鹽且害人　先帝臨終銳意理
鹽法戶部執是宜聽　上不悅曰天下事詎獨幾
內官能壞之耶內官千人中亦庸有二三人賢蓋
是時已入中官言矣健等力請　上不得已乃允
戶部請御用監太監王瑞主大婚奏書篆缺人請
得考選實規賄馬冢宰文升方柱抑倖門執不可
瑞慚憤劾文升抗拒上信之給事中安奎言文升
大臣言當聽不當墮姦計使大臣垂首喪氣非國
家之福且直道不復得伸　上不得已允冢宰言

當是時青宮舊閹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
羅謹丘聚張興等日與　上狗馬
鷹兎爲舞倡角抵戲矣已漸廢萬幾不親時號八
虎而舊內臣叚敏黃偉以端慤斥不用閹瑾諳文
墨熟國故性剛很尤深日夜爲　上言弘治間朝
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擅　朝廷獨虛名天下鎮
守分守守廵等官皆司禮受貨賂舉用試籍之金
寶可充棟塞宇今獨將諸鎮廵追回　上別用一
番人令進金銀謝恩視利歸司禮遠矣意實傾內
閣　上以爲然於是大更易諸鎮守內臣而內臣

勢愈張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屢疏諫戶部尚
書韓文以大臣義共國休戚又疏力諫是時上冲
年頗憚諸大臣諸大臣又皆顧命元老　先帝所
倚信即羣閹見諸大臣請甚力亦猶有憚懼而司
禮監太監王岳老剛直頗惡諸閹儕所爲亦復是
閣議而閣學士顧撫機不斷持必盡伏法而逆瑾
得擅柄毒縉紳甚哉乎幾至危國語具帝紀中正
德四年秋下誅瑾詔磔之諸被害者爭取啖其肉
立盡藉其家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兩有奇銀元
寶五百萬錠又百五十萬兩有奇寶石二斗餘珍

寶稱是而下詔封太監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安
定伯魏彬馬永成谷大用兄弟畢以次受封方誅
瑾時　旨下言瑾所行亂政事畢查革而彬入司
禮握政柄工部尚書畢真言瑾原籍祖塋巷在陝
西塋封過制舊無例宜毀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
豈有文臣脩墳例耶矯　旨下免拆毀而勒真致
仕故瑾雖誅而朝政放濁自若諸中貴人或鎮守
或典兵或織造或抽分所在往來如織而　天子
建　皇莊五處田數十萬頃侵民産督租擾郡縣
皆起於中人而中官貴戚所自爲莊田者不與也

惟永多智附正人欲矯借奢之弊從儉約以窮苦
魚菜四字爲題內閣臣各賦詩永刋布行之而天
下民窮甚盜所在蜂起矣蓋是時天下幾亂嘉靖
初　肅皇帝至明聖勵精與治輔弼左右大臣不
時召咨天下國家之務雖神斷獨運而獻替時有
君臣同遊之盛藹然於是罷各省鎮守守備內臣
二十七人章奏皆自閱司禮監之權大削罷錦衣
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已又敕騰驤四衛聽
兵部清覈罷皇莊給主召佃盡還諸管莊人員宿
弊大清後深居西內羣臣罕得見久益希絕　上

特有剸斷操縱而章疏出入其手易爲轉注乃權亦時時頗得竊恣行也然二百年中中官中忠愼可紀者代有正統中有阮安金英成化中有懷恩陳賜弘治中有覃吉正德中有王岳陳敏而張永功乃大於過足稱云

宋太史公濂有言自昔眞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備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略爲之鞭驅僭叛汛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贊御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敕小心而盡職雖其眘以

類應非天命亦孰能使然哉世迨中葉而益反是故曰不知其人視所使非虛言也 高皇帝時有杜安道者不知何許人性愼密不洩動稱法度謹持力攝侍 上左右未嘗暫見人內侍二十餘年由尚冠郎尚御監至供奉司令入內庭行步可數言語敬恭惟恐有纖毫過謬出殿門外見要官勢人若不相識一揖外不啓口趨而退故 上稱其忠士大夫然其信而其時以死忠衛 上者稱云奇云奇者洪武中內使也不知何許人胡惟庸謀逆誑 上忽所居醴泉谿幸 上臨觀得爲變駕且出西華門內使奇知其謀衝蹕道上變氣勃勃言不可了 上怒其不敬叱左右捶之奇右臂折垂斃猶指爲庸宅若有訢弗爲痛縮 上方悟乃 駕登城門眺察之則甲士伏屏帷間數匝矣亟還遣兵圍其第而羿人斯得召云奇既死矣追贈右少監賜葬鍾山

阮安交趾人正統中大監爲人清苦介潔眘謀畫尤長於興作之事脩北京城池九門營南京三殿治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揚抒河決皆安爲經綜工曹諸屬受成而已臨沒籍平生賜予及私

帑悉上之官時有阮監丞隨亦清謹鎮守浙江軒廉使覲最清孤顧獨禮重隨云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征輔郕王居守巳 上北狩 王監國諸羣臣請族誅王振羣讙甚英亟傳 旨籍沒王振等家時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當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復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因榜諭衆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景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日東宮生日盍張宴英叩頭言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一 帝爲默然蓋 帝

所言者懷恩而英以寓廟對蓋其諷也奉使過南
京公卿俱餞之江上惟大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
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又是時於南宮
彌縫保護最切
懷恩山東人宣德中直臣戴綸從父兄子也性忠
直成化中 上從商文毅言欲復 景皇帝位號
諸内臣間之恩獨言當復傳 旨行汪直罷西廠
爲悖商文毅力爭傳 旨詰責商文毅數直罪恩
召入徑以聞直得罷廠刑部員外林俊疏劾梁芳繫
俊下詔獄事且不測廷臣無敢爲言者懷恩叩頭

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臣而國不亡者 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天下心
柰何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
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石擲之恩免冠
號哭不起曰奴不能復事 主 上命左右扶出
至東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
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稱疾不起 上
聞恩病乃念之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
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馬房不革袖
疏來謁恩恩怒曰星示變專爲我輩壞朝廷法令

甯欲正法汝又欲壞之耶異日天雷擊汝首碎矣
敏奪魄辭歸尋死章瑾以寶石進命傳 旨授
鎮撫司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柰何
以寶石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違命
恐違法也不得已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
者吾言尚可及行諷兵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能
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抗
言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尋竟以直
言絀居鳳陽弘治初召還懷恩素疾閣學士萬安
佞諛而謂尚書王恕剛正可倚信於 上前請力

去萬安而用恕恕召爲冢宰已 上命恩袖科道
交章諸劾安章詣内閣示安安跪泣求哀猶無去
意恩患之乃摘其所懸牙牌以去曰請去矣安乃
惶遽歸而老又謂内閣言 新君卽位當登用衆
正柰何令何喬新出南京得召爲刑尚書已王恕
爲閣學士劉吉所持事輒中沮或嗾臺諫論恕欲
傾之賴恩力從中保護竟不能加害典璽郞覃吉
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
過 敬皇帝在青宮四子書皆吉所口授動作舉
止一遵以正法暇則開說府郡百官及天下民情

農桑軍旅以至自古宦官專權誤國之禍悉直言不諱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使天下得賢主足矣皇太子甚嚴之　上嘗賜東宮非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非爲徒爲左右利病民耳　皇太子聽之一日　太子隨內侍誦佛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頓首曰甚善佛經怪誕不可讀也其匡弼如此　東宮出講必遣左右迎請講畢必語講官云先生喫茶或問之吉曰尊師傅禮當如此　孝廟禮賢敬相雖出　聖性而

吉保護之功居多

陳準順德人主東厰平恕清儉下令軍中曰大逆不道者告我外此則有司之事我毋庸知中外安之久之赦遣有藉沒準念其無罪不忍按遂巡屢日整衣冠自經死

何文鼎者不知何許人性忠直不能爲濡忍時壽寧侯兄弟橫多請奪時時入祈恩一日褰帷窺伺欲入請文鼎大叱曰此何所敢窺伺乃爾持大瓜錐之幾斃　上釋不問嘗以直言逮內官監給事麗泮上疏言外官傳聞內官何文鼎頃因進言干冒見被拘囚詢之朝端則宮禁邃嚴皆莫知其的臣不知所言者何事所以得罪者何由竊伏見漢之呂強亦以宦官上疏直言遂被讒誣交締慷慨就死使文鼎身居近侍見聞必真乃不以奔走承順爲恭而能以犯顏諫諍爲事則亦甚乎其難矣若其所言有關大體正宜褒從以勵其餘就使狂妄不識忌諱亦宜曲貸以來忠諫不宜禁錮扼抑以沮其志也今司禮監於朝廷至近且要天下大小事務無不預聞　陛下詔承大統簡任老成行事安詳人心稱快近者新進數輩雖不能盡詳中

如太監戴義素行不謹得罪先朝太監楊鵬行事乖方人心咸怨一旦超遷干預機務非惟政出多門重傷平明之治抑恐人樹私恩漸開僥倖之門不可不察也臣等身讀聖賢書官忝諫諍凡遠國家大事尚爾相顧悠悠不敢極言曾不如一內侍竭忠抗節愧死無地是以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事得釋而正德中有尚者鎮福建安靖圓爽無額外之需閹省有總鎮如無有也禮者賢而下寒畯好文樂善以林都御史俊素忠讜好直諫數遣使禮訊得所撰文必襲藏之

稗史臣曰余述中官勸戒之事畧且撫然感焉曰噫夫詩見之矣詩云莫予荓蜂自求伊螫肇允彼桃蟲翩飛惟鳥徵周王遭家難懲毖亦疇能有味乎言至此矣抑春秋譏餘祭而小雅巷伯之詩君子敬聽焉亦可有鏡也夫可有鏡也夫

皇明書卷之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洪武謨

李丞相善長定遠人微時頗讀書弗深解然有大略多智計　上行狥滁陽善長服儒衣冠謁道旁見
上天表則大喜曰有天有日矣　上亦以爲善長長者也禮敬之語竟日意合　上大喜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畫饋餉甚見親倚　上從容語善長曰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莫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謀士多毀惡將士以故將士弗得效其力而敗事多矣卽持案牘者能獨存乎君宜鑒其失務協諸將成功名也　上總兵和陽謀斷出諸將右諸將頗忌　上善長曲調護而安　上發采石謀渡江善長卽草戒戢將士榜以從入太平榜之通衢城中肅然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爲帥府都事丙申從克建康籍軍民五十萬奉　上爲吳國公善長爲行中書省參議轉軍食戊戌　上征婺州善長留守建康辛丑議立茶鹽法進參知政事癸卯　上援南昌征武昌皆留守甲辰奉　上

爲吳王陞右相國乙巳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
廣魚課歲得穀百萬以佐軍李濟據濠梁善長以
書招濟濟降吳元年率羣臣勸進不許論平吳功
封宣國公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
令議取中原福建廣東歲十有二月率百官勸進
明年戊申正月　上卽皇帝位進少師定郊社宗
廟儀　上幸汴善長居守　駕還上六部官制定
朝賀東宮儀二年上諸神祠祭禮及翰林官制奉
詔監修元史編祖訓議賞平中原功三年定服色
議征沙漠置司農司制存恤祿養　國初都先鋒

十大元帥府諸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
議禁淫祀　上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
無汗馬功然給軍食預謨議功甚大封韓國公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食祿四千
石功第一券文比漢蕭何四年春致仕賜臨濠地
墳佃戶命董建臨濠宮殿七年徙江南民四十萬
實臨濠墾田命總田事南安侯監田作弗力又申
勑蓋留鳳陽者數年子祺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爲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八年丞相廣洋御史大
夫寧有料勑爵勿問十三年相惟庸獄辭連及吏

請逮詔勿問善長懼奏還儀戶命仍給尋召理御
史臺事議征漠北雲南上文官封贈蔭敘制十七
年河南水命駙馬都尉往賑恤二十有三年春肅
清逆黨榜勳臣列第一未幾坐罪詔勿問會星變
占爲大臣災御史劾請逮以暴卒年七十有七臨
安公主徙江浦祺二子長芳留守中衛指揮茂鎮
撫旗手衛指揮僉事芳子五人長恒停襲恒生城
瑾城生宣宣生鑾初　上之始渡江也問善長曰
今四方戰鬬方始天下將安所定乎善長對曰秦
亂漢高帝起布衣不五載而成帝業則豁達大度

知人善任使又不嗜殺人故也今元亂烈矣羣雄
蝟奮土崩瓦解主濠產距豐沛不遠於高帝受山
川王氣正同倘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因與
上評騭取天下才畧之士推宋濂劉基本佐　上定
天下成一統之盛善長之力也
誠意伯劉公基字伯温浙青田人也年十四通春秋
能文章長問理學於金華鄭生精天文兵法勝國
時舉進士學士揭傒斯見而器之曰此魏徵流匹
而英特過之此濟時器也授高安丞江西行省辟
掾史議不合去受天文兵法於青老鄧祥甫隱居

力學方國珍反海上浙省憲辟行省都事基議方
氏首唱亂宜勦不宜撫行省撫國珍授官而効基
擅威福以信之基恚甚欲自裁門人曰今是非方
淆先生卽自經溝瀆豈有白哉且太夫人在安得
死共抱持得不死羈管紹興已而方氏益橫行省
悔上基軍功以爲行樞密院經歷奏授處州總管
府判基棄去入山著郁離子十篇客有說之者曰
今天下擾擾豪傑並起以公才起據金華定括倉
而有之卽吳越可折箠定也因畫江爲守此亦勾
踐之業也先生獨無意乎舍此不爲獨悠悠欲安

歸基笑曰吾平生忿國珍士誠輩所爲柰何效之
且天命行有屬子姑待之謝客去迨王師下括蒼
公指天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孫炎以
上命來聘遂間道從炎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 上
大喜恨相見晚謂人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
時陳友諒據上最強大旣破太平自帝以舟師東
下犯建康獻計者或請以城降或曰鍾山有王氣
宜出棲鍾山或曰背城借一而戰卽不勝走未晚
也基獨張目視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之基奮曰
獨先斬主降及議奔鍾山者賊乃可破耳 上曰
先生計安出曰卽聽基畫獨傾府庫開至誠結士
而設奇以制勝此用弱爲強特也且天道後舉者
固勝 上大喜用基畫攻友諒破之龍江事具
帝紀中諸乘暑雨風而殲敵皆基本謀也已 上
征僞漢圍安慶攻不克基請乘虛擣江州傾其巢
上從之遂悉舟師西上風駛行迅距江州五里巡徼
卒望見走入白友諒始知之乃大驚失措挈妻子
宵遁而我師克江州初小明王韓林兒者有汴梁
據尊號滁陽王素奉之至是走建康歲元日中書
省設幄坐將奉小明王以朝基大怒罵曰何爲乎

奉牧監者徑出不顧 上召入問之基力陳天命
所在今推奉後復難推移且逆天 上感悟因與
謀定天下之畫僞楚洪都將胡廷美遣子來約降
且請要束若干事上有難色基蹋 上所坐胡床
乃許之遂降洪都 上遣將畧地命基授方畧基
出便紙授之令夜半出伏曰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卽伏塡之有黑雲起是賊氣也愼毋動日中後
黑雲漸薄而青雲旋合此賊歸卽啣枚躡擊之賊
可殲衆初駭莫信也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
起已又見黑雲乃大驚以爲神如基指遮擊竟成

功而還尋以毋喪歸　上遣官護行弔賻甚厚會
苗軍反金華括蒼衢州卒欲繇城應之衢守將大
懼聞基至喜迎入城一夕而定因爲書諭金處諸
下邑令固守毋動方國珍素憚基聞基還致書幣
禮問具以聞　上令與通問基因宣示　上威德
而國珍遂納土及服闋召旋京决征陳友諒之策
讖之湖語具帝紀中方大將軍取吳拓中原時
上時時召基入造膝語或昺至其所屛人語語移
時乃去所與　上定策决攻取甚夥然秘莫得聞
巳爲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上戊申大統曆會日

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越國兗婺州
熒惑守心　上頗欲大刑誅以厭之內廷懼人不
自保且洶洶基審說　上宜罪巳囘天意明日
上臨朝自引咎諭羣臣羣臣始安後大旱基爲
上言此刑獄濫所致　上命基卽訊多平反天應
時雨諸廣　上德類如此叅知政事張昶使人上
書頌功德而自勸　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問基
基質責之曰是欲爲趙高者所爲昶大恨陰結基
屬官齊翼岩者伺基陰事頌傾之未發而昶誅及
司天臺災翼岩上基所言天文事多隱謬不知凡

所言固基所審閱　上及　上所使爲言者也
上怒窮治得所與昶交通狀翼岩誅吳元年拜御
史中丞命議律　上幸鳳陽命居守先是基爲上
言宋元來寬縱日久當使朝綱振肅而後惠政可
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至是督察內外有犯悉
寘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當死相耆長素愛
彬祈緩獄不聽奏上彬竟處死由是與耆長大忤
上囘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得歸青田且辭謂
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建都王保保雖殘破然未
易輕也巳而定西果失利王保保走沙漠　上追

憶基言會行功臣封　上手書叙基勳伐及曩同
患難趣赴京受封基至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
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久之　上以
事督過李丞相基爲申救　上曰是數欲害公公
乃爲之地耶公忠勳自足任此吾志决矣頓首而
對曰是如易柱非大木不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
敗天下至大宜求大才可勝任者非臣駑能任
上怒乃解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授開國
翊運守正文臣護軍　上嘗召卜相問楊憲基與

憲善厚顧以爲不可　上悔之基曰憲有相才無
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
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臣未知其可也　上曰汪廣
洋何如基曰此褊浅觀其人可知已又問胡惟庸
基曰此小犢用之將壞轅破犂矣　上喟然曰吾
知相無踰於先生基皇恐謝曰臣疾惡太深又不
能繁劇敢不自知任之且孤　大恩夫天下何患
無才願　明主悉心以求今目前諸人誠未見其
可也於是三人者皆恨基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
荅甚具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

少濟之以寬書奏　命宣付史館或有言殺運尚
三十年未除者基慨然曰無以爲也使我任政掃
弊俗一二年而寬政可復此其言關運會國脉者
尤深已　上卒相憲廣洋皆敗斥乃獨相惟庸基
大感曰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因請老歸田初基
以甌括間有隙地僻絶巖險曰談洋抵福建界曰
三魁元末民負販私鹽每出入其間方國珍因挾
與爲亂今遺俗未革宜設巡檢司以靖之又言郡
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於是相惟庸因搆

基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求爲墓地弗與乃
陽立司以快恨下刑部議刑尚書吳雲言基有異
圖罪死　上不報獨移書諭基曰君子交絶不出
惡聲今念鄉功俾奪祿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
闕謝乞自留京師以待察已有疾胡丞相以醫來
問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以白上　上未
之省也疾增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有五其薨時
鐍素所習占候書置櫝中弁手所撰遺表付子璟
曰我欲奏遺表上今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
行且敗敗　上必思我言當爲我奏之又明年惟

庸敗　上思基言中悔無遺表又欲得基所習天
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之璉於寢室中奉櫝
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　上見表與書皆基手所
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猛如循環今宜
修德弛刑以祈永天命諸形勝要害地宜措注令
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功監丞及
惟庸以逆誅　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
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佀溫不死矣已璉卒召璟
襲璟讓兄子廌廌嗣封基剛毅慷慨有大節以謨
議爲　上腹心自以爲不世遇展裹蘊畢言遇急

難勇氣奮發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也　上天威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於色　上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客爲申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自著見也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未嘗少有假借居鄉守禮尚儉多陰德詩名世逼漢晉爲當代宗靖難初奪爵景泰中録元功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天順二年勅建祠祀弘治中錄後授處州衛指揮正德中賜誥贈太師謚文成嘉靖中

諫臣言方　高皇帝創造時諸佐命僉執宣翼而誠意伯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諭功至光美而身没世隕傳聞疑謬厚在塗泥昔武王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成季忠勳無後無以勸善臣等愚謂基宜侑享　太廟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封敢冒死陳聞制曰可祀基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歳祿七百石與世券卒今嗣伯世延

宋學士濂字景濂浙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歳能爲詩歌傳學多通少長從當世諸名公游文大起而益邃於諸經綜古聖賢之學勝國時以薦召爲翰林國子編修辭不往會世亂益韜閟冠黃冠入小龍門山著書庚子　高祖定金陵遣使以書幣禮徵至首勸　上以不嗜殺人甚見尊重除江南儒學提舉入授　皇太子經濂誠明純恪至綱常大義必剴切再三陳導之不倦　上甚嘉焉明年改起居注侍左右諸補益弘多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而遣　太子致贈有加禮既抵家箋謝　上書奉　太子勉以仁孝勤敬戒驕怠進脩德業副元良之望　上覽畢喜召　太子諭以書意立賜濂書曰曩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法言

變俗語訓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孝所行者節儉是德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已而丁父尚書公憂服闋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史局中發凡舉例揭綱領綜之授同列同列咸仰成焉三年遷國子司業時國子多大臣子弟濂莊涖動禮月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諄諄忠孝仁義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會上孔子廟議忤旨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擢　太子贊善　上嘗問所宜讀者書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　上覽而悅之令

大書揭兩廡壁間陞侍講學士命輯歷代姦臣事
爲辨姦錄成分賜　太子諸王命序　祖訓命纂
修大明日曆當創造時自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
祀以及朝會慶宴禮樂律曆之制下至四夷貢宴
賚賞之節咸無從稽質而勳舊名卿良大夫所爲
焯德耀功之文不具　上一以命濂論次紀譔咸
煥然可述聳一代典禮文章於漢唐之上　太子
寛大仁明天下咸愛戴濂翊導之功爲多　上嘗
召講春秋濂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主忠恕先自治
遵誠明以賞罰則賞罰中而天下可定也　上嘗

論黃石公三畧意善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治天下大經大法畢具願　陛下特留意其中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對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誠
少屏諸欲惡則心清而身泰矣　上御西廡大臣
侍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析濂講
訖言漢武慕神仙征伐四夷民力耗竭已乃重刑
罰以震服之天下幾亂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
性卽邪說不能惑興學教民則禍亂不作刑罰非
所先也　上悅曰朕上畏天命下畏兆民常兢業
念何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　陛下此心卽古先

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願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室問三代
曆數修短封疆廣狹之數濂具以對且曰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義其守也亦以仁義故歷年多非
後世所及一弍於格心濂忠誠愼慤久而彌篤在
上前陳說不爲文飾欺蔽卽家事有問無隱曰君
猶父也天也可欺耶　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
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質對　上喜曰
卿信不欺我我所遣人覘良信置溫樹二字於楮
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指示終無所言嘗命秦大

政對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待罪禁林厚
幸不願當事任也嘗召問廷臣臧否濂第稱其善
者置其不善者　上詰之對曰臣嘉其善者與爲
友故知之它鮮交故不知也終無所毀時有上萬
言疏論時政者　上怒其迂衍問羣臣阿意者摘
疏中語巧詆之濂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卽無取
幸　上寛貸　上復覽疏顧中有足采乃罵阿意
者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乎微景濂幾誤罪
言者矣濂應制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命詠
鷹令七步成卽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忻然曰

卿可謂隨事納忠矣　上嘗觴濂濂酒濂舉觴前跽
請曰臣年邁臣不勝桮酌恩愆儀罪死幸　上竟
上强之飲飲盡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大歡笑親
御翰墨作醉學士歌一章以賜命羣臣繼作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親調手
注巵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已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諸皆異恩居久之請老比得贈父尚書祖太常
少卿親製誥文已眷念不欲令速發留朝夕者累
月而後遣濵行賜文綺鈔及　御製文集因問卿
今年幾何矣濂對曰六十有八矣　上曰藏此綺

俟三十二歲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且辭　上
惻然久之曰卿中歲必入朝冀得見也已對侍臣言
太上爲聖次爲賢次爲君子景濂事朕　九年語
可覆無僞未嘗一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一節
可謂君子矣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人明年秋入
朝　上念之廷問者數矣比至大喜勑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太子諸王至百官皆懽動
顏色寺人衛卒見濂至亦皆以手加額願宋先生
留廣　上德也自是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
籞造膝侍食不安乃退歲暮乃得請歸蓋眷厚如此

初濂傳　太子之日久　太子一言動必以禮匡
諷諭諸道而色温氣和津津然入于心讀書至政
化大端及前代興亡之故未嘗不懇曲開曉也傳
人情物理闡明其義　太子每歛容嘉納與人言
無面背曰師父云十三年冬孫愼坐黨逆論死濂
罪不測　太子力營救不得乃痛抑赴金水橋自
沈　上聞　太子沈大傷痛呼內侍速救即不救
若屬且盡死及出　上且喜且怒罵兒痴何至此
太子泣曰師當刑兒何忍不死會　皇后諫諳苦甚
乃安置茂州行坐不脫桎梏至夔州卒濂於學無

不窺晲究心於性命之極視外物往來泊如不相
干嘗曰古人之學欲心正身修而見諸行事令俯
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無謂也尤篤於倫品與人
交內誠外恕謙謙若不足三尺童子造拜必答權
有力者非其人即置金清槀一字不苟予也好接
予來學遠方至者授館飲食之士大夫相與言當
世有德者必歸濂而天下無識不識咸推濂以爲
先生長者也或勸爲子孫計濂曰富貴豈一家物
哉我所以遺之也歸青蘿山闢一室閉戶纂述人
不見其面而名聞四夷高句麗安南使者至必問

濂安否購其文章以去正德中諡文憲濂有孫曰
懌奉毋孝力學攻書建文中召入翰林爲侍書
論曰當勝國之季天下學士多奔走失業惟宋學
士與誠意伯數公習古學不廢宋顯約山澤劉馳
驅州縣至淺鮮矣　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
下羣策畢輳然帷幄中安危成敗呼吸之斷非誠
意莫任而學士以德行文章潤色鴻業爲　明儒
冠非淵蟄蠖屈詎能有伸哉韓公起草萊事　主
佐成帝業部符爲元功子尚主稱肺腑屬乃不免
於讒况疎遠乎故功名人之所難言也

永樂謨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喆湖廣湘陰人也幼端厚如鉅
人喜怒不形毋夫人守節長教之力貧孝養爲里
人敬信里少年有被酒侮詈之者里人共斥之曰
汝猶不知里中有君子人耶里有物憑人言禍福
頗效原吉至寂不言他日復言問之曰夏公端人
吾不可以近領鄉薦授戶部主事部尚書郁新奇
之與共政會劾諸司怠事者觸　上怒問誰從教
汝執奏者新恐免冠謝業得解有劉郎中者忌原
吉欲中之乃奏官果人教尚書　上更召問爲誰
對曰堂後書筭生實教臣臣愚過聽罪萬死　上
下書筭生獄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言事本
原吉教尚書　上怒曰我聞原吉能佐尚書事原
吉才汝顧欲陷之耶於是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
市建文時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福建考吏
治訪民隱尋移鎮蘄州永樂初轉左或言建文中
用事人不宜任　上曰原吉忠於　父皇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元年吳浙大
水遣原吉行視水卽賜吳中水利集俾考覈原吉
至浙詢故老考水之源委利害甚具具奏上語具

濬河事中役夫十餘萬僉作躬親撫薦之晝夜布
衣徒步行經畫盛暑爲却蓋曰衆赤體暴日中吾
何忍獨張蓋爲乎於是諸濬治畢底績水東入海
不爲患農田大利又奏發粟三十萬石給牛具種
子以賑饑姚廣孝自浙西還　上首問治水何
若廣孝具上其狀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時師旅方息大官空無蓄積靖難功賞方行封
建親藩置武衛添設百司召天下儒生編摩大典
未幾遣二十五將軍伐安南遣內官造大艦航海
通西南夷營北都宮殿費皆以巨萬億計咸仰給

於戶曹原吉平賦役汰冗食均出入以愛人節用
爲本轉移節縮財沛乎有餘而天下宴然七年
上行巡北京原吉從命兼掌行在吏禮兵及都察
院事八年　上北征命盡總行在九卿事輔　太
孫居守諭之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北都庶司草
創原吉旦入朝造　太孫晨前决機務退至政事
堂部郎從官臺御史抱案櫝環立請事原吉不動
聲色口應手判北奏行在南啓監國皆立辦京師
肅然　上還賜宴有加禮諭羣臣曰原吉輔　皇
孫居攝今周公也尋扈還京命侍　皇太孫周行

鄉落觀民問民所疾苦取齏黍以進曰願　殿下
味此知民艱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常居　上
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南還十五年從幸北京十
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世孫于南京十九年
三殿災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乞蠲逋負務糧弛
採辦銀恤流亡以回天意時言官應詔交章論營
北都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撲殺儀曰嘍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然後行豈罔我
哉今何籍籍也言官遂劾諸大臣迷謬誤國　上
跪言官大臣于午門難遷都利害令內侍出宣問

議云何諸大臣啐啐詆言官不知國大計原吉頓
首謝曰給事中御史當言路且應詔陳言中無它
臣等備員大臣贊大計不協罪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事兩釋時　上憑怒甚非原吉引咎識大體衆
罪且莫測矣時大都新建轉漕難原吉薦平江伯
瑄才使治漕薦長史周忱才陞侍郎巡撫已又從
中贊聽所請以濟國靖難初瑄嘗爲飛語危之不
計也交阯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乃獨封尤
功餘須資有差當是時天下洶洶苦擊胡事南夷

而　上欲盡滅胡又內恚多羣臣莫敢諫原吉白
我受國恩厚不可以不諫約尚書方賓與俱入叩
頭言頻年師數動不可以出師又　聖體違和涉
風沙苦辛自愛　上怒斥轉餉古北口切責賓賓
懼自經死　上愈益怒籍其家而尚書呂震言原
吉柔奸意傾之　上怒命錦衣衛械以來原吉方
起廄儲使者至追就逮原吉曰蔟畢此即行不然
恐侵盗爲國費死吾安之不以累公也及至　上
召問征虜事對如初歷言古明聖不勤遠畧之意
命繫內官監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布衣瓦器

上感動命中使自以其意問之曰　上待公厚今
繫之暴也豈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露雷無非教
何敢怨　上聞意大解然猶須繫之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乃竟崩
計至　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具告以凶問原吉
伏地哭不能興　太子即欲召原吉出視事原吉
曰臣先帝罪人今未聞遺詔何敢出　皇太子即
獄中賜御膳咨國事原吉曰今東南民力困於糧
饟戍伍疲於歲漕宜幸南京少蘇民　太子大稱
善及即位遷部尚書進少保太子少傅三俸並支

辭不許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繩愆糾繆章期轉拂
語具　帝紀中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
屬令和勑禁衛割鞭背連坐刑皆原吉客議聞李
時勉廷諍發　上隱　上大恚欲深罪原吉曰時
勉小臣言即過豈能損　聖德幸下法司議徐罪
之未晚也未幾　仁宗崩章皇帝方監國南京諸
大議皆原吉豫定監國至即位時時召咨大計或
時袖小帖手付之且覆上中秘莫得聞漢庶人反
以誅原吉為首名贊親征平之語具封建中師還
賜賚甚厚賜範金銀章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皆褒語云巳輟部務論道左右五年卒
遣禮部尚書諭祭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
篤孝友與人交久而能敬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
怨惡心器量靜深閎廓人不見涯涘悃愊無矯飾
不務以悅人而識不識見謂為長者永樂中西域
僧號法王者來　上甚寵欲親詣郊勞原吉曰彼
慕化來宜示以君臣之禮　上如是下必有甚幸
上無自輕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
王臣雖微加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辱
天子大臣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欲效韓愈耶時

天子數御便殿及闕門時召對語移時左右莫得
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沈機密勿泯然無迹而天
下陰受其賜其理財賦必酌大體畧煩碎而主於
體國靖民在部時吏捧精微章為墨污怖欲死肉
袒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至便殿免冠曰臣昨不
謹風颺急污精微文書敢請其死　上命易之而
罷從吏有污其織金賜衣者懼甚曰污可浣何懼
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是一時卿
大夫雅量推第一嘗與同列夜飲歸過禁門有欲
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

脩行其忠敬如此居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
事當如小事人以爲王子明韓稚圭之度云
蹇忠定公義字宜之蜀巴縣人初名瑢洪武中爲中
書舍人奏事稱　上意　上喜問之曰若豈蹇叔
之後乎義頓首謝不敢　上喜其篤實書義字手
賜之易名滿三載考吏部奏當調命滿九載考毋
調朕且大用義朝夕左右掌機宜文字敬愼久愈
虔建文初　天子知　太祖欲重用超授吏部右
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代張紞爲尚書時制下六
令非洪武中舊者悉革去義從容爲　上言變成

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貴在適時變
便民耳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所爲因革者　上以
義忠實從其言小人有因譖其不忘建文君者斥
不聽二年立　皇太子兼詹事　上欲諭太子宰
令詹事往諭意　上巡北京命佐　皇太子監國
惟諸王及遠夷奏請傳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
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內贊宸謨外康庶品不
動聲色而中外晏然九年與夏尚書同九載滿考
賜宴勅獎諭初建北京三殿災勅巡應天諸郡問
民所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大吏義以國家多事苟
盡法繩下人不勝獨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
假兵民利弊當興革者輒具奏行事已還部二十
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須繫尋釋　仁
宗卽位進少保歷進少傅少師又製蹇忠貞印以
賜宣德政議一屬諸舊人如　仁宗之初已乃輟
部務論道賜銀章曰忠厚寬弘云義重厚事不敢
專斷承顧問常持兩端聽　上決然忠實無他腸
惕學士士奇於　仁宗前質言義過慮義徐應曰
事慮不熟有後憂上笑曰義士奇言皆是宣德中
擇人使交阯義薦伏伯安　宣宗顧夏曰原吉謂

何夏對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乜羣臣不及宜可
遣　上問士奇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使
且辱國不可遣義嗒然退乃終不以二人爲異已
而怒顧中服之也七年令有司治第八年一品九
載滿賜宴禮部裕陵卽位齋宿寢疾五日而卒年
七十三歲沈深質實敦孝友有儒度未嘗一語傷
物至議典法亦未嘗苟含容歷事六朝官冢宰五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取士任官後浮華而先
淳朴尤慎郡守之選以爲治本考察明恕不縱不
苛故其時士風吏治率厖厚烝烝民庶乂殖蹇夏

三楊之力也稗史臣曰天之右人國也必有敦龎
壽俊之臣焉斷斷篤醇措天下於乂康夏忠靖屬
國時功奠社稷澤被蒸民乃如山如河更險夷一
節也茹納調劑與蹇忠定同功故是時天下稱大
臣曰蹇夏或以沈默爲蹇尚書病然矯亢爲名高
去治象逈遠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楊文貞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
而孤邑人羅性實子之七歲母陳夫人語知楊本
姓也泫然泣於別室立土礡爲位祀楊氏旦夕謁
拜久之性知之命復姓而具告稍長益敦敏嗜學
以家貧爲里塾子弟師有餓生携殘蠹帙數冊抵
舘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
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

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弱冠游章貢章貢
儒者重之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大重之
咨以政輒導以仁恕邑重囚宄力爲言得解囚間
懷金爲謝若不預聞也者而斥之去游楚楚中人
鄉慕之郡縣舉爲學官不就建文初授教職會修
高祖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舘諸
儒部尚書張紞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
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脩
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士解楊諸公以
機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愼事未嘗以賢智先人

議大政審衆長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蘊
籍上益愛信二年兼左中允　上巡北京輔　監
國日爲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
學於士奇特親　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
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所著大學衍義尤有
益理道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　太子即取觀曰
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也遂翻刻賜諸　皇孫一太
子問詩法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南薰解阜
之詞唐虞君臣之志也三百篇雅頌商周君臣之
志也漢大風歌唐雪恥百王之作所尚者覇力已

非王道漢武秋風詞則志靡而音哀至隋煬帝陳
後主志淫詞靡則後王永鑒也臣愚以爲殿下明
經講道之暇惟兩漢詔令於治道有益亦深醇可
觀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能詩否士奇
曰儒固能詩然儒之品有三有道德之儒有經濟
之儒有詞章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不學
也　皇太子悅諸廣德將導類如此居久之　上
頗不理於　皇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　皇
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
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但殿下天資高過

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皇
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爲二王所深搆宮僚
咸得罪士奇危心深慮兩頌繫詔獄　上終眷士
奇卒以安遷翰學左春坊大學士而　太子於士
奇愈益親　昭皇帝即位立陞禮部侍郎華盖殿
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尚書曰新華
盖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寛
恤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
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爲立減十五有誦海内治
者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

言治平乎願留意賜畿内田四十畝固辭請以業
貧民加少保兵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
上倚大臣蹇夏及士奇最重賜繩愆糾繆銀章龔
匡弼諸大臣未有言而士奇密疏論事力　上每
舉士奇風勵諸大臣嘗論與兵尚書李慶禮尚書
呂震忤　上輙從士奇言又憐其孤立爲曲調劑
和輯之盖近古未有也　宣廟即位息伐漢議安
趙全親親恩頗忤旨已益親眦大者齋宮議赦令
決棄交南皆社稷大慮諸具　二聖紀中　上嘗
與士奇語科舉取士之獘士奇曰科舉須兼取南

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才大畧多北産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者 上曰然然且柰何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卽文藝無求全將北士進矣 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爲著令一日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已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帝北征典兵以故接諸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諳邊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

事不足過 上笑曰朕初卽位時榮數數短卿卿顧爲之地耶頓首而對曰榮有斂才知大慮願陛下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士奇故南人而持議本大公進北士論趙事時爲文敏所沮短終力爲保護之盖其度也廣東布政徐奇以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得其條餽遺姓名以進者 上見中獨無士奇名大善之召造膝問故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時與翰林六科比舍居相往來於臣亦然奇擢任衆作詩文贈之適臣病未作故無名耳 上曰卿爾時不病亦賦詩否

對曰必賦賦詩則単目亦必有臣名 上曰彼遺諸大臣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臣饋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立而然 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単目內所餽遺不過藤簟蘇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非有他也 上釋然取単目立焚之 上頗好微行而遇士奇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報范太監來比迎 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身而擾擾塵埃昏昧中如此 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

乃去士奇頓首愬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慎爲意外防明日 上遣太監弘問 上臨幸何不謝士奇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又遣問今天下平寧卽微行何憂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雖弘豈能徧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伺間竊發事難言之矣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詔捕急遂私結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伏道傍林莽中爲亂具以聞 上乃笑曰士奇言不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曰愛朕莫如卿先是大臣有導 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內郡守聽

三品以上官膺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文貞
建白也及　英宗以沖年嗣位　昭皇后倚士奇
任之而士奇請開經筵簡侍從以涵養　聖德請
屯田以省饋運加少師　正統初災變頻仍上下
交省蠲逋慎獄休養生民嚴覈百司推進才傑諸
可啟沃聖學贊成治化者恒汲汲身任之故是時
公卿藩臬號稱得人　上高拱九重不事游佚南
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士奇等
稍自斂戢諸具帝紀中常引年求去弗允請益力
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九年子稷以罪獄死士

奇怏怏自恨已遂病　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
酒餼竟不起時年八十矣　上輟朝哀悼遣禮尚
書諭祭贈太師謚文貞次子穙以廕官尚寶丞
上俾從諸老後入中禁士奇心術正大論事先大
體常扶君子抑小人然未嘗求備居恒言人君以
愛民為事天之實人臣以薦賢為敬君之實又言
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晚以三
孫還鄉侍故所父事者劉氏隆篤有加禮秉禮執
虛不自滿假蓋壯老一心云

楊文敏公榮字勉仁閩建安人靖難後以編修名與
七臣者同入閣年最少最警敏　上為更名榮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閣臣諸閣臣咸歸第惟榮在
出江西藩省奏牘示之言吉安民有嘯聚者已復
業蓋朝廷初遣巡撫已又遣都督觀往巡視曰即
不下宜加兵及奏至　上喜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褒觀榮讀奏訖曰計發奏時觀尚在中途觀不
得論功上曰善已遇榮益親暱侍講立太子燕太
子諭德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略甘肅邊七年虜脫
脫不花來歸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略十年守
臣言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以榮曉

兵命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
峪關且千里地險阨乏水草餉道艱又天冱寒士
馬疲瘠不可輒用兵小醜不足患當自歸　上從
之而老的罕果自歸陞翰林學士時　上甚信任
榮諸巡行輒從而諸大臣忌榮直欲疏之適國子
闕祭酒共推榮　上不許曰奈何不令在朕左右
榮望諸大臣忌已乃益發府部院諸獘事密疏上
上持草不下務輯和諸大臣進文淵閣大學士時
兵衛伍缺補或言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調
也榮曰　皇上命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

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事遂寢二十一年虜西征駐
宣府虜酋請納款衆懼莫敢任榮請往受降而還
浙江守臣言閩浙麗水政和二界中盜聚嘯爲暴
請兩都司合兵勦榮曰不可愚民苦有司暴不得
已而嘯聚勦則毒民民益衆聚不可解願遣一勅
使撫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以無事時　上英
武羣臣奏對少稱旨而獨愛榮才凡密畫必與當
上怒不可嘗而榮至一言卽霽威毋征行必從二十
二年扈北征中道軍乏與榮請令軍中相假貸入
塞官償率一而償三且遣使宣諭虜令自新乃班

師　上還抵榆木川而崩諸倉卒所經綜咸倚焉
仁宗卽位陞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支三俸宣德初漢
庶人及贊親征黎利及贊棄交阯從　上出巡邊
贊太擒獲具帝紀及四夷考中正統初與西楊並
進少師五年許展墓道卒贈太師謚文敏世建寧
都指揮使榮闓朗果毅能謀善斷總修四朝實録
受　三聖顧命屢從出塞覊靮萬里遇事直前不
疑於行善隨機制變而靖重不撓勤於職事盛寒
暑及小疾未嘗少息內行修謹家故豐又厚禄能
賑施窮阨無間疎戚貴賤小大咸歸心焉

楊文定公溥楚石首人事建文帝爲編修靖難後事
東宮爲洗馬　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賢也溥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文帝守
成甚盛德也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皇太子
大悅會東宮爲漢趙二王所危搆宮僚大臣下詔
獄相繼死溥及學士准一繫十年家人供食數絶
又　上命叵測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業至此今讀書何爲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奈何
輙自棄乎經史子讀之數周　長陵崩進太常卿
掌弘文閣宣德中陞禮尚書兼學士正統初進少

傅武英殿大學士絲綸經制多出其手自以爲在
獄十年之功溥夙稟淳質不尚機警恭忠厚尚正
直議政決疑與大臣爭可否能舍已從人無係吝
時天下稱三楊三楊者文貞以江西稱西楊文敏
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文定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先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
十一年文定卒而十四年有土木之禍、
稗史氏曰予讀楊文貞公文如揖耆宿老儒造次
立談必於道而儀度儼雅可敬也史記其語曰天
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大哉相言

諸謝荆輔揚功業道守一歸主於爲德爲民有以
耳東楊揮斤游办遇事立斷文武惟其用文定安
貞履節故參合而成名天下咸頌言三楊三楊諸
所善者多也
解學士縉者江西吉水人也字大紳少頴有異才洪
武中舉進士入中書爲吉士 上愛其少俊召曰
侍左右被寵愛殊特嘗寓大庖西室召諭曰朕於
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當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
政所宜者告朕無有所隱縉立草封事萬餘言以
進其畧曰臣聞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乎失
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
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
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譛魏徵于唐大宗者
以爲録前後諫章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即
令有之亦足垂示奕世臣主同休而何名爲罪哉
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所怒矣 陛下當同
符堯舜師表百王故臣願與臯䕫比肩不願與魏
徵同列其所爲感恩服義懇切爲言者獨願 陛

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
統華夷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之所及真所謂取
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
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中原市不易肆女寵外
戚寺人藩鎭之患前代所謂膠固而不可得理者
皆消融底定處之有法不邇聲色不貨殖利諸皆
遠過於唐宋而何遜避於唐虞亦願 陛下加之
意而已夫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百事隳帝德罔
愆則帝志熈而天工時亮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
鬼神矣而所以畏民者尚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强暴矣而所以治心者尚未至也其粢盛之潔衣
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神之末事
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
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
治强暴之支餘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御民
御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言畏民爲畏天之本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言治心爲治國之原也 陛下誠
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功若臨若對之功益加密
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内常如郊祀

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爲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乎天理、遠近上下、一視而同仁、則所謂以天地爲一體、以中國爲一人、亦何遠之有哉、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於速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陛下常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賢智如昔之人、而盡皆不才也哉、又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懼之、臣竊伏以爲大哉 王言、其蔑以加矣、然自國初以至于今、無數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終始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良由 陛下克伐怨欲、聖性所無、而天資素嚴、或稍卞急、第誠信之少間、即用刑之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故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以善未必蒙福、惡未必蒙禍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

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德、而爲惡者、里族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法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而又何取夫義節哉、此化原所由也、臣見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而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昔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者哉、固知 陛下輕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之無以塞 上意也、然諫爭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反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于親友、悠悠有心、誰肯捨父母妻子之愛、而批 龍鱗、犯 天怒者哉、且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瞀趨、而並布於朝省、椎埋獷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筆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

右綃符組、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恍惚有德、故賢人
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
計、指廉潔受刑爲飾辭、里諺曰、居官不要錢、工役
無盤纏、傷廉潔之被刑也、童謠曰、鬍髈官人没商
量、病貪婪之苟恣也、故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
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靡當、用刑乖方、八
議之條、虚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之
任爲喜怒、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鄰
善惡、有紀、令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
之規、互知之法、徒嚴訓告之方、未備、長幼之民至

掉臂而不相揖、此非細故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
禮、睦鄰之法、如古藍田吕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
之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率先勸行、庠禮講
學、有地有時、蓋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庶磨
之有漸、而行之有成者、如影之隨形也、豈可視爲
迂闊、而以爲不切於當今之急務哉、　陛下天資
至高、暗合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固知　洞
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
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
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

患害、　聖躬康寧、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固所謂
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動衆以神仙
爲効、而謂有某神某僊、享祐國家也哉、且以傳國
寶論之、洛王從珂時、已焚毀、屢求屢得、真僞莫明、
政使尚存、亦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
而以興師動衆爲也、周公之時、未聞有神仙符應、
而古今享國久長、莫過於周、則神仙恍惚、誕謾初
何足稽也哉、且夫地有盛衰、物有豐歉、而商稅之
征率有定額、其或盈也、則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
也、則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荒絲

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復稅於所過之津、是何奪
民之利、豈如此其密也、矧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
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弋地、無前日
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爲
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稗
辦以充役、辦完而役在、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
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
重、何里胥丈量之病民一如此、其極也、今欲拯其
困弊、必先探其本原、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
倉之制、積之以漸、行之以久、古所謂餘九年之食

者殆可期而至之矣、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禮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固上古所不廢也、而近世狃於宴安、隳名城、銷鋒
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虞之變、則列郡
比城、望風而靡、艮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此弛武
備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修
葺、寬之以歲月、分之以里胥、頒設弓手、課之以弓
弩、兼教民兵、習之於農隙、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
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諸凡近古書院遺基、
學田舊迹、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

之、此國家閒暇文武並用之長術也、又　陛下好
觀說苑、韻府、與所謂道德心經者、竊以謂甚非宜
也、說苑出於劉向之學不純、溺於妄誕、故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壞人心術之論、韻府出元陰氏
兄弟、卑猥細儒、學孤識陋、抄緝穢蕪、甚不足觀、
陛下誠喜其便於檢閱、而考觀之、則願集一二志
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從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
孔之華奧、下及閩關濂洛之精葩、根實精明、隨事
類別、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六籍、則
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哉、且六經殘缺、而禮記

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以時刪定、而訪求審樂之
儒、大備百王之典、作爲樂書、以惠萬世、尊祀古聖
帝明王、及帝臣王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
達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思孟配、自閔
子而下、各祀於其鄉、而闕里則建叔梁紇廟、贈以
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顧不偉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可爲讌宴之所、文淵未備
大節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
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閹寺、俾

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
趣馬、一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
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分封待臣子於
一體、示天下之爲公、木幹朴居、以養民財、而土木
之工勿起、佈墾荒田、以實中國、而四夷之地勿貪、
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
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
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
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
婦女非帷薄不修、無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
建除之謬、方向神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
經、天德月德之云、東行西行之論、臣料唐虞之曆、
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
觀俯察、逆順犯從、七政之齊、殆謂此耳、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正官名、尚書
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
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寵居臺閣、郡守縣令、
不應囬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
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

之節、下氣怡色、擎跽曲拳、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
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
於陳獻、言無倫紀、惟　陛下垂鑒、時疏草蓋援筆
立就　上覽之大喜曰、奇才奇才、而大臣皆忌縉
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
擢監察御史、時時敢直言、已代王國用草諫書論
韓國公寃、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
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
抵其奸狀、泰切齒恨、衆巧詆之　上慮縉年少、將
爲衆所傾、召縉父入、諭之曰、天生才甚難、大器必

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召縉至便殿、慰諭、賜
鏹而遣、且曰、爾歸其盡心古人、後十年大用爾未
晚也、蓋愛護玉成如此、縉家居八年　大祖崩、縉
感　上恩厚、詣闕臨忌者言縉奔臨非詔旨、有覬
望、謫河州衞吏、尋召入、待詔翰林　文皇帝即位
召翰林臣入內閣、而縉特首召、進左春坊大學士
造膝密謨、最倚信、大者議定儲、有社稷功、語具帝
紀中、尋以讒搆下獄死、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
事直言、風生電發、而敦孝友、重行義、篤於故舊、遇
人有憂患疾苦、輒深隱于心、襟宇淵器、不屑意細

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
喜引拔士類、或誚其乏、終不變、早遇主受知、名動
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天下皆惜其不盡用、云
縉剛挺無囘忌、居恒言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嘗入朝、有內豎怙橫於左順門、詈人、縉正色叱之
豎斂首退、乃同官以職事見譴讓、則引爲己過保
護之、永樂中　上手筆所信任大臣者十人、名命
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縉具以質對、於尚
書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原吉曰、有德有
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

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
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
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倫曰䟽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
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授　皇太子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中
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
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
市心耳後縉既獄死　仁宗出所䟽示學士士奇
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蓋

爲上追念如此永樂初召直文淵閣者士奇榮黃
淮胡廣金幼孜胡儼與縉凡七人惟儼出爲國子
祭酒餘皆至公孤官
金文靖幼孜臨江新淦人簡易沈默不伐善鶩名以
檢討直內閣以文淵閣大學士數扈北征次開平
以詘言力請班師　上崩東楊南計留軍中護喪
以禮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事　仁宗贇政會讞獄
以律例平反䘏　章皇帝征遼度鷄鳴山　上曰
前代惟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後
悔是役故建憫忠閣　上默然爲旋師病革不啓

身後恩
胡文穆公廣廬陵人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建
文中擢進士第一更名靖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入
內閣預機密復名廣　上諒其朴厚信待亞於東
陽奔母喪還與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成進文
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如故再扈北征禮部郎周訥
請封禪廣以時多故力言其非禮徒糜費事得寢
奔母喪還朝　上問民疾苦廣頓首曰百姓頗安
給獨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扳連善良坐誣
者苦耳　上立命罷追詰者廣於禁廷應對愼密

不洩又操履清謹寡交游崇儉素故愈久而毀言
不行卒贈禮尚書謚文穆官其子一人曰穜爲翰
林檢討昭皇帝卽位念廣於　上左右有擁護功
贈太師
黃文簡淮浙永嘉人永樂初以中舍人侍與解學士
首親幸備顧問無時進編修直內閣立東宮陞右
春坊大學士太孫立又兼輔太孫時黨獄大起南
人嘗避北官者奏編伍淮言近有勅征討官與舊
官事一體並宥今追罪南人非勅意事得解　上
欲刻大寶法王印賜西僧璞過大淮言朝廷賜外

夷勅用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乃大於二寶將夷
人不知謂法王尊於朝廷　上從其言議定儲議
解虜酋結諸部約皆大者語具帝紀中上北征扈
監國長沙妖人李法良反　皇太子遣豐城侯彬
往討之漢庶人欲師無功設疑間諸沮淮以彬老
將能必任無疑且兵貴神速宜亟遣已果擒法良
再狩再居守以漢庶人讒間逮詔獄十年於獄中
有省愆自省二編仁宗嗣位進少保戶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預機密如故　獻陵大漸　太子在南
京未至淮慮漢有卒禍憂危至嘔血漢庶人反佐

監國直宿中禁迄班師始還第二年秋請老已來
朝賜遊西苑與勳舊師保尚書十一人者偕命肩
輿登萬歲山比辭又宴太液池　上春甚謂之曰
明年朕生日卿復來如期至宴勞有加禮　章皇
帝崩淮入臨留逾月歸方漢隙構時緡獄死西楊
東陽及文簡並處圜土後二楊顯而淮以好毀短
不理於同列家食餘二十年乃卒年八十三謚文
簡正統中王振益稍專娟三楊秉鈞久間之言令
朝廷事獨勤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勸瘁矣後
事當何歸文貞知振意所屬慨然曰老臣當盡瘁

死報國耳文敏知振意不可回乃言曰公毋爲此
言吾輩衰殘即効力無幾當引援諸年少賢俊者
報國恩振喜曰先生言是宜具名進文貞退尤文
敏墮振計中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
能但已乎一日出片紙署數人者入閣則吾輩束
手矣不如及今援汲後賢與共事庶氣脉少長也
於是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數人皆次第擢
用爲直隸寧晉人幼事繼母孝爲人疏俊明偉內
剛外和才量出人以鄉舉授代州訓導不樂願得
一繁劇官自効改泰和典史能益力問學部工匠

入京願就禮部試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用楊
文定薦入經筵尋入閣與政東楊沒閣議大事皆
推決於爲後沒於土木之難
稗史臣曰天祚我有　明之命俾　仁　宣二祖
繩繩明德弗替也亦二三臣並著其精誠解公灼
微指　神孫悟主宗伯悃欵保聖子輸忠均社稷
謨哉鄭尚書曰黃公脫縲絏不一二年遂屏迹丘
園尤不免娟嫉者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
羈靮諸獻替弘多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于肅愍公謙字廷益浙錢塘人也少異才奇氣讀書過目輒成誦稍長舉進士即以古人功業自期待宣德初授監察御史音吐洪暢毎奏對　上爲注聽從征漢庶人庶人就縛　上命謙數其罪矢口成辭義嚴氣正庶人流汗慚愢伏地　上喜甚遷行賞勅兼與文武大臣等因屬意用之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神明釐民政所不便殆盡河南山西災

上手署謙行在兵部右侍郎撫二省時年三十有三謙徧歷梁晋問民所疾苦加意湔剔諸馬政河防民租軍賦經擘畫後遂爲永式在山西劾鎮將占後軍士沒其田論如法士伍始靖在河南命有司廣收糴以備饑歲陳乆即減價糶民用稱時議者欲移山東牧馬於河南抗疏力止之九載績最轉左侍郎正統中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降大理少卿兩省合萬人赴闕留復巡撫前後歷十八年毎議事入京不持土物餽當路兩省人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會土木之變國

洶洶憤變起倉卒謙左右　景皇帝令百官而定語具帝紀中進兵部尚書　景帝立加太子少保時中外注倚爲安危者惟謙謙見　上流涕曰虜不道今得意去將長驅深入宜豫防遡各營精鋭盡從征軍資器械今十不存一宜速遣官募義勇以補軍禁民夫更漕河卒還隷軍揀神機等營卒練之工部督局廠造戰守具戶曹調兵食京師九門分列將防守而遣科道官有風力者巡視之徙郭外民入城令清野毋爲寇掠救京朝官吏軍賦禄悉令詣通州倉關支毋遺寇資遣大臣行諸邊

輯和衆庶爲固守備而勅守將日練士卒虜至或前迎擊或後邀遮互爲援諸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濬令高深至選用人材尤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可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可備將軍且曰軍旅事臣請任其責不效獨治臣　上嘉納悉允行時羽檄交馳衆訛言相恐而謙氣彌厲治戰守益嚴未幾虜擁　上皇入紫荊經大同而南城外壖上倉塲芻豆多以百萬計謙即分遣官縱焚之草奏聞或謂事重宜奏報謙曰寇在目前少遲之得資以持乆我坐困矣時議者欲閉九門堅守

以扼敵謙不可曰不能戰何以守乃奏以王通楊
善守都城門而分遣將石亨楊洪柳溥孫鏜等各
出擊監以諸言官於是躬擐甲率先將士軍德勝
門外令城門內闔示毋入流涕誓六軍以國恩虜
讐大義曰今機事在此舉一不奮則禍患立至雖
生不如死衆感奮勇氣自倍虜長驅薄京師我師
壁而待不可撼乃邀謙及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
萬廷議相顧莫能決以問謙謙曰本兵知有戰他
非所聞初謙以　上皇在虜軍戰未敢疾力已諜
知虜移　上皇而西則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

數千人戰又連捷於是虜勢沮而謙以　上旨榜
各門募番漢軍有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
上公也先心內懼會勤王師稍稍集遂宵遁衆請
追擊謙曰勝未足雪恥一不捷所損實多且　上
皇在虜中乃止是役也微謙翼主定難排遷决戰
天下事幾殆論功加少保辭不允客有謏其功者
謙流涕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不盟特
幸耳何謂功乎自是益勵邊將爲戰守虜以悔禍
於是決遣使議而　上皇南還諸具帝紀中先是
永樂中置降虜河間東昌間殆徧虜禍作乘機剽

輦轂下欲爲變中外以爲憂至是貴廣苗反謙奏
厚犒令從征事平奏分布貴廣間而大釁頓消獨
石等八城經虜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曰獨石棄
則宣府懷來不可守而京師孤此何可棄也命都
督孫安徃鎮叅政葉盛贊軍而獨石復完昌平侯
洪奏請遣都御史羅通出鴈門護餉通意不欲行
疏言謙洪本建此畫乞令行與臣俱謙疏言今國
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請山西事固當徃
請行　上不許仍命通又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
臨清以通漕河襟喉當是時北虜勢猖獗而浙閩
廣巨盜各擁衆數萬攻城邑南蠻西番益復蠢動

訛言萬端呼吸立變謙密籌京師金湯萬年之計
而藩省邊鎮遥畫機宜平定之動中事窾僚屬受
成卒之北虜効貢海內帖泰謙之力也已　上推
誠委任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顧籍籍言
謙專矣御史顧曨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
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議內閣可
否乃條奏上意傾謙詔下廷議謙抗言　祖宗成
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令輻輳並進事天
子易彈壓臣知遵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

是謙言於是言官益籍籍言謙柄用過重至目爲
跋扈　上嚮用益堅宫廷寄務造膝宴語文武大
臣面酬進退而怨謗朋興總兵亨憚謙嚴辭兵柄
而謙亦辭總督以避亨　上爲諭解而罷　英廟
復辟亨等遂誣謙與學士文迎立外藩逮詔獄論
死死之日天日爲驟變陰霾四塞天下益寃之謙
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而先世室廬悉畀
弟惟市屋以居未五十不再娶常止宿朝房頻年
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疾
告中官奉旨更番省視見謙諸自奉蕭然太息以

聞上爲輟尚方服御以賜藥須竹瀝　駕自幸萬
歲山伐竹取瀝賜焉謙長身山立面白項而下甚
黑方訕謗時怏怏起引鏡自照拊膺曰嗟夫此一
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及就逮廷訊不復辨獨曰謙
嘗握百萬兵當倉卒不及令一卮書生顧及耶籍
其家惟上賜盔甲袍帶而已　天順中邊報急廷臣
不能決　上憂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國豈
患虜哉　上爲默然益悔之也成化初詔白少保
謙寃復官遣祭弘治初贈太傅謚肅愍萬曆中改謚忠肅
建旌功祠官子冕兵部郎冕節槩修潔有文學官

至應天府尹　景泰中閣學士有
高文義公穀楊州興化人永樂中進士考庶吉士宣
德初進侍講正統初楊文貞薦克講官已陞工侍
郎直內閣景泰初進尚書議迎復言禮宜從厚得
龔千戶書以聞者也時閣學士陳循專穀患之疏
請增內閣得旨下閣臣推舉而王文以都御史得
入閣與政孤卿入閣自文始文既得柄又惡穀輒
擠之會鄉試循文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試官學士
儼　上令穀覆試諸失舉者朝退穀請對殿門力
言二臣子文亦可觀第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夫

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乎事得
解　裕陵復辟內閣臣皆流放竄殛　睿皇帝獨
嘉穀曰穀議迎駕及南內事每左右朕穀無他腸
可致仕穀歸杜門不應客敝廬瘠田家僅足衣食
沒未幾而子孫窶貧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蓋景
泰時閣臣七人議論各齟齬文恣睢悻悻循滅裂
於迎復易儲事尤悖惟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
以是受知裕陵亦以是見忌於人然經國大謨獨
歸少保矣　約論曰方正統時　國家適熙宣長
裕之後中國全盛乃戰一跌而與師輒解固亘古

未有也已少保用而生民有主社稷有輔廟勝宸
畧百全無迕不移時而補天回日之功卓然亦亘
古無是哉語曰安危視所任又曰成敗以謀易於
反掌信夫
李文達公賢字原德河南鄧人也少才敏舉宣德中
進士奉使至山西見薛御史瑄論學心悅之益沉
潛于學會　裕陵即位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
子羣黎百姓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而施有緩急
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也今京師
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計之指揮俸三十五石僅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而
當華官十七員之半也冗食横賜後將何勝況夷
狄獸心非我族類所懷必異晋朝迭亂殷鑒不遠
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漸分徙遠方不惟省國家
萬萬無益之費實乃消社稷消消未萌之禍方筮
仕初業已能爲國家深長慮如此矣授驗封主事
上疏言國家都北京而來頹弛莫甚於大學緇飾
莫多於佛寺可謂大舛今即營修太學雖極隆重
不過一佛之費惟　上裁幸於是詔修太學轉考
功文選郎理選公平公退輒閉戸力於學時楊文貞
柄國欲見之或以謁賢賢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
是求知也謝不往正統末扈　駕土木還景皇帝
立上正本十事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者籍籍許矣而獨畧其本臣以爲　陛
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
本萬事理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
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皆正其
本之務也　陛下之心既正天下國家之事可以
次推行疏上下諸曹尚書楊寧見之太息曰吾讀
崇節儉一疏殆欲下淚也給事中李侃言賢忠告

宜賜采納乃取入詔議禦虜策賢請用戰車火擡
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
將善用將存乎賞罰遷兵侍郎上書言也先弑其
君併諸種落此其勢日强誠未知其禍之所底今
聽其和貢馬而浚膏血輦金帛以益之將生民生
困乞勅邊臣日練兵觀釁于少保壯之請下其章
勵邊臣五年入吏部採君道孝友恭儉事爲鑑古
録上之天順復辟進吏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時武功伯有貞新得君而專事順專决賢時時有
可否其中山東連歲災請賑　上召閣學士計之

賢上發帑金有貞曰不可臣在田里間見發銀賑
饑於小民無濟獨爲里老吏胥資耳賢曰奬信有
之然猶勝無賑坐視民饑而死也　上命發賑有
貞退而詆之曰今國計方窘柰何糜用爲國費乎
賢曰公誤矣民爲邦本今　上意發賑而沮之豈
父母天下之道耶苟民窮爲盜責將誰歸未幾爲
曹石所毀惡與武功俱謫已獨留益親於是入贊
主德出秉國是內振朝紀外固邊防非乂而衆正
咸登大慾咸定天順乂安之效與熙宜益賢之力
也諸具帝紀中方始留閣時虜索來因依近邊求

食石亨乃謬言傳國璽在索來所欲徼擊以爲功
上以謂賢賢曰景泰來連年水旱公私困憊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休息於無爲況胡虜雖近邊
未有侵犯無爲事兵若寶璽真僞不可知卽誠在
亦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又何足寶也事
得寢　皇太子出閣　上召賢定講讀書且問先
讀何書賢對曰先大學尚書　上曰尚書文難讀
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皆帝王大法所
宜先難讀者後之可也賢間爲上言今天下百姓
粗安惟一害尚存　上問何害乃極言錦衣校攝

狠戲之害　上曰卽如此後愼毋輕差矣已左右
有間言　上察之信乃召衛指揮臨勅如賢指時江
西處士吳與弼應聘至賢首以賓師禮尊之請於
上授春坊諭德特特爲　上言與弼於中莆至深臣
以素未通解者質之立令臣洞曉誠臣所不及蓋
讓舍如此已與弼辭不任職賢扣其所以與弼曰
徃勅書過重以伊傅見期今授官於勅意戾故不
可受也賢曰如此則先生過矣朝廷致敬盡禮待
先生匪輕弼　皇儲於先生固當今必欲如傅說
爰立勢亦未易行且既稱衰病不任事而起當大

任理亦未安又盛名未易居不若就宮寮有建明
將大任以漸至也卽不然强就職荅朝廷意圖去
就未晩與弼堅不從稱病卧邸中兩月乃請賢乞
歸竟爲　上委曲言聽其辭降勅褒奬遣行人護
還鄉始賢再入內爲曹石側目自引避非宣召不
入後益親乃知無不言或戒其招怨賢曰九重嚴
邃外事無從知賢既得親近恐蔽不言乎利害非
所恤也及石亨誅法司言亨黨冒報奪門功陞官
者請具覈　上恐搖人心內難之賢曰覈寃則不
可然此輩陞職者類不能自安欲自首顧首鼠未

決也第宜旨許首實免罪即帖然矣、上曰善於
是冐功職首正者四千餘人時議欲追俸給賢不
可而止五年秋虜入寇賢薦將帥調兵食畫五事
以上具言當出京軍駐紫荆倒馬二關愼爲防俾
民得無恐而虜有憚不敢入　上以爲虜窮乏之志
不過掠邊易之及虜入大同高陽伯文按兵避不
擊虜遂深入抵鴈門入代朔忻州京師大震於是
本兵請遣將赴大同殺賊　上曰無及矣而勞人
焉用之獨駐關可蓋終用賢本畫也　上嘗言邇
國家之費彌浩也賢曰信然今國家患冗食之害

一衛官至二千餘員冗莫大焉宜令兵部漸調減
以省費　上意頗難之賢曰宜如無事然處之使
不覺可也夫天地間萬物長必有消如人生而不
死將何處着矣古軍功雖誓永存然子孫一再犯
法旋奪罷能立功又復無屢犯不革者若因循冗
贅將民益困而邦本虧矣　上曰已喻當徐徐爲
之江南大水請下詔寬恤中樵采一事事至末而
歲省銀三十萬兩虜寇甘凉曹吉祥欽因遣將挺
爲亂賢入朝爲盜所擊傷盜既得　上亟召見賢
即言請下赦解散其黨與朋言路廣視聽而起廢

都御史竑督甘凉軍明年督邊餉參議尹旻以虜
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
可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慮其
復來宿大兵不休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
極不趁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
乏與欲久宿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
匱當如邊民何莫若勑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備
諸調軍撤可也　上曰善於是詔班師七年郊
上足瘍欲遣官攝訪之賢賢對曰果有故亦當攝
第　祖訓以爲不可請駕齋宮示不遑自安　上

從之力疾至齋宮復召問朕下拜不能起起須人
掖無乃不可乎賢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此　上
盛德掖何不可諸將　上德類如此當是時冢宰
翺大司馬昂雖爲　上眷遇而倚信惟賢賢能左
右二尚書二尚書得竟行其志上進退大臣必召
與審勿所薦用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李秉程信
姚夔崔恭白圭等皆得人七年春二月晦夕空中
有聲賢審疏曰是謂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具寬恤十事以上　上允行已進對
復請罷江南織造及江西陶器淸詔獄所監囚並

各邊貢停下番使罷中使採買　上不聽賢執以
爲可行請益力同列至寒慄退訝之賢曰大臣當
知無不言國家安危利害其敢緘默苟禄位乎是
時　上視左右顧則左右必却立數丈獨呼賢與
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而達亟傾賢於是賢上疏
乞休　上慰諭不許而達尋得罪天順末讒者以
禄命言　皇太子景泰中被廢殆廢不可興也當
別立嗣　上頗以爲疑賢力諫國本不可動語甚
懇　上終慈曰然則大位竟當傳太子乎幸公輔
太子賢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立召太子太子

至賢扶太子曰謝　太子謝已抱　上足泣上亦
泣而儲安憲宗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益倚
重賢賢首請出宮人請簡近侍左右無狎聽冐誘
會有恕奪門迎駕幷冐功者　上理復之而恕者
紛然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以此舉冐富貴於是
舍利者爭　之日夜冀國家有事宜禁切柰何聽
之乎因請復尚書謙等官　上允行而妄恕者始
息給事中張寧欲上疏起前都御史秉爲兵尚書
竑掌都察院恐左右閒之先以草詣賢賢視章微
哂寧請賢曰薦人弟當言其才所堪不當預擬其

任今擬之得無干上命乎寧大嘆服成化二年外
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陳道中所見軍民
利病八事又上言　祖宗創業垂統設宮禁甚嚴
內外寤閉誠慎之也今內帑克積願無得妄費行
游有常所願無輒離宮賜予有常節願無開倖穴
祖訓明備願時垂省覽是年冬卒於位贈太師謚文
達賢莊肅端重達大體雖受　上倚眦未嘗侵九
卿事權接人和粹可親位極三孤毋以榮滿自耀
扁堂曰臨深不治田宅不畜姬侍終其身礽　景
泰帝旣崩左右請以汪妃殉將聽之賢前請曰妃

雖嘗立爲后旋卽廢今幸與兩女度日何忍令殉
乎且幼女何依　上爲惻然曰卿言是也始朕以
弟婦少不宜存宮中故念不及此耳於是出汪妃
就郕邸至賛釋建庶人因賛復恭讓皇后位號廣
上德益遠矣天順中內閣臣賢者稱岳正呂原彭時
岳太常正字季方直隷漷縣人呂侍郎原字逢原浙
秀水人也正神釆秀發原質性渾厚皆有偉觀原
未冠父爲景州學正歿棺不能歸或勸之火葬痛
哭不肯從厝景州時時至厝所慟哭哀感行人已
奉毋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

官文奇學官學官對曰此邑中子呂生文也貧不
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中課子耳愁乃嘆郡中
乃有奇文生遣卓來中者乎急召見入見衣藍縷
甚試之文甚奇問經書又洽博愁益驚喜予新衣
謝不受與葺理黌宮餘材木又謝不受曰生家貧
誠需此不無得數金爲養乎又謝不能於是太守
益大奇呂生時太守得輒補學弟子員遣入學是
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及第入翰林景泰中以侍
講與中允倪謙教內官文華殿廡上一日至廡命
二人講倪講詩原講書堯典　上喜進二人講讀

學士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從坐旁壁
下　上問坐壁下者何二人頓首對曰君父當臨
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愈益喜二人敬愼後至館
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
兼侍講入內閣然朝會尚青袍石亨動之曰行請
爲先生易緋原不荅未幾與岳公上石曹罪狀既
留中石曹覺之遂共謀摘災詔引咎語謂內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爾原素
長者乃亦左右正歸過朕手岳去原得留與李文
達同在位李通達見事立斷原佐以重厚毋憂去

至景州啓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
不聽載舟中苫塊極毀而殤抵家卒贈禮部左侍
郎謚文懿原端潔不苟取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
惟賜衣數襲俸給輒分贍宗姻貧匱者淸心寡慾
裯第無隱過至老勤學不少衰子常仕爲太常卿
有學行而正事具帝紀中方曹石疾正時謫欽州
同知已復爲兵尚書陳汝言所中逮詔獄編伍肅
州曹石誅放歸田成化初復官侍經筵爲忌者所
嫉出知興化府而卒正負經濟才落落不肯下人
再起再廢竟不得盡其用而卒天順中或尤正未

信而諫也正曰渠謂我爲言官耶我道當如是有
自京師來者傳　上意終念公直尤其大膽正曰
即上復用臣臣惟誦古人之言之死靡憾也　約
論曰李文達使河東時聞薛文淸語學心大動欲
執贄從受學以使事弗果乃心終不忘及見吳聘
君降意推挹即尹翰林讒弗貳也終全其休休故
好善優於相也當曹石橫時茹納謂剴格心於密
勿尤難岳負才直前以一斥不復呂溫恭絜約於
人無忤亦不究於用故遇合有天也
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笑

稍長博學精思爲祭酒李忠文所推重期以公輔
正統戊辰舉進士第一歷翰林侍讀　景帝初與
商文毅同召入內閣與閣學士循相可否意頗忤
會乞終繼毋喪忤旨見謂不憂國聽去服除不得
入內閣令供職翰林英廟復辟召見文華殿慰籍
者久之賜食出命以太常少卿兼侍講入內閣時
李文達方爲　上倚毗數獨召對或并召吏兵二
尚書時不召然文達退密以咨時時竭忠悃告之
所調劑居多或持正論至色忤不變而文達無嫌
芥語人曰純道君子也久之錦衣衛指揮門達中

文達語危甚　上恚私語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
以告時曰李公有經濟才胡可去因力辨其誣且
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文達事得雪河南
衛官横凌入門達當以大逆獄入之公持不可得
坐如律活其家百口　憲宗嗣極進兵尚書尋進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言者已籍籍言中官勢盛
宜抑却及以語激被譴或尤閣學士不申救者李
文達曰此何可激漢黨錮唐甘露激則敗矣而太
監劉永成以軍功議贈伯時力爭不可或曰中官
古有封侯王者此何靳乎時曰此豈盛世事耶事

得寢洗馬江朝宗言　祖宗來宮僚未有不兼翰
林者下閣議時薄其華競乃言曰諸君考滿時咸
言寧無兼官得陞秩而足今云云何也失靖恭體
矣永樂中西楊以翰林改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
官非舊章而何竟不許是時文達卒時獨當國持
朝典無徇如此衆頗側目乃疏言時迂陋冐內閣
首僚實不厭羣望乞罷免不聽　上慈懿尊號及
祔陵廟忤仁壽宮旨竟無愆於禮本時守正力也
事具禮儀中五年彗星見掃三台疏引咎不許時
萬貴妃寵冠後宮　上未有儲嗣乃疏言今天示

變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閨門化本尤爲至急今
宮嬪數多宜子者必衆而　皇嗣未育者必愛有
所專而所專者或過生育期故也惟正名分均恩
禮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進退大臣當斷自
聖衷不可委貴近耶　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
部而議或臣等參詳庶權歸至公人無所覬幸陝
西土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伏羌伯
師失利本兵科道官言彗出西方應在秦分占爲
秦師憂請益遣將濟師下督府議都御史忠上書
言京軍怯不任戰即益之無補今賊以困圍勢在

必克兵法曰禁祥去疑夫熒惑守歲李晟所以破
朱泚也願無益兵時兵部懼賊乘勝請必遣撫寧
侯撫寧侯永亦張大其事上書請定賞格乃徙時
嫌其張皇調旨令裴需後令會忠奏上　上命司
理監持至闕召兵部與計部尚書程信曰事急矣
師行不當緩時曰前賊四出掠猶疑有他志可慮
今入山自保爲項軍所圍度數月必憊成擒矣無
事遣軍大學士輅亦以爲然信忿其言不用出閣
爲危言撼之廷臣同聲以爲軍不行必且失關中
或籍籍咎時時曰覩項既曲折處軍機甚精保無

他虞衆猶未信卒滿四執而陜平非久虜犯延綏
賴軍不遣而安人始服時料敵之審以爲鎮靜得
體也五年冬無雪時上言自古旱災皆下民怨恣
感天變而然近光祿買辦各城門抽分皆掊尅已
甚而獻珠玉寶石者得倍估增直以萬民供輸資
奸人牟奪請盡革以惠生民　上嘉納來年彗復
見合閣臣疏政要求端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
退朝暇延大臣面議政事問軍民利病訪人才賢
否察治體風俗失得四言嬖倖無故而受金帛工
匠無功而冒官職是賞太濫或罪不應論成而籍

或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太深宜節賞愼刑五虜黠
納勿怒其切直勿惡其迂遠六言股肱耳目之司
多士於承奉而嫌於違覆承宣撫字之任皆主於
摶擊而緩於綏柔乞戒勵執奏七淸理三營草場
退豪奪莊田以業民　上皆嘉納諸皆經國大猷
晚益謇謇以水旱極疏生民困苦狀乞省科派減
力役寬賦稅弛山澤利以予民免賠孳馬癈、皇
莊毋設止山東河南糧草之供且言近天變非常
外夷不靖下民困窮日甚一日臣匪才冒大任又
言剌謬違　上意既或留中不下或下而不行如

此而尚被優容濫職輔導其何敢自安乞罷斥優
旨慰諭陞少保卒　上追悼輟朝贈太師謚文憲
時敬謹粹温居閒無惰容坐不傾倚立必俯行疾
徐有適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匕筯聲愛惜天物
片楮寸墨不妄費非其義一毫不取立朝三十年
抒誠秉謙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弟以政事
終歲無宴會宴會未嘗有音樂未嘗私人以言
官獲譴者必委曲調護賴保全者甚衆與商文毅
公同心輔政稱賢相焉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浙江

明年下第入太學祭酒李忠文器重之特設館東
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
景帝初以翰林侍讀入內閣與有康定功明年迎
上皇於居庸關三年陞兵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賜第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峻治之輅力
言憸言不可聽乞毋蓄纖介傷天㬎獄得不竟詔
議易儲輅言此國大事 皇大后在上非臣下敢
議 景帝不豫所立子竟薨輅倡言請復儲以繫
人心時有議擇建者太監興安出餂之輅曰 陛
下爲 宣宗章皇帝子今立儲直當立 章皇帝

孫他非宜會 上皇復位坐搆陷除名 上每念
商學士旁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使驛召
至都命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勤政納諫儲將
才飭邊備華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
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 慈懿皇太后崩佐
彭文憲議喪禮得祔葬祔廟言官以星變劾輅不
當用且以易儲事詆之輅求退 上詰責言官曰
昔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調輅請
曰臣實不才不勝任乃何敢望言者且臣嘗上言
當優容言者幸上允今言官以論臣而見責是滋

臣罪也臣何敢安 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
問尋陞兵尚書兼學士七年彗再見天田入太微
垣八年大水 上弭災七事彭文憲既卒獨當國
嘗召見從容及景泰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
功當復位號詞情懇至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
遂下詔上尊謚恭悼太子薨上念未有子頗內以
爲憂已而知西內乃有皇子亟召見下禮部擬名
輅表賀具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屬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甚恩百官萬民無不
權忭獨竊念 皇子生毋因病久別居不得時見

揆之情理頗爲未順伏乞 皇子頻貴妃撫育如
故而勑令生毋就近朝夕得見遂天性至恩未幾
皇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爲言得贈殮殯如禮是
年立 皇太子進太子少保吏尚書久之閹直開
西厰刺事數起大獄人懔懔不自保輅以災異上
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峻蓋緣委
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寄耳目於羣小故也條直
十罪且以爲繫國家安危勸上遵 祖宗成憲旨
意經六科乃下奏訴由通政以聞政事責成府部
而嚴課功罪實之權法獄付之法司而中三覆五

奏之令則苛政不行讒慝不入而天和可格矣
上手疏大怒曰用一內豎豈得便係天下安危是
怵我也令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語甚厲輅正色曰
朝臣無小大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拟劄三品
以上官宣大國北門一日不可無守渠敢一日輒
械繫守將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敢擅自収捕御前近侍敢擅易置長此不已安得
無危恩聞縮頸吐舌退以聞立命去西廠於是內
臣恨輅刺骨爲飛語搆之同列又旁助爲擠排輅
請老去萬安得國柄西廠復而直益橫諸九卿大

臣無慮皆諂事直蕩然矣輅在位以災旱建請省
科斂減力役寬兩稅限弛利禁一主於爲民　上
以祝毋后鳌建玉皇閣於宮北輅執以爲非典禮
黷神以事神實難乞罷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歸太常諸齋醮停止事得允累告見條八
事上請沓僧國師毋重給符劵四方貢賦外毋受
獻諸色人請直言闢政部使者請分遣慮囚停不
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雲南巡撫皆
社稷大慮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方果好
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

務大議持正後吉過之太息言吉與公同官十餘
年未嘗見公筆妄判殺一人宜壽考子孫之盛也
輅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論者至以爲本
朝賢佐第一云
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幼天資絕倫過
目輒成誦父髦敦古學抑令毋作文獨日授書數
千言一日卧疾父於卧所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
詩大驚異之然固弗之省他日以文進乃嘆曰此
子有八面受敵之才矣正統初進士及弟授編修
應詔上十事一言號令宜大公至正久無獘者乃

下信賞罰無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承
清問因觀其行能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四言
宜以京官任郡使民蒙循良之澤五言宜倣唐制
朝官歷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
畧七言守令宜詳課最八言宜恤貧匱九言廷臣
丁憂宜終制無起復十言宜遏僧尼皆國政大者
疏多施行　景帝登極以侍講疏十事畧言戰紫
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
雖名關塞實類坦途蓋士伍單散亭障缺敗蹊隧
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慎防繕亭塞

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
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
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
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
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
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
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
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
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又國家養兵之費孔亟
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曰月錢故手不

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
旌旗耳不聞金鼓但見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
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
之膏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
卒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及救哉宜罷革月錢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仍言宜奪德勝門戰功以崇廉
耻作敵愾之氣北虜邀好使下廷議未決遣定之
言宜遣以縻虜使我得益修內治成化初以太常
少卿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再進畧疏皆國家大計
四年進禮侍郎兼翰林學士定之襟懷坦夷操履

廉謹博學、能文章、性孝友、既顯、悉祿入歸養、而身
非惡自甘如寒士、平居色溫氣和、於物無忤、至立
朝論議、則據理直辭、雖勇者莫能及、卒贈禮尚書
謚文安

劉文和公珝、字叔溫、山東壽光人、爲人剛直勁正、景
泰中以編修議迎鑾、成化初以太常卿學士議
睿皇后喪禮、皆與有力、直講經幄、辭剴義切、音節
鏗鏘、天子爲聳聽、編纂史局及應制、皆秉直納
忠、傳飾以藻蔚、爲國華、十年陞吏部侍郎入閣、
十三年進戶部尚書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持

廉秉公不阿、論天下事、侃侃無所避、所建明、入告
上出、不以語人、人無知之、上雅重之、呼東劉先
生、賜圖書曰嘉猷翊贊、時萬貴妃嬖、皇太子未
立、而後宮產皇子寖多、妖人李孜省乃以妖術
危太子、珝立論孜省左道亂政、搖動國本、罪當
誅、卒定儲、諸諫臣以論中貴得罪、力爲解、有大臣
之節、然嫉惡嚴、鄙萬學士安、每對客罵安負國無
耻、安積聞、恨之、卒傾珝致仕去、珝性至孝、毋沒、廬
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墓、致疾卒、里人感化、號所
居曰仁孝里、立祠祀之、嘉靖中賜祠名昭賢、當

憲宗中彭孙商去閣學士安附中貴及萬妃以自媚於　上而內深刺骨既柄國即昌言面對不必得盡言令我輩言之太監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從是勝於面對也而尹學士直外厲中荏附李孜省進曰與相唱和而內閣益輕

稗史氏曰國朝罷丞相而任六曹然內閣臣專密勿之斷其實也蓋相也故三楊李文達皆能入告嘉猷出順后德爲宗社穀乎先亦倚毗特重焉嗣是造膝密議時稍遐闊雖經務咸綜而說行自奏牘矣

皇明書卷之十七

新城望野臣鄧元錫撰

臣謨

弘治謨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中以進士改庶吉士出爲大理寺評事疏刑罰不中六事切刑要爲著令出知揚州辨決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羣郡子弟其中教之歷江西河南布政使安輯流移解散盜賊陞右副都御史撫荊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獨討擒其渠魁餘悉解散丁內艱盜作起復任會兵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張首功恕不可峻擅殺之令而榜諭流民令復業民爲建生祠事之轉左都御史撫河南時歲蝗旱禱濟瀆大雨命有司捕蝗既自劾且乞崇儉去奢以回天意是歲災不害陞南刑部侍郎巡河防濬邗溝隄罷省河堤吏改左副都御史撫雲南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貪遣指揮使郭英者從徑道入安南求賂異時朝廷遣使安南率皆道廣西無從雲南入者安南君臣乃大愕欲因間啓途道一啓以兵尾其後英初意直欲以中國威力恐喝

南夷莫得賂媚能至是乃大恐紿其曾請先入白
守關者得入關即大呼安南兵且至邊吏急閉關
安南兵不得入乃退傳聞藉藉謂英誘外夷窺邊
恕捕治英懼自殺械其下數人誅之沒所貲寶石
而上疏言昔交阯鎭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漸啓
釁致蠻賊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且言今四夷
久闕朝貢交人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
忽不虞之戒惟　上幸察中貴人以黃鸚鵡上獻
恕疏言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知其不祥
夫鸚鵡本綠羽今黃其羽殆非其類宜絕勿獻駕

帖下郎中鍾蕃所非法恕上言故事駕帖下諸司
司禮監印刑科號皇城諸門具關防今皆無之當
何以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無左驗如此即其人
當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懼違君命在雲南九
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著天下進左都御史總
南臺兼參贊機務具疏言往內庫物歲久弊壞焚
毀可惜請及今出貿之以造官艦是兩利也江北
五衛軍當以時番操今罷放失居重馭輕之道且
條江操京操事宜以聞命巡撫南直隸請禁兩京
收糧官苛政罷光祿廚役所食白糧寬免蘇松旱

民田租六十五萬石中官王敬挾妖人王臣子者
以朝命採藥湖湘江浙間所至縱暴索奇玩爲貢
獻未至恕疏言始內官監太監之來也臣以爲朝
廷軫念東南根本地饑民流移恐臣等奉命不謹
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中貴人齎內帑金
賑貸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傳聞太監帶百十號
快馬船隻載鹽收買玩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
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錢餓殍盈野流徙轉
路臣奉　勑往來賑濟近稍即安而張口待哺者
嗷嗷也若太監此行爲賑貸來則大江南北億萬

生靈舉蒙再造之恩人心國祚與天地而悠久矣
若爲收買玩好而來以聲勢張皇騷擾郡邑臣恐
遠邇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惟嬖人是使而
無憂民之心狂夫狡然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
夫以今政散民流之時　陛下甚宜裁冗費却貢
獻禁奢抑倖愼賞重罰惜名器愛民力以培億萬
年社稷之基柰何反爲此而騷繹之也疏上未下
而敬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江南
書畫玩器精絕檢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錄妖
書不休莫科聘諸生陸完等不勝忿伺詬詆辱毆

之敬及諸人皆走匿乃免恕具列其激變辱國狀
於是 上乃收捕敬而王喬予者竟伏誅傳首江
南轉南兵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諫建
永昌寺逮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
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今人以言爲諱當是時閣
部宦戚各引私朋列清顯而汪直李孜省權益重
得進退大臣大臣多低首抑心爲依附惟恕著節
不撓忽內批落宮保致仕主事王純論恕忠亮有
大節不宜罷謫思南推官 敬皇帝卽位用輿論
起爲吏部尚書恕既至首薦楊守陳張悅周經爲

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列尚書諸忠諫久廢如王
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金鷹用皆
豐芑數世所培植而爲海內所注向者終弘治之
世皆賴其用諸裁抑僥倖褒勵名節尤嚴嘗爲
上言正統來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盡能識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左右
之人於大臣相見者無幾又豈能盡識諸大臣之
賢否亦不過寄聽明於門客門客識見豈必盡合
公論或得之毀譽或采之流言而又衡加之以好
惡是故枉以爲直直以爲枉者多矣欲察識下之

得失莫若日御便殿宜諸大臣與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以觀大臣之能明加甄別其不可者罷去而
可者委任既任之矣勿因小嫌而沮其志勿以小
過而挫其節將以計大事也則小嫌宜在所畧將
以決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言當卽挾仇讐
而排訾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執偏見而阻閡
之者不可不辨機密之事賜以手詔激切之情許
得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此聖
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而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
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惟 陛下大書座右

時賜省覽 陛下嗣位來人心歸向稱頌明聖者
以抑奢侈裁奔兢將內官輪年遞降凡天下臣民
所甚欲而不能革者一旦而盡革之也故喁喁顒
顒以爲 太祖 太宗之治且復見於今近臣病
中乃風聞各監局內官陞進數多不知今陞進卽
日前所遞降者乎抑更用一番人也前既以爲濫
而遞降之則今何獨不以爲濫而遞陞之乎似非
所以示天下信也 上甚嘉納時南科道保恕宜
入內閣而劾閣學士劉吉宜罷 上曰朕用蹇義
王直故事委恕吏部卽謀議無不從於內閣何異

而吉娟恕特深諸建白往往持不下會南給事周紘御史張富閱南都軍數少以爲皆中貴人私占疏劾之中貴人與許奏吉因盡逐南科道官以報然恕上言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南言官不宜獨抑罷且天下之事賞與罰而已賞罰中則治不中則亂今軍政廢弛甚矣乃不治失伍者之罪而責糾操之官後將何以使人哉竟內批外調御史湯鼐嘗論劾諸內閣而知州劉槩與書頌爲社稷臣引夢徵爲御史鼐璋所劾槩傳妖言律論死鼐謫戍恕力言槩書辭固狂謬夢有無未可知乃其心初

無惑衆亂民之意遽而論死將且傷天地之和況仁聖在上不當以言語罪人得減死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旨陞院判執不可下吏禮部同內藥坊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朝故事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者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何傷會臺諫逢吉意劾巡撫及藩郡官用內批斥逐恕以不得其職疏屢上乞休 上溫旨留而內閣滋不悅於是閣學士濬爲御醫劉文泰草疏訐恕亂選法又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疏留中恕疏自劾乃下文泰獄謫官

而言官亦交劾濬妨賢娼才恕竟致仕去恕入仕四十五年疏三千餘上皆忠直剴切清約自敕在位每夕蒼頭出沽油然先留意人才即邊郡守縣令靡不留意具知其隱衷質行也論者稱其憂世心如范希文濟世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玖拾猶考訂著作言動必揆矩度而自言我耄老方理會學問歎歎未盡云卒年玖拾叁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南戶部尚書卒謚康僖清愼有父風

劉忠宣公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幼而神穎未名

楊文定公爲之名未冠黎文僖公成之學發解首舉進士爲庶吉士與李文正同讀中秘書出爲職方郎中往安南調兵籍弭安南兵議朝鮮貢如故道峻防守便具四夷志中業已有天下大慮矣是時塞每有虜警尚書輒問劉郎中云何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名籍甚而大夏顧以未踐更親民官爲歉曰生民困苦情僞非涉歷不親請補外出爲福建叅政政益練務省賦饒民有大事委所屬州縣吏往往手簡述事由署名下不專倚行移人咸感恩意爲盡力靡欺負者巡海海道兵久弛則遣哨

船葺倉儲立收支法每沿海衛中道設一舘便督巡海道肅清陞廣東右布政使禮名賢念民瘼愛百姓如子褒先風教民愛之如父母以都御史治河河塞虜入塞師行軍興乏以戶部侍郎督餉或憂之曰今邊糧屬中貴子弟久矣公於此輩無假借殆其難哉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于近不于遠俟至彼圖之比至召父老訪詢得事權揭榜言某倉缺糧若干石石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願告報者米十石而上草百束而上俱准告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再月而儲積

克仭蓋異時法米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報糴故客商下戶不得報而中貴子弟操重鏹陰制其命得徼民與爲市自令下則諸有糧草家無不得告報者雖中貴欲収糴無從故官有餘積私有餘財利均而俱便也十三年引疾乞致仕不聽予告歸杜門自救即家拜右都御史督撫兩廣兩廣人素熟其恩信令不戒而從大夏甄良斥貪裁冗費吏試法諸上下所便安靡不興舉而兩廣大安召入兵部爲尚書初至 上召見問曰朕屢召用卿卿屢辭者何大夏欲以危言感 上聽頓首言臣待罪

兩廣實老病竊見今天下人窮財盡變伏於冥冥兵部掌朝廷機務儻變生不測臣死不足以謝責故憂懼不敢當耳 上黙然者久之而罷已入內時時思劉尚書不置居數日復召問 祖宗來徵科賦斂有常則無過卿前言今民窮財盡何也大夏因即近歲徵稅繁獘視國初倍蓰十百者歷歷爲上言語痛甚 上爲色動問軍今何如大夏對曰窮甚於民問軍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窮對曰江南衛所軍困於轉漕有脚價債負之費江北衛所軍困於京操有賠工賠料之費是以甚

窮 上惻然曰朕在位久乃不知天下軍民俱窮困如是負蒼生矣爲下令令諸司條軍民獘政具聞而敕百司各加意飭省自是時時召資啓沃而本兵諸所經綜畧具邊防兵制中 上一日言昨數事欲召卿商畧而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事有當行罷者其密具揭帖以進大夏對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具揭帖言事人皆切齒此可爲永戒臣何敢效尤 上曰卿公正豈孜省徇私賊物者比即具揭何傷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前代墨勅斜封也 陛下

遠法帝王近沿 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答閣臣事求順理卽太平可致如用揭帖卽弊將月滋何以示後世乎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益倚毗之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留中大夏獨對 上語及之大夏對曰人臣執法亦不過效忠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法誠重法也臣竊以爲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爾第言古何嘗有如此執法者時色頗厲大夏莫知所對倉卒言臣幼讀孟子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第曰執之而已故臣竊以爲珪無足異也 上默然久之大夏頓首曰惶恐

臣實愚觸忌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老成覔一人易之竟不可得政當從之耳明日報可下是時光祿寺添設內臣數百員爲耗費歲經入多不足於用乃責京師和買不給直大夏言光祿日辦不可會而費繁且日殺牲無慮千百萬損民財傷物命宜可省 上惻然裁減歲省經費銀捌拾萬北邊鈌總兵 上以外戚言欲有所用令內臣諭旨內臣曰大夏得傳旨然且執奏卽口語安施乎 上默然明日手一帖付之大夏曰此其人非將才不可爲大帥別推上上內批下而事僨旣而悔曰恨不用卿言是時大夏受 上知特深賜蟒玉時時召咨訪雖左右貴近元勳碩輔有不與聞者一與之調劑而大夏出壹不以語人故莫得而著焉上崩而大夏慟哭不能興而閹禍有端遂屢疏求退正德元年加宮保致仕時朝臣有乞恩蔭子者言官言大夏官一品有大功子孫得恩典固當而未嘗陳乞宜舉例以崇恬退旨曰可會閹禍作謫戍肅州大夏買一驢出都門觀者如堵牆皆太息泣下所至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榼走食之無不焚香寄禱願劉尚書生還者瑾誅復官致仕方閹

禍作時請行賂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盡喪一生矣及謫戍不挈子姓侍行或問之荅曰吾仕宦日未嘗有子乞一官今發配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比得還作敦本堂以合族爲家規行之嘗命子於雨中督耕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所以逸之也大夏開朗平粹休休樂善貴不忘貧平生忠誠謙謹未嘗以名勢自居與吳廷舉書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己正不特戒近利且當戒近名吾友於利固知澹然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持此而欲致

會民安恐士不得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
以恕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矣語庶吉士深
言初入仕途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如朋
友有三數人得力者自足過多則累也卒贈太保
謚忠宣
丘文莊濬字伯深廣東瓊山人少孤貧力學舉進士
改庶吉士益博極於經史百家小說兩廣用兵以
侍講上李文達書論平寇方畧李以聞請付總帥
行　敬皇帝卽位以禮部侍郎上所纂大學衍義
補　上覽之喜賜白金文綺陞禮尚書時年七十

餘矣四年始得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
疏十萬言畧言成化中彗星三見彗掃三垣地無
慮五六百里遍彗星入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
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大變不虛必有其應願體
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
務端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
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
奸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理以弘至治庶可以回
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至也　上知濬老
而信嚮之未幾卒贈大傅濬平生不可及者三事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詩文蒲天下絕不爲
中貴人作介愼二歷官四十載祿俸所入僅易一
園京師私第終始不易廉靜三也然性頗卞急持
意見不回必廣引傳益之內閣與同官忤輒却寇
擲地沮陳獻章莊昶令終廢不用而扼王三原尤
力論徃事至謂秦檜於南宋有再造功修史綱黜
狄仁傑書死尤不善范文正見謂爲生事蓋弘度
自其所短云弘治初萬安尹直旣去位而大學士
吉乃傾身結科道求全至昏夜欵門許不次擢用
於是科道顧徃徃言吉賢能下士矣侍讀張昇發

憤疏吉罪謂李林甫之口蜜腹劒賈似道之牢籠
言路合而爲一宜譴斥應天變而御史魏璋者爲
吉鷹犬顧劾昇浮躁謫官久之乃罷去而丘公當
國故成化之治不啻於其終萬安尹直之罪也不
盡美於始吉等之罪也
徐文靖公溥常州宜興人景泰中入翰林爲編修弘
治元年以吏侍郎兼翰學入內閣尋陞尚書溥當
國引劉健李東陽謝遷與共政而鎮之以安靜因
事納忠隨才器使遇大獄輒保全善類從容調劑
消誇弭謗異特威福恩讐之意廓然　上嘗命撰

三清樂章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帝
不過藁鞂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
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
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
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禮經邪說俚曲誠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講議政事
論經史涵養本原端正闕失非欲其阿諛從旨取
容悅也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以傳旨復職閣
疏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
降故干請斷絕事歸至公天下翕然慕甚盛德華

選壽寧侯塋地即有勞宜量與賞賚不宜傳旨以
啓倖門事得寢占城國上書言安南侵侮臣守約
不敢犯乞兵問罪閣疏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
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爲日已久今遣
將詰彼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
問損威已甚若問罪興師貽患滋大宜勿聽事得
寢當是時閣疏上皆屬李東陽具草而溥以首相
彌綸其間務培養元氣天下稱平十一年以目眚
乞休卒贈太傅謚文靖

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初入官翰林閉戶讀書簡
交游咸見謂木強　敬皇帝即位以青宮恩陞禮
侍郎兼學士入閣乃練國政如素習與徐丘同官
正色簡言無依違時召見於　上前可否亦確直
不阿徐公卒當國首上言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
罷時省萬幾故雞鳴而朝盈辨色而視朝夫是以
聖德日強而治無壅抑也　祖宗朝在黎明前日中
奏事已適便殿議政而天下乂康邇視朝太晏比
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何所觀聽府庫支移多致
寢閣於爲弊滋深方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正飭
治維新之時惟戒怠荒而懷永圖天下幸甚嘗有

旨令中官詣武當山設象懸旛令內閣撰勅祝閣
疏言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今復益之以修徒
糜費無益引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
餉繕兵日且不給宜屏邪妄以遏無良有旨築壽
塔又疏言自昔人主信佛莫梁武爲甚信老莫宋
徽宗爲甚而二君餓死臺城囚斃虜地求福得禍
足爲永鑒我　祖宗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公
之道幸　上裁止又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封號
疏言誥命朝廷所以奬勵賢哲雖卿士大臣待其
滿考最乃後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

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僅一二字而止此輩
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有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此朝廷所賜儒臣所撰也天下後世其謂
之何諸矯拂類如此是時劉尚書大夏爲本兵以
上眷爲中官媢忌一日劉執奏修清寧宮工役當減
十之五　上怒令內閣擬旨詰責健曰惜軍力兵
部職也近劉尚書欲謝病疏甚懇朝廷數溫旨勉
留然且請未已若詰責彼以不職固辭當於何處
得若人本兵乎語聞　上悟遇大夏如初李長沙
爲次相風士於唐詩古文健每爲諸吉士言古人

之學在尋繹義理以消融胷次次者考求典故以
經綸國體如徒以詩文爲者即學成李杜亦酒徒
何用語稍過激而敦本意終不遠矣十二年加少師
太子太保吏尚書華蓋殿學士十八年進左柱國
支正一品俸　康陵即位閹禍作致仕去已矯旨
奪官榜奸黨朝堂瑾誅復官致仕而　上數巡邊
幸江南健聞輒不食飲恨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
地下嘉靖初降詔存問遣輔臣即其家賜束帛餼
羊上尊官一子中書舍人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
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旱際聖明

曉罹近倖進不盈多退不窘戚稱近世賢輔云
謝文正公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中入翰林歷進禮尚
書入閣弘治初　上在諒陰內侍請選妃嬪備六
宮疏請需祥禫　上從其言時議者言國乏用請
加南折銀執不可曰南方稅額重矣宣德正統間
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重於
本色病民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
賦何益事得寢荊襄流民無名籍成化中幾變遷
條旨命刑侍郎何鑑往安集願附籍若還鄉者各
聽得編戶三十餘萬事後阻識者恨之正德閹禍

作致仕嘉靖六年復召明年引疾十八年卒年八
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方成化時翰林嚴望重者
惟吳學士寬及遷二人吳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
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閣而
洛陽爲首相遷數數爲言吳原博可共事也洛陽
曰吾行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對如前遷曰吾豈
私原博耶顧原博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又先
予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見聽耶洛
陽笑不荅正德初天變輔臣疏自劾復薦文定及
王文恪以自代庶幾乂大遠致之義云

約論曰閣之先哲𠯁成化之季國無柄輔矣　孝皇禮相重賢晝接日宣而華容三原之倫與咨勿於廟堂蓋是時朝多儁俊野無廢錮士耻競躁吏鮮苛黷泮泮乎蔚蔚乎樂利之澤至于今賴之然輔臣賢者顧止於端靖欲大更化還盛時之舊宜其難矣故弘治之治遜於古　孝皇之澤斬於子悲夫

李文正公東陽湖廣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以神童徵景帝召見加膝上六歲召試講尚書八歲與程學士敏政同召　上呼令屬對有龍顏端拱

位天地於兩間之語其局器夙成如此天順中舉進士官翰林弘治七年以禮侍郎兼侍讀同謝文正入閣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徐劉相繼爲首相而諸條荅敷奏章疏皆所屬筆抑占城請師劾中官李廣止異教營建語具徐劉謨異教考中十一年加宮保禮尚書是年清寧宮災率同官疏言近年災異頻仍內府大焚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憂慢天誤國莫此爲甚或以災醮祈禱爲弭災此妖妄之術或以緩囚釋罪爲修德此姑息之計今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職此之由惟　上加意修省會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救十六年進戶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孝宗大漸受顧命　武宗即位初詔與革利獘禁奸宄最爲嚴正天下誦之閹禍作劉謝二公既逐東陽得獨留乃疏言臣等三人責任同受顧命同令二人者盡去而臣留臣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不允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

苑日御舡獵獸爲樂公疏言今歲自端陽後內苑金皷炮火聲徹于都邑廐牧厮役克斥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慴不敢言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時逆瑾鴟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諸元老盡去已孑然立益沈遜而時時調劑其間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淸逮至京東陽大息曰吾當爲知己屈躬詣瑾外第力救早朝有匿名書瑾怒

逮羣臣獄又力救瑾立法逃軍坐窩主隣佑皆籍
沒克伍若捕盜不得坐無服親屬又力救所全活
者無筭方救楊公時詣瑾瑾禮之恭甚瑾家人嘖
嘖以爲自柄國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時文臣
有公錯詿誤免提問者輒罰米實邊多至千百石
東陽言各官米實邊多勞鮮益不若令納原籍預
備倉便從之寘鐇之變請收囘各差出官校瑾不
可東陽曰舊制官校止行廵京城今四出使真奸
巨盜得矯爲亂盡取囘則姦無所容矣瑾乃許五
年瑾敗以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乃上言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托生民之所仰賴也　高
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　文皇帝南征北
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　列聖相傳兢業
保守　先帝遺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統早成大
婚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至深且遠矣臣願
陛下念上天之付託者重思　祖考之授受者隆
體生民之仰賴者切朝奏講讀之餘安處宮闈溥
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
天下幸甚流賊平蔭子而　上欲調遣衛軍入京
師疏十不便不聽乞休去語具帝紀中恩詔優存

東陽慧悟夙成愷悌周慎位極人臣而自視歉然
弘治中嘉謨密畫流被海內　康陵時沈幾曲濟
保護善類而清謹一節終老不渝爲文章明暢爾
雅又能獎進才儁爲之推挽故弘德間士自奮於
古學文章蔚然東陽之力居多卒年七十贈太師
諡文正耿刑侍定向曰公自孺孩時受知　上加
之膝已遇泰陵造膝委心者十年乃大漸憑玉几
諄諄以嗣　皇托也公獨何心能復念此身哉或
謂當是時劉謝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
栖也權璫狂猘國事日非公居首輔不能糾虔而

規隨非過與噫乃斯時何時哉　新主煢煢於
上國事汹汹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君墮甑
委之不顧即有胸無心何詎能若是恝哉嬰杵之
於趙孤也謂死易立孤難劉謝爲其易者亦藉公
當其難耳矧公乞身疏歲數十　上而竟不得請
卒攖其難則天實叓之矣且羣陰上剥碩果僅存
大廈垂傾壓壓一柱耳可太直乎迹公平生豈異
惯惜死者顧以其身狥忠節之名孰與以其身爲
宗社之衛公籌之審矣故不爲戇直之安國而爲戶
牖之深念不爲名高之三君而爲太丘之委蛇蓋

存我所以庇詧類也他日過璉第救巴陵而脫之
難卒授鉞西征寄計行間闍璉授首此與梁公之
薦用張東之蓋千載同功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
命言經濟必首遜新都汲與同升託國而退則曲
迂其身庇一巴陵巳避位進一新都保安 宗社
黎民賴焉至于今泰誓所謂大臣道當如是矣竊
嘗論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事康陵迂身毀迹
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鄭端簡稱公
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醵錢賻之乃克斂又
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子兆蕃蔭爲符丞而孫食

不厭糟糠席戶繩樞無異庸保如公者孔孟復起
即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忠且清乎謹勒狀與
楚宦中外者出俸復其賜第爲祠奉公凡楚紳之
勛德光顯者次祔伏臘祠焉

皇明書卷之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弘治謨

王文恪公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少頴不凡年十六
隨父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咸
屈年行求爲友陳御史選提學時以天下士奇之
成化中舉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編修聲名藉甚而
閉門力學避權勢如畏浼以學士日講至天理人
欲君子小人之辨必反覆盡啓沃 上游後苑左

右諫不聽鏊進講文王不敢般于游畋 上爲罷
游講罷詔諸近幸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
等好爲之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端人正國本薦
鏊諭德陞吏右侍郎會虜火篩入寇 上籌邊八
事且薦秦紘起總制陝西又請於科貢外依前代
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六年一舉備翰林次科道
官以拔収材異使天下士以通經學古爲高議不
行正德初闍禍作璉欲引冢宰芳入內閣而衆會
推鏊於是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芳並入閣逾
年進少傅改武英瑾方威鉗士類索微瑕輒械繫

死者累累乃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殺之又復辱之吾何顏於此前後救諸大臣有才望得禍者尤力語具　帝紀中瑾議殺廢后吳氏之喪曰不可以成服鏊念后於　敬皇帝有保護功曰服可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當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之言初亦間聽久之芳專事姘阿而瑾驕悖日益甚鏊過之不得常戚戚以爲憂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鏊求去瑾愈咈衆虞禍且不測鏊曰

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人百方伺之無所得且聞文贄盡絕乃笑曰過矣於是得謝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蓋異數也嘉靖初優詔存問即賜餼羊上尊酒鏊上書勸德曰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稜之際自非遜敏緝熈亦安望其有得哉國家經學之設盛矣而上下之情未親日講之規親矣而上下之分已謹　上有疑未之問也

下有見未之陳也獨尋行數墨爲章句文字而止矣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咏之之人衆未見其能有益也昔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討論經藉或至夜分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葦日講論其中其後聖學高明詔諭天下皆出睿翰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夫古帝王

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道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其中屛去法從從容訪問講經質史如日講之儀而加親焉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將有日改月化不知其益而益者矣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
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國
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絶威儀奕赫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
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
嘗進一言而何有於上下之交哉臣愚以爲欲上
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
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
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
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
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有

中外朝唐有外朝正朝內朝宋制常朝文德殿五
日一起居則於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於
大慶殿賜宴則紫宸集英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
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於內殿引見亦三朝
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
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
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
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非缺也華蓋謹
身武英等殿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
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
原吉輩常奏對便殿蓋其事也今常朝之後人臣
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
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屢召大臣
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覩至
治天下至今爲恨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述
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
三日或五日一奉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
對諸司請事與大臣面議而羣臣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

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
燦然畢陳于前矣　上嘉納報聞自是時時召輔
臣對平臺煖閣問學議政藹然君臣父子之盛實
自鼇發之未幾卒贈太傅鼇平生寡嗜欲究心理
性尚友千古高文清節守道見幾與人淸不絶俗
和不淆俗無少長賤貴咸慕欣欣然晚作明理克
巳二箴以進德砥行其論性善曰欲知性之善乎
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湛兮非有也窅兮非無也當其時善且未形而
惡有所謂惡者哉又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又惡

有所謂三品者哉天地間福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故氣質者性所寓
而亦性之所從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然
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汚泥則穢珠何異焉
心者月之魄性者月之光情者光之發於物實始
以虛靈爲性而新建伯王守仁大善之曰王公深
造世未之能知後儒所未及也觀性善論可見矣
又曰世所謂完人震澤先生近之矣
劉文肅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性峻少過行方寡
合一介不苟得成化弘治間國家無事翰林程李

輩能文詞好交游馳聲忠獨守重默惡人士趨競
自處常過抗雖中貴人見力抑之官翰林二十有
七年始以青宮恩進學士近習導　武廟推成憲
忠太息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游崇聖德忤
旨陞南禮侍郎已進尚書尋改南吏部南京名吏
歷多俛仰充合忠獨敦持規摹越閩黠吏竄名吏
藉中詭冐官忠命四主事稽吏藉年經月緯宪承
代序所華罷凡千人庶僚清秩署考必當實御史
某恃勢橫人皆憚屈忠歇署下考焦芳顧知忠薦
其賢五年瑾傳旨召入掌翰林比見大咈然業已

召改吏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誥勑會瑾誅入閣是
時張永幸用事又新有討寧夏誅瑾功大臣改以
事瑾者事永忠獨持介節不下守巳申法永遣人
來謁無加禮又却其餽在位不滿三月　上好游
畋忠抑噎太息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何能覥
顏負初心干清議乎十二疏乞休不允明年主會
試考出院乞省墓　上忽摘録中語大恚之予告
歸家無餘貲杜門謝來往或勸之荅曰諛辭巧說
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粗鄙不
知者謂爲簡傲吾不能矣嘉靖初優詔存問陳謝

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抑邪開言路選將帥惜
賞賚罷土木於馭朽履氷之義凛然又請時御文
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若撫廵藩臬入朝者令直
述所聞見各疏天下治行卓異者以聞無墮毀擧
萃諸御屏而時抜之偘偘以史鰌尸諫自命已自
撰墓誌戒勿請祭葬贈謚戒干誅輓而卒贈太保
謚文肅崔文敏曰銑爲編修時見公公言古羈人
匹夫當流離困絶不取非義財況禄食者乎　鄒
文成曰守益試南省受公知公賜告歸亟趨往別
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

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兢而許褒㲹論當世人
物謂後進生曰予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
人正德初大臣任國事能制變者稱梁文康儲不
顯言直諫而託辭悟　主回天之力乃大過於諫
舍哉諫乎而楊新都事具帝紀中
裨史臣曰諺有之日日中必𣊟方廷諍閣議時相
有韓魏公者出空頭勅立斷諸閹可甩解也乃濡
忍而閹禍用成亦操刃不割矣迨諸公拔茅散劉
謝忠宣垂翼矣股而李相入左腹獲心文恪深造
文肅勁正斯碩果不食哉文康當大節屹然新都

從容應變巨川攸濟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楊文襄公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已
又徙丹徒八歲以奇童薦成化中進士官中書舍
人文有名出提學山西改陝西力袪宿弊學政肅
清創正學書院羣陝士高等者其中親課之呂柟
康海李夢楊皆所取士也弘治中劉忠宣言馬政
廢壞薦一清以副都御史督馬政召詣闕面受勅
行明年并理茶馬鹽筴陝西人素信一清賢又官
益高才益展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
上輒允牧事有成益開善水草地起城堡廬舍河

隍凉固間雲錦成羣會虜入花馬池塞勅經畧邊
務巡撫陝西時虜巨萬乘勝抵固原關中無人行
一清方在平凉從數十騎馳至甩停驛會總兵曹
雄勒師雄大駭士卒震奮旌旗變色虜夜薄隆德
我師火炮連發響應如數萬人虜疑大軍至駭散
去於是劾罷總兵武安侯抑裁鎮守中官支應歲
省數千金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瀕河築垣
以捍靖虜虜自是不敢渡河正德元年改總制三
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地要害虜數由以入沿邊
行視得其要領上方畧四事曰綏土人處額地廣

召募溥賞賚爲著令已復經畧河套上六事事可
績而閹禍作奪官語具邊防中五年安化王反瑾
以事劇大擇中外大臣可抗難者閣學士李東陽
曰非楊應寧莫能禦此難矣乃起一清總制而寘
鐇已擒中悔之矯旨專巡撫實奪總制權而一清
業以與監軍張永畫大策誅瑾矣瑾既誅永力薦
一清可大任加太子少保入戶部爲尚書疏急大
本圖治安語具帝紀中六年改吏部中原盜起疏
十事曰裕民曰增軍曰宥脅從曰聯伍保曰明賞
曰嚴罰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江西盜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可任宜委任責
成渠魁劉七宿近圻要朝廷招撫廷議將從之一
清曰中原百姓敢行稱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
必殄滅乃已寇平加少保乾清宮災疏五事拒諫
一視朝太遲二祀郊廟太慢三創梵宇西內四調
邊兵禁地禍萌大五　皇莊皇店織造皆害民言
切直不報進吏尚書給事中王昂劾一清選法頗
濫坐謫外一清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坐謫又疏
救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
逮下獄連疏救十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奬

拔士類練達機宜以災異自劾言近紀綱縱弛風
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濫刑僭讒言可以
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
府無藩翰之託一切獘政至此而極是宜地震天
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之洊至沓來也臣靦顏在
位將安用之爲錢寧等所啣避位去宸濠反　上
南巡幸其第游觀時左右有導　上游西湖者婉
辭諷諫事得止嘉靖初遣使存問尋起提督陜西
軍已遂召入閣　上憐其老朝朔望內官張錦奏
請遷顯陵一清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定已

久不可動且大葬來　陛下自藩邸升爲　天子
又吉壤不宜動動恐有他虞大獄讞上　上欲置
馬祿死力救得戍邊初議大禮時一清家居獨是
張永嘉言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張
桂力薦用及一清入朝乃首薦謝文正遷又時時
爲　上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
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
所深忌者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廟一清對
今制無毋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其事爲張桂所
持時武定侯勛附大禮議爲驕橫一清諷御史趙

堂首劾勛奪後府團營已計去張桂霍侍郎曰議
大禮者獨吾輩三伍人張桂去行及我矣急上疏
列一清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
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請永誌實與容世
錦衣指揮　上終憐一清大臣老不問已乃削籍
明年疽發背卒二十七年繼孫元援詔請得贈太
保謚文襄始　上在潛邸時　獻皇時時言吾楚
有三傑兵部尚書大夏學士東陽與一清故恩禮
終不衰一清生而隱宮類寺人學慱才雄善機變
濟務尤暢曉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

悉中機宜及好汲引入人皆已顧揚薦之世往往
以一清私門生故吏通賂遺爲疑唐翰林順之曰
世以多欲病公然孰知公廉介者故人餽寶珠千
受之客方退分賜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
給率數十百金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
于一介不取可也羅修撰洪先曰世亦以尚通病
公孰知其方介者先君資其塾又門生爲武選入
年出守郡不虞其抑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又三
轉偹兵徐州不虞其淹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公
卒先君承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忍抑與淹者

不以俗人視我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
比于一介不通可矣唐言大然已濶如羅言信觀
其深矣

石文隱公瑤直隷藁城人成化末入翰林爲檢討有
文名爲李文正所知正德中歷南祭酒已召爲北
祭酒端方介恪士類信嚮時浮逐競進瑤獨靦徇
有名　武宗未有嗣瑤疏請擇宗藩中親賢者育
宮中代溫凊蒸嘗不報　上始狩宣大疏請回鑾
言六師不俗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
之虞臣子寒心幸望旋軫已百官相率諫南巡罪

不測疏救甚切嘉靖初代王瓊爲吏尚書時吏部
黷亂者數年瑤以孤貞行已意屬考察干清議者
多黜登賢汰冗爲柄臣所不悅越兩月觧吏部以
尚書掌詹事府事五年大禮議起諸大臣繼去得
召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進武英時召對
平臺燠閣而瑤數數爲　上言當清心省事法堯
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力行王道辨
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無爲求備平易有近民
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毋責效旦夕之間事可
包荒勿刻意淵魚之察與　天子意忤又之議廟

樂再議廟衢又議　章聖太后　皇后謁世廟守
正議力爭　上見謂非通儒又三封還內批言
太后　皇后出入正朝乃陰强陽弱之兆致仕去
卒瑤沈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
語輒中節清修無玷毀譽不撓始秉銓不說於新
都已數議大禮乃不肯負新都自瑤去而吁咈之
風益微矣方楊文襄柄國時王文成公守仁與書
言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忻忻然動顏色相慶
以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內憂以爲猶
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與望者

則明公固不得而逆其任然譬之萬斛之舵操之
非一手則緩急折旋欲盡如巳意斷有所不能臨
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辱此
鄙生之所謂難也私竊計之惟身任天下之禍而
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而後能濟天下之
急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小人竊之以成其惡
君子用之以成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而小
人之不可有者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嚮背而握
其幾察陰陽之消長而乘其會本之至誠以立其
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無不容之量以安其

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備其奸形
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
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竟盡天下而莫之嫉善
利萬物而莫之爭此皆明公之事素所蓄而有者
惟在倉卒之際任天下之禍夬起而操之耳夫身
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巳哉旣當其任知天下
之禍終不可得而免也故身任之身任之而後可
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免而詭以
求免卒之醸成大禍而巳卒亦不能以自免故任

天下之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
能也間與張桂書各㪯以同寅協恭而語綰獻夫
尤詳與綰書曰古之大臣豈盡其智謀才畧之足
過人哉而論古之大臣不稱其智謀才畧惟謂之
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巳今天下事勢如沈
痾積瘵所望以起死回生實在於諸君如巳私未
瘳而何以瘳天下之疾幸黙以此意相規切必克
去巳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後可以康濟
撓天下於三代之治而後爲不負　聖明之君報
如是知遇也與獻夫書言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

公旣受不世之知安可不報圖其稱今日急務惟
是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固有政不足間
人不足讁一正君而國定者然非眞有體國之誠
其心斷斷休休則亦徒事其名而巳矣將不能用
稗史臣曰臣考觀　憲皇帝之世治極世豐孽牙
多有也而彭文憲商文毅之論讓善同危交賛於
藉難斯國脈所單厚哉　世廟中興勵精嵩華中
外諸秕政宿弊煥然又適五百年之期會而時賢
猥巧文便辭導　上上軼千古獨聖內用權力相
傾訐也故刑肅俗弊迄于今昔人所謂知出於爭

徼蕩於名者非歟悲夫開三大釁國以滋敉大哉
平禮讓之何有於國也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累
官至少師戶尚書大學士正德中地震宏疏請修
實德謹天戒宸濠聳金帛賂權倖祈復護衛宏抗
言曰寧王將不軌可假虎以翼耶持不可致仕去
及濠叛誅賜鏹幣　世廟嗣統召還疏慎始修德
十事稱　慈壽太后定大策功德最隆奉養宜從
厚議從慶庶人及正中官谷大用罪皆他人所不
敢言已屢疏引疾歸　上念舊德再徵入逾年以

郊祀執禮過勞一夕卒贈太保謚文憲宏三登元
宰翊亮數世值　主上好文諸　御製多所潤色
寵眷終老不衰
張文忠公孚敬溫州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舉於鄉
數上禮部不第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議論慷慨
中窾所賦詩有宰相山中慎勿猜之語遂爲諸生
祭酒卽遊監司守相間無能難之矣家居二十二
年而中禮部試而　天子南巡狩明年　世宗卽
位始策進士賜第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

書累言　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皇帝統非繼嗣
今以繼　武宗則弟也以繼　孝宗則孝宗自有
子無爲繼且　獻帝惟　皇上一子柰何弗考而
考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
哉　上心動迫輔臣禮官議報聞去爲南刑部主
事連疏上於是桂文襄公疏亦上具如公指中外
士大夫側目視二人且齕之矣　天子益心動而
方獻夫霍韜董益緣璁說推言之　天子用以連
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議召璁萼拜翰林
院學士翰林院輒閉門不聽入而大學士經筵日

講纂修實錄令不與璁愈益發舒斥輔臣侵官以
伉臣自爲心使臣有官守而不得盡其職　上愈
益用之五年進詹事府詹事爲經筵講官又六年
遷兵侍郞他兼官如故璁數與尚書論邊事持不
下而執政莢邊事欲屈其尚書又持之不卽抗疏
聞　上輒伸其指然詇者欲　宗獻帝入太廟璁
力詆其不可乃止太原妖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
黨至數千人爲亂撫山西都御史張潮勒兵討平
之獨福達操重貲亡匿逮之急遂詭張寅名入京
夜持萬金賂武定侯勛壽爲關說都御史若御史

兩臺疏福達罪狀并劾勛倚掖廷親倖勢藏逆爲
亂階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
寃方議禮時衆訟共擯璁萼欲倣正統末衆廷斃
馬順事甘心之二人者疾行候勛所而免立草疏
勛以聞得夜召入定計勛以得幸至是 上疑御
史實傾勛移張寅獄三法司法司論如録 上大
怒以爲黨屬璁萼二人反其獄遂命璁掌都察院
賜二品服金帶方訊獄時璁憑天威以修睚眦至
虜辱諸言官大臣獄既反刻布其獄要領天下以
爲禮樂興而刑罰中云已遂以禮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俾約束中外御
史所以褒獎之殊至當是時天下士大夫病悖髮
指冠無不側目憤惋之者璁念以書生片言當人
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以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
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於是請考選御史
請催取風憲官請申明憲綱請禁華貪風請諭三
法司請禁約公私交接禁私書已請 諭內閣皆
多所抉摘即怨讟弗恤也尋賜銀圖書二一曰忠
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七年加太子
太保璁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授少保 上享

太廟璁侯道左因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
賚賢作邦珍再賜蟒玉 上旣以尊崇 獻帝命
録前後諸臣議爲書而取衷於璁書成曰明倫大
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
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一清居首揆藩邸時
業爲 上所知桂文襄萼亦起言禮入輔政並幸
然不如璁深密問徃復月十數 上時時稱別號
及字而不名一清老臣才望蓋天下忤易璁而萼
旣貴言事不能無相左已逐卻爲惡語交鬬 上
前一清因以閒八年八月二人者並致仕璁出京

一日 上念之甚詔行人召入復相璁入而一清
以霍學士韜論逐矣 上怒甚欲逮一清于理璁
力寛解而免 上嘗論璁言留都[illegible]首地而事
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illegible]人留守便璁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illegible]宦不預政久矣幸
上三思自是因數數言中貴人暴横狀於是鎮守監
鎗市船之類並裁革而應詔疏審幾微專委任惜
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時 上以明聖述
作爲已任而璁自言禮起事皆忞裁諸分祭天地
南北郊爲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正先師號易像

而主　帝后行耕蠶禮錄開國諸勳後皆其大者
已摠自以名爲　上嫌名請易之　上易名孚敬
字茂恭手書賜之時夏文愍公言亦以言禮起驟
當　上意於孚敬不盡合會雷震午門給事中艮
弼言公橫乃乞休歸無何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
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
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章聖懷怏望　上不懌而
昭聖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横燕中所
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

賴喬起摽其負爲持脅出金泉無筭其家奴張東
山上變言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詔獄皆罔
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急因上後宮有他
變以延齡請　上顧益怒欲遂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以爲延齡殺人、抵死固當而坐之反法不可
夫延齡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乃止屬秋
盡當論孚敬與大學士獻夫力疏言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
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至謂自
古強臣令君非一今愛當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

悔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而孚
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力請破
之伸國威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益自信薦劉源
清御承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二人者不任帥
大同卒挾北虜爲重攻圍不下尚書言侍郎以撫
說卒適於　上意合孚敬乃稍絀會又子遜忠夭
哭之慟以疾請　上勉留曰卿胡忍舍朕去耶得
無以言故尚悒耶幸寬之孚敬抗辯不置請益力

上以孚眷之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
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
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
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八石所優崇禮加於他
相明年　上使錦衣帥視之疾促還朝孚敬行至
處州稱疾作再起之至金華稱疾復作歸蓋又三
年而卒　上在承天聞之爲泣下贈太師謚文忠
始天下追於議禮誹之者十九已忌其驟貴而剌
之又十九及去位而是非之者半旣後相者率無
能及每益下無敢與　上爭事沒而思之者乃十

九矣王弇州曰公相而中消勢絀至于今垂五十
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
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
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　太廟入太廟則
有祧即公在難乎其免矣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
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桂文襄公蕚字子實饒州安仁人自幼學於其兄古
山先生華師事胡敬齋先生門人張方先生言動
一依於古而究心天下之務自天文地理禮樂名
物農田水利以及於百家之書靡不貫綜舉正德

辛未進士兄華謂之曰吾斯之未能信可遽仕乎
蕚請給歸日與講求不失先王之意而可行於今
者又六年始知丹徒縣忤其守拂衣歸薦起知武
康又忤其守下獄盡心民事遭讒忤被折辱無怨
悔登第十五年始稍遷南刑主事嘉靖初大禮議
起柄國者本宋儒議尊大統而國兄蕚歎曰子不
私其父非子也柰何牽制文義使　上意不少舒
乎可疾議上調其衷不且有姦人乘其間者逢
上心事敗矣蕚於是議上與張文忠合議禮進爲
廷議所共詆當　上意召爲詹事府詹事翰林學
士語具禮儀志中事稍間即爲　上言內閣乃[illegible]
導官任非其人則機務挫吏部猶銓衡然用非其
人則賢否淆混請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復內閣致
仕南吏尚書廖紀復吏部　上頗好詩詞即上言
人主不可輕有所好宜澹然無欲穆然無爲無留
心聲律爲邪臣所中而考求　祖宗經國大典推
行之陳十事預免六年田租恤逋逃一更登極初
宿獎除欺蔽二嚴登聞鼓禁約通冤抑三禁運司
解欵復邊糧四革奸徒阻絕養濟院收養無告及
冒支院糧五聽收濟食開墾城垣堧地六免赴部

考滿謹曠官七憫窮吏罰班八申聖敬九廣聖孝
十也遷禮右侍郎會選　公主婚限一月內選子
弟蕚上言大緩固生奸太速亦不達乞稍寬三四
月精選以重婚時　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官
日輪一員將經史有關君德國政者直書備覽有
疑則問已改旬三八日蕚疏言　皇上此心即堯
舜清問好問之心我　太祖太宗仁宣英宗俱嘗
舉行者也經筵日講已有定規寒暑暫停亦仍舊
例但堂陛九重咫尺千里雖有善言亦何自上聞
皇上當修省之餘動咨訪之念欲令儒臣日直此開

壅蔽攬乾綱第一義也上意所及時有召問則必有超然之思視預爲限日專事講說者裨益相去萬萬也昔人有言見人主者夢日不夢竈以日兼燭天下人不可蔽竈之光一人煬焉非人君之象故也令必以內閣二人同直有問必顧忌而不敢正對切謂五日輪二人者終不及聖諭日輪一人之奮也巳上五事疏言民壯之額度不必常設地方攤於身銭量減三分之一聽爲附近災傷地方項補里甲官銀一官厨缺部隨收補免天下清解二天下子弟入監讀書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欲歸

省者聽給假一年踰年年實在 御前上直將軍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欲歸省者分番放省六月不下百餘人已疏修明學政遷吏部尚書疏足國安民進禹貢圖已進輿地圖皆經國大務語具方域學校士田志中薦刑侍郎劉麟湛工尚書論保傅之職請珍攤八年旱災傷請蠲民田租語甚急旨未下復請 上曰侍禮部類奏災異章上下矣蕚念災傷重調禮尚書方獻夫曰 上憂勞小民極矣災傷疏宜速上法徵民田租以十月開倉敗皇上有曠蕩之恩及九月十五前則民受實惠必緩

之郎爲具文所謂黃紙蠲租而白紙巳先收者也巳論郡臣薦舉論申明考察論華冗官皆任官大務方張桂召入議禮特羣臣譁欲倣馬順故事於左順門衆拳之死無罪也張桂走武定侯勛家而免從武定家上書得召見而羣臣摘貴勛以二人故結 上心益横放毒中官張永血流死蕚密疏上駕出郊毋令扈以預防 上手札言勛素忠亦卿所素知何云云也蕚乃具疏其兇暴不可倚信者數事以 上而具言張霍庇勛之情巳納而張霍之横遂深無何召入閣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

始蕚從兄華講宋學甚久諸論奏聖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封禮月令論擴充四端論養德養身皆正學以言知社稷生民爲重 首疏請優恤四鎮請免民田租而拳拳於生民務保惠安全尤深其言曰 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然法久廢墜人不盡知遂致經理失宜賦稅偏重宜分谿災傷田租分谿里甲官銀薦大理少卿魏校講經傳深密有師法請召爲日講官卒贈太傅謚文襄 胡莊肅公松曰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衆以他

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夫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詆也其大節在讀書好古篤信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已任跡其執禮守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數被折辱而曾弗悔易也至遭被知遇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疏其希天之學於學怳識其遠且大矣既深於其本即如輿地圖叙論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鹾法儲要備殫心力也使當時百執事有味乎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至使　主上憂勞南

北赤子若此耶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娟嫉譁然攻之亦過矣今之世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腴畝家乏百金蕭然敝宅澹然如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娟忌竊以爲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之右者此天下之公心其後乃至訶禁擽切自其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企時在位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晏嬰雖不知仲尼而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可以一眚病耶

卷之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陶叅政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少博綜有大志元季隱山長爲時宿儒　上定太平即下令不殺百姓案堵安與耆儒李習等偕出迎安見　上狀貌喜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異人比生民今有主矣　上召安詢時事安因對曰今四海鼎沸豪傑爭於戰攻然志獨子女玉帛無撥亂安天下心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弔伐天下不足定也

上大悅因與定取金陵之畫命以左司郎中贊機務禮遇甚厚事每咨訪焉既而　上得劉宋章葉四公召問安夫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政事不如溢琛敢賀　上得人出知黃州尋移知饒州所至寬賦省徭招流亡民大悅時方征伐百用急安勤撫諭民勸輸而軍不乏興乙巳信州盜攻饒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城守選勇卒遊徼晝夜捍禦登城諭賊賊叩頭城下曰使官皆如太守民豈有今日然事已如此勢不得復還但城破不敢相害耳會

援兵至而難解諸將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迫脇非本心柰何殺之所全活甚衆吳元年初置翰林召入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召諸儒議集禮爲總裁定律爲議律官恩眷殊特嘗賜門帖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蓋褒異如此上嘗問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上太息稱善御史有言安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必不爲爾爾何從得此言對曰聞之道路　上怒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豈不傷賢善乎黜御史罷之後置行省出爲江西行中書省參政加慰諭而遣安寬仁達吏事政績大著居四年卒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聞姑孰郡公國初大祀禮專用安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然大都多安所裁定云

御史中丞章三益者處龍泉人也名溢始生音如洪鐘少長端重如成人長肆力於學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兵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溢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之大喜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柰何爲此赤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降且死公曰人情固貪生然爲不義屈非久且滅族柰何吾不忍爲也賊愈怒恐刼之溢曰死即死何恐爲賊壯而釋之於是夜紿守者乃得脫集里民爲兵旬日擊郡之未幾元將石抹宜孫將軍至欲盡誅處民詿誤者溢走麾下說之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溢曰貧民迫饑寒無控訴故相挺而從賊誠得一循吏招集盜即一窮兒耳令盡屠剪之是揚湯止沸也將軍曰善乃下令止殺而留溢計軍事上平盜功授龍泉簿不受頃之石抹將軍守台城被圍急溢時歸田里赴奮曰吾邦非石將軍人盡枯骨矣今有急乃吾報德之秋也集驍勇赴難竟破賊省府又上其功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溢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民苦甚衆而吾獨成功名吾不忍爲也辭不受於是歸結廬匡山中讀書而屬其子障鄉里[illegible]懈及王師克處州乃與宋劉葉同應聘擢主營田事顧日夜念將[illegible]以　上眷之

厚不得歸或以聞上　上卽命歸省賜白金文綺
已擢爲浙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溢以荆襄多廢地
可田議分兵屯田控中原浙東按察使被逮辭連
溢溢憂懼甚　上遣太史令基諭之曰予素知溢
守法毋疑也會總制胡深以兵入閩敗沒處境皆
動搖　上亟命溢以副使往鎮溢頓首曰臣前任
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蒙恩獨原若更擢是益重
臣罪也疆埸之事臣死不敢避獨新命敢辭　上
察其誠至許之溢至誅其首亂者而撫靖其民人
召舊所部義兵據要害列木柵爲屯氣勢相羅絡

境內帖然浦城軍乏與行者欲運處州粮以餉之
溢以爲處州浦城舟車不通難猝運卽運不能濟
而軍中所掠粮甚夥請拘入官而均給之處州造
海舟若干艘僉水軍隸軍府役繁而事擾乃奏設
水軍千戶所專統之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
城及是有　旨命提兵爲遊擊而溢卽處城坐鎮
之上言父子相統非法意請罷存道官不許而溫
州茗洋盜爲患溢卽檄存道討平之海隅底寧請
入朝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城良苦俟平當卽召
卿及吳平果召旣入見　上獎諭甚至謂羣臣曰

章溢雖儒臣然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溢
辭不敢當時軍興處粮額視承平且十倍溢言之
丞相丞相入言之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
其初　上旣卽位召溢與劉基同入見　上歷陳
其功伐命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且諭曰
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毋爲早趨朝也時言官
多伺　上意爲操切溢獨存大體或頗以爲言溢
曰憲臺[illegible][illegible]百司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而
不犯[illegible]何以搏擊爲能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
出外朝怒禮官議禮不合致天變欲殺之溢進曰

風雨已連朝無足怪卽禮官議未盡　皇上誠敬
自足昭格願賜寬貸　上爲之霽威先是　上旣
從溢議命李將軍文忠由浦入閩詔存道部鄉兵
萬五千以從閩平而存道兵有詔從海道北伐溢
請曰鄉兵本農民安知兵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
今閩平復調是失信於民也不可　上默不應溢
徐進曰平閩兵不可調今獨籍昔嘗從溢者使爲
軍令存道將以北伐俾自贖則恩威著矣　上大
悅曰孰謂儒生迂今知先生言通達事理不迂也
然非先生無能爲朕任此事者溢受詔卽行比還

處母夫人已沒上章乞丁憂不允而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乃遣存厚還家而灑泣治戎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已而再上章乞終制乃許溢傷毋終不獲侍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容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病子女見其羸憊皆泣溢曰勿憂也吾父母幸已安厝祖宗丘墓幸粗餙歲時薦饗幸有條吾庶幾無憾獨幸荷國恩未報耳卒　上甚憫悼製文遣祭焉溢篤於孝友父毋未塟而盜焚里閭溢額天稽顙哭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既創

第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如也定先世祭享之禮而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至其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嘗言曰古之學主躬行故章句之習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惟公其相信如此子存道征和陽竟死事云

宋祭酒訥字仲敏滑人也少閑家訓卽矩矱自撿不妄言笑稍長問學該博有造詣元季舉進士以時驛騷卽退居自晦洪武中徵詣公車召對稱旨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節發蒙從學者如客得歸嘗應制撰赦文渾雅古健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是冬進文淵閣大學士日有補拾寒附火而假寐火燎脇下衣傷膚　上譬之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人主爲政神怒耶女必戒之訥頓首謝時初開太學學政未設而官太學者多選懊至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閣事遷祭酒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與周八百儗之訥感奮立標準篤恩義身教言法鏇磺無遺力

大被賞遇眷禮隆厚語具學政事中始訥自受命卽寢食學廂不復宿於家及被病其子託監屬僚以請盍休沐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兄在丁祀齋戒中耶迨祭訖歸就第遂卒語不及家時年八十矣　上操文再祭給喪塟費津遣還鄉

唐宮保鐸直隸鳳陽人重厚慎密又廉靖不苟取上初起兵時卽侍左右累官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徽務斷訐吏髮蓬面垢趨事如羈囚而鐸不動聲色政務修理人愛而懷之　上嘗言鐸始友及臣今三十四

載文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數坐黨事　上信鍔
篤行皆不問卒年六十九卹贈最優
劉司業崧江西泰和人賦性純厚至正末舉鄉試得
報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涕下曰柰二親何會天
下亂避地者屢歲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拜職方
郎中小心謹畏屢奉使稱旨遷北平按察司副使
時當新造政務寬厚存大體考覈屬吏以廉慎爲
先小人險狡者輒先事制防其讞獄以情求生不
得已乃寘之法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興學校厚風
俗溫顏巽辭而風采不可犯坐事輸作京師罷歸

十三年徵拜禮侍郎攝吏尚書尋以災異免已復
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得朝夕繼見　燕語必移
時無何病猶強坐訓諸生及華人問所欲言慨然
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人才乃遽死乎無
一語及家命有司治歛具　上諭祭褒以爲有學
有行云崧性廉慎所居室獘牛覆以茅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田僅數畝皆授館時所置迨貴未嘗增
居官十一載未嘗以家累自隨按察北平獨攜一
童子俱往至復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迨
五鼓即起涖事歸田日謙下退抑問學彌篤與人
言未嘗及官政文雅澹詩有唐人風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學博能文章初遊吳
楚文多慷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
多隱約　國初應聘起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除
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超拜禮部尚書凡稽古禮
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
撰著文章遂盛傳於時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令
起居注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匱簿錄時政皆凱
所建白也後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召爲國子祭酒
尋老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竟坐罪初牛諒

楊訓文與凱俱禮部同尚書蓋部三尚書初設六
部時首擢訓文爲起居注滕毅爲吏部尚書召見
面諭令盡職而郁戶部新直隸臨淮人守尚書十
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於民有節　上嘗問天下戶
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響荅無遺謬永樂初乃卒
楊刑部靖高明有應卒才嘗逮一武官將郎訊門卒
檢其身得大珠一以前僚屬方愕眙靖曰珠安得
許大必僞也命立碎之以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
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而碎之免意外生事端於
才智兼之矣時開刑部濟洛陽人敏慧有才辨凡

國家經制衆莫能裁定者經濟畫卽條章具備可
爲後世式
曾侍郎魯江西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取
三史日記之數千年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
革咸纚纚如引珠也家藏子集數百家各掇其菁
華爲文章灝蔚有不可奪之氣年十九謁虞文靖
公于臨川益潛心宋四子之學久之充然有得也
元季亂州縣騷驛魯召里諸豪陳禍福集健兒約
誠爲保障一方晏然人號曰君子鄉洪武初召纂
修元史遺使者起家續修功最訖事乞還山會開

局編類禮書以衆議堅留禮家故糾結難議羣言
沸騰中魯獨揚言某禮宜據某言爲是從某說非
是按據精博衆莫能難心厭而去授儀曹主事常
忠武王薨高麗遣使來吊祭魯索其文觀外襲以
金龍帕內不署洪武紀年質責之曰龍帕固疑誤
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耶使
者頓首謝易乃巳安南來貢主客巳受章將入見
魯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也乃言曰前王陳
日煃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遂
得其簒奪狀其使也蓋覘也上聞曰島夷何敢狡
獪如此郄其貢不受久之上問丞相魯在部今何
官對曰主事爾卽日超六階拜侍郎會膏露降鍾山
讌賦上伻臣咸有作　上獨奇其文曰此曾魯作
耶援據精饋敘有法新進生不及也無何得疾卒
魯蓄德熙和不見有忿戾之色接人退然若不勝
衣孝友甚備嘗周人之急四方賓客至門倒屣迎
致無倦容其從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時國初太
典禮制度多經損益而後定嚴陵徐尊生有言京
師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
指魯與宋學士也宋學士曰尊生過矣我何敢望

曾公蓋爲時推服如此
吳學士伯宗江西金谿人溫厚渾雅能文章洪武四
年始開科舉舉進士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胡丞
相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巳伯宗剛直不肯屈惟庸
中以法謫居鳳陽伯宗乃上書論時政極言惟庸
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忿久爲國患辭甚愷
切　上得之卽召還賜衣鈔使安南還爲國子助
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應制
賦十詩援筆立就　上嘆其才賜織金錦衣十四
年除大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辭忤　旨

貶金縣學教諭召還翰林爲檢討十五年爲武英閣大學士明年弟知縣仲宴謬薦人復坐還檢討明年卒特豐城朱學士善字備萬元亂奉繼母避亂山中力供養而讀書不輟以郡學教授舉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奏對失旨放遼東久之召待詔翰林尋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乞骸歸卒　上嘗諭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

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頓首稱善

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初避兵廣西天下平還以通政使茹瑺薦徵至都老矣應對詳慎　上喜授春坊賛善　上嘗問侍臣今天下民生頗安否皆對曰賴　陛下威德歲比登安矣　上曰天下民生至衆豈能保皆安朕爲天下主恐民生失所心未嘗一日忘也三吾曰聖心拳拳如此宜恩德之下於民也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覧洪範一書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驗於人事眞帝王爲治之要道也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覧三吾頓首賛　上明聖道福下民此萬世厚幸三吾博學有恭德　上每與之言未嘗不亹亹於本仁行恕愛民任賢也三吾將順啓沃愈益力蒙禮賜愈厚三十年命主會試考北試南黜北人竟獲罪三吾爲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坦翁至大節屹乎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公痛哭曰太子天下本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博士已又賛立皇太孫嗚

呼止矣

徐垕字宗實浙黃巖人少敏好學從永嘉彭廷堅遊學益充元亂教授鄉閭若將終身洪武中應召被顧問稱　旨敕銓曹與風紀官辭授主銅陵簿請迎母就養　上怒謫輸役淮陰驛會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入選詔擇師教之召垕至授館約教峻明如在鄉塾時觀既入府成禮中使援援他府例設駙馬位堂中北牖南面而置師位西階上東面垕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豈以我一布衣故詘師道哉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他日位如

前則拂袖出為書稱引三事六義及富貴驕人之
說責之觀媿謝執弟子禮而綺紈之習脫然　高
祖大奢之召獎諭再三判蘇州府奏發米二十萬
賑饑春水溢巡行原隰興役築治之採訪使以為
歲歉妨農勒令止屋曰他役固妨農水不防則田
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今獨令有田家準田多寡各
募人為役豈為病饑者哉竟不為止以課最超兵
部侍郎首陳十事摘時弊决廷議不阿遷尚寶丞
靖難後乃老尋以累逮至京疾卒
熊鼎字伯頴江西臨川人方正有節操元季為山長

玄端深衣據席說經課諸生學不廢亂益熾贛郡
帥延鼎問守禦方略鼎悉意經畫而一主於救民
及寧河王鄧愈帥師下江西聞鼎賢下令徧求之
鼎起詣軍門揖見王王致之帳中日夜咨訪一軍
皆歎以為主將得軍師也　上幸豫章召見慰勞
尋官起居注　上精求禮樂之事召學士朱升等
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
上大怒欲寘之法鼎從容論解　上曰升毋謂審
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對曰石音難辨蓋自古而
然唐虞惟后稷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上曰卽如是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鼎
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
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升既出謝曰非
君吾殆矣　上以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怒時新行
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鼎與給事尹正諫曰朝
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而御史憲官也今肆赦
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
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水不可運陸輸京師率五
石而致一石鼎叩首爭曰　國家都金陵以浙西
為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僕

道路一夫不耕害不淺矣　上悅為罷令擢浙按
察僉事台溫方氏竊據而來人道乖戾鼎按其豪
猾六百餘戶悉屏之遠方平陽州吏目貪坐罪首
州守與佐僉相搆為姦遣鼎訊而州民數百遮使
者爭知州無罪時方重故出之法鼎進民再詢
辭不變則歎曰法以誅有罪也吾豈可身畏譴而
戮無罪人乎具以情白　上釋鎰不問始久旱鼎
行部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山東
按察司以前階改山東治濟南濟南故有廉訪司
廳事壯臺檄鼎居之汪丞相以參政建行省其中

僚吏請以臺檄白復之昺曰官在政事何如豈顧
以公署爲麗耶僦城北痺陋室以居日侃侃治事
其中汪廣洋聞之戒其屬曰此真憲官愼無犯時
河南北甫定重兵宿濟南頗暴侵民有偏將受部
兵一縉者輒逮訊諸將大駭明日出之庭數以贖
貨罪准律贖金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恣州縣吏
多不職昺陰風迹數十輩論如法而以齊魯民愿
樸一以静重鎭之令郡若縣各置二籍日簿所治
諸獄訟贓贖一留治一上憲司月按籍而鈎考之
後爲式三年封建諸王驛召拜晉王傅坐免尋召

除晉王府叅軍以尚書授王宋學士濂薦昺於書
最深詔爲皇太子說書明年 上御文華殿召昺
問曰秦漢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昺謝未考遂命
之蘇州按獄還復問如前昺復謝未考改刑部主
事奪叅軍所受俸八年授岐寧衛經歷賜金以行
復念在邊艮苦手詔慰問有狐裘纊袍毳襪之賜
昺上書言西凉岐寧本漢唐内地不可棄朶兒只
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中書威重以劫服其他種
令急之必席捲遁雖得地而無民緩之則羽翼成
而販屈難制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而以良將參

守之便 上喜曰人謂熊昺迂不迂也徵還次西
凉爲朶兒只所賊而卒 上感悼遣使吊祠焉
董侍郎倫山東東昌人元末徵不仕洪武中辟爲春
坊賛善事 懿文皇太子所陳説務依于忠厚出
爲江西左叅議盡心民事名退食堂曰後樂草封
事數千言上稱旨以詿誤謫教滇南至成都蜀獻
王禮敬留彌月乃聽行至滇用夏變夷士知嚮方
建文初 天子眷舊學召拜禮侍郎兼翰林學士
與方孝孺入内閣侍學是年秋御書怡老堂及緑
几玉鳩杖以賜主會試得楊溥胡濙後皆爲名卿

時解縉謫河州倫爲言縉絶世才得召還其知人
善汲引類如此尋卒 上悼惜恤贈優厚倫質直
敦艮有文學爲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彌篤
從容清禁壽考令終不與遜國之難亦天所獨全
云洪武時六卿中賢者兵尚書鳳陽單安仁以義
旅從以按察副使巡浙東悍將憒卒不敢以苛賦
虐細民猾賊民不得以詆誣傷良吏以中書左司
郎佐丞相理庶務剸劇棼如易以將作卿董營城
闕宮殿事立辦改兵部而老賜田三千畝牛七十
角給尚書半俸終其身戶尚書吳人郁新以度支

主事得賜名以比部郎超授戶侍考滿擢尚書新
有雋才能好善每奏事庭中　上顧問天下戶口
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響荅無遺謬嘗自謂劉
晏而下不論也晚多疾時在告　上甚憐之永樂
初以恩禮終
劉亨江西廬陵人洪武初以賢人君子徵辭已又舉
經明行修乃至陳古今政治之要　上嘉之命進
講華蓋殿忤執政意出爲壽州訓導尋上書言六
卿秩當與軍府埒國子祭酒不當在太僕卿下又
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驕侈異日即授官無所

用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陞常州武
進丞廉勤有善政修學校躬勸學表民之有行誼
者以風作旌善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姓問弦
歌相聞　上賜璽書褒焉惡少率衆亂白郡守毋
令滋蔓擒首惡而解散其黨居無何罷歸屢薦不
復起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請以爲國子
師時已八十矣辭　上召見諭曰伏生九十尚傳
經況八十乎亨辭益力　上乃曰老者安之允其
請而歸深衣幅巾日左右圖史蹈道秉禮終老不
衰怠云

稗史臣曰聞之　高皇帝以武功創業顧慕用耆
儒見耆儒輒喜以耆儒無誕譎可厚俗也至鷹擊
豪猾剗治汙染率倚幹敏敢任之賢竭才力赴功
然非久什已故是時天下儒多質行長厚無綺言
記曰春者蠢也春者物之始生也國之始基運也
如春嗚呼豈非天哉
桂長史彥良浙慈谿人也學行純固方國珍連歐越
辟之謝不就國初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
堂言必稱孔孟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　上從容
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好惡頗則賞罰辟賞罰辟則太平未有期也故君
人者惟忿慾是務去　上曰善時　上懲元以寬
縱失天下用重典峻深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民犯
且柰何彥良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
故民勞而弗靖誠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　上
曰善他日彥良侍　上問卿何官對曰侍罪太子
正字　上曰不然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之曰今
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頓首主臣臣何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殆不如
卿已遷晉王府長史居久之致仕條太平治要十

二策以上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君奉
天而統六合當仰法於天明並日月恩如雨露威
比雷霆信如四時蓋百職效勞而庶務自理也苟
身兼庶獄庶愼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矣夫天
道好生聖人法之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故
人皆化於善而不罹於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法天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
膏腴之地今荒蕪日久　陛下幸加惠下令令諸
郡屯種而懇闢未廣臣以爲莫若于四方地瘠民
貧戶口衆多之處募民往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寛

其繇令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耕盡中州
荒閑之田無不農桑數年之後民物殷富財恒足
矣三曰順人心言當順其欲四曰養聖德夫聰明
睿智主乃天生聖人文武仁義之德莫不具備惟
萬幾日感意念横生如重翳之蔽白日得養者或
鮮矣故雖大臣必兢兢戒謹加存省審察之功節
其慾懲其忿怒俾清明在躬則猶青天白日重昏
擴然志氣如神必得其壽此養之之道也五曰培
國脉夫三代之所以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
其民不專之於刑罰故民遂其生養太和薰洽而

天命從佑饗也秦隋則不然仁義不施專肆苛刻
力役不休乃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今功成治
定萬邦悉臣惟　陛下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
隋之失爲戒六開經筵言宜延擇老臣名儒日講
經書以資啓助七精選擧言官得其人則庶務理
而萬民樂選擧之際誠重誠愼六部十三省布政
司乃股肱重任豈可忽然而用又忽然而輕廢之
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以任毋苟
備官其提刑按察及知府固難周知宜令京官五
品以上各擧賢良方正一人以充知州知縣於民

最親令按察使及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之賢不限
以已仕未仕而愼其賞罰則人皆悉心求賢而野
無遺才矣其新進人士且當試以佐貳之職而隨
加甄擢八愼刑罰致欽恤民命之意九敦教化言
今大興學校廣生員所爲教者必先德行而後文
藝抑浮華而尚淳篤宜未可驟用長天下奔兢之
心十馭戎狄言守備爲先薄伐次之啓釁貪利如
漢武秦隋焉斯下矣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北狄
遺虜當選將練兵分屯防鎭伺釁而動蠻夷朝貢
間有未順者獨當修文德以來之無勞勤兵十一

蒐才俊言古之俊才或隱於屠釣或出於版築或出於亡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宜令有司博舉薦以聞十二廣諮訪昔舜好問好察明目達聰故能以天下善爲已善而雍明成化令萬化統一正遜視遐聽之時宜令常朝百官得闕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入覲之時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吏治許令諸人陳聞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居之而詳擇其中　上頗采用焉

葉訓導伯巨字居升浙江臨海人也慷慨有大節以

國子生分教平遥會星變詔求言慨然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言之況奉　明詔乎卽爲萬言書以獻其書曰臣聞王者上通於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亦求端於天而已天有陰陽五辰日月以示之象使陰陽和調日月五辰順軌得度天下欲不善治而不可得也陰陽錯繆日月五辰不得其行天下欲善治而亦不可得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世之事恭過者有三曰分封大侈也曰用刑大繁也曰求治大速也臣愚不知星術籍以所聞於經傳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而論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今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之象也　主上掃除羣雄如蹄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侯列將擁十萬之衆戰勝攻取　朝廷馳一介之使臨召則拱手聽命斯何以效相刑之應耶傳有之曰都城不過百雉先生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是先王所以强幹弱枝遏亂

原而崇治本用此道也今國家懲宋元孤立不振之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奢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何謂過侈哉然臣愚竊恐夫數世之後且尾大不悼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制則竝列國矣尚何有於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盡其地以封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而觀之也　孝景皇帝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同祖父昆弟之子孫

也一削其地則四面搆兵而西向晉諸王皆武帝
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擁兵而相危由此言之
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此臣之所謂大過也皇天眷
國謹告以相刑之象意豈在斯乎誠及諸王未之
國時節都城之制裁其衛兵限其疆理而皐以待
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中有聖賢之德
者令入爲輔佐餘世爲藩輔與國同休而永世無
窮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於以消天變而安
社稷天下幸甚臣竊伏覩古開國之君未嘗不以
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

失民心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之國祚其修短可復
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此可見天地好生之心卽聖王守位之
德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其末明刑固聖人所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古者斷死刑則天子爲之減膳
撤樂故仁愛之篤結於民心愈久而不忘今議者
曰宋元中葉而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故有其位
而不能守於是　主上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
使人知所懼而莫能測其端臣竊伏以爲過矣夫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刑政

不立而强暴得以相凌囿國非其國使刑罰繁苛
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亦豈天討天刑之意
耶夫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
辱今之爲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受玷不辱爲幸
其始也　朝廷捃摭網羅務無遺逸其繼也有司
追迫上道如捕重囚洎乎居守一跌于法則刑戮
隨之矣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
尋常之辱是亦豈人主之所樂爲之事哉誠欲人
知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
矣而犯者相踵非人之不懼法也由激濁揚清之

不明而賢否善惡之無別也議能之法廢故人不
復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雖廉如夷齊智
如良平一有詿誤而罪不旋踵則中庸之才其將
何地以自容耳必皆曰其廉若是其智若是而
朝廷不少貸吾屬何望故未仕之時修身畏慎動
遵法守入官之後朝不謀夕苟捐廉耻固其所必
至者而又何怪焉凡此皆用刑太煩之過也夫漢
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
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謫罪人以居之
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　朝廷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近令中都有願入軍籍聽免罪復官者宥而拘其餘丁家小以繫其心夫有罪之家長既謫戍矣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夫復何罪而幽縶之哉非朝廷所以廣恩也　夫摧强破敵則揚清皷鋭奮三軍之氣而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者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迹可追設計捕之尚或可得而宿重兵以討之彼有駭而深匿耳及不能捕乃歸咎於新附戸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使不得寧息豈不過甚也哉夫新附之民皆前兵難流離　朝廷所許之復業而來歸者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也今顧盡數而令之遷是法不信於民重苦之也夫有戸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近遷徙之民雖蒙特旨已納稅租之家分釋遣還而餘留開封聽候者散漫而不知所向臣恐自今北郡戸口不可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彼見夫新籍在官者尋獲遷徙而脫籍不報者顧易爲逃匿亦何樂而投籍以被其殃乎此皆臣所謂大過而召災者也郭璞有言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願陛下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平允者超遷苛刻者放黜鳳陽屯田見任家小者耕種自便已起戸籍見留開封者放令復業如此則人主隆好生之德國祚樹綿長之福兆民安於下而天變消於上矣昔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而後黎民醇厚文武高祖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而富庶効也天下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然冰之堅非太陽一暴之力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震動然後能使之泮渙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由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

皇明書　卷之十九

言也今　國家紀元九年于茲矣天下大定紀綱既大正矣法令修行人心思治亦可謂帖然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爲大故而峻刑法以威之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天下臣民莫知所適嚮而不能相安夫圖治於亂世之後猶理絲於既棼之餘也緩之則端緒可得急之則雜亂而無紀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止而朝夕異令賞罰無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得致哉故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必
以簿書期會獄訟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
壞固其所不可不問者也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令以正率民導之於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
期會獄囚簿書特其一職耳風紀之司代 朝廷
導宣風化訪善察惡條舉綱目而振治之者也聽
訟讞獄特其一事耳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
簿書爲大故至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
而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憲司廵行亦循習故
常而未嘗親察其興廢之實而獨以獄訟獲贓而

稱職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當舉揚者視爲虛文
末節忽棄而不省是徒知其去一贓吏決一獄訟苟
目前之爲快而顧謬其本也郡邑生員升太學者
未數月而授官使之爲政又何其太速也臣謂國
家求治莫若敦禮義而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撫
字後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
教化後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切要郡邑生員升
太學者必令三年而上精通一經兼習一藝者然
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
以政則學識兼懋以無敗事而又人知祿位皆天

之祿位而塞其覬覦之心此治體也夫分封有制
則本支百世矣刑清罪簡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
尚廉恥則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拱穆清迓
之以歲月陰陽調而風雨時日月揚輝諸福嘉祥
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可消哉臣愚賤偎不自
度敢陳聞如此惟 陛下以詢蒭蕘之意而詳擇
其中疏上 上大怒以爲疏間我骨肉逮刑曹問
狀庾死獄中先是 天子怒天下省府縣持空印
籍詣部查稅賦以爲欺罔也詔逮行省臣及府州
縣官于御史臺獄獄數百千人必欲罪諸長吏於

死而佐貳攝篆者榜一百戍邊臨海人葉士利者
兄嘗爲懷慶同知在繫中時丞相御史皆各知
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
獨以爲空印者誠可罪故耳誠得人言之 上明
聖寧有不悟者懷切切欲言適星變下詔求直言
士利曰可矣既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之語士
利曰吾所欲言者傷 天子橫殺無罪爲可痛故
言今言之以爲私吾兄兄非主印者固當出吾需
兄杖出乃言言即死不恨及兄免死出士利乃爲
書數千言言數事而空印事最詳略以爲誠欲深

罪空印者顧獨恐奸吏得挾持空印紙僞文移爲奸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冊書合兩縫而印於文移無用顧安所得私夫錢穀冊籍府必合之省省必合之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而豫決者也今省府遠者去部且六七千里近者二三千里待冊書成而後印則往來淹久期年不達故權空印而待稽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丞相御史舉不知其罪一旦捕而誅之不已過乎夫 朝廷求賢才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其位至省司郡

守又皆數十年所成就廉明通達之賢非如草菅然可朝刈而夕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不爲天下惜可用之才乎書既成閉逆旅抱書伏床上泣者數日客問之曰卿何苦而泣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上書逢天子怒必死而餘人幸活庸何足顧乎遂起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中人見丞相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主使名士利笑曰吾業爲國家言

事自分受禍誰適爲我謀者辭不屈論輸作終身竟殺空印者當是時寧海方孝孺者有學行從宋學士游學士亟稱之以吳沈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而孝孺進對首以王道爲言 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詮選讀孝孺試文獨擲筆不詮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籍其家械赴闕奏當 上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立命開釋已又薦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

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水陸給車舟續食赴任

范敬先字思祖新建人洪武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指陳闕失無忌諱一日忤旨命磔諸市磔者已披其兩乳敬先曰姑母相迫吾將有所獻索筆札具草進 上閱之一詩也爲霽威命釋之謫充吏交趾未幾除趙王長史敗以嘗切諫僅削籍還家編氓或憐其貧助粟舟道遇親舊訴以宴立舉粟舟遺焉

稗史氏曰臣考觀解學士譔及桂生傳若天台生

過　主時事未嘗不流涕而歎歎　高皇帝之心無歉念不在於子孫黎民也帝臣王佐涵濡沐浴裕賚于嗣民則知播用重典烈烈于明威適運會實然不稱　上本心矣易重坤而復賛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臣於斯亦云

皇明書卷之二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撰

名臣上

黄忠宣公福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官以龍江衛經歷上書論經國大計稱　上意超授工侍郎　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於　上前目爲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非是　上不問復官踰月陞尚書爲都御史陳瑛所詆改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轉軍餉旣郡縣交趾以尚書掌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訓飭躬勤不怠政令條畫同其好惡一主於寬簡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此新附之民也中朝士遷謫至咸見温恤疾病者親造視之恤其貧匱拔其賢者與共謀議及以化馴其人爲中官馬騏所詆　上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　昭皇帝卽位手詔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蓋福在交阯至是十有九年矣交人扶老携幼走送之皆號哭不忍别宣德中交人大弗靖言者謂交人思福如父兄敕福往宜可無煩兵而定上以爲然時福方持節出封親藩卽召還謂之曰昔先帝

念卿千里召還朕豈欲遠卿顧遐方弗靖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如父母卿强爲朕行以工尚書兼詹事出領鎭比至柳總兵戰沒而尚書亦被執賊見之驚泣下拜曰乃我公也公不比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尚書正色諭以逆順禍福咸曰業至此誠不能自還乃餽白金饌糧肩輿衛出境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還爲工尚書及總漕河上書言宜屯田以省漕語具漕河中上將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今誰倫者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爲人正直明果一主於國

家生民初建北京綏撫凋瘵比總藩臬撫安新附才德兼懋稱大臣誠諸卿所不及今年七十新進少年高坐政事堂揚揚出入福四朝舊人乃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卽改南戶尚書兼南本兵　英宗卽位加少保衆贊機務留都文臣贊機務自此始福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能問何以不能對曰臣幼時父師嚴第督教讀書不學無益事所以不能　上默然故不得在左右而諸舊人咸頌共推之解學士疏擧臣行惟福無貶辭在留京事先期籌畫傳襄城伯行之襄城亦敬信惟言是從然視事事皆從襄城伯處分嘿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有一事錯其讓善如此文貞告還鄉掃墓過留都見之福走出見大聲曰公誤矣公誤矣文貞愕不知所出請其過福以手距地尺許作小兒狀曰　天子僅如許長公大臣秉鈞顧當有遠行耶公亟還可也其體國誠至如此成化初乃卒贈太保諡忠宣福秉心正大義利之際介然俸賜悉分贍姻族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天下

士大夫無識不識咸然信以爲君子云

吏尚書張紞陝西富平人洪武中擧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爲太子所器重雲南平以爲右叅政陞布政使滇故夷方又新造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上下儀制經費程度皆紞所裁定夷民孚說遠近安之中朝衣冠謫徙雲南者厚爲存恤至者如歸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　上賜璽書勞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來治行爲天下十二

牧之首故嘉汝績命仍治雲南汝往欽哉賜宴及
金爲道里費　建文帝卽位召爲吏部尚書滇人
思慕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遺逸集闕
下悉委紘識鑒精明振枉抑抜淹滯量才受任各
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衆彈冠相慶忻忻焉被
旨試翰林編纂官得楊士奇策大喜曰明達時務
此王佐才也奏第一　成祖卽位召紘及戶部尚
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事　皇考久習朝廷故實今
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政戾舊制
者直以告無隱稱朕厚望老成之意紘出詣吏部

後堂自經死
胡忠安公濙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器識宏遠端重有
沈慮　建文中爲給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初
建文大遜時宮中指言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
又往往長遁　上又大戮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
安念羣臣忠實詳愼無如胡給事者乃遣給事中
濙巡天下名訪張僊偁又名頒爲善陰隲孝順事
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故濙軌迹
遍天下卽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建文君在滇
南以故濙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內艱起爲

禮右侍明年巡江浙又明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
駐宣府濙馳謁行在　上已就寢聞濙至急起披
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濙爲　上歷歷言所至
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
具以爲他渙然無足憂也　上亹亹聽不倦比退
漏已下四鼓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
內臣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乃欣然不
復疑已又命往蹈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語具帝
紀中　昭皇帝卽位或傳濙監國時有密疏者疏
薄之轉太子賓客祭酒南京已而閱宮中章疏見

其章乃大喜謂濙忠愼乃如此朕不及知也欲召
用而崩　宣宗卽位卽召爲禮尚書二年賜第給
闇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愼二銀章濙有才猷
而深厚不洩久司邦禮燕攝財賦皆綜畫有章嘗
曲宴賜濙及西楊蹇夏詩曰海內無虞卿四人賛
襄之力也　睿皇帝卽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
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濙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卽
附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梗奉迎
諸大臣相顧莫敢難濙竟具奉迎儀注以上語具
帝紀中明年正旦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時濙無歲不引疾乞歸矣　上皇復位濙力疾入一見即堅請老去賜璽書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　上見濙諸疏益感濙忠悃廕子長寧授錦衣世鎮撫又七年乃卒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師謚忠安濙平易寬和舉措詳慎儀矩修飭從容有常嘗早承旨而帶解濙從容奏事訖跪繫之乃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彭時初及第謝恩夙興矣以假寐失朝御史奏請錦衣衛逮捕濙從容出請跟尋　上是之立朝幾六

十年未嘗疾言遽色天下信其爲君子長者然國家大議與閣大臣權重相可否執正不阿也景泰初都御史王文專有寵給事中林聰獨露章劾之文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囑爲求全文選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擬大臣專選官論死濙曰給事七品官耳而擬以大臣本囑托而擬擅選非律意且人臣以宿憾殺諫官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自爲之遂卧病不起數日　上使太監興安問病濙曰老臣本無病獨前日議林聰事驚悸不安耳安問故曰諫官以小事而論死所以悸也安還以白　上聰得減死

胡祭酒儼江西南昌人少博學多通洪武中由鄉舉授華亭訓導時年尚少已能抗師道自任勵諸生行檢漸以經史內艱服闋改長垣求便養改餘干爲著令建文元年薦爲桐城令撫字惠和存活孤露賑饑已疫除虎驅蝗具有惠績四年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謀必拔用乃知甫召用而靖難兵已渡江矣　文皇帝即位以儼通象緯風角而解學士又薦其行能得與七人者直內閣儼承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

論事反覆明切　上爲傾聽然持論少戇頗失諸同事者之心於是薦以爲學行足師表陞國子祭酒實遠之也儼造士以身教敦尚恩義士心翕然嚮慕薦修撰吳溥爲司業與翼士於學法諸生有托故告歸者坐戍邊爲申論得免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太孫監國洪熙元年以疾請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資性朴諒問學該洽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晚節閑居之日久與學者講切不少厭方岳重臣皆事以師禮油然終日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務審度性理行之羣

倫中有小不如意卽引退不與辨故所至愛敬晚年沉潛理性充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爲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摘儒玄發抒性靈宣揚風教侍從容勿容與高華而棲志洪厓寄悰玉笥恬漠之度至今可想而挹之於諸體不煩繩削不求似而又未嘗不似也方楊文定鄉試時儼以訓導與考試讀其文以爲有相業遂領薦後文定位尊顯終身執門生禮儼亦抗顏不辭天下兩高之

金尚書忠鄞縣人少慷慨負氣節博覽史籍論議如懸河靖難兵起以布衣田冠謁典儀言浙東奇士

金忠願見語兵事合意侍帷幄贊戎永樂中儲位頗危忠爲兵尚書　上有問忠獨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鏹曰詹事宮端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視監國時時勸起孝起敬篤友愛小心敬愼而已諸毀譽禍福聽天日毋容心已漢庶人騰飛語宮中僚　上令忠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釋上意忤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迹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洩人亦不盡知也爲人寬愛無苛刻公事輒推僚屬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　仁宗卽位時忠已沒贈少師謚忠襄官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梁潛字用之吉安泰和人少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語有入輒浸漬不移退與同輩討論切劘無虛晷故學日有造舉鄉試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佳山水而前此學者未嘗遇明師潛入學之旦暮與闢辨析必盡士烝烝嚮焉用薦授廣東四會縣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習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漸之於學流徙來歸者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

有廉平之政卽水清自潛至訖去河澄潔可鑑改知陽春陽春地雜猺獠失所欲輒獸怒狠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不拘以法故而民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母敬恭令命如不及所至將代人遮道留不得有流涕者永樂初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陞翰林院修撰五年兼右春坊右贊善十五年　上北狩將發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留學士楊士潛副之所裨益弘多　皇太子亦甚親昵之會上有疾行在南京距隔數千里而漢庶人結黨爲讒間會南京有陳千戶者坐擅取民財監國令

謫交阯已念其有軍功貸之有言於上者曰　上
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此其意欲結恩　上
大怒立誅陳千戸逮潛及司諫晃獄訊之以質言
上頗憐潛曰事豈得由潛然終未白陳千戸非　上
命所謫也怒竟深而潛晃竟死潛妻楊時隨任慟
夫死非命哀毀不食者數日亦死潛爲人闓爽弘
毅其自負不下古人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究心濂
洛關閩之書爲文章馳驟司馬子長韓蘇間亦間
出莊騷爲奇其死也人尤痛惜之監國時宮寮以
譖故得罪獄死者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

鄒濟博學修行能文章善述耿介恬靖汝玉亦[illegible]
京有文後皆賜謚贈官

郭冢宰璡比圻新安人質直寬裕臨事從容不見喜
慍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代蹇忠定爲行在吏
部尚書正統初旱蝗令大臣自陳璡獨曰　上冲
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何可去即去誰爲共
理者獨宜引咎乞改過璡老矣至冢宰豈敢貪任
顧君臣恩義當如此疏上諸大臣得盡留七年請
老去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
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朴魯少文爲內閣以

薦衆頗侵奪其權不皦皦與競然亦能堅忍持正
自行其正云　成祖時尚書能其職者稱宋禮金
純郭資宋金治漕河功最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
馭下稍嚴於國爲勞臣卒之日家無餘貲純寬和
吏事幹敏資㓜從靖難守北平轉餉有功性恭慎
故以功名終贈湯陰伯純贈山陽伯

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起薦舉爲教官知
高郵州寬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寶慶知府
寶慶人徤悍智以嚴持法又畏之曰太守不可犯
永樂初以通政出爲湖廣布政使尋入爲禮部侍

郞十一年元旦日食尚書請朝賀如儀智與東楊
持不可　上識之會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傅
太孫講讀西楊欲用智以人鮮知智者議未決
皇太子召問以質告　皇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
大誤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奈何士奇曰智起
官學官明理守正於講讀最稱又精神未衰廷臣
中老成正大舉無如智者是日　上問知爲智喜
曰得人得人智寬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又
輒能別白不屬傳會　太孫敬信之年八十致仕
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易直孝友舉經明行

修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爲[illegible]府長史後官兵尚書
謚忠襄
約論曰永樂中當靖難激烈焦爛之後大臣以推
戴劾勛宣猷者無慮皆寬洪沈遜之賢忠宣頗謂
謂有保釐靖國功忠文穆穆以皇華寄訪落塗國
大釁宗社以安蓋天下俱被其賜矣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中初舉進士
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上巡北京以修
撰留輔監國再巡扈駕正統中累官吏部尚書　上
親征率廷臣疏請留不聽命留守景泰初進少傅

抗議請迎復請遣使使虜語具[illegible]順中致
仕直嚴重寡言笑器宇宏偉[illegible]年恭勤
匪懈位冢宰益廉慎先是[illegible]薦舉而
論者以爲開請寄起奔競[illegible]專
直留意人才委任司屬[illegible]必令具
所屬官賢否功狀以[illegible]得人奔競
之風爲之頓息久之[illegible]遺命左侍郎何
文淵加官保爲尚書佐之何[illegible]御史翺蓋部
有二尚書鄭端簡有言太和鹽山始同房杜終劾
蕭曹秉正懸公官評清允蓋美之也直一切世味

安於澹薄居常臨脛曾不屬意平居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也歸田壽考康樂年八十四而卒贈太
保謚文端臨川聶大年者見嘗所題畫有十年不
忘之語譏其後曰使公以十年不忘一畫之心盡
心求賢天下豈憂遺賢也哉直見不爲慽大年病
且死賦詩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遣人持詣之直覽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
大年之才得劾用當時必有以名世傳後蓋恨其
未及薦也直在部時江西名卿稱二王東王謂直
西王謂金谿王英永樂中英以翰林侍郎扈北征

言虜遠遁幸勿入窮追　上唉曰朕爲天下計自
苦秀才直不欲黷武耳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聞之怒英曰此皆壯士幸寬宥稍與之恩澤異
日當得其死力　上喜爲給餉後以禮部侍郎祝
南鎮祭阜時浙久旱英虔精禱至則雨灌薦夕而
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爲刻御祭感應于祠英寬弘樂易又豪俊不
屑曲檢又好規人過爲三楊所不喜卒謚文忠
王忠肅公翺字九臯直隸鹽山人永樂中進士先是
北人舉進士輒後是年初會試貢士於北京翺兩

試皆高等　上喜爲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宣
德初用西楊薦爲監察御史謹重達大體正統初
以僉都御史鎮江西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
未幾出賛軍松潘改提督遼東軍務聽便宜行事
景泰中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會南蠻冦兩廣副總
兵董興武毅各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
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
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戸部尚書金濂王翺
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
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書初公

入四川專布恩信招徠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
畨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
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虜至不敢戰
公至責諸將玩冦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請効
命乃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
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
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
邊塞孤遠軍輿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公
逾年出塞大破虜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諸蠻

聞公來皆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酋長信向冦盜
止息公常言蠻夷撫勦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
驛騷之患初入吏部佐文端公已專任嚴考察公
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時　英
廟進退諸大臣必召見面可否呼老王不名嘗召
見殿前楹語良久出　上顧見翺衣破損呼問之
翺對曰今日偶被服入部適聞召故不及更它服
以來　上抵掌歎老王被服儉陋乃如此賜一綺
甘肅闕總兵會推恭順侯惟　上亦以爲瑾忠謹
可用也以問翺翺持不可　上曰老王拗衆議稱

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翺對曰侯珹故色目人甘肅
地近西域於回回境錯誠用之將不啗中國大乃
乏人耶　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識蓋倚信如此
而閣學士賢又時時從左右之故得行其志語具
臣謨中翺故北人　裕陵嘗言北人文章藻飾雖
不及南人然質直緩急數得力故翺所推轂士北
人爲多　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三年致仕卒年
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端方强毅循法守禮所
蒞治常仰思待曙所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年
不改於舊公餘輒退宿朝房惟朔望令節歸第謁

先祠而已仲孫膽入監應試翺曰汝材可登第吾不汝蔽也顧汝未材倘得薦妨一寒士路矣汝有階可仕何爲强所不能取試卷焚之門無私謁恁情恩讐嘗言曰吾官名銓衡豈報恩讐地耶曹賊倉卒時擊傷李[illegible]士流血被面奔求救翺厲聲曰朝廷何負汝而反汝誠反毋殺他人獨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盖畏服如此鎮遼東召還內璫出鎮者餽明珠數顆堅辭之不得綴衣領間卽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內璫死猶子貧不能活召解珠與之直千金李南陽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彭惠安贊公云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古三不惑於今見之人以爲確論

王尚書竑陝西河州人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弱冠舉進士卽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慨然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寧當局局效轅下駒耶糾劾無所避巳巳之變廷捽馬順首擊之立斃由是名震天下是冬虜犯京師竑以于少保薦守北門卽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諸老將不如也部伍壁壘精釆冠九門虜望見氣奪北督戰北城將獨勝虜退京師解嚴卽 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歸拜都御史守居庸訓士繕險虜憚不敢入北門屹然尋病召還景泰初出搃漕淮上兼巡撫理塩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琪謫戍諸吏怵惕畏法會山東河北饑民流徙至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米流徙者給米爲道資被鬻者贖還其家卽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者四十人治之死者給棺爲叢塚瘞之竆晝夜竭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巳上疏言山東河南東

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春正月大雪夏秋雨水溢人民廬舍漂蕩麥苗渰沒老稚顛連流徙邇新春風雨寒沍倍冬臣未知天意所在也易內陽外陰其卦爲泰內陰外陽其卦爲否以爲君子小人消長之象夫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木訥愚戇以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便佞若忠大貪若廉大姦若愚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惟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責百在位痛自修省進忠良遠姦邪各上天咎徵之戒又必省刑罰止聚斂節財用抑貢獻罷無益之

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
陛下益日親講臣養心修德清出治之原庶人事修
而天變可回也且自陳奉職無狀當罷退　上嘉
納為引咎敕大臣修省賑郡邑災陞副都御史鎮
淮安天順初除名編管江夏以誅王振事也後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章奏得竑正倫理篤恩義
疏曰竑為朕也聽還河州天順五年起官再蒞淮
聲望益振成化初陞兵部尚書守正嫉邪然不得
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家居二十三年絕口不
及時事作壽壙先隴旁或語之曰今制大臣終官

為營塋地公國元老何慮為此竑矍然曰竑當督
師時業自分馬革裹尸幸全師徒獲保首領為幸
多矣何敢以遺驅勤國家寵乎正德中謚莊毅
叚侍郎民直隸武進人好古力學練吏事廉平勁直
人不敢干以私永樂中妖婦唐賽兒反山東以右
參政討平之時有詔索賽兒急甚盡逮山東北京
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
綏輯曲解散其事民乃安　駕再北征敕轉餉自
濟寧至通州尋又令陞轉居庸關出塞民曲為計
筭省財力民不擾而事集道中忽降勅令與巡按

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召入戶部為右侍
郎湔剔奸蠹出納清允改刑部尋以民廉介端謹
特敕令考在京百司九年卒於官貧不能殮吳文
恪力為經紀始得殮云時尚書東阿師逵、端貞有
風節、都御史進賢向瑄有文學、屢經挫阨、廉直不
渝、皆為時名卿、而都御史太康顧佐、剛稜不撓、肅
官紀、語具帝紀中、
耿尚書九疇河南盧氏人節儉嚴肅慎交接無毫髮
私宣德中為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
統初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至湔滌吏胥豪

商勢要凜凜不敢肆嘗條鹽便宜數十事上為著
令丁母憂去官鹽場數千人詣闕留陞轉運使廉
名益著嘗坐水傷一童子曰此水清不如使君清
為哆口所中逮下獄得自詔以都御史清兩淮鹽
法景泰初陞刑部右侍郎數辨疑獄不為勢利怵
撓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曰婦去留寧當聽婦
制耶杖其婦歸夫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奏留英
武飛熊諸軍衛耕守以填之拊循流民復業者七
萬家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行鎮陝諷諸御史
疏留巳九疇改副都御史代出鎮除弊屏貪威望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戍九疇言今邊城士卒不爲
少顧用之何若耳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絶侵漁加之以賞罰明信則銳氣自倍人思自奮
不然徒冗食耳無爲事增兵有旨市羊角爲 上
供燈援宋蘇軾事陳諫事得止天順初 上顧謂
侍臣言耿九疇正人今安在即日召還臺未幾諸
御史劾曺石罪下詔獄并逮九疇謫江西左布政
使 上念之對輔臣曰耿九疇何罪閣學士賢曰
九疇操行不易得立召還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
南刑尚書曰遂卿優閑卒謚清惠九疇孝友純至

居喪秉禮遇忌日輒悲痛如居喪平生慕司馬文
正之爲人敦行古道被服儉約公退焚香讀書而
已慎交與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
論事侃侃無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故數困於
讒云子文恪公裕成化中歷國子司業祭酒教有
恩義官冢宰清慎簡平爲請寄者不便改南禮部
弘治中代三原復官吏部薦賢才務協輿論不爲
愛憎毀譽所搖奪得內降輒持不下學問該洽文
章雅正父子峻位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蕭然素風
世濟其美焉

年尚書富直隸懷遠人本嚴姓籍訛爲年永樂中鄉
貢爲德平教諭上書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
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
德初推光祿少卿 章皇帝持不下擢陝西右參
政廵歷郡邑革奸弊祛賦汚典學勸農問民所疾
苦輿罷之初總邊儲邊儲實而民不告勞陞河南
右布政饑民流聚十數萬爲剽刦撫定解散籍爲
民力行節儉却侈靡俗爲一變 景帝即位拜右
副都御史督大同軍務時新遭大衄富修舉廢政
招撫亡散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種民始有更生之

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屢爲讒構所誣詆賴 上
及于少保所保護而免語具帝紀及軍制中天順
初石彪倚忠國公勢詆富中危法逮詔獄免官又
以李文達力解得復用召爲戶尚書富益岦懋不
懈以國計爲己任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事無不
集陝西連歲用兵以督餉非人軍乏富薦楊璿余
子俊可使吏部以爲侵官富上言薦賢爲國當同
心共濟若事輒任己動率尤人恐乖古推讓之風
自失寅恭之道乞致仕不許忽遘疾卒年七十
上輟朝追悼謚恭定富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

敢爲臨利害不變氣節才識爲一時推先云
軒尚書輗河南鹿邑人永樂中以進士督漕淮上冬
月舟行忽墮水出衣盡濕無副擁被而坐有司急
進衣郤去待舊衣乾乃服之擢監察御史振冰蘖
陞浙江按察使前使汰輗矯以清約待和買四時
一青布袍日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以米易肉而
食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輒留飯飯止一肉嘗殺
鷄餼客見者駭以爲大費也蓋清苦如此聞親喪
徒跣出奔僚屬有未及知者後使者陳璇亦清嚴
浙省稱治天順初召爲刑尚書尋請老　上召至

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僅二竹籠乃汝
耶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也病愈當再用又頓首
謝賜金遣行已復召爲左都御史總南糧儲杜門
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無一
言跛嚴出行禮禮畢徑歸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
大臣惟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卒後修實
錄有司從其家索行實乃無有其質行如此
魯都御史穆浙江天台人幼食貧力學博經史嘗大
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語於坐右永樂中第進
士請假歸杜門讀書凡行有司賻鈔萬緡謝弗受

或曰賻禮也辭饋賻何爲乎不受穆曰吾筮仕未
有益於鄉里而厲之不可故不受也拜監察御史
請寄不行問遺並絕覈江北諸衛倉巡兩淮塩監
龍江抽分竹木綜理精密　獻陵監國時列　上
漢庶人不法狀事留中擢福建按察僉事理疑獄
之寃抑者數事懲貪墨摧豪强直介孤立行一意
然外嚴內恕一主於澤民宣德初大臣薦穆治行
拜右僉都御史歷官三十餘年沒不能殮公卿贈
賻僅足棺衾聞者咨嗟歎焉
柴尚書車浙錢塘人永樂中授武選主事以清慎自

將擢江西參議有能名歲餘復入職方爲郎中治
繁如易嘗傳言浙藩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良守
車得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還職方已超陞兵
侍郎巡邊盡心經略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
上或怵以後患曰吾何敢愛身誤國也同事者或
不悅其所爲車亦恚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
酒肉同官宴樂皆不與而據理堅正有功賞雖赦
下必覆驗然後行大者具邊防中陞兵尚書
林莊敏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中爲刑科給事中
劾王振家奴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宦戚景

泰初議迎復儀衆觀望不敢發禮尚書胡濙出匿
名書示太宰直以為此小人質朴之言欲上之見
人心同然聰舉手加額曰善王文以匿名書沮之
聰以聞且言迎復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大臣
當公議於朝不當囁嚅為私言齟齬也　詔下廷
議時議者言虜行成未可信即迎　駕第一事二
馬而足示不墮敵計中聰爭言此綱常大體所係
禮宜厚無為他日悔得如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
莫敢發聰獨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　上
不署名積忤王文意深搆之幾抵死賴胡忠安而

免謫其忠安事中謫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授
右僉都御史賑山東畿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盐
盜聰奏發江南糧給民之失業者獨計擒其渠魁
餘從輕典曺欽反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丐兒頭
以上功都人至不敢夜出聰力請禁戢平讐嫌七
年以右都御史撫大同將吏用命邊稍寧逾年召
還臺異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
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鈐其屬聰曰已不
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為刑
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

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屹後
更起乃更為溫厚謙抑偕閣直按馬鈞陽獄直稍
禮敬聰聰不敢爭焉及強御史珍俱謫戍論者頗
尤其沉浮云

陳康懿公俊福建莆田人正統中為戶曺督天津秋
青草束俊言舊負未蠲新額荐積民不堪詔減三
十五萬束天順中兩廣用兵督餉弛盐禁令引各
輸粟商便而軍不乏食成化中召為戶右侍郎俊
練習錢谷凡四方災傷邊鎮芻粟皆條盈縮利害
佐尚書悉中事宜京師饑奉敕發太倉粟萬斛平

價糶以利民俊度權貴乘時射利者必糶以自潤
乃建請糶以斗升計乃聽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
入河套大師出督餉秦晉邊時歲饑邊庾空而榆
林道險遠難致俊請發金於內郡市易而修西安
韓城徑道便飛輓還加俸一階尋遷吏左侍九載
陞南尚書又歷吏兵部又九載乃老俊為人沈毅
簡重操履端方以清白自持位六卿蕭然如寒士
南曺務閑惟戶部金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
撓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歲省財不
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陸尚書瑜浙江鄞人也爲人率直爲刑部屬十餘年有聲山東布政使以李文達薦陞刑尚書任尚書十五年明法令練習於國家之故屢平寃獄弘農衛卒怨指揮李彬上變告下詔獄鞫指揮門達鍛鍊周入之洎會審瑜獨明其寃時達恃寵橫語侵之瑜曰法司所執者法耳吾何敢枉　祖宗法致人於族滅地哉達譖瑜出反者　上不聽誅止彬及達收言者欲寘之死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罪也然視紀綱馬順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類此成化中謝事歸卒是時六卿中賢者稱兵尚

書真定白圭刑尚書廬陵王槩刑尚書王質戶尚書無爲人薛遠省闥中稱左春坊學士吉水劉儼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在試中以屬儼儼抑不爲地二人因劾儼違制摘題中語請坐罪重開科試士　上重違二人意准其子會試儼卒贈禮左侍郎謚文介庶官中稱提學王琦副使林時主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臥一室宦戚之干請盡絕累從征未嘗以家人冒功卒謚恭敏槩明允長厚按河南案無留牘獄無寃詞河南人遮道言襄憲王所稱王廉使賢者也在刑部讞奏錯情法多所平反商文毅欲以爲冢宰不爲持議者所害而罷卒謚恭毅質以御史按蜀勵清操不肉食蜀人呼王青菜明習於國家之故在計部最久檢覈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亟行亟罷一切爲操切者皆格不行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蓋一時公卿廉約類如此琦提學歸冬大雪寒饑不能出門戶或問之曰吾求無愧於吾心耳雖寒饑靡不樂也竟餓而死時秉憲

清端惠流威著卒貴州幾不能反柩一女嫁而貧憐之助以二帕前輩風韻類如此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林侍郎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中進士爲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多妄恣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略細故未嘗捃摭人私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鴟張者而鶚得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鈔而遣至郡與修廢墜一不暴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故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不可曰七里道迂遠

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夸喜興作鶚一鎮以簡靜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鶚名責旦夕効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文廟像歲久多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主百年之夷俗曠然未壞者然且當毀況遇其壞耶且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擢江西按察使平反宼獄不肯輒重輕廣信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欲爲亂鶚捞戮其

魁事遂解歷兩布政使歲饑奏蠲民田租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人女嶺南有猺宼急調兵食捍境上宼不得入成化六年陞南刑侍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囹圄間必適法當情未幾卒貧無以爲殮鶚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達夜分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游不苟事毋程淑人極敬愛毋不說跪請移時必毋說乃起歷仕中外廿六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尚書謚恭肅

葉侍郎盛字與中南直隷崑山人正統中授兵科給事中巳巳之變上疏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討虜復讐虜犯京師請罷內府軍將悉征操請犒師請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八上皆合機宜虜退言賞罰者爲治之要務而今日尤要之要者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武興趙麟王晟等倉卒慷酷宜亟推賞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以示懲從之進都給事中時北虜張甚大臣怯者請留遣兵守京師盛斥言不可乃遣語具邊防中中書舍人

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北虜來
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為觀誣
陷大臣擅開邊釁當死盛與給事中林聰爭不聽
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議
甚盛德奈之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
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
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為地乎玉意解乃易草進詔
杖觀調外任成化四年陞禮部侍郎尋改吏部留
意人才務求行實論議恒守經義未幾卒謚文莊
盛博學宏才清修苦節堂寢中名置范文正公像

服必拱手默對久乃去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
寢食而於聲色貨利一不動其心撫兩廣還舟無
私載抵家得一葛投之江人惜其未究用云
韓都御史襄毅公雍字永熙南直隸吴縣人正統中
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糾權倖慮囚畿縣能辨晰大
獄究按江西平劇盜用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時年甫三十而練達吏治曉暢人情黜奸貪疏究
滞均徭平賦人稱神明臨衆草奏皆引經據律亹
亹輒數百言無一語疏滞所注措後按為成格曰
韓都例不能變後頗變而公私輒蒙其弊益追思

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
并罪諸府僚雍亦勒致仕天順初復官數辨究獄
學士倪謙為怨家誣詆坐重典力爭雪之錦衣衛
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所擬朋黨律雍曰律意結交
亂政者為奸黨方亨得志時孰不蟻聚其門今以
一飯坐罪即赴宴會者當何如且漢唐皆有黨禍
端何可倡也竟薄其罪尋巡撫大同　上召至文
華殿賜鈔臨遣諭之曰卿善為　朝廷守北門出
巳意經畫防守城堡糾將校奸蠹訓練士伍戎政
大修虜遠遁不敢近塞七年陞兵右侍坐事謫浙

江參政成化元年兩廣巡撫懦不振有蠻寇師出
輒衂詔都督趙輔充征夷將軍總兵而雍以僉都
御史贊理軍務討平之事具邊防中陞左副都御
史蔭子雍蔭其弟睦以充六年卒雍卓犖負大節
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
委剖斷如流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獲人畜即
以與之故士爭用命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
雍聞之因午節閲武射柳即斬其首懸轅門合營
股栗其威嚴如此然實未嘗妄戮一人廣曾聞名
即喪氣士卒呼曰天神至矣咸奮力拒敵故所向

有功時中人鎮守爲雍所束縛不得肆乃嗾人誣詆之引疾歸卒謚襄毅雍洞達朗爽篤孝友與人交有恩不爲崕谷雖臨戎蒞政豹變鷹摶而事簡心平所至有惠澤故江西嶺南之人畏愛如神明父母焉先是都御史楊信民守嶺南公勤廉靖有恩威戰撫竝効景泰初卒官廣人手香楮吊哭者幾萬人且詣闕請立祠後乃有朱吳鄧廷瓚皆名

卿

陳祭酒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中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就學翰林敬宗與焉授刑部主事

改翰林侍讀矜嚴好禮步履有定宣德中爲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暨宗之政肅於　朝廷僚屬生徒挾忿誣奏之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欺君乎周咲曰律奏事不實耳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而事亦竟白考九載滿至京王振慕其名欲致之周以謂敬宗敬宗曰某忝爲人師表而自詣中貴異日當何顏見諸生乎文襄乃謂振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當竭謝矣振從之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立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而敬宗竟不調意豁如也敬宗剛正介潔人不見喜慍撓之不濁澄之愈清時北監祭酒李時勉教政甚修世稱南陳北李云襄城伯李隆鎮留都最禮重敬宗過輒留飲酒中樂作家姬列侍未嘗一游目也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儼如侍子竊伺之見公拇指捻中指握最謹盖自勑如此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去家居不輕出入被容接者莫不興起卒年八十三時學子有關中楊冏舉陝西解自陳求入南監從敬宗受學

清苦力行後卒爲名卿

吳文恪公訥直隸常熟人少篤行好古父爲沅陵簿坐誣繫乞以身代永樂中薦爲學官不就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　皇太子監國識之謂之曰汝本儒生乃何可充醫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敬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耻詭隨巡貴州還貴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不發封題其上歸之陞副都御史撫浙江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一以扶植綱常爲大務在臺十餘年昌辭正色風采凜然雖

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濁消縮正統中
乃老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爲文根抵經書出入
遷國博覽通達還家環堵蕭然益杜門著書於性
理之奧多所發明請老時襄城伯致紫貂裘帽及
兼金爲贈卻不受周文襄撫江南見其居窄陋欲
爲創新第於城中辭曰訥素安此何敢勞民傷財
重吾罪也竟謝之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性理
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行於世楊文貞以爲古
道古心非今世常有云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中鄉舉爲松

江訓導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諸生就學學宮深
夜輒携茶粥勞苦之寮課所讀書滿九載諸生詣
闕乞留　昭皇帝監國令復任以冢宰師逵薦遷
大常博士　昭皇帝北上留行在陞行在考功員
外郎正統初召試吏部侍郎踰年爲真直道自持
不苟狥流俗中官王振[illegible]怙寵横驕出部堂官歛
輿避一日驥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以聞
上時冲年顧重驥御便殿召問孰爲侍郎驥者若
近日何事驥慷慨言狀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不
宜爲中官下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

温慰禮重之已遂請老調禮部辭改南吏部又之
進尚書景泰改元考績至京師請致仕閣學士陳
循驥禮闈所舉士也入謁曰先生雖位冢宰然在
南未嘗一日立　朝廷請需之事在吾輩而已驥
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退不肖吾何以私故
凂君退語人曰渠將以朝廷事爲一家事耶竟致
仕去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飯不治生産端厚慎約
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年耄矣事兄教諭騏甚
恭好學不厭成化中御史梁昉言驥宿德壽考請
如漢故事賜優禮詔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

致粲三石清德雅望爲海内達尊卒年九十八遺
書戒子毋擾鄉里營墳墓云

劉文恭公鉉直隷長洲人少事母孝母疾割腕肉以
進事兄若嚴師加楚毒不怨正統中以翰林侍讀
教庶吉士慨然以師道自任日造士於學景泰初
潛邸長史耆翁薦鉉可大用擬禮亞卿爲内閣江淵
所持不用尋以大學士毅薦陞祭酒鉉念士子如
處子當保愛於是定課程明條約旦暮講學不倦
六館肅然人始以鉉不更事爲疑至是乃大服景
泰中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制華

師臣唆囓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覬幸恩澤咸奏書請立所生子或以謂鉉鉉
曰國子監禮義相先之地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竟不請立所生子　上閱諸冑牘無太學師生名
默不言然賞亦絕不及太學非乆鄉人楊尚書翥
自南部來朝鉉授館　帝幼嘗從翥受經恩禮優
異從容謂朕欲益置相未決也先生亦未思之乎
翥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不知也以目中所
見亡踰劉祭酒者翥出絕不以語鉉鉉館之自如
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鉉自愧責曰

館楊公爲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
上亦舊銜之以罷歸　英廟復辟閱勸進疏獨無
國子監名問祭酒何人召對文華殿曰卿可謂能
自作行止者宜遂傳東宮陞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忽一日不見問之曰捐館矣　上爲嗟悼謚文恭
鉉簡靜端確一日方家祠侍子言高閣老遣人來
言保薦公矣鉉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
事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比
還閱衣篋無他物乃喜博極羣書工古文詞衆以
意氣相雄長而公獨退然不爲寒暑乆速變其志

以完名終
周文襄公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　文皇帝簡進士
少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未及冠
願得預　上喜其有志聽之　上一日親詣閣忱
以其間奕　駕卒至不及避　上親自起扶之已
授刑曹郎遷越府右長史宣德中東南財賦煩敝
命廷臣推忠慮任大計者往巡撫乃以忱往忱至
延問父老利病雖卑官賤吏皆破崖岸與開心訪
納或時時微行田野間與父老班荊雜坐詢時事
人不知其爲巡撫也以故於利源病孔洞然而籌

畫精敏計慮深長諸錢穀鉅萬一佩指無遺算所
會計必視地豐凶與年高下事緩急爲弛張調劑
變通而民無宿逋官有餘積初至府屬蘇松大饑
米價翔貴忱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
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給言吳中價高甚由
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
百艘忱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
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糶
無所於售於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
謝之大賈各醉歡去吳人爲之語曰來府州白[illegible]

尖時米鋪地言米多很籍也法運馬草赴兩都勞
費不貲而草多敗閣詰北於通州草場立官庫官
計束折銀買場草以共南亦輕賫赴買費以大省
北京公侯祿例三郡輸南都石費耗六斗而公侯
於南都關支恍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於三
郡就支乎且道里固適均於是以便宜請歲減耗
六十萬北文武職官俸就南京支者賣苦賤銀一
兩至米七八石恍請於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
兩稅中米四石准折金花銀一兩北給京官俸蘇
上供布疋准糧一石法疋重三斤北解以紗麤抑

退者十八九恍言民間布疋觔重而紗麤價頗賤
紗細即布輕價益高請獨驗長闊如丈無拘重觔
驛遞馬應客者舊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索弱者
至粥產以供恍令田一畆收米升九合與秋稅竝
輸官官驗馬上中下直給米馬頭豪不得逞三殿
成繪事用牛膠萬觔中官賫敕督解辦時恍方奏
事赴京遇諸途敕使以事亟宜還治需上供乃發
恍曰第行膠具矣旣抵京即上言京庫所貯牛皮
歲久朽腐不可用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張還庫以
新易舊報可下正統初淮楊災而塩課大折閱恍

奉詔巡視奏令撥蘇松餘米二萬石赴淮楊塩塲
准來歲民田租米至今竈戶所煑塩于赴近塲所
上納平價給米時米貴塩賤官得塩補課民得米
爲活諸轉移兩利交便類如此工部索兵杖急恍
念上明盛須水磨非歲月不可令沃錫爲之旬日
畢辦始恍以右長史陞侍郎巡撫淯九年轉左十
四年陞戶尚書改工部再考九歲績過吏部時王
文端爲冢宰坐久之恍以微言動之曰坐久矣請
行文端咲曰誠久矣公第言孰可當此坐者恍沉
思久之竟相視咲而起仍巡撫前後在鎭二十二

年涖事精勤臨民和易始拮据從事盡心咨訪夜
留𤗼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傍中夜思斡旋有適
即書詰旦立行後餘米充溢凡百上供及廨舍學
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溝渠之屬靡不修葺歲費
不下萬計至士大夫問遺權貴求索釋道丐施亦
往往各得其歡心所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給嘗爲
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夫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
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具伏其妄而民大
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譙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
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某山問手所携者何對

曰尼自作飴孝順公咲受之問何需曰庵壞無從
修恍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
故江南民愛戴如父母立生祠尸祝沒愈久不忘
比至今民猶然思周尚書也恍宇量恢弘才識通
敏精勤和易前後言理財者莫能及始為閣部大
官及中貴所倚信故得盡其材力後戶部言餘米
失稽考益汰請遣官括覈之由是諸餘剩畢入官
後征需雜出逋負復如故矣致仕二年卒年七十
有三鄭端簡曰蹇忠定秉銓夏忠靖握利權皆二
十七年黃忠宣尚書三十有九年在交南十有九

年胡忠安尚書禮部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
十有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
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焉

羅侍郎簡字汝敬吉水人舉進士與初選入翰林讀
秘書洪熙初以侍講疏時政十五事語激降雲南
道監察御史然　上亦以為敢言有學識俾掌道
歷風憲且大用之也簡執法持正愈益嚴宣德中
交阯黎利反成山侯通兵無功簡以工部右侍郎
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失利私率衆還出境矣衆
止簡毋往簡曰成山受命討賊既喪師國辱矣我
受命諭賊不至得無辱　上命平賊雖克乃何敢
拒詔也亟馳詣其國宣　上德利惶恐率其屬首
過遣使貢金表謝還朝命督兩浙漕奏減荒田租
命督陝西田劾守將貪暴取田為權豪所占者業
貧民賦稅以均立輓運法省民勞置河渠提舉官
掌水利以諭召還入見　上事白命復往正統初
虜寇邊簡督餉幾陷虜得免致仕歸杜門鄉人以
簡仕久多蓄積而啇及沒棺殮外囊篋枵然乃皆
歎其守以為不可及也

陳僖敏公鎰字有戒南直隸吳縣人宣德中以都御
史鎮陝西寬洪清慎悉民所疾苦專務安輯不作
聲色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在陝十餘
年教與政理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呼為髯子爺爺
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
擁路不得行鎰諭以為當復還乃稍稍散去比還
父老焚香夾道走數程以迎時久雨頃霽及召入
掌院事會歲大旱陝人上章乞還鎮至即雨民益
喜愛戴如神明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為舁轎即不
事醫藥輒愈一出行人爭前舁轎雖禁之不息也

其得民如此是時鑑在鎮領制八十餘章竝聽便
宜處分故得竭誠心殫力以成其功名陝家繪其
像尸祝焉致仕卒

趙尚書榮[illegible]人景泰初虜數請遣使迎　上皇而
上皇在雲中日急議報聘廷議相顧忌莫能有堅
決者也榮時官中書舍人獨毅然請使閣學士高
穀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天順中曹欽變起
倉卒朝臣皆避匿榮爲工尚書聞變即歸第奮被
甲躍馬呼於市曰若市中有好漢皆來從我我趙
尚書也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我輩乃忠臣義

士毋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皷刃勵士卒竟滅賊
南陽爲上言　上亟稱其忠云

約論曰明興　高皇帝神聖洞天下情僞之變嫉
矯辨滋僞好敦質靖介之賢　文皇帝表章宋哲
務士於儒學又是時懲贓吏法深痛故自熈宣迄
于天順數十年士言步行勅端亮著節皇皇具有
其文武焉不耆尚廉介嚼然不汚大都古異代先
進士習類如此嗚呼治天下惟在風士正習哉

李忠文公時勉本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少有大
志甫成童賦自勵詩有顏曾希聖四勿三省之語
稍長肆力問學冬寒衾裂足納桶中刻苦誦讀諸
經史不厭永樂十九年三殿災以侍讀應詔陳十
五事一止工作二罷四夷朝貢三汰冗官四賑荒
饑五慎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贓吏九散
處達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和買十二革遞接軍
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償運十五
恤軍皆切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是冬以讒構
下獄已虜犯邊　上念時勉前所言韃官諸軍事
驗宥復官　仁宗即位進密疏諫乞留中　上大
怒命力士以金瓜捶之脅折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史令日言一事然終恚惡之又明日復逮獄時脅
骨折內向不相着及是用挺棍骨忽自屬人以爲
忠誠所相　章皇帝即位中人言時勉所論事犯
諱惡　先帝大漸猶意恨恨也乃大恚令縛時勉
來朕面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立縛斬西市王
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從端東
旁門入矣　上遙見即撲臂罵若何敢激　先帝
恚若所言何事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言太
子不當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若何不
遂言對曰天威重臣皇恐失記　上意解徐咲曰

是特難言耳問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　上乃太
息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官時王指揮至
獄聞時勉入亟走還縛之則已得見　上襲冠帶
復官矣預修　兩朝實錄進侍讀學士　上一日
幸史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獨凝立不前
上攺容以袖中餘錢賜之又一日幸館中飲諸學
士酒顧之曰卿非朕安所得飲此時勉頓首謝疾
在告遣醫遣中官守視盖眷重如此正統初兼經
筵官每進講必盡誠冀有感悟　上俯首頓聽聞
者以爲范淳夫復出也六年貝祭酒罷西楊歎祭

酒難其人程侍郎南雲以爲無踰時勉者進祭酒
時勉新條教崇廉耻抑奢競別賢否示勸懲士習
一變課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
縮餐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勅且五鼓令起誦讀
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濟行察其勤惰一時人士
皆感奮興起而恩義浹洽如父子諸生頌其稱之
曰天地之量父毋之心盖國學極盛云時攺建太
學命大閹振監視時振重震天下時勉抗禮振
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乃日廉迹其陰事不
得彝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一面陰翳妨諸生班

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遂矯旨與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荷校國學前校重百斤諸
生司馬詢等數千人伏闕請赦石大用者獨奮請
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
奔走涕泣送之觀者爲罷市歸途絕糧寢息破舍
內晏如也又明年　上北狩號慟北面頓首拜疏
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以迎復車駕
雪大耻是歲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侍
郎卽攺諡忠文劉文安言古廉如精金美玉楊文
貞稱爲當代第一流人而高學士穀比之汲黯陸

贊謂其純過之云孫稱朝貢兢兢行履以孝廉名
陳祚直隸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
以言事謫佃武當山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
裕然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馳疏勸學
略言陛下備有聖質而經筵之典未舉講學之功
多闕於聖賢精微之訓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
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太祖常
書於西廡以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格言古今龜
鑑具在願聽朝服命儒臣講說非大故不輟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　上覽疏大恚曰豎子嗤

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若爲堪作　皇帝并家屬
皆逮錮詔獄者數年父母死獄中藁瘞焉　宣廟
崩乃釋復官　上疏乞歸殯終喪不允復上章言
古人立教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以
不克居喪之子而求之爲伏節死義之臣天下無
是也語盎切乃許之後按湖廣奏遼王不軌數事
逮下獄論死王事覺乃宥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
相戒不敢犯罷淫祠痛繩驕伍引年歸祚三逮詔
獄皆瀕死終不少回貳薛文靖稱其勁節苦心如
金百練無改色云

劉忠愍公球字廷振江西安福人少力學博文志行
執於正永樂中進士以儀制主事薦預經筵改翰
林爲侍讀正統初京師水旱饑奏築洩便宜震奉
天殿鴟吻時閹專國王麓川之征球憂在北虜乃
應詔疏國家大憲十事以諫勸　上攬乾綱自斷
罷麓川之師息兵重民而遣給事中御史督沿邊
屯田士伍急備皆振所諱惡竟爲所甘心而死語
具帝紀及邊防中球忠純峻潔沈思積學居親喪
哀毀兄弟五人友恭無間從弟玭仕爲莆田令致
夏布一疋貽書規之曰願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

所望於弟者雖職在文學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
之慮拳拳不忘卒三日家獨得血中衣以歛景泰
初贈太學士賜令謚球天性忠孝議論常依名節
沈思積學好義力行薛文靖以爲公明足燭事幾
於未然忠欲救事勢於將然直氣全節足樹人臣
之防立萬世人紀云子鉞舉進士官叅政釪按察
使而釪蒞官平恕爲名臣

章恭毅公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少刻礪好學始冠
即爲郡守何文淵所知景泰初進士爲儀制郎中
屢有論白條　上太平十四事屢使來行成言宜

暫結和好力圖修攘以變異應詔言宜求致災之
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粟賑貸之仁諸條
當節縮者甚具會倭獻太子虁上修德弭災十四
事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
宮不宜感聲色且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之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　陛下宜率
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
王於東宮以定國本逮詔獄瀕死　睿皇帝復辟
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毒楚已而泣立出之獄
中脫桎梏拜禮右侍令檢所上疏不得內侍從旁

誦數語　上稱歎久之天順二年山東守臣以水災請蠲賦不允綸劾爲言得蠲十之五宗室被大盜乞賑有司沮以無例綸言　朝廷重親親宜出特恩聽之石亨楊善共訾短綸調南禮部　上終眷顧而賜金幣而遣尋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雖釋服公除有常而宅憂中大婚非禮乞敕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十二年乃老卒贈尚書方易儲時御史吉水鍾同毎獨坐深思輒泣下念不可有言言之且激禍已懐獻　太

子豈慨然曰可矣草疏請復沂王于東宮出示禮部尚書濙以濙老大臣爲助胡尚書乃大駭縮首吐舌曰作死作死鍾出見郎中綸言之涕泗橫流綸贊之決曰君必上吾亦疏且上不令君獨爲忠疏遂上下禮部會官議以綸疏復上　帝覽畢大恚時日以晡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校即刻捕入獄榜訊曰榜掠無完膚追引大臣及通南宮狀不伏加炮烙刑會天大風黃沙四塞乃寬赦緩獄得不死於是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少保曰始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獨迎　上意幾脫死耳公等國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享富貴奈天下清議何于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然有膽當進級處之遂知安州明年大理少卿吉水廖莊自南京至給勘合　上忽念莊往有疏類二人吉并逮三人杖闕下鍾竟死圜土中　裕陵復辟冀同忠可貫金石贈同官大理寺丞蔭子莊大理卿成化初　天子憐同忠受慘禍錄其妻羅氏復官其一子子啓請遺骸得出圜土中歸壄時死杖下者久而血漬骼間洗出倍鮮好如生鍾謚

恭愍章恭毅廖恭愍並特恩

楊憲使瑄江西豐城人天順初以御史按圻內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具疏上　上喜謂閣學士御史敢言難得也命吏部記名且用之既還京彗孛連見二凶勢益張瑄糾諸御史訟劾之有泄語于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與內閣比共傾臣疏果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至文華殿俾誦彈文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不法狀甚悉竟下獄逼誣引大學士徐有貞主使瀕死無一語吏當瑄罪死會京城大風雹拔木

壊屋走正陽門馬牌于郊外乃謫戍遼東道赦還
或謂瑄宜詣二內謝免後禍不可復謫戍廣西南
丹已二內相繼以逆誅釋歸田成化初復官陞浙
江巡海副使禁軍官私役戍卒時蒐閲之城隍墩
堠艦舸兵甲之具咸飭修築捍海堤塘皆爲永久
利謀報倭奴數百入犯境僚冞咸驚懼瑄鎮以安
靜出巡至寧波府衛戒嚴守令呼民兵授甲矣瑄
曰海上兵自足今農事方殷安用勞民爲乎已而
果不至陞按察使力振憲紀嚴門禁剔吏奸斷訟
無留獄禁女婦無游觀以敗俗甫半載而病病亟

僚冞入問孜孜民隱無斤言及私卒祠海塩東海
上著祀典于源任五官監候正德中以直諫謫戍
肅州語具天官中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屍瘞之
練御史綱南直隸長洲人己巳之變以大學生上中
興要務八事也先犯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請選武
臣授方略俟深入乃霆擊而敕邊將嚴兵邀其歸
有倡和議請南遷誤國者乞加誅以爲衆戒　景
帝奇其才即日授監察御史行其言景泰改元上
時政五事巡兩淮塩按劾趙駙馬不法狀權貴歛
戢還朝賜宴　優賜上軍國大計八事時吏部鈌

尚書　上命遣其人綱以王翺年高薛瑄對皆名
碩後相繼大用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
勇敢營久多逋逃大臣請治罪編尺籍公上言方
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徤卒雲
集爭自效今師久不解恩寵未及饑寒切身所以
逃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隷尺籍獨奈何使
應募之士與爲伍乎搜求大急必且生他虞矣兼
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召募之士也詔不
問得歸復業者數千人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
爲盗渠魁未獲而逮脇從綱釋遣趣師勦捕追咎

典守坐是忤衆爲按察使楊珏所詆誣解官綱性
剛鯁嫉惡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遇事敢言
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鄺少保埜孟質宜章人永樂鄉貢理刑都察院以廉
平名爲御史時南京鈔法圯不行遣往按衆以謂
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行也埜念故著令已
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日市人聞令下
皆震懼令鈔法通矣事遂已倭寇遼東埜往問戍
守之失律者得其可矜狀釋不問而山海關吏卒
雪行人釋逋逃得賂者悉擒治伏辜其寬嚴將措

劾此石州人上變告以陝西按察副使往鞫訊且
命事卽實會軍勒埜至察之則反獄云命者妄言
龔脫死也具以無實聞詔弗問而誅其造誣者拜
應天尹政主於愛民輦轂下市征田稅苦急煩皆
酌平定式使豪猾不得爲輕重事務節費民以不
擾麥秀兩岐焉正統初拜兵部左侍郎時王尚書
驥征麓川埜留任部事有勞　上爲除戎籍四年
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埜以爲此陰氣爲沴兵陰
也引咎請放罷不許久之進尚書嘗自念職治軍
當爲國家惜力養銳備不虞故軍制利病當興革

者悉力爲　上言多得允已巳諫親征不聽從駕
行屢奏言虜大豕也不當屈至尊惟指揮諸將以
成功可也又不聽乃卒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諡忠
肅時同死者戶尚書王佐贈少保諡忠簡佐海豐
人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苟濫恥不若人晩嗜
學問其死也人咸惜之然鄭端簡以爲是役也胥
平章有密鄺典司戎政不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
蒙塵捐軀草野悲夫
約論曰當洪熙宣德中　天子至仁聖而李文忠
陳御史以忠諫獲譴豈不謂有命哉夫金百練乃

發精忠文之忠篤矣劉忠愍籌邊慮國炳先幾鍾
廣黄虞廢興之際言人所難言皆天植其性云
李冢宰秉山東曹州人正統初以進士爲監察御史
弘博持重業已負公輔之望景泰初以僉都御史
往督邊儲參贊軍務劾罷都督斌又盡更置諸將校
不才者是冬兼巡撫薦參政葉盛贊獨石諸城軍
掩土木鷂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且請下大同紫
荆諸鎮竝掩骸凡十數萬其大者具邊防記中已
巡撫遼東秉在邊節用愛人恩威兼著又能識拔
將校斥遠烽火寇小入輒覺驅出塞卽已故邊民

得休息軍無冗費而虜知秉能亦往往徙帳避去
不犯邊成化二年以都給事中寧薦召還臺四年
代塩山爲吏尚書請寄不得行明年朝覲斥免者
既衆又不避大臣姻黨又以爲天下庶職不稱由
監司龐雜而然立法以貌言書判定去留四有三
爲上二爲中一爲下下者冠帶還籍多罷抑爲朝
士所嫉崔尹二侍郎又時時短之會公所善御史
劾馬昂姚夔程信三尚書而諸尚書大忌秉遂爲
給事中蕭彥莊所論而罷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
竟快諸讒忌者

崔尚書恭直隷廣宗人正統中進士累知萊州府薦屬邑良吏與共治加意學校會旱蝗發廪賑貸奏免膠即墨諸逃戶芻糧遣使出捕蝗如古法且焚且瘞民頼全活府庫歲入漕海布數萬儲久者浥爛守者不得去類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竝出充軍餉不餘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本軍議城臨清恭念民方艱食不即應比命復下則及秋於是始以郡民赴役而事集民大悅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辨疑獄人稱神明萊人爲之語曰古之楊今之崔立去思碑楊震祠中景泰中陞湖廣布政使

盡革諸冗費若和買爲民害者苗賊犯武岡州督民兵捕勦竟平之公安劇利流民相殺傷或請捕逐恭曰是不可急急且有大變下令諸流民願著籍者聽即不願順撫俟秋成遣歸遂分籠其人衆以帖然遷江西左使篋中惟律令圖書衣數襲而行比至闗理問所獄囚無病死釋陷盜良民數千人彷韓巡撫雍定均徭法里甲爲十歲歲量丁田調輕重以爲法任勞者一歲就佚者九年民便安至今天順二年以副都御史撫蘇松進郡縣耆老令盡言民利病以通下情劇吴松江閘令隨潮開閉

防淤淤而得引清水灌溉爲農田利浚儀真漕河程工廪賠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諸勤民如此故事巡撫持大體常右巡按御史不爲異崑山民利別籍所遺産冒爲軍清軍御史以爲功論二十四家民抑爲隱蔽悉坐配恭知其寃下里老覈實事得白歐御史校髦士去留多詧被黜者訴前巡撫前巡撫辭有主者不爲理恭親試拔可者入學後爲俊造蓋持正無忌類如此四年用塩山薦爲吏侍郎代爲李尚書居無何罷歸恭寛平坦易無芥蔕好善惡惡出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

不褻終始以廉慎稱在吏部侍郎郡守有才能者以姝禮所拔擢品題於未遇後皆爲名人

新城草野臣鄒元錫錄

名臣上

姚尚書夔浙江桐廬人生一歲而孤母屠夫人撫教之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稍長通貫經史入太學爲李忠文公所知正統中舉會試第一擢給事中　景帝監國議郎真陞南刑部侍郎嚴獄無滯四三年召入禮部　英皇郎位調南京未幾復召天順二年改吏侍七年以南陽薦進禮尚書上見夔儀度奏對具都雅則大喜　憲宗即位率

羣臣上恩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四年疏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謹小星蔿藥之分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帝崩議合葬疏別明審語具禮儀中已又言今京城六街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悲號道路見聞不忍適以干天地之和且是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望特敕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之諸殘疾有家者責親隣收贍無家者收入養濟院廩贍之其自遠方來者暫收養候春和資行粮遣還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詔順天府收廩如章五年代崔恭爲吏尚書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甄識不避親故時屢有災變夔力言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災傷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救心危論龔　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先是李文達柄國而王忠肅秉銓衡最久李冢宰繼頗推轂北人會秉以譖愬罷內閣彭商二學士各欲有所用彭意在忠肅商主夔而尹侍郎又欲得之爲諸言者所訐乃用崔侍郎恭數月去而夔用北人至爲誹語欲殺之夔卒尹侍郎旻乃代選法通敏賢愚皆

說後爲內閣萬安尹直所惡共搆之科道頌劾其子侍讀龍招權賄竟父子俱敗名奪官

約論曰記有之邇臣守和宰正百官非謂臣人者當和衷守正公命賞於天而不私耶夫帝臣不蔽簡天下才爲天下用在帝心惟命又何以南北睽也輿樞徹有向而言者簧鼓瀾激靡靡焉可不畏哉風始於茂陵初以濫觴迄于今悲夫

項尚書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已已以員外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得間走歸七晝夜乃竟達宣府以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誅報流賊携男婦數

百剽高州被執忠曰流賊無攜家理必吾人勿殺
已訊俘果良家子婦被掠者盡釋之陞陝西按察
使陝右饑不待報輒發廩賑全活者萬人丁內艱
陝人赴闕乞留者數千人詔奪服還任徵為大理
卿陝人復詣闕留改副都御史蹈巡撫時洮岷番
亂調兵討平之成化元年虜入延綏邊擊却去關
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以涇廢為開渠三十里涇
陽鄭白渠亦以廢募工疏鑿之固原土達滿四叛
督師討守必克議不變而賊平語具邊防中召還
臺進右都御史撫賑京畿災發廩賑吏設法獎勸

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
數十萬人荊襄盜李鬍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
民九十萬為亂剽州縣忠出總督軍遣持榜入山
諭降者四十萬人負險固不服發兵俘斬者二千
人編伍者萬人進左都御史蹈撫治獻便宜十四
事會星孛天田嫉忠者謂荊襄殺戮多所致忠再
疏自明言誠妄殺當為國任咎死不恨然實未嘗
妄殺因乞骸不許召還臺然荊襄以搜斬故賊不
起者三十年十一年陞刑尚書尋以本兵為汪直
所搆逮而罷語具宦者事中久之復兵尚書致仕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忠明果倜儻練吏事體恤
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無詭隨子孫多舉進士
至大官

余肅敏公子俊四川青神人幼孤有大志景泰中舉
進士為戶曹開霽精敏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一
言立斷出知西安西安為關中會府諸節鎮大臣
使車往來戎務民事極冗繁難治子俊從容整暇
而剸理秩然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鹻飲多
病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徧城市人得戶汲今
號余公渠涇陽山高下其水溉田水迅不得蓄出

庫金遣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成化中陞
副都御史巡歷綏邊廣榆林城請謫戍實之教榆
林蓄種開學而榆林為重鎮於延綏築邊墻創堡
墪崖砦亘二千里自是虜寇益希諸經畫具邊防
中移鎮陝西條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法凡七疏
上皆著令召入兵部為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
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及虜所從出入凡邊
臣奏請從中覆輒中事機宜致仕去召加太子太
保改戶部又能知錢穀經費握筭盈縮諸少年斂
給者自以為不及也十八年出督宣大山西三關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已復召入爲本兵子俊凝
重簡默外和內剛正不詭俗應不近名每奏對符
徵必會文切理揮筆立就所敭歷多在西北邊而
榆林修邊功最偉嘗有言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
有建樹即近且小必爲國家垂百年規又曰大臣
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無養患市恩方延綏修邊
時怨謗紛起持益堅迄成功垂百世利本兵時以
宣大爲國北門欲推榆林法具行之諸邊因讒沮
竟不就卒贈太保諡肅敏弟子寀舉進士授戶曹
請教子俊曰誠能動物惟積誠自能消僞又曰人

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世以爲名言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正統中進士給事中事
景皇帝首薦大理卿薛瑄虜犯京師巡京城西門
都督鏜禦虜西城戰失利呼城門求入信不可疏
言朝廷舉國兵以授鏜今小跌宜趣使更戰則鏜
必效死倘開城入之虜益强人心危矣　上立詔
勿納鏜虜逼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
史楊善從城上鼓譟發礮石助之虜稍自引卻遂
請救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號令諸將
捕逐虜已出使蜀還言道過畿輔畿輔民大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乞復舊明年
應詔上中興固本十事請隆孝友之實荅天心天
順初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信鉤考急石亨等患
之乃上言請馬隸兵部信曰太僕本主馬政　高
皇帝諭太僕言馬數勿令外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非國家所爲設職官意也即如是
有警馬不給請獨責本兵　上是信言復歸馬總
太僕考二年陞僉都御史都指揮夏霖倚輿援不
法信條上其狀霖行賄得脫都御史寇深遂劾信
詔詰責自辯不引咎逮詔獄調南太僕少卿成化

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險以叛破合
江九縣以兵尚書督軍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四
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而
自督番漢軍向金鵞池克期會大壩大軍至渡舡
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礨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
弩攀崖上順風舉火焚龍背豹尾二柵賊退保大
壩而貴州軍已椅其後四川雲南軍阨其左右矣
賊大驚走斬首五千級餘走天井水磨二洞洞二
竅幽暗不可入乃土石窒之圍守月餘而賊盡於
是請徙瀘州衛於渡船鋪名大壩曰大平川立長

官司其中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而事平論
功燕大理卿七年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當申飭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遣殺戮
以捷聞中朝亦以捷賀上下相蒙使戎狄益肆四
方流民聚荊襄間不區畫將變即起中土　天子
六師當居重馭輕今京營士馬疲耗甲兵鈍朽非
大更張綏急將可慮是歲攺南部參贊機務明年
致仕又明年卒諡襄毅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
不輕洩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
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

大臣柄令得有竦懾令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干
必且有奇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門參贊
謹非常耳有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子
斂政官翰林學士博贍多通官至禮侍郎
朱都御史英湖廣郴陽人正統中舉進士爲御史首
劾外戚汪金內臣奢增巡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反
討平之成化中以陝西參政調兵食固原葉文莊
信之事事咨諏以都御史巡撫甘肅條邊事上中
窾要以僉都御史督兩廣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
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荐饑至連城數百

里無煙火而襄毅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猺僮
輒殺威行百蠻英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
已然臟腑則既虛矣非輔以粱肉元氣何賴乃一
主於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猺僮使復業約飭
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
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
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章學行於朝乞
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府庫充實或
請以羨餘進者曰王者藏富於民在郡縣固　朝
廷有也今吾進以干寵兩廣事叵測脫一旦有變

即餽餉當安所從出乎竟不上居嘗言事在於得
巳雖一錢借之不敢以病民居處服御如寒士在
督府又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
二人而巳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
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召入臺加太子少
保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鄒都御史廷瓚湖廣巴陵人景泰中仕爲淳安令政
尚慈惠急民所疾苦不求赫赫名終無知者都御
史張鵬撫廣西以爲古循吏薦知梧州府會憂去
攺貴州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錯雜難治悉意

經晝凡城郭街衢祠廟廨舍畢以次興建諭諸吏
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敢不戢墾田不踰盻入市
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巡撫貴州平黒苗有
功以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鎭梧州廷瓚性寛大
不瑣瑣念兩廣困甚益思安靖屬吏有賢者輒薦
舉卽不職特去其一二泰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
俸出於民毋爲徒費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
每出則成功贊林州雲鑪大桂諸種咸以次削平
歷官屢事待人一於不疑雅量恢廓莫窺其際而
動中機宜其明炳人亦莫及也卒贈太子少保諡

襄敏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幼岐嶷有巨人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官南吏部主事
日取羣經及百家語讀之爲文章淵閎奧密陞副
使提江西學專崇行實抑浮華閱一目數行下所
識拔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
書臺以風士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雲政走聚山
谷者拾之不聽曰須夏叅政檄乃可寅檄至立散
解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有屬以
興作者曰勞而不䘏斯可矣寅疏論國家大勢在

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竝建其勢宜常合
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爲南北走會今荐饑當
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
有望實者鎭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
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鎭臨清他論
列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
本自登仕爲郎二十年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問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人以爲名言時有仁和夏時正亦有文行歷

官大理卿巡視江西斥貪殘革冗徭放無名稅千
餘萬致仕去僦舍以居萊蕪稱其文如春空層雲
動含雨意云

曾侍郎翬字時升吉安泰和人舉進士觀政工部奉
檄治永興王墳諸餽遺畢却官刑曹訊鞫務得情
諸司奏牘浩穰若事關權力者司寇輒命翬翬無
所左右一斷以法以薦陞廣西右叅政廣西多逋
賦徵督苛急而戎伍逃亡者冒支餉如故翬清之
而邊儲漸充思明土官弟黃竑謀奪嫡殺之往卽
訊竑以金二十斤請緩獄拒不納奏當上而竑言

易儲事徵用衆爲軰危之而軰自若也太平府邉
南交永樂中運塩餉征南之師兵罷塩留太平者
歲役民守視民苦之軰太息曰樹生塩鹵中巳長
大是消耗多矣奈何猶以累守者爲乎具奏請以
塩充俸而罷遣守者民歡呼稱便改叅政河南清
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軰與共事歎曰兵民二
籍焉可誣也有可辨者輒辨之天順初入覲言每
歲兊軍糧至臨清入倉復出兊出納多滋弊乞軍
於水次交兊便報可下至今行之陞山東右布政
使山東舊苦河塞又適水旱軰殫心賑恤河役百

有需多方畫一不以煩民青州奸民有指新墾田
爲無糧者獻戚畹軰曰法墾荒許爲永業今奪之
可乎事得寢轉河南布政使歲饑民缺食而賞軍
需數萬兩軰計開封倉糧且百萬出平價糶之民
饑賴以濟而軍餉亦克成化初以刑左侍巡浙江
省重役減官租摘奸吏禁刁訟所薦舉後皆爲名
臣還部中貴有怙寵殺人者奏逮治論如法不報
衆爲軰危之竟報可部臺科道咸吐舌以爲難致
仕卒

高都御史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齠齓時割股以愈
親景泰中進士官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
餘人會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
履畝定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忽復爲巨浸
而歲額不改必且厲吾民矣天順四年御史劾來
朝官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手明自言實草疏不
敢累他人都御史寇深素重明乃從容言累年彈
文奏章皆出高明手今一疏有抵觸罪小幸 上
寬貸 上乃喜顧太息高御史能吏部擬山東按
察使 上謂高明宜內任又曰明可任都御史成
化初擢南院左僉都時南京法久縱弛明振紀綱

劾罷諸貪酷吏會淫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
皆陰戚陽徵宜修省以囘天意揚州塩盜作亂守
兵失利敕督捕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南北
督戰諸竝江高山置邏堡望候賊賊出沒蹤迹輒
露不得逞江海間立靖中官鬻私塩縛儀真指揮
羣卒大閧則盡籍其塩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
巡撫縱玩狀及陳塩利害十條事衆起羣咻之明
請終養去成化二年上杭盜作卽加賜明敕令便
宜討賊乃力疾行赴閩先文告諭撫之不聽進兵
搗其巢誅其渠餘竝從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

定縣控賊海口有矯令募亡命誅不軌者明不欲
再起大獄或乃主用兵立誅妖言者而定事已即
疏乞休納符救去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
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
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閑亭逍遥其中有四
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云平生
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陶布政使魯廣西鬱林州人也景泰初以父成死事
蔭新會丞時年方二十適廣西徭流劫雷廉高肇
勢將及新會魯帥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

守賊至不能難而去累功遷按察司僉事備兵九
嶽湳進布政使兼副使奉救撫治兩廣皆平後山
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
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
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
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
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即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
不得耕或出剽歸即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
而殪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
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魯

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客部兵
掩盜樽俎未徹而馘已獻坐客不知也民稱爲三
廣公云卒蔭子錦衣千戶世襲
陳憲副琦字粹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中任江西按察
僉事遷貴州副使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
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官執訊胡胡誣服琦疑之
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
仇瞰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
害晝行剽無禁琦得其害伍一人善遇之因得知
其巢掩捕之立盡清戎御史煽酷虐蔓引平民琦

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令民自首實爲御史苦
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歸農比御史罪去民手尾
石伺擊之而爲歌謠以頌琦琦所至興學獎士見
帑素有文行者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藐如也竟
以是罷去始按江西時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
利積數年無敢決者琦盡奪其地歸諸民李嗛之
未發也後李爲吏部考察見琦名即泚筆抹去之
物論譁然貴州軍民抗疏留不報琦罷歸吳中家
具蕭然至鬻書自給云
約論曰成化時理大物豐淳散樸解幽陰巖擴四

方益多故矣乃其時藩宣撫靖安攘保大之功茂
焉則豐芑數世之遺人故也襄毅肅敏之督師恭
簡襄敏之撫定庶幾哉文武爲憲矣易之辭曰勿
憂宜日中讀夏正夫國家大勢之論滋爲凛凛懼
矣
旌給事中寧浙江海塩人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謇
諤自將宛平等縣以和買繁重乞勘舖戶均派寧
奏言法出弊生惟節省以甦民困無爲勘勘必有
手實告緡之弊弊且益滋丙子順天鄉試內閣臣
陳循王文以子失舉訐考官寧上言文循以元宰

而爲子暴才訟屈陷考官失大臣體聞者竦然以
灾異詔言乞詔府部院將秕政弊法當改者條奏
且勸 上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宜漠間一念
合天自足以格天望深留意 上俞行時石亨擅
橫事關禮科者立舉奏 上由是知寧奉使遼東
朝鮮亂令自擇便進止寧曰君仁臣忠敢自便乎
卽語鎭守官調官軍肅陳律以待而徑前導揚威
德陳譬禍福竟致命而還寧在科章無慮百十上
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尤眷
注嘗獨召對對廷臣稱爲真給事中欲大用不果

成化初首勸開經筵薦尚書王竑李秉皆人望時
有建言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謚號者寧以爲孔子
道大德尊所宜行其道以達天下傳後世不在封
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輕重也事遂寢 皇太
后生辰建齋醮大臣醵金錢爲資福寧言 皇上
本孝心以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
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走釋老宮捧辦香
爲祈祝行之壞風俗傷民教不報會南京六科以
劾內閣俱謫逐寧會六科申救忤輔臣意會有忌
修撰岳正僞爲正劾輔臣章流布者於是正陞興

化知府寧汀州知府而去時論惜之寧俾夥修能
雄文直道結主知而不競諸用比守郡先教化後
刑罰盡除諸苛政厲民者表節義恤孤獨禁逰惰
郡事一新寧爲言官時不下人至是上官輒摧抑
之遂致仕去家居三十年乃卒養高林壑閉家有
則孤蹤無玷云
陳編修音字師明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
故細碎米塩筐篋殊若無尺幅小事無可不可輒
曰也罷也罷云者姑置之詞也遇大事有不可必
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士結舌以言爲

諱音以編修上疏言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霽威疑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閣部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而妖妄息矣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往弔祭者翰林猷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

曰特如此且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不能忍奮然作色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部列校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縛拷掠其妻衆駭莫敢闖音鄰居登牆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爲縮頸閣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自南京與書止之吉不悅後當路有缺吏部進擬音吉輒沮之曰腐儒也不可用仕止南太常寺卿音爲文典實邃經學四方士質經者塡門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其門王文恪作傳稱以爲篤行君子云

鄒吉士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慧穎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過目不忘貧寓龍泉菴讀掃樹葉焚之照讀達旦如是者三年弱冠領鄉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語計偕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羣邪熾然智此行非爲會試正欲疏上天子願進君子退小人

耳言誠行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荅弘治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　上疏論少師安少保吉太子少保直皆小人當退致仕尚書恕尚書竑副都御史韶皆君子當進語具帝紀中疏入不報而爲諸柄臣所仇忌特深已御史湯鼐爲劉吉所中下詔獄諷錦衣衛因鼐辭逮智若訊之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而神色自若無屈撓狀言智與鼐等往來會語或論經筵不當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當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備廢弛不悟更以爲罪以

毁謗劾死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力言吾輩
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謫石城所吏目
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而親戚諸饋遺堅
却之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畢舉總督都
御史秦紘檄董鏊修書得屋廣城友白沙陳獻章
漸於學未幾暴疾卒年僅二十有六智慷慨有大
節甫仕時甚少銳然以天下為巳任嘗與御史鄒
言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於伏
下取旨近乃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今
大政維新而君直奏對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一

機冢牢恕初召至一時上下待以神明智往造之
曰近代人臣不獲面君所以事事苟且願老先生
姑勿受官獨請對陳政而後受職庶其有濟一受
官即無可見時矣恕不能用
約論曰茂陵時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倫顯乎
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
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鄒吉士
齒少氣銳皇皇以正君易世為務不殆于孔子所
願見剛者哉令假之年益深漸於道庶夫
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

為嬉戲則能使羣兒百十輩于地下伏之景泰初
舉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晉楚有聲天順中按察福
建鎮守中官怙勢橫繩以法民謳歌之成化中固
原土達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會項襄毅忠討
平之巳流賊起漢中潼關悉計勦滅又破虜平凉
臨鞏追至黒水口得其平章一人上時政十五事
及禦邊三策尋節制三邊虜入塞至湯羊嶺遇伏
驚走部分將擊逐之斬首多又勦岷州番破之召
入為兵侍郎出總遼東兵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
士建州女直叛都御史陳鉞殺貢夷為功夷叛命

撫勦時汪直中主鉞鉞阿直逢之頌共詆文升下
詔獄編伍語具宦者傳中直鉞敗復官致仕巳起
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弘治初召入臺為左都御史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司奏雜劇褻侮文升正
色言 上初即位念稼穡艱難而耕籍當綿綿憂
勤之思豈宜以此瀆 宸聽乎即斥去二御史以
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初不宜輕辱言官遂得釋
巳上疏言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為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
位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盖欲高宗修德法
祖無過動也故大甲高宗迄為殷令王而伊傅為
元臣今　陛下初嗣寶服而水旱灾傷天鳴地震
是　上天仁愛之意法古修德應天以實不以文
之時也惟深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
之不易知天命人心之靡常誠慎重節膳寡慾以
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黙思治道日御便殿召儒
臣講學論治慈壽兩宮益隆其孝養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奇技淫巧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
必却之而塞其漸大政事有疑大文武臣有缺必

召內閣及府部正官面咨訪而後決緣邊將吏降
敕戒諭務保境而安民在京武備時嚴訓練以防
姦而禦侮科道為朝廷耳目有小過曲為之寛貸
大臣為人君之肱股存大體特為之優容左右譽
一人之善必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所自始
內臣中察其醇謹老成者親信任用而浮躁回邪
者疎遠之大臣中察其忠良者委任而便佞者罷
逐之　母后之家重賞賚而不假之以權外戚之
屬厚優養而不任之以事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
于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

邪術毋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誠身體而力
行之則帝王不得專美于前　祖宗可繼述無忝
而天變從可弭矣已又上振肅風紀裨治道十五
事　上嘉納施行改兵尚書安南占城有違言占
城請兵文升請諭安南貢使俾各守分地而事解
建州酋伏當加叛執至訊不服文升以數語折之
立服竄南海又經略哈密語具四夷考中十三年
正月朔陝西地大震水湧出如河是月虜衆入大
同京師戒嚴　上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薦保國
公朱暉練兵為備敕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文

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
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引去十五年拜吏部尚
書　上召至煖閣諭黜陟朝覲官令精訪察汰不
職奉命栗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內臣
王端以大婚欲用儒士七人篆刻者字文升方杜
塞倖門堅不從端詆為抗拒科道為力辨事乃白
因歷疏求退致仕去後逆瑾恨文升持正入朋黨
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
立朝五十年義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
為變國大議衆莫能決文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

寡言咲不尚華侈衆止嚴重修髯美貌望之知爲
異人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值事
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撓奪云
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中爲刑部郎
中張岐以壽寧侯故從外臺躐遷都御史入院韶
疏岐倖進不可用乞召用故尚書王竑李秉業[illegible]
下詔獄以論救得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韋馥[illegible]
事多涉貴近豪戚屹然持正不茹吐外戚家冐賜
額奪民田勅往訊　上奏言臣不忍履畝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傷國本又下詔獄亦以論

救釋語具土田志中由是直聲震天下陞副使按
察四川樹風紀燭奸伏稱神明進按察使故事于
府莝祭遣中官韶疏其勞擾乞獨行藩司使又劾
太監錢能貢珎奇擾驛遞陞廣東布[illegible][illegible]廉問疾
苦而罷行之無倦寄請杜絕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學行
糾劾諸太監于外爲横恣害地方者以星變上疏
言臣伏覩天文見異彗見天田既發于歲暮又形
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
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
表者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
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來褒旌萬皇妃家幾與先
帝時毋后家等鎮守内臣貢獻土物於　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也
皇上春秋㝢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虚切繫人望悠
悠萬事莫大于此此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
鬱也惟聖明以時裁正彜倫攸叙而陰陽不調災
異不弭未之有也成化初内侍近臣進用稀簡防
微之意嚴矣乃邇年來增數萬計利源兵柄多付
其手作奸犯科毋貸不問　陛下防微之意有未
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久預外事便成輕重

宜及此時斟酌裁省内外職務各還職守立爲定
制實萬世無疆之慶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
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矣成化初天下貢獻悉
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乃邇年來鎮守公差爭市
珍異以充貢獻海内臣庶實有憂心古人遇災必
減膳徹樂今遇災變儆戒之日而以貢獻科害軍
民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夫公劉好貨與
百姓同之故國賦而民康所遣内臣不過剥取軍
民之有以充貢獻豈出已物哉而水陸勞擾人畜
疲頓怨歸公家富盈私室則何益矣成化初保傅

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乃邇年來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輒登保傅寺監衙門多令兼掌其致仕又月與之米而歲給之力以此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激奮可矣泛然行之則人孰不阿諛順旨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也自古平治責在大臣侍從大臣旣輕百司觀望後進一律世道何賴焉惟　陛下愼之重之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則天下幸甚已又疏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殷煩田野墾辟商旅輻輳可謂極盛矣然官府倉庫少

儲人民衣食難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造營繕之役而富庶不及何哉以害財者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中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鮮少今遠近親踈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徭役輕簡今科歛繁重矣初載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好奇習澆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及今而加意愛惜猶恐無以爲繼況更啓而雜益之其將何以

善後哉　上手疏愴然錦衣鎭撫梁海者閹梁芳弟也韶撫廣東疏海本東人倚怙幽陰往來傳道動稱貢儀百方湏索所過蕭條芳恚甚欲中之會韶疏入從旁言韶毋事要名方命獨左班文武左右之至大官故令肆無忌　上直視不語芳懼伏地不敢起久乃罷然竟調貴州以副都御史撫江南督糧儲簡靖明法韶歷官四省兩直隸所至吏不敢欺士民親愛若父母召入爲大理卿以論內外官貢獻出巡撫順天弘治初召爲刑侍郎會浙江亂勅巡視劾罷不職守臣誅渠魁撫黎庶而事

平戶部言塩法沮壞卽勅韶兼僉都御史理塩法韶言浙西塩利倍浙東而浙東竈戶抑配尤甚宜定浙償之輕重及減温處課以緩民事竣繪煮海貧人驪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進吏部左侍郎彗星見天津韶疏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愼官爵四事且言臣獲隨午朝日奉尋常起數於國事何補請自今倣　祖宗勤政之典師其意召大臣議大政如大陛除大災異及大邊報諸經邦急務許令部院具事由以聞會議官就御前評議可否取肯行次日補本備照其事體重大

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朝時再議乃
下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則不惟國是定事體
熟而大臣邪正優劣畢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率羣臣與事諸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漸以次弛
張　上嘉納四年陞刑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
廣贓累鉅萬爲巡撫秦紘所糾景挾戚畹勢奏許
紘逮獄韶竟抵景法褫爵景入贓八百兩忽內降
免追韶上言景所追贓十未及一乃恃棠恩私盡
行蠲宥臣固知　陛下優待貴戚有不獲已然如
公論何且景贓既以營求得蠲則爵位亦可以營

求而復爵位可復則征鎮又可從營求而得也臣
忝法守之官不敢阿順以自便幸　陛下明罰勑
法竟抵景法會旱應詔言近會議奏踰旬吉方下
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苗通高允罪死原充淨軍恐
益恣無憚昌國公墳塋工程多宜量減陵戶勇校
等役已優宜量限權璫大忌之以疾告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內侍以醫來後二年致仕卒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孝友謙恭以儒爲宗務精白其心
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
方不忤物廉不近名與人容禮甚溫而嚴冷自將

不可犯弘治初與王端毅何文肅竝稱稱三大老
而儀狀歉然不稱寒士至法理所在毅色昌辭人
不可抑奪退處丘里以質儉起頹風正德中林尚
書俊上疏言先年何喬新與彭韶俱起刑部屬官
積官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深
通經術諳達吏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
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然韶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諸謚法文正忠節之倫具有其質而謚不
稱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特賜易名不報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吏尚書文淵子也幼讀書發難輒出人意表而沈嘿周謹動必軌儒賢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嘗師其家尚書贈以白金文綺謝弗受令曰吾以壽吾師耳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爲主事歸塋卜地有顯人子孫貧欲鬻其先墓者衆謂此吉壤盍售諸喬新曰暴人父以

塋吾父吾不忍爲也進刑部郎孤介嚴冷持法平端人莫可撓奪司分轄錦衣衛衛官校倚勢恣橫司官多優容不則据摭以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安可枉也有犯坐如法有百戸逐其甥之子而奪其產者掌衛事者囑右之持不聽悉奪產歸焉衛官恚曰据摭其過不得聞乃相戒不敢犯時部有大奏讞大章疏難任者司寇卿一以屬喬新倚重之陞福建按察副使會浙盜挾壽寧諸縣鉏礦所過剽掠募鄉兵擊斬之奏減礦課之半[illegible]海盜控險設縣閩盜不得作表賢儒祠墓洪武初[illegible]

以牛貸與化民耕而歲徵其租牛物故而租入如故民困病爲盡蠲其租政蹟高偉不屑瑣簿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盡鏟暴如法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于肆醉夜歸溺河中訟毆死誣服喬新曰肆民居櫛比誠毆也必有聞去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乃溺死不當坐辯得釋開封並郡境大饑大發廩賑之附籍者六萬戸陞湖廣布政使荊襄大水躬拊循發粟均賑荊民困徭不均則驗丁戸登耗貲厚薄列爲九等授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

兵會山西旱饑出倉賑糶者三十萬石虜自河曲入塞伏兵灰溝旁掩擊之虜大敗去召入爲刑部侍郎會虜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日告急敕巡邊練兵固險而宣言必搗其老營虜懼宵遁又敕賑山西饑請內帑及鬻祠部度僧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戚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全活三十萬衆播州宣撫楊友欲奪嫡誣嫡子友遣即訊得實奪友官播州以安陞南刑部尚書疏守備內臣所侵奪蘆洲還貧民弘治初與王三原俱召入爲刑尚書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出入逮捕莫詰

何喬新言舊制衛齋鑴帖者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故矯詐紙所托乞給批如故便京師水乞
選官清庾獄以弭災且請禁京師民習胡語胡服
者執法嚴毅中外權有力一切請寄不得行大學
士吉恩之御史鄒魯規得大理丞而喬新所薦郎
中魏伸者得用魯恨之遂誣喬新得金錢爲妻氏
鬻獄喬新杜門諸考驗下諸根連人于詔獄窮治
卒無狀事得白而喬新竟請老去後交薦不起卒
謚文肅喬新性耿介勵行自矢不營私自筮仕訖
老不阿權勢不以愛憎爲賞罰長臬時都指揮武

成者德喬新嘗薦之贐以犀帶銀器喬新咲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成化中李孜省用事時右江
西人公卿類皆以進惟喬新曰吾戒之在得時也
敢自汙乎事不避夷險必行其正而精心禮學窮
老手不釋禮經論者以爲有德有言合薛瑄丘濬
爲一人云
倪文毅公岳字舜咨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上元實
都父文僖公謙以南禮尚書奉命祀北岳母姚夫
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生而神釆瑩然玉立
山峙目炯炯望之如神天順初入翰林爲編修精

詳安雅克經筵官每進講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
切音吐洪暢　上爲悚聽翰林本業文岳獨留心
世務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邊戎利害靡不畢綜
弘治初爲禮侍郎佐耿尚書裕爲尚書所倚信尚
書獨持大體一時儀文典禮茂陵升祔　孝穆別
廟多屬草草成尚書輒稱善不啻若已出入兩高
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疏寅畏七事已
又陳八事略言今財匱民貧宜節儉爲天下先又
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
年又將若何又言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

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
外設官甚多民安得無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
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六年進禮部
尚書內臣韋春誘西番夷貢獅子欲開海道爲利
岳力言獅本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也非中
國所宜蓄倘非真豈不爲外夷笑乎且南海非西
域常貢之道宜慎防得斥遣去內臣傳旨召國師
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往領占竹僣號法王淫昏
矯僞　陛下初登大寶削奪斥遣傳聞四方以爲
盛德今復召且爲聖政之累京師大雨雹岳言宜

深求致災之由以回 天意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類歲終一復爲具文岳按日月先後彙分條析
未復援經史傳時政懇懇爲 上言之改南兵尚
書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畢舉十三年召入爲吏
尚書於用人劑量均停雖未嘗破格拔士而羸縮
弛張必各當其材大都以抑僥倖褒恬退滯淹爲
主昌言正色干謁潛阻或勸毋別白賢不肖大過
恐召怨殃毀令撓沮將不得行其志岳曰冢宰職
固如是岳學識優贍於經濟固長而狀貌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獨推遜馬尚書文升然論

國事不槩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名宜從
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岳恒山
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殆不可輒改昔軒轅都
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
改嶽 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尉疾眥
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
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
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卽誰執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嘆曰馬公誤

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
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卽訊彼可靖
也岳廷議慷慨持正尤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荅
暢達考古訂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抱案
前立運筆如飛略不經意就視之則宿搆者不能
及而練事達體卽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卒贈少
保謚文毅

韓尚書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先世相州人宋魏公
之裔也生而丰姿山屹凝重成化二年進士
擢工科給事中事不苟爲異而度事理當否物勢

便戾侃侃論不少借劾都御史王越冒功起釁薦
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時越附汪監
汪激 上怒逮文華殿訊考幾死後累官南兵尚
書 敬皇帝卽位實知文召爲戶尚書時訪咨以
政一日顧見文長嘆文頓首謝 上歎者何 上
曰朕欲理鹽法輒苦人沮撓 邊儲日急且奈何
文又頓首謝退上議宿弊七事 上盡行其言太
監苗逵征虜無効而日費逾十金文論劾之逵暱
甚請文督餉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
抑戚畹中貴占奪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罷織

造諸事皆干犯權倖怨誹叢集而文裕如也會
上崩倡大臣劾諸閹爲璀蚼特甚日令人捃摭其
過會有納內府折銀滑銅鉛進者以不能防奸矯
旨奪官給事中徐昻以論救除名巳復遣邏卒偵
諸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尋以廣東司失金逮
下獄罰輸粟大同前後三千石皆稱貸以給竟破
家璀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存問卒文
廓大遂永而親賢下善能抑抑除損以咨詢遠猷
吏部請謚言文愚同寗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父韭懿公瑄起貢
士至南京刑尚書寛大詳雅去官無田宅可歸寓
居江陵以終經以春坊中允事　敬皇帝于青宮
講文華大訓　青宮起立聽內閣諷言太子起聽
勞公宜跪請太子坐聽也不從弘治初陞禮部侍
郎日吾故青宮官也條奏必傳經義改吏部靈壽
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不可不允
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
疏請早朝勤政節侈費省游倖止貢獻斥戲樂語
多直切中傳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日疏名首吏
部裕實具草經日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時論
兩賢之陞戶尚書諸王請河湖稅不與日民力將
不堪中貴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又不與日鹽
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出境私販者必
多矣且壞法織造浙江者請竹木稅又執不與日
關征非舊且浙大水民困矣　上說給事中曾昻
言國用不足請括諸省稅役金錢經日國用不足
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
廣不節乃欲盡括天下財歸京師是剥下之道也
不可事得寢中官傳旨請大倉帑金三萬兩爲燈

費不發日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內靈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又執不與日禁地非外人
得入獨爲守者私耳清寧宮役議調山東夫七千
人經日山東歲歉民饑甚民不可輒動請以部羨
銀顧役又抑壽寧侯所請旁近田語具土田記中
經在清散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守
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與華容、鈞陽、
洪洞、何盱江、戴浮梁、張安福、竝列爲名卿閹禍作、
無慮皆被難、時禮尚書李傑、南城張昇、咸以持正
忤璀意、奪官、

戴恭簡公珊江西浮梁人父焊剛正有士行爲嘉興
教授造士懇至士思之愈久不衰珊承家學蚤自
厲爲無忝成化中以御史督學南畿已遷副使督
陝西學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所
取士動以文藝占器識心術與年長短位崇卑咸
稱歷副都御史撫鄖陽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窩宅
流聚以爲利珊刻日聽自首練爲兵自製營陣法
兵益練蜀盜野王剛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匿不敢以聞珊奏其養寇而合湖陝兵誅其首
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九年陞南刑尚書改左

都御史召還院益振風紀精覈吏治考察京朝暨
述職官黜陟咸允　上嘗意有所誅殺親鞫大獄
諸司震慴失次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　天威頓
霽　上知珊清慎每召見造膝商咨至移晷刻引
疾求退必優旨慰留若家人父子語具帝紀中十
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和粹坦中無
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爲撓而意常近
厚祿仕四十年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而家無餘
貲歷中外所至有聲稱而學政尤著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御史洪沒於
上木景泰初以死事蔭爲國子生少有奇氣七歲
時里中有妖樹見怪即指揮羣兒盡斬去不懾也
天順進士以庶吉士與華容同兵曹華容醇亮端
愨敷華方毅坦直竝見稱成化中叅議浙江處州
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
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
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
命括古器數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敷
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他何庸恤
乎遷湖廣布政使以歲祲給粟散粥藥病掩胔高

直招商畀詞告羅修學宮資儒直以業儀者進副
都御史撫山西以歲侵奏增塩池課補藩祿大同
歲餉多折納困軍敷華請太原北車可通行者聽
致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塟舉樂終南有妖
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洶洶馬端肅在本兵獨曰
張公實必辦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
之矣嘗　上書言制治在行仁富國在增戶口請招
撫甘泉一路流移并開塩茶引納芻粟以備兵荒
以都御史總漕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權貴干請拒
弗納時稱鐵耳張例漕司負算者輒假銀太倉而

寬其息約之償數華曰　祖宗漕法視地遠近爲
之費米有耗有淺有脇有脚而軍士給月糧不啻
足矣今地遠近如昔費多寡如昔運四百萬亦如
昔乃貸以萬計則下剥上攘所致且今貸而明償
償已復貸將負責益深是終無已時也歲徵有常
將安所取之自是不益多事耶執不許又堤高郵
寶應湖以便漕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召還臺首請
嚴天下有司貪酷奔兢之禁讞重獄有寵臣坐法
或肯　上意請末減執不可而考察京朝官多所
保全未嘗以帷箔不明之過棄才闒禍作矯致仕

已以楚中耗糧米三百石欲逮之修撰康海調瑾
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如父母恐薄之耶事
乃解卒贈太子少保諡簡肅敷華風采峻嶷矩度
尺寸不爽於義利介然閨門之內言咲不苟與路
夫人終身如賓平生未嘗與中官交通而功名之
際不事表暴宦久家無餘貲遺命無以悖入貨累
子孫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始敷華讀中秘時
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
不就後皆與鈞陽廣昌浮梁並八座協恭宣猷爲
名臣在南都奉公秉法望亞南都稱四君子蓋指

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也子贅山御史有風裁孫秩
今翰林
傅尚書瀚江西新喻人成化中入翰林累官春坊諭
德侍講讀夜必先具衣冠焚香按講數十過務積
誠意動　上心弘治中官禮侍郎會南本兵缺廷
推倪尚書往瀚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謂之
曰倪不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而已庸
自謀乎已祠部給度牒時僧道集京師數萬權貴
多爲之地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華奈
何揚瀾助波乎今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宜稍

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制進禮尚書保定獻白
鴉瀚言鴉白必不祥不當奏西安獻玉璽瀚言璽
形制篆畫皆不類出贗作無疑且國家自有寶秦
政李斯之物卽真不必出皆關大體會諸州地震
率諸卿陳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
齋醮省供御三十餘事疏留中又上言民心易感
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所陳事當
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聞　宸斷
何以回天意而感人心也言警切深至瀚性慎密
有矩度必事而後行在　上前舉步疾徐毫髮可

較書疾請老不允則日理部事或勸其少休瀚曰
吾受　上知辭祿不可辭位不可於職事其敢自
佚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嘗言應事接物以
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人也景泰中進士官南院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黄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
獵誣得貨幾不測縣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調
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泰州成化初知鞏昌所至
廉公有威禁官吏私市吏民畏愛歷遷都御史撫
宣大破虜柴溝堡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校

肆横爲民苦悉捕論不貸秦王怒奏紘欺凌下詔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黄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太息以聞　上親閱其貲嗟嘆良久曰紘官都御
史不小矣乃貧一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俾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下之紘獨與抗
且密疏直諸横擾事直還　上問各省諸撫臣賢
否直迎　上意首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
頓首伏地而口稱紘賢不置　上大賢紘而信直
益深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兩廣克田州破海南
黎劾安遠侯景坐逮以臺諫交救免王尚書恕極

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尚書兼都御史總制邊整花馬
池鹽課開豫望城屯田前後捕斬虜九千修城堡
關窖凡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閹璀華總制召
還部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年位孤卿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卒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
存者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五歲讀書一目
五行下然大父教之精思力踐不以記誦文辭爲

能景泰中舉進士吏三丧有禮益讀書究養官翰
林五品十六年不調或諷其援權有力者謝曰我
婺婦也抱節三十年今老矣寧當白首改志耶
敬皇帝出閣守陳以學士與周侍讀經咸以名德
充講官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
中官者輒刪去守陳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具條
錄以進講大訓時　太子以御制每拱立肅聽內
閣安顧言講官宜跪講殿下請坐聽守陳經執不
從　上即位柄臣忌守陳擬南吏侍郎　上覧疏
留北上勸學聽政疏略言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誠敬君之大也臣於孟子固非其論然敬君之誠不能自已請陳之而陛下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而堯舜可幾矣臣愚過慮保初猶易保終實難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豈能終始如一而終守乎堯舜之道哉伏

望遵　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賢侍班進講　陛下與之徵詰疑義曲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功以及夫政事人才賢否得失之所以判天下古今治亂興亡之所以分必聖心洞然而後已日御文華置四書五經及　祖宗典訓其中輪閣大臣及講官居殿右廂時備顧問必使一日之間居文華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散而理明一念之萌一事之動惕然警省務檢人欲而循

天理則心常得正事常得中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乞御文華門府部院六科各輪番列侍諸司題奏具揭面陳　陛下詢其事情而裁決之外省官入見令條列地方之事亦具揭面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其陛辭赴任者臨諭以職任而申敕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府部院大臣各盡謨議以求至當許諫官駁正　陛下審處而慎行之諸司題覆召內閣面議而可否之凡大小羣工時優降顏色或詢時政或咨才賢以及諸司之利病兵民之休戚

年歲之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莫不泛訪之忠讜者進諛佞者逐狂直者容怨讟訥者開誘俾賢才常集於日前視聽不偏於左右用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弘綱具矣內外交養日深以宏堯舜之道何遠之有若以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闢門爲迂說日講午朝徒應故事有司題覆並付司禮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竊伏憂其所終　上溫旨報聞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論政皆自守陳發之時守陳在部佐王尚書恕侃侃持正論而尚書

爲閣學士安吉所忌惡欲危之守陳累疏請老且
言吏部進退百官此衆怨所集尚書恕老成公忠
然且不免人言於臣何有盖爲柄臣發也詔本官
兼詹事專職史館乃太息言國家史事有三大闕
未舉也靖難後不記建文帝事使當時朝政與死
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求猶可輯補景帝巳
復位號　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疏留中者即忠
信正義關國家大體者例不得錄乞宣付史館疏
未上而卒　上甚悼惜謚文懿以實錄成贈禮尚
書守陳孝友方正篤於信誼居常恂恂不勝衣而

是非利害毅然不回阻文辭詳雅讀經史獨見不
泥古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官翰林亦清苦有文從
弟守隨工尚書二子茂先茂仁茂先刑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世濟美其家弘治中茂仁以山東副
使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
與陳兟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專委大夏而責成功
且言水陰氣也其應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疏上爲內戚及中官所切齒詆爲妖言逮下獄科
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爲諸生時即以文

行負重望貢入太學一時名賢爭下之年三十八
舉進士第一成化弘治間歷官翰林侍讀春坊諭
德少詹事侍　康陵青宮內侍不欲太子近儒臣
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　上疏言臣惟東宮講
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過數月月
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又間有推移甚且罷歇學
何自緝熙于光明乎古人八歲出就外傅誠欲以
離幼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
外　上嘉納寬進講都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
邪正安危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　孝肅周

太后者　純皇帝所生妣也而孝莊睿皇后本母
儀六宮至是　孝肅崩禮官議陪塟祔廟不能決
寬以首詹與議衆相視以目寬出從容揖衆議臣
舉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爲別廟証議
得衷於禮語具禮儀志中寬宏厚淵穆好古力學
兩爲吏部侍郎輙退避若不及及官禮尚書掌制
誥衆屬望柄用柄臣忌寬名高巳上輙不薦益冲
適無少望曰吾始望不及此數引年不允卒贈太
子太保祭賚有加禮謚文定王文恪稱其淵然之
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

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愠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雖憸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又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侍郎瓘南直隸泰州人幼穎異年二十三貧不能娶母疾刲股肉和藥進母卒竭力營塋舉進士歷吏部考功郎留意人才所考注臧否曲當交游稀寡弘治中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謫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

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可憫乞還之風紀論思之官宜有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召用已試之人
上從其言又論救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擢太僕少卿禁吏迎送除民煩苛及馬政積弊疏馬政便民者四事明年以僉都御史總南糧儲局閑無事日專心經史訪國朝典實輯之遷戶部侍郎沉重端毅守貴同事者咸見憚時逆瑾恣甚公卿奔走瑾瓘慨憤引疾閣學士東陽與瓘善乞致仕且批瓘有才

望行起用居數月瑾誅再起諸倖佞繼用事益不樂又乞休去自是屢起辭益力竟卒於家瓘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體貌清癯若不勝衣而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避遠非類門無襍賓而惜才好善海內諸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以振起之邵文莊言持身以紫墟爲法終不爲匪人累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否則終日端坐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良事無私昵語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斂其祇慎類此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無

晉唐風士林重之

謝祭酒鐸浙江太平人資性澄朗機神警發弱冠與黃文毅公孔昭友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成化元年以編修奉 旨校通鑑綱目因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徒口嗶耳惟
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窮理義大原 上嘉納又疏邊事言受降東勝乃大河藩籬宜練卒餋鋭漸規收復進侍讀入預經筵丁內艱不起 孝宗即位以薦起鐸先後在國子監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

屬構東西樓庋經史刻其上北監廟街淶臨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傅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賻給死者賻禭皆羡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飲才之術引疾求去諸生詣闕請留者無慮數千人氣屹屹嗜羨如渴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然家居孝友違養後輒無仕進意鄉人方正學死難沉湮者百年鐸收綴其遺文傳於世嫺知困乏者輒周恤然家無餘財節俸入爲之居常蔬食醴飲而已其後有曾祭酒鐸景陵人弘治中入翰林爲編修

閉門斂迹日沈潛於學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四書五經口不言人過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而憂時濟世之志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嘉靖中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黃尚書曜字孔昭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年十四父俊官職方毋卒扶柩歸塟而反道聞職方計一哭輒死異日乃甦終喪家貧力學歲歉治牟粥雜芒粃食之而易粱食其弟妹天順中舉進士授屯田司主事著廉名調吏部歷文選郎凡天下州縣治所簪懸若人才賢否咸極意蒐訪比銓注今久與地相適而參輿論用之故事文選毋杜門謝客爲各高孔昭毋延訪且注手籍無倦意毋言曰國家用人猶農儲粟儲之豐年卽凶歲不害人才得之平日卽倉卒可用也今諸司考語得實者恒鮮吾復無以盡吾心如人何或曰延訪善然迹涉嫌矣曰心苟無他何恤乎嫌且便身而遺人吾不忍爲也至侍銓惟法不必借贊冢宰不用輒僨事故宰信倚之滿九載考擢右通政使又五年陞南工部右侍郎裁冗役緊節縮償逋課以萬計主藏吏以羡金來饋孔昭怒欲白其事吏懟而退廠中掘地得

銅鼎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眞國學文廟中中貴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詔大臣舉薦以應天府尹樊瑩福建僉事章懋對稱得人王冢宰恕舉爲侍郎以自輔臺臣交薦而孔昭卒矣孔昭體貌嚴重不譃語不戲笑內行淳備於國家無間自奉如寒士而施予不倦立義塾訓族友人卒爲撫其子經紀歸其喪謝祭酒鐸言公在文選時見之每色喜知賢者之得進或色憂知小人之不得退也嘉靖中贈禮尚書謚文毅子𠈰亦官吏部郎忠厚質直孫綰有文行論大禮官至禮尚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

名臣下

黄都御史公紱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謙事　高皇帝掌大常絹伍沅州又徙戍平越故紱起雲南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刑部郎遇事飈發山立必行己意忤時貴弗恤人或笑黄郎中呆然竟以廉直名譚千戶者大猾也素結交權貴人嘗奪民蘆場權貴人業與千戶酒食往來莫能劾紱素自敕不通人餽遺乃盡法繩治之斥蘆場歸民以四川叅議督松茂餉鋤勢豪叅政行部崇慶旋風起輿前遮道不得行紱曰汝寃氣耶姑散吾爲若理風遂已抵縣無驗也乃齋宿禱諸城隍神夢有神告之縣西寺者旦召屬吏問是縣西何許豈有寺乎曰無之有寺去縣西四十里而近即部吏急抵寺閉之寺當孔道負山紱曰是矣盡縶寺諸僧有僧年少狀獰惡至其額洗之巾痕也急訊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貲有妻女即又分其妻女匿之窟宅中爲淫乃盡按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官糧論如法爲吏嚴錢谷出入精

律比蜀人稱神進湖廣布政使僧繼曉托掃墓至疑其逸館之巳果奸露執送京師進副都御史撫延綏警邏邊堠諸防畢飭嘗行道至見川中飲馬婦貧無衣獨片布遮其下體則大慚俯首悲涕自恨曰嗟乎身爲巡撫顧令健兒家貧至此極耶何面目復驅之戰守爲也於是預出邊卒餉者三月延綏邊最貧往大臣巡撫者裒自奉即健兒凍餓死不問而延綏人素朴忠即凍餓死無怨言至是聞紱言則皆感泣下會有詔毀菴寺令汰尼率給配鰥軍於是軍中人靡不願出死力爲黄都堂擊虜自效者陞戶部尚書益守法無顧忌威稜截然盡華財賦內外諸宿弊改左都御史入院甦御史行能委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豈資勞所限哉居無何太息曰吾歷事五朝更中外最久官文職極品足矣又中磊磈含罹石積猜忤者衆禍詎有量哉遂引年乞骸去無何卒敕塋祭始華所爲奏疏及政蹟悉棄不錄李夢陽曰近世仕人甘寵餙譽稍有樹立要歌徼頌立祠樹碑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又言論務彌縫必矣黄公焚奏章自泯其嘉美視今汲汲流今信後者

何如耶

張尚書悅南直隷華亭人少凝靜篤於學以行能爲鄉里所推及居官任職以不欺爲主本天順中舉進士爲刑曹郎卽爲朝士所嚴不敢有請寄嘗有復者曰有所親當逮某不敢撓公法而情無以拒第問訊時乞公假一詞知某嘗有言可矣比訖事問之曰此其人無大罪輩訊之已據法竟之矣敢僞言市恩乎聞者歎服以副使督浙江學試卷例糊名悅不用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而請寄硜硜不得行又善甄拔人成化初以湖廣按察使入覲

時尚銘在東廠刺事方面入覲者羣趨之悅獨堅不往銘啣之窮伺察無所得而罷及銘敗愈益知名歷陞工侍郎　敬皇帝嗣位諸大臣相率求去悅不可曰更新之始當竭忠徇國豈可輙去爲名高乎改吏部佐王尚書倚信之兩攝選衆議翕然應詔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以上又上　修德圖治疏皆見納爲閣學士徐丘所不喜改南兵尚書贊機務凝重簡靜上下安之悅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所猷爲皆公無私故事業偉然今之人去古人遠甚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濟之以私乎已六疏乞歸賜璽書加宮保致仕悅素性清約歸杜門見風俗侈益留意節儉雖大賓至不殺牲曰以助薄俗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言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官刑部爲名卿是時部尚書有華容黎淳常山樊瑩烏程閔珪歸德潘禮淳安胡拱辰延平劉瑋都御史熊繡之倫皆清約著名而潘晩節尤苦去尚書歸田廬躬耕稼不入城府盜夜往掠之僅粟數升一獘裘而止盜驚嘆

叩頭曰使在官者皆公我輩豈有盜哉又廉不近名君子以爲難熊卒家無以爲生大僕少卿何孟春上疏言竊見致仕都御史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弟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徼時譽不侈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戲於顧影屏居日久生事蕭條　聖朝表勵清賢不吝恩霈惟繡操履宜軫宸衷詔賜謚莊簡月給米賜其家黎文僖公淳官翰林歷坊詹四十年乃尚書南禮部耿介寡合私餽一無受事涉嬌詐窮本末必暴白乃已所甚愛有玷行摧抑不

曲庇而重倫尚節敦友誼至終老不衰閔尚書珪
爲司寇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
以罪瘐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丁哲致之死詔逮
治事連御史玉下廷訊時以事出中貴莫敢發珪
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寃并獄治竟俱從
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
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獄中　上大怒意一
貫致之死也親廷鞫欲置之重辟珪與都御史戴
珊爭曰天祥誠襲虜倖功一貫當之是也卽不然
亦獨推按不實罪止流　上怒不解珪力諍曰儻

一貫寘重辟後邊臣得無啓釁倖禍乎　上悟止
謫一貫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
者欲張以爲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
閹禍作乃老劉尚書璋爲叅政時山東饑道殣相
望蒸爲疫同官五人涤其三以死璋巡行窮荒邑
畢至倒廩勸分藥病掩骼民全活甚夥轉浙左轄
歲儉軍食匱幾爲變徑支公帑金二萬五千兩餉
之乃後聞撫鄖陽鄖陽旱璋至而雨蝗盡死撫四
川加意儲蓄歲連饑賴以濟入爲工部尚書謹絜
莊整無躁動無疾言爲三事標表旣歸敝屋猶故

戶稅不增一石童僕衛販自給泊如也論者以爲
有東郭順子之廉子產之惠杜祁公之憂國云
張憲副昺浙慈谿人也大父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
有功昺少自樹立成化中登第知鉛山縣事求利
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
鬼物呪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昺擒至榜笞數百
自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遶屋錚錚鈴索聲
衆盖駭以爲果神人也頌請釋昺卒致之死縣城
南有西洋廟觀靈怪旁郡男婦祈禱充道路昺毁
殿撤像祠以爲便民倉擢南監察御史糾劾無顧

忌威寧伯王越挾太監汪直釁邊昺曰是且爲國
家害不小抗疏劾之辭連內閣司禮爲中外交慹
未發也會守備南太監薛琮慕求見不許又劾之
琮訐奏昺作威謫南通政司經歷轉四川按察司
僉事理塩法塩法清有寃獄訴御史必屬張僉事
御史曰是理塩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令獄者貲
巨萬非張僉事孰有不爲物浼者能洗民寃耶盖
著信如此遷副使守備建昌黎州鎮守馬太監者
信術士周慧爲燒煉將進之昺聞驚曰是且爲梛
泌卽擒慧置獄錮極邊居歲餘度終不能容乃老

歸四明環堵蕭然家人糠粒不贍而超然容與日
經史自娛歲大侵撫大臣聞曷甚餽之金堅不
受病且殆謂所知曰君努力今人才知自勵者少
能扶樹一日即國家一日元氣盖終老憂世如此
憲廟末年事多故　敬皇帝既嗣位開言路斥權幸
盡罷去先朝諸弊政而庶吉士智首應詔言事語
具智事中時進士李文祥者湖廣麻城人故與禹
安孫弘璧同舉安欲引使附已遣弘璧告之文祥
不可獨與智及御史湯鼐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
人吉仁進士敖毓元等游高自許與文祥上新政

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路納諫諍召詣左
順門中官傳　旨詰中與再造語爲不祥從容辨
對而出安擬旨除陝西咸寧丞盖困之也尋召爲
兵主事明年爲以御史印馬詣內閣爲安劉吉尹
直語之曰近詔書　上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公
等增之耳爲退即以其語劾奏言罔上歸過疏留
中已而安直皆免則大喜日夜與諸同游酣呼以
爲君子進小人退獨劉吉尚在不足忌可書也吉
大啣之竟爲吉所搆與壽州知州柴兵主事文祥
庶吉士智俱下獄編伍奪官於是大理寺評事夏

鍭上疏言言官無遷徙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
讁竄之苦則適足以見其難故言者之得罪雖今
日之苦亦後日之利弟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誠納
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且無其名而受盡言之
名獨歸於　聖主矣疏入留中已投劾去鍭浙江
僊居人沈毅伉直耻詭隨迎和一介不取與自是
言官以直諫著聲者有吳世忠龐泮韓鼎吳仕偉
之倫時　上不置貴妃獨一后給事中鼎言古者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以
廣胤嗣一夫一婦庶人之行也今妃嬪不設而廣

設齋醮以徼福祈嗣不已惑乎仕偉言國初侑廟
追王功臣皆佐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大勳而子
孫下替不沾寸祿於編民無異乞量加恩典俾奉
祀此興滅繼絕之仁足以勸功於是開平東甌寧
河子孫俱受南錦衣衛指揮使奉祀事

吳都御史世忠字懋卿江西金谿人舉進士官給事
中歷兵刑戶吏四科慨然以格君濟世爲務弘治
中吏尚書恕爲醫官劉文泰所誣詆閣學士陰主
之世忠歎息曰堂堂元老爲小臣所持如此如國
體何具疏言人君選用大臣必先視其大節而進

退大臣必先度諸國體恕枉石老臣文泰卑人賤
品文泰爲詆誣而　陛下令恕與之辨復紛如對
訟是非混淆進退狼狽得無泰甚矣乎使文泰所
奏皆實恕所坐匪虛人君扶持國體猶當有所軒
輊矧文泰誣者十九而恕坐者十一文泰僅蒙降
職恕亦見謂沽名是非予奪得無泰甚矣乎恕年
垂八十久當引年料其知機必知所處然　陛下
因是而遂聽之則小人得志譁然謂國家老臣可
如振稿得無有損於國體乎臣考恕平生難進聖
鑒自起評事以至今官辨事廉勤操履孤介奏疏

之剴切威望之隆重天下信之其秉銓衡不受干
謁不私親交雖所佻怒不忍誣斥此其大節偉然
而細行宜亦可略矣　陛下起諸退廢之餘加以
保傅之職待之已極用之已盡亦何忍於末路而
窘辱棄之哉今中外憤惋愛恕者曰恨不知幾以
及於此愛君者曰優待老臣如始終何且王恕所
爲得罪獨令人作傳見謂爲沽名耳然傳文作於
知巳刋於好事固亦朋友之常情恕見而不怒怒
而不毁此亦好事之常習其中詞意時過揄揚則
又文士之常態無足恠者而文泰謂其詆毁則誣

矣　陛下寛仁慈愛涵育羣臣如天如海何必以
言語文字而罪恕耶竊伏以爲謂王恕不戀名位
固不可但其忠介之素實有老臣之風謂王恕不
當引去亦不可但爲小臣所誣決非可去之日惟
陛下裁幸戶侍郎劉大夏祭酒謝鐸請老世忠疏大
夏忠勤鐸恬退乞勉留以自輔俱報聞大同總兵
神英副總兵趙昶爲御史綸所糾命世忠即訊具
得總督都御史劉瓛鎮守太監孫昶諸把邊備狀
上之因條備邊諸要務以上且言近聞火篩將有
來年入寇之意居民多懷室家不保之憂不謀於

今難善其後瓛左遷大理少卿昶有辭命大理寺
丞吳一貫覆訊貸之世忠復疏瓛十罪且曰大同
於國家爲要邊而賞罰於御將爲大柄臣等所糾
瓛昶不法狀言無不實而一貫觀望畏避爲之掃
除將邊鄙陷壞其必由此乞將一貫與臣并下獄
行大同查原問獄辭會官鞫事竟寢會遼東總鎮
官任良李杲等誘殺三衛夷遣都御史佐往即訊
得實詔貸之世忠又力言不可輕貸且曰治國如
奕棋何可屢錯今邊事所錯非一惟　上裁省俱
報聞壽寧侯鶴齡頗怙　皇后寵爲橫放奏欽賜

河間田勘官未允請覆勘　上遲疑久之侯毋金夫人請不已有　旨差內官及刑部錦衣衛覆勘世忠言自古外戚非無財之爲患國家之爲外戚非能富貴之難而能保全之爲貴也　陛下愼選中宮篤生　皇太子　祖宗以來希有之事張氏無窮之冨貴在此矣爲鶴齡者正當積陰德以延天休守謙約以服衆志如是而已今乃因羣小之言輒與百姓爭訟於頃畝勝負之間且以謂佃戶結黨而拖賴勘官任情而出入豈不過哉今百姓之稍有貲力雄於鄉里小民猶不敢負其租錢訶

其童僕況鶴齡身爲皇親莊田又出　欽賜佃戶小民豈有違約負租毆死人命之理勘官情不獲已亦豈敢故違公道以自取罪責也哉臣遲度之此等庄田　欽賜之時止憑口報或未丈量其家人據數而往不免時有侵陵其佃戶據理而言不免時有抵對家人怒其敢抗必過爲可怒之詞以報於鶴齡鶴齡少未經事必直述家人之詞以訴於　陛下則非鶴齡之妄訴實家人之過言家人之過言由　欽賜之時頃畝未明有以致之也鶴齡今日誠深思却顧念百姓乃國家之基本皇親

爲國家之二體將原委官所勘多寡保而有之不復與較上也所勘田土不足原數　陛下別以相應者補之使小民無爭奪之怨皇親無觖望之心抑其次也若信家人虜受之詞必欲求勝部勘未已又差內臣內臣未已又差內外大臣跋行千里之內蹂踐三縣之郊窮民畏威何所不至非國家之福尤非外戚之福也十三年虜入遼東犯延綏大同世忠因極言京師兵食與將帥大臣天意人心可憂之狀以上畧言國家建都北邊創立七十二衛以控胡虜當時軍士食糧見操者不下百萬

人土木之變尚書謙等簡精鋭僅十二萬人其餘老幼亦且數萬近法度日寛軍政日壞死絕者有之逃亡者有之將官役占使納月錢者有之軍士包替潛回原籍者有之軍丁無筭而賄作紀錄者有之或授各監局揑作軍匠而影射身役或投騰驤等衛假以禁軍不許點閘即今食糧見操之兵其實數無幾矣又加以或供國家興造或爲各官借用或爲所司掊克財力困乏勇氣蕭索前年揀軍出勦永平亦屬寥耳而治軍理裝一月未辦假令大寇壓境欲選精兵一二萬人即日戒嚴其可得

乎此兵之可憂一也　國家太倉之儲本以備軍
祖宗時百萬之衆固可使足十年之食者也近年
支費日廣借用日多光祿供應勳戚賞賜不知費
若干萬倘興師十萬調度百出而欲供應犒賜百
全無闕不可得矣此食之可憂二也正統巳巳之
變有石亨楊洪諸人爲之捍禦故時事有累卵之
危而國統有包桑之固邇來將官半於淫酗子弟
習於膏粱往年大同鐵箭買馬之事曲法貸之宣
府達賊搶殺之事又曲法貸之遼東誘殺要功之
事又曲法貸之賞罰不明人莫自奮故用李杲而

李杲敗用阮興而阮興敗用趙昶劉淮而昶淮又
敗今王璽馬昇又以敗告矣大敵臨境若之何待
之此將之可憂三也自古國家多事亦頼廟堂大
臣負天下之重汲黯司馬光者有以鎮之邇來忠
正多斥貪庸獲存旣無才以幹國家又無節以決
去就死結權貴坐蠹生民　國家多難而欲其折
服敵人竦壯國勢何可得也此大臣之可憂者四
也　國家數遭狄禍而國統無恙者則民心未離
故也邇來政多爭歛民以怨咨京軍怨於力役京
民怨於科差輦轂之下有何大盜而大小人戶盡

編火甲工部管之兵部又管之錦衣衛巡城御史
五城兵馬又管之一遇小事處處皆急强壯苦於
掊尅婦女苦於奔走中城之地甚至有屋無主其
愁怨可知矣畿甸之民苦於莊田之陪納困於牧
地之徵科又苦於夫役之接遞日不聊生往往逃
竄其愁怨又可知矣畿甸京城之民於人君休戚
尤切平時當極優養緩急方有可賴顧使之不樂
其生一至於此欲其臨難死守又可得耶此民心
之可憂者五也　陛下敬事　上帝允合天心而
數年之間天變屢作火災頻發雲南地震壓覆一

萬餘家大同馬災病死二千餘疋訛言星變有前
代所罕聞者嗚呼國之所衛在兵所用在財所統
領在將帥所倚頼在大臣與人心天意也而事事
可憂如此　陛下以爲安耶危耶且火篩父子虜
會中最爲梟獍其夜不設席據鞍以睡此其志氣
尤爲不淺　陛下奈何日晏始朝而上下熈恬泄
泄然以應之也伏願上念　祖宗付托之重下念
四海仰望之切未明而朝宵夜講書輟宴游以圖
國計節濫賞以俟有功以齋醮之費而犒邊軍以
傳奉之官而惜死士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

回天意先遣文武大臣經略宣大申明賞罰以肅
邊防次將大臣某等冊免而起素有重望如何喬
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同任國事
以從衆望其因言得罪如給事中林廷玉華昶御
史胡獻副使楊茂元等亦因召用以收人心則搜
揀將材蒐討軍實以次畢舉醜虜聞之將望風遠
遁而又何邊境之足憂哉中多詆切傳旨宣責而
罷巳世忠復疏邊務救急大計以上請立法賊入
境而殺獲者受上賞敢拒敵者次之惟擁兵不救
及距敵退怯失事者必誅不貸則恩威兩盡賞罰

不差而人人用命矣世忠在職自國家大體大政
諸建白甚力旁至京師山脉城池街渠靡不纖悉
區畫以告　上優容兼聽未盡施用而終無忤拂
也九載湔遷湖廣參議後累官右僉都御史督三
邊軍卒世忠孝友執古道遇事慷慨而不屑於氣
節嘗語給事中龎泮言氣節之士當去其憤激養
其深醇使道腴內潤有持重堅忍之誠無驕亢躁
呼之態其善處忠告如此其論救荒之法貴疾速
而病遲緩貴簡徑而病碎瑣夫人一日不食則饑
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矣必品量多寡覈

察真僞淹延展轉而後濟之豈有及矣而主於水
利省平其論士習以爲今日之士誦程朱現成之
言文入耳出口之見淺陋放誕一遇端人正人環
笑共訾以爲迂濶矯激苟非明示好惡力加扶抑
何以泝道學如綫之脉遏俗學滔天之勢哉乞起
謝鐸陳獻章張元禎入柄用以銷儇薄其論靖難
死事諸臣言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方孝孺諸
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夷
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天下之大權則天下之
民命不立微天下之大慮則萬世之大義不明

太宗時學士錢習禮與練子寧同里爲鄉人所持
太宗聞之曰練子寧若在朕亦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初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宥其子孫
親戚編伍者夫帝王以順人心爲仁以安宗社爲
孝人心所在雖　祖宗未舉者然且舉之以安宗
社況二聖之所已行者哉我朝制度規模遠過漢
宋而士大夫學術節義猶或愧之近士氣委靡日
甚幸　上推恩其論吏治言往府縣官貪者不過
酒肉銖兩之遺今明徵强索動以百計甚者睥睨
於庫藏矣往貪者不過計數和哄之術今嚴刑酷

法動及死生甚者視人命如螻蟻矣往貪者不過甲官小職今進士高第大夫命官時有放濫者矣往貪者公論猶行今不論貪酷而論幹辦不論幹辦而論逢迎苟能逢迎當道奔走權貴雖甚貪鄙不妨旌擢矣天下之廣豈無廉介循良之人時尚如此士因中變　陛下生養小民青血無幾不忍於此輩而忍於無罪之小民哉諸憂世剴切類如此

龐都諫泮浙天台人少以氣節自負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事　憲宗色莊言厲謇諤自立同條屬目

弘治初以大水應詔言臣聞　祖宗之朝翰苑儒臣常親左右以備顧問臺部大臣不時召見以商事宜以爲如是而後可以鑑人品之高下咨政治之得失絶奸邪之詭謀杜近習之私請也今朝班經筵之外終年間隔不聞一語吁兪氣象無自復見宜復　祖宗之舊以幸天下他如致仕大學士劉珝彭華尚書李秉鄒幹項忠陳俊胡拱辰輩素效公忠之臣乞時存問聽各敷陳以裨政治第不當濫及匪人以褻　天恩又言忠義之心本乎天性若鷺白烏玄其本然也在上之人所以作成者何如耳原任壽州知州劉槩律己居官皆有可取其與前御史湯鼐數書皆平生學問引君當道之本心也引蔓爲符志在爲國其視赤伏符天書等事絶無相類奈何以妖言之罪罪之唐堯立誹謗之木漢文除妖言之令較之東漢黨禁氣象何如萬世芳穢何如况槩以遺腹之子老母孤兒辛苦萬狀今僅得成人又此重譴行路聞之莫不隕涕乞恩矜宥使得終養亦孝治天下之一事也又言天下百姓艱難莫甚於此時而民牧非人坐視不恤又從而掊克之嚴刑峻罰貧富役貧不可殫述乞

蠲逋省賦而留意於蓄儲内官濫請給元宵燈火料取天下銅鈸工匠皆力疏止之陞刑科都給事中會御史暢亨以考察爲太監張慶所訐下體勘而湖州府同知鮑克勤因据亨事爲言泮疏言亨任考察固其職而内臣小臣得從而据摭之郎司是柄者將跋前疐後孰敢爲國家任怨者且慶克忠彼此交通互激并發傾危實甚幸　上裁察太監蔣琮爲六科十三道所糾下南都察院逮訊得末減泮疏其不當貸戚里長寧伯彧壽寧侯鶴齡間互爭訐泮疏其非橫不當縱中官廣以燒煉進

泮疏言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爲此
陛下富有四海加之節用愛人不殖貨利上下一心
確守此道自可充國用於無窮何必狥此虛誕之
爲　陛下德爲聖人加之清心寡慾不邇聲色使
始終一意確守此心自可綿聖壽於無疆何必溺
此妖妄之術况此輩果能得金於點藥得仙於煉
丹何不閉門高居飛昇飈舉而顧嚬囁權門乞哀
搖尾爲蠅狗矣乎已又疏廣招權納賄御下蔽上
者十罪廣以憂死武岡州知州劉遜爲珉王訐奏
逮詔獄泮率同列申救詔并逮御史張淳以使事

回聞不得與即申救亦逮尋得釋泮前後疏多惋
切得俞允而奉使所至有聲故事諫官久次者必
處以卿貳以積忤貴近遷福建參政再轉廣西左
布政使而老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弘治中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時
新進紛紛以大言脅挽新政伸與給諫二三老成
屬遠防微屹然鎮以靜重獨勸　上日講謝游觀
遇災異言寄細不言條與利除害數事以上倪文
毅歎賞立是其議復上轉吏科陞兵科都給事中
虜大入塞首帥提兵至榆林以虜退聞而虜自宅
道入內地張甚伸劾其逗遛請降詔切責永順宣
慰彭某黠酋也度地遠陽大言欲帥所部入助戰
伸駁之言邊有急無勞遠方助順彭意沮而將帥
懼急往擣虜巢以勝還將家子襲職者攀戚畹謀
復起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皆以內降
注官伸率同官力排之事得皆寢鎮守江南太監
卿請柴夫四倍尚書數伸言　祖宗制柴夫獨爲
厫官養廉耳中官例無之　上爲減所請使兩廣
能忤與援直尚書秦紘之誣叅卒朝野胥惜之是
時給事中李漢字充聪豐城人沈默寬裕亦持重

知大體不欲瑣瑣言言必驚動當世周王輿行臺
大臣交惡詔即訊漢以宗室尊王以移任處大臣
兩全之使寧藩却王金不納爲庶吉士時吏尚書
裕其從伯父也方握大權第宅在西長安漢引僻
僦屋東委巷中日閉其舍兒戶內不使與隣兒接
或問何也曰吾見權貴赫奕親戚子弟鮮有不同
其覆者則不慎之故也後尚書去卒完名不汚云
張給事文字經載新淦人弘治中以春秋登第擢給
事中有喜色或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
元夕張燈下有司詔治具文書中官以逸樂玩弄

惑上聰諸司迎望皆當按得頓臧外戚有罪當廷
謝稱疾以子代會乾清宮災文引宣榭火著戚臣
驕恣是謂過災火焚宮以聞貴州女苗叛言兵在
購誠其首惡也他脇從薙刈徒傷生民無益四川
松潘及軍餉運率斛費十金而兵圯妄給獲賞陳
奔靡誅文曰蜀憂始此矣爲十議條上之虜大入
雲中鄜廷尚書請集公卿廷議文疏言本兵耄以
與尸言之易所謂凶請以倪岳戴珊劉大夏代之
可也皇莊督賦者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其中恣
爲暴文以爲戚邦本當罷諸指切時艱身任獨往

若嗜慾如此正德初論新政變更乖刺詆內降害
政言甚剴切若與閹戚爲仇敵者詔奪俸又條六
事上會中風仆而卒

林御史瑭福州侯官人貌古執冲晦不爲時俗衒耀
與人居獨端默無言至臨事卓犖不可及弘治中
官監察御史上慎名器重國本七事而名斥柄臣
非才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行階亂事出大
學士安又言鎮守故違玩具淫侈宜鎔毀毋以上
供而諸狐鼠爲幽奸者薰灌殆盡代者繼至殊不
樂然心敬憚之黔國有椽史張聰者盜柄多紛更
受賕事覺都御史聞之怒見辭色瑭獨唯唯而已
人曰怒難救也識者曰無亦唯唯者耳既而都御
史怒果解而瑭執如故聰伏辜黎將縱麾下私干
崖徭奪印殺人瑭數論黎將坐落職土官子安乃
父坐事死獄中酋貪賴其田誣乃叛普賴土官弟
與嫂爭田嫂誣以通黑腳夷入寇皆繫獄十餘年
被累死者百餘人矣瑭駁之曰乃誠叛從叛者何
人爲寇暴何鄉黑腳夷誠入寇寇且三千人當有
羽檄調發可覆也事得白自餘平反甚衆瑭智而
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繁而示以簡無

喜色亦無怒容故法施而人無怨且議者以學行
選督南畿學黜浮華重廉退士風醇焉銓曹上爲
太僕少卿未命卒瑭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
進取嘗十年不赴會試故靖介如此

約論曰方泰陵時六官禁署方岳言路所以能多
賢若此者　天子恭仁　國運康泰累朝培養崇
蘊至是畢宣泄於人文也故旬宣弼亮岳崎霆擊
入讜出順斗揭漢回天下具稱其美矣然稽言考
世人有隱憂循實效名業無遺質於戲可無念哉

許襄毅公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成化丙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按甘肅山東官吏豪右不法者按劾無所避墨吏至望風辟引去都御史鈸附大閹直㩦建州夷爲功匿其敗不上爲御史强珍所糾直誣珍罪逮下獄進率諸御史疏理詔奪俸有道士挾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爲亂汪直奏逮李百般成獄爲巳功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䌫于市得旨戒敕校緝事者直益怒日邏卒偵門以章疏訛字杖午門幾死陞山東按察副使發奸伏如神監鄉試有欲私世家子者執不聽東昌有武官子懐金與所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

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訊生不勝楚誣服進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爲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酒人以次日果易布十數疋則武官子死之明日也一訊而伏納首空桑中弘治中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經畫諸備邊事疏五十餘上定策應備戰具修墩隍築屯關復軍糧均輸納恤邊軍邊民戎政大修進忠毅有才智能幹旋應變虜入塞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係帚於尾塵翳障天日夜燃烽火以疑虜虜竟去北王子兎剌兩年三貢貢多者

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所至頗橫至䦨聞進威名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費帑銀犒僅六萬兩而雲中上谷河曲塞終無虜患代藩諸郡王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進壹持法行巳意諸郡王頗諱惡之會武邑王聰沐不法進糾劾廢爲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四年劾内臣石岩刻餉撓軍政爲岩所誣詆降兖州知府以寛簡宜民或問公爲御史時嚴今寛何也曰昔爲法官今有司也何詎嚴乎倘嚴不知者謂予虐否亦曰憤悶不堪矣八年哈密叛以馬鈞陽薦爲僉都

御史與都督劉寧冐雪夜行二千里擣之而牙蘭遠遁得哈密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請將校欲以爲首功即封侯可得也進曰古行師拊脅從柔遠人期在於戢安吾安忍以多馘爲功哉且此屬業竊請命矣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疏請戢罕東諸夷以孤離吐蕃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平役調餉興水利開屯田去貪奬循格强輯下關隴稱神明十三年虜入大同以左副都御史督大同總兵平江伯錢携貴游子弟與俱覬幸功進痛裁抑爲中貴所不悅巳劾總兵畏縮

玩愒勤致仕正德初兵尚書大夏力求去薦進自
代進至執手謂之曰公幸來吾可去矣公勉爲國
家負荷報　先帝時　上不親政既乞勸聖學戒
游泆改吏尚書取人先節行後才藝而於抑奔競
杜請託尤嚴毎銓考訖即以名第量所授官職判
卷首後貴勢有請託不得行左右郎中相傳以爲
法時逆瑾專國進不欲媚瑾亦不欲與抗欲調劑
濟國會考察天下官瑾得賂欲輒留諸貪酷吏持
不可忤瑾而劉宇欲傾進求冢司遣其黨朱瀛語
瑾曰許尚書貌恭耳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剛暴累

得過今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
部本意此何可信也瑾大怒遂矯　旨除名怒猶
未解又据進在大同時出顧役錢募士坐乾沒籍
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靖初諡襄毅子八
人誥領鄉薦誥事　肅皇帝官戶尚書有傳讚官
少保吏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小心守法不敢任喜
怒進退人以請老忤旨罷論兵尚書有才略知兵
雍尚書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中知吳縣事吳
濱湖湖數爲敗泰相湖築堤田有收民德之號雍
公陂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匿尸

湖石中召訊夫夫曰妾亡兩月矣踪迹不可得父
脇財乃始知死所非殺也泰驗尸已訊父曰夫密
殺汝女汝安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
汝女汝殺他人女索賂耳一考而服召爲監察御
史吳人餽贈泰不受一錢巡鹽兩淮撫竈丁貧窘
者甚恩配其貧而鰥者二千人勢家販私鹽者收
抵罪鹽盜屏迹以都御史巡宣大參將李稽閣學
士東陽甥也怙勢爲不法泰具疏欲劾之稽跪堂
下稽顙謝乞受責自新泰竟笞如法稽大恨譖之
除名泰退居韋曲足不涉城市正德初閹禍作有

勸瑾起時望以厭衆議者起都御史操江泰憤悒
不樂時卿佐遷除皆致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
進退在天若其如我何不謝未幾遷尚書又不謝
瑾怒矯旨罷罰粟輸邊諸嘗薦泰者許尚書進馬
尚書文升皆坐罪泰歸故堡日焚香讀書與鄉人
論農圃不及時政不與上官通族黨有犯必告有
司某是某非幸無以泰故屈法卒年八十餘許襄
毅嘗言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云
林尚書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
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曰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

平怨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
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
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
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貽莫此爲甚而醜
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圉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
此手足之疾耳未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
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
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
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
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盻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

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
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
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
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
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
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
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
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
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莫億萬年
無疆之休茍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

禍而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
教恠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
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不可泯也妖僧繼曉市
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
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
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
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
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
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

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
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
且不爲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
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
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
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有未涯也然薦之者梁
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
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
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

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
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
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
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
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
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
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
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
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
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

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
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
鬭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　王府吉府復
增修盖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
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於創盖而又難
於修葺又居人難免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三府宜
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盖乞循寧襄德故
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
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
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
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
親賢士大夫語具災祥志中時　敎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傳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
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
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
民情爲守成令主盖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
而伏禍也今農畆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
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　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
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

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
名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
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
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
粹學行高古於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宮
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敕各部翰林院科道官
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煦薰陶宜有裨益
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
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
鋤慝褒表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
嘗見廵撫廵行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
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
時寧庶人貪猾爲忮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
利俊至優結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
徵收貯庫毎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
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持盈善慶毋涉
吳王几杖之賜濠大啣恨時濠雖暴横然未有逆
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尤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

都御史起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齕力辭不起
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廵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
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
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
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
無人亦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
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
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光朝
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

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諸
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
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
者謂盗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
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後去蜀而兩川之寇復
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
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
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
刑部尚書未至卽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

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
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
蓄盡於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
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
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
盡靡矣又言移易風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
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署罷講
俊具疏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
惜分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褻
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又進學之會願毋

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
嘉納之俊在位於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
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
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
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舉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
言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
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
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令

雖　陛下盛德左右葦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
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
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
豈無論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
輕重於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又有六年之考察三
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
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
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
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
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奈宦監私入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使奏
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
小罪犯無不畢出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
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
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
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
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
舊也既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
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既入上乃允俊平
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用兵
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
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
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
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
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傅尚書珪字邦瑞直隷清苑人成化中入翰林爲編
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初逆瑾惡翰林不附已
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
時冢宰楊一清樹功名奔走趨附而一清亦頗樹
其私人稍逼餽遺珪數爭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
禮尚書實遠之也是時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交
厚善而李公壻爲儀曹郎前尚書遇郎中謹恣其

爲常字而不官珪案其廢法數杖責其胥吏摧之
乃遷閑曹避去　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
籍聞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内陛下部番僧請腴
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
竝珪佯爲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爲者乃書
與　至尊竝襃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當誅
寢不報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大夫
士大夫咸與通乃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
坊師印爲方珪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
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旣矣皆
格不行會以格内臣監鎗者勒致仕語具　帝紀
中卒遺命無請後恩嘉靖初贈宫保謚文毅中書
舍人何景明言往禮部視六曹事最簡傅公官尚
書奏牘特煩於五曹盖其諍也崔文敏言詵在南
封部與太常玘論閣臣詵稱羅曰能割頸者稱矣
言仗節也問今之君子曰邦瑞銑時謂傅公直樸
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王尚書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幼敏悟絶人書過
目輒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
致之佐書府中段太守堅見史書奇之召問史史

對曰史里中子王生書也堅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
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異日
當以文章經世者非舉子業也發解河南第進士
筮仕南戶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泉益目
爲全才督學山西九年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
末簡約條束務正已以率人生徒請益因材開發
恒竟日不倦不率教者懇惻誨諭得改悟輒喜士
以故信嚮　孝宗知其名嘗語劉尚書言潘臬中
如王鴻儒者可大用尚書對曰信此人才行不易

得正德初乞致仕賜告歸故不及閹瑾之禍四年
家拜國子祭酒數去七年家拜吏侍郎居嘗言惟
誠與直可以濟大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
無益也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頗與宸濠通鴻儒
每與言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意以
感動完完不悅陞南戶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敗
鴻儒方督餉留都至九江聞欲遡流入武昌約守
臣起兵討賊已聞　康陵南巡亦憤懣疽發背卒
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與衍尤明
習於國家之故論時務決成敗可否通塞援古證

今如探囊指掌也開誠心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
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弟鴻漸舉河南鄉試第一
官山東右布政使應靖有吏才

林文安公瀚福建閩縣人少穎敏好學成化初進士
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歷國子祭酒待諸生嚴而
有恩請寄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數百金瀚悉
貯官爲師儒公費爲南吏尚書率羣僚陳時政急
務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緣傳
奉授中書舍人瀚疏救御史乞寬有全風憲之體
收傳奉　旨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已復疏

保固南京重　祖宗根本佑啓　皇儲重天下根
本撫綏百姓重邦家根本增進賢才重致治根本
已尋力請老不允正德初改南京尚書因災異陳
十二事首言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
隆大孝以先天下政治之所本也惟任大臣而不
改　先帝所以任立大政而不改　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
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之
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生靈事
無巨細無內外惟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

孝之實通於天下矣次集大議以決大政改州治
以奉陵寢皆廣　上孝思餘則崇儉德以裕財省
虛費以甦民增貢舉以進才修武備以禦寇省匠
節工清吏防欺而終以廣言路皆時政大者時逆
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言事被逮瀚獨往送
餞之金且欲疏直諸言官被逮矯　旨降叅政致
仕　榜奸黨瑾誅復官詔賜存問瀚淳德雅量識
邃養充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歸老後家祭必躬親
不以老病自弛爲詩文渾厚典雅按察司副使陳
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

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知獨非意
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
謚文安子庭槐嘉靖中工尚書
陳尚書壽江西新淦人戍籍遼東父食貧爲里社師
以壽少有異質携就館日教之端坐年十三得遺
金不拾殖學僧舍精思自得取正於醫閭賀先生
三舉不遇撫先人遺弓慨然有疆場之志使劒歷
宣大關西諸鎮欲投筆建功名已竟登進士擢戶
科給事中遇事闓朗識大體成化中昭德貴妃寵
方盛戚黨出入宮掖勢撼京師中官梁芳結妖僧

繼曉撓國政壽抗疏論列下詔獄叵測尋釋復官
孝宗卽位上六事王端毅柄銓府薦補大理丞閣學
士嗾御史論沮端毅言壽廉正執法於法官宜稱
竟調南光祿卿十三年以僉都御史撫延綏至先
恤陳亡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定部署軍大振虜大
入壽設伏阨要害而堅帳壁清野待之虜不得間
引去伏發邀擊大敗之邊以無事耕耘採牧不數
月省軍費二十七萬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名戰籍
中功賞可得也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寧當與血
戰士同受賞耶　敕賞賜加俸一級陞右副都御

史掌南院正德初閹禍作罷歸尋械下獄罰米三
百石赴居庸貧不能償會瑾誅得釋陝鎮守內臣
廖鏜虐吏民吏民重足立吏尚書楊一清以壽忠
鯁輕去就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勁鏜畏歛戢壽乃
召長安父老問得失興利罷害禁有司和市清宄
獄戢盜賊利病咸剔比遷南兵侍郎陝人號哭擁
之移日不得行進南刑尚書懇請得致仕貧無所
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卒無以歛親舊
相周歸其喪子孫無立錐地行路嗟嘆壽性介特
在諫垣指特政得失無隱推不喜彈劾人嘗言曰

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
吾不敢妄言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
著是時公卿中廉者尚書新城人畢真饒州孫需
絳人陶琰都御史沙河朱裳裳爲御史時巡山西
山東有風釆不肉食人稱爲長齋御史歷藩省至
中丞清堅自信士服其廉氏頌其惠而知友服其
不近名正德中大臣多回遹掊克而孫官南太宰
自首清操皭然不滓琰南兵尚書累試劇煩𨚫國
勤民動著聲績每自食惟一蔬中忤權倖屢進屢
退每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箱自隨者數十年

真勤學好問耿介正直出天性屢遭抑壓迄老不
爲屈有古人風
邵文莊公寶南直隸無錫人成化中知許州以禮讓
涖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辯及忠
孝大節敦復激昂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
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改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
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郾毀龍骨枝妖巫風教
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
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便
之弘治中入戶部爲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咸所

器重毎歲扐會計出納及勾較京邊儲蓄塩屯皆
區條具疏上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敦
寛善誘品士精審先行檢而後辭華崇雅黜浮士
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清學田定課程
遠近向慕九載湍人士集送如雲前後仕者得士
心不及也遷浙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
湖廣郵災傷蠲逋負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
有清譽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畢憚之時逆瑾
用事實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
也事連公瑾怒欲阱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去瑾誅陞戶部侍郎寶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
竭耗異前時心憂之念不得展力經綜請終養歸
年六十日侍母太夫人恬愉懇款不異少壯人謂
純孝云嘉靖中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卒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寶性度端雅貞介夙成未嘗有疾言遽
色自始仕至老家居餽遺例不苟受室無長物惟
金石遺文嗜弗懈尤惇古學行嘗節俸入略倣范
文正義田以周恤族復於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横
渠遺意患世之論學者張虚聲號召爲名高考其
實不掩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

貨利嬉戲事槩不涉心論者稱其忠孝完德云
王都御史雲鳳山西和順人年二十舉進士官禮曹
郎清慎効官足不躡公卿之門　憲宗不豫羣臣
請禱祠雲鳳言於尚書謂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
於老佛宫非禮宜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各率其
屬以禱弘治中爲祠部郎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
左道倖進者是歲　駕自泰壇還廣嗾邏卒誣雲
鳳於　駕後騎乗下獄出知陝州旣抵陝表賢者
閭毀僧尼寺拆泰山廟諸皆關風化士民嚮之編
修劉端言副使楊茂元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

官廉正皆相繼獲罪乞賜召用遷陜西提學副使語學聖之要五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勵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繩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收書籍資諸生誦讀正德中遷國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繩諸生始不能堪終乃感戢多成就明年政南通政請告尋起僉都御史撫宣大以邊事圮日夜振刷邊吏憚其威遂年憂去服闋起都御史理浙鹺乃老楊文襄爲冢宰時頗私其門生故吏爲御史王昂所糾文襄顧疏救之雲鳳與書言山中屢聞忠讜近留王昂一疏天下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旋召見昂既不獲即還而推薦擢用乃在公筆端毋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使淪落以死憾岳季方令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顧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修鑒戒之明後世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富貴可略也光陰之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者未必可追也用舍之間士風所係竊恐斧趨左右膽談利達之徒獨稱功德乞憐直諒之言無由上達故敢布其愚雲鳳樂於聞善勇於改過居常儼然遭逆瑾誣贖稱貸終身不能償妻子幾凍餒山西巡撫爲言其忠義廉節請周卹其家云

羅侍郎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博學好古書奇文不得售輸粟例入國學爲丘文莊公所知賞異之已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尚奇負氣論天下事侃侃無回讓雖官禁近激時事輒疏論列給事中龎泮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詔獄皆爲申救中官李廣死言者劾諸大臣與交賄當斥逐玘疏以具聽攸繫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陞南太常卿署國子監通政司所至振法釐弊一不以間局自諉又文奇瑰負時名人尊憚之遷南京吏部侍郎上　疏言臣有一得之見非止四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潛伏而難知也左右大臣所共憂百司庶尹言官所共解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無不知者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言將以爲巳地者則是亦可爲寒心也哉今　陛下受　太祖　列聖之付託以君天下十六年于茲矣亦必如　祖宗有

所付託而後可不知　陛下今之所付託者何在
耶前日賊瑾謀逐榮王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勸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　陛下有
天潢血屬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在肘
腋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　聖衷卒殲臧之然
瑾臧之後未必無瑾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頼
列聖神靈俾綵瑾識膚庸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如
操如莽者出於其間不知將何以殲之伏望　陛
下蚤定神斷爲宗社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絶奸
雄覬伺之心畚斯衍慶麟趾肇祥舉先正歸藩之

義正元良主鬯之觀斯萬世長策也臣言至此惟
知重國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
故傷觸權奸雖蹈罪辟以至於死亦臣垂死圖報
萬分之一也疏上不報考三載滿入都至良鄉以
病請得致仕旣歸貽書知舊猶拳拳以時事爲念
卒贈禮尚書謚文肅史銑曰往西涯公處於劉瑾
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
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引大義稱責顧削門生之
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
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及叛知府曾與將兵從

討賊力疾與書勉以忠義曰老夫聽捷音地下矣
嗚呼烈矣哉

羅參政僑江西吉水人少莊穎從張學士元禎遊患
世之學者溺辭章無本實而用心於內者輒見目
爲禪於古人悖甚故學主求心舉進士知廣州新
會縣表賢儒陳獻章以風令學者誦法政善民安
召補大理評事正德初以歲旱上封事言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在廷旦夕齋戒虔禱而雨雪尚
滞竊以爲此天心之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覲
遊皆有常節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

詩也雍穆之所化也今　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
小而文法日深誅求日急盜賊肆劇流移載道元
氣旣畢竭矣而猶隔絶大臣牽執諫官使噤不得
發一語安得不壅蔽而爲大患也哉是以黥劓之
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之忠
先帝倚仗所與共政者也乃編置行伍幾無生還是
豈勸大臣之道歟　先朝律例裁酌古今自足以
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此仁者
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防不容則巢傾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顧可

以不如鳥乎時閹瑾威詹道路以目無敢訟言時
政者疏上瑾將抵極刑大學士東陽力救得免瑾
罷復官尋病告歸家居者十餘年嘉靖初始再召
知台州推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訟者至輿
欵欵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禮
以教民布衣張尺者賢而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
疾苦尺具以所聞告僑大喜爲置童僕給侍尊禮
之台人多興起者又持廉約於是吏部上天下郡
守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而都御史姚鏌上書言
方正德初逆瑾擅權大臣放逐人無敢嬰其禍者

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獨能力言是所謂獨處雷
霆之下而首擊豺狠之吻者也今遇 明聖宜顯
擢以風天下而蒞僑顧皆以常調遷夫以懷忠盡
節之臣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擢廣東
叅政亦竟常調云僑學先寡欲故自奉甚儉動必
稽道故樹奇履坦不涉浮鄙云正德初瑾入柄司
禮給事中蒞疏以爲瑾柄幾務決章疏將聰明日
蔽天下之禍始此矣已瑾爲上言弘治間朝權盡
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持 上若贅旒然如天下鎮
守分守守巡諸內臣皆司禮以賄賂舉用諸所得

不貲今替回別擇 上親信而用之令各備一二
萬金進御於 上自取之也 上信以爲然蒞疏
言用新人不如用舊人譬之養饑虎不如養飽虎
也又疏時弊大者言今備邊無良策但增年例之
帑銀理財無奇謀賣及廣東之庫藏今浙江奏士
無糧餉者數月山西奏歲入不敷所出者歲五十
萬矣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匱乏而用度日
奢國家亦何所恃而不寒心也哉與給事呂翀徐
昂逮下獄於是南科給事中戴銑等合疏大鳳凡
子招權賄南道御史薄彥徽等合疏留保輔大臣

瑾矯旨皆捕繫下詔獄爲民兵部主事王守仁疏
救銑下獄謫官又明年下御史涂禎熊卓獄栲死
獄中禎新淦人篤古持禮知江陰治爲天下第一
徵入爲御史差巡長蘆盐瑾以盐貨源厚望盐御
史賂他御史入賂如瑾望禎無賂瑾恨之復命於
朝門遇瑾又不跪遂下獄死卓字士選豐城人擢
御史居臺中侃侃按都督神英罪如法權貴不敢
撓巡部廣東貪墨望風解印已抗節忤瑾以奸黨
勒致仕尋卒卓與李何同爲古文辭獻吉提學江
西祭之文曰惟斯哲人志趨美心如玉如金英其

德音又以爲形亡道孚死生膠漆云自是縉紳往
往荷校暴朝門外而言路遂塞矣於是工科給事
中閩人許天錫伏所親校而哭歸自縊盖迫切極
於此其後　上變大同將江彬行遊宣大者彌年
吏科給事中懋疏力諫請誅彬不省　太皇太后
崩乃兼程還宮已欲假開壙復出御史四川人石
天柱刺臂血濡毫上疏諫冀有感動疏略言　陛
下自遊幸而來星變地動災異至不可縷數宣府
往反之時風霾特異此何景也禍延　太皇天意
盖欲　陛下居衰經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如

此而復不悟則天意或幾乎絕矣卒有變故而人
心土崩之勢成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　陛下樂
往豈以其地處偏僻得從情肆欲而無忌耶然行
幸之後毫髮之事人能道之有臣子所不忍言者
人君所行如日在天其何能掩抑以輕騎頻行初
無他虞故往而不止歟然儌幸不可以屢得猝禍
不可以復防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
遠棄宮闕大禍潛搆利害之說臣何忍驗然實臣
之所大恐也況今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天下皆
知有危亡之禍而　陛下不悟故昧死爲　陛下

言之巳欲南巡徧中土鉅麗翰林修撰舒芬倡百
司交諫語具帝紀中而黃伯固犨最稱忠讜矣
王編修思字宜學太保文端公直曾孫也祖禎好學
篤文父大平守休有愛惠思蒙世業少博聞強記
豪爽自許廓如也巳自戒敕求宋文信國公遺像
奉以出入心師之第進士改翰林吉士不爲應酬
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眩
是非吾心所不敢授編修同官有倖進爲臺諫所
糾者慨然乞別授或尤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
歟哉正德中上疏言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事父

休戚利害本同一體近道路傳言虎逸于柙驚及
聖躬臣驚疑以駭至於涕泣誠念　孝宗皇帝之子
惟　陛下一人上承宗社之統下啓萬世之傳至
尊至重不可不謹今朝宁不勤政　太廟不親享
九年于此矣又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
厥所由實惟二端曰嗜酒荒志好勇輕身而已故
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下移政令舛
錯　上天示戒人心危疑宗社之憂凜在旦夕勇
不可好　陛下巳薄有所懲矣然天下之荒志失
業者惟酒爲甚　陛下露處外宮日湎于酒廝養

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臣不知將何以
備之惟　上寅畏天命顧念　祖宗創旣往以謹
將來防外患天下幸甚書上謫潮州三河驛丞以
二僮自隨都御史王公守仁開府虔檄贊軍寧庶
人反思褒裳宵赴軍從討逆嘉靖初召復官加俸
充經筵講官隱然負公輔望大禮議起與同列疏
諍須伏闕號諫預廷杖遂卒鬻其居不售無以爲
斂公卿舊僚畢贈之乃殮思年少氣銳於廣坐中
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之曰柔克之訓自古戒
之蘊內熱而復投以剛劑能無狂乎因以改名齊

自是斂譁辯爲質訥赴三河怡然就道夜過瀧水
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驚求之不得聞歌
聲乃艤舟以濟久之以被酒時或醮罵露其少習
恨之益自悔務鞭辟近裏旣講學虔州步無妄趨
目無妄視館僚見其至靳之曰觀白生來矣靳其
無邇視如禪僧觀鼻端白爲也思持不變曰深潛
純一之味于恒愧焉恐自改乎疾革妻女問欲言
止書思毋二字而逝卒無子當存侍或勸之增側
室爲俎豆計輒咲曰丈夫當俎豆萬世胡戀戀兒
女子乎吳尚書廷舉稱其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

然其和似崑山玉呂侍郞柟稱其聞過而喜似季
路寡過未能似蘧瑗人謂確論云是時有毛給事
憲字式之武進人强學不羣官刑科日思振揚所
學以自效時內豎擅政柄政日壞請開言路優忠
直劾大臣怙勢作威者數人不用以病告改兵科
覈邊防廢弛條八事以進以虜深入又陳十二事
以災異民隱六事首先覈荊湘水憲奉使還陳小
民死徙湮沒之狀忤旨罰金至諫甘肅不可幸儲
位不可虛尤人所難言　上自甘肅還頒近臣幣
憲耻之力疏歸歸究心性理之學患耳聵與友人

晝几案作字以古道相規切不一及升沈孝友尚
禮置義田以給族設義學教之建社倉社學以惠
鄉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三十年稟性不盡除
故以自勵云
舒修撰芬者江西進賢人風神玉立眉宇秀爽舉正
德丁丑進士第一明年上南巡疏杖闕下出盱院
署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
官於此當死於此旣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立裹
瘡就道或勸俟病痊乃行芬曰死自吾分敢少畱
耶嘉靖初起復官會議大禮三疏上忤旨再杖幾

甃抵家卒年四十有四芬平生清苦家徒四壁立
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
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怠勝敬
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盖悼時學弊也又嘗
言曆象古大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
主鍾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必也周官
乎觀周禮太司樂而律曆備矣故於天文邃深占
星氣應如響蕢太史佐賛其學以爲合內外貫天
人云

黃寺丞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授德

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按律傳經義決獄平叚職
方郎中丁內艱服闋時　天子從江彬幸大同天
下洶洶或沮鞏毋北上觀變鞏題書以鴟夷馬革
自許竟北上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蓄
異謀日乆中官錢寧張銳等柄司禮及中外大僚
無慮皆與庶人通而彬握重兵在　上左右於是
修撰舒芬倡諸司疏諫鞏奮然曰本導　上爲巡遊
者彬彬寵勢盛論者莫敢言吾不可捨彬爲支語
恐　上不悟乃疏六事言　陛下臨御來　祖宗
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壞于邊
將至于今盖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乃　陛下不知也
一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
圖治六事於今爲至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
先儒周敦頤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　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
反者則好動之過而未聞主靜立極之道也論思
勸講之臣職在格心而旦夕莫以告有不得辭其

責者矣伏望高居深拱凝神靜慮屏紛華斥異端
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以留意於學二曰通
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而國家
之治亂係焉乃近年來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
匿不以聞事關權倖則留中不出又尋中以他事
往往罷斥得罪夫古之明主導人使言用其言而
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辱之今又不
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使以他事獲罪是穽之也
忠言至策誰敢自達雖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
下亦孰從而聞之耶伏望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

宜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其出位不加以好名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將有所忌而不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其極也刑
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此大亂之道也今　陛
下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流聞莫不駭歎
以爲怪事　陛下聰明睿智上嘉唐虞下樂殷周
何所不可而自輕至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
自爲公誰則爲君天下不以天子事　陛下而以
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　陛下之臣也

伏乞即削去鎮國公等號名明天下之大分庶幾
體統正而　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
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之
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畋春秋譏觀
魚于棠綱目書遊巡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内論者猶謂其不
可既而幸宣府又幸大同幸太原幸陝榆林所至
騷繹財竭民散甚者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亦何忍使民至於此極也虧損　聖

德貽譏萬世今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挈妻子
先避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况今江淮大饑父
子兄弟相食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及又重從而
困蹙之幾何不激而爲盜賊驅而爲流亡也哉倘
有奸雄伺時竊發變在内則欲歸無路變在外則
望救無及竊爲　陛下懼之也彼居位大臣用中
官親暱羣小欲　陛下遠出而不爭者以　陛下
出而已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不然則袖手
旁觀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
下之心哉誠愛之何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

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與民更新
罷南巡撤宣府行營示天下不復出發内帑賑江
淮之饑散邊軍以歸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
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則猶可及爲也五曰
去小人臣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國而喪身
者也今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
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于今未已者則江彬之
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誕傲無人臣禮天下但
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　陛下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
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此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肉彬
不誅亂必自彬始　陛下何惜一彬而不以謝天
下也哉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且震况于無本其
何以安今　陛下巳壯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
寄然且懸懸乃遠事觀遊屢犯不測徒知收置義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惟及時蚤定大議遴選親賢一人養

于宮中以繫天下之望俾　皇太子誕生之後出
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聖明留意疏
具員外郎陸震見之毀巳草願同署名疏上彬大
恨矯旨五日三訊杖百餘繫餘月除名震創甚竟
死鞏最羸瘠顧屢絕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
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盖萬死靡悔也旨除名
彬猶欲甘心由間道走濟寧問舟歸杜門著述家
貧烟火或不繼處之晏如疾病支離而手不釋卷
嘉靖初召爲南大理寺丞疏稽古正學敬天勤民
法堯舜保全君子未極陳明所後之義明年入賀

卒于京師贈大理寺少卿鞏常言人生仕至公卿
富貴矣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
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故竟成其志云當
諫南巡時同死杖下者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
黼行人司副余廷瓚照磨劉珏行人詹軾劉槩孟
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嘉靖初各贈官廕子各一人
校許州郾城人幼而誠確童而務學稍長卽思以
孝友信義自立事母孝有不悅卽叩頭移時必得
其懽心乃起父沒于旅次計至號跳奔往省抱尸
哭幾絕巳少蘇視面目有塗塵以舌舐而拭之更

衣衾棺扶以歸廵疏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朗誦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
目杖就斃仰天呼獨以不見母爲恨顧子元妻曰
善繼我志元妻時年十二伏地哭校張目叱之曰
汝讀書雖未達如事君能致其身讀未何以哭爲
言訖而逝遵江寧人少時父學賈遵厭賈願去賈
爲儒或有言祿命不利者遵憤曰儒固有利不利
耶旣舉進士召試臺諫顧引疾曰吾不可資人以
進授營繕主事權木荊南以廉儉自持歲權羨千
金或勸令獻之考可最也曰今獻之來者將何繼

耶必病人矣乃下令商自百金而下減算三之一
風水敗背者勿算以羨足常數比去榷行李蕭然
草延諫疏時抵含獨僮奴安一人安覺之前持哭
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今又垂空橐
遵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謝不孝死矣兒子成
第母令廢學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賻而後棺公髗
長樂人爲人孝友沈默心事瑩朗無一不可質諸
鬼神始士大夫知質夫者謂其清脩雅飭爲善謹
而已及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出入棘署中黃
伯固於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張行人岳曰吾取

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其歿也張爲歸其喪羅
太史洪先曰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
以諫死議者以爲於事無益徒彰主過非人臣所
宜至其甃死者又以爲徒以一時意氣鼓動觸禍
貲非得已於是縉紳假靜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
之嗚呼當是時彬導　上南巡行禱祠名山取道
曾衛淮徐抵于江漢卽中土殘矣而逆濠方謀以
侍子奸大位倚彬爲內應延詔下彬爲危言撼衆
衆相視莫出誰何賴諸公以死諫而南巡議竟寢
嗚呼若是者果無益於事否耶張襄惠之語亦然

約論曰　毅皇帝時閹幸至放濁無象矣大臣節
著行明歷坎坷不變南延之諫舉朝頌共爲忠非
祖宗百十年養士之效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諸君子之謂矣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胡尚書世寧浙江仁和人幼艱苦寄食就學而志節淸峻有經濟之志舉進士歷南刑曹郎與李承勛魏校金祐相友善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末應詔條十一事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皆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皆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王翶以大理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歲轉專泥科條故才賢抑塞朋

類引援幸曠然一變其故又言士風邪正係天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恥掃地趍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有語及國事民瘼當憂恤者則衆共誹笑而擠之目以生事好名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則論有司奉迎遲速爲賢否事竣還籍則視官府嘱托從違爲毀譽士習如此卒不可挽宜曠然一變其習疏留中會機戶侵官鏹累萬世寧力正其罪乃賂璫下南道勘實御史阿璫意劾世寧枉誣奏上而璫忽中變機戶發配阿意者抵罰而世寧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土官故相習爲驁戾而守亦防猜不敂世寧至土官入謁甲而入則接以禮意有揖論輒中其機牙土官縮汗終不敢以貨産稱贄獻巽日行巡詣其營與款洽久之異時土官子弟應承襲者輒展結勘吏厭賄乃得世寧令土官子自生齒而上輒聞府年十歲則朔望及調集皆携見識年歲狀貌父兄有故立按籍爲請官於朝上官大說稱胡太守仁廉畢效順諸

招麾惟命檄剏壺關關費數萬計旬日畢集太平州李璿拒命立擒討誅之不妄殺一人其爲政大都興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練兵實民至今思之補寶慶知府節約廉公藩府人畏憚不敢忤盡平其役賦時川蜀江西盜起陞按察副使兵備江西鋤強撫順民以安會首發逆濠黨幾死請戍事具帝紀中及濠誅起戍籍爲湖廣按察使未上以僉都御史撫四川疏言四川爲土蕃所苦餉道梗阻宜令近邊民轉輸邊而縮其額以所縮之額配內地而內地毋輸邊又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

計處重邊以安全蜀甫四月召爲吏侍郎會大禮
議起而江淮大饑中外洶洶世寧是議臣璁萼言
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羣臣議禮不合之失以簡
賢圖治會又聞羣臣伏闕爭多得罪又疏言羣臣
者志欲效忠辭乃過激乞曠然開釋消除疑阻圖
治安且言宦官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數
加嚴譴累千言皆切時弊召爲兵侍郎上京東邊
儲二十五事又上仁人能好惡洪範臣無有作福
作威易大傳不密失臣講議三章疏留中言官因
劾世寧請下臣章宣示因求去不允擢南工部尚

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過沛號漕河事宜既至首勸
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
人之道申明憲務職掌凡十條中外劇獄皆參訂
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獄要已成必鈲
身論救數見優納昌化伯琳卒族人爭嗣世寧言
上推恩必欲紹邵氏封者盖推 皇考之所自出干
孝惠太后又推 太后所自出于邵氏欲富貴其子
孫也但琳子孫不幸中絕今爭者皆其旁枝臣恐
賜彼一代之爵而亂彼百代之宗彼弟自弟姪自
姪 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爲子父母不得以之爲

孫他人富貴而本支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非
所以彰 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也事得寢
後尋轉兵尚書力辭言外虜方强內憂日迫天下
之人闇然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
所聞則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則劉大夏彭澤忠力
爲國皆不得保全其幸免者皆依阿軟媚安祿養
亂者也援姚崇李綱故事請定武畧崇憲職重將
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
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學士桂萼勸 上銷兵與禮
樂又特疏論武畧人才二事 上知世寧忠鯁趣

任本兵任不數月叚樊大奸事利整刷十五六議
棄哈密與詹事霍韜不合論芒部功都御史王廷
相以爲發其過大不喜疏薦賢才吏部尚書桂萼
以爲侵官而河西之議力言九疇有功忠勇不可
殺誠殺之快奸囬輕中國語侵大學士張璁昌化
請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以得厚賂故誣朝
廷柄議者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自度不
得行其志遂決意辭疾去逾年召南京兵尚書辭
不起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朴忠直亮氣壯才雄
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始爲主事著論自贊曰信而

未乎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戇也周而若比者
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而過
有甚於此者輕淺麤疎也然瞞人之事弗爲害人
之心弗存有利國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
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庶其有改乎後卒不媿
其言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
僖稱其疾惡如讐好善猶巳袁郎中褱言余筮仕
刑曹覩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不出口及論大
政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有不可即閉門
草疏無少顧忌　肅皇帝知其忠鯁言極逆耳而

曲加優納一時新進之臣雖極恩寵然所敬憚優
假者胡公一人而巳又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
高之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
尚書承勛字主卿湖廣嘉魚人弘治中舉進士知
太湖縣有善政正德中知南昌府剿賊驕滛中外
孔棘承勛以深略雄才撫機輙應設奇斬捕諸剿
益境内安輯而懇疏請蠲租巳桃源賊起總制俞
諫請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之食必且掠裴源請顓
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左右而
令邊兵從後驅賊必致之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太
監裴安欲奪其功誣承勛黨賊朝命大理卿燕忠
即訊事得白歷都御史撫遼東遼故富實無虜患
自汪直開邊虜屢入殘邊乃築墩堡清屯田緣城
濬隍植木爲阻固邊以寧進俸一等明年請告嘉
靖初召掌南臺進吏尚書道改刑書加太子少保
上疏論時事改兵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督團
營數裁倖勛勛爲飛語并中端敏辭督團營不許
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叛土魯番
奪哈密擾河西小王子歲入塞與端敏相繼爲本
兵戎政以職奏各省鎮守守備内臣二十七人錦

衣官校旗勇内府詭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朘民
耗國衆莫敢誰何請裁革驕驤四衛詭冒依附不
可詰請得考選清覈皆報可内臣譁言四衛本禁
兵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以四衛直内得
號召易集故有功隸兵部不便承勛抗言二事正
兵權歸閹人彰義之戰由閹振東市則曹吉祥也
竟從其議大風晝晦　上憂邊詔問荅言北虜入
河套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其覊仰河東餉宜
於蘭州時糴貯備河西災窘異特河西忠土魯番
亦卜剌又深入地益孤危海賊套賊出入並經莊

淚宜急繕寨守隘絶其犄肘使勢相隔絶兀良哈
最近京師不善撫恐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
軍民困敝臨安蒙自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患
交阯蘖子流寓老撾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
未可測諸皆經遠大慮　詔問耕桑以墾田興水
利足民對　詔問郊禘傳經義以順人心對承勛
楚人故有名　上潛邸所稔知數欲用爲吏尚書
竟不果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幼竫斂與諸兄郎
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脩勵行
業故學有源委材無枝柱通達國體暢曉軍事議

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爲子救官益府長史
毛文簡澄直隸崑山人弘治中舉進士第一入翰林
方正端毅有經濟才正德初瑾矯旨奪官後歷進
禮尚書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以恭默
靖慎諸貴倖亦不甚恨之　康陵崩奉　昭聖皇
太后旨偕大學士儲駙馬都尉元壽寧侯鶴齡迎
上于興邸勅蔭子錦衣辭未幾大禮議起守濮議請
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獻帝　上不從　章聖太
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
父母即不得帝后其所生　上不喜或勸澄將順

澄不聽時　天子方自藩邸繼大統敬恭大臣俾
澄老臣議侃侃遣內侍諭意故事太監詣部尚書
與抗禮是日入門長跽拜澄亟下扶之太監言
上令行此禮已乃諭意上言人孰無父母柰何令
我不得申所恩於親必祈公易議且囊金即賜澄
奮然曰老臣悖耄不敢壞典禮獨有去不與議已
矣明日即引疾致仕去加太子太傅吏護行卒贈
少保謚文簡澄清修雅量顧宏達無枝僻貌抑抑
謙恭然有定執不回曲徇人是非禍福確乎不
拔也文簡避位去吏侍郎弋陽汪俊代爲禮尚書

主前議益力　上怒罷官俊鄉會試皆第一以吉
士入翰林編修亦忤逆瑾調官其剛介有大節具
如文簡隆慶初用臺諫言復官贈宮保謚文莊弟
偉進士授檢討晉南司業　武宗幸金陵至出游
率僚屬諸生伏馬前請幸學不聽都督江彬矯旨
索玉硯偉抗聲言獨有秀才時故硯在可持去彬
爲奪氣嘉靖初吏侍郎議大禮守宋論如俊抗疏
引疾歸與兄相師友怡怡如也時稱二難焉
梁尚書材字大用直隸大城人爲人廉竫寡慾平易
正直弘治中進士知德靖輕徭薄賦興利除害邑

人須之爲刑曹郎議獄詳愼無遁情諸名法家者
不能及誅逆瑾詔作紀事稿閣學士有撰述意各
不自慊曰是文須史筆兼法筆乃得體令獨史筆
不可以信後命各部屬稿上材稿上閣學士東陽
大愛賞傳史舘令勿易知嘉興府興廢舉墜悉意
節愛民有再來楊公之稱楊公者故都御史繼宗
也　國朝嘉興稱治行第一故云然宸濠反與太
監畢真相結約真徃鎮浙時詰濠言事發必爲應
及濠定反材時官按察使白廵按御史曰防禦要
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遂草檄綜置周密真以是

不得發改按察雲南土官相讐殺者六年一語立
解嘉靖初歷進戶部尚書罷歸復召　上手勑命
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故事戶部從部院考無
得與考察事者材卽日赴天曹聽質無顧望黜留
惟允上論大服是歲刑部有重獄不決者四事
上命材兼掌刑部印數日間四事奏畢上　上覽
之喜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朕無憂矣時承平久
財賦不足於用又國數有大役諸邊有虜警材樽
節縮愛不肯加賦於民時翊國公郭勛寵用事橫
費度支金錢者百萬材力摧抑爲勛所中傷削籍

去卒生理蕭然材嘗言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
分當爾不可對人言况持此驕人乎又曰要錢不
做官好官不要錢吾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
下負吾民也平生爲國薦賢不求人知又平生無
報復崔文敏嘗云詔還梁儉庵途人丐子相語曰
天眼開取冋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擁留宜也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子嫌其敝陋儉庵至
郎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盖廉靖如此
吳尚書廷舉湖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中授廣東
順德知縣潔已如水惠民如子減賦息訟刻家禮

戶須致行之都御史屠滽召見之語甚溫前請事
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屬我爲修其家廟令煩令
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
敢費滽嗒然意恨之市舶太監出銀市葛規入賄
廷舉卽以銀市二葛進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
金且葛雷産非廣州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宗器者特惡之曰是抗上官市已能會廷舉撤寺
觀若諸淫祠材葺學宮書院公舘欲以爲罪按會
至竹木碎屑不得問有鄉大夫二子犯盗並論死
廷舉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少子改行泣訴曰公

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令榜其門大爲先人羞請就死廷舉惻然撤之御史郎捕盗令自首賂吳知縣乃毀門表及不竟前事盗曰死自盗分不敢誣廉令加嚴刑無貳辭時廷舉曰因服梏手詰訟所分折無私狀甚具御史不得間乃已會居入爲吏尚書遷成都府同知廣東盗起以馬端肅薦陞兵備僉事討平之正德初逆瑾方專恣廷舉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非正貴司禮有打點錢大不經省祭稱貢者進內府稱司禮打點賂瑾也瑾大怒矯旨以枉道歸荷校不死戍

鴈門瑾誅江西盗起總制官數易兵不力歷數年費巨萬而賊倡以右叅政召討桃源賊廷舉多智善應變喜以爲是盤錯可試也欲設奇取捷諭解之爲賊得耀兵力刼之必求撫廷舉辭色無撓居數日顧得賊中要領誘盗執其酋以出已復入討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兼副使撫平嶺西徭巳陞副都御史賑湖南還勦永順保靖兩口江夷情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巳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時濠逆頗有端疏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濠見之大忌恨嘉靖初召爲兵侍郎忤輔臣改南工部晉右都御史理南京折豪强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圻肅然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穿帶無藻飾而神采英毅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陞南工尚書郎疏休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之田丘墓之寄僅十餘畝而已卒無以斂殯無棺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餘矣以貲貢廷舉悅其文奇兄事之玘病痢僕役死日爲煑藥餌飲之負登厠一晝夜十數反玘既瘥與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順德生梁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友厚善爲數薦於朝好薛文清胡敬齋録采其要語以傳慕陳公甫獻章尊事之崔文敏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實行定力鮮儷也吳公衣食人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巳比卒未聞有報德者孟子曰命也矣是時諸卿中有尚書喬宇孫交彭澤之倫然皆不久罷去宇山西樂平人博學好文有儒度士負一藝而上悉見奬掖待官屬以禮遇輿臺有恩雖怒未嘗有出惡言遇大

事從容裁處武宗朝爲南京兵尚書有社稷功具
上編中嘉靖初召爲吏尚書正銓選抑奔兢杜請
托録遺逸部政秩然朝廷改觀
馬都御史卿河南林慮人領鄉薦入國學與天下名
士關中呂柟崔銑馬理山右冦天叙河南田耔汝
等日切磋[illegible]皆爲名人弘治中舉進士對策卽上
言政事[illegible]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私於廠衛皆時
所忌惡者正德初授戶科給事中瑾誅請革亂法
復舊制表忠放佞諸陳言可施行者畫一行同會
試考糾斬學士家奴洩試題見忌出知大名時剿

盜亂域中大名乃戎馬午逵之地卿憂之至郡卽
修城浚隍礪器募兵練保伍明賞罰人思自奮寇
至不能難又請留米運若干斛以救饑故經剿盜
而道樹不伐民安不流遼東寗杲者憸人也始附
瑾得都御史瑾敗逐去又賂永求復官永諷諫官
論薦起之卿時在科持不肯曰世果無人寧用鶩
如卿者可也畿內何罪復令渠壞之耶至是中傳
旨以都御史撫真定衘卿百方据制之令立供
軍需二千金卿曰必得印信公移乃上御史張某
本卿同年生乃附杲傾卿已而張顧俱敗而卿名

益起河决大名恐妨漕卿急發徒塞之或謂河易
敗難復盡請大臣董役可分過卿曰今卽塞易耳
脫上流決益開將煩民愈深且大臣出將費不可
貲竟自塞之河旋奏功毀寺銅像爲軍器政暇課
諸生教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温處兵孝豐民
湯氏作亂弗能平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
無一日而忘死此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
通我有作彼必知豪右以湯故得寛征欲存之以
爲利且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隘如鼠鬬穴
中彼翳林木可以設伏安居以待我我仰攻甚勞

或連遭暑雨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
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
多疑少决則可刦雖甚桀驁然未見大敵則可威
收召豪傑結讐家明示利害而驅之以刑賞則可
用榜喻牒說降赦逆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
離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
而勝勢固已前定矣時不能用改山西提學發揮
理學敦考行誼梓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晉士
興焉晉參政妖民欲乘晉王之葬以作亂卿知之
備嚴不得發御史不然也行部爲盜襲幾不免顧

大索欲多殺以雪恥卿從容開釋其無辜嘉靖初
晉浙江布政使爲織造太監所抵誣逮詔獄謫鶴
慶知府一埔以寬簡均徭平賦通水利行鄉約教
誨生徒夷俗丕變土官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
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何居卒諭他土官討平之
晉按察使都御史恭天祐撫大同薦自代曰卿氣
量可以理棼結臣不如也晉右副都御史督漕淮
會漕塞議者紛紛言復海運開濟汶卿曰令六月
無漕者京師困矣他豈及救哉盍　姑紓目前急
乎仍疏河而固隄水無得泛洩漕旋通而卿卒矣

卿見事明慮深而不泄和易有大度而內嚴繩墨
學主本六經淹貫子史而一之於躬行爲時哲衆
信云

楊尚書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中進士吉士爲
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以
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
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
政濟查後湖冊爲著令兵部議出洪武永樂時版
籍勝之廉奏言年歲久遠冊萬有一不完暴之天
下姦僞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
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以南光祿少
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
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
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
石悉力振貸創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
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獘
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制侵欺畢絕
所施設優裕計經久民甚賴之廉資望素高人或
疑其用至是乃大服陞南禮侍郎疏論交修論廟
祀論巡游語皆切至會　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

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
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旨俞荅大禮議起率諸卿疏
請考　孝宗母　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致
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廉博學能文於書無不
讀而篤意於理事親篤於養志移祿具甘旨而自
奉甚薄睦愛兄弟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言溫
氣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心論事據經義傅以律
令所著有太極圖纂洪範纂要國朝名臣及理學
名臣言行錄諸書羅文莊稱其旁搜博取窮深反
約名實相副爲醇儒云

何侍郎孟春字子元郴人也性穎異黎文僖一見
目爲奇童稍長李文正携所業謂同官曰此當表
吾楚弘治初舉進士官兵曹馬端肅劉忠宣皆器
重之有大政必咨丁大父憂去官忠宣念之如失
左右手擢河南右叅政決疑獄稱神所施設務主
於便民嘗行部鈞州得外臺檄言山東盜起集民
兵爲備孟春以傳聞未必審而農時不可失持不
行既而果無警入爲太僕卿民扶携滿道得人心
如此既條馬政本末以上兵部取爲條例奏行之
寺備馬備不虞　武廟欲取給他費力持之得寢

以右副都御史撫雲南所興革尤多征十八寨斬
獲萬計立永昌府增置五長官司五守禦所以塡
之增歲賦若干石陞吏左侍與喬司馬宇林司冦
俊彭都御史澤汪少宰俊同居位賛謀謨時望洽
平焉嘉靖初大禮議作孟春疏三勸　上從初議
甚懇張主事條十三事證其說孟春卽夕具疏條
辨之率百官伏闕請時大典未定衆觀望附和非
必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惟孟春實由衷謇謇
也詔奪俸調南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皆
不用既乞休明倫大典成坐削籍卒孟春性至孝

父官刑部郎卒扶櫬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
日乃定孟春抱櫬相爲存亡居喪毀其母病瘵弗
艮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冦至親負之而遯
撫弟妹甚厚於書無不讀而考訂特精

吳文端公一鵬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以翰林庶吉
士爲編修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以全國體
正德初陞侍講同修　孝宗實録成當進秩以逆
瑾竊柄例改官南部員外郎瑾誅陞侍講學士累
預纂修恒極精審擢南祭酒太常卿師範嚴整享
祀精潔於前政有光以雷變陳修德禳災之道

世宗卽位入爲禮部侍郎經筵進說要在開悟
上心爲宗社生民計使安陸改題　獻皇帝神主
迎致京師有白金文綺之賚　武宗實録成以纂
修進尚書乞　展墓還以江南亢旱江北水請蠲
租發廪以賑且疏河流以便漕　上嘉納　詔舉
堪任内閣者僉屬之以議禮不合改南吏部而老
一鵬事親孝於故舊有恩與物無競口未嘗及人
過而姸媸了然和厚外盎望之知爲吉人君子也
論者以爲吳文定厚德清文先後輝映云

毛尚書伯温字汝厲江西吉水人爲人廓落多大畧

正德中進士爲紹興府推官斷獄詳慎務中情當道有疑事轇轕莫能詰必屬剸治之拜御史論劾不避權貴按福建河南湖廣所至劾貪進良釐賦平役禁諸司和買以靖民巡河南特鎮守中人姓以奸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爲奸伯溫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閹怒以爲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聞故徑詣閹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閹強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閹強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遺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慙謝伯溫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太笑痛飲而別在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害民伯溫一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湖中盜出入水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互相抵伯溫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盜以屏息所蒞有明威機變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咲稀奇事雖踵訛謬必歸之毛巡按云　肅皇帝即位太監張銳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假奏牘黜汙冀易辭伯溫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亂朝政誤國不

忠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即位詔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常竊同惡相濟而然也豈新政之所宜臣謂敬竊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疏入中官爲屏氣擢太理寺丞尋轉僉都御史撫寧夏屯田練軍重農力穡會大獄起罷歸代宗室而下三千人疏留不報十年起督鴈門尋以副都御史召還臺以詿誤復罷歸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爲右都御史托疾終制乃起陞尚書督天壽山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甚伯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險夷低昂工作易就而事辦　上聞之喜巳亥　上狩承天勅督宣大山西邊將發賜大紅金絲飛魚錦袋銀瓢刀以行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築五堡邊以無事進太子少保召還臺庚子　上決計征南交詔伯溫以兵部尚書往督師聽便宜行事伯溫集衆思宣威德而耀之以兵竟降交南而還進太子太保賜銀綺促入院二事具邊防夷狄事中伯溫舉時弊當釐革者列八事上且言近侍刑獄任情民多

寃死宦司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剥民膏供張釣
取機利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極
請一一覺察如法　上俞允行尋改兵部時諸邊
將領遷轉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而邊將浚軍士月
糧以償貸如古所謂債帥者伯温痛抑訶覲以杜
倖門勅提督團營將以營卒内耗議招募伯温言
兵貴精不貴多誠招募良民不必應而獨爲市賈
遊食者所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請申法嚴令自都
指揮而下逗遛者斬新軍衞士多勲貴子冗濫莫
詰銳意清汰而怨讟日起伯温廓易能盡人有咎

詢輙虚已相下雖厮隷得自盡以是將領勇怯知
愚無不周知故任使輙稱諸邊將調兵食立遣無
牽制邊將安之　上甚眷注會巡撫都御史朱方
以邊境無事乞罷戍而虜猝警戒嚴方得罪伯温
亦見謂不憂邊罷歸踰年卒伯温豁達友愛與人
居言語歐歐不爲厓谷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
如有失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樂
受人之言卽剟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念
之終身故所至有聲征安南柄議者倖功有冀望
而伯温奉德意保全生靈未嘗張皇幻聳觀聽故

南交底定焉

周尚書金南直隷武進人正德中爲給事中疏請復
常朝規退覽章奏總乾綱自斷又言國儲盡於冗
食乞澄汰又言中官以迎佛若織造討引塩相繼
募横於道路皆人所難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
傳已有娠金疏請誅昂女黜還家銷宗社大孽云
時閹幸相繼擅國金敢言然濶達練入情又周防
故卒免於難遷太僕卿遷僉都御史巡延綏以副
都巡宣府保定始至延綏時會總兵入鎭諸偏裨
欲傾城出迓金曰脫虜有警當奈何命諸官各留

一人城守而戒遊擊將卽出迎毋過三十里時諸
將生長邊咸以爲暑月非虜入寇時竊迂之明日
虜果入欲伺間官留者出擊之而遊擊自三十里
外入援虜駭有備遁去金豁達有帥臣體善煦愉
接下邊人見色詞則巳心安而政又益務寛簡嘗
一走卒時窮冬無袴襦見之惻然釋不笞太息曰
邊人窘乃若是於是爲招商聚粟廣屯積務使人
人有重生之心又築墩葺墻疏渠瀹水以休燠温
帖之邊人愈信愛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而宣府
總督馮侍郎者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不得諸軍

糧給不時又鞭之衆遂憤罵共圍府侍郎不知所
出金時方卧病聞之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
至則罵以爲是若輩削剥之過不然諸徤兒何至
是軍士固愛金聞金語氣益平乃羣跪爲諸把總
請金懇惻曉諭立散解而總制自是心愧金其應
機類如此莅鎮五年撫軍策敌邊城晏閑邊甿綏
帶訖去無敗事自金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亂起
家以右都御史巡保定近𡨋撫按巡事而巡撫往
往讓御史權按史李有疑疾入屬邑聞礮聲以邑
令謀殺之怒甚欲扶死令廣平守尋又以守謀巳

發卒圍捕守一城盡空金馳至撫定露章劾巡按
罪臺議庇巡按金力辨竟黜之金本通達不立磽
磽名然利害大體不媕阿如此鎮鳳淮　章聖梓
宮南祔始奉旨由水而諸護大臣至儀真憚江險
議從陸金力爭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奏　玉
體馳峻坂撼頓動聖情柰何乃决從江以鉄絙維
舟竟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免發屋伐樹及
數萬人夫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轉刑尚書
尋改戶部致仕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裘金內行
甚餙巳貴自奉如居約時五十獨居未嘗畜媵妾

好奬掖後進喜讀書能詩
聞莊簡公淵字静夫鄞人少而莊飭正德中舉進士
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悖以失囚召諸郎吏頓
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踽踽自如瑾顧太息
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及
瑾逮廷訊猶睚眦廷中辭不伏淵數其僞造符璽
蓄兵甲當誅狀折之遂語塞誅遷吏部考功郎大
吏賂朱寧有關說太宰完怵之淵不可竟議斥累
官應天府尹中官受民詞下府幕治淵持不可曰
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必有

詔可矣進太常卿　上齋宿南郊有讙者命太常
察以聞衆太恐欲執一二人以聽令淵入奏曰百
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寛之事得罷初張桂
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之淵獨是其說張挾與共
事不應曰終不與勦說結主知及張得政侃不阿
附歷三品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自陳擬致仕
上不可召入爲兵部尚書率郎屬折節勤事無留
獄拜吏尚書務正巳以表庶官時袁州當國淵竊
自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居位猶庶幾自効今何能
爲又時多諱不敢請避位獨謙謙端居守巳而巳

以考課自陳致仕去濡偉儉出天性官尚書十年獨一冠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家食歸不一問生業卒贈少保謚莊簡汪道昆以爲公閎廓沉深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持重不發府不當注一矢而引千鈞乃發即百步外無留行必命中云

歐侍郎鐸字崇道吉安泰和人少頴秀甫冠正德中舉進士治經史益精累虞部郎中賞鎮臨清者請得比江西故事假鉞督軍大臣莫能難鐸言無事不得弄兵中土節鉞不當輕假中貴人不當帥江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訓也且後將無紀事得寢以便養乞南改南兵部武庫郎當給諸曹署隷直鐸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顯者毋予美能聲赫然尚書喬公宇數試以事大驚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大疑議必咨決語至丙夜留共卧起陞延平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憑籍爲暴横列肆擁比侵官衢綸將抵府縣盡莞之恣强買民田而遺其賦於民獄死者相繼鐸中救火令民十家輒甃甓爲大墻廓官衢務詹楣相遠而蕭氏廬肆多毁者又嚴包攬之禁按逋賦歸之田者會蕭氏奴殺人於渡口立捕繫鞫坐之於是司禮乃大恨曰我在

也乃輣幰我家爲名高太宰完舉治劇調守福州鐸曰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手我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盛氣待之矣鐸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蔟尚欲有所洩怒會須胙鐸曰胙散祭品須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隷舁肉委郡庭而去鐸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手趣分肉詰謝會迎春又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爲逆尚大恚肆詬罵語誖甚鐸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諠言府且發諸門客奸鉥其私橐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鐸益自厲爲苦節會編里甲鐸以爲府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之一里役不當優仕宦盡免致偏累齊民於是謗大起以謂方稜爭戾非人情不可近汪御史珊按閩不爲揺奬薦之嘉靖初入覲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提學副史務樹人重黜汰累南京光禄卿光禄錢穀關內監爲勾稽乾沒裁節耗蠹歲省賦數千久之以都御史撫

南畿以蘇松常三郡漕賦當天下而田與賦最不均又清其戶役賦役頓清語具賦役志中會　昭聖梓宮祔　顯陵供張辦而所爲待中貴人者無加禮以得劾時已陞南兵右侍詔罰俸然　上亦以爲是不借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命推法官老練者意在鐸　上鐸名立報可佐冢宰考察稱平以九廟災自引咎有未老而衰語觸　上諱致仕鐸天性篤孝事繼母順念伯兄以失母故幼相依爲命友愛特隆方吏部特恩分宜相欲居德自予而鐸自以孤誠受　上

知弗謝也以得罷終方介若此時歐陽文莊德師表人倫傾引當世侍郎塾恂恂雅度外狀若處子而判導夢錯遊乃無窮論者太息於歐陽氏之多賢云

王學夔字一卿江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刑主事改考功以諫南巡跪闕下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既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侃侃不回繇文選遷太常少卿左遷福建參議撫鄖陽累官吏侍郎南禮吏尚書改兵部致仕郎署抗敢言節而典銓又以清通稱居家平易恭謹接下士不以前輩自處少倨高也王維禎許其不陰庇一士陰納一物及敭歷中外周旋八座廉靜之操不易云年踰九十　詔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丁湛字子一彭澤人嘉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當國湛首發其奸杖闕下幾斃謫秩量移南曹晋四川參議浙江副使既考績四閱月值黃岩失守分宜猶追罪之坐落職分宜敗即家起廣西參政按察使引疾歸一日就中庭正襟危坐持爲善陰騭書呼二子授之卒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劉侍郎玉字咸栗吉安萬安人祖廣衡刑尚書爲名臣玉生而夙慧留意兵略象緯已嗜學務其遠且大者弘治中進士知輝縣力拯凋瘵歲歉發廩賑民饑郡閱實所儲民爭歸粟粟羸六百石并贖刑所入貯別廩積至六千石賑貸不乏民甚賴之租調供輸及前政積負逋融經畫皆有法事集而民不擾流亡畢歸洪水壞民田爲奏免其虛賦登萊

馬分牧于輝而芻駒獨不及力言於當道竟得蠲詳爲條教以善其俗禁喪葬無用釋老令行俗易增修學校新百泉書院以造士園圃入餼以供令丞者皆撤爲諸生費以考最擢山西道監察御史糾內降恩驟陞都指揮使者按織內得太監吳忠選婚不敬狀劾罷之天變陳六事皆切時政正德初言八黨蠱惑扇奸乞寘於法大學士劉健等皆顧命元臣宜勉留以圖治功瑾大怒都御史劉宇又憾之斥爲黨罷歸罰粟又逮錦衣獄按驗無所得乃放歸瑾誅起河南按察僉事陞福建副使皆

提學所至惇本抑浮士風丕變表飭義祠祀褒顯之召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虜以卑幼盜家財者律當減等玉駁之言律所減本指竊盜以財物輕而倫誼重也今强劫距手刃無幾乃人倫大變宜從强盜律處死詔著爲令以僉都御史督江防會宸濠變作倉卒修防禦甚具上南巡防益力憂勤備至嘉靖初召入理院事陞右副都御史臺中肅然以大獄罷官玉嘗味齋戒二字潛諸心有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孝友信讓時靡間言居官疾邪秉正廉潔之操終始不渝居

第爲流賊所焚燬晚始重搆然僅庇風雨詩文溫厚有典刑字畫遒勁類其爲人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

憂非祥瑞而稱賀諛說面諛公私欺罔士風民俗
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
保位以上負　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
焉夫天下之患莫太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
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
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
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
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
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羣下祈恵佑之時也而大
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

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邪孔子告顏淵爲邦
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
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
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
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
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　聖德
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
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
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
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校趨附善類退處

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
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于食
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
以至于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
一人此南城一邪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
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
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
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

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竊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
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
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
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
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毋毋
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
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
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

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
盖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
輟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
孰不欲蕭雝垂委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
尺闕庭不得一瞻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
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
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
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

迂恠之徒誅放之罪輕之若流品之末使異言異
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
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
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
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籍之爲 聖躬之
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
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
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
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徃直敢言之士徃徃矜
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于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
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
言出而身立死近日翰林院左賛善羅洪先等皆
以其爲罪而斥故臣下懐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
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
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

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
而後雖懐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
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
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
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禍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
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
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愼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
敬日强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逆宗社

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
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而
忠端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久之得釋而尚書浹有
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命郎與給事中怡郎中甩俱就逮爵時抵家
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
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爵咲曰吾知之與交同
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
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　朝廷有　旨見
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楊武選繼盛北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
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
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
而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决不可開然
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
一必令俺荅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
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
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
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

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
温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
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
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
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芻狄
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
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
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
二十畝助諸生上司私易臧禍者拒不聽已建書
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

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
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歛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
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
元旦日食且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
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
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
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
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
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庚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
又明日下詔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
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
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
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
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
生固甚易也巳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訟繫
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
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
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
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光祿卿
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
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
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
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
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
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
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
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
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

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
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
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
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
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
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
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
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驛悉邊鎮
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
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
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
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
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
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
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
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
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
來不顧　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
無賴倚藉父貲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
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

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
千謁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
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
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
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　國愛民憂時如
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
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
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
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
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正才足

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盖得以箝天下之口
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悽深長之憂
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
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
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
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海主事瑞廣南海人也嘉靖末上君道臣職疏言臣
惟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爲天下臣民萬物
之主而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有所不得知而
行者則其任爲不稱故以其寄責諸臣工而使之
盡言庶其得聞而行之此君道也亦臣職也昔之
務容說諛順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危　明
主而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
以不明危之毋乃反求眩瞀自失趨舍矣乎非通
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
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諛說不爲過計披肝膽
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
文帝性資柔順慈恕恭儉者有近民之美而優游
退遜多怠廢之政不察其獘所不免而槩以安且
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而槩以安且治頌
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
英斷睿識絶人上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
如漢宣帝之厲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憲
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皆優爲之即位初年刬除積獘煥然與天下
更始舉其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

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
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仰之以大有爲議者以
爲輔相得人即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
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柔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
謙稱其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竭人之情是
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于之貫朽粟陳小
民康阜三代之下稱賢君焉而 陛下銳精未久
妄念牽之而去矣及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輿輕舉
可得而一意玄修當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
也而修輿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綱法弛矣數

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
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
西苑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
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
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効 陛下破
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
財用也邇者嚴嵩罷斥世蕃極刑差快人心一時
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非
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夫聖人而絕[illegible]

過舉則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保氏掌諫王惡
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也詩云衮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拯其罪
而一歸之正諸臣之責也乃醮修則相率進香天
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工築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
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
人爲 陛下正言之者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
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
其欺君之罪爲何如耶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官守言責皆所以

奠 陛下之家於磐石之安也一意玄修是 陛
下心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豈人情乎諸臣顧身之念重得一官
多以欺敗以賍敗以不事敗不足以當 陛下之
心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
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失於詳審誠有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不足以
當 陛下之心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
遂謂 陛下爲拒[illegible]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
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於怙

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
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之心與
懼心合則臣職不明臣既前言之矣求長生之心
與惑心合則君道不正臣再請爲　陛下言之
陛下之誤多矣而大端在於修醮修醮所以求長
生也自古聖賢止言修身立命止言順受其正蓋
天地賦形於人而爲性命者也此盡之矣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
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求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久

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
天桃藥丸惟妄尤甚昔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
河圖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
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洩
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
開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
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
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
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乎手執
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一無所得至今左右

必無蓋可知矣　陛下以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
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即玄修未害乎夫人
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若人事君孰與爲理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即
近事觀之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
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斥以爲逆者也
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稱嘆雖近日嚴嵩抄沒
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賂求遷稍自洗滌然嚴
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諸臣爲嚴嵩之順

而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求貪未甚者挨日其見
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
故事而已求其潔己格物任天下之重使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　陛下欲諸臣惟予
行而莫予違也而責之効忠欲其順吾玄修土木
之誤而付之翼爲明聽譬之則股肱耳目不爲腹
心動也而可以視聽持行有臣如儀衍而可以成
得志與民由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翻然改悟
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之利
害而盡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

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以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
身與臯夔伊傳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則內
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衞恩廕諸衙門
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爲冗員多矣上之內倉內
庫下之戶工二部光祿寺諸廠藏絹糧料珠寶器
用木材諸物積于無用爲冗費亦多矣諸臣將必
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　陛
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
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　陛下
何憚而不爲之官有職掌　祖訓具之今職守廢

壞矣苟且因循不公不法矣敦本行以端士習止
上納以清仕路久任吏治以責成功練選軍伍以
充召募驅緇黃游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官使兼
舉富教以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
丁差以蘇困獘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
爲奸者刑之無姑息焉必世之仁慱厚高明悠遠
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
行之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
舉宿獘刬除唐虞三代之治燦然復興此非有所
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政諸撫按

科道糾劾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
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六氣各得其序民物熙洽薫爲太和賛天地之化
育而與天地參　陛下又何憚而不行之哉夫
陛下轉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不治民物之安
不安係焉大臣持祿而爲諛小臣畏死而爲順
陛下有不得聞而改行之者臣竊恨之是以昧死
竭忠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自楊御
史爵疏後言事者無敢訟言君德盖二十餘年矣
至是瑞疏上業自分必死檢篋中金置桐棺日於

朝房待命　上仁聖日手疏讀讀已輙太息竟持
不下曰此物有比干之心遣內侍諭復職明年逮
詔獄時　穆宗在青宮得疏　諭錦衣衞必令瑞
無死又明年　上崩遺詔言事得罪諸臣死者䘏
贈生者錄用有旣違成憲亦負初心之語實自瑞
發之而瑞召復官官至副都御史以終
約論曰臣聞縉紳父老言　中興初　上明作於
治虛已務學而仁和嘉魚大城諸名碩雲從風翼
宣猷守正不愧於前聞天下復安後諛臣逢意楊
詡　上神聖爭爲容而日騖於玄修乃刑肅俗敝

靡靡默默諸臺諫獨毛舉細故以塞責不即伺輔
臣意爲彈射而楊御史海主政之疏世道終獨賴
矣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國初

高皇帝宵旰求治安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
人賞綺布賞爲道里費并賜其父母妻子有差曰
以養爾廉必奉公毋漁民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
爲守令厚賜臨遣三年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
四年命中書省州縣官犯贓者勿赦六年勑按察
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八年併省州縣

州縣官滿三載入覲詔銓曹核治行最者復職命
儀曹燕饗　國有事郊廟令齋戒被戚服以從其
懲贓吏也亦痛深上之意以爲能勤民而後可以
對神明也方克浙東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
撫恤創痍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吳
沉徐原爲訓導萃生徒教之時喪亂之餘學校久
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民大悅及北征大將師十萬
駐東昌東昌守魏起潛給芻糧無乏撫輯創殘之
民㖡嫗勞來和氣所召隣郡蝗不入境入朝民卧
轍不得行有泣下者方大軍平蜀時陝西旱民饑

漢中尤甚民多聚爲盜時府倉儲粟十萬石漢中
守費震與僚屬謀曰民饑甚何可坐視其斃今倉
粟幸多當發以貸民賑之俾秋成還倉且易陳而
爲新也立發倉以狀聞由是盜賊屛息隣境流亡
來歸者皆令自占爲保伍驗丁口給之賴全活甚
衆因籍爲民數千家秋大熟而倉廩悉充後坐法
逮至京　上曰震良吏釋之爲牧民者勸遂釋之
成祖北廵時問監國南諸司孰廉監國對皆廉　上
曰從朕而北者獨師逵一人廉餘率好貨盖甄別
如此　仁　宣正統時重乂任詔在廷三品以上

會推中外有行能任守郡者賜璽書臨遣迨入覲
宴勞有加禮增秩陞俸賜詩寵其行已超拜爲九
卿故吏治烝烝行千里不齎糧時行丐者各往往
有餘粟民稱康阜矣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朱齊國文公之學
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穀隱山谷中國初
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
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
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隷卒誰何之引耆
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圮聘賢者
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槃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
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
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
定簡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
視差等壽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
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深
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
羣祠涕泣卧祠下不雨至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
食稽首籲天迫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
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
之不留案牘庭獄輵轕日省錄無乂淹文未具時
作糜過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
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

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如承平之世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如章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万餘

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匆相轇轕于前克勤係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承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葦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奬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搆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濤鳫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歩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

投案大訴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愼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吳履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藹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

主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豪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齧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抶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

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諭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竊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怖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

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曾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岨自全江陰侯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討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討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晩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

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發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已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千人部送隣縣牛德基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慫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

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
尤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商質之平其怒而止
終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
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貲恒減十二三所至
民感之以爲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
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殷交狎戲
呼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唯公何以
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
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
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德基至家如濂戒竟全不

抵法云

陳知府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
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
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
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安陳友諒强禮致之
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
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
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
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
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上
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
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
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
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
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
有盜四十人以刼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
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
引行刼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减死論灌風
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
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始爲諸生時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擢知蘇州府　上以吳
民爲張士誠守死㕘夷俗爲僭靡增其戶稅用重
法繩核之囂訟者更持短長蠭起民益困號難治
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容以時措數造請
郡中賢者考求治道商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爲典
華吏民回心向化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
陋巷善舍車徒往詣賓門候見之賓問爲誰應曰
姚善也賓乃驚曰明府乃幸臨陋巷乎開門延語

及報謁商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禮之又往候
韓奕奕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
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會有
俞真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
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真木所誤致芹芹受之
吏覺其誤詣真木以告真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
合尤不苟取與今受府公米不辭抑亦知府公之
賢故也具以質告善善聞之立往候先使道意芹
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敢往見
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

善如期至延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儒生之
務公今有官守何不談當世之務而亶及此耶善
敬起再拜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
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時靖難師起芹以
蘇股肱郡故及之善大悅薦以為行軍司馬及
文皇嗣位購黃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與航海善
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王臣也可四往號
召規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為存亡及被逮不
屈死

顧光遠浙江嘉興人洪武中以掾從擢知龍陽州招
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泰和州時亂久
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
光遠撫然曰民有冤守弗為之理民安所訴乎頃
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為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一二已又俾凡訟
者居樵樓上愿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
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
之民誠冤輒為之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敢欺
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

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
所居廨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
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為立石會有禁不可乃
止吳守安慶人為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
守云

謝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
遷知處州府本誠心為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旱
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
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
藏于私室忽疾風起入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

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
遣廉問得實歸其主軍校犨嘯聚巖阻爲民患朝
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
毋出陰遣人往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
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
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
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
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

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量免本
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
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
力保之得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
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塟吉水爭爲負土營
塋云

劉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撫綏
縣介溪峒間先是民多困徭役自竄山谷中叔毖
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
三心服而後遣之遷北京部員外郎廉勤舉職召
修永樂大典沅陵民數陳乞請叔毖還官詔陞辰
州府同知一州七邑民如得父母會營北京宮殿
率郡民就役卒都下民在役者悲慕具殯祭甚哀
役滿相率載其喪歸塟辰州

龔鏻字子諫南昌人領洪武鄉薦授給事中多糾正
遷雲南僉事廣西蠻煽亂鏻親率官軍進討生縶
宄渠追還被掠男女數千口擢四川按察使鏻平
生耿介持法不少徇情可原必反覆詳讞務令法
不勝情在蜀開釋死罪四至五十餘人久宦田園
無旁拓閭居布袍芒屩閭閈化之富豪子弟輿服

少侈望見輒避匿妻久從宦絕不治粧飾歸篋僅
一金珥鏻見之駭曰安得此汙吾素風投之江其
苦節類是

衡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少以俊茂舉于鄉升太學
以選應詔赴詹事府議事敷時政切直擢廣東潮
州府同知約己惠民自常祿外一無取布衣蔬食
如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遷陝西西安府知府
改慶陽治行如前時民愛之如父母諸僚婦會飲
在席者金翠綺繡爛然岳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
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所曰首席岳咲曰既坐

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慶陽人相傳以爲口實永樂中入覲言事忤旨謫戍南交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頌請貸不報　仁宗詔求賢以薦起爲南城令改南豐令祿故薄常不足於用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以薦擢知桂林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引年致仕歸貧不能自存及卒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葬

蕭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蚤暮執勞名實孚上下遷河南布政使時河南

頻歲旱蝗省身務寬恤郡縣承風宣德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已過每小失輒赧然面赤立改圖焉

蘭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永樂中知吉安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有告訐者芳數語立決事曲當吏無容其奸治一主於愛民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闢芳博詢無之卽草疏言縣實無銀冶可闢獨言者爲妄以欺耳卽有之甘斧鑕之誅事得已自奉儉約嘗蔬食服無紈綺事

母孝而母賢嘗教芳曰所行事夕必命陳於前有過必質責之芳受教惟謹先是朱仲智守吉安禮賢愛民剗弊政民甚戴之改重慶民思之而難其繼顧得芳民大喜至今吉安語賢守曰朱蘭朱蘭云宣德中乃有陳本深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有冤抑不伸者三尺童子得自見求白久之郡民耻訟尤折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怠容郡人安之考九載滿民不忍其去詣藩臬乞留增三品俸復任前後凡十八年乃老民家戶尸祝之

何冢宰文淵江西廣昌人永樂中進士官監察御史以廉介自將洪熙時按山東擿發如神按四川劾侍郎楊和而下三百餘人貪暴吏往往棄印綬去時蜀旱所巡郡輒雨人呼爲御史雨宣德中以都御史顧佐薦出知溫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既至綱紀庶政仁威兼濟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秋稅苦重貿田者莫肯收陸稅訟以繁多文淵爲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埒民大便之郡所屬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已峻用金銀之令而舊課不除輸銀者多破產文淵以稅銀例當禁請

自令銀課皆收鈔金鄉盤石等三衛軍怙恣不供
賦一束以法樂清東數鄉濱海俗獷戾文淵患之
思有以變其習選民間俊秀補學官弟子員督教
之俾俗興於學諸政事有不便於民大則驛奏小
則立改振舉學校羣諸士而親課之學府椽中有
警敏好學者免治其簿書業課之後皆爲名人修
條制使吏有所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
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百廢整然中使歲至溫取
供御海味果實爲煩苛文淵先事措置民以不擾
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十五艘民駭動文淵料

工費擇其人董之民寂若無役居無何山無盜賊
民寡詞訟境內稱治而隣郡有獄訟不決者咸爭
來質平歲旱齋戒禱山川請以身爲百姓當譴咎
泣拜哀惻而雨歲以大熟處州盜起文淵詗知賊
怙烏風洞據爲巢常居之遣經歷黃誠徑往捕悉
得其渠魁大帥他郡執村民爲俘以倖功爭於按
史以爲皆平民宜貸也得活者數百人永嘉民兄
弟訟財則召其鄉老諭以天倫大義判詩狀尾辭
懇款民兄弟感泣退而敦睦　天子嘉其治行璽
書奬勵增秩二級久之擢刑部右侍郎溫人號泣

遮留男女送者數萬人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
稚望風拜伏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袍
蔬食處之恬然民爲生祠祀焉後官吏部尚書且
死語諸子曰吾嘗爲溫守爲溫民所戴今又數十
年乃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其在溫乎臨海
王度言吾浙十一州後先吏至者莫良於何吏部
矣余童子時輒聞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廉而不
激故人不能究明而不苛故人不忍欺惠而弗有
故久而弗忘凡此皆先朝之盛云子喬新官刑部
尚書有傳時荊州守大庾劉永廉幹有弘局以大

學士楊榮薦奉璽書之任勸農興學均賦簡訟清
吏蠹抑豪强郡中稱神明疏親王不法病民逮下
獄事理復故官以憂去郡中軍民數千人請奪情
起復前後十四年卒于官民立祠祀之霸州守張
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
列戶男女大小人口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
孳畜雞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遠者譴罰
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
滋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瘗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
至州治異之下其法諸郡後爲王振所逮謫戍邊

先是河南叅政孫原貞上疏言故汜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歴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償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歴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豈非古循吏之事歟世之所宜有哉乞勑追復其官爲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何少宰理字道濟浙天台人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時方重守令選知江陵縣始至府榜文告諭懇到明盡民誦之有動於是平徭[illegible]恤窮振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乃[illegible]旌表之以風重學校正禮俗民歡然以爲未嘗有也縣當衝午歲禁申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累歲逋租至十四萬石部徵之急理念民貧不能償乃括逋戶免役者令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寧有是乎定其等俾出募役米而逋租畢完以舊令復遷去

以薦超德安知府亦先榜諭吏民而後畢踐其言歲必再按所屬以省耕歛廉利弊每季召諸生校其業高等者賓府後堂躬教之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奏奪以還民考績最超授福建布政使時沙縣盜作軍乏興理調度隨足而民不加賦丁內艱起貴州布政使土官無貲弗得襲職者十五六理至得畢紹之抗章請蠲逋稅餉兵春給糧秋給銀以便爽省漕四川湖廣粟饋貴川艱甚俾以輕齎代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獲利而川廣尤大便之秩滿擢南工部右侍郎時舊都歲

久百司皆弊當葺造而貲鉅乃清蘆場之新葺拙分之腐木碎炭內府之積久布帛咸出售殆萬金又請南畿獄囚當贖者應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百司若城樓街表造葺動千百間劈修戰艦江防畢皆飾而民不與知又奏請錯運至南都者自船抵倉石費米三斗請兵就船支二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從之轉南吏部左侍郎卒理爲政清慎忠勤凡政精慮而果行一主於惠利在江陵纔七月去之日民攀號盈道奔餞數十里楊文定歎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遷得民

如此其深者乎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馬學士
愉各署所薦皆理名於是有德安之陟其所至民
勒碑祠祀之
張常州宗璉吉安吉水人也同知常州府事專督農
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行視水教蓄泄躬履壟畝
察種植而勸率其勤不職者或時坐阡陌間與民
相爾汝如家人未嘗詈人遇老病鰥寡尤恩所
過飭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部使者知其得民也
檄督賦民爭趣事恐爲累而宗璉終勞來無急也
會以直民忤清軍御史憤憤發疾卒宗璉澹泊一

毫不苟取自舉進士入翰林吉士爲刑部主事春
坊中允已乃出未嘗以家累自隨一室蕭然及疾
病醫入室索燈燭無之僮出取膏油一盂入望見
以爲從外入也謝卻之其操如此卒之日老壯奔
號哭奠者累日柩行自衣冠而送者數千人
謝都憲士元字仲仁福建長樂人舉進士爲戶曹郎
知建昌府先是吏治多姑息民好囂訟始視事訟
者褋牒盈治門立發摘數奸一訴者方出券士元
立叱曰券僞也券年踰二紀而券紙乃今式非僞
乎訟爲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illegible]

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操它事把持之勒部盜盜無
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
之士以有造諸城樓壇廟之類圯者畢飭祠李直
講覯表其墓旌節孝門作敎化表忠勸學圖詩摹
石流之民間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諏民隱諭
令以禮讓化鄉俗賜詩留宴禮儀優渥至感兄弟
骨肉之訟反覆化諭作詩以諭之今猶有傳者其
爲守先化後政如此南城民有得石佛家腐鼠棲
之屋脊羣鴉爲去來譟之衆讙以爲神爭事之碎
之庭而止有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
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遇僚

佐有恩禮部使至讓善引過屬有疾入寢躬視疾
死者歸其喪成化中巡撫卿夏時正薦以爲崇尚
風教幾古循良得推恩封父母妻視其官歲再饑
再發粟不給則繼以俸富民感勸爭開廩延糴饑
以不害秩滿郡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
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參政分司東川夔東
鄉迪爲盜剽刦議徙縣士元曰有備不害卽無備
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甓之浚其隍而捕殺
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始土人豪奪相讐殺爭干

川湖吏憚惕覬望即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恐來
者士元行部廉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
進副都御史巡撫之吐蕃大娃小娃二種相結欲
擾邊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寬乃行邊繕
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虜來獻賽惟徐行以
文告宣諭虜散去覈邊儲得隱粟十三萬有奇以
紓邊屬饑民流徙爲廣宅十餘區處之爲粥食之
藥病瘞死給歸者符得傳食還其處日夜規畫所
全活數萬人自叅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
全蜀戴之士元天性孝友事從父如父三弟終身

不分爨即傔入弟主之聚食幾千指用數窘自餟
粥以倡而族人之貧不能婚喪孤不能振者力振
之又沛然若有餘建先祠旦望率其族以班見買
田以粢儲其羸以預不虞治家嚴而有禮内外斬
斬無敢疾趨謦欬者非甚疾秉炬諷誦迄永夜不
休爲吏本仁心爲質而善應變所經綜初若落落
而卒無不脗合也所至鮮澤沛流民構祠樹碑紀
焉嘗行道建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輿不得行
父老操牛酒來餽盈道者數十里謝不受聞訃哭
盡哀

林尚書俊曰成化間郡多良守威延平順楊嘉興
繼宗與謝建昌尤名皆擠位中丞士元守建昌九
載秩滿民願留再涖又三年忤時宰意既去建猶
補廣信補永平一守留滯二十年自信易而違俗
難翕張如是斯稱吏所以難也

楊都御史繼宗山西陽城人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
初起進士爲刑部主事即獄中重囚時其食飲櫛
沐曰此曹皆天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會
廷議擇郡守以王忠肅薦知嘉興繼宗獨携一蒼
頭昔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

恤災以事至郡者必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
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即事至常持以調劑輿華
郡豪奸歛迹良善帖安諸利滯畢達有孔御史者
挾威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
死者家自訴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
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
之乃詰之曰盗有失主今爲誰繼宗曰朝廷即失
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
嘉興當江南孔道内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菱
藕曆日内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

好布絹繼宗曰諸則出牒取庫金入曰與大監市布絹索金錢則又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亦咸憚嚴之然所治郡中豪政過郎止不深究嘗治一郡豪伏罪釋之其人退杜門不出者五年一日以事至治前識之召入曰若某里某甲耶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肉而遣之湍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去立生祠祀焉當是時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鎭守内臣横索

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鎭守兄在司禮時於　上前言浙廉使楊繼宗之横也　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閹懼禁伏地不敢起得不害時常積倉倉官十餘人以虧糧監併者歲久至鬻子女以償繼宗心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正數外羸數手較他大吏俸皆然問之曰此常規也繼宗乃悟前倉官所爲虧糧故欲具奏上僚屬懼以請繼宗曰俸本民膏脂食之不能盡其職尚且有天殃況正數外抑主者羸令鬻子女自食乎是食其子女也倡捐俸設法補之於是諸繫負者咸得釋内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踰壯年輒獨宿不内居官三十年終始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所守郡民懐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莫不知其名後守者莫及焉

戚都憲顒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爲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謫知東鹿縣邑豪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

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爲循良吏畏民安未幾丁内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盛知縣復任許之顒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有爭訟者諭以理輒叩頭聽受去不復辨隣邑久訟訐不白者各自詣質平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謡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民聞風自歸郊有荒落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

陳布政智湖廣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多惠政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中

永豐盜就擒從賊者千餘人皆論死時歲荐饑習念民因饑而挺諸脇從者衆不可令疫死作粥食之具以聞　詔決其首惡者三十餘人餘皆免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人衆請捕論下令曰告虛實不可知即無實宜詣府自投衆悉自詣智諭之曰我誠如人言下吏鞫訊若諸人能保家否乎皆頓首曰不能曰如此當出粟濟饑民誠出粟當貸爾有衆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以賑存活不可計後遷都御史以行民追慕思之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劉知府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中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便養陞同知金華官金華三年會歲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至鬻子女實奏得貸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修葺之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傳以他徭家益困爲疏免丁毋憂廬墓終喪遷順天府治中益廉勤饋一鶩不受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表孔道商

稅累鉅萬知南雄者動盈饜搉其餘事過客爲游聲稱實至不肯私一錢存稅十之一繕郡學補張曲江大庾嶺松居無何中貴至南雄冀重賂不得苛辱之郡人擁實出中貴見實得民乃大驚欲召釋前憾謝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宜言南雄守且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貴乃大懼劾實抗敕使毀敕逮入見實具言臣從仕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饘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民以是觸天使無所逃罪　上爲霽威然竟死獄中　實行已峻峭嗜經史坐公府手一編閱之事至掩卷已輒復讀條

友竊咲之不爲止尤長於春秋中夜思經義有得
𠦑童子燃燈起疾書之劉文安稱其生平清強甘
心貧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以孫丙貴贈侍郎
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仕爲溧水令溧巨猾席勢
爲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
隄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爲
刑主事累與化知府興化多豪任稱難治弼至太
息曰是故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
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閭表門郡人
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

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
惰容俗婚喪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
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諭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
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
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
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胥吏至托請
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發上頹風大沮部
使者更驛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罷復其舊舊養
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閭
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廁特敞以請

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
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飭漏澤園臨別增之費盡出
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
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
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屏息治理爲天下
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
走禱汲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瘞焉弼形
貌不及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盡脫凡累隱
然以古君子自期待云
段郡守堅字可久蘭州人仕爲福山令李文達公薦

遷知萊州後改南陽堅爲政尚教化先禮後刑諸
屬吏不法者立按論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
尚書鴻儒張貢士景純於微賤中躬督之學後皆
成名儒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自往祠祭民翕然
向理南陽俗美至于今堅嘗被酒杖一囚醒而忘
其故是後飲既不笞
丁知縣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
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
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綸修儲李主
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

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
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
倍復訴之積㢓得其情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屏
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
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
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
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性胄春秋祠事
牲牢極精絜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
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
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

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
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
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日此令責也
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
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illegible]卒[illegible]民相與吊哭於途
歸德里有一嫗夜哭[illegible]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illegible]以哭其得民如此
陞貴常州無錫人以貢任陽山隷廣之連州古所謂
天下窮處也貴至不鄙夷其民爲講律令俾知所

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
者倣蘇清河故事友愛開譬皆感泣去有死囚必
爲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定獄中置一響
板曰冤未達者擊之數月間恩信旁達書片紙于
門民如期響赴以感瘴病吏民走禱無虛日又走
百里求醫于連州其沒也巷哭達于野邵侍郎寶
稱其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
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云
靳經歷琦字廷璧鎭江丹徒人以諸生貢入太學爲
温州府經歷府周守城府高耽耽視諸幕僚諸幕

僚類戚施刓劇甚琦若不聞也晨入揖事當治治
之旦日復入事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卽積歲
沓不舉若叵測貽身災者皆上馬去不顧治如法
卽已事已輒納符退入舍卧僚友問其弛張方略
云何輒移語他事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禮異之
温故山海區民以險豪吏以威惕永嘉民戴堂以
拒捕所司以逆聞琦謁部使者曰堂豈誠爲逆者
耶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薙禽獮
之非宣德惠愛意脆困獸跳踉如民何請往招之
卽單騎緣澗谷招致之而事平千戶陳清慼聞人

已聘女而美訟奪之府下瑜治畫法治女獲還聘
失汝圉地界平陽瑜安問海風駕潮齧峁圩民苦
虐稅瑜爲築堤洩蓄之歲以有秋今所謂靳公塘
者是已其爲治要在利民而完安之刬除其疵癘
他攝署如真以無營爲鈎取亂其心故能成其志
後家居溫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沒溫人哭之哀
年五十未有子妻爲置側室實仕人女急得金以
綏禍者竟遣之不索金已而子貴生官大學士贈
如其官君子以爲仁人有後之報云
李濮州緝饒州餘干人樂易孝友舉會試乙榜授常

州儒學訓導擢知山東濮州緝仁恕果決伸滯釋
枉而詳練於世故民不能欺給其大都與民省事
爲先務濮苦河修河歲調卒民不堪役緝爲免其
役而徵諸當役者工食以待事公私便之校稽丁
產盡得所隱漏定上中下戶而賦役茹平修州學
朔望必詣學親爲講授諸生有親沒廬墓以毀死
者妻自經以殉之爲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至采
草木皮以食亟發廩賑之民得無饑死改同知泉
州府泉多訟號難治郡有疑獄叢紊難決者下輒
辨治民抱牒赴上司訴輒號願下李二府屬邑同

安多豪猾健鬭而喜訟緝往署篆豪揺手相戒無
犯者署守興化興化翕然頌之嘗歎戎伍勾補之
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非古也獨子畸戶驅令
數千里遠征有司獨苟免罪責爾如民何所清理
得不遺而全其室家者甚多陞督府長史以去民
挽留不可得爲立石頌德而濮人思之尤深立生
祠祀之
林性之晉江人也少有至性與其兄受書於其父父
時時舉所受書問之對甚悉兄不能對父怒而跪
之輒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卽解衣請並笞父以其

故意輒解自爲庠生時諸經生咸遵信其說教授
常數十人盡給其父兄性之悃愊重謹世俗諸一
切鈎鉅機警之習咸耻不爲亦其性不能爲者舉
進士知麗水縣麗水故巖邑人以爲非擊摶殆不
可集事性之曰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治豪胥
黠吏徒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山谷捍文網之民
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者亦涕泣歸誠於其一言
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走徙盡則均其課於
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民苦之性之至爲疏除其
額會造籍里中以竄絕自言者數十戶畢減之守

令本以課額戶口爲殿最而性之之爲令如此蓋
其循也遷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龍江天策倉律令
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胥方收粟時貪
升斗賄不擇美惡乾濕畢收之歲久浥爛輒繫死
不能償至連逮其妻孥性之款款戒其人曰奈何
以升斗故坐重法乎倉吏有坐浥爛當坐者輒愀
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發倉粟與其浥
爛者均給於軍曰軍所虧粟粒無幾耳而可以脫
繫死者幾何人吾何靳乎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
犯法改龍慶古北口倉則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

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
其不便者而高其價招之於是粟溢於廩得時其
出納以急邊已又以員外監天津倉值倉粟空又
寒凍餉道阻軍無所得食立奏請發旁近州倉粟
給之或以法閡之不爲止報可行當是時微性之
一軍幾詾詾性之本循循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
尺寸至其越法有移用曲法有寬貸有足多者可
謂循吏矣
唐郎中侃丹徒人少從丁補齋璣學爲高第弟子兢
兢厲名檢於廉恥大閑盖生而性然平生以忠孝

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
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者竟父獄乃
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
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羹豆藉芋以居令永
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
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
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念以爲永豐徙
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相高於是
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
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
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
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
解言或當于理道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其無
理雖權貴人百方爲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
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
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
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
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往張德州

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犒恐不給侃日以半
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　諸內閹牌校
奴叱諸大吏鞭捶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
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
日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日吾已辦死來矣錢終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
瞠目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侃
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
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居刑曹以執
法得情著稱卒貧不能殮刑部自尚書而下及諸

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危郡推嶽字季申黔陽人以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廉
潔自持皭如冰霜而坦易無城府屬邑安福苦虛
糧如水火鄒編修守益大憂之言于朝呈于巡撫
列愬于藩臬郡邑下嶽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
得其奸宄根影乃告于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
藜藿之虫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于
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
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廢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
矣同室有鬬矣盍各宜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

無侮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
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慄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
將以爲毒請毋貳于浮言無掜於橫議以堧于垂
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
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
之于神明以秡心志四境之內惕惕欣欣咸夙夜
服事也嶽以疋馬從二史往覈之無時陟巘壑犯
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沒殯之復來孤稚
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痁也瘵之復出及疾病綜
羣冊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勩而後已矣

嶽而後吉推官惟閩人陳仕儀新蔡劉修已陳雅
淡劉忠信敦行教化其沒也民尤痛惜之語具羅
太史表中
吳副使惺臨江新淦人生而方介寡合善任事事不
可弗顧度可爲必爲之無沮撓起進士授兵部武
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武黃籍浩繁人恣
竄宅盖覆其中惺入內舉內令序坐內令秘久不
傳閹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連諸閹乃大恐
祈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南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
貲避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降免之爲之語曰

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離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侍以二童自隨宵卽臥內見賓客賓客見其衙齋如禪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惺聽決如流頃刻輒遣數十事死囚坐毆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燔水毋納塩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讐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惺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徒訟訟滋繁或乃有蘊火燒民屋爲搏攫者皆迹捕得

之實諸法惺英敏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劵口延問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衰少至庭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御史行部喜杖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其戒隸令勿杖內股多死人傷威德耳御史慚遜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御史杖者嘗病旱爲雨禱民請祠其山神曰聖君者許之期三日不雨至于七日惺怒曰徒邀福而不恤災物之蠹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爲義塚收棄骸脩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剏東山閘時蓄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斌埭田草蕩歲連大祲獲異麥穎禾遷四川按察使備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輒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既歸薄產裁具饘室無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

惺孝友淳至母病癱不解帶者數旬毋卒壽九十餘惺年亦五十餘矣哀毀至嘔血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事父遷卒號哭奔走爲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斂爲恨臨終遺言鬻宅償貸金

妻子環泣麾之去曰毋亂我我縱生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崔叅政陞字廷進相州安陽人父失官貧居日一食猶糲也陞學益攻苦母憐之泣謂曰從兄買不易效耶陞弗聽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異焉妻以女舉進士拜都水主事改武選職方郎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賂鈞樞者許之趣上議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陞斥之出旦聲其事遂寢星變求言陞與餘干蘇章奏豎閹干政妖僧蠱惑援北檢壬逐忠良所致又言兵尚書

王恕令伊傳不宜置南京奏入不報弘治初有延安之命延邊都瘠耗胥猾而俗夷陛至立規畫固扃鑰謹籌書節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諸自潔淸至矣乃淸疆場嚴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移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教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陛莅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耶出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耶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耶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

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和心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官然貧官吾起大獄必且窘陛佯若不知者已而殺人陛收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陛內明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監管壽王宮於保寧費愈力舒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陛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茂得疾遂致仕歸三十年卒陛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節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

張津字廣漢下令戒民毋相鬭訟喻之禮義務爲安養生息事無細大舉目有措置然不爲米鹽紛更嘗曰法必有弊非法之罪變法則弊益滋仍而救之斯善爲治者嘗燕卿大夫薦羞簡甚而情意欵洽酒酣乞投壺取瓦罌爲壺投之以箸其自奉儉薄類如此故俸不待餘稍羸則以修學舍助一切公費視民財猶已膚髓撙節愛惜纖芥不遺承饑荒凋耗之餘未朞年而民大裕待士以恩禮或謁公者苟其德可敬不以其人布衣或忽即干以私雖大官勢人而折之不少容歲旱齋戒將出禱吏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五里而遙雖歲禱之地津冒炎暑援棘而上詣湫所禱焉越一二日天澍雨水泛湫湧溝澮爲溢日本夷名朝貢來販易後歲數至而民大騷津曰曷使外夷蠹吾赤子悉繩以國憲經畫供億民夷習聞政聲怖悸曰天人也藩臬至父老相與羅拜願借寇於朝遷山東叅政行之日小民遮道啼呼擁牽挽持屨去明日將懸屨郡門公竟遣人追還民益大愴至山東寇靖擢僉都御史提兵

程𡛼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視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瀍
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儁者從講迪克浙江行
省考試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曉其首選也以
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爋
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浮澆奔競踏
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
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爋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
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盐城縣盐城海邑民竈賦
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爋力亟行賑助有
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

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
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勳閹尷驁臺省
牽貫爋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輿誦翕然內
瑠以事過金陵所至饗虐夫糜外無備也瑠怒欲
辱之爋抗陳民艱瑠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
誣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爋白司寇得末減
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法蓋宰
二邑三入　覲秉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已時霍尚書韜爲留禮尚書風稜矯矯莫與匹
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爋月無雲

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
爋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外屏私餽內絕私取去煩
苛寬榷市公聽斷懲暴横清驛傳時供億困弊爋
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
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
地訟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
者多方給與卭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
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
弊已久爋劬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
牧軍簿籍丁馬除補之疾作致事去爋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
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瘞野死者其折獄不務
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額語于牘嚚訟者
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
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
旣屬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秉諸先
産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凡子舉
其半鬻之獨作籬自障書聯風雨半間樓云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知衡山有惠政移
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去居官惟奉公

恤民不事表暴所至民愛之如父母歸隱東陽石
屋間鄒祭酒守益築室爲隣與諸士人談學晚益
篤書座右曰認元來本體做見在功夫於後輩善
啓發款接尚眞率無賢愚咸樂親之鄉族有鬪得
一言可釋有不畏刑罰而畏其聞之者山居十二
年石忽隕遂歸就正寢簡别同志蓋垂瞑匪懈云
刻期日沐浴端坐而逝羅文恭稱其貞而不矯違
而不肆

黄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端
謹自飭事母孝以母老乞終養不復仕閉戶讀書

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廷恬退之操終始不移人
服其雅尚云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
奇僚壻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
爲壻數祥突烟冷即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
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
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
墜蹇驢不能上　以巳騎易之卒以其人免以母
老就官建陽訓導邊教諭偰安祥集諸生之憂餒
者得百人爲大釜漏貯粥糜魚菜以食之而課文

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僖
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
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
或挾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逐而歸耕織矣間謫
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棄嫁多弗舉女祥
咨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棄裝者
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扞溪水行隄所而
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
所任而準戾至酉罷亦以吾爲準蓋不閲月而堤
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

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
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爲吏部
郎稱其嚴不苛辨不擾察不細莫不飾挫不折峻
不激成不急困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
以母年高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
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
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
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居鄉絶不
喜言令時事鄉父老獨怪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

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未强少文故爲令
事祥亦自忘之一日御史于旄過祥里修刺入謁
祥問而知其爲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自通其父
故邑豪公抶之市以懲祥意不自得呂乃言微翁
吾父抶故得以終爲長者曰翁去吾邑十餘年而
德翁如一日也爲竟夕談乃去又一日客有常洲
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
之則新昌故御史集子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
祥悉解裝以殮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召食縣
署如父子曰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寧

獨時及也未幾而郡守林懋舉復來修禮如俞林
則故爲懐安教諭時弟子是三公去祥毋所報謝
三公亦謂人吾至今尚莊翁不敢以他事請云居
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
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祭酒
則攝齋坐上坐亡所遜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
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咲曰徒
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
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
怨爲德而身忘之古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
毋以誌銘涸乃公

張淑勵太原盂人也第進士知濟南歷城歷城會城
也所供億轉置送迎舉取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
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荒
歲民無所自活淑勵至屬歲比災厲遝被兵師旅
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幕
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送迎居期月淑勵循循應
之一若不欲有爲而事循循漸就緒民便安之邑
舊以律占租役常與他沃壤地埒而田瘠稅腴大
不較民多逃徙則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墝惡以

登下其賦覈額者地沃壤不得有欺謾百姓始不
以磽瘠爲子孫憂諸供億轉置迎送舊委諸編戶
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歲終以貨賂之入出會之
十登其六七民苦役甚得代若解懸而其產蕩然
如繕至二千三百金淑勵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
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什器儲粟得轉相爲用
冗壞勿糜棄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直而五六十
年敝政如洗邑不重困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
上日胥接不遑暇而儀愈安未嘗餔厨傳稱過使
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而亹亹問

民疾苦必竟辭嘗謂人曰吾四載於此縣署有未
蹈之迹而未嘗一日忘兼照於窮閻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登薦者七人所在生齒繁
殖流移僉宅嚮附者衍負版焉李廉訪攀龍頌以
爲屬災厲邉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安以本
俗使百姓培氣歸得爲君子之政云
王詔字孟宣濟南歷城人以鄉舉知定州定畿內地
雜戎吏守無良去者詔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蠹弊
幾盡及月而獷悍息政化大行蜀生阜其者道定
遺橐裝百金來言自詔曰第往當有爲守者至則

有守者一人生謂曰何不携而去也守者曰人有
棄子者我守公不忍也爲涕流活之我忍携金去
使公流轉於公之境哉故不携也梁御史來按部
猝入獄惟二繫囚焉登上考先是州田多汙萊人
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
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詔
即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
溝冐伏中遂鼓而擒首虜執訊以還詔微知賊家
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
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寘雍漕粟不得

上議者請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
詔往行河即湛祭令水工表舉茭而自蹈穩理楗
事卒徒勸赴畚鍤百餘里雲舉人自以爲常見公
凡三月河隄成繞算九千七百餘緡賜從四品服
色會毋卒歸治喪比禪懸車不復出
劉世亨江西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屬歲侵不欲以善
賦聞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幞被去林中丞潤因民
請疏留之世亨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爲限役
爲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他郡邑者毋

使勞不均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
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塟宴會衰
俗成則去其奢纖民食稍足乃喜曰可教矣鄉有
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章善
用長癉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致問德業鼓鐘間
作聲詩繼之彬彬蹌蹌士民風焉則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治者乎斷葦訟師搜剔吏弊吏胥徒
禀若負覇大豪閉門中猾儇行則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狂徒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伏戎乎令
諸鄉鄉募武勇趫健必如格令巨室主之摭要走

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
虎負子弃去乃飭村落儲水愼火儲堰愼水於是
民視令若在襁褓令民若爲之慈母嚴師也以選
部召涇男女耄兒相率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
石即其地亭焉歸而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
北古樓南妙峰西下坊若一云
熊丞輝字國光南昌新建人少事楊文恪公治易以
諸生貢爲定海丞未三月丁父憂去服闋除山陽
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辦使理訟訟允民投
牒訴者皆喧呼下山陽丞會又丁毋憂去高公出

見民白衣冠送者塡衢巷問知爲山陽丞也破格
給路費太息者久之曰卑官不當如是耶服闋補
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塞久莫問也乃憤曰遂
怨避譏以自謀得矣如曠官何力主浚浦港而歲
一大熟侯仲金寇海上戍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沈之
詔捕勦而捕盜簿豫規避去金壇簿禦寇死撫按
官會委丞丞詣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
舟常暈仆不能持且非素練無節制急則走耳請
禁瀕海州縣商航毋入海斂我兵數舍賊入海無
所掠必轉而掠陸陰遣人出焚其舟賊失勢成擒

矣竟用丞計殲賊捷上部議丞以功贖罪不知丞
本職水利非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於是撫按皆
太息以爲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
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署
上考而丞竟以考察失官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丞既罷諭家人曰無怏怏不記勦海賊時若輩咸
願罷官保牲命耶即以其日啓行丞所至榜門揭
坐必清必公至是視篋笥如始至時歐文莊曰嗟
夫世德險微如此夫世之吏獨爲人役屬役監貳
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如丞飾躬修政務樹立使

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孰爲平心嵬嵬者欽
揭揭者折丞其能久於丞耶丞既歸足不至城府
而鄉隣質成者往往不之公府之鑑[illegible]之上而丞
善掩人瑕垢博譬婉諭歸於息鬪[illegible]多所賑
施有明叔之風
約論曰余讀唐冢宰龍序循[illegible]哉乎其言之
也可以勸政矣其言曰正德末龍以御史巡按江
西時江西經宸濠虔劉之慘士馬驛騷軍興急而
民阽於危亡庶官之政若棼實不勝是懼亟問於
君子曰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吕哉恤[illegible]

隱正吏胥其大已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其牧之者也古之牧也良故澤而肥今之牧也殘故瘠而隕正吏胥急矣乃布檄繩諸贜貨奸宄者弗悛者斥勿貸然俗猶未變君子曰性有善慝胥有上下政有勸懲今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略乎能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先循吏沒而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錄知縣陸震安福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引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

其直而不回也晳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民始咸奠乎安若堵乎而今其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錄止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事易見人易感也附錄高墊易春吏胥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附錄夏尚劉艸貫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胥不媮勸之大者乎後四十餘年吏治益靡甚浦江丞張寅者起諸生以貢得丞丞廉歸而殪死丙寅迄庚午不能喪汪中丞道昆開府郞屬有司行視地南郊畢丞喪瘞之爲表其基曰嗟夫今刀筆吏以簿尉倅史起家率梱載歸猶然厭粱肉上農九人上賈千指乃丞閔焉以潚壑終悲夫往丞居邑操行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得此顧羣吏遁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汶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從諸梱載者以歸知之何其不餒且死也然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又曰道有隆汙命有龎詘鄧通梁武猶不免餓死如命何嗚呼勸之大者乎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能吏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由鄉舉爲御史敢彈劾貴
戚畏憚呼冷面寒鐵公擢浙江按察使有寃民淹
繫久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果
洗其冤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
城中豈有此木乎曰無之獨一古寺有此木然去
城差遠新忽自悟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往
發之得婦人屍訊寺僧立服人驚以爲神初至道

上蠅蚋迎馬首而聚遣人尾之行得一暴屍身有
小印記在衣帶間念此必布商及抵任集市商貿
布於商布中得印誌合者召鞫之果服實殺布商
乃悉以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子顧
死於盜也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念孤行恐
爲人所圖潛以貲貨置一古祠石下明往取亡之
矣訴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叢之果然蓋
商歸語妻而樓之者竊聽往先取遂併治之嘗廵
屬縣以微服觸縣官繫獄中盡與獄囚語知一縣
所疾苦民往逆乃[illegible]獄中出縣官恐懼伏罪由是

郡縣吏股栗莫敢肆持清節最苦僚有以鵞炙饋者
不食懸於室後復饋者指示之家故貧未顯時妻
治枲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新妻荊
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恧乃更爲潛朴
其風節類此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捕贓吏頗
卽受吏賕新捕繫涿州獄千戶逸走闕下訴　上
怒命縛新入見辭不撓　上愈益怒命棄市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能以靈響動上
上爲憮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廣浙人至
今猶能談其事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
避每奏事大聲如洪鐘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七日不死赦還職陞都給事一日
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罰修象房同事者治完降
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之甚劬值　駕至觀象
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道所以　上憐之復官
搏擊愈力尹順天政尚嚴察有張趙風輦轂爲清
出行無所避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訴之上
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爲

執政所忌出爲湖廣按察使刑政肅清洪熙改元
上忽問左右往大聲官人今安在宜置輔導使人得
聞過特誇以忭親王貶海塩知縣乃授荆府長史
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寵焉宣德中
忭王改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况鍾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
事初視事陽不解事爲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
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盡悉
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

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
畢具來有勑未宣今宣敕敕中有僚屬不法徑拿
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
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
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令列二簿侯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
之羣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皂有膂力
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
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
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股栗謂
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横者而郡體始
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
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
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
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
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抵鍾爲治專
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
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
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
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
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
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
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
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
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

帶僚聽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
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
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
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高等則何可以資格拘也
胄逵字履中蘇太倉人進士授南太常博士爲御史
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逵寘之法而
程其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强項胄矣甫朞挾其儕糾宰鉉故爲都
御史不法狀杖五十謫外亦爲紲宰汪以解逵方
卧兩緹騎囊逵過宰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

肩脇入長安門耶逵創甚僂而步歸邸汪横暴如
此得隨州判官隨暴水以俸繙倡賞格賞援者多
所全活攝蘄水令　章聖梓宫歸顯陵當道蘄水
郡縣責供張急逵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待逵服前
引常廩外不進一錢中貴人恚問爲誰知爲逵驚
曰是故强項胄耶猶嵬然御史引帆去遷南城令
政善狀非一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
暴於淫姑以死逵聞於上旌之遷南繕部郎領蘆
利瓜剖之官民豪不得牟三年遷知廣州府廣會
府吏弊蝟集逵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而頗得難

上聲嘗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贐怒叱出之至
自覲丞坐賍露屬逵治治極法而巡按楊御史故
與丞有連欲縱舍逵持益力御史恚逵拂衣出御
史業中沮監司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御史
窘誣逵它罪狀詒既訊疏自白竟遷雲南守而丞
及御史相繼罷緍紳快之雲南亦會府治如廣以
最聞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阻兵逵
奮請以所部深入巢卒縛之巡撫格其功更劾之
當調人謂逵調不當更內地且乆資以非府擢耳
逵咲曰吾往者白吾峨而今不白者不吾峨也官

三十年幸母在而忍倍母出也乃遂歸逵少貧日
一粥自給及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或風逵力不
能恒三簋耶逵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
已豐王世貞銘其墓曰世好婞阿强名公激世好
脩靡而目公嗇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劑
直以温導儉以仁是唯恭人
范璦字孔和濟南人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經筵講官明年謫開州判官剿巨寇量移大名有
報笥發爲金也輒斥去擢南戶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遷四川叅議護上川南道道治雅江上游古流

沙之域先是都蠻叛師討之不下瑟至罷討都蠻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稽首謝請內屬遷陝西按察副使分巡西寧道屬征羌出道遇暴風起車東入於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合掌吉而就紅厓乎乃趨紅厓羌果至迎擊大破之復戰斬將又戰戮其酋而羌平屬北虜來旁塞欲乘餘威驅之遣百戶齎牛酒往風其王俺荅曰君移部乃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七卒候望久勞苦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首即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張掖武

威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即諸羌願合陿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君在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厓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官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厓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羌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謫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是鞅鞅耳故絓於虜可禦也絓於口不可詛也

皇明書卷之三十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褘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秀爽長身山立有偉度元末友宋學士師黃文獻公溍為古學嘗上時政書不報學士危素張起巖交薦其學行又不報而褘隱青巖山著書戊戌　上定婺遣使禮徵之召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機務常字稱而不名與論文大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謂卿與宋濂學問該洽卿不如濂才思雄偉濂乃不如卿累遷起

居注出同知南康特賜黃金帶以寵之褘披荊棘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民收廩其賢士搜除奸蠧經理廢壞郡以安輯丁未召議即位儀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言臣聞帝王祈天永命為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德而已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二者修德之大端也昔成周以忠厚開國垂八百之基西京以寬大為政建四百年之業　皇上艱難十載而大業克成亦既與周漢比隆矣今日急務宜法天道而順人心矣夫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時而搏擊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天道或幾乎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爲大德務仁厚寬大而不專於殺戮故動靜合天不然天示之變災以告不饗故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臣聞君臣一體故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卽平租稅日廣賦斂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洪武二年修元史爲總裁官拜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

教大本堂經學淵深以善開道稱五年以翰林待制奉詔往招諭雲南始至元梁王甚禮敬府僚大臣咸尊重禕爲王言上聰明神聖爲天人所歸今薄海大定宜奉版圖歸職方卽聲名全不然天討且至悔無及梁王初駭服有降意會元主自朔漠遣僞侍郎脫脫使南中聞之恐梁王且貳迫令殺我使以固其心梁王持不決匿待制民間脫脫偵知之質責王王出待制與見脫脫欲屈之待制不屈曰天訖汝有元之命我 皇帝實代汝知爝火餘燼顧尤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遂遇害瘞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縉博學有行建文時爲國子博士請恤典謚文節正統中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時宜與吳雲以叅政復奉使入南亦遇害弘治中贈尚書謚忠節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元季放浪吳越間醉輒大言自負 上定寧越瑗走謁 上言曰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惟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事欲掃僭亂定天下非攬英雄則無與成功矣 上曰四方紛擾予寤寐英雄有如饑渴先生幸教卽授博士留帷幄叅謀議未幾以大平

爲股肱郡命知府事會友諒引兵來攻力守禦城陷不屈死贈高陽郡侯

孫炎金陵句容人慷慨有大節喜雄辨言滾滾常能窮一坐人 上定金陵召見悅之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命總制處州諸錢穀兵馬之柄咸委重不從中覆時 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戰爭方始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才智者爲誰令皆安在乃悉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禮招之而青田劉伯溫自以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解一寶劍贈炎炎爲封還

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劉不能難乃逡巡就見
炎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
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
就聘見　上即誠意伯也炎旣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四征伐無一卒畀炎於是苗軍叛執炎幽空室
中夜以㷔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
擧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鼠輩禽然
我死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劒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綺
紫裘乃　上賜吾者當服以死引枕卧遂遇害

上聞嗟悼久之是時同許知府死太平之難者有
花將軍同炎死苗軍之難者有胡將軍皆名臣
胡大海虹人也長身鐵面智勇過人從入和陽從渡
江攻金陵常冠軍授右翼統軍元帥從寧河王取
嚴衢戰洊力收諸暨衢處廣信張士誠遣呂珍圍
諸暨以水攻大海馳救之奪堰水反灌之珍勢蹙
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
之不武遂引還以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叛
爲所剌而死大海爲將號令嚴明攻克戰取而體

愛部曲撫遺民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
書然吾行軍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
焚廬舍故所至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子
德濟有戰功鎮陝西時五河耿再成守處州輯士
愛民民懷其德苗軍叛聞變上馬出馳賊罵賊死
洪武初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
以文臣沒王事李夢庚王愷及炎云
花雲直隷懷遠人貌偉面黑驍勇絕儕輩初謁　上
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軍略地所至輒破克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十輩於地枝劍

躍馬衝其陳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從渡江破集慶以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遇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來索戰
雲且行且鬬三日夜盡殲之徇寧國陷山澤中者
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雲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
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
呼縛盡解起奪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
賊不少變方城陷時雲子煒方三歲妻郜夫人以

牲酒祭先祠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必
死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存否在若輩矣公就執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
五侍兒孫氏瘞夫人遂抱兒行僞漢軍虜之至九
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漁姥曰此
兒良宜善視之耳是年　王師伐僞漢漢破孫氏
至漁家竊視兒乃在䑳漁人出竊負走夜宿陶穴
中䐗脫簪餌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
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夜不
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一父老也號雷老告之故

與偕行得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亦泣寘
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詔復其徭役
忽不見命兒侍　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衛千
戶

趙德勝鳳陽人沈鷙剛毅馬上運槊如飛元季亂毋
爲滁陽軍所得遂棄妻子來歸從克和儀真收丹
陽金壇廣德宣城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
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鑿安慶降南昌德勝馭下
嚴肅一號令旗幟爲改色從大將征伐守軍令不
離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至御敵機略如神動與古

名將合僞漢圍南昌晝夜急攻德勝率先諸將誓
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已盜發礮張弩中腰膂深
入者六寸即自拔出拊髀嘆曰嗟夫命也夫大丈
夫死敵何恨恨不能從真主掃清中原耳遂卒先
是僉樞張德勝敗友諒龍江追至采石亦力戰死
友諒之圍南昌也兵號六十萬雲梯百道日夜攻
圍不解者三月於是院判李繼先副元帥牛海龍
趙國昭力戰死康祝叛應漢南昌知府葉琛行省
都事葉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
臨江城破死百戶徐明追賊墮穽中賊鉤出誘降

不從死士伍張德山夏茂先戰疾力死捨命王者
走友諒軍約日降緩其攻已城守益堅縛狗城下
死各有贈封先是副指揮劉齊冀元帥同知朱潛
元帥許圭取吉安戰死而張子明者張元帥子也
方圍急時爲間使走金陵求濟師夜從水關潛出
晝伏夜行半月始抵都下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
對曰賊不遺餘力矣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
且乏糧援兵來立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第堅
守一月吾當自取之還至湖被執友諒強官之萬
戶令徇城紿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曰我張大舍

也見　上上令諸公堅守大兵悉起　上自將至
矣賊怒攢槊之死後鄱湖之戰韓成以死解賊一
時死事者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元帥宋貴陳
兆先副元帥余昶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陳國勝
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明年詔建忠
臣祠于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祠成位第一尋建祠
于南昌褒祠諸死城守者已上痛念起兵來死義
之士封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
公耿再成泗國公俞廷玉河間郡公花雲東昌郡
侯張子明忠節侯桑世傑死海寇贈永義侯胡深

陷陳友定不屈死贈縉雲伯廖永忠陷于張士誠
不屈遁封楚國公餘各褒錫有差盖　上所爲崇
報激勸者如此其後死王保保肇昌之難者曰于
光死哈出者曰濮英死高麗曰濮真王保保襲蘭
州肇昌守將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戰被執至蘭
州徇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大兵行至矣
遂遇害光都昌人納哈出之降也猶豫未有決常
將軍茂執之衆驚潰寨匿馮將軍盡驅其降衆入
關英爲殿諸潰衆大恨設伏邀擊英馬蹶被執遂
絕食不言得間剖腹死真鳳陽人從渡江定南都

有功以都督僉事征高麗敗績被執高麗王欲降
之真罵厲色曰我　天朝大臣視爾猶犬羊敢以
降望我耶虜怒欲兵之真曰爾虜敢殺我我　王
必滅爾國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耶引佩刀剖心示
之而死虜震懼遣使詣　闕下謝罪併歸真從行
兵光贈[illegible]英贈金山侯真贈樂浪公英子璵
卽襲祿中封爲西涼侯幼趨朝爲班行所蹴歸悲
啼不休事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玉字牌懸冠上
俾羣臣避焉　建文時死難諸臣最烈多至百十
人

魏國公輝祖者中山武寧王長子也長八尺五寸嗣
魏國公初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於太子
特親　建文初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數督師有
名召還而靖難師入詔文武臣歸附者復官惟輝
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終無推戴意
逮御史獄迫問輝祖終不言取筆書父開國功臣
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
止竟從寬典勒歸第革祿居五年卒　上曰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以無嗣子欽嗣魏國公
欽入見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守濟寧有惠政具循吏事中孝孺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累萬言善屬文鄉人業呼爲小韓子矣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胃然有嚮往之意從宋學士游學士大善之極推服欲妻以女時同門皆天下名俊聞學士推許竝讓出其下先輩名儒如胡翰蘇伯衡輩皆自以爲弗如也孝孺志古學薄文章爲末藝畏人以相命居常以明王道闢正學爲已任進修日遂安貧篤學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名大起當代宋學士挨

應制文　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爲學士前頓首曰臣昨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方孝孺所爲也　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亟召見使相屬于道既見首以王道爲言命賜宴禮部岸然坐上坐　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既又以吳沈揭樞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會黨獄起逮至都　上按籍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釋之已再召見既而曰今非用孝孺時遺子孫令異日光輔太平足矣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授世子經孝孺見王陳道德仁義[illegible]

學無虛日王甚禮敬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林爲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而曰正學好古吾懼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遺遺之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而自用其才者爲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于高祖察其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今天子之賢願治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

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爲致君澤民之具者又遠方皋夔然愚竊以爲天下事有可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于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孝孺守宋學最固曰治先制作經制在周官　上特倚信議大政輒咨每讀書有疑輒召問臨朝臣僚奏封事命孝孺就扆前

批答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神寶獻頌皆規諷君德
而　高皇帝所制作頗多所紛更靖難師作　上
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密啓曰臣有所托　上
問何托道衍頓首曰上今行必克金陵南方有方
孝孺者學行高武成之日必執不降附幸　上勿
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子絶矣　上許諾及宮
中火起傳建文帝崩孝孺卽持斬衰服晝夜哭已
收下獄及頒卽位詔于天下　上欲得名筆代草
用厭天下心衆擧孝孺乃召自獄中出斬衰見慟

不止　上降榻慰籍曰先生無苦余始念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
非我意也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王弟　上語塞已而曰此
朕家事先生無過苦令左右置筆札曰詔天下非
先生草不可矣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曰死卽死詔
不可草　上大震怒曰女安得遽死當滅女十族
妻鄭氏先自經死　上終以道衍故未卽殺孝孺
且收捕其家每收捕至輒下獄怵孝孺而孝孺終
不屈于是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年四十

有六孝孺和粹貞亮嗜義出天性父克勤守濟寧
被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學士卒夔州
孝孺披荆榛往祭墓爲蜀獻王言軫恤其孤嫠謂
道體事而無不在列二十八箴及雜誡以自警謂
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感王治必先德化
而後刑戮作深慮論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
天下終不可干正統作釋統三篇四夷得一字實
于金璧其爲文理正辭確一禀于閩學而氣頗乏
深醇方召草詔時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從孝
孺受學令往諭　旨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顧不

識一是字乎及孝孺死廖兩子拾遺骸瘞聚寶門
外山中甫畢而見收亦論死洪熙初　天子慨然
歎以爲方孝孺等皆忠臣實弛奸黨之禁正統末
學士士奇言建文君嘗臨御四年其實錄當仍以
太皇太后疾大漸閣大臣入問疾　太后問欲言大
建文紀年方孝孺詩文乞弛禁　太后默然而止
成化後建文逸事漸出知海寧郭紳始祀方學士
于其里宣城始祀尚書廸于邑鄉賢祠正德中李
提學夢陽祀練御史子寧于金川書院嘉靖中鄭
端簡立遜國臣傳于所著吾學編中萬曆登極詔

始霈然肆恩命建祠祀焉云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奏對詳明稱　上意賜字鼎石藩府有巨獄刑官
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益喜命法司諸疑
讞盡屬鉉居無何陞山東叅政靖難師起李景隆
駐大軍德州鉉督餉飛輓不乏會景隆師大潰鉉
與督軍務高巍還濟南以爲是南北之衝當固守
須後援慷慨涕泣同盟協力以死自誓收潰亡卒
以守靖難師百方攻圍之鉉悉力防禦莫能下北
兵堰濟水以灌城鉉宣言請降伏力士城門旁候

文皇帝入以鐵板下兾得之幾中　文皇怒發大礮
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而時
時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破之竟攻圍三月不
能下而退鉉遂復德州諸郡縣擢兵部尚書已靖
難師攻東昌鉉督師與戰大破之斬大將張玉及
靖難師入京師鉉被執入見不屈反背立廷中令
回一顧不可去耳鼻比死尚指斥不撓
齊泰南直隸溧水人洪武中歷禮兵主事　上以謹
身殿震故禱郊廟擇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得侍
祠三十年陞兵右侍郎明年進尚書　上嘗召泰
問邊將名姓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　上愈益奇泰於是得受
顧命輔　皇太孫以遺詔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皆泰本謀也　文
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勑符勒歸
國靖難師起天子日坐便殿召諸學士討論周官
法度閫外事一屬泰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
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師以誅泰爲
名既遜國自廣德欲往他起兵興復被執不屈死
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

配後赦還故今子孫猶存而黄子澄一子走湖湘
易姓名曰田經猶得存
陳迪南直隸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以薦官
翰林爲編修擢山東叅政捕蝗弭盗人德之陞雲
南右布政使能已夷亂建文初徵爲禮部尚書水
旱應詔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
詣諸郡縣覈獄囚無令久淹又言天下逃民既失
其家業且公私逋負交迫故憚歸矣失今不卹必
嘯聚爲患宜令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
著業則民安而盜息從之　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

難師起受命督軍儲于外 過家未嘗入聞變赴京
文皇召責問嫚罵不屈與子 鳳山等六人同日凌遲
死成化中祀鄉賢祠郡人 私謚曰靖獻公
黃觀貴池人少受學元學士 黃哻哻死難觀益自砥
礪洪武中擢進士第一官 翰林建文中改侍中與
方齊等竝見信用奉詔募 兵督諸道勤王至安慶
聞變大慟哭已謂人曰吾 妻有志節必不辱卽招
魂瘞之江上明日家人自 京來言翁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果携二女赴上清 橋自沈死矣於是乃慟
哭自沈李楊河中

練子寧新淦人少有奇氣稍 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
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 臣我爲忠臣舉進士廷
對言近時朝廷用人徇名 而不責實小善輒進小
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 剴切無顧忌 上親擢
第二授翰林修撰丁內艱 杜門屏跡力行喪禮遷
工侍郎建文初轉吏侍爲 御史大夫時李景隆敗
績觀望懷異志子寧執于 朝數其罪請行誅且曰
臣備員執法而不能除奸 請先伏誅 上爲罷朝
靖難兵既渡淮有上書論 大計者指斥用事諸大
臣諸大臣怒訴言者子寧 曰事至此尚不能容言
者乎訴者爲愧屈 文皇卽位縛至語不遜命斷
其舌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
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
爲立金川書院祀焉
景清本耿姓眞寧人倜儻有大節遊國學時同舍
生有奇書清求之不與固請約明旦卽歸同舍生
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顧又未嘗假若書同舍
生不勝忿訟言之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白祭酒
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朗誦徹卷祭酒問同舍生
同舍生不能舉一辭祭酒顧直清叱生退清出卽

以書還之笑曰吾以子珍秘太甚聊相戲耳吾無
所用之矣舉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
擢御史大夫尋爲北平叅議密察燕 上在藩燕
之見其言論明爽大稱賞及靖難方黃等俱死清
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復官自
是恒伏利劒衣衽中委蛇侍朝莫測也會星官言
文昌星犯帝座甚急色赤 上內以爲防是日清
衣緋衣入色獨鮮 上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
而前將犯駕 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劒清知
志不遂乃起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

罵竟不屈死命剥其皮草櫝之械長安是夜　上
夢清杖劒繞殿追迫之明晨駕過門屍忽斷索前
行三歩爲犯駕狀乃命藏庫中已時入殿廷爲厲
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籍親屬轉攀染村里爲
墟

卓敬瑞安人幼秀敏孝弟少長讀書寳香山風雨夜
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以歸入門乃黒虎也洪武
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諸王服乗多僭踰敬以
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陞宗人府經歴
進戶部侍郎建文初請徙燕王南昌　天子覧表

大驚袖之翼日召語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敬頓首曰主臣　陛下以楊廣隋文非親父子
耶　上默然曰卿且休事竟寢　成祖既即位責
敬不奉迎敬不屈欲殺之憐其才繫敬獄後于宮
中得敬徙南昌疏謂僧道衍曰向奸臣欲害朕而
敬惟欲徙封内地意差善欲宥之何如道衍曰不
然南昌地居上流而勢輕不能制四方用敬言
陛下乃囊中物耳於是卒殺敬敬臨刑神色宴然
經曰如生夷三族然　文帝嘗太息曰國家養士
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綱修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風儀善談論凡
天下地理律暦兵刑皆能究察所著文詩皆峭拔
磊落五十餘卷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黄巖人篤志方學洪武中與楊
太中莱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里建文中召
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
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
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且曰　太祖除
奸剔穢抑强鉏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然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去病宜調

變其血氣禾稼去草宜培養其根苗此今日急務
也靖難兵渡淮逼江詔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
行至廣徳聞變乃大慟會齊太來奔叔英曰太貳
心矣急擒至問故乃相持而哭圖後舉已而知事
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絶命辭藏裾間自經于玄妙
觀杏樹下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
死方叔英死時天台道士盛希年收瘞之祠於山
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
墓士奇本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周瑛爲封
植表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立祠祀焉

周是修名德以学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祖問居家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有功陞紀善建文元年王廢盡逮王府吏于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時衡王幼未之國是修留京師纂修翰林好薦達賢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時建文帝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解縉楊士奇胡靖等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　文帝既即位都御史陳瑛言

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易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淡雅辭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詩譜諸書居恒言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古先忠節死事輯爲傳故能處死生不惑而從容泰定如此云

黃鉞常熟人建文初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靖難師起鉞以內艱歸且行方孝孺屏左右問曰今北兵日南蘇常鎭京師左輔君吳人又朝廷近臣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鎭江最要守非人則藩籬自撤矣鎭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御下以寬乃治郡良才恐不能已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令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之因附書寓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感激與鉞誓同國難靖難兵至江上俊果以鎭江降善爲其下所縛執赴京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會有傳善款服得宥者鉞聞之瞠目曰有是哉吾少侯善事

定吾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已善死報至乃起登琴川橋具祭拜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國今君與希直同死國烈矣吾恐獨生乎祭畢遣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自沈死時北兵四出捕奸黨籍籍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匿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爲成禮葬之自屏處福父潑早奇鉞故福與鉞少共學有古行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監察御史　成祖在藩時

自恃　上尊屬入朝馳御道行不拜鳳韶侍班御
上厲聲曰禮天子無不臣殿上禮不可以不肅王
當皇道行又不拜大不敬　文皇爲悚然心壯之
詔至親勿問靖難兵渡淮詔求能使軍中勅罷兵
歸國衆莫應鳳韶請行至軍中弗納靖難後召復
御史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辭衣裾上
曰予死得所可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曰我死勿
易衣遂自殺李亦從俱死
梅殷歸德人尚　太祖女宣國公主恭謹有才智能
騎射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大漸時　皇太孫

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
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念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
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叛父者汝爲朕伐之言訖崩
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參贊在左右及靖難師漸
南逼諸將多選懦觀望乃命殷督師駐淮以阨燕
悉心防禦　文帝遣使遺殷書假道以進香金陵
爲辭殷荅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
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清君側之惡天
命所歸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詞曰爲
汝口去與言君父恩義　文帝竟不得過淮安乃

渡泗出六合至京既即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
迫公主爲書以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殷
得書大慟問　帝所在中使密語曰亡去矣殷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勞之曰駙馬良苦勞殷對曰恨勞而無功都御
史陳瑛以爲言　上曰梅殷朕自有處置明年早
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笪橋下公主謂
上果殺殷牽　上衣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
蹤跡賊毋自苦殺深曦謚定衆公主　高皇后長
女故　上終恩禮不衰殷二子爲孝陵衞指揮使

王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忠節

王艮祥符人也建文中官刑部侍郎鞫燕校軍事從末减得左遷靖難後　上德之有　旨特召艮艮集諸臬司印于私第躊躇若有思妻問故艮曰我分當死獨計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顧當爲婦人謀乎遂餽艮食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其子池旁投池死艮斂妻畢刈薪于戶自焚死事聞　上曰死本艮分獨朝廷印信艮不得輒毀耳

艮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璲私識其事毋語及輒流涕沾襟正德中浙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立祠祀焉

劉璟誠意伯基季子也少涵濡經傳究韜略喜談兵洪武中延安侯唐勝宗薦之上　上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帷閫間使若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踰此官矣遂授之賜第馬衣帶又金書除奸剔侫于鋏簡賜之令糾劾頑之授谷王府長史提調蕭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嘗至燕與文皇帝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欲逆折其萌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一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獻十六策不見用令叅李景隆軍景隆愎諫又不聽以病辭歸　文皇帝即位璟臥家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之姻戚走餞舉酒言　皇上英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艮爲魏徵可也毋自底刑剹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已分決矣擲杯去至京對　上語獨稱殿下曰殿下萬世終脫一逆字不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

顔伯瑋廬陵人名瑋以字行敏介能文章鄉黨稱其

六行具無闕建文初以賢良徵授官靖難師擣濟寧民竄匿伯瑋設法招揀兵五千人築堡守分三千人應調山東師卒至度不支令子有爲還省父曰汝歸白大人吾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巳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爲行不忍去父復旋見父尸亦死知蕭縣鄭恕浙仙居人博雅能詩家甚貧釜魚甑塵而一介不妄取蕭然于室與學徒數十人談經理終日高風勁節一時敬嚮聘爲昌國訓導及令蕭留心撫字民愛敬之靖難師入竟死二女從俱死

陳思賢茂名人質直好義官漳州居恒以忠孝行誼訓諸生靖難詔下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卽堂爲舊君位哭焉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死先是靖難兵破濟陽教諭吉水人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之事君臣之倫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頭觸柱死子夔州判亦抗節死女静適卽墨周濤聞濟陽陷曰吾父必死奔至濟竟以父喪歸當初發難時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宣死攻大寧都指揮朱

鑑力戰死白溝河之戰都指揮瞿能父子戰疾力死居庸懐來陷守將余瑱宋忠彭聚不屈死指揮孫太陷陳死盛庸戰東昌斬張玉戰夾河都指揮莊得斬譚淵已力戰死而楚智若皂旗張者俱戰夾河死破薊州衛鎮撫曽濬不屈死靈璧之戰都指揮宋瑄格鬪死靖難後指揮崇剛張倫所鎮撫周元俱死是時有翰林編修程濟者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建文初上書尅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仰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晩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怒趣左右鈇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免濟曩之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竝徴翔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　帝落髪濟從亡數十年諸　建文帝遊歷數過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脫去後隨　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授按察使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靖難兵起徴兵于晉鐔不可詔械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收遺骨者得所自書贊云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厲行咏吴芮祠壁間畫松詩雄勁　高皇帝過祠見而悅之召授幕府經歷建文中遷左補闕大理少卿　文皇帝渡江得閏

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死傳慶戌遣後胥學部銳
建祠祀之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爲寧波知府潔廉平易
杜私謁革积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約一日見饌兼
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大守靖難師至江璉造
船取海道勤王縛至　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荅
曰由海道趍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
後黄學憲閏贊以爲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時孫
鎮守衛輝以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年宣德初
薦起爲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龔翊崑山人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翊大哭出
遂還鄉有義行周忱巡撫忱薦辭不就曰翊仕無害
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
謚安節先生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授王省靖難兵
攻濟南不下爲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在城中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
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卒不就得
歸年九十餘乃卒當是時列九卿死者尚書侯太
暴昭侍郎毛太盧迥郎中黄魁陳植胡子昭吏部
尚書張紞復官出自經死工部尚書嚴震直復官
奉使雲南道遇　建文帝悲感吞金死兵侍郎徐
垕家覆杜門死都御史死者茅大方陳性善卿寺
死者胡閏盧元質廖昇鄒瑾而燕府伴讀余逢辰
方起兵時以諫死長史葛誠以上變事死洪武中
勳臣後當靖難師戰有功若死者皆失侯駙馬都
尉死者曰耿瓛李堅翰林死者侍講樓璉修撰王
叔英編修王艮給事中死者陳繼之韓永龔太監
察御史死者董鏞業希賢魏公冕王度甘霖高翔
王彬而翔死尤烈藩臬死者副使鄭本立僉事林

嘉猷知府死者葉仲惠王希范陳彦回乃下至縣
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吏目鄭華典史黄謙亦死坐
方黨死者郎中劉端王高參政鄭居貞舉人劉正
之倫而博士王紳子徐爲忠文公禕孫坐方黨
上念禕忠特宥因得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
年乃傳寧海典史魏澤故嘗爲刑尚書當捕方氏
匿孝孺一幼子故方有遺育於台謝文肅詩有云
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本澤之力也諸皆表表大者
而南京故老言建文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
鈔于路者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去一時

士風朴實死義者至衆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夜遁去于是深山中往往有如松陽遺錄所稱者九人及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雪菴和尚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入川走重慶就松栢灘結寺棲焉昕夕誦經山中山中人不知書謂誦佛經也乃誦易乾卦隱士杜景賢者覘知之諷使誦佛書巳乃誦佛書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巳輒哭哭巳又讀讀終卷如是乃巳死之日其徒問日師卽死宜名何許人張目日松陽

問姓名不荅或日此松陽御史葉希賢也然莫可考矣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金城極邊地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稍稍負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綴綴破不脫也卽夏衣夏布覆葛衣其上人或勸之棄故葛衣直悶悶不荅病數年死呼主人謝囑日我死幸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而川中有補鍋匠若馮翁者亦不知何許人翁客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偶及古詩而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有學者不索謝直令負檐從補鍋人與錢布米並受無所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傭遇風雨寒暑卽不出補鍋出錢買酒飯自食嘗寄宿蕭寺中一日行夔州市中逢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巳而相持哭哭巳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語巳又相持哭別去竟莫知所終東湖樵夫浙中臨海人也家東湖上日負柴入市不二價靖難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　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棄薪檐哭遂投湖水中

松陽錄者松陽人王詔錄逋遁臣作也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蠖蠖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見得書一卷視之紀建文臣僚出亡者二十餘人絕浥爛不可讀詮錄其可識者得郎中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凡九人田玉與葉御史俱髠髮去爲僧良玉入海南粥書爲業死中書舍人和走異域賣卜給衣食死而梁良用兄弟八人去爲舟師云

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悼操行難而姓名翳如爲撫卷長嘆不能巳也方陳

鐵綫諸人浩然天植皎皎矣而周德吉王原采從容完節亦潸然不欺其志豈非賢哉至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恐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夫永樂初交阯賊簡定反兵尚書劉儁出叅西平侯晟軍軍敗被圍死時僉事呂毅陷陳死叅政劉昱亦死毅沈勇有智略昱嚴猛有吏才宣德中交人變有陳尚書洽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選拜給事中父死五開洽去官走五開觸瘴厲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塟永樂中平南夷黃福鎮南交寬大專意撫輯洽代福鎮甄拔才能振揚風紀交人

畏之稍暇即讀書自娛有言兵者則嘆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不得已然後用及交人反侯通率師討賊洽叅贊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以覘賊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通已棄師走左右挾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豈偷生乎挺戈陷陣自刎死賊相視駭嘆事聞　上嘆悼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於是布政使弋謙具言都督蔡福

都指揮李任都指揮使顧福劉順指揮僉事劉安千戶蔡順叅政桂平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並死事並褒贈有差易先守諒江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城陷死何忠守江陵以蕃省命懷表請濟師爲賊執賊夙聞其名敬禮之共舉酒酌忠忠唾地罵曰吾　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之中虜面遂遇害子輔守桂政惇朴不事表襮撫民如子黎賊陷交諸郡縣獨子輔效死守寇環攻數月食盡人心益固城中兵民皆力鬬死無一人降者城且陷子輔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不可辱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後交南終反而死者有史郎中安陳主事鏞語具四夷志中及已巳土木之變文武大臣自學士鼐戶尚書佐兵尚書埜英國公輔而下死者五十人然皆卒倉風沙中非復引義伏節可稱紀如異時矣惟行人羅如墉濵行知師必覆語妻子必死以報國過劉翰林儼屬銘墓劉驚拒之如墉咲曰一得之愚至軍與司正尹昌刑部郎某倡和詩大率傷權奄擅命師無紀律憤憤以臣節相勉後三人者竟俱死爲素定云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爲治公獨寬平將報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愼公廉終始如一吏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史 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瑺大理評事

毛吉浙江餘姚人天順中爲刑曹郎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時門達寵盛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吉獨

揚鞭揖錦衣衛卒偵百司鈎摭附致片楮入輒報可下獄公卿皆重足待之然犯罪例入廣東司他曹官皆曲貸之吉治之以法不少假會以病失朝達嗾健卒捦巨挺撻之見骨吉不爲變以按察僉事分巡廣東時高雷廉苦廣西寇道路榛塞乃或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悲憤進擊賊破之因條平賊方略以上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縶數千人徵賄箠擊幾斃吉大息曰嗟夫民不幸死賊手乃又死于此乎何忍也盡釋之諸爲內官爪牙者悉寘之法陞副使總軍連破賊巳師潰于雷洞從騎勸吉避走吉叱曰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力戰死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事聞贈按察使蔭子諭祭賜其家天順中廣蠻亂慶遠府同知葉禎擊賊死成化初虜寇榆林開城令于達教孤山參將湯胤宗力戰死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爲人沈毅有大略弘治中官刑曹慮囚多平反以廉鯁忤瑾連罰贖歷藩臬有聲正德中寧庶人濠爲反謀益急剝民產庇緣盜劫軍燧以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大憂之默計曰民怨彼刺骨矣顧以懿親怙天威是不可先發令

賊反有名獨沈幾潛制其機牙乃亟奏緩征寬役摘奸劈蠹乃宣言盜橫發宜備諸所屬郡邑務節縮費繕城濠蓄糧無兵衛者練丁壯防禦於是首城進賢城南康巳又城瑞州曰饒撫罷兵備即緩急何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勑湖東道憲副僉兼備兵九江當湖衝要請重兵備權令兼攝南康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弋陽橫峰青山諸窰兵獷悍且隣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集羣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煽則又城安義而設通判駐弋陽督六縣兵會城兵器故儲都司府恐濠

一旦起劫爲用也則假捕盜盡出之外府已見濠爲逆謀益急又結中朝諸權幸恐變起內外於是陰具疏疏濠事言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富貴矣乃臣惑誠不知其所爲寧府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踵相屬於路此何爲也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竄王西山墳廠中吏不能復得夫匿巨盜又何爲乎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耳語真首肯者良久乃去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他顯者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疏七上爲濠伏所遮具得之乃間從他省

得上又爲諸權倖所得持示濠索金璧而濠乃大恚宴酖之不死及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宴未畢偵者自京師還言中朝遣駙馬侯給事中來即訊矣濠大懼乃召其黨劉養正劉吉等入與計養正曰先發制人明鎮巡二司入謝宴可就擒以舉事毋束手待訊是夜於府中宣言朝使來實太后密旨召濠入監國遂集兵及旦諸司入謝左右擐甲露戈而待濠奮臂高步立露臺上宣言曰今天子巡遊不反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

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濠、厲聲曰、天亡二日、國亡二王、濠怒縛燧、時副使許逵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無禮、則又縛逵、且縛且罵、顧謂燧曰、曰聽我言先發、不至此、蓋逵知濠事且發、欲先事制之、而燧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也、賊先捶折燧左臂、并逵殺惠民門外、是日天忽陰霾、是夕主事馬思聰以督餉至、下獄不食六日死、參議黃宏亦不食獄死、副使河南固始人身長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先是山東盜大起、州縣吏棄閉門自守、或遣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逋逃、逵方爲樂陵令、令行禁止、乃無城、即築城浚隍倡勇敢繕械器、貧富均役、不踰月城成、又使附城民各樹土垣封簷端、垣開一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行伍、匿衢巷中、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乃洞開城門、如虛邑、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以功陞山東僉事、巡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恃利權制誘諸守臣、諸守臣以目爭斂遜相結納、獨逵一

引法批繩其羽翼不貸又寄勸孫公先發後聞孫以爲不可然甚奇重之及被害逵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即爲位易服哭人恠問之曰副使者我子也兒素志狥國故知之嘉靖中並贈禮部尚書立祠祀江西官其子各一人錦衣百戶孫燧愼明恕衆共稱爲鉅人長者許明亮有經濟才雖秉節死咸惜其未盡用孫長子堪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禮尚書有文行孫鋌今祭酒子孫特盛蓋若天所報云

正德盜起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知縣霍恩不屈

死西平知縣王佐棗彊知縣段豸力戰死皆贈官賜蔭而扶風知縣孫璽代州人以都御史檄城略陽版築作而盜至略陽令順欲亡去璽持不可誓必守力竭罵賊死令巖順者乃揚言璽與扶風令同奔溺江死都御史求尸急乃取江濱尸歛之歸其鄉子走京師投匭上狀下都御史王廷相訊乃得實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於戲順非宿憾璽惟恥其無能故忍而壅閼之語曰忮心慘於戈兵諒矣

張世忠不知何許人嘉靖中虜俺荅越大原掠上黨平陽提督宣大都御史時未至我師連營觀望不肯戰世忠等與諸偏將自倂城村起連盟約擒虜誓力戰已諸將閉營不相援而世忠軍壯戰又力賊悉力攻之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軍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他援又久戰力竭遂虢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亦並

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

草野臣曰如　高皇帝克金陵嘉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守節不下也命禮葬祠祀焉已勑禮部言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殫忠以其家死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命有司祠祀比克元元學士蔡子英義不二亡去後得之館儀曹子英竟不屈勑有司津送之出塞以能培厲節行基運于來今邇締交養望之習勝而士氣選愞間名世高虛之士鑒靖難之烈創鉅痛深遂貶抳風節倡明哲

保身之論而士習益靡然嚮利遠難矣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將謨

徐中山武寧王達鳳陽人幼倜儻沈雄有智畧年二十二　高祖起兵授鎮撫托股肱心膂之契乙未上爲濠舊帥孫德厓軍所得而滁陽王亦方縶德厓以當之達身易　上歸而謀乃歸德厓以易達脫上於迫故於　上最親戰多笑矣多不戰而克故常專征　上親征常留守蓋其信也始從渡江下太平巳從定建康乃別將諸將浮江東下下鎮江兵不血刃民晏堵不知有兵授翼大元帥丁酉克毗陵轉徇寧國下之戊戌　上征婺州王居守建康巳亥僞漢將趙普勝營柵江擊破之進復池州　上時在浙東方虜京西捷聞喜甚擢同知樞密院上還別攻安慶連破普勝兵庚子從覆友諒師于龍江辛丑從破江州走友諒命守江州召還友諒卽破江州　上聞復遣還江州下之復破友諒兵壬戌西攻武昌至沌口聞江西有內變乃大驚以爲此京西上流不可緩急旋師討平之從戰友諒鄱湖疾力冠軍　上慮友諒乘虛襲建康命還居守

甲辰　上卽吳王位王爲左相國　上平武昌下
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乙巳下淮東郡縣丙
午受命專征吳會諸將圍姑蘇達念姑蘇堅難猝
拔而士誠必死之寇非可旦夕下也令急攻克之
必多殺士卒傷　天子弔伐之仁乃築長圍困之
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立敵樓三層以俯瞰城中
城中益急時僞將莫天祐守無錫與士誠爲聲援
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爲邏卒所獲王
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而茂乃爲王往來游徼具得
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大困乃急攻拔之縛士誠

送建康還克無錫得勝兵二十五萬封信國公是
歲冬充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定中原首克沂進
攻益都路下東平東阿濟寧兗以東郡縣相繼降
明年　上卽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克棣州樂安
遡長河入汴長驅克崤函抵潼關　上幸汴謁行
在定計取元都北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
臨清取德滄抵直沽獲海舟聯橋以濟師分水陸
軍而前薄元都攻齊化門塡濠入王登門樓幾有
罪塡撫降附規畫肅穆庶幾哉王者之師大者且
上紀中已承制立燕山六衛命孫興祖將以守俾

北平而身率大軍略保定中山懷慶轉入山西所
過視要害爲防守進抵太原時擴廓帖木兒已徑
保安攻北平矣王召諸將與計諸將請還救北平
王曰不然擴廓千里轉戰以趨北平士勞頓孫都
督總六衛之師足捍禦之矣又行千里我卽還無
及也今獨疾抵太原傾其巢彼進至燕山不得勝
退無所歸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釋燕而還救
内爲我牽制千里趨戰此成禽必矣諸將曰善遂
進師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用偏將軍郭英計
夜擣其營大破之擴廓帖木兒踰帳乘騾馬宵遁

遂克太原二年行略地陝西取鹿臺河中西安進
克鳳翔時張良臣守慶陽李思齊守臨洮王召諸
將計所向諸將咸以張良臣不如思齊才攻慶陽
視臨洮爲易欲先取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
悍攻未易猝拔臨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得其民
足備戰鬬得其地足供軍儲當急下令以大軍壓
之思齊不西走卽束手降耳臨洮克旁支郡自下
而慶陽可坐致也諸將曰善遂克秦隴鞏昌進攻
臨洮思齊窮蹙乃遂降良臣懼亦降而大師征平
凉已良臣叛王趣還西平會師破誅之初良臣之

叛也自恃慶陽城高兵精足可守而凡思道及王
保保於外爲聲援欲堅守以老師王乃遣兵抄其
出入之道分諸將各徼城四面以困之已而王保
保陷原州王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
將兵控扼之而馮勝駐軍驛馬關之東距慶陽方
一舍與禮軍相應復遣傅友德駐靈州甯正駐邠
州葉國珍守彭原故王保保不能難城中乃大困
因克之并下平凉王保保遁出塞陝西平三年總
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獲王公而下
百人降其衆八萬保保絕塞遁别將孫興祖遇胡兵

於三不剌川力戰死右丞胡德濟與虜戰於莊浪沙
失利王斬將以肅軍械德濟赴京師師旋西取鳳
州自秦州南出百八渡克畧陽入沔而别將由鳳
翔入連雲棧取漢中乃西征吐蕃克河州極甘肅
數千里乃還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中書
右丞相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與世券五年北征
取甘肅還命沿邊輯守北鎮燕自是十年不召十
四年將列侯北出塞擊胡十六年巡北邊訓士十
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心惡之乃自燕召王還

冬疾作十八年春二月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然
朝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　上親製神道
碑文稱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
若神明攻城不屠戮受命而出功成而還一不自
矜伐至封姑蘇府庫克燕京財寶無所取婦女無
所愛可謂忠赤無疵光昭日月者也張我武成混
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光萬世矣侑享太廟肖像
功臣廟位皆第一始王與　上比肩起軍中而王東
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
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

九而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
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有謀
端重有武今所請事率可便宜行顧軍中稟命此
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
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
中制　上嘗召王飲飲迨夜強之醉醉甚命內侍
送舊內宿焉舊內　上爲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
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
面再拜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歷元帝定西時
闕其圍一角使逃去常開平恚之曰昔人[illegible]

當單于令得之柰何乎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
然帝天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耳心
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開平意不
愜旣罷軍先馳歸爲　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
心　上信之北師還至龍江　上命百官出都門
郊迓王稱病臥舟中不起　上親出郊勞又堅臥
不起　上乃入舟問王疾王乃持　上踵而泣具
道所以釋元主狀　上爲釋然方攻姑蘇時見一
女子有殊色以重幣結之期而遣巳中自悔使人
道意令他適父堅請如約王固謝負約終不從更

遺數十金助其奩蓋厚德如此子四人長女爲
仁孝皇后王薨後三年子煇祖嗣魏國公事具忠
節傳中今世嗣不絕
常忠武王遇春懷遠人也性剛毅有大略膂力絕人
微時爲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
欲擇所依巳聞　上頓兵和陽軍有紀乃棄聚自
歸以身得察於和紀乞充前部自効　上慰諭之
曰爾自有主獨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留遇春泣數
行下伏地請不起　上曰試從我渡江俟克太平
委身未晚也　上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而磯下

巨舟如織距磯三丈許猝登難相顧莫敢先王乘
快舸繼至　上麾之前卽捨舟挺戈大呼前一躍
而登手斬數十人衆披靡遂拔采石功冠軍　上
大喜巳從定太平授管軍總管丙申元中丞蠻子
海牙扼江上太平不通　上慮諸將士渡江而父
母妻子留淮西有內顧心大患之遣遇春亟往攻遇
春設疑兵分其勢而正兵合戰身疾搗其中堅大
破之而勝國扼江之勢遂衰攻建康先登從徐將
軍克鎭江會靑州軍叛與吳合圍徐將軍於牛塘
急王戰疾力解徐將軍圍陞統軍大元帥明年克

常州從下寧國池州又明年　上克婺州以鎭國
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守婺州降衢州貞子
召還從伐漢克安慶僞漢軍揚言出師爭安慶王
曰是必攻池州乃留羸弱城守而伏銳士於九華
山側待之漢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辛丑以江
南行省參政從　上破江州明年從　上戰僞吳安
豐破其師遂圍廬州漢攻南昌急解圍還從上援
戰友諒鄱湖戰疾力敵將張定遠素驍猛奮前迎
戰王射之中乃走友諒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
尚強宜姑縱使得去王張目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衆言江流湍急姑放舟下國再舉王又獨不言
上悟命悉舟扼上流王疾應之於是乃扼江而友
諒竟誅是役也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爲尤功明年
從平武昌已從大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之沙坑
拾洞進取贛南安雄韶　上賜詔褒諭言仁者之
師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與曹彬下
江南何異殆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吾甚嘉將
軍賜賚甚寵還取安陸襄陽巳副大將軍東伐吳
從克泰高郵淮徐安豐濠宿諸州郡皆下進次自

太湖進趨湖之昆山遂進圍湖州攻之僞丞相張
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舊營出我師之背王統
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東阡復繞出敵背且塡溝港
絕其還路士誠急出親兵來援汝復遣將徐義統
赤龍舟來援又敗而士誠親軍將度不支以舊營
軍降得以狥湖城遂下之乃會大將軍圍姑蘇圍
久士誠欲突圍出走戰盤門王急分兵北濠截其
後士誠銳甚戰未決王入陳中拊裨將王弼背曰
軍中皆稱爾猛悍能爲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刀奮
擊王乘之吳卒傷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竟不得

出而吳平吳亡進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授勳
階是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即位
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北至洛敵
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單騎手矛馳入陣敵攢槊
刺王王射中其前鋒大呼入降其衆而還遂下河
南遂從定燕都下保定中山真定遂次于大原主
劫營之畫而擴廓脊遁巳從平秦隴元也速冠通
州王率所部擊走之巳破開平元主又北奔大俘
獲而還次柳河川薨于軍　上震悼追封開平王
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臨祭王爲人守謙

而不矜運籌決勝機應如響從大將軍居動遵節
制至自將所至無前由智識明而神力雄故施各
得宜也侑享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長子茂
封鄭公與世券罪失爵安置龍州次子昇封開國
公靖難後失爵弘治五年錄後世孫復南錦衣衛
指揮嘉靖中紹孫玄振嗣封懷遠侯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上姊隴西長公主子也盱眙
人初名保保世亂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攜王走四
方不能存　上駐師和陽貞攜王來歸方十二
上見喜甚文忠牽　上衣戲笑　上撫之泣曰外

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鞠甚恩擇師教之賜國姓
令名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戊戌下太平破苗
獠于於潛昌化盡獲其婦女畜産輜重士氣驕惰
王患之因激使其衆盡焚棄諸虜獲轉戰淳安夜
襲破僞元帥營薄嚴州取之張士誠率苗獠分水
陸道來攻埒城壘新破賊猝至難守文忠逆戰大
敗其陸軍即具後寘斬馘其上令順流下水軍見
大愕宵遁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攻巳取浦江
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僞同僉員成率苗軍三萬
人降巳亥會胡參政大海攻紹興諸暨拔之吳又

攻嚴州王破之碧溪塢又破之胥口斬將以同僉
行樞密院事開府即守嚴辛丑降建昌會苗軍帥
蔣英反金華殺參政大海馳至蘭谿撫定之處州
苗師又叛殺院判再成總制炎王調兵屯縉雲遏
侵軼陞浙江行省左丞總制浙東軍癸卯諸暨守將
謝再興叛降吳導吳寇東陽王謂諸暨本浙東藩
蔽今叛去即衢處危必急救乃晝夜馳百六十里
逆敗賊義烏乃行營諸暨六十里地命五指巖城
諸暨城方築時再興導吳軍旁抄東陽浦江義烏
以撓軍王提兵四面度緩急以應動克捷不旬日

城成乙巳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攻諸暨逼近
震懼王勒所部軍馳赴之去城十里所而營據險
自固守將危之間使稍避敵文忠笑曰以衆則我
非彼敵以謀則何詎非敵也昔昆陽滍水之戰詎
有衆乎若未戰而避則賊氣盛後難圖矣且將固
惟敵是求安避敵遂下令曰敵衆而驕今日之事
惟死無二乃捷捷則敵輜重皆汝等有也迨明王
持槊策馬從拾騎馳敵軍繞出敵陳後旋衝其中
堅所向披靡因督衆崩之敵師大潰城中將士出
夾擊俘斬數萬委輜山積而士誠氣益自是奪哀

丙午總水陸軍下浙西克桐廬新城富陽獨餘杭
守不下攻拔之將校請屠以示威文忠厲聲曰今
不下獨再興五子在故耳餘何辜釋不屠於是恩
信大著杭守將潘允明遣方爨詣軍門請降王問
爨何來爨對曰方大兵來民憚之如雷霆意當者
糜碎皆大恐聞公所在宜德意勞來安集民骨肉
相保即鷄犬亦輯寧又人人大悅以故爲杭百萬
人請命耳王察其誠至引入臥內留款飲因命晝
入城次第乃遣歸於是王整師前允明率所屬迓
之郊王慰藉而入具如晝整師入宿城上令軍中

有敢擅下城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未匝月而紹金台溫咸畢附即軍中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事復李姓洪武元年將平閩貳年以偏將軍從常將軍北擊胡出遵化敗虜將江文清錦川次會寧追虜將也速灤河敗之斬名王慶生進攻太輿斬將遂克元上都會常將軍薨詔王即領其衆援慶陽軍抵太原聞慶陽破平而大同圍急甚文忠曰本吾所以來者爲慶陽今慶陽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者援大同固當且夫閫外事苟利於國固將所得專也遂進師馬邑擒虜

將次白陽關擒虜名王時天雨雪王疑虜有伏身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猝夜刼營難支也麾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悉銳上來攻營王堅臥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鬬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至莽歌倉而還三年以征虜左將軍總兵北征出野狐嶺至察罕腦兒擒虜平章及虜太尉遂進攻開平克之盡俘元兩宮后妃諸王達官及得歷代玉

冊金寶圭笏諸重器以來班師至龍江　上親出江上勞師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二千石與世券授勳階四年鎮成都民大和五年總東道兵北擊胡戰疾力失道軍渴馬足跑地湧泉出軍不乏困比年北出塞咸有功十二年理河岷洮鞏軍十三年召還參軍國重事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　上震悼輟朝三日追封岐陽王謚武靖王器量沈閎人莫能測其際而仁孝寬裕好學飭行既釋兵家居恂恂如儒生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齊宿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

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痛公主早薨語及必涕泗交頤下改營壟括髮徒跣如初喪出入禁闥　上所履地未常敢蹈也凡行師未嘗妄殺遺孩委道路者收養之惟旅拒携二者不得已乃加兵及遇勍敵則鷹擊鷙奮蹈厲挺自前靡戰不克吏卒按軍法行誅爲慘然不懌者終日部曲病親視其醫藥死撫其遺孤得敵將故官隨材收敘使不失所蚤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詣廷堅所謁之已乃就舍在浙東從老儒胡翰葉儀范幹游聞性理之學嚴事之位中朝遣信往候必再

拜而後遣浙江鄭氏族同居十世矣避亂去依山
谷中王招諭使還戢士卒毋入其里門幼讀書不
滿十月而於經史與義帝王理道之要古今興衰
治亂之統無不洞曉後留中參決朝政所區畫動
當　上意上益愛重每侍中論康濟之道往往至
夜分然造膝議秘中外莫知者故無得而著焉侑
饗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嗣中絕弘治中紹
其後璿爲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詔孫性臨淮侯
寧河王鄧愈虹人也魁梧有勇力父順起臨濠敗死
王年拾陸爲衆推代將遂能率部衆自歸從渡江

定金陵以元帥鎮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戊
戌下婺源嚴州淳安庚子以僉書行樞密院移鎮
饒州饒濱鄱陽湖而友諒據江州爲比壤數遣舟
師來攻城輒敗去境内懷疑阻者推誠撫納之饒
以大靖旁邑皆下時僞漢將鄧克明據撫州陽納
款而陰城守爲旋拒王知其情亟卷甲夜赴之旦
入城克明單騎遁王令肅不撓民爭獻牛酒犒師
悉郤不受　上親征江州下洪都王以江西行省
參政鎮洪都癸卯友諒悉力來攻圍洪都洪都急
王與諸將堅守挫賊相持者三月卒成友諒之誅

甲辰從常將軍平廬江贛乙巳降僞漢將熊天瑞
平南安雄韶加湖廣行省平章事鎮襄陽時襄陽
多盜烽火相望民新附無固志　上手書賜玉言
襄陽西扼巴蜀北控河洛吾京西大藩汝謹法度
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詳審古良將以仁
義爲先勇次之汝其勉焉王奉命日夜撫循其人
民襄陽以安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克
征戎將軍取江淮未下州郡攻唐取南陽降隋州
平南鈞房三年克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
隴降河州下朵甘烏思藏封衛國公授勲階食祿

三千石與世券五年克征南將軍平溪洞蠻戎九
年改征西將軍討土蕃十年督三道出擊窮追至
崑崙山而還所捕斬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
還至壽春卒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侑享大廟柩至
三山門　上親臨奠爲行視其塋地王器量沈偉
事　上二十餘年忠謹未嘗得過鎮廣德宣徽嚴
饒撫南昌最後鎮襄陽凡八州所至謹法禮賢施
惠懷綏軍民出專征臨大敵益奮而謙恭慎密不
以功能先人有士君子風長子鎮封申國公卒無
子失爵弘治中紹玄孫炳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子繼坤紹定遠侯
湯東甌王和鳳陽人幼卓越有奇志居常習騎射能
指使其與游者群兒長倜儻饒智畧壬辰歸滁陽
王　高皇帝取和州諸將皆滁陽客及部曲驕頑
望不相下而王首以所部兵受約束惟謹從渡江
定金陵從大將軍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命鎮數敗
僞吳兵巳從平吳別將定溫台慶方谷珍走據福
州洪武初元奉命由海道下福州進攻延平虜陳
友定是歲扈幸汴梁與馮勝收澤路晉絳三年從
大將軍入關從征定西大同封中山侯四年將舟

師平蜀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出塞擊虜十年
進封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授勳階賜世券明年巡
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
經理四川永寧塘壕士馬十八年下五開山猺還
朝從容乞骸骨許之賜寶鈔造第鳳陽尋召諭曰
日本夷累擾我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營
築增戍固守倫王行築海上起登萊抵淮浙凡五
十九城置戍還乃老二十三年元旦朝京師忽感
末疾失音不能言　上聞大驚駕臨視嘆慨久之
遣歸里第又明年召輿疾入見　上親撫

舊勞爲雪涕二十八年薨　上輟朝三日追封東
甌王謚襄武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入聞國論出
一語不泄凡出師奉詔卽行不復問家事臨敵果
敢堅忍未嘗挫衂有問兵書者輒笑曰兵臨陣決
機在智識敏達空泥古何爲家蓄媵妾百餘暮年
盡資遣去得賞賜推惠鄉父老及孤寡無告者
高皇帝末年事多故而王獨壽考以功名終子鼎
早卒再世以疾廢不得嗣弘治中五世孫倫紹封
靈璧侯嘉靖中李子佑賢嗣而東甌有孫曰猇續
才守延綏死難才敏志捷善談論能文詞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八歲喪父母無歸　上憐而撫
之賜國姓爲子王厚重簡默齠齔侍　上側不狎
戲無惰容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洪武元年
以親軍指揮使取沿山崇安遂從克延平定閩命
復姓守建寧九年以都尉同知鎮關西十年克征
西副將軍伐番部川藏俘十三萬封西平侯賜勳
階授世券十一年克征西將軍征迄失迦夷之
擒洮州番酋獲馬牛羊二十萬還鎮關中巳頻歲
北捜虜大擒獲而還十四年充征南副將軍從傅
將軍征雲南時元梁王據雲南不下遣將將兵十

賊屯曲靖防江以拒師師次普安王謂傅將軍
曰雲南險遠虜謂我疲於深入今未有虞心及其
無虞心可破也必兼道進師傅將軍曰善遂進師
師至白石江晨大霧四塞銜霧行抵江未涉而霧
霽則元軍壘於我軍業已相望矣虜見之大驚以
爲神錯愕失措傅將軍欲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
速戰然步卒未集騎卒勞虜及我半渡而擊我勝
未可必也盍緩之乃陽陳兵爲將渡狀而潛兵從
下流先濟繞出賊陣後賊方駭注視而伏兵已鳴
角張旗幟呼譟矣敵大駭陣動王乃趣進師以猛

士銜泗者先薄師既濟大戰虜大潰破之斬將[illegible]
餘衆二萬悉縱之梁王赴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
焚香迎王師王入城秋毫無犯因遂平[illegible]
鎮雲南十七年平廣南蠻二十年誅[illegible]
州諸道寇二十一年平緬蠻叛犯定遠衆號三十
萬驅戰象百餘以來勢甚猖王自將銳兵二萬往
剿之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出嘗賊殺數百人
獲一象而還王曰吾知賊不足與也乃下令[illegible]
火銃神機箭部分士爲三行約[illegible]
必齊發未退第二行繼之[illegible]

箭聲駭發象當走走而以大軍蹙之賊不勝矣於
是命馮誠領前軍甯正將左湯昭將右申令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一級必重賞退而却一
隊必盡戮明日王登高丘以觀師蠻象皆披甲負
戰樓若欄楯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
標我軍勢張甚陳及交我軍火箭銃砲雷擊電走
山谷聲不絶象果駭走乃賊殊死戰左師却王命
將急馳下取師首左師見之懼奮麾衆復前王責
戰益急賊乃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象七
十四餘被矢如蝟毛而仆緬巨帥悍者被重傷斃

象背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不復反矣明年
平阿資二十三年討教化三部及普安酋平之二
十四年平順寧蠻明年薨於鎮王在鎮八年不召
已召至賜宴奉天殿遣還鎮留鎮之明年哭　孝
慈皇后哀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哀甚因失
聲感疾薨訃聞　上哭之慟輟朝臨祭追封黔寧
王謚昭靖侑饗大廟王之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姦
蠹嚴城堡通商恤下務農重穡墾田百萬畝軍實
裕而民不知擾士卒豫附暇日延儒生講經史大
義後愛讀通書西銘出師表揭坐隅時時覽又刻

白鹿洞規置學宮以風覺之日軍民罷市巷哭如
私親子春嗣侯春劾以功授督府僉事當比試
上曰兒本我家人何試昇實授命録四烈山審迸
黨蔚州開釋各數百人及嗣鎮留意屯田水利征
叛夷輒功卒謚惠王弟晟嗣以平交阯封黔國公
世作鎮滇土至于今賴焉
傅將軍者潁國公友德也宿人廖將軍永忠巢人也
初傅將軍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已率衆
來歸從征偽漢征吳從北征中原先登冠軍身被
創不死者數矣以剖符封潁川侯洪武二年　上

下詔伐蜀遣中山侯和率舟師從瞿塘入廖將軍
副之傅將軍友德帥步騎從秦隴入顧將軍副之
上密諭傅將軍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銳東守瞿塘
北阻金牛以拒我戰難正勝也我若出意外深入
擣階文將門戶潰而腹心自潰兵貴神速顧將軍
慮之友德頓首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
牛潛使人覘青州東陽果空虛階文雖有兵壘然
單弱於是走陳倉選精騎五千以從緣山谷晝夜
行大軍繼進遂克階州又進拔文州已渡青州[illegible]
水克綿州時蜀人阻漢川自固乃下令軍中造

艦百餘艘必濟師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竹
日月拔之江順流下讋全蜀且報湯將軍遂進拔
漢州偽丞相戴壽帥衆數十萬扼舟師瞿塘聞友
德下漢江則大駭乃留兵守瞿塘而自引師援漢
保成都且至友德下令曰彼行千里還鬭業聞我
師數捷心必搖又自戰其地勢必散可一戰而克
也率銳師迎擊大破之遂拔漢州捷聞　上大喜
手詔褒美而勅讓湯將軍門本所爲遣二將軍者
欲水陸並進使疲於奔命而克也今傅將軍率精
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平

蜀此其日而云候水退乃進師將軍獨不念失事
幾乎時中山侯聞階文漢川拔意固奮及得讓乃
進師廖將軍部所部爲前軍時蜀人設鐵鎖飛
橋以扼關我舟不得進廖將軍計曰此難與力爭
蜀山多草木可計破也乃密遣壯士數百持糗糧
筒水爲飲食而衣青蓑蔽草木魚貫緣崖石間昇
小舟潛行出上流蜀人不覺也度且至於是率精
銳夜從壘葉渡攻陸寨而舟師用鐵裹船頭置火
器於其前以乘之黎明蜀人盡銳來爭永忠已先
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上自上流揚旗

蚑躁下蜀人駭不知所出而舟師遂焚其鐵索焚三橋而前遂入夔遂進師重慶偽夏主明昇詣師降廖將軍諭令需湯將軍湯將軍明至乃受降而傅將軍亦以克成都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而蜀平本蜀所以平者傅廖二將軍之力也凱還論功
上曰友德統軍冒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功最高次廖將軍於舟師為尤功餘各以差次受賞其後傅將軍從北擊虜出金蘭攻甘肅至於爪沙留鎮北平已條兵延安十三年充征南將軍將軍萬征雲南　上指授方畧而定元梁王

走死　其帝紀中友德既盡平諸蠻乃因俗立法定貢賦興學校掩骼瘞胔廣屯田南人大悅十七年論功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後再征雲南北征沙漠踰黑嶺至鎌子海窮熊皮山而還西征寧夏橫鶩萬里出奇無窮降王破國功甚夥後坐黨累卒子忠尚壽春公主為駙馬都尉讓金吾鎮撫而廖將軍當元季與父旺兄永安集衆保巢湖　上在滁和欲渡江念獨乏舟楫永安請以舟師從　上大喜因虛　上渡江而父旺老獨遣其二子從師從定金陵從討江陰海寇永安陷敵永

忠以樞密僉院都總其兵　上率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形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之從破江州已從討友諒鄱湖焚友諒舟從平武昌拔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副湯將軍航海取福州充征南將軍由海道定兩廣三年論功當
上公　上怒其使所會儒生窺我意邀封爵抑之封德慶侯賜世券是年副湯將軍率舟師由瞿塘伐蜀然後竟坐累卒子權娶湯將軍女又從征有功得嗣侯

稗史臣曰予考觀　明武成之功而歎夫十六王之

烈焯千古也施及于子孫　高皇帝起濠泗間創業六師親征者惟偽漢餘皆以命將而中山千稱元功最高平吳攘狄拓地萬里而終守純固不伐能嗛嗛也韓彭有是哉開平少顯岐陽文武為憲與寧河東甌黔寧並著其恩信郎英衛茂矣詩曰四于府夏我徂維求定天祚我　有明之命於戲盛哉

武定侯郭英濠人也沉毅多智有武力善射年十八從　上起義兵定江東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征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　上征漢大戰鄱湖

英甥傷力疾乘海船鏖戰敗友諒于江口征武昌
戰保安門又傷手足方　上在武昌嘗於武帳中
踞床坐漢驍將陳僉同者舞槊直馳入中軍欲行
刺衆辟易　上大呼郭四急爲吾殺賊英挺鎗躍
馬奮臂呼賊應手斃　上大喜解赤戰袍衣之曰
唐尉遲恭不汝過也克廬江襄陽陞千戶克淮安
安豐陞驍騎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渡河取彰德
廣平克燕轉戰晉冀關隴陞指揮副使破王保保及
察罕腦兒陞河南都指揮使赴鎮英有女弟爲
上妃　上幸其第遣餞之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

鋌廐馬二十匹移鎮北平召進督府僉事從平雲
南功多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餘與世券充靖
遊將軍鎮遼東建文中從耿炳文李景隆軍靖難
後罷歸薨尋卒贈榮國公謚武襄方大師之攻通州
也英距城三十里而營高壘深溝若爲持久計者
衆請攻之英曰吾師遠來僉敵以逸待勞攻城非
我利也宜致其師而敗之翌日大霧以千人伏道
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元將見軍少師死士萬人
張兩翼而出戰良久佯敗敵衆之伏中起斷元師
爲二擒元宗室梁王璲克通州元主聞乃大懼北

遁遂下燕及圍大原擴廓帖木兒自燕旋師倍道
至勢銳甚萬騎橫衝傳將軍薛顯衝却之營城西
英憑高望謂常將軍曰彼多兵而不整大而無備
可刦也請夜往刦之常將軍然其計言之大將軍
許之會敵將潛使人約降請爲應於是先遣五
十騎伏城東十里期舉火鳴砲常將軍率大軍乘
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砲乃自軍中起不知所出
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數騎遁去因克
大原鎮河南時河南新罹兵邑井蕭條盜充斥英
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政明賞罰遠近來歸者

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移鎮北平河南士女遮
道留數十里不得行時北平初定羣胡反側英開
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英仁恕恭儉屬病
懸身燃告昊天代卒廬墓三年毀瘠如一日御軍禁
虜掠戒殺降法將在軍親軍更直者荷戈環帳立
英北征一夕風雪大作悉罷遣歸營其恤士類如
此事　高祖四十年親倚甚而自處益謙家居不
治田産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
叨封爵子孫衣食足矣敢增益生其侈心　上嗟
嘆良久身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然聞命即日就

[illegible]爲解不詳考始終云開國初嗣封
不[illegible]者惟中山黔寧武定三人餘多罷廢　蕭皇
帝時張孚敬桂萼議大禮廷議方洶洶嗣侯勛獨
爲之左右張桂因薦之得復保傳總提督郊廟工
又爲之起大獄㞦　狩承天進翊國公後專橫論
死子守乾嗣英有兄曰子典與滁陽王同名隷麾
下獨稱興從　上克滁和渡江定金陵先登以異
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鄱湖武昌姑
蘇諸大戰咸疾力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爲三
秦門戸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捴塞

固險屢敗其兵不敢東封鞏昌侯女弟入宮位寧
妃有弟曰德成　具外戚事中
俞號國公通海巢人也世亂父廷玉弟通源通淵寨
巢湖自守與廖永安兄弟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
爲人桑世傑廬州趙庸含山華高等俱會妖盜左
君弼據廬州巢湖軍前戰不能敵聞　上駐師和
陽書納款時　上方撫豪傑欲渡江得舟師乃大
喜曰吾衆數萬已乏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
師來附殆天贊我也遂親率銳士行抵巢與諸將
相結約遂拔以來從渡江而通海最親[illegible]

帥從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兵下之從復池州征
友諒拔九江掠蘄黃從戰友諒鄱湖疾力定出湖
晝甕之禁江通海功爲多賜金帛田從降陳理附
中書省平章政事守廬州繕墉濬隍興農田兵民
寧輯從征浙西別將克太倉湖州戢士不殺戰士
誠執花鳩蕩其營中流矢歸　上臨視病親撫之
曰平章知予來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涕出卒哭
之慟弟通源即軍中代將從平吳嗣通海官後從
大將軍下山東河南山西諸郡別督師大原從克
張良臣慶陽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

登以南安侯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出塞征甘
肅皆最封功臣　上念通海功追封豫國公後改
號國諡忠烈侑饗太廟父廷玉贈河間郡公通源
封南安侯通淵越嶲侯二十二年通源鎮雲南還
卒卒後逾年坐黨事死勿問而通淵失侯以家人
還都建文初以豹韜衛指揮召禦燕戰沒白溝河
而趙庸華高葉昇並得侯昇坐胡黨死張德勝桑
世傑咸死難　具忠節傳中
馮國用定遠人丰儀峻整器量恢廓與弟勝並讀書
自喜饒智畧射命中甲午兄弟同謁　上自歸

上見國用喜曰君被服類儒生豈嘗爲儒生耶因問定天下之畫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直帝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勿貪子女玉帛掃羣寇以救生靈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引爲心膂參謀議典親軍盖是時諸忠智勇力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乙未從渡江取太平擒義兵師也先　上釋而用之令以元帥從　上行也先軍屛宿衞獨國用一人留臥榻旁　上解酣臥衆乃定已國用察也先有異志密爲防禍竟不得發而甏居無何而國用卒　上甚痛惜親臨慕致奠

勝嗣守親軍平漢平吳從定中原泰隴皆與有克獲功三年論功封宋國公祿三千石賜世券勳階上傷國用功未就追封郢國公四年鎭陝西五年取甘肅至亦集乃八年自大同征散不剌還鎭陝西十年鎭河南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大將軍北伐以征虜將軍從節制河南軍　上勅勝曰今天象有警其占在大梁乃爾所封邑宜防愼刺客未諭月又勅曰天象屢見變秦晉二王令還都宜選精銳殿宿衞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卽都指揮迎宋國公守官軍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愼毋忽十八年充征虜大將軍北征練兵二十年大師踰金山降納哈出驅其衆二十萬人以來輜重亘百餘里與鄭國公常茂訐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七年　上手詔諭勝言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朕命卿子鎭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朕察言觀色良以不得所欲耳然小人畧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下無怨言則家道昌矣勝爲偏將軍號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稍廢紀律不及偏

將軍時金山之役有大功　上顧不悅卒贈郵稍不及諸元勳

吳襄烈公良定遠人氣岸雄偉與弟禎俱以勇畧聞從　上取滁和渡江定建康從下常州以鎭撫守丹陽時張士誠跨有淮東浙西之地據姑蘇稱雄富於京師密邇而江陰枕大江實當其要衝又士誠多詐數以金帛啗將惰其守乃移良以指揮使鎭江陰尋陞樞密院判官諭之曰汝鎭守封疆約束士伍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愼毋輕與敵爭鋒惟固境安民而命其弟禎增兵助爲守士誠

率舟師蔽江而來建牙君山計必攻良以計破之
敵嘗遁已侵常州良道督兵往援大破之殲其師
無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泝江上金焦　上召見慰
勞命館閣賦詩文賜之已偽吳以漢滅而懼以舟
師數百艘侵鎮江良嚴兵以待　上親率水陸軍
討之寇乘潮逆拒陳方合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
寇退　上行視江陰見良守禦甚設大稱嘆久之
太息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者久之良在鎮
江勇不妄殺持身甚約食不二味念鄰敵切境夜
往往卧城樓上枕戈達曙故寇至輒殄又以暇日

延師儒興學奬勵民節行士絃誦相聞民耻囂訟
居十年屯田平賦禁情詰奸　上有事江漢大軍
數動而東籓怗然軍民按堵良之力也時湯和守
常州耿炳文守宜興氣勢聯絡爲京東屏翰皆著
防禦功吳平移鎮蘇州衛武備益修軍民輯睦洪
武三年封江陰侯積封靖海侯食禄千五百石與
世券廣西右江叛充征南將軍討平之諸銅鼓五
開路騰源各溪洞蠻夷畢輸租奉法令八年徙民
田鳳陽副李太師督田齊王封齊州營王府卒青
州贈江國公子高嗣建文中守遼東數以兵攻永

平永樂中編氓江陰奪世券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善章句好武
畧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
總管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指揮使以發諸暨
功陞樞密判官從征交廣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
廣行省參政移鎮江陵平湖南洞蠻陞平章政事
充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爲
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留鎮招諭明昇昇不
從璟作書與之具陳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昭烈孔
明相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

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淮
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亙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
險爲可恃蠶叢魚鳧之國當世有之足下亦不得
而有矣鄱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
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江夏勢窮出降
主上宥罪封侯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
福豈不賢哉凡今爲足下謀者初若可信然他日
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
老母弱子將安歸乎昇不能用洪武三年封營陽
侯食禄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失利不賞沅辰

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佐大將軍鎮北平卒贈芮
國公謚武信子通副將韃靼官軍戍雲南多道亡
失侯
吳威毅公復合肥人甲午率衆歸濠從克泗滁采石
太平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將守常州
吳人寇力戰却敵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攻漢沔
下之授鎮武指揮同知守沔陽下汝州黄江陞安
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從潁川侯平蜀
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再征土蕃累功
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潁川侯征雲南兵普定克

總兵官勳蠻寇取廣西轉餉盤江卒追封黔國公
賜謚賜子孫世侯復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
恂至臨陳奮發無堅不潰子傑嗣從征失律失侯
諸皆世開國功其天下既定諸將守邊閫宜猷効
力者稱張温唐勝宗馬雲葉旺之倫勝宗濠人從
平漢吳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封延安侯後
守邊鎮遼東威讋惠懷兵民輯睦在鎮二十六年
邊境肅寧温不知何許人以指揮使守蘭州元將
王保保襲蘭州温會諸將校討曰彼悉衆襲我將
、兵寡難敵也今乘其始至又日且暮彼不知吾衆

寡可擊也必擊之挫其銳而後固守以待援於是
整兵出戰保保却敵圍城百餘日設方畧困守乘
其怠輒奮擊敵竟不得間而退事聞陞都督僉事
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師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
而智者克成其名餘驕悍橫恣者或縱肆以取敗
亡則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爾必戒之後從
伐蜀克階文平西蕃寇戎封會寧侯後坐黨獄死
雲旺鎮遼時遼東反側尚多雲旺帥部卒由登萊
渡海薄金州降胡元叅政葉廷秀攻平章高家奴

走之遂至鎮二人勇智兼濟同心經畧完城繕兵
守脩甚設納哈出入寇雲旺命蓋州衛指揮吳立
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
中脩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
完軍士少指揮王富常勝間虜至督厲士卒分守
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稗將乃勅吾
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疾走城下呼挑戰城上發
勁弩射之傷遂擒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
至引兵退走避蓋州由蓋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
歸雲旺策其將遁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

塞十餘里緣河疊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如長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約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至四顧寂無人則前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而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雨下虜駭倉惶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賜獎勞擢雲旺僉都督僉事

何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季棄官保鄉里爲衆附平羣盜有王成築十砦自守圍之乂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來眞笑謂成曰君柰何養虎爲患成慚謝奴求賞眞如數予之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惶慴請命眞曰君何恐已乃縛奴於車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或有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或有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潮諸州之地元授分省左丞嶺表以安後歸命　上恩賚甚至授江西行省叅政轉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又命以集廣東民兵遷湖廣左布政使致仕封東莞伯二十一年卒子榮嗣後坐黨死失封是時懷遠人李質以起義兵保鄉里衆頌推守德慶繕兵浚城隍有保障功居恒戒所部毋妄殺毋擄掠有執敵來獻者多給衣糧縱遣之家故饒畢以賑施其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以故一時名士如茶陵劉三吾伞城孫仲衍率往歸之國初全城歸附　上召見慰勞擢中

書斷事尋超授刑部侍郎晋尚書愼刑獄加意哀矜有淑聞會開浙江行省拜叅知政事鎭之質至振紀綱正風俗勸農興學居三年績最　上念其老召還許致政時召見賜坐便殿訪時政已復起爲靖江王右相勑獎諭甚至自元亂兵爭乘時奮起者莫不剥下自封樹威虐自恣惟眞質本仁好義庇賴其鄉族及一時與仝自歸者多望風燦爛而二子獨皭然以完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

夏音虔國公顧成其先湘潭人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胆喜習武事自文身誇異

人或謂之黥從非也從　高皇帝爲親兵侍　上
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後累功進都督僉事建
文中以右都督從盛庸戰眞定被執　成祖愛其
勇略解縛令輔世子居守燕事定封鎮遠侯永樂
中出鎮貴州辭於文華殿白　皇太子曰殿下於
事君父恤軍民皆素行誠篤臣何言惟於小人當
置之度外凡事有天理無爲深計也意爲漢府也
至鎮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諸蠻臺羅寨叛種威之
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蠻中祠
祀之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成者孫嗣侯溥鎮湖

廣擒貢苗　僞王通滇蜀道復爛土長官司設都
勻府溥清愼囊無餘貲卒國公懋爲率布帛供殮
謚襄愍子仕隆嗣侯好文諳武總京營兵寛簡得
士心鎮淮安總漕廉幹不苛卒贈太傅謚榮靖子
寰嗣靖恭廉明爲時論所歸

稗史臣曰余次鄭端簡異姓諸侯表洪武中開國
功臣封者公七人侯二十九人伯二人其後中山
侯和進信國公潁川侯友德進潁國公征西功得
侯者十有三人平雲南侯三人征胡征南各一人
征蠻公一人皆戰功可述視前代名將甚夥矣其
後功高過大疑積釁深　藍胡黨獄法吏深詆寵祿
浚剝宗姓殲夷亦運會然哉　成祖靖難以九門
壖上白溝滄洲蘭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其後比
驅殘虜南定交酉西靖羌東捕倭將校畢以次封
賞而定與王輔稱獨烈矣事大者　具帝記若百
夷誌中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

名將

定西侯蔣貴江都人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克叅將擊番賊深入奪橋冠軍進同知鎮守松番討平叛羌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正統元年陞右都督總兵討賊王阿台擒乃顏刺忽李羅封定西伯七年征木麓川功進侯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冒危險衝敵爲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忠忘巳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孫琬嗣侯總兵甘肅顧能劾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操江上六事極言江防護南京根本宜控扼要害克平胡將軍禦邊數有功卒贈凉國公謚敏毅令嗣侯

山襄毅雲直隷徐州人深沈有將畧工騎射永樂中以指揮從出塞歷功陞都督僉事宣德中克征蠻將軍鎮廣西廣西溪洞徭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illegible]元年將請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雲至嚴號令公賞罰而靖以寬仁與猶會戰臨機制變身先士卒所向有功三年討栁潯賊斬獲二千五年討平樂蠻斬四百討慶遠諸蠻斬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將淡然儒素馭士官嚴征調與克期無敢後先者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言爲將者不計貪廣西饒珍貨汝試言我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自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於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顧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雲受盡言牢敢言人所難之是時邊將稱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禄清源伯萁傑武安治大同有威嚴前呼出街前犬豕皆走避過神廟祠宇不一顧惟過城隍舉手曰大歆好照顧而巳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旦暮軍中肅然所過無毫髮科擾撫士卒臨陳有進無退及病革語不及私惟曰此國家後門我死矣後來何人勿壞我守事語訖而逝清源起卒伍守開平著威信恭謹有大節漢庶人反時諸將或言[illegible]

王用兵機神不可測傑魯罵曰高煦誇詐無膽畧
何足畏況逆順曲直分明而　上以天威臨之又
何畏乎將不日擒耳漢平錄元功
定襄伯郭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諸孫也七歲
讀書過目輙成誦十歲能文辭永樂中充勛衛正
統初從征木麓川有功十四年虜入寇急進都督
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會　上親征前軍覆
登告學士曹鼐張益言　駕宜從紫荆關亟入徑
無虜憂折而東向居庸虜猝至難解矣言不用而
六師大陷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軍士存者

皆創殘無固志登涕泣撫循弔死問傷親裹瘡藥
士皆感哉或謂登曰今時事至此城旦夕且破何
空自苦乎登曰天誠祚　國家當無可憂之事即
不然吾誓與此城相存亡終不令諸君輩獨死也
處危疑而氣益壯繕城練卒晝夜彌厲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歸　駕登閉門
不納對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上皇曰
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擐甲登城北向再
拜曰臣奉命守城義與城存亡不敢擅啓閉校尉
袁彬以頭觸門呼廣寧伯安及給事中孫庠知府

霍瑄令出見納賄安邀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君
二人者以守土爲職脫有變將柰社稷何莫若以
計伐謀刼其營奪　駕入城因召壯士與之盟激
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
自效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
而罷時賊勢張甚廣寧伯安名他故還京師獨登
留守十月虜犯京師登率所部糾忠義從鴈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言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內
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衛京兵擊於
內臣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此扼吭擣背

勢也奏至優詔褒荅時國遭大變庶事搶攘無紀
登疏言虜騎雖囘傳需春草生復入雖未必信
臣竊危之拳拳勸　上推誠待下亙席求賢擴天
理克人欲親賢遠奸爲之本且曰誠令虜入京軍
新集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
彼知已可守則守也其淶水易州真保之間皆當
堅壁清野京軍分據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　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歷陞右都督自虜勝來出入縱横我師無敢對
敵者登晝夜拊激將士懸賞格殺賊會賊入境登

師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漏下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者十二掠朔州而來或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反登曰我軍去城已百
里卽退避而賊以鐵騎蹙之欲自全何由立按劒
起曰敢言退者斬遂徑薄賊營會天且曙賊迎戰
登親陷陳遂破之追奔至栲栳山大捕虜而還進
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騎千羣爲一時
戰功第一時鎮守內臣貪忌登譖之　景帝召內
臣還留登鎮登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乃疏言往
承平乂而人心驕居官漁獵蕩無廉耻釀成汙濁

之風是有夷狄之禍今大同一鎮爲敵首衝及今
無事不早爲豫計且賊至復如前日無所措手矣
欲大興屯田畫方畧以上登爲將智勇兼備嚴紀
律料敵制勝動中機會一歲中百戰未嘗挫衂常
恨馬少步追賊不及乃設攪地龍飛天網等法
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虜入圍
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間十餘里皆陷用
砲石一擊五百餘步賊以爲神自是憚慴不敢入
窺大同邊登初至鎮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疋
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天順元年奪

爵戍甘州成化初復爵鎮甘肅未幾召還練團營
兵卒贈侯謚忠武登性至孝毋疾兩刲股作羹以
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哭語者三年所上章皆自
爲草詩豪宕有唐人風方太上北狩時都督施聚
者北通州人也守遼東聞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
進牛酒不受曰　主上安在疾馳抵京師天順初
以功封懷柔伯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增遼
東障寨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
裨史氏曰郭定襄忠孝大節與岳武穆同功諸廉
潔奸謀撫士卒有恩亦輙與相類蓋良驥匹力也

方守大同時微侯誦社稷君臣大義屹然不援西
北障其捏哉國有虎臣社稷焉依定襄近之矣
楊武襄公洪六合人世漢中百户嗣官調開平善用
奇擣虛累功都指揮正統初內臣疏洪短詔械內
臣理洪又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尋以都督守
獨石敗虜大石門實昌州捕虜多正統十三年封
昌平伯克總兵鎮宣府虜畏洪呼爲楊王土木之
變以兵力少閉門避不擊虜退逮詔獄虜寇京師
出獄中令自效與孫鏜范廣等擊虜涿州紫荊關
連敗之追至固安又捷轉戰千里捕虜多進侯賜

世劵還鎮卒贈穎國公賜謚洪爲將嚴紀律敎愼
自將不專殺宣德正統景泰中稱名將諸大臣皆
重洪威畧左右之指揮杜衡誣諭洪詔即訊得白
部卒復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以故洪感激戮力
子傑嗣侯　上書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
官旗者十六人臣無以堪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
幾卒庶兄俊嗣侯慷慨善文墨頗不法爲葉參政
盛所糾下獄降都督府僉事後嗣侯坐法失侯天
順元年石亨坐俊附于少保斬西市洪兄子信從
俊征累功都指揮僉事柴溝戰比有功充參將再

守懷來會洪病協守宣府陞總兵佩將軍印鎮延
綏虜入寧夏與武平伯陳友於安邊營夾擊敗之
虜遁去封彰武伯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
河套出沒塞上　上召信問方畧信請馳精騎疾
走至榆林關條便事上　上從之已命爲平虜將
軍信至延綏勵兵抹馬以待烽火嚴虜間諜不得
入突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源虜錯愕遁
去明年還鎮大同虜又入　延綏塞信曰虜走延綏
計大同兵西救必乘虛東掠乃引兵西援而設伏
胡柴溝待之虜果至伏發擊斬功多自是虜不敢

輙入塞與世伯劵卒贈侯謚武毅
朱永夏邑人世留守指揮僉事景泰中父謙守寧府
與虜戰首功中律封撫寧伯天順初以北狩過宣
府謙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得贈侯因稍進用永爲
將愼重不泄令嚴整四年虜入敗去召總兵三千
營已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登鎮甘肅薦留練團
營成化二年荊襄盜僭號克靖虜將軍鎮荊襄搗
巢功進侯乞推父謙虜入　大同克平湖將軍禦虜
虜退入榆林克平虜將軍禦虜比有功即軍中進
侯立號總制三邊與世劵虜入柳樹澗而軍永出

奇邀戰大敗之已戰海東山功最賜劵世公弘治
中卒贈寧平王謚武毅
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
北戰沒信生方半歲母岳氏持節長之詔旌門忠
臣節婦正統巳巳拒虜戰西直門冠軍擢永清衞
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平之遷同知
天順辛巳從破曹欽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尚書
王翱薦鎮守通州改守倒馬關虜憚不敢近石和
尚劉千斤反信守備荊襄聞變即師數十騎馳據
房陵時民兵僅數百人賊數千餘奄至合圍亟攻

而大師逗遛救不至相持四十餘日不解命死士出城五六里多張旗舉火以譎賊賊以爲援至驚潰追斬六十級歷都指揮同知鎮臨淸决獄明愼請托不行鎮湖廣條軍民機務八事又條四事爲著令永順保靖二酋長世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州及武岡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信巡邊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諭逆順苗稽顙謝曰累歲苦靡使徵索故疑懼今將軍待我如此願致死不恨因請爲舁肩輿以示敬於是信疏言湖廣蠻夷雖云腹中之蠱實無能爲但邀功者顧倖其

竊發以爲利今但選精銳加防守而靖之以恩信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意獨逃避徭役伏山谷今已長子孫濫加誅殺匪直死及無辜抑且致傷和氣且其地田高瘠易旱潦南畝之農斂穫未竟饑粮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而不可得乞選公正仁惠者爲守令大加存恤濫陞武職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乃端本澄原在朝廷而已部將劉斌張全智勇可任信力薦於朝且言英俊之士勵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延則志士陸沈誠可悲痛陞都督同知總漕運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恩未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官漁利其中命開通以泊運舟凡公私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信沈毅簡重平居默坐讀書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大邦三十年不營私産笥無華衣廐無肥馬而故人昏喪傾貲營助之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劉宣嘗言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如王君實輩人了不可得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咸寧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充寧夏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又訛言與武營守備保勛者故與賊聯姻爲外應閣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逆勛獨以姻聯故見疑將與賊通者懼不敢自歸白遣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令討賊居無何勛疏至自言臣母及妻子俱陷賊中然臣義不顧家恨不能飛渡黃河食賊肉報國時鉞陷賊中佯稱疾臥家不起而陰約遊兵壯士伺大軍至從中發爲應俄蒼頭沒河潛入言諸軍已於河上列營矣鉞令寘

鐇所與謀者將獨何錦周昂乃嗾人謂寘鐇宜遣
錦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又遏東岸兵勿令得
渡錦果出已又稱疾亟周昂入問疾陽僵卧呻吟
言旦夕且死昂頫聽而蒼頭猝起捽斬之鉞立起
披衣仗劒跨馬出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
門擒寘鐇馳以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已從平流賊
進侯子鸞嗣以逆誅

朱錦衣驥世錦衣籍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
千戶少保謙以女妻之天順初坐累謫戍成化初
雪　得還任累功遷都指揮使十四年掌錦衣衛

印兼理機密驥寬厚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僧真
惠僞爲書惑衆爲邏者所獲株連數百人當坐死
驥曰首事者獨僞書餘皆愚民何辜悉末減活之
凡制獄下錦衣所司輙用大挺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怒言事忤旨者令挺之或譖其用小挟
上大怒遣中使詰責驥從容言　天威嚴重誠不
敢過用以傷至仁且以待察也卒不易弘治初遴
選軍官兵部獨疏驥老成敦厚得大體官二十年
而卒

牟錦衣斌字益之世錦衣籍弘治中爲錦衣鎮撫忠
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
問曰壽寧事本中胡不指事適指其爪牙夢陽曰
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其羽翼何對獄
成斌參之僉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遠而壽寧所計
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正德初言官劉蒞戴銑
等數十人一時下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
御史者自愬實他出爲諸僚上奏時列其名斌曰
古人耻不與黨人爾乃悔爲忠耶瑾令奏當去銑
疏首權閹字斌不肯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他日
可白昔鄒道卿以失原奏被禍吾其敢自爲計犯

公議乎奏當上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杖
闕下幾死瑾誅復官會長子死工部賻三百金斌
指其兩子曰斌不道天禍一子夭矣若受金行且
及此後竟以忤中貴安置武昌卒斌性淸約庳屋
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論正德中全臣節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惟三人斌前錦衣稱
袁彬後嘉靖中稱王佐訊張鶴齡之獄以忠勤廉
勁有名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
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即自稱病爲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
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
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
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
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
內侍曰此馬永耶咲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
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
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
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効尤將有河
北藩鎮之禍勑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

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
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
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
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
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
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
云

梁武壯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讀書嘉
靖中協守寧夏與武營敢先登破虜進游擊將軍
益憤志撫士卒東西援應有斬虜功進副總兵撫
延綏以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敢大
同大同自殺總兵李瑾而來諸鎮巡內惴每甘言
煦之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相搖撼震
得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軍申嚴約束曰我無
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
國家其家丁又健鬪無不一當百鎮兵稍歛縮時
出塞頗有斬獲功十八年鳩卒拾餉修五堡身先
勞苦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後五堡
廢而虜入營中逾大原窺平陽矣震在邊專練家

丁時時出塞刼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盡
與諸出塞刼者故人皆效死趨利故虜益畏之或
誚震出邊起釁者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
獵爲生不擾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
帳塞官堡民堡十去七八而獨禁我師出邊不已
悖哉震卒贈太保謚武壯家丁無歸守臣以聞令
入伍與衣糧邊將頗賴其用戚將軍景通字世顯
定遠人其先百戸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
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
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

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為劉景通旦日
為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
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艮臣分部擊之
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
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而遂
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戍師以出義不
避難陳以待賊擊郤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

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
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
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
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
賊輙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
南運糧把總至則袪積弊郤羨餘比輸太倉故有
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
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
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通
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為欺耳事白復官

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景通謝曰
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
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
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
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
榮奉百金為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
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冊關貞
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
白首子舍毋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毋心
蒲伏請受杖毋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瘠

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訴曰童
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
爾饜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封既知為外艮所遺
卒裂綦廢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
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
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
鄉人私語曰孝廉何以遺後世景通呼其子問曰
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者乎吾遺爾不
貲貯之帝所矣繼光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楓
[illegible]患益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

職京師執繼光手謂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繼光躍然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命人納褚幣褎中瞑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别有傳

沈都督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陛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决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蓋果鋭如

此遷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陿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徠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縧項刻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趋滑石徂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娟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栗

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俱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督府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請左哨將乞糧請分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囂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

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譟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献而先一日希儀以献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而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璵殪於賊希儀至蒐士氣破賊諜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

在谿峒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領令熟徭恣出入
嬉游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
使爲諷於是賊動静聲息顫往往爲我所先得所
鵰勦風雨來去毎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
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
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戰
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
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
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營絶爲記無妄

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蓄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
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
門矙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矙我師於是賊
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矙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
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
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
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
酋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
風天寘寘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采
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

來矣挈妻子潛伏山頂見婦女啼往往寒凍死或
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諷之則
寂無人所散遣入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鬪
愈益驚陰諷之則老沈固在柰府不出也自此賊
膽落或易面爲熟徭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
山無敢諷者矣後熟徭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
懼讎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俱失期汨溪水以應
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
倫能使徭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
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人數反側不靖已聞

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會楊留者在賓州乃
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
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
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哽立梗矣乃惋色好語謂留
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
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
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
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善防之於是金
果將二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
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

又引以詰兵徭廬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
復寧當是時非泒討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
年移潊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
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
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
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
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
不可釋它諸亦疑而勦之豈有定哉且疑而勦之
則傷仁撫而勦之則遲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

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
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
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
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
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
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
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
震西河鄉南希儀震與鄉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
承魁環長偉見人類言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
悍自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故撰次其事希儀詔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
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齓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
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
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
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
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
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
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温翟侍郎

鑾翟得書驚嘆禮之鸞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
守汀漳邊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
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
若專徭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徭賊不勝其
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
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
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
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
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
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

戰令樓舡高大集萬鈸其上倭舡遇之輒摧壓糜
爛固我兵所長也舍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
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
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嵗不除之
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
倭夷貿易爲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
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
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
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
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

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
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稜
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
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僥平民
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
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
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
投死其速擊南贛將大猷前以違節制𡚁効幾得
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
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辟離巢出刼其妻子

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
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
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
人疾走栢嵩嶺職璉巢而軍作伏具知賊果歸保
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
巳璉爲兩廣帥所奪或請頌之大猷曰賊惡其不
殘豈必在巳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
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
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

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
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
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
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
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
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追此賊
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
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濠
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

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
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二萬寇潮州
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
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
遂與倭人絶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
曰韃賊以出遯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
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闘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砦不
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還曠日久爲劳費無已也
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

爲大猷罪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
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竇介三郡六縣之
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
鸞者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
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
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
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
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雲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
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
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未事先必

周慮爲萬全既事則往往爲督後長久之畫爲人
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
則稱人罪則稱已叅將湯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
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
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
金者立輿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
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諸
莅官誓衆陳師鞠旅营室興事卒一决於理雖文
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
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

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
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
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
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
盖信重如此諸語具出俞集而士大夫稱平閩浙
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方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宋徽國朱文公之承傳具存　上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省中令二人日講經史陳治道巳又以幣聘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四先生至建康敦禮儒學爲治本晚得耆儒程彥艮禮敬之至月爲帝者師故儒學萌起　高皇帝神聖巡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齋心其中心學

皇皇乎開源矣　文皇帝謂學士言五經四書聖賢之精義妙道具在宋儒又庚演而紹明之然純駁採雜士靡所宗適其周程張邵諸君子論理性命之言如太極通書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其類編上書成　上親製序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學官程式遵習焉當是時士尚質行無華言絅行而風習篤淳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于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巳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于華封三祝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孟敬請教孟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徐荅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

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薛文清公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如水晶知發鄰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專精理性之學深探容詣至通夕不寢而溫粹儼翼如成人御史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皆以耆儒戍玉田父貧禮令受學皆見而嗟異曰聖門有人矣皆不敢當師弟子與結交宣德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楊文貞士奇方柄國聞其名求見文清曰瑄忝糾

劾之任、不敢見也、一日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曰、
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蓋守道如此、正統
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諄諄
善誘、士翕然孚化、稱薛夫子矣、閹振時用事、問三
楊、吾鄉人孰可當大臣者、皆屬之、召爲大理少卿、
三楊以用文清本振意、諷令一詣振、不往。明日又
語之、又不往、一日振至閣、問薛少卿安在、意頗銜
之、三楊爲遜謝、以李文達賢故、敬事文清、令語意、
文清曰、厚德乃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
此義所不爲也。一日百官會東閣議事、九卿見振

皆奔拜、文清獨挺立。振愈益恚、會御史臺有獄宛、
寺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文清受賄棄
律庇死獄、請廷鞫、文清廷折文、文劾囚强不服訊、
因論死、文清繫重獄、怡然持周易、日玩誦不輟、冬
逮詣西市、門人奔走哭送、文清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會振有老僕者、故山西人也、熟知文清賢、聞
文清且就刑、因伏厨下泣不休、振怪問之、問何泣、
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自知薛卿、僕
曰鄉人也、爲振具言其平生、令獄死誠宛、振惘然
立傳 旨宥戍邊、尋放還、家居者六年、日杜門耽

精學道、遂詣益深、景泰初起南大理卿、蘇松饑民
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廬、竄海上、王文即訊坐
謀叛律論死、文清抗章辨雪之、文謂人曰、此老倔
強猶昔、是冬御史劉紋、薦瑄粹學、飭躬、宜召供館
閣大任、親勸講、宜有益、不報、會中官金英、奉使南
京、公卿俱出祖、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顧宣言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有頃召爲大理卿、 英
廟復位、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閣學士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時 天子新復辟留意於治、
而大臣多誅斥、死、大權將有屬、文清內憂之、憮然

曰、瑄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
對便殿、 上時褻衣冠以居、文清凝立不入。上
遽法衣冠、召乃入、文清爲 上陳誠意正心之學。
剴切動 上意、左右竊聽曰、此薛夫子耶、爲竊太
息久之、居數月、遣使求獅子於西番、持不可、不聽、
又曹石專用事、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
乎。遂引疾乞致仕、石亨素敬文清、來問疾曰、即先
生不留、我爲啓 上請勅書主鄉里教事、訓子弟、
以爲養、先生許之乎、文清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
勅、令歸設教、魯齋歸懸屋梁、終身不示人、及卒、發

視之、乃勅也、令教以爲己、昌若不辭官爲愈乎、及得命卽發、至直沽、遇風雨不能行、餱糧俱乏、日中亥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惇有愠色、文清晏然曰、我道固亨也、南陽時寄書候、終不荅。或問之、曰温公居洛、未嘗荅政府書。固退居者之道也。四方來學者益衆、惓惓以復性爲教、語學者曰、讀書窮理、須驗之身心。默踐實行。不然於買櫝還珠何異、瑄平居終日危坐、儼然雖燕閒亦然、對妻子如嚴賓、至接物、盎如也、言動一槩諸道、處物無小大衆寡、一於誠、其與學者言、平易深質、皆本其躬行所自得

者爲告、內省深密、辭受取與、卽纖介不苟、晩年玩心高明、默契妙道、有不言而存者矣、每讀書有得、輒劄記之、命曰讀書錄、皆切要語、其言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曰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曰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曰欲深欲厚、欲莊欲簡、曰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曰懈意一生、卽是自棄、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

資。不可缺一也。曰造化翁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曰夜氣如泉源、淆之數亦不能清、君子所以貴存息也、曰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益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間也、迨遘疾、檢舊書束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正衣冠、危坐而逝、
今上初、詔從祀孔子廟庭、

吳聘君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子也、幼讀書鄉校、時已凝然有立、年十九、覲親京師、得伊洛淵源

錄讀之、心歆歆動慕焉、及見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喟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玩四書五經洛閩語、沉潛於理性、爲詩曰、誠當通鬼神、志可貫金石、又曰、九仞起一簣、千里起跬步、益不下樓者二年、自始志學時、業定力如此矣、以父命還鄉授室、遇江風、舟幾覆、衆驚怖、甚聘君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既婚不入室、走京師復命、已乃歸妻焉、往來大學、粗衣敝履、人不知爲司成之子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無斯須之間、雖途次

或杭上或夜讀默誦精思無一念之雜於得喪戚
譽之際泊如也慕古聖賢胷形諸夢寐性剛豪惡
師明道和易以自克遇逆境痛加含忍久乃渾然
居恒執古禮自度當風頹俗靡中强訕四至壁立
萬仞凜然不少變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廬不
蔽風雨躬耕稼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
者約已分少給之而守伊川之法以廸人嘗曰吾
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盖所造者實也事
親至孝事繼母如母待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
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久之踐

行孚著鄉人化之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
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
兩召不起或問之大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
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天順中以忠國公亨薦
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焉時　天子以
歷代曠絕之儀起聘君聘君乃應召將至　上喜
甚召閣學士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
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閒何職曰庶
子諭德皆可　上曰諭德侌賢贊曰幸甚第始至
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淸光　上曰然朕

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飱是日命下朝士
聞者無不洒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
逢至此也聘君至辭不拜召文華殿命之前乃前
上曰久聞高義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
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召
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
僚優閑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旣退　上顧大學士
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
陽首以賓師禮遇待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門而
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

側侍尹艴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聘君曰今來
論上達且論下學事盖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
疎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中見聘君
操古禮屹屹則羣呰媚㕭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
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
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聘君旣
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　上諭南陽曰與弼至
不就官者何必欲歸茹受命需秋凉而遣令祿之
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導意賢諭旨聘君辭益堅
南陽乃爲言　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聘君

上十事以廣　帝德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正三
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
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皆本洛閩言濵
行　上復召對眷注有加禮賜璽書遣護使護還
命有司公養終身焉聘君風格高峻嚴師道勇負
荷而質任自然見者爲感動陳公甫自廣來就學
日晨光初動手自颺稻子從作見公甫未起大聲
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
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爲腰鎌所傷血出不
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爲物所勝乃竟穫如初蓋

克勵如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
舞雩之風所著日録其日用間功力艱難志意堅
苦迨鉅細精麤畢具書臨川章御史衮歎以爲一
人之史皆自言巳事非若他人以巳意附成說以
成說附巳意泛言廣論者比云晩造詣益深嘗視
種田問學者曰此爲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
賛化育蓋觸處洞然矣聘君門受學者頗衆而胡
敬齋居仁婁一齋諒最著

胡居仁字叔心饒州餘千人七齡受學於家塾言動
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徃從之遊
遂棄舉子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充養益
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
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静語默出
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嚴
賔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雖造次顛沛弗違也隠微
幽獨之際功力愈嚴每日詳書得失以自考又之
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
而無可施行乃作居業録以見意曰居業取毋修
辭立誠而名也其言曰聖賢功夫莫切於敬敬有
惕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敕意思敬有卓

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爲之
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
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慎恐懼曰戰兢曰齋莊
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深履薄出門如見大賔使
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程子言整齊嚴
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
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
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
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
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

之最實又曰義理強窮探便有滯礙惟涵咏體驗默識而心通之又曰惟爲已則所從不謬其有造之言曰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人爲造作擾之即堯舜氣象其論治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須得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即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今舉天下之官俱出之吏部名姓且莫之知也況心性才德乎無惑乎官人之不當其才也諸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性命淵微畢具其於異端高虛之學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篇中三致意焉所論皆自其涵養體驗中得之非考索致然論者以爲薛敬軒讀書錄外惟此而已叔心事父孝父病劇嘗糞執喪哀毀篤宗族訓子姓不倦祠堂月朔四時之祭

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鶉衣簞食超然有自得之趣嘗從李提學齡進士姚文灝聘主白鹿桃源二書院教事學子嚮風淮王聘講易以賓禮禮之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而敬行之雖老死林泉而高風偉節諸所儀表者遠矣諒字克貞學傳通經史力行拔俗教孚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服行之與叔心相朋澤竟有立云

余祐子積者鄱陽人少聞胡先生論學徒步從往受學胡先生以女女焉克念力行居恒言學豈在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官主事忤逆瑾落職知福州愛民卹獄不以耳目擿發爲明以副使兵備山東沒入中官貨逮詔獄左遷按察河南與按史爭平反見劾然無可糾者第云心雖慕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信有之曰慕古則吾豈敢會當國者知祐可大用三遷吏侍郎而卒當是時漳州有陳真晟莆田有劉閔皆布衣有行閔恭慎溫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真晟骨格高峻神氣肅清應省試見有司防束過嚴無待士節即走歸爲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乃鐵

門關難過主一二字則其玉鎖匙也又曰真知則行在其中嘗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且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師正學敦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其說不報書上下禮部看詳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事竟寢既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　敕諭條教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焉因採　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

教正考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纂長書告當道當道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莆人雖多學者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閩吳聘君名走臨川就質之張學士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驚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來惟先生一人如吳聘君者非惟不可見亦不必見也乃歸鎮海其教人居敬窮理先之於專靜卒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墓道旁提學副使姚鎮舉入鄉賢祠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躬行坐下足兩磚處皆穿事父毋順志愉色父初好事佛端爲言聖賢之道作夜行燭書爲父誦之父說其言其書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較然於儒釋之辨如此父卒遭喪五味不入口苫塊迄終喪不變廬墓者六年嘗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饑勸賑分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十餘年身教勤率士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野人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

庠士必請主其去取任滿復調補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得留蒲士亦疏爭之霍先上得久復任竟終於霍闔郡爲罷市巷哭童子爲悲涕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彭司馬澤稱以爲本朝理學之冠云逮成化間而白沙之學興

白沙先生者新會陳獻章也字公甫身長八尺目光如電臉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舉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從吳聘君遊備語之古聖賢學作之訓未有以得也且歸聘君勉之讀書遂閉門誦讀博羣書求入至忘寢食久之曰馳矣夫學固求以自得也

於是築陽春臺日靜坐其中持敬專猛幾至心病
悟曰勞矣夫心不可過用者也於是完養凝聚恍
然有見於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
種種應酬隨所意欲如馬之御御勒也體認物理
稽質往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乃渙
然自信曰道在是矣有來學者輒告之靜坐令於
靜中養出端倪來學自宋南渡來以窮理居敬爲
二門而窮理者頗役心於載籍專文析辭爲致精
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
恒衆也公甫實始求之靜求之一合繁求約合難

求易而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無欲爲至其
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間纖毫人力不着爲天則也
其言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無內外無
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者天地我立
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曰學惟無覺纔覺便
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雖堯舜事業如一點
浮雲過太虛他何云乎或問之曰高矣公甫曰平
莫平於此曰虛矣公甫曰實莫實於此已復遊大
學祭酒邢讓得所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讀之
曰龜山不如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時[illegible]

闕士如羅倫莊昶章咸爲之左次賀黃門欽來見
與之語大慨曰吾至性闇如也世即我用我何以
爲用乎執弟子禮師焉而獻章名動京師薦紳謁
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既歸絕意仕進久之布政使
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而韶疏言國以仁賢爲寶
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
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
就試吏部辭疾不赴居數日至部以疾驟發辭卒
不就懇疏乞終養授翰林檢討拜命歸或以吳聘
君事問之公甫曰先師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

受而求觀秘書冀悟主獻章嘗應舉需次天官矣
本終始願仕敢僞辭徼名乎固各有當也自是屢
薦不起母夫人林蚤苦節鞠之成而公甫孝朝夕
不離側間出母有念必知而亟歸母卒終身絕錦
繡曰向以爲親娛耳或勸之著述不荅而精蘊一
發之詩公甫德器粹完學見其大睨涵養純熟晬面
盎背獨超造物之表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
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視天下之物可
愛可求一漠然無動其中賀黃門欽肖像懸館中
日致敬有大事啓而後行進士姜麟以使事道[illegible]

以師禮見出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京師人問之必曰活孟子活孟子其徒梁文康儲湛尚書若水林學博光張都憲詡李貢士承基咸有立知名公甫卒若水爲服喪三年

賀黃門欽字克恭遼東人世所謂醫閭先生也聞先生語謝官去篤於學弘治中以薦召辭疏言今日之務講學爲急而經筵講讀之官古所謂師友之臣也當訪求眞儒以充不宜苟以俗儒濫其間終養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大賢

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内閣參大政或在經筵輔主德此爲治本疏入報聞欽[illegible]情皆獨專精四書五經近思錄靜思默識及[illegible]冠昏喪祭一遵用家禮鄉人化之興於行[illegible]至爲變者欽力疾起諭之咸叩首願[illegible]不恐之者洶洶欲復動已而曰賀父平生無[illegible]不吾欺也事遂平老更好易於理性洞然崔文敏稱其篤行淵雅確乎不移爲管幼安流亞云子諮傳學篤行領鄉薦嘗陳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不仕

陳茂烈字時周莆人也幼有志操父卒家貧忍饑以事大母好讀書大母諭止之輒燈默誦究心於理學慨然曰學聖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其括也作省克錄以自考喪二親負土石成墳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亡獨友人所附金乃在畢歸之附金生請分茂烈曰其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以進士使廣東禮白沙師焉領靜一之誨選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道以民彜之懿時張守以嚴治轄之以寬當道尚深峻開解爲彜咸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衆幾死陞監察御史一牝馬借騎身若無官而慨然以身繫風紀之重邪

劾不避乞終養而歸供母外短床敝席暑卧一帷不能具也身藝畦圃一老蒼頭給薪妻供爨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奥旨嘗言曰儒有向上功夫詩文特土苴耳林見素俊稱其領悟深而充養熟歷夷粹行可質鬼神評第物品以爲在黃憲管寧之右韓洪洞嘗問林以莆田人物曰從吾謂彭方伯韶也又問曰時周時茂烈方爲諸生韓太息曰人物如莆君再屈指詎乃一書生耶俊曰時周純每接晤言躁慮消釋宿疾爲頓愈耳薦[illegible]其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賜月米資養
辛月給米卹其家他及白沙之門者有易德元陳
秉常雜湖西歎以爲其人皆重內而輕外巳大而
物小

莊杲字孔易應天江浦人貌古心夷博學有大志以
翰林檢討謫外調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丁毋憂適
父感風疾偃卧者五年杲扶侍不少離父沒柴毀
遂以疾不起棲定山居之時南海陳公甫滇然於
本心杲與同趣每言當於經書傳註外超然自得
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又之用薦起舊官無何陞

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病告去未幾以老疾罷
官先是太學士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驟異深
心嫉之又惡其皆不仕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
二子也是不爲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申
戒　祖訓中而丘言至此甚嫉之也丘柄國杲再
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恐亦行止之
路固狹耳杲高邁不羣就之退然如不勝衣探之
其出不窮使人恍然自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
戀從而不忍去與陳公甫羅彝正情深骨肉知有
善而不知有已以已之未然而信其當然若幾於
無我者既豪於詩有邵康節陸放翁之風識者以
爲如入名山見層峰疊巘懸崖滴乳可望而不可
即又如賓宴撤去常羞薦野鮮風韻自別云　黃
未軒仲昭傳佚補

羅文毅公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也少事邑人鄧准
表正受胡氏春秋准老儒方嚴毋矜色惰氣毋傲
狎謹於古禮而倫有立志舉廷對陳聖學之本及
吏治民生之弊因反覆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
擢進士第一人梓試策中引程正公一日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之語執政

欲節其下句倫不從會大學士賢遭喪　詔起復
至京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既
數日未有聞乃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宜準富
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疏奏謫提舉泉州市舶司
倫以犯顏敢諫爲忠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
嘗一日忘天下故入官甫三月遽發憤如是言雖
不用然天下士爭自刮磨向之未言以養忠厚之
習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明年復修撰改南京吏閲歲以疾請得歸日閉門
授徒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
平生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獨嘗學
而樂道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
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蓋避惡若浼而逐善如轉丸
也自少力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談非聖人之書
不覩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不疑人欺嘗欲倣古
人置義田以贍宗族而貧弗克就或助之堂食錢
辭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惻然解覆之
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

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大率義之
所在毅然必爲世之毀譽事之成敗利鈍身之死
生禍福不顧也晚結茅山中以居取給於壠畝往
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所友皆一世名賢語及
之舉信以爲青天白日無異詞而白沙陳獻章公
甫傳其行以爲倫才大然不及其志云倫所著周
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攷註藏於家
張學士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語
驚人都御史韓雍得其文奇之以爲有千里長江
之勢天順中進士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

書故事詞垣教養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元禎獨
以爲記誦詞章之習不好也日取近思錄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索之授編修成化初疏勸行三年喪
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忤時宰移
疾去益沈潛於理性之學玩心高明者二十年廷
臣交薦其學際天人當今鮮倫宜大用皆不起弘
治初用薦者言召修　憲宗實錄至進左贊善疏
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進南侍講學士以
毋謝歸養者九年已召修大明會典陞翰林學士
侍經筵日講時　上益垂意於文治甚注嚮特爲

設低几就聽之丁毋憂歸服闋改太常卿兼學士
日講如故又命掌詹事府侍東宮講讀元禎曰
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
書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
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
齋箴尤爲切要　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
天和則主靜主敬之說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日
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繹熟
復優游厭飫於聖學必裨萬一東宮講乞將小學
詩經勸講　上索太極西銘二書覩則大喜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未果而　上賓、武宗
卽位、以青宮恩、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知內
制、充實錄副總裁、而元禎尋謝世矣、元禎癯然纖
弱、而清介孤貞之氣、不可回奪。居常以經濟自任。
少侍父疾、籲天請代。號喪盡禮、事母色養。惟講官翰
林、未幾、與時宰不合、徑歸、篤於學。與陳士賢、羅彝
正、陳公甫、胡叔心、相切劘於道。雖不無異同之見。
而屹然中立。操詣益弘深。經傳微隱。多所獨得。四
方學者摳衣就正無虛日。脫粟一盂與對食而已。
所述易書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

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槁、詩文始務奇峭、晚削
其爲同、黜奇爲平、造詣盦益深矣、方家食時、天下
士想望其風采、競以名儒碩輔歸之。後受知　孝
宗、獲殊遇、前席聽講、而忌者浸衆、附和者醜詆之
亦甚、林尚書俊歎曰、先生登仕籍四十有七年、在
朝不滿二考、而詆之躁競、無乃入宮見妒、抑嶢嶢
其易缺耶、容容厚饗、終其身未嘗一日去位者、何
限、何詳此而畧彼也、鄭端簡悲之曰、毀譽何常、朝
玄暮黃、諒夫、
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沉靜端愨、不妄

言笑、從鄉先生陳璲游、日危坐一室中誦習、未嘗
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處之裕如也。成　化中、爲
監察御史、論羅倫疏、扶綱常論議、偉然不宜謫、論
學士倪謙、錢溥、嗜進不當用、又劾尚書馬　昂諸大
臣不職宜罷、巡江西、不事聲威、而官吏貪殘者、至
望風引去、提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須冠
昏祭若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訓生徒一　主於躬
行、變華浮習、所至必居宿學宮、默默端坐、以率之、
巳、徐行絺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
入夜、齋舘燈燭、如晝、咿唔之聲、錚然而選、時以二

燈前導、巡行學舍、辯士競勸、前後三年、章縫士未
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
人爲學、必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六經、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
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進
按察使、持憲公肅、出死囚冤濫者百十人、貪殘吏
結媚權貴人、爲不法、盡鐫暴逐去、然受賄至百金
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曰、汚人惜財、如惜命
如責贓、[illegible]而賄權人、則法沮撓難除矣、時大
閹直司西敝、至横放被命巡郡國威脅人　主至[illegible]

都御史而下俱合叅若朝禮然選獨長揖不跽直令左右負而刻之選大言曰内官乃顧辱朝廷法司耶竟不屈直廊禮敬之以憂去開封府人遮道泣行李蕭然有車一兩而已服闋陞廣東布政使除徭役罷和市儲粟備賑務爲惠養計廣市舶中貴人戶多庇富有力者選不聽令與民均役番人馬力麻徃來販海上詭稱外國貢使選廉得其僞頌繫懐遠驛奏遣歸有撒馬兒罕使者以獅子入貢比浮海去且云欲徃滿剌加吏市獅子以來選奏言珎禽奇獸之畜不可以示外夷而西域賈胡

稱貢實規利無當願自今毋堕其計爲安南諸夷所笑閣革存爲選所沮抑誣奏以他事遣法司即訊選嘗詘屬吏張聚中貴人鈎致之使誣證獄聚對法司顧頭搶地大哭稱陳布政寃法司皆愴欷竟不能雪其事械赴京嶺南人號哭挽留以千萬計徙步日夜從行者數百人見選鈐赭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贈光禄卿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録格言爲力行之助在官每疏上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乃遣升降出入布武先後造次不爽平生言不出口而見義勇爲不顧利害操履誠慤嘗曰居此官必欲盡此職行此事必欲盡此心父員韶令江西新城有遺愛爲御史有聲選既貴惟服先人所遺衣巡江西至父所涖邑望寺門而步謁童子時句讀師恭甚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終身待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之官廣東無馬跨一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尊信朱文公所著小學爲註釋行之尤邃於禮孜孜講求以行學士張元禎稱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操

履恪然一出於誠其植之也深其發之也耀其持之也恒以其沒爲世道之不幸云

章文懿公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生而岐嶷耆學有遠志少長益根據六經逖蒐子史於時好泊然舉進士入翰林編修會内庭張元宵燈令詞臣賦詩懋與同官黄仲昭檢討莊昶疏以爲煙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大猷以諫謇謇千餘言杖闕下與羅修撰倫先後謫外稱爲翰林四諫云遷福建按察僉事以振揚風紀爲已任盡心職業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

絶盜刕吏蠹滌民瘼盜起先賑濟解散其從盜者
而陽為清軍擒其魁一方晏然善政卓卓顧直以
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考績赴吏部乞解官尹尚
書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黯不老疾何可退懋曰
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
如傷某貪黯多矣年雖未艾鬚鬢早白亦可謂老
疾矣竟致仕去時年方四十有一閉門却掃不入
城府力耕以自給而學詣日深四方弟子執業者
雲集名公卿四方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
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不為也勸著

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當刪其繁冗詎當傳益哉弘
治中召為南國子祭酒遭父喪力辭　詔為增司
業員聽終制赴官既至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
功令肅儀軌而畧其瑣屑常矩初若無奇者至探
索隱賾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
齣成也經生各以經論質若寸莛叩鍾迎手而應
諸士翕然向風正德初疏請勤聖學重詔令敬天
戒隆繼述謹大昏五事以上已八疏乞歸瑾逆用
諸名卿多斥辱而懋已先事去矣五年陞南太常
卿辭六年陞禮侍郎又辭得詔進侍郎致仕嘉靖

初加南禮尚書致仕卒懋蓄德深厚潛修默成碩
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
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切深
久之若影響著蔡無不信也禮賢敬士樂與人為
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
決大議援經據古確乎不與易也寡嗜慾衣服飲
食器用隨寓而安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去就
詳慎其居官不踰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
之節天下高之嘗言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
皆通必窮理心然後大又須小其心心小則萬理

畢晰必涵養心然後小論處困云每講伯夷叔齊
餓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接論政
體以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
一泰一否為氣運所推盪耳論家法稱義門鄭論
風俗欲倣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約論居敬自謂
於專一上見功論窮理謂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
不苟始論儒先篤信程朱為聖學宗嫡不少違異
也家居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
在南監時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請

罪愆矣曰吾子玷衣敝履宜爾不識何罪楊文恪
廉以爲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
立異論之伯恭林見素後稱其粹中貞恪足傾動
一世表儀天下云
祭酒濟字介夫晉江人幼孱弱骨立而穎悟絕人
髮就總則盡屈其師褁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毗受
朱易盡得其肯綮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韻
精於學授祠祭主事王端毅爲冢宰引入吏曹爲
郎已復還禮曹請南又請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
西學校爲逆濠所惡致仕去正德初起國子祭酒

命下卒清疑重端飭動準古人於榮利泊如也其
學祖六經宗四書以宋四儒爲嫡派平生精力盡
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精發蘊繭絲牛毛莫喻
也亦時發獨見學子請益所至坐恒滿易義趣深
到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不敢變時人爲
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居恒以居敬爲窮理之本
扁虛齋以自命作箴日省括曰容者以爲已謹
獨之事雖親知不以示也後與楊月湖廉傾倒出
示之其言曰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
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
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造化之機又
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
也又曰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
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
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
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未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
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乃
爲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
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
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孚走卒又曰天之功

人爲善也至快至周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
爲惡也亦至信至密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計
之自見其深切類此追寢疾門人以粥進却曰吾
欲自絜清卒清天性孝友心盡而力愈至葬緦功
之不能喪衣食婚娶之無所歸者數人與人交愛
之以德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
復起清與其所親書曰聞章先生動息衆皆以奏
聞起取爲意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其聞起用之
言非惟不入其心亦且不欲聞之耳矣非直先生
其窮 予之知其心者亦方謂當路不必以此厚先

生矣向乘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聰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亦足以壯士風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乃所以益上也況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以纂修召誠亦不必竟其事矣識者韙之是時同邑陳恩獻琛少有邁質閉門獨學時人未之識也虛齋見其文以爲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爲禮琛辭不敢當以師禮事之自是學見其大而工夫細密意味悠長益淵源所漸者深也會試禮部考官尹編修讀其文大驚以爲出舉業蹊徑之外大

學士靳貴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發之果然而琛聲名動京師授刑部山西主事以母老欲改南調吏考功以徽號恩得封贈其親琛喜曰持此歸足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一武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閣一室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及物理人事之賾或迫然孤笑或慨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或縱行四野與農夫圃子語桑麻物候以爲樂若灑然埃𡏖之外者嘗喟然曰廣陵之樓百尺比海之鐏不空足矣㥑㥑何爲嘉靖初以薦徵用辭即家拜僉事提督江西學校又辭卒于家詒者無識不識以爲不愧虛齋之門一人而已所著四書淺說易理通典行于世時同安林啓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餽贈之無所受而賙其貧乏傚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傳士及門如趨遷南京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爲其孚信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廣東提學僉事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歎之以謂士當兼通五經今厪厪業一經而疎脫如此何也遂屏人事購諸經及宋大儒諸書讀之於是奮然於窮理致知爲務而體驗之身心時膠庠中業指目爲異已矣舉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時道士李孜省僧繼曉並以妖術得 上意會元旦星隕有聲吉應詔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邪而顯劾二人之罪不報尋謫景東判官景東西南極邊土宮陶世握郡章俗鄙戾

吉至官教其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約無犯宵見吉携圖書數卷而來欲爲置姬侍不聽餽銀器不受遣子祭來學問教郎會事其父遇毋忌即斷酒肉不御閨是敬信之而夷俗亦漸以變於是吉手録諸經日討論其中作愼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寘座右以自勵志其身之居夷也弘治初轉肇慶同知以進表詣闕王端毅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吉不爲屈轉梧州知府日爲諸生陳聖賢修巳治人之道使人知所徃累廣西左布政忤權貴鐫二官竟止貴州左布政使卒吉嘗謂禮大者有四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闕疎酙酌精詳行之于家鄉里化之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澣綴弗易教諸子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曰學不讀五經遇事即窒晩克養深裕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知之者信之必篤也老病日正衣冠危坐倦則假寐不以病故廢學所著理學論性學訂疑古賦集藏于家

丁玉夫璣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尋官烏傷王君長逾倍會事之吳文定寛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及弊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

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爲盗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祝不可曰其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内艱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越月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人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禮儀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

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曾齊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勞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

潤云

約論曰余考覩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素黙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靡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余治蔡虛齋易四子嘗引書於章句詁義可謂墨守矣乃其撰箴自省括欽欽焉孟子所稱詳說反約者歟大都國盛時卿大夫類安於先行質言如此云

約論曰自朱陸之論岐世之本心者病支離循學則者皆禪悟執言錮見均之未融於達觀文清薛起孶孶於反躬主敬之實恂恂淵默表裏曾冉殆造慥君子哉聘君堅苦而方敬齋密閎而白沙於本心之體曠然雖所由殊路而約於進道均也孰彼此焉而以岐爲夫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乃近學者無業可守言益言行益微其可懼也夫其可懼也夫

理學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少端靖有大志年十四署門聯業已有勉勉仁義之語弘治中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閉戶讀書庭無褋屐居朝市宵如也會朝廷起章文懿公懋爲祭酒以家艱辭詔文莊補國子司業攝學政以需文莊見學規積弛士放逸競差擬慨然曰造士莫先於求放心非柬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于奪以鎮

之不能持三者甚力六館肅然所奬識士後皆爲名人比文懿公至深敬信事咨諗而後行明年請省侍已乞終養閹瑾以給假違限奪官瑾誅復職上納忠疏留中遷吏部左侍郎會　世宗初政先後冢宰以譴罷攝天官篆時臺諫爭洗瘢瑕爲彈擊務薦揚爲功文莊別忠邪白功罪務得其適咸翕然當於人心與廷議衆論紛龐徐折以數言無不厭也所以維持國論扶植善類調劑其苦者爲多陟南吏部尚書尋改禮部懇疏致仕去文莊式古訓篤學進修有序動靜有常節恭儉莊整無間隱顯平生無戲言亦無文辭接人禮恭色粹處事整暇當官持正重變通有難進易退之節居家業崇先厚族率勵里閈教子姪一之於儉約忠信辭受語默纖悉必謹仲子玶入銓選大學士嵩故出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曰安義若命姑任之冷煖朔南決非人力能爲也晚歲謝人事坐卧學古樓覃精理性之學風雨晦冥不忘所事著困知記闢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都御史張岳疏請存問

以爲欽順正道正學幸　上尊禮風勉縉紳學士歸于正　旨曰可迨疾病宴坐如平日遺筆詩兢兢臨淵履薄之語可以覩所養矣諸困知記大端言千聖相傳惟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格物致知以至之則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斛然天

理之流行所謂仁也又言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不可混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今不知性之為理而於禪學中認所謂昭昭靈靈者當之無惑乎縱心任情顛倒迷錯而自以為良知之明應矣於闢時學最切其書三卷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者氣之神明性即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滯於物而違理矣

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即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然文莊峻學防時之意則遠矣

崔文敏公銑字子鐘一字仲凫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叅政歷官廉慎恤民隱有古循吏風銑少而慧特長嗜學弘治末舉進士入翰林為編修潛心古學正德初閹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之史館門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諸白面書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令練政理改南驗封主事瑾誅復翰林時　武宗頗以逸豫棄萬幾而特事大棘銑大

戚之奏記大學士李東陽言竊聞忠君者遠不問其誠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衞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趨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也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湛聽聞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卻已伏惟執事好士容汙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猶嗜飲好内未巳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

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洗然而淚下矣何則子弟父兄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竭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巳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恵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億人材以利偷若復有竊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内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耳况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大者又百此乎今九

事之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
自輔　先皇澤流而望尊　先皇大漸執手流泣
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遠貫
愈堅相幾酌會爲國着恭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
以戚則父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
執事弼亮初政調和董虐釐弊更化入告累矣然
猶未饜天下之望也頃强執事上疏忠懇留中繼
聞請歸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
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不同度
而建功處平世與經世不合迹而底績善始而不

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
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咨者
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
言者意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
時請面對劇難而復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
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曲
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而理也
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人
艙熟視之則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
客駭而共圖之卒以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

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
之也彼誠我聽則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
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
而獲遂夫立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
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職不缺不然使
至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
計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材行介而內信學深而
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
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眞毋以戇率棄其直毋
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實使部薦其監監

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恥表節嚴其
進覈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
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
引以自輔使之悉慮盡其否議不無裨也夫周上
需而繫民心者財也蓄乂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
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
者可討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
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死者何不爲矣夫盜者擾之靡靡英雄因

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
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無
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
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納賂而
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
一旦緩急此屬可使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
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
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
厚結民心精治士民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
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

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內任倡者利鈍
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
深服其心而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守
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
牛馬犬豕有誤入此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
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
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
懸懋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綴
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

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豈敢
敢俯伏冒台嚴謹伏斧待罪尋引病去嘉靖初以
史事召尋擢南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
體日衣冠坐東廂對諸生問難時大禮議起銑上
疏言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
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
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
蕙以下獄仰惟　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
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已意亦易其有極
疏入罷歸久之以少詹事召兼翰林侍讀學士遷

南禮部侍郎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　皇祖故鄉
墳址具在請當未者下銑覈實銑至相度以為事
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
為誣　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病致仕卒贈尚
書弘德閒士厭明文沿宋習靡泛欲振起之宗秦
漢之作而論學亦異說蓬起浚精於象數起損於
高虛於是文敏乃大遂研於六經尤深於詩其論
學反經刊詭遍達政體而清修介操及終老不渝
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為鑿而尚占之法又
久失不傳夫皇義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

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義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因夫子之贊明二聖之貞以貞變而正其履傳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詞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嫁求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志其躬也樂乃有與畧於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媵御歟理之常新隔世可

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全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然風傳俗習齊制飯器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之由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大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豳風而昌之矣故次十二國之變厭檜曹之

思開小雅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未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衛鄭王陳曰風之亂莫大乎鄭衛次則王陳衛自內嬖鄭由莊公不允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大姬好巫三綱斁焉夫衽席之私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召侮於夷狄傳譏於萬世故

君子愼其獨焉論檜曹曰昭先生之澤也亂極思治人心不泯矣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故諸侯橫王室微伯圖興王迹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也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獘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幸山衍是著之齊桓莊之內

政衰矣故三桓始于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
其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
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録事
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
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構也顧命防也呂刑褒
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焉書始
堯典咨於四岳終於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
乎今文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摹也古文諄誨復言
後人可放依也或以今文爲伏生譌言則殆不可
句矣此爲申古文而周之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

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
裁世變議本末又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
夊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
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横侯政夷而國痿無能
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
欲攺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盗而已夫子刪書與
詩文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
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説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
字末哉末哉以爲魏晉以來天閉道也矣王仲淹
獨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邪將

昌則戲其謀欲亂則退而懷諸其續經亡中説出
後人附潤淆之量其旨類分三篇曰内曰外曰襍
而取義羨文馴者爲内篇作中説考以爲至哉程
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
者性仕不以能見諌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已
而絜衆讐者賛其忠信頑者説其德義約哉正公
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合内外謂理性即
命一天人也大都敷闡儒教平切易行可名朱之
一經述程志述二程文略以爲朱文公性既高明
濟之沉毅邃探於渾淪細入於絲毛發道指諄掌

闢邪如抉其肺肝然舜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慰解
而志奮也述晦庵文抄退處相臺者十年非聖人
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閲作樓儲書取孝經四
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
程易傳程志程文畧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温公通
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
學與焉命之曰数卷樓省身履事準古驗今乃劄
記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陂見作士
翼四篇以爲由漢而下史記其事儒闡其義文士
騁其才知人申其辨而詭誕害教浮華無用者錯

列而兼存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乃纂王氏續
經之意取漢帝代楚之告迄　皇祖攘夷之檄表
作者之志俾覽觀者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
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
豫塞禍源求由治軌作文苑春秋以爲三代而上
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
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覈舉曰
重輔曰階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
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循古咨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之
可久其士翼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

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
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
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
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
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
非也炻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
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汲
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
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
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眣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

日月是以切己求要之爲貴其論經曰非子稱易
以道陰陽未知易也夫易陳人道以前民用象爻
所象建侯行師利見括囊之類豈玄談耶大人遇
以立政細民得以決事君子精義而立道小人怵
害而消惡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夫子繫
傳乃推人道之原故及於隱賾韓愈稱春秋謹嚴
未盡春秋也春秋記人之善全人之恥誅人之意
逵人之恭是故公薨于齊書葬夫人如齊諱故公
孫陽州非自於臣齊仲孫來沒其規國意溢於言
慮先於事夫日照雨潤霆擊霜折彼倉於穆之體

何與焉又曰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
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之述
史者幾乎罟其忿懥之用耶有病其不能建續立
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者作偷問
辨告之略言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
有華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
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貪其
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絀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
諸天故折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
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盡將以捄陂行而伐私

情非可以衍雜談而育後傳也夏蟲疑水君子不
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朱衰而人歐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
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
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
士的夫傳本訓經歲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
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
簷疊閣則郤其明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滄曲䚚則
迷其源況乎復言而慢裡說而譃吉士所惡童子
羞稱子乃班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

悼知音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其
自任如此文敏學主質言篤行故易厭圖象忘其
源文嗜高古故書主今厭古又性本剛毅意扶邪
衛道多詆訾頗不盡得其情云始文敏遊大學時
與三原馬伯循理安陽張仲修士隆及高陵呂仲
木山右寇天叙河南田汝耔等相切磋於學學以
明經修行爲的毋慕高虛溺訓詁毋耽辭采毋陷
利與名一意洙泗爲師故後皆有成是時仲修獨
持論言諸君日端默戢戢以謂能閑其心矣然必
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弃非聖人

合內外之道也衆心不謂然又數年馬伯循始大
以爲然而文敏以爲成我以履實之學者仲修也
正德中朝臣或以門生或以鄉里知故附大臣大
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光祿卿李良素諂事
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選又以女字少師孫少師爲
劉瑾所逐良即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以御史疏
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小人終必負己早絕之而
皇皇廷正人也甲戌內宮災士隆疏言　陛下前
有逆瑾之橫後遭蓟盜之亂曾不之警而輿居無
度罷返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於肝內宵夜

宴遊煙燎外見朝廷大土木權右競豪後親信內
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名之進貢鄙猥無聞者使
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
兵疲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如張璞則獄死
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莫知之也臣竊爲陛下危
之繼自今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與講官師保刺
經論道考典云之故皆關國大故坐斜劾謫判晉
州稍遷漢中守僉副使卒仲修內行甚敕篤友誼
有終遇勝已禮信之如師爲御史持贓吏甚急曰
夫無歲不生財今民貧官空財奚之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患無兩不足之理蓋侵漁者衆而莫之
稽也故所至吏淸其卒也文敏大慟惜之是時深
州張璉伯純、壽張殷雲霄近夫、皆有遠志、自經而
下、惟程朱是宗、璉嘗言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
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
哉、著述言若干卷、知尉氏、改宜陽、課農與學、雅良
恥否、爲御史、逆瑾罔以罪、無驗、出僉憲河南、忤都
御史張某、下詔獄事白、忤柄臣、奪官、雲霄少好禮、
治父喪秉禮、既卒服、始冠而昏、必於禮、後又考訂
古今祭禮而謹行之、故曾人多執禮者、舉進士請

告歸、作啇文堂聚書讀之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
又以詩抒情表志、以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
皆辨其音節而擬之、後病其大慱、必六經之旨、然
後究心焉、然早夭、官至給事中、爲人方峭克約、國
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
夫之恥不善、不啻負穢、文敏銘其墓曰嗟吾友行
如璧文孔瞱明有儒垂世楧

何太常粹夫 瑭　馬三原伯循 理　王司馬浚川 廷相　魏莊渠 才校　夏敦夫 傳侯補

皇明書卷之三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張文定公邦奇、字常甫、鄞人也、少沈深、好讀書、少長
游神高朗、恥與娖娖者伍、弘治中舉進士高第、入
翰林、讀中秘書、益慱閱、作觀頤錄、朝夕紀過以自
勅、正德中乞歸養、家食藜藿不厭、起湖廣督學、自
免歸、覃精載籍、有終焉之志、嘉靖中進春坊庶子
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
子祭酒、迪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

吏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
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上、泊如也、已乃兼學士、掌
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
弗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尚書、卒、戶部以國經
用不給議鬻爵度僧、邦奇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
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
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　肅
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圜丘方
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邦奇議主合而極推
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　上以

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
逮詔獄且奬時盡言邦奇喜作納言勸忠頌以廣
上意其觀頤録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
未知九思或忽内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
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
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
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
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
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
詳書之曰觀頤録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

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録爲
自欺人之欺已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
不戒夫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于前有所溺之謂
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
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
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
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
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
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惕然
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

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
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
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
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
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是時諸儒論學者患
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文
定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
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

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
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
所有而吾心之本體巽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
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
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
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
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
眄豈不悲乎是時王文成以論學名世悅文定溫
恭而慧也目以爲聖賢文定以編修歸省問贈言
時甚少文成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

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文定知其且心攝之也報之言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乎哉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闡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斷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

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乂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是時已凝然自立不惑如此文定靖共含和清儉博達虛懷泛愛而人不忍欺夷易溫恭而非道非義不苟處也時時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剔玄暢

讚其傳可必云王文成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文定與鄭人聞冢宰淵余通政本汪都御史玉友厚善沈思力踐殫意於古淵學而卒各有以自立也淵自有傳本進士及第入翰林充經筵官正德權奸迭擅國屏文事不用本疏指切不見用乃疏乞補儒學官便養以自效當道難之擢提廣東學官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任悳巡按毛御史鳳不法舉劾之毛遂相詆旨卽訊毛落職去而本內艱起復復故官提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天宇嘗曰吾毋有舉措或沉吟未決

思子華之風卽爲沛然蓋壯其臨義必赴若鷹擭
瀾趨莫或回撓也玉才高負勁氣沈毅重厚以副
使偕兵臨淸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以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見西北邊彫耗賞將官掊尅所致請
甄別賢否明賞罰以治軍性剛正見柔佞者疾之
雖仇讐不爾痛也已有過雖纖芥不自蔽云
張襄惠公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弱不好弄端凝如
巨人舉進士官行人　毅皇帝不豫盱豹房與閣
學三數人同盱起自兩宮而下皆不得問閒中外
以爲憂岳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

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與廷杖謫南國子監學
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
之帝無主名大學士乎敬欲遷合當之岳曰是不
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
張不聽議上　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時乎敬
首以議大禮結主知不謂見出岳下甚忌之欲羅
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
七人聚廣東塩課提舉歲餘起知廉州廉荒鄙寡
文學不力農岳煦嫗撫字教之以田作興學造
士躬爲講授省里甲浮費嚴珠池厲禁三年俗丕

變士翩翩有中州風安南亂絕朝貢朝議將討之
岳疏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乃其自相攻殺不
足爲用兵朝鮮李仁桂據高麗土擅命群臣請討
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吾取其
效職貢不侵叛而已故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
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所封土也若牽於文儒
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然　高
皇帝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遂定今爲夷狄
故勞師萬里討其賊而定之非中國之任也又反
覆以天下大勢財用盈虛兵將強弱具言其不可

狀疏入不報則治兵食立營壘討王師所從入水
陸道里之畫以待事會遷去而莫福海遣人扣關
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語
聞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羅萬諸洞畢破之　上再賜
金幣尋以僉都御史撫江西屬歲饑設法措賑節
紓其財力奏留京折銀伍萬兩助賑又請折正兌
米数十萬石民饑不聳詔爲大學士嵩建延恩閣
供費僅如式嵩致書謝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又
節大學士言工築費　言謝曰愛人以德權右副都

御史督兩廣軍討封川融懷馬平諸猺悉平之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召入爲刑侍郎御史南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郎而兩廣總督不可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連山以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卒于軍事具邊防中兵尚書聶豹爲列上其功贈太子少保謚襄惠蔭子賜祭葬皆中降特恩方鎮沅時邊臣競餽遺用事者以自全而岳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諷之少貶岳曰無以爲也棊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已

爾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卒先四月有大星殞於東南云岳長身玉立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精微隱賾一時巨儒皆出其下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學以宋大儒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爲籠罩儱侗排之甚力一時賢哲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即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焉矣其文章氣象宏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爲深所著書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皆有裨世教藏於家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志聖賢之學潛修深造篤行慕古正德初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時閹瑾用事以公同鄉先致幣欲致之卻不受瑾數欲引自近公不應瑾怒欲中以危禍引疾歸杜門瑾敗復官上勸學疏及應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嘉靖初召復職上疏請溫尋聖學奉詔修省以十三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事大臣宰相之職議大禮

下獄廷杖左遷判解州既至勤政惠民勸學興禮轉南考功郎解士民泣涕攀送不忍去陞太常少卿革教坊俗樂四方士趨講下問學者殷勤開誘引接無倦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而公一本之於躬行語學者安貧立志而括之於愼獨六經四子探討精確皆體驗自得有前賢所未發者轉國子祭酒教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郎患風教大行陞南禮侍郎士人就講於祭酒時不異也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鄉人哭爲罷市弔者千

計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致哀公嚴肅端儉篤
敬尚禮以誠敬自度及接人則和易可親言必由
衷行必由道其確然自守人以爲合宋程叔子司
馬君實爲一人云

許莊敏公誥字廷論襄毅公子也幼機神警朗十歲
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戸部給事中慷朗明直
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延綏倉芻中官出督者貪縱
狀避人懷之正德初毅襄入本兵誥引嫌避言路
改翰林檢討閹瑾作矯旨奪襄毅公官并黨誥全
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閉門掃軌潛修遯覽

受徒論道泊如也以交薦起爲尚寶丞復引病歸
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叅議一時江南人士
爭趨講席問質傾心焉已被薦起翰林學士入侍
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如指掌
上甚嚮注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
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
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
酒事誥弘奬風節絀華抑兢以經世爲士筌以尊
德爲學軌一時人士翕然乎化之太學生有遐方
旅櫬不歸者三十人歲义名字漫滅則出公帑金

購地葬之賙其貧蜜弗給者數拾人奏罷教職不
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
情中節而和卽用人行政咸順天和　上嘉納初
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　世宗卽位撤曇冊像
易孔子像以木主誥因爲上具言皇帝王師之統
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八師正禩東向周孔二師陪
禩坑向如誥言講中和　上說曰以巳情通天下
至治哉誥頓首曰幸甚孔孟說教多治情蓋性靜
情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始可用力耳侍臣講無逸
殿宴豳風亭誥具言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

中宗以天命度其身治其民故無徃非天所謂欽
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曰善擢吏部左侍郎屬
百司入覲疏清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擢南戸部
尚書未幾卒誥孝友仁厚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
十年每臨諱必哀又學于張僉事張卒于南貧莫
葬也爲葬之又恤其孤娶事襄毅公雖宦學成臬
臬如也惟謹上冢必憀惻不怡其治經折相沿之
臆言獨出已見謂宋儒分理氣爲大謬謂聖人以
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所
著補通鑑正圖書源性學序道統中原道王司馬

廷相稱其弘益道術體認精確崔侍郎銑稱其我
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云
約論曰　明興　天子表章宋大儒所注經著令甲
取士學子嚮風遵習視金科玉條尺寸弗爽貸而
風俗質醇弘德間文治洽而賢哲輩出玄索淵造
邁往獨詣各往往不株守程式矣非其相友造化
之盛德曰日新邁蹠越者殊土風登恒岱者異海觀
夫焉可強哉故夫天地睽而其同山澤睽而氣通
學者守一致而慮百塗殊途而歸同可以語學矣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也少有博識事奉常魏

恭簡公校受經恒然以聖人之道為可學三代之
治為可行宜心潛思閎覽博物尤篤好周禮蓋周
禮之廢久矣宋儒胡仁仲宏近儒季明德本各著
書指摘其瑕疵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幼清以為
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取而更次之何司寇喬
新何翰林芬陳中丞鳳梧各以其意為訂次應電
嘆之曰是謂諸人之周禮可也豈周公之周禮哉
乃覃研累十數寒暑先求聖人之心遡斯禮之源
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
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即細而繹大以為百

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而合也嘉靖末以兵燹家
燬困甚乃西遊吉安就羅中允洪先訂正之洪先
宿學斤斤少許可又頗留意於靜虛薄不省後五
年與居遊久乃稍稍讀其書禮敬之有異同爭詰
至累日不解蓋三月而後忘言歎以為如盤根樛
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爀
搖其中而凌駕其上也於是陳翰林昌積首以師
禮事之中丞何公遷為刻布未訖工胡莊肅公松
撫江右好其書卒刻之而書行其自序曰周監於
四代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

収藏之彌綸宥密如上下四方之六合六缺一不
合也以治教禮政刑事卷舒而闔闢之如六辨具
而花成辦不六不成也大而王躬后宮進而朝廷
圻輔遠逮五服四夷下至于昆虫草木皆六官共
聞其政六職共理其事錯綜聯絡如束物之六札
札不六不固也故一職修可以扶顛持危撥亂世
而反之正六職修則天下大和萬物咸若矣是故
天官之屬凡六十王者奉天道以理天下曰天王
冢宰佐王以奉天曰天官是故王宮后宮之事宰
無不統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

主內政及后之左右也膳夫主王食酒正主飲宮人
主宮室也典婦功主女紅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
疾病無一事一物或出于他門違于式法者所以
俾王躬及后世子率由乎天道也萬物皆天物故
主制國用百官府皆天職故主統百官天下事皆
天工故主贊王聽邦治而太府司會則贊其治會
其職者也天官於虞為百揆六十屬皆在上之事
天覆象也地官之屬七十五地之道主任養萬物
地官之道主教養萬民是故四民異業而同教六
鄉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庠序之教詳六遂多農故

遂人田里之教悉司市而下以教商冬官以教工
師氏保氏主輔導王躬而教其左右司諫司救行
畿內之民而教之者也地者土也載師任土者也
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國邑分土也門關
守土也倉廩土所出也虞人若上下草木鳥獸牧
人蕃育犧牲土所產也虞廷司徒掌邦教后稷布
百穀益虞而周禮並屬於地官成周時距洪荒遠
地盡闢得兼之也諸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
之屬六十六春主和宗伯掌邦禮主和同天人之
際日春官禮秩序皆天命天府奉若天道也禮莫

大乎奉天大卜祭人占夢詳祓馮相保章聽命於
天也典命典端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叙也鬱人
司尊彝司几筵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詞也諸
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播樂以和禮也
兼教王世子及造士於禮樂世婦內外宗教六宮
以禮也送死大事家人職器專其禮也虞廷命伯
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禮合于宗伯六十屬合
敬同愛春生象也夏官之屬六十三夏萬物盛長
大司馬掌邦政主天下之大事故象夏量人遂師
制畿封國也職方氏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

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四者政
之大者也政者正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
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正百官也九伐之灋正萬
國也服不氏而下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馬其
乘畜車止為環衛行以載者也有司甲司兵司弓
矢以修之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以駕乘之戎僕主
御司右為右射人主左以御之環人挈壺皆事于
兵者也兵莫大于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
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國者也兵莫大于
防微慎方合方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撢人消患

干未萌也司爟主火夏氣也弁師首服夏象也六
十屬使萬物各正品物咸亨之象也秋官之屬六
十一秋以瀌則夷萬物司寇掌邦刑亦法則夷物
故曰秋司刑以定辠司剌以叅伍赦宥掌囚以拘
繫司厲以收奴掌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
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
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
修閭御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
皆禁於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司民掌民數何也主
刑者民之司命當好生以為心殺一人而民數斯

缺也刑敢不慎乎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瀌則
馭圻內也大行人掌上下邦交之禮使各止其所
和莫大焉是秋之德也又主以刑詰四方冥氏已
下十二官施瀌刑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
舜命皐陶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俾作士蓋兵刑
兼掌之周禮刑屬司寇兵司馬專之蓋中古政刑
繁夥不得不分也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
物各正性命之象也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
邦土天下之治所由成故命曰冬官冬官職屬今
亡考工其一屬考工記其經記也天文室辟未有

土司空土公二星主水土殃咎司空象之故冬官
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土官之徙民者當有善景
相覩卜以疆理四方如召伯之世執其功者當
有工師統營造諸工當有梓人統制器百工如記
所云者夫百工之用財至夥矣不濟則濫不節則
淫而器府星象於天故冬官屬當有器府與九府
並是百貨之所通也天東井主水衡地官有川衡
澤虞惟獨主屬禁財賦故冬官屬當有匠人主決
瀹治溝洫通津梁如記所述者是水土之所治也
冬狩曰大閱於軍禮為脩天文壘壁陣見娵訾之

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壘壁氏主營陣之事主脩
巡自東岳抵南歷西冬比狩而一終天文河鼓閣
道見玄枵之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其官掌巡守
之事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禹作司空六府
三事允治惟乃功其事也冬官屬當有官總六府
而考其功書立政有準人準者法也取水取繩取
平直之象也冬主水當屬之冬官齊律度量衡與
夏官量人聯其職冬主閉藏禮有畜夫當屬之冬
官掩閉室廬收藏積聚以封守鍵閉為其職冬主
史事古有柱史左右史以記事當屬之冬官記言記

動記邦之大事與太史御史聯其職北虛危主死
喪水五行屬冬于動物屬鱗鹽水所自出而利傳
宜皆有尊官司空主之空之言空也相天下之勢
所空缺而修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作冬官補
義夫天萬物之祖也懸象著明而品類畢陳矣豈
獨冬官五官皆法象於天是故天文在朝象官在
野象物多不可損少不可益南不可北左不可右
是六藝之肯歸王道之權輿列聖所取象焉而不
違者也是故中垣紫微天大內也上垣太微三朝
也六垣天市市也兼國中矣禮中王國以爲宮前
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
象於紫微天樞天極天子爲天下樞無爲守正而
四嚮拱之象此者也五帝座卽王五寢華蓋覆之
環之匡衛十五星宮伯所掌八次八舍爲王宿衛
周廬者也勾陳句四星天皇處其中王者聰明睿
智而前旒蔽目紸纊塞耳恒居隱以主顯象此者
也天乙司戰鬬吉凶太乙主陰陽水旱是帝天之
神也天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是帝天之德
也尚書主出納王命爲王喉舌內史太僕象之柱
史左右史也四輔師保氏之任王之友臣也六甲

主布政授民時太史象之天柱主晦朔晝夜之叙
馮相氏象之御女女御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
善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
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爲七政樞機是道揆所出執
其臨制之柄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勢不欲明
古官宮竊柄而勢明因遂爲刑餘占輔一星大臣
象也有三公三師所以襄王於天天子師而不臣
者也舍是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文昌位斗上欲明
王者敷文命于四方法文昌也天理居斗中欲暗
王者神武而不殺法天理也太陽乾德天象與
昴太陰坤德地象相爲配者也君道主剛有玄戈
主斷有天鉞主威四方伐暴亂天棓其前驅也天
牢貴人之牢有八議故以不見爲善內階升降之
納陛天鈎輿服法駕象也天廚內廚掌王后之饌
屬膳夫內饔及饎人天床女床則六宮枕席牀第
之司也八穀農本務天生德扶筐后妃親蠶之器
列內垣王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故象之也傳舍
主四夷館不欲明明則胡兵入太微兩垣凡十
星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若端門是
天子之九門也五帝座天子日眡朝之位太子儲

嗣從列焉有幸臣小臣御僕之象也虎賁從官郎
位郎將皆列象其中有三公九卿常朝者也有五
諸侯五方諸侯之入覲者也謁者司士象擯諸臣
特揖旅揖者也內屏王宁扆常陳其儀衛之伏也
鬥國神器台國大臣大尊太子尊屬貴戚也少微
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屬明堂標布政之宮靈臺
所特登眺望雲物而飭鬱滯者也天市兩垣二十
有二星象王畿垣中侯星則畿內諸侯也有帝座
象王親治其畿內有市樓司市所涖思次也斗斛
帛度列肆車肆屠肆皆列象其中其宗星王同姓

及子弟食采畿內者也宗正所以叙玉牒正宗法
宗人即都宗人家宗人治禮事者也女牀后六寢
后六寢在天市何也王主天下之陽教后聽天下
之內治王立朝故太微象朝后立市故天市有寢
且是天下奢儉貧富之原也宦者四星內小臣之
職員四人其象也天紀市法織女典婦功之職也
周之與王后夫人必躬親蠶織象此者也七公鄉
老鄉大夫之象古刑人於市故貫索者賤人之牢
也罰星附之梗河招搖司甲兵漸臺王碁漏保章
氏之職也是三垣之象也東方蒼龍七星首龍角

角君象主王正月行政故象之也攝提協時月進
賢與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者天地始闢王者所
為闢四門也天田耕籍亢主章奏曰疏廟是廟堂
通塞之候周官復逆之任也頡頏主赦宥折咸主
戢兵平星主和政刑皆春生象帝席主宴樂樂嘉
賓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即天府大府在
庫門之內者樓中衡星玉府之藏閼石和鈞者也
氐者抵也天行始於東故氐為天根太子象之為
東宮天乳乳毋象王后妃不自乳其子也騎官國
大事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騎陳有將陳車兵車車

騎其馬乘也車有輻故有天輻屬氐者太子行撫
軍守監國故車騎甚設所以為天下本也房天子
後寢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戶謹內外
者也大明生東故日麗焉日君德象也大火三星
曰心見天根亦天子象人者天地之心天子以天
心為心故象於此也從官巫醫屬積卒衛士即宮
人掌六寢之修者也尾主后妃御叙於王所神宮
其解衣內室也東方者春產萬物嗣續之道也大
子問安視膳以孝養故近之欲其毋遠也箕以糞
又揚穀器尾而受之箕明婦無外事也木杵若糠

星附焉夫讒邪未有不自其骨肉間而始者故實
主口舌此天明之微也天江者大江之精天淮者
淮河之精東南水之委故象之也魚鼈龜附焉夫
天之道南陽明而北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
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壟北方北首之道也
故玄武爲虛危主死器祿司官祿危司濡泆非司
過哭泣主倚廬悲哀敗臼主災咎墳墓墓大夫
所掌百族兆域歷梁家人所掌公墓之地也人萬
民之精天之司民周官獻民數而登之者也正北
方子位於易先天卦位爲復貞起元之象也人生

於寅而胎於子故象之天錢十星規圜象　九府循
環流通以爲百貨極坤陰方主利故象之也斗酒
器古爵人於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祿斗以酬酢之
也天弁天子冕升建其都闕天籥主國家秘書皆
春官天府之事故列象於丑寅河鼓天子路鼓天
桴鼓之主刻漏鼓鼙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
也夫天下本務在耕織天田九星井田象牛農丈
人耕具也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服飾也敗瓜
瓠瓜場圃之所產狗天鷄民所畜也制田里教樹
畜之道也羅堰主豬畜九坎爲溝渠天淵其泉皆

主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天子非巡狩濟
必有壅而不宣者故於此象之王狩所謹在道路
津梁所嚴在旗鼓車乘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故
象之也閣道從紫微絕漢抵營室則天子遊幸別
宮之道也王良造父者御官前四星天駟也策御
官所執者車府天子五輅天廄校人所養馬者也
天津津梁輦道馳道奚仲大御之官也王至尊道
路舟車加嚴焉故象之象之者謹之也壘壁陳有
羽林北落有鈇鉞有八魁天綱武帳也天海四海
之精北方水所都也雷電霹靂雲雨皆有星其乖

和候之王師動如雷明如電威如疾霆澤如時雨
而藏於北方北宿故兵主戢也故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象此者也室昏中而營建定方中是也百
工五材惟土木爲費鉅土司空土[illegible]蓋屋土公土
公吏其屬也杵臼治穀東壁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壁南爲壘天子武庫庫南[illegible]門也天大將軍大
司馬位婁主苑囿犧牲爲牧人左史虞官右更牧
師也天陵主山林丘陵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故
亦爲兵疫占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吉天死主養
鳥獸天園主蔬草木鈇鎖主刈芻稾營其畜牧之

所是明人場人委人之職也萬物成於秋故於此爲脩胃五穀之府天廩待廩也天囷揔所納天倉天庾粟入之所藏也百穀登於秋故脩之夫天道秋爲殺地道西爲金小刑爲刑大刑爲兵皆所以裁物之過而制其中也故昴主刑獄主兵又名旄頭主胡星西兗爲口舌卷舌天讒在焉比於刑者也天河者濁河之精天舡主舟楫積水主水災畢主邊兵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南爲華夏北爲翟是天之所以限華夷也天關主邊防爲日月所行五車軍器

府兵出入以柱出入車內外占之天潢主輿梁咸池主陂澤池沼天節周官掌節九游司常所司也九州珠口象胥傳譯之官参中三星爲中軍正中大將旁二星參謀象也二肩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伐將柄也背軍藏之府坐旗天子大白旗参旗大將旗司怪候軍中災祥者主井主水泉軍井行軍之井師徒所取給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鷄精貫師也闕丘下有狼主盜賊弧天弓也矢常屬狼當狼冒天狗橫河中皆備防井主水衡主平法令物平莫知水水位水府四瀆之精在焉鉞附之以斷[illegible]

北河爲北戒曰胡門主攻伐之國南爲南戒曰越門爲陽國禮樂之國也六諸王爲宗藩位五諸侯天子所建以任豢萬民者也天樽飲養器以養老丈人其人也孫子二星侍焉其老人則占大人之壽考者也鬼主祀事中積尸象神天廟祖廟天社天稷社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給烹飪爟火周司爟烜供明水火者也後天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養莫大于敬老恤孤追養而繼孝故象之也柳主雷雨草木精藏于北而見於南又爲天廚主烹燕酒酒正也天記主齒禽獸牧人

牧師之職也外廚主烹宰爲外饔稾人七星四鳥頸文明之會也主文繡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星三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之屬也午而陰妬故以爲后妃之宮軒轅曰權太微曰衡后主內政以翊王故命之內平主執法平事天相內宰主佐后禮事者也張主珍寶御服主掌次翼天子樂府也夏大合樂故象之軫主車騎任載軍出以爲占長沙子三軍之命器府工肆百工之事及季春咸理故麗于此也冬而效功土司空掌于之天文爲星千四百六十五爲座二百八十三其大數十其文

五千宇宙事如斯諸掌矣王人明此體道以奉天
人臣明此陳道而佐王古天者因其體之聚折隱
見與七政之所宿離客星之所乘見參之以十有
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星之舍其災祥亦居可
知矣合而凝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作天王會通曐高者下爲基生民者
地爲本疆界離麼乃畧具存述治地事宜軍輿行
司馬之職既缺東漢罷都隸而古陳斯衛公變七
軍而八陣亡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盈領吞
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泰山之形圖奔

自賢敢於非聖毫分縷折作非周禮辨古左圖右
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凡圖所不
能道者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
周禮有圖舊矣冕服爲男女之形而章服畧井地
爲大方䎙而溝洫亡則亦奚以圖爲哉今圖理原
於天文道行於地里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
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
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
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畢爲之圖以見意復爲說
繫之作周禮圖說嗚呼周官三百六十屬洋洋乎

廣大而精密茲敬爲傳詁詎欲泥其迹畫如所設
置耶時異勢殊如王后夫人於尸賓獻酬朝覲聘
亨天子於邦君送迎揖讓茲爲必不可復者矣乃
若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道不用其名五常並立
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則固與天地相爲貞觀
日月相爲貞明者也準今於古庶經治有抵而得
所取衷焉作周禮傳序以爲書名不諭於象胥古
文大壞於斯篆以楷翻經文乃并斯篆而亡之汪
瀾一決謬將何極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加訂正
爲之防述經傳正譌應電於研經最力初讀時疑

者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最後疑者猶十之一
二乃置不賓思獨劄記時寓目焉久之理自呈露
而煥然乃其括在以經而解經蓋所自叙如此應
電書既傳而遂卒陳翰林昌積實爲之經紀其器
君子曰有終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
墳起方如印章讀書好研精自負以明學爲己任
補邑庠弟子員赴鄉試即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
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華懷挾之弊
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

匱而不肯出無寧踈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
也於是制稍寛久之不薦乃棄業而大覃精於六
藝百家之道術作詩教考以爲詩本舜典教冑子
依永和聲以調劑其直温剛簡之性而歸之六德
本禹謨九功九叙九歌之勸以終其修和永清之
用而成治功是詩之所始也先王因人情而飾之
以禮義用之祭祀宴饗賓客燕閑以養人之性情
移風易俗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雅樂之
道也而天下之人依倣樂辭爲詩以言志則善惡
美刺各緣其風習之所漸而爲言於是王者命大

師於巡狩時陳之以觀風以行其黜陟而設教是
則所謂風也虞夏商之詩不傳惟商頌存者五篇
而三百有六篇皆周詩蓋詩莫盛於周也詩三百
惟周南召南及豳七月二十五篇正小雅二十三
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二十六篇嘗成王周公時
所作其餘則康昭而後大師隨時采録以備王狩
而學士游息時習之亦時用之於宴會賦荅至孔
子時多至三千餘篇蓋蕪濫甚矣於是孔子欲繼
周公之志本其時風雅頌之正者而刪考太史之
所録取其樂不淫哀不傷美可勸刺可懲者以爲
經彼美而非善怨而非分畏而非恥善惡不足爲
勸懲者則刪之故其論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群可以怨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告顔子
曰放鄭聲此刪詩之旨也漢儒求其數而不得遂
襍取逸詩之傳者足之失其義矣或曰惡者可以
戒是觀風之所存也不知存經之與巡狩也不同
彼巡狩之時蓋善惡相形而誅賞繫焉故可以著
刪經而存之初學何知無乃爲導亂地乎或曰教
春秋善惡並紀庸何妨不知春秋紀惡必著其敗
禍之應而加之褒貴之文聖人録刺詩之義也桑

中之作豈其例哉不敏懼漢儒誣經之非或啓後
世廢經之禍本舜禹周公孔子立詩之意其無益
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至於經之大旨剖析之
微辭則集傳有罔極之恩焉作禮經類編以爲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有三曰儀曰曲曰官所以品節
乎仁義而舉人道之全體也其見諸動止食息日
用之則彝倫愛敬曲折之施愛憎取舍進退死生
之節皆禮也而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吾身以及國
家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衆體以成名皆禮也而
經禮三百生焉其立政裁物定法以爲天下守皆

禮也而周官六典作焉曲禮三千地官所掌五教之目也經禮三百春秋所掌五禮之目也周官禮三百六十則命之官以立政裁物而綱維乎二禮也記曰禮有本有文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制度其周官文爲其經曲乎是三禮之義也後儒不達以謂儀禮爲經而禮記爲之傳儀禮著矣乃其不傳儀禮者何爲乎三禮考註指周禮儀禮禮記言之也而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故義例多闕而無章不敝切窺聖言之緒得分度於星辰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命之曰禮經類編爰首

大學猶五玉之有瑁也爰次曲禮或小而近或重而實也爰次儀禮又次周禮各有正經別經逸經增經而傳各類附焉爰次通傳統三禮而爲言者也四圭有邸受之以中庸終焉記爲之正所次官爲之正所亂尾置庇復之言曰外紀凡二十九卷一百二十三篇當是時王湛二公以論學名世標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經綸弗是也申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以爲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

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然必充萬物之說則古今書傳累千萬卷海山形色累千萬種胡可悉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即上智且難之以此爲教是天下之絕學謂心之靜定虛靈即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無庸積漸徑迪光弘乃至人人自聖信心任情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學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

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所以修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材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

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
修齊治平之事闕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
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譸張民聽則先王之所
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庵之論格物也
大而寡要只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
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
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
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欽
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
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

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
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
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
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
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
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
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
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
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
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

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
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
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
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
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曆
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
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能備矣
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
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
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

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
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
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
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
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
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
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道也曰道曰德至
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
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情
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

典謨爲訓詁爲禮樂文章以成化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曰良知即聖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

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

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其原誠意曰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之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即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即我之道而意專

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晝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榦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榦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其正心原曰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慮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而蕩動極而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

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乎天理而私妄難以絶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衡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絶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幻妙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

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賔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㢘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無將迎無内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

辨也作正心原其修身原曰君子之動也涌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動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横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温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入聲入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

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聚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與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與孝興弟之心今之民卽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

之具也賢才治之幹也生養治之基也有東餒之
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甚有憸壬之士治具不可
張何以爲幹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
哲而九德之勞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
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仁讓孝
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諸皆其指意云爾
經綸既遂請於宋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已
也念時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闢王湛
甚力辨心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異也與
經綸說適合則大喜亟走書陳所學質是之而羅

公名德碩望力恚時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不輕
有容接而經綸未一面輙以書辭文幅尺過後沮
抑之經綸乃大望走南都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
質之佐頗容接然不甚異也其後倭寇南浙閩天
下頗洶洶益憤憤以爲是司兵者未知兵也則條
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越道中
暍而卒經綸矜莊好禮學其論禮可俟之後聖然
性剛果訑近學過適不載載其自成學者於篇
約論曰于褭與南豐李生游見其莊儼端確如其
言敬之及讀其所爲書稿悲其意其論三禮卓乎

姬孔經世之業矣間治周禮脉然得王子傳讀之
精詳與傳通天人之紀何其達也乃皆老死一經
生可不謂惆哉王書成得胡井肅羅春坊而始傳
乃李竟泯泯也羅文莊於李學特近相求而不相
遇悲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

文學傳

國朝

國初佐命謨猷之臣二人曰宋學士濂曰劉誠意伯
基並以文章名世而宋爲儒宗光嶽合而六音渦
完天地交而惠風時暢古未有也自宋末婺人士
承守徽國朱文公之術學不廢元季兵亂學士奔
走失業而濂束髮入金華山冠黃冠著書曰龍門
子凝道記基走風塵過以策干有位不用棄官入

青田山中著書曰郁離子其後遇時並起從 上
帷幄並著謨而文章爲時宗工濂早受業於吳立
夫業已從柳待制貫黃文獻公溍游淵源深厚又
切磋於白雲許氏之門人故其學以六經爲本根
遷固二史爲波瀾而殫力於窮經始時取一經而
次第窮之有不得終日夜以思或至達旦如此者
有年學既通猶不敢以爲是也聚羣經於左右而
循環溫繹之如此者又有年然後知聖人之所以
代天出治範世扶教者其精神心術之所存累千
百年如一日也而六籍之外以孟子爲宗韓歐之

歐陽子又次之由是去而讀遷固之史稽本末以
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救其微析章
句以辨其體其事體燦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
皦然不誣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同異若燭別白
黑若衡決輕重坦無遁情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
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澤也滾滾乎其
不竭也渢渢乎大無不包而小無所遺也濂之自
敘云爾故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其氣韻沉
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上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

殷敦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
登裕南萬象前陳應接不暇爲有識所推服如此
於是文名大振於時而濂諱人以文人相命慨然
曰丈夫七尺之軀所學者獨文乎哉予所謂文乃
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作文原其畧
曰人文之顯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
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
然之文至道妙理含[illegible]而無遺而其制器尚象如衣
裳棟宇書契舟楫牛馬杵臼棺槨弧矢之用皆非
文不著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

之施師旋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
別皆則而象之故凡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而
文之外無物也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
行遠始括諸辭翰以昭其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
聘覲宴享饋食婚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
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
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
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
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

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
也觀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
季路之揚觶延射也苟度而臆決之終不近已嗚
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
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
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
周八極者也而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
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氣得其養無所不
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
九天之屬其高不可規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

文之量得之[illegible][illegible]淵運行不息其地萬熒驪火
弗柰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
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
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
深得之雷霆之鼓舞風雲之翕張雨露之潤澤鬼
神之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
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
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
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而爲經
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

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
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
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
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
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
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惰者將以
蝕夫勤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乎腴觕者
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
雜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
蠹滑其眞散其神揉其氣狥其私滅其智麗其蔽

違其天昧其幾奐其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
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鷙
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
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蛾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
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
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
功也可以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
不亦可悲也哉是時誠意伯基氣豪甚自負恒不
可一世士嘗侍　上語次及文學　上問於今文
學之士爲誰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爲海內所屬

實翰林學士臣濂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
即太常丞臣孟衆後張孟兼既以才俊取禍而濂
同郡同門友王待制禕蘇編修伯衡胡仲申翰咸
以文學著稱待制死國事具忠節傳中而金時耆
者有翰林應奉唐肅處敬高啓季廸之倫
蘇伯衡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自文定公長子徽猷
閣待制遲知婺州遂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
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　國初仕爲國子學
正以近臣薦擢　國史院編修以瞶辭去宋承旨
濂乞老歸　上命舉可自代者以伯衡對召至[illegible]

以疾固辭賜文綺遣之伯衡需嚌宋學析義如蠶
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整姿態
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
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每
屬之以不朽之盛事伯衡著空同子瞽說數十篇
文集若干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
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
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
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
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
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
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
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
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
木焉根而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
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
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
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日月氣象沉鬱

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洄複馳騁也如弇腸如鳥道何也曰縈廻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

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葽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倘焉無難能者矣

胡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子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長游蘭溪從吳貞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時黃文獻公溍以文章名天

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賛之不容口而翰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　上立爲罷之已　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書成賜金綺而遣翰高明卓絶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也所養甚深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遠乎傳而守則約務乎

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収皇初正紀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茫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

肅越山陰人幼通諸經學無不綜究文簡絜雅與律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擢應奉翰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謫佃濠而卒蘇伯衡志其墓以爲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畊隸非才之有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將詩文高古卓犖楊修撰

愼取以爲明詩抄首云

黃工部肅字子邕江西新城人孝友勤經史博通經史子勝國時官主事洪武初自北平來見　上仍以爲禮主事明年陞禮侍郎時　國初刱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危素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已降工部中隨陞工侍郎轉尚書嘗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罰俸六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醉夢稿王忠文禕爲之序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習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故最深云後入黨禍今世絕其稿無存予搜邑故家敝簏中得詩數十篇而是時杭人楊載仲弘始厭宋詩之陋以爲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谿朱文昌探微索隱斬得詩肎趣而詩精

徐舫方舟者嚴州桐廬人也幼爲俠好馳馬試劍善毬蹴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憣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耳如蠹書蟫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

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針肝劌腎期邁之乃已父之出游江漢淮湘間與其賢士相摩切而詩昌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縻耶竟避去築室江皐苦吟於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　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基起應聘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絛立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愧桐江水耶劉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起譏誚各取其冠服服

之欲載之上黙舫覺之而止劉䨲舫以隱故自高
數欲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蹤跡而終舫平
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於游泳最深性尚風
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舫衣食之藥病瘞
死居久之弗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其家所著詩有
蹝林滄江二集若干卷永樂中閩三山林膳部鴻
倡鳴唐詩長樂高棅王恭以布衣召入翰林恭
除典籍棅待詔九年陞國子典籍棅襟懷高簡命
筆濡翰雜以談笑而精思力摹者莫能及號漫士
卒於官棅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

精博云是時解學士縉雋爽能文章爲世所推挹
而煕宣之世楊文貞士奇敦厚沈質以文章潤色
鴻業爲明孚先自是國家表章宋學如金科玉條
士習訓詁株守宋先生言士終身傳習講貫其指
意風質淳業一經白首鮮窺于與精與之斁致古
遯商確典訓漠無當也其爲文倣式襲腐率遠於
事實又風氣質欲工而未能徵實則無人抽華則
無文無慮庸瘘甚盆散之矣至成化中藴積克而
風氣開翰林侍讀羅玘鏤心孶思探古奇文奥字
力過古作者一時駭詫丘文莊本嗜淺易然多讀

古書大服之玘亦豪直高自詡衆咸服給事中李
漢語之曰羅冗升評吾文與子埒玘直視久之曰
若奏議能似陸宣公行至矣費學士宏與同官玘
易之曰子充更生爲儒乃能讀吾文蓋憑負如此
然史銑刪其文序之曰羅景鳴振奇人也其言捷
於異而嗇於典其見邪於細故而闇於大體然能
自治偉詞不亂於頽習而稱其大節事具名臣中
弘治時　敬皇帝尚文右儒朝廷恭和海内熈洽
興於治學士大夫無輶軒靡及之嘆王事鞅掌之
悲競有意於文而李長沙東陽官次輔最久好獎

引文士楊文襄謝方石吳原博之倫實佐之文大
振於是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康德涵鄭繼之之
倫並稱高古矣

李提學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後徙大梁甫冠舉
進士授戶部郎才敏志雄溥書外集名流爲古學
尚風節監三關鹽招商用法嚴禁豪勢人之求被
搆下獄得釋已抗疏言出令不平宮府殊法事涉
宦戚輒中尼不行不報弘治末　上以星變詔求
直言夢陽讀而感泣於是具天下統體利害爲疏
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巳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觸事積憤誠激義形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斡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布誠廣路諭之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袪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無使其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於戲其可畏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謹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而自謂之安此其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曰吶吶不出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無公是非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

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失此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今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
計今事勢內官者似之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
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廒
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
爲忠實可用耶抑俐不可廢也夫俐誠不可廢每
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
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
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滑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

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
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
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
矣　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上淨身男子五
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
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有詔有名嗚呼此
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
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
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
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

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
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而
爲福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惜實某忠某直某爲無
耻乏言而難行夫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
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
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
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
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
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

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
曰兵害夫兵害何也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
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
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僉帶
甲控弦者三十萬焉意固欲強本也然至正統己
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
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
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腰鞬弓刀不全
也騎士則羸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
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

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滑戢司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

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乎乃遂令布要地爲爪牙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燔爝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徃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

也今百姓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戢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尸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盍下者効上者也取盈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也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直却步以求前也　陛下前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蠶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

之　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䢖即賜　皇親
家　皇親家旣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
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其父母妻子千里之
内舉騷然而不寧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
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
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
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盍貴人賤馬也
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
剖之臣竊悲其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

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句攝轉相牽連妨廢
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
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
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
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
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
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
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
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
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
愚計勅戸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内事理以
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夫
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
然耳然又若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
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得諉以自解是故倉
廪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
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
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
而又不足於是乞内帑之銀臣始至戸部太倉庫

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而乞者未已也
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
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
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
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
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内
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輒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
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
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庫

功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勑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於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餧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辖矣今盜而得自由不愈於追繫鞭笞之苦

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餧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戢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聞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戢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

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急遣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

之費而靳一郎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illegible]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illegible]人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蔭其子而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汙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

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藪繁纓之惜者皆
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
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
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
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
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
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
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
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
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

陛下赦之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
有罪則臣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
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
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
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
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惧
諺曰勿謂尺伍後且不補臣故以爲弛法令之漸
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
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
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

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僅稱最慘唐憲宗事仙又
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
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
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
眞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
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金肩輿
出入食珍衣錦　陛下跂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
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
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
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

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
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
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
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
醮唄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
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悲也六
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防
决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
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
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

考決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
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
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
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
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
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
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
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
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
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

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
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
道也疏上壽寧侯切齒憤訐夢陽十罪言夢陽訕
毋后謂疏末張氏指 后也 皇后毋金夫人日於
上前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欲借閣臣力爲請
朝退召閣學士問之冀爲助時夢陽與何景明徐
昌穀殫力於三代兩漢之文而閣學士健方柄國
抑惡之遽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太

學士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
科道交章入救遂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詣 上
泣訴 上不聽僅奪俸而 上崩正德改元八閹導
上爲燕遊夢陽代韓尚書文疏其罪與六卿恊力
請誅逐不克而禍作遂奪官事具帝紀中已逆瑾
必欲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
瑾以鄉故頗敬禮康修撰海而康修撰與夢陽各
以文自負浮慕之於是夢陽妻弟左國王強夢陽
手書達康求爲援夢陽初不可已援筆書對山救
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左持往謁康復爲書與康盛

稱引古石交相爲死之道康修撰慨然曰是誠在
我乃詣瑾大言曰唐明皇任高力士甚寵冠羣臣
然且爲李白脫靴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高李白
數倍海萬不及也今殺之失天下學者望瑾重海
言遂意解顧欲用之夢陽以痼疾力辭康修撰又
助爲言乃得歸潛大梁墟中瑾誅始起爲江西提
學副使益皎皎自樹持憲綱與巡按御史爭坐論
可否而大學士楊一清署勅許舉聞重事又往往
爲諸大吏言李棄官如唾核不欲起吾惜其才用
強起之毋阻撓抑使必行其志於是巡按御史皆

不能難夢陽氣益發舒振士習獎介拔勵鈍頑所
至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諸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悉
條奏上之風教大行士誦義至今州縣貪墨吏立
逐去視鎮守大閹蔑如也峻裁之不得肆時江西
盜大蔓總兵者侯自貴倨藩臬官皆避坐夢陽獨
持與亢禮侯不悅則徑出不顧數日具疏言盜熾
然起當撲滅甚急乃侯某玩寇坐會城不發兵無
憂國心侯惕息引師去時振學蒞士外大有所更
白巡使及同官者益恚咸病其侵官夢陽亦誹其
喙戢各起訟疏交上詔三法司即訊諸按史所列

夢陽罪咸不實坐臨官不讓落職歸聞者嘆曰斯
以虞廷臣責過空同耶亦專方礙而固正危耶方
夢陽在江西時寧庶人濠畜異圖驕甚威刼諸藩
省官知夢陽不可撼陽下之稱門生夢陽持憲不
回撓民有訴府校縱牟羣食穀者校不伏盡封牟
得穀竟法之濠所嬖者優犯前導直犇入濠府夢
陽親督校詣府搏執必得之濠禮待愈謹而夢陽
愈益豪頗使濠亦頗爲濠使及濠敗有言其附濠
快意者幾得罪林司寇俊力雪之而免故柔不可
茹也夢陽材最雄高又識洞千古與所知論詩今

淡淡至終夜不休非其人一言不接也於友誼最
篤識拔賢俊張主事光世者陜西洵陽人也與夢
陽同舉於鄉少俊有盛名然心服李而讓其精下
之無何夭夢陽與同舍郎王叔武爲經紀其喪且
上書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歛
路費咸貸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毋孤兒
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廠
員六年不無犬馬勞體古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
李嵛孔琦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毋妻之
身奏下行夢陽論詩以爲天地自然之音原極於

股肱卿雲之歌卷阿之詩以爲皆宣志而導和故
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
貴工巧不觀諸風乎瀏瀏乎其被諸草木也颯颯
乎溶溶乎草木之入也故其聲鏗鍧轟砰徐疾形
焉小大生焉後之爲詩者連聯鬪押纍纍數千言
不相下此何異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其詩集自
序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
然之音也今途哭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
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
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

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辭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謳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

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中、今二十年、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詩千八百七篇、是時獻吉爲一時文士之冠、而實發之叔武、乃推本敘之、其服善如此、或問漢、李子曰、漢無騷。問唐、曰唐無賦。問宋、曰宋無詩。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詩昌、然非色非神、而宋人無之、故曰無詩、其刻阮嗣宗詩序之曰、夫三百篇雖逖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蓋捧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者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唐陳子昂感遇詩差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多祖

籍詞宋人寃原作者顧陳李馬極豈未覩籍作耶其刻陸謝詩謂徐令冠口予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乎原陸謝二子又企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卽當效陸謝矣官江西得晉徵士淵明墓山封識之又得其故屋祠址令其裔領業焉刻其集曰必去其注與評夫靑黃者木災也大羹之味豈舉口所遻哉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會知幾厭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其序隹音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

耶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卽以理言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隹音是已隹音欽人余存修作予遊大梁不及見存修見其子育亦嘗學會詩作隹音序其論文主於法曰文自韓歐來迷昧顯則而古之文亡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而爲方爲圓不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文尺尺而寸寸之者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故不泥法而法常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此變化之要也故辭斷而意屬者文之勢也聯物而比類者其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着雄麗淸俊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如是而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然其翕闢頓挫虛實相生長短相形疎密瀾狹相成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蓋明文至獻吉而始昌其爲文精而法弁軼絕塵矣而深知乎文弊之爲禍烈

也其序戰國策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
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迹焉何也曰策有四尚尚一
足傳傳斯迹矣兒四乎四者何也録往者迹其事
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
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迹者
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
離也自秦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
具巨胙細卯人詳物叢釆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
弘識記之博洽談之竒佹故曰迹事者該其爲書
也立從横侶捭闔勢利啖軋譏詆傾奪無復廉耻

是非之心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
變者會遂使仁義蝸塞横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
是師徂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
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
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難
辨一言而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士之倫服其意淵
耽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誘故曰模辭者
巧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
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
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蓋子

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矣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
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
諸其政廣之乎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
號曰辭令其末也巧譎相射遂爲戰國嗟嗟反古
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其稗雙忠祠曰三代異
與而同亡周之亡也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文弊
之也文弊則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行從横行則
亂賊肆而貞純匿蘇洵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
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鶡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
仁義何術矣其序林司寇詩曰李子讀莆林公之
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
陳子曰夫邪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沖言乎
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烏乎觀李子曰是言也
非所謂詩也夫詩人動之心而著之言言斯永永
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接言弗揆志發之
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
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
沖言者未必沖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深調研

思察氣以觀心無瘦人矣故相如之哀二世端矣而忠者少其竟雄之爲詞也徤矣而直者咎其險謝之遊山水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乎矣而矜者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後世於詩焉雕刻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遣心而言聲畏律乖而詩亡陳子曰若是則予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趍有其心矣行以就正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

表言譽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攄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林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徤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斯林公之詩也陳子矍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獻吉於學道不數數然矣而國家表章宋學時風氣質龎又其人淳固高古思施之有政所至崇祀宋哲揚厲儒學敦於本其記宗儒祠碑曰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朱周朱二

公者也弘治間僉事提學蘇葵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寶又以嘗從朱子講學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朝宗于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宗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趣而歸之者爲宗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於道最爲高者夫歸而趍

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而各是其是者亦各宗其宗趍之法之與我鼎峙而角立而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絶百餘年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趍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

禪令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
二公誠惕惕若有闕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
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循趨嫡趨君趨
海趨岱者之爲誰之力也故周朱者儒之宗也問
張程諸公胡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
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
也建鍾陵書院于南昌祠周子南昌故鍾陵鎮也
周子嘗爲南昌尉故祠建東山書院于餘干則以
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及其弟汝靚于崇憲建眉講
學于其中於是祠朱子祠趙氏父子兄弟祠曹無

妄建柴强恕元裕饒雙峯魯胡敬齋居仁從焉曰
朱子道之宗也無妄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强
恕雙峯敬齋繼起于其後皆以道鳴其鄉夫忠定
當光宗時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其功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其心哉强恕讀書以窮
理盡性爲本而魯中行門人也雙峯學本於致知
力行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會各有論著行
世敬齋動靜表裏一主於敬著居業録多發先人
未發然甘貧力耕孝毋恥仕進云夫士羣居則雜
雜則志亂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其大也書

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萃則業專業專則學精學
精則道明而教化行今有朱子爲之歸而鄉之諸
以道鳴者又烺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
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也夫其刻朱
子實紀悲傷之曰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
致仕中間五十年吏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
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孝宗者非宋之英明
君哉亦不爲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
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以
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

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宋之南也斯則何時
而可以漢二帝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
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
於公爲用耶好耶知邪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
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尼嫉者
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
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既歿大人君子宗其學
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
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
誦其遺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録及

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鑒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定於身後者平也然
於宋則何補矣獻吉以才高天下又多大節於當
世王公大人終無所絀下乃後進生同氣類稍有
志天下四方能操觚業古文辭則不憚傾身下之
好接引巖穴與之交吳郡黄生者妙才也以書來
論文答如響既平生所著撰託爲詮次序之山陰
周祚者得空同集讀之以書請答之曰學不的古
苦心無益文必有法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天生之
也今法式古人非法古人實物之自則也今一二

輕俊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
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悅其易從附和之曰
文主理已矣何必法呼言之弗文行之弗遠茲非
孔子言耶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
張生者金齒人也少雋公車已困南京久能詩獻
吉傷無爲薦達之者序其詩以優游名堂記其堂
序曰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
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
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
也是故泰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

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産也
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
鬻酤野客新蕨盤飧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鳫均也
聲喉喉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
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
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
廷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
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咏北風其涼之篇興
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
悲者也夫大人尚廉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

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
時樹勳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
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階若是則南園公和
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記曰張生以優游名堂李子聞之蹙然嘆曰噫含
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謂含竭精以探賾邪
守藝以俟庸耶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
殊耶謂蘭菊秋茱後時而貞耶李子曰上世若
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
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逸

也於是弓旗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在其位故采薇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也少而逹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子是以嘆張生曰舍聞之得之不得曰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舍奚足云鮑弼

者歙人商于汴二十年餘矣已數年不來已復來而能詩李子曰君詩佳何頗如此弼曰吾徃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頗會而能詩則大器重之無何死李子趣駕徃吊焉返食弗甘寢弗安也時自念曰梅山梅山復銘其墓哀而文其情才如此歙鄭作亦商宋梁間能詩豪負氣見王公大人輒長揖抗禮人多病其不遜李子特奇之與之游作爲詩援筆輒成人難之曰能十乎輒十更難之能二十乎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兀坐沉思鍊句證

體亦徃徃入㮣然對他人又率易如初已病瘵核不快將歸空同子曰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蓋空同子沒而其言大昌王司馬廷相序其文曰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辨之才成沉雄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遊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頌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爲上乘以沉着爲三昧以椎渾爲神樞以蘊籍爲堂奥會銓性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冥冥爐爐無

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㝡尚安能爲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泰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溥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巳格耳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又言空同爲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綰下依貴人又如鳳嬌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莫不駭其異故耳雖顛躓匪無容之實深忌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弘治中第進士官中書舍人正德初奉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逆瑾用事景明為書上諸大臣言宜自立毋委靡不振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職直內閣制敕房充經筵官李夢陽有江西之獄人多媒孽其短莫肯直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且復作誑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疏留中錢寧慕景明名欲交驩持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古畫不可點汙。卒不許。

帥御史死京邸中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郤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而濫哉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督學副使務崇本實起弊陋先之以身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士初稍不堪久乃悅而安之已棄官歸先是朝倖放濁多忌諱何學士塘疏乞歸景明愛重之與書言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各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

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恐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誘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復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現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

以來執論寃迹似猶獨行一節之士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槪何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乎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其持誼高如此當是時景明與夢陽交厚善而性習不同李方重高簡稍飾廉稜景明恬澹溫遜不露才美空同雄厚仲默逸徤皆一變孱文之習又皆激厲風節敢直諫安於冗散鄙忽縣貴故學者並尊稱

之如唐李杜不敢軒輊也其後耳食者沿筏喻謂
宜舍筏登岸師意不襲詆獻吉多襲關中王翰林
維禎著論言文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尸祝之
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莊生之胠篋也竊觀
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
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
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
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横奇正弗一其
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璫弗一其形而温栗同也
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來奮用之者空同一

人而已學者未覩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
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
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
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艮驥
騁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
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不必不爲空同豈可謂
李杜掠人美哉

徐禎卿昌穀直隸吳縣人貌寢善屬文弱冠以文賦
起吳中舉進士時獻吉方以文雅海内見禎卿所
爲文異之與切劘締金石之交禎卿閎所品論輒
終夜不寢於是文益振所爲文温雅以發情微婉
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著
其辭擬議以一其格該物理盡人道闡幽剔興即
有蹊徑厥儷鮮矣禎卿仕爲大理寺副以簡靖不
樂治刑名上書乞改官拜國子博士益自砥礪動
希迹古人已而頗留意於養生後見王文成公守
仁與論學大悦之意津津於學會病作卒禎卿以
爲追古者必先其體作談藝録論古今作者之變
以漢魏標極界其畧曰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
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

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
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
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
之於宗廟歌之於宴會諷之於房中盆以之格天
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温純厚雅孝武樂府壯
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
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
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
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章誕發於閭巷亦

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遺並自悠圓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特與之闇化矣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社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觀於大者神越心遊中無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戀戀之深情暢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表挽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遥苦辛各暢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損而未調格或雜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堊鼻能者得之若迺訪

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夫情者心之動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窈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移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矢

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從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詳也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躰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因名昭象而情之躰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神繪色倩盻各以其狀隨矩逐規圓方巧獲其則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然不深探研之

力宏諷誦之功何能[illegible]其[illegible]古詩三百可以傳其
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
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
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
繢蒨自金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
宜益滋焉故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
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夫詞士
輕偷詩人忠厚觀之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愛
景光少卿之崇明德規誨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
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

妻取譬於喠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裯
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作者蹈古轍之
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以養德鹿鳴楨
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
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惆
悵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何草不黃
之困厄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歡慶木瓜
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
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孌詞氣哲匠縱橫畢由斯閫故詩貴合度而後

[illegible]工[illegible]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出自唐風
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
自有工醜然而丕驅有託之軌度也人士品殊藝
隨遷易文分條布略有徑庭故宗工鉅匠辭淳而
氣[illegible]下豪夫則俠辭雄而氣武遷臣孼子辭厲而氣
[illegible]逸遺老辭玄而氣沈賢良文學辭雅而氣俊
輔臣[illegible]辭尊而氣嚴閨童壺女辭弱而氣柔脩
夫倖[illegible]而氣蕩荒才嬌麗辭淫而氣傷氣本
尚壯亦忌銳逸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
若[illegible]樂府詞漢魏之交文人特[illegible]然衰世叔

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illegible]終詩大類
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
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illegible]感慨有懷西京之餘
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屬入度也阮生優緩
有餘劉楨錐角重削割以纖[illegible]可稱也曹王資
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
若士、重熙鴻化蒸育叢林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
之斯病始寡也夫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盍傷
之也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illegible]
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illegible]

源崇文雅之致刪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恐學士狃耳目之訑識瑣尾之文故痛而系之俾知所究

馬文簡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父夢月墮取抱之而生幼而奇警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沈毅有大節正德中諫南狩切直杖闕下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汝驥懲其左右不法助爲非者爲條告誡之暴爲止王以書來有干請使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來謝則召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嘗發也王自是益戢　世

宗嗣統召還爲編修澤人攀泣道者以百千數諸王禁不得暴者亦太息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遭哭其父丹喪至嘔血毀形爲南國子司業祭酒念諸生舍逸絕之然度所能行期勿犯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太學之教彬彬焉陞禮部右侍郎時　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日聚議而汝驥洽識習故典佐宗伯調議居多兼翰林侍講學士會病卒贈尚書謚文簡汝驥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畢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爲文閎肆有妙解接軫班揚談詩常依深嚴忌漫散忌淺忌俗益骫節愈工云

田汝耔字勤父開封祥符人博聞者辭與崔文敏銑馬伯循理等游相切磋於古學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温正德中爲給事中時諸閹放濁宦於時者率贖貨附權亦資以自潤汝耔獨挺立其間絕謁請攻辭賦遇事斤斤自信會柄國者去位爭進者類禦徒相傾欲得之汝耔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不當用匪人遷江西提學好古勅士正士習緩恣倡之於古學廉守令賢者若逸民薦達之而劾其不職按史及僚共騰謗

調山西然獨言其平方他莫能疵焉遷湖廣副使乞休去杜門讀書力田養母大覃思於經學閑居十二年卒

朱應登字升之楊州寶應人生而犖奇少長盡通經史百家言父懼其踰也約之古應登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於淵學與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並稱俊異舉進士爲執政者所抑惡出爲南戸部郎陞知延平府稍遷陝西提學副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且數千指風教大行忤按史意調雲南進

叅政遂罷去李獻吉誌其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飛蒼蠅逖讐史質經訂律歷運數期十年盡償所願無何卒他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莫之具述而其文關國運數誌之是時與李何遊工文章者楊州儲靜夫、雒大原喬希大宇、何子元孟春、濟南邊庭實韶蘇州都玄敬穆、穆伯潛孔暉之倫、皆名世、而崔文敏銑、尊經信道素履卓然、王文成守仁、希聖標學、洞啓心要、皆不屑議文矣、

鄭吏部善夫字繼之閩人也少穎讀書輒能詘今學

賢者嘗自誦曰隆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靡視古大峻而志因靡弗立也吾耻之第進士選戶部主事正德初閹禍作善夫嘆曰丈夫當龍鳳於世其能以骫枉吾志乎乞告歸築少谷草堂於金鼇峯俟天下之清交與企絕正德十二年起禮部祠祭主事轉員外郎會　武宗南狩與諸曹郎跪闕門具疏言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入警蹕以防奸也比奉　明旨欲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往泰山獻香夫天下大器也摧邪所以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胄欽近不見劉瑾乎瑾固　陛下狎暱之臣也託之以心膂委之以機務而一旦叛逆况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　陛下誰保以無虞也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使萬化時行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能尊於天乎今　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　太皇太后祔廟之

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畏此天戒而輟萬幾冒重險以有事於泰山不待智者而知神之不敢饗也况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父子相食六飛所過勢必嚻匱倘重傷心其何以徼福於社稷哉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甚不可不察也且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　陛下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亦且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　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　陛下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

責其不臣無禮耶昭昭　祖訓臣恐其有辭矣臣
聞堯舜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　先帝敬天勤民
親賢遠色森俊倖絶畋游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
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　陛下
不師堯舜夜氣淸明時獨不一思　先帝之所爲
乎　陛下誠一静思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追
悔不暇而成堯舜事業不難也疏上與諸曹郎金
杖闕下尋復乞告歸嘉靖初以薦起爲南京刑部
郎尋轉吏部驗封會病卒手書修身俟死語併詩
文托其弟篋笥蕭然善夫婚嫁七弟妹貲業皆推

與之孀居者周贍葬殯二十二人治身嚴厚高
潔而本之忠信與游者盡海内文學鉅儒其志念
深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義相膠漆没僅三十
有九歲聞者咸哀惜之鄭文十卷林尚書俊以爲
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上下之超凡突詣
詩雄高逼唐杜云
林尚書貞恒修福州府誌刺其詩專倣杜而時非天
寶地靡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王敬美疵之曰閩三
百年僅得一善夫詩何可掩也陳玉叔謂數語郤
中善夫病敬美曰以入詩品則爲雅談入傳記則

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嗟夫　毅皇時閹倖逆用
天子逸游叛王大盜交鶩於中國盆社稷瀕亡視
天寶逾酒猶爲無病呻吟耶如若云彼其文學官
若庶官自命獨安祿養交視國休戚如秦越人肥
瘠者於爲身計誠得矣時有孫山人一元者與善
夫厚亦能詩事具隱逸中
蘇門高叔嗣束髮受傳即受知獻吉弱冠登朝亳州
薛考功君采一見歎服爲忘形交於是益自重謝
絶凡流困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祕
雖屢仕通顯而雅性亢潔故讀書園諸作直舉胸

臆刊抉浮華而上黨栗道夫應麟弱冠志學連舉
不第遯迹大行之麓十年絃誦與古爲匹爲叔嗣
所推挹云
嘉靖中毘陵唐應德順之弱冠爲禮部舉首作時義
以精頴妙天下厭近世爲文章者祖秦漢意卑詘
澁而無當也著論言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
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又況於
文乎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
窺神明之奧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漢以前未
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

甚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
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
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不可窺、
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
有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
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
是率然以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
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佶
野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雜而不節、意卑
語濇、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敗鼓

之音、而詫人曰、吾之樂通於神乎、今之言秦漢者
是已、意頗誹李何、又探本言文章家、雖其繩墨布
置、奇正轉摺、固自有專門師法、而中間精神命脈
骨髓、則非洗滌心原、獨立物表者、莫之能與也、兩
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謂其繩墨轉折之精不
盡如古哉、秦漢前儒老、非縱橫名墨陰陽家、家各
有其本色、其爲術也異、而莫不皆有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必不
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爲言、其所言者、其
本色者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

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爛然自託於儒
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
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子借裝、庄農賈飾、
而意態已畢露也、然則欲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
知所用心矣、晉江王愼中道思、序其文以爲吳之
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
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傳
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
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遊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

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
之有文以行於遠、至于今爲烈、蓋其盛如此、畫長
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
可數、如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
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
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
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益所
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也、其
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
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留傳於子游

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
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已之志棄去不啻敝
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
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
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禄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
憚事無耻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
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唐得其文故不
喜與書言僕舊從兄學爲文一二得處皆緣指教
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精为以從事遂成廢罷韓子
所謂從業者不嗜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絶塵

而已矣及得安生所請兄序文讀之乃以爲僕爲
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直接扎游之文統既使兄
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爲與人爭名爭先者非兄
之所以愛僕也且自叙其近學欲收攝完養其靈
明混成之本而技藝文辭欲一一棄置之其後唐
以趙通政文華出視師薦之得起用官至都御史
卒而名大損而慎中文豐縟軌於法其居鄉頗爲
鄉人所疵詆云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文學

胡孝思續宗天水人爲蘇郡守公暇多游行湖山闉
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崖石遷
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刻
之石罷官家居者數載矣令王聯嘗以貪見抃恨
之後爲戶主事殺人下獄當死知　肅皇帝多諱
惡乃指詩中穆天子湘竹句爲怨望呪詛而所繇
成獄及生平睚眦者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　上

大怒悉捕下獄論死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在
獄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賦之曰制獄八景衆
爭咎孝思製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伊吾
爲孝思益哦咏不輟笑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
免死耶相嵩陶真人仲文力捄解乃免下廷杖三
十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
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猶口
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殊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黃省曾勉之者河南汝寧人國初以武弁家吳遂爲
蘇吳人甫成童淹貫百氏爲文恒屈其豪賢長老

王少傅鏊喬太宰宇不敢稱前進而願交意不懌
則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與揚扢其事其書曰省
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來好窺覽
古墳齋心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學士大夫皆安
習庸近迷沿贅襲上者深飣詭結下者縱簽放吽
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洪澤流
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
生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
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
風翕然日新以變寔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

也省曾嘗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廷揚推治
躲展經濟而愜聖謨卽當裏糧躡屩周遊五嶽窮
覽六合舒豁襟抱撰造一家之言以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
寵行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年逐東流夙懷不遂
惟仰天唏嘘而已茲復不言齡笄髩常恐一旦爐
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抱恨玄堂已爾公烏知哉
敬因趕自邑僭布區區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
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及標
之嗟嘆末世風頹矜蟲鬪鵠遞相師述如圖繪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鳫
唳哀彖而會節鵰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
律呂之數也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
而此理未逮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
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
洪鈞播氣種種殊別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洋洋
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
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
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昔李

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
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
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爲誇
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
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
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以爲登
涉之言締搆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
餘卽之不得卽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
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

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𠕇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
可歎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
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
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也李得書大
驚歎以爲横照今古燁如懸鏡鑿鑿中的展之爛
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希世有也立走京口
攜平生論撰與商品於大峴者踰旬而省會愈歎
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著碩以究極乎
古今與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樂兵車水土平
準之筴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之術畢

饒辨之乃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
真我聞王文成方講學於陽明洞天走詣之眉宇
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良知之妙歸著會稽自以
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而所謂問道録者
綱之以十襲之緗不更發也舉鄉魁一游南宮有
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
其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克碑
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
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有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
雜大曆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illegible]

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搣皮相者天壤
矣是時華容有孫宜仲可者少破萬卷而氣豪又
家世仕宦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故抵掌而談
今古無能難者踰冠舉於鄉困公車罷不復應制
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
呼之不應家世禄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觀
購異書名畫古器其中種奇卉怪木環之間出遊
湖山勝地泚筆書所爲詩奇逸飛動龍虬蟠盤巳
又自歌之節奏頓挫雲停石裂也素強無疾一夕
卒與勉之齊名王元美言勉之人本任誕而矜局

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漁人舒卷之際蒯削感慨
用酒德以全其天龠夫勉之有兄日省魯得之亦
舉鄉易魁乂困禮部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主
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留佐我我力
能得之銓曹省魯笑不答退而曰小子欲輕相吏
耶相嚴聞欲致之莫能屈也得之長身偉貌目炯
烱鬚修類河朔大俠產千金悉裒以買書於書鮮
所不窺習古文辭顧所撰詩若文則別爲杼柚曰
安能齪齪優孟抵掌爲勉之卒有子姬水䆁其父
言舉於鄉漁人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illegible]

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
李于鱗攀龍者、濟南歷城人、父寶、繼娶張、夢日入懷
而生、生九歲而孤、與母張影相吊也、家食貧、毋紼
纑、不足資修脯、則自挾冊就塾師、塾師爲遜席、又
好爲古文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嘉靖
甲辰舉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益發憤、陳百家言、
日夕讀之、務鉤微抉精、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
以下。若爲其毫素汚。不治也。還京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
世學、居恒言名家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

佼佼者耳、夫尚書詩莊騷左氏檀弓考功記司馬
史記、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擷其華而裁
其衷、求當於古之作者、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而已、
國朝作者、獨北地李先生、闢草昧而上、而毘陵唐應
德、晉江王道思、顧持論不與之、居以理自命、憚修
辭而動傷氣格、夫二子者、雖蠖伏林野、而聲方握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時貴樂其業易就、而名
易成、衆嚮附之、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失、相與
拍肩隨之、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皆曳踵
不前、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也、將文章之道盡、而是

得以傳王元美世貞、實好古文辭、濮陽李先芳伯
承、含之亟爲稱于鱗、一日元美於廣坐中見之、心
知爲于鱗也、益近之、即日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
吉輩、吾知其無能爲已、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
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因
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今六經具在、又寧作
錄中語喋喋而佔佔槃耶、余結髮屬辭、今乃一當
足下、願居前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司馬千載而
比肩、於是二人相得懽甚、恨相見晚也、已于鱗所
善布衣謝茂秦榛來、已同舍郎徐子與中行、梁公

實有譽來、部郎宗子相臣、挾中舍吳明卿國倫來
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時賦咏人人
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操觚之
士、不盡見古作者、謂于鱗師心而務高、疑駭者與
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
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
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
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
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
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

與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謝、于鱗以其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遷員外郎、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進、大司寇有著作、輒屬之、聲籍籍公卿間矣、于鱗居曹、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讞最號公平、柄臣子嘗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已出守順德、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嵩嵩自濯洗、獨勤大要、諸細小不屑也、居久之、政聲流通、順德屬舊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

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倉、以給軍、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請得留郡、將作所徵、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爲供者、有常賦、于鱗爭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埒、減其供十之三、沙河民報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始息肩、邯鄲民亦然、皆跋涉百七十里而逕、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置傳於永平界中、永平人役之、而兩邑之力寬、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真定隆平南宮新河間、羣盜嘯聚、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illegible]

內丘、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防徼、皆力爭得之、蠹使者臺使者、無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宜令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賦毋出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諸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當是時、燕趙南北千里人相食、盜賊白日出禦人、莩骼盈野、而邢襄之間、拮据振贍、壤土膏肥、歲大熟、而野有尨犬也、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于鱗謂陝西古西京也、 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而時離之、思以實及其始、土勃勃興、會鄉人殷中丞者、來督撫、倨高以檄致

于鱗、謂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也、視學政非而屬也、乃文可檄致耶。因謝病、殷强起、曰、即公以一薄號相命者、立應矣、何以檄、殷懟謝、久之、復下檄、于鱗曰、彼豈以我難去官耶、遂毀乞骸、拂衣歸、吏部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予告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于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酒、吾目也、緗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千旄、屏息[illegible]得錯于戶、而于鱗高臥謝不見、去亦毋[illegible]得簡倨聲、獨二三友人過從靡間也、[illegible]擬之、又爲録別[illegible]

徐及它文益工不壓而走四裔朱中丞衡時治
汶上寶首薦于鱗推轂者相踵則伺于鱗間迫起
之爲置酒惟甚勸之行隆慶初起浙江按察副使
遷布政司左叅政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鼓舞相
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
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矣小
間暴心痛卒子駒舉于鄉亦善文始元美與于鱗
雄飲濟上漏且盡于鱗覗元美曰吾起山東農家
與足下並驅中原一掃萬古祟何不更評推所至
而令百歲後耳食者挑亲翰䟕黄之也元美唯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

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未及爲爲不讓君吾
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
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
我歌行吾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
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妥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
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
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
賦匹盟主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
然子有待吾無待茲其所以埒歟于鱗曰善請言
文元美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世無

古者以故無稱子而疑子甚於我即百千萬年猶
然雖然謂子勝我者獨我心耳于鱗大悅曰快矣
茲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中
酒覗謂元美曰夫天地大偶而物無孤美惟人亦
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元美直視之不答李遽
曰吾失言鄉者言丘聃耳而元美著論言律至仲
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
又謂獻吉大于鱗高獻吉英于鱗雄古惟子美今
或于鱗其傳之曰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
光彩常鮮其心服如此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一

王世貞字元美蘇郡太倉州人兵侍郎辭御史大夫
忬子也方甚少業好史記古文詞修名卿賢大夫
之業舉進士官刑曹曹事間則與濟南李攀龍倡
爲古文詞其言曰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
業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栩其粗而齕
吾精以爲無益世治亂夫君子得志則精淡而爲
功不得志則精歛而爲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化
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
之騷出靡麗乎長卿樂府三詩之餘也而歌暢於
開元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於黃初七言暢

於燕歌乎、而法極於杜李、律暢於唐乎、而法極於大曆、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於司馬子長、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爲舍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就益衰也。昌黎河東氏之謂振、振六代之衰也、欲以追秦而未逮、宋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振宋者也、稍又變之、見以爲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就益下也。　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爲遡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爲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

之士、樂於宋之易搆而名易獵、羣然而趣之、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於是二人者、日切劘、意無古作者、衆大讙呶詈之、而獨與徐梁宗吳七子者、居恒慷慨自信、於海内亡許可、獨稱千古耳、時相嵩故好古文辭、見諸人文、則大喜、奬拔之曰、吾將得旁采風雅、而世貞輩骯髒不附也。會楊主事繼盛論相嵩十罪、痛詆訐嵩、切齒坐重法死、而世貞與吳明卿宗子相等治其喪。則大怒扢齕之。世貞在曹以名法理名蒲九歲、遷按察督學不許青齊盜作則遷備青齊兵、欲因之也、崔苻盜大作、郡豪徉受事而陰搆盜懸薄、號使者門曰兵且莫起、起且取若、世貞爲鉤距法得之、後先授首、命監礦屬礦胍埍奏止之、島寇亂、倩臺按行萊嵎、得臨籠木上城之、日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不旋踵而告畢、筭緡官錢九百餘緡、命曰顏神城視海上師葺壁壘、蒐卒補乘、還治水、高博間粟饑者、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内來從、射南鋤盜大首、盜大息、青吏民徒鬭、昂使氣株累戚屬以相傾、前使者非寢浸無間也、又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時世貞習文法、亭之立斷、午而

罷退、讀書怡然自懌也、已父中丞公以讒搆下詔獄、抵重罪、則誂憤、既乞骸、即報許、匿跡庸保間將上書比闕下、請代父、而中丞於獄中怒罵言是挑禍、固止之、乃鉗衣袒裼、僦一廛西市之委巷間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爲謾語相寛、戒毋激、　上意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詰故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則往往驚匿去、毋爲理者、而父中丞竟不免、以喪歸、毀甚、服除、竄匿田野間、隆慶初、詔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録、而世貞與其弟世懋、伏闕上書言、先臣忬受知　先帝、往往著尺寸

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甚痛當虜犯遼左時臣
父忭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
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相嵩嫉削臣父功狀簿
照賞壅　先帝捬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
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列侯比罪則
遼左爲肘腋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
塞於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於威寧過當者多慮敗則潛師出塞刼虜取捷者
危越封而臣父不録惟　上垂憐幸察詔昭雪復
中丞官會詔求直言世貞疏八事上法祖宗以弘

聖德一正殿名以尊治體二廣恩義以全宗室三
寬禁例以求才哲四修典章以昭國紀五推德意
以昭大勸六昭爵賞以徠異勳七練兵實以重根
本八也中條　孝宗皇帝聖政甚具請命輔臣紬
金匱之秘類萃成編朝夕呈覽爲　聖德之助以
太祖名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勑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往非奉天義至精愽也願詔門殿仍奉天故號
昭象魏之重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
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絶此
、所謂傷恩也雖屬踈遠而固皆　高皇帝及　列
聖後無罪而困之一城之中絶其仕進之路此謂
傷義望下部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禄秩分居附
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
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
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官周韓二郡
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
給路費行糧庶少甦中土之民王府親戚不得爲
京朝官非祖宗甲令宜照常歴用修典章謂大明

會典宜重修嘉靖末法司慴天威媚政府諸比擬
舞文弄法者宜禁革言華除閒事宜考寛成書附
國史其昭大勸爵賞自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以
罹法失爵者　文皇帝北伐時同安侯力戰忠節
者徵士吳與弼翰林檢討陳獻章刻行追古潛心
聖傳者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氣節足彰明國是文
章足潤色　皇猷者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
蕙言典禮論權奸者新建伯王守仁宜予世襲皆
關國大體其練兵末具言臣竊見防延綏固原將
上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

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京軍爲之扼腕今京軍
疲弱冗占禁衛空虛願敕下兵部分委御史於陝
西宣大遼東各邊若浙江義烏兩廣楚蜀等處土
兵以差次精選士共萬五千名爲步兵仍於團營
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萬五千名合三萬人分
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以明詔內
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陳者分領演練嚴其
賞罰遇聲息令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每歲入衛
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清查在京營
衛軍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錦衣一衛冗食者

尤衆宜量清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
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
得居重馭輕之意於慮防至深自隆慶初柄國者
議簡材起廢薦者以世貞爲稱首已與李于鱗並
薦世貞痛父死非命欲無起于鱗謂之曰毋 天
子族汝讎燭汝幽感通章悲壯先大夫遂得請襄
事大恩何可無報余爲子先子勉之乃起叅政浙
江會所屬杭嘉湖霪雨水爲災多漂沒具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而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
者惟湖嘉杭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

來倭變數起而殿工海餉供億之費繁民困甚矣
不幸而加之災沴夫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
皇上之赤子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忽其子孫
阽疾危亡爲父祖者忍不投藥石以全其生乎方
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難於蠲免必且
以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爲解縱有寬免不過存留
欲以涓滴之恩爲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
臣忝守土蒿目驚心幸速起運存留曲賜蠲免一
應加派悉暫停革浙遺民幸甚若以邊需國用爲
虞 皇上但責內府御用大小監局錢糧毋得欺

隱京營行伍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
府各項匠役實在清查節省中一事之費可以存
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可以開國家
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可以活千萬人之
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可以收千萬人之心臣遠臣
也敢爲民請旦夕之命已按察山西履覩行險則
先行龍泉故娘子三關著論言夫此三關所受爲
趙守耳龍泉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又遠虜勢必
不入也虜入晉則掠晉安爲舍晉事此不毛志必
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力必不入

也虜不入而魏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
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
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敝也虜卒入而魏以
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
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趙代禍也故三關勿屬
魏便遷太僕晉都御史撫鄖陽首疏言清戎之弊
甚具諳具軍制中先是諸邊急於鄖屬府原編民
壯弓兵每十名扣二名工食解戶部濟邊則疏言
今　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於大典似在
可免荆南一十八州地重阻爲盜藪區縣民壯弓
兵應編實力資捍禦先是鄖陽屯政獨下守巡二
道顧湖廣屯田道副使無于其屯道諸所措置徑
取撫按批詳於鄖陽了不關白事掣礙不行別疏
言臣所轄鄖陽等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北三
省巡撫遥制者有間以故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
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諉又各省屯田道副使
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獨取辦於文移其
應屬衛所延袤且數千里往返動踰兩月非有眞
見利弊糾剔姦隱者也衛所冊籍恣其欺蔽祇取
苟完至守巡聞見既眞巡歷又易若屯田責成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先是施州軍民司所屬宣撫
長官司夷官父故子繼憚赴部告襲費輒自相授
受以護印爲解則疏其非法且言爲之上者既不
以王命爲重則爲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爲尊爭奪
矯虔勢所必至乞　敕該部申明舊制限各土司
務告衛覆查無礙赴部請詳囘司方許冠帶管印
仍論以　聖明在上兵部肅清更無横費若依前
不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
衛官吏如勒指需索聽臣等糸究庶幾　國法永
昭夷情知戢又疏言荆州爲南北要衝增置三衛
惟左衛以調護　顯陵頗號完實遺下荆右二衛
軍伍衰耗士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
歲調戍廣西靖州彬桂等處各有一千員名跋涉
遠瘴百無十還而彼處撫臣言遇有剿伐皆本處
土兵收功虛靡貪糧有損無益乃郡城之內　藩
封大小將數百計城外沙市商賈輻輳爲大盜窺
沿江自公安而下民又失業濱湖之寇縱横倏忽
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
之足爲寒心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遥制於千里之
外則亦安所用臣爲也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

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爲財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亦何能自安哉臣竊以爲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宜撤其半以五百人爲荆地衛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嚴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

而亦臣之力可自致者也不勝曲突之慮具以實聞已又言成化中關陝川屬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故南兵尚書原傑代㳫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夆燧壤鑄之場爲耕桑化居之土矛矜劍戟之俗變成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illegible]者皆傑之功也臣又按　章皇帝念風紀之司至簠簋不飭當晨而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苞苴望都門而遠却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秩掌以殁顧佐滿考懸車以終勳德固宜顯褒將以嗣息單弱門戶寂寥而年歲久遠遂湮號長阻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厲臣節也望　敕該部考實定謚宅諸訪將材料墨吏劾宗室僭踰具有書稍遷大理寺卿以言官追議救楊忠愍繼盛爲狷狂罷歸尋以薦召爲南

兵侍久之引疾歸李元美爲人恢廓自信而敦尚風教才高一世終自下下人以家世崇漸於豪華而內行淳謹於友誼篤深晚深於玄釋言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傳維摩之奇肆信以爲兜谷淮南之上於天台儀中五時頓漸八教有見力有夙德者彼教中以爲具各足勝因在秋官郎時所著撰曰金虎集金虎西方宿而秋官署在西又以拂鬱揫歛之意於春華左也治青州時所著曰海岱集取禹貢海岱惟青州而名當是時以歷下生多沉淫之思思與之下上要以自奉其志發於幾不悖

於古則頌之家難作棄官伏都門錯衣短後爲蒙館咨嗟噓嘻不敢吐一語懼生短長而二三故人傾行過從或九蠟爲韻語相慰籍不免一和之又竟夕展轉無寐數往慾危來禍憂憤極若病譫癔囈爲之言則所存沉憯少歌自責終風及答于鱗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命曰幽憂集盒自謂生趣已盡僧有生昬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不得已而托之辭世負故史才悼世乃無史故事　山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録既上焚其草不過畢諸曹之故牘列之而總裁若副若翰學臣各以其意是

是非非之也亦何必公平諸琬琰所載諛慕之辭大都以位若子孫差高下而稗官小乘類出遷人畸畯修怨之音與耳傳之訛此何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塚也於是取舊草志傳十二削其牘而卽所睹記於好惡無繫者存之曰弇山堂識小録其序琬琰録曰始江陰嘗刻琬琰録其稱名緣宋舊其起　洪武至成化諸名公誌銘傳狀備焉成化後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始與楊祠部豫孫益蒐之其後宦游所得爲最多人以千計卷亦過百夫琬琰家史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敘

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然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以竢君子其序明野史彙曰世所傳孤樹裒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録諸野史繫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輿夏談相出入它諸録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爲書凡百卷曰明野史彙夫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諸野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

稱公平賢者寄雌黄於睚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録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能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爲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其爲弊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輕入而難格其少陽叢談序曰余抱牘秋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禄浮沉刀筆間稍乂而耳目所睹記

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拤嗛莫我上下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猾難治鐃案削而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輙以筆次弟受書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爲言聚也又雜也何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因紀其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廟　文潤色鴻休以賴哲孫豫孽豈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戒從忘布象書竹耀焜煌後王爲令昌其常談異典惟木有喬等隆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

于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污繇材材否繇世如鑑弗殺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皇尊如天霆電是馮赫赫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哉我思老成談西省士業巳倍親從君居平食莱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孽藩以跳智以帷幄嗟彼庶僚矢心既安幾也昌尤談壬午帝縱豪鷙乘時爲翩騎則調弓倚則書檄銅標再戕燕碣未勒有懷拊髀爰識厥績談英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乖盭浮脫鬼誅奚懲國失求野愈甚昌做談史砭真空之精散爲文章以[illegible]

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國華談雅藝積勲爲貴積貴爲侈有烈碩碞厥産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罷不億有肅日訓有濊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宗變網弘而疎吏斷其牙猾若窖投要剽藪逋是以太叔竟攻萑蒲談盜亂天㫁中原夷孽其間不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剥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初齊諧諾皐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疇能格焉談玄怪而吏道備於此其有所評騭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壎

捧腹而凌雜戲嘲夫王新建律陳檢討古詩各臻妙境未論即呂仲木莊孔暘馬伯循夫各有行而何可以文辭律也或規之曰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爲元美不能答即游往中二三君子以稱許之不至恚而私訾之則請絶執訊削名籍又不能答巳而曰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追而奪之也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嗜結旄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强毋若余之益甚嗜

歟不肯廢更附益之其論世引沈約之言曰姬文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其論賦引司馬相如之言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又言覽騷勿令不讀書人須令讀書人覽騷徘徊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其覽賦初須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徐閱之如

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論古樂府引王僧虔之言古曰章今曰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辭者其詩聲者若羊吾帝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趣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道或稱鼓吹鐃歌聲牙刺戲不足讀曰有之錯簡耳或鐃鼓之聲存焉雖然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蕭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駕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耿要乎篤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柰何厭

其筌而以贅分刺繳漓爲也論古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西京建安非琢磨可到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聲色可指三謝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論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法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而歌行有三難起調一轉節二收結三縱收爲尤難論五七言律以爲五言律差易雄

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乃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又言律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而起束倒插爲難必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有篇法之妙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五言可

勉七言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
句亦然勿偏拈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
勿用大曆以後事其論文曰六經四子理而辭者
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故西京之文實
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
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
無文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之所爲乎由學入
者靡而短於思由才進者俳而淺於法記問雜
於筆端攬擾驅斥爲難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
滌腸胃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

離騷史記熟讀涵泳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令
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
策馭默受指揮又言文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
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
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
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其貿言大
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漢武故詞人
秋風一章幾於九歌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
是耶非耶三言精絕帯孟玄成雅頌後不失前規
繁而能整李陵三章工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

子猶尚難之子瞻謂乃後人僞作此兒童之見子
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
極高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
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太史公帝王紀
以巳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
虛春秋諸世家以巳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
儀秦鞅雎諸傳以巳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
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
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
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而多感慨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樂府
本色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
體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欲合而爲一阮公
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
故佳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排弱何安
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
兼人之語劉司空答盧中郎五言磊落一時涕淚
千古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
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
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

若卑淺而實境所就令人不忍多讀淵明托旨冲
澹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致來琢之使無痕跡
耳後人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謝靈運天
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潘陸其雅縟過之
掛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
遥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宅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
類托諷况已混世纖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况已
骯髒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解巳任誕屢薦不
入官一麾乃出守感巳濡滯語既雋永亦易吟諷
玄暉極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青蓮目無往
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咏其不如靈運者匪直材
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唐文
皇雲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
乘來差强人意然猶之有意之作餘皆花草點綴
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明皇藻艶不過文皇而
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
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
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
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五言沈宋正敵
手始可稱律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

高逸神情圓暢自中興之祖陳正字洮洗六朝鉛
華托寄大阮而天韻不及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
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
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
他篇不及李嶠燕岳陽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
始興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
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
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
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
也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
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
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
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
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
子美多穉語累語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
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
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
爲之可耳不足法也峨眉山月半輪秋此太白佳
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
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益見此老爐錘之妙昌

岑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道上而婉縟過之
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
一伏取足而已尤為正宗

皇明書卷之四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著

篤行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其先出唐宰相滎陽之世浦江於婺為山邑俗樸茂多淳質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至乾道間鄭有曰淮者自滎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淮生照照生綺綺通春秋穀梁學捭合縱論數萬言事父毋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代事得白毋張氏病風攣綺保護如嬰兒毋適

必抱負就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沖素處士常士世實始創家規敕子孫無異爨四傳至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為佐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盆同居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正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

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嘆慕以爲有三代風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老子稱朱氏家禮行之家政日肅比至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彥宏日侍左右助裁理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相周旋卑得其懽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孜孜惟或愧前人是懼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銘景曩以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贅婿於蓮塘張氏乃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巳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以

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受春秋學於先生吳公萊義畢通吳公大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晝夜相摩切而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氏嗜鯀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銘力致之芼以香糝進之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既出贅張欲貲產畀屬之銘辭請以畀其族子不可始受其三之一而外舅姑皆銘爲葬埋之他受田者莫如也銘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然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不

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而從弟都事鉉字彥貞尤賢彥貞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一言不敢狎事父母盡孝父疾病妻死不敢哭强色笑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盡白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正己以涖物於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有家務羣趨並赴雖甚勞不懈不知

其事非己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克物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居家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書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不敢挾以爲驕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雖童幼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婦唯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家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盡其所感如此彥貞方嚴尚風義有文辭而於人[illegible]揭文安公傒斯黃文

獻公滑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
士大夫皆敬憚之卽酣飲聞彥貞屣履未嘗不斂
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
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鞿獨廢疾者多
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塡門餉之不厭元季兵
起州郡驛騷而將吏爭戒士卒毋犯　國朝兵取
婺州彥貞携家出避兵門啓而去李曹公文忠躬
爲扃鐍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
送其家還里居後　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并
之俗株連鉫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

者以賄敗蔓延諸大家多坐死鉉長子濂當
洧奮曰兄老矣吾可不代就吏乎遂詣理瘦死獄
中其後黨禍作犯者無實不實少所平反濂及弟
湜各爭先就吏請爲死獄具濂美鬚長身玉立屢
以繇至京師　高皇帝識之至是獄上　上憐之
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召二人至殿前
勞苦赦之賜湯沐飲食已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濂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大稱
善手黎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
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　上遣人諷知之歎曰

眞家法也欲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湜爲布政
司叅政吏部叅員缺特設叅議官處之而盡以所
徵償負借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
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云自是
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　上每召見嘉
勞已　上患俗習澆僞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
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
狀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而濟爲春坊左庶子
已選才問右沂爲禮部尙書榦爲監察御史濂兒
成童至耄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

一以誠貌和而氣淳主家政有十七年瑩之愿
卽之怡怡乂與之處躁者恬而詐妄者中自愧也
湜奇警有長才貌魁偉初授官　上命舉所知以
同郡王應等五人對詔皆授叅議皆能其官湜任
官負氣有爲輯軍伍決疑獄所創條教皆可爲後
法洧事宋太史公濂通經學尤精宋氏詩言慤而
信行和而謹議論根據仁義而循家法一以勤篤
恭愼爲主本旣獄死鄉人識不識皆爲之流涕私
謚爲貞義處士當是時浦江孝義門鄭氏以家法
聞天下而吳文貞公萊宋太史公濂相權爲其家

塾子弟師故賢子弟最多曰濤仲舒曰源仲本曰渭仲陽曰淵仲涵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施與濤温恭有學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入經筵爲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濤爲第一皆與宋學士濂爲金石交渭總家政勤綜理有更繇戴星往來者三十年與人語懇款無織僞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利害告之方岳大臣連辟召不就增田爲祠祭具戒勿質鬻祭之日虔愼儼翼栗然若祖考之臨也　國初定賦郡田一斛增其半力白於當道而蠲之有姻家折産

東爨反覆開告之不以親踈爲厚薄人服其均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盗伐林木者僅禦之復爲盗歐僅妻急往省嗑塹死禁僮勿訟給棺櫝瘞之而淵尤賢其內行甚修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夕籲天請代忽臀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餌以進膝爲之胝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淵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闋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盗作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盗貲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沍寒不恤也從弟澧與

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胄貧嫁之家族屬衆即有疾不擇踈戚夜三四起視有死喪匍匐身任從宋太史學好讀書爲古文辭巳究心濂洛關閩之學事太史公如父終其身其篤至類如此蘄春王烈家爨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處士舘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食建渡濟物者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雖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爲書院山長者不就

初求賢詔下郡縣駱驛致請以耳聵辭不赴卒年太史私諡爲貞孝處士而銘其墓子楷文有行宋太史公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異體同心孫於大康此謂淳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紾臂借耰秦法之凉肝膈閉撅慨我寤歎澌泗沾裳彼美鄭門上承奕葉內教外政規重矩疊曰率其常耿光燁燁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踈萃于一堂孰爲尊卑孰爲父兄至龢丕冒奚有畛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仙華卬卬浦水陽陽緬懷德門何日而忘

天台顧氏其先金華人也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
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然世遠莫詳宋南有知言
通黃帝內經人有疾治藥起之無難色歲大疫日
夜囊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
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以明經講授
出其門者出言制行皆鞠躬君子也鄉閭質平周
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貴族施氏女裝甚設
周卿夜讀勸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曰
卽出之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乳爲
有湩商卿有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抱以

頸求代被創不誅而免議婚應氏已納采而女瘠
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
戲行自若庸何傷乎竟娶之而應後盡婦道爲宗
人女師玉文子鎔少穎稱神吳丞相堅以女妻之
大母葉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鎔事之甚順兄鎬早
世撫其孤甚恩念族屬衆益闊疏正月吉與日長
至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
酒哦詩情文藹如也疾必視喪必弔暮必祇謁先
祠大寒暑不問家畜二猫偕孕一既產出爲人所
繫未產者往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

之感鄉井孚化有趍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瑒
歸堰溉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民里造版
籍履畝而覈具書之鎔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質
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于籍
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
賢儒陳茂卿吳淸之吳直溫鄭景溫之倫與聞洛
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楊徹字嗣慶吉安人楊忠襄公裔孫也徹承家世儒
又知自力故學有根抵文深弘重密詩渾雅眞率
行端謹淸重類其爲人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參政

中立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遺聲
勛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子陸贇以　高皇帝
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　上喜問誰敎者曰
吉安人楊徹也　上喜爲召見賜食久之贇以褻
衣冠見徹大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久處此矣
卽引去是時朝廷以不次用儒生儒生朝羨暮而
夕台鼎者比比有司連以孝廉文學會楷書舉皆
不赴以纂修起不就取足壠畝不謀他生理襟抱
灑然徹簡嚴有雅度於古聖賢言行心慕而身行
之於人無游言諂態敎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詞

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慾慾是務戒故神守寧固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漆黑而視聽精完其事親孝與人交久而彌篤與其時有權力不知者坐終日無片言偶知已論古今竟夕不倦也士有雄視一世者見之氣失汗下部使者而下往往禮於其廬劉忠愍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穉之風云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也　國初與弟子啓皆以正學篤行高風節標表江右洪武二年子啓以明

經薦官監察御史明年子與以學行薦爲說書旣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已兄弟俱反初服恭愛隆洽居必一堂出必鴈行身長玉立巍冠褒衣襜如也人望之如神兒之無不肅然起敬者至接人色莊氣溫雍容都雅語簡理盡又無不樂就焉子與幼讀孟子卽辨於義利稍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蓄富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隨材而篤傾竭底裏故往往有成

秉剛守教葆醇而蹈道孝友篤至歲時堊祭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安成劉雲章稱其淵乎玄酒之在尊凛乎太阿之未出匣瀞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也使及於孔門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所合何如耳宋學士濂稱其履塗轍之正抱貞和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也其爲文根柢諸經濡涵百氏有益乎倫理不爽乎物則類其爲人云

黃潤玉字孟淸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異其知孝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行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潤玉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闢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暇輒肆力於學以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言確不可易焉揆然

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獨與一女居招與
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爪田不納履耳於是里中子
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學官用薦拜
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
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屛澆薄奬俊髦
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
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運獸貪墨屬
二人皆貿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
惠利有恩已請老去潤玉之學以聖賢爲一鵠以
知行爲兩輪其言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
而道也自少迄耄老不懈性剛介寡交所稱許四
方士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
鄉邦尤鮮與人言惟理道文辭一語未嘗及世故
盇篤行之儒云

吳學字景端世開化人也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
學與蘭谿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阯交責善輔
仁多所裨益旣而諸子皆舉進士位大僚而學久
不調太息曰親老矣尚有擇祿爲耶就江浦教諭
迎其父就養教人講學爲文而以敦本力踐爲先

務學東有隙沮洳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與莊
行人泉日淪泳灑然於吟風弄月之趣相樂也提學
御史及按史賢者僉以爲有道賓禮之久之乞終
養歸朝夕養志不違燕適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
致焉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騁怡怡友愛
始終無閒言追復遠祖祠田歲時祭掃胥宴集胥
訓告以合族鄉閭質平獄訟衰息焉學學專爲已
不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
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屨常滿學書大極西銘
示爲學本原及舉曾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

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完
卽天下事無不可辦者人士卽所居稱文山先生
御史余廉主事林沂潘府皆薦其才行可大用格
不報楊文恪爲吏部欲用爲提學不果寢疾度不
興謂其人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審矣卽死何
憾索筆書遺命數條命子孫以耕讀爲本業忠孝
爲大閑喪塟毋徇俗爲禮旣革遷正寢而終

許繼字士修台州臨海人質高朗自兒時屹有成人
之志以古賢哲自勉嘗賦詩高者逼魏晉言暢而
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

人窮賾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
致用言必規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進退咸則乎
古之君子而一無所苟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
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
以貧賤患難惑其志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相切磋
不怠繼而壯而病病三年而孝孺每見之未嘗不
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
李宗栻字敬甫吉安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
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書為百卒
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即不願學遺汝農願則書

百願字宗栻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
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
單鎗疋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為己
物盖治心之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
明倫復性豈徒為科舉發迹即思近裏着己以求
放心為宗扁其室曰窖室深潛奥伏自容止食息
倫理必以古聖賢為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
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自省
攻其心之隱微所至與所未至也取思義怒思懲
而兢兢於慎獨曰求放心自謹獨始大都學康齋

學而於文公格物九條所謂察之念慮攷之事爲
者爲多張都御史鰲山少受學云然惜早夭三十
二而卒劉御史陽曰窖室在往昔獨學無友乃志
勤而行篤不空言里時彬彬然可語樂羣論說要
耿度越先輩矣然語篤行不欺求之顧難也予悲
之嗟乎人不競年耆耄者不少矣譬如爲山顧中
路摧之斬焉使人有茫茫之嗟悲夫
何廙字朝舉建昌新城人曾祖澄起家訓導洪熙初
以禮科給事中直弘文閣致仕歸有賢行廙遺腹
子毋夫人鍾愛不欲勞以學顧夜藏燈苦自力於

學然不專科舉業涵養力行以聖賢爲必可致會
里中賢士鄧康從羅修撰倫游有省歸與廙等五
六人日夜自淬於慎獨克己之學至終夜不就枕
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
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吝兄所責逋括所有代之
償無慍色於是貧至無室以居至懸罄晏如也毋
喪苦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蒞祭一於禮哀毀幾不
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持肉羹半盂往食之曰助
滋味無滅性輒哽咽不能食竟却去子疾甚同醫
入室診撫膺曰死矣亦未嘗一日離苦次出殯將

霜重氷膠徒跣行十餘里至足破血流不自知廬
墓側三年無識不識無不嘘唏歎悼曰孝子孝子
也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官戸曹司泉貨出納精
嚴不滑於利誘　正德間逆瑾聞屋有古琴一張
諷欲得之屋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
知程番有反火屋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
厭尤邃於易易多所自得後進生從質經疑義不
遽應從容玩諷竟日乃扣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
反平生無虛言飾行第進士仕三十年蕭然四壁
無膹鍰之金幾没子孫貧不能自存或贈之詩曰

二千石禄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貧人傳誦以爲
實録云
王太史材曰蘭阜愊愊自守不能苟悅時輩蓋所
謂伏忠信而任風波者家落於兄撫兄之子若子
卒之日兄子贏於己子推此可以觀其行矣平生
尊易筮每揲筮無不應豈其心誠靜與神物通故
歟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少軒整與人語惟其所欲
語輒語與人交含好之如己所欲爲必以强人爲
之歪四十與白沙先生陳公甫交大悅之惟其言
之爲信於是痛自覺察改華素習嘗激昂厲聲詬
曰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己以進無憚
劬焉南山南有大江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
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
乘艇獨釣若設者招陳先生共啜悠然坐艇尾賦
詩傲倪八極先生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於
所居北巖爲巖亭不盈丈中間寂視之窈如也以
多疾杜門息交焚香坐亭中往往竟日別於白沙
築草屋三間曰尋樂與巖亭往來居之蓋將詣極
乎其深不至不止也雲篤孝於事死尤嚴謂禮之

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不肖者有以
藉口乃割田若干畝以供祀権以所居宅爲祠有
祠事必誠必敬月朔望必參參必夙興端拱立祠
下侯尊幼咸集無或敢不虔者已乃大營材爲祠
未就卒
李中字子庸吉安吉水人少受業於里老儒楊珠珠
敦謹尚行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而上能窮理道不
苟慕榮勢老而瞽無子貧授經爲活未嘗見戚
容出其門以解釋考據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
也晩得中與語悅之曰吾學本之明道明道其醇

也吾未嘗以語人聖人與人何異爲之而已夫財利人之所至欲也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世未有沒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矣於是中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遇大雪食盡室無煙火讀書不輟忘其饑寒之在身也爲景陵諸生月廩矣則以散鄉之窶人鄉人敬憚之正德中舉進士吏部舉試臺諫不往授刑曹郎上疏言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定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

財日殫軍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而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他指斥尤多飽食蔬坐以待命謫通衢驛丞聞者歎息曰子庸辭言官不就乃願以言去耶擢按察僉事守道不阿忤都御史意爲所劾朝論理之晉副使提廣西學本身設教不事言辭擇諸生處五經書院晨暮勸講人士嚮之累官廣東右布政使忤撫院又見劾朝論理之謫參政四川至數月乞休去人問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家法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皆天理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

過高之病皆私也進僉都御史撫山東政務存大體責成有司　陞副都御史督漕卒於官中氣親端重危坐終日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望之儼然不可犯而意態安適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得曲盡其意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不阿也與人言注目傾聽聽言析理無儳逆比昵之態世事曾不經意至當事決疑衆人偷靡於利害得失崇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東下而不可回也仕至大官而俸給不足供朝夕居憂特留門人食貸米以爨斧洛器爲薪會日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早聞學以何思

何慮爲操準又更困頓停蓄操習故懲創履道必極於茂實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處謗不辨見忤不啣門人羅修撰洪先以爲間世一遇未足喻其難焉

趙逯字子重東平人成童文鶩其師師避去力學苦勵舉鄉試講易於蔡祭酒清蔡治朱氏易有精詣得逯大說之盡出所明於是蔡易北行東平矣丙辰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行試畢夜遄發而歸母卒持喪毀瘁執禮州太守每過服舍問之見逯哀

唄輒大息而還後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
二十年探造化生斂之賾驗倫紀貫綜之實核古
今迁合之變考藝文興衰之故克然自得發爲文
蔚如也遂傳覽多通尤好濂洛性理家言在本朝
獨好薛氏録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州太守聘修
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録或奏金帛
有請太息曰吾容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
論踔厲好面折人過晩更和粹不以巳長格人所
交皆一世士與少傅槀城石公瑶冡厚善石當國
不通問崔子曰山東古聖人鄉士蹈道而遺聲利

固性成者哉

徐聰字文傅鄢城人篤學淸修自少以孝廉聞母嘗
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徬徨林薄中行求
之乃竟得櫻桃歸母食之愈於是人頌稱徐孝子
矣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訓其徒先行後文制外
葆内端習程規兀兀不少倦士習勃然動巳翕而
從也於是與講肄唐虞周孔之業攝乾州學乾人
士亦孚嚮之於是醴泉饑錢糸政出帑金千檄訓
導行賑或問錢何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而
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時饑婦有剥齒食者

縣捕欲法之訓導見之泣曰不能使之不饑而能
使之不齒乎夫剥齒以救死也而殺之是不忍於
齒而忍於殺也不可於是婦得免無何免官猶聚
徒濾上說先王不以老病廢息云李夢陽曰予往
來奉天之墟時訓導罷矣乃士人猶往往能道訓
導事南度濾濾上人至今稱恭儉鯁直篤行躭學
必首訓導稱濾亭先生約之身摘之文鈎賾而探
微先民哉

張鵬程睢陽東陵里人也以易教授於鄉諸生中有
器業安貧者輒周之令學雲鵬治經不臆入不奇

採曰先儒有訓其索賾而辨悉矣心龢氣逸故無
從入又柰何乎背之其教人曰寡慾以養身守身
以能官是操領也夫塵颺而水則濁繩直而木乃
度故欲熾者心亡巳枉者行乖崔學士銑曰先生
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遇而退老於
東陵學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民不徼赫奕仕
貴獲巳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先生見之矣
濟南生蔡天祐感雲鵬教思𡚶行以酬知靳學士
表其墓如此

馬貴字尚賓三原人馬尚書理文也祖仕禄當元季

時知將亂命諸子析居以圖存子彥貞遷三原之
王村居焉無何亂果作避淳化山中而免子仲良
愛人好施遇橫逆謹避不與校其母兄歎之曰吾
弟所謂伏樹葉下恐頭破者也與異里王氏子遊
王服其信義來託隣就襲焉其廬舍有野鴿千百
托止之異臨終遺訓篤親睦隣爲諄諄貴其子也
先生頴悟過人長嗜學杜太守棠幼同學講習常
至通宵傳通百家尤精蓍卜就以决疑者必語以
天人相勝吉凶未定之理占或本凶能如是則吉
占本吉或如彼反凶所占多奇中人益敬信因而

改行遷善者甚衆祖毋徐誨之曰吾聞諸先生云
道在中庸一書盍致精乎於是貴與師處士敏研
精於爲己謹獨之學日夕相切磋所居中路有橋
往來相送恒至橋而別鄉人因名其橋曰分襟嘗
月夕坐橋上有微論忘其久有過者問之始知
爲將曙也蓋篤學如此久之渙然於中庸之理逺
近學者就請質往往得所未聞太息曰靖川先生
說中庸如百骸被刺痛皆切心何其熟也父疾刲
股和羹以進疾良愈與杜太守師處士居喪皆廬
墓盡毀時以三孝稱之將終沐浴端坐更衣而逝

張汴字汝懷鄠人都御史時徹之父也生而温恭顓
愨不習狎長循矩矱片言跬步罔有愆忒其爲善
如饑渴之嗜食飲其不爲不善如揮蜂去棘惟懼其
及之也其言曰天遠乎哉夫食息動靜與偕而不
可遺者天也一念少差即陷大僇奚必震雷奚俟
禍災之及嘻可畏也孝友天至父毋有疾即憂形
於色中夜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省比卒躬畚
築以葬傷仲氏蕩弗立官府役歛歲時賔祭咸獨
力支之諸從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不食者終日
族黨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每廣坐諠譁四起獨

歛色正容屹不動而譁者爲衰止也人質平者即
弗直無諂折侯其辭盡徐以婉言譬風之感唯唯
而解聚族人子弟而教肄之俾各知義方臨財必
損已以裕人魚鹽細碎稍弗當其直爲終日不懌
嘗行市得遺金徧迹其人還之僮以金易絹謬益
其一命止舟待竟歸之始食貧惠濟弗怠人以爲
難臧獲有過不譴責惟諭誨使改飭惰事身以勤
率之或宴起則杳杳行戶外咸驚曰是家主履聲
也乃起盍不欲傷人意類如此若展省先壠勤葺
治禁錮牧增祀田培益塚木宗人賴之教諸子自

懞抱能言輒教以說詩學禮少怠必撻楚曰心易放如逸焉不可控也子入官每遺書諄諄以無犯官箴侈服食爲戒晚膺封誥而茹服菲敝不渝平生足迹不涉有司與鄉族耆老月爲會道古往陳鑒戒爲樂勤小物劬劬終日至白首不衰子泣諫止之曰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然且不息況於人乎令素飽終身爲天地間蠹物歿不救矣疾華子婦請醫禱弗許曰大命也强求活之逆天恬泰而逝族子文定公邦奇稱其恪畏天人祗修不懈忠信貫金石淑心純行刑家邦而範來裔盍紉

習見焉而心佩法之

萬吉字克修宜興人方嚴剛毅始爲士以爲爲學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樹因頹靡者衆也於是斂束筋骨自禮義廉恥大界限以至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晝地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攝衣躡足箕踞跛倚之過未嘗一動其容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隕絶病甦然骨立或往解慰之聞哭泣聲亦酸楚至不忍出解慰語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父喪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廣弟哲生不及父卵翼之所以成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閨門化之未嘗聞誶語嘻嘻之聲諸子弟烝烝雅飭無佻達宕佚華矜之習對人面目清冷少寒温語然父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無城府至其處宗族姻戚間恩意篤深即婉孌多兒女情者莫及也長姊年十九而嫠抱三歲兒依吉居吉敬而矜之米鹽絲絮薪醯不待需而給如是者三十載爲請

于有司而旌焉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翫居家手不識握筭計帳之具然獨喜施合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以有施也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而尤醵其閭族之貲與力以濟之三族中待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千人吉既以繩檢自律亦以之律人人有善雖在后輩必稱嘆推引以爲賢於巳人有過雖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義有遺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達官勢人顩顩反復伸巳說不姘姘也自少爲縣諸生

遇時節於朝賀儀及春秋祀文廟諸生泄泄具故
事而吉獨齋沐將事鞠躬屛氣如面君師嘗遇大
臨諸儒生或言笑自若吉獨匍伏哀哭若私喪然
一將以誠意是以諸儒生不敢見謂爲迂濶而因
以㻱然動也學誠行尊爲儒生宗嚮訓導桐廬欵
欵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教諸子曰願若輩
爲好人不願爲好官孜孜好善耆老而益篤學者
稱之曰古齋先生在桐廬時提學張公岳署上考
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爲得其實吉性剛毅
晚更和易易親其行已類狷而志廣强於好善至

老益篤與唐春坊順之周教授衝相切劘於學不
衰子士安吏部員外郎士和禮尚書
盛寅[illegible]人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急欲椒私發用
之寤而深自訟曰此素日義利心不明以致此迄
不能寢坐以待旦
胡大器字儒道徽州休寧人也爲人循循恂朴已請
學於高陵呂先生仲木安成鄒先生謙之確修實
踐呂先生爲北祭酒從之北入大學爲諸生呂先
生遷少宗伯之南都則改業南雍從之南呂先生
每稱其志學堅苦可與共患難也已先生歸高陵

又往省高陵會先生病卒親藥視含歛如喪父然
始大器以父事呂先生至是數千里外獲侍疾侍
喪竟成其心關中士友咸嗟歎稱之大器敦行孝
弟訥乎言而烱乎心事父母盡孝有疾旦夕不離
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居喪哀毀祭葬一循古
禮不用浮屠言伯仲商燕湖先後卒大器始聞疾
則亟馳侍藥比卒歛必親扶襯歸哀疚慘切動行
人視諸子如子族有堂堂中祀釋氏倡修之扁曰
禮祀堂以祀祖撤釋像歸之僧建著存樓作宗譜
別創書室奉呂先生像而時祀之忌日哀感如所

生又率鄉士友刻先生遺文以傳與同門生引道
執義切磋勸厚交久而彌篤友人程爵死南都大
器歸自高陵走哭之爵遺子幼與初議婚者乃背
盟大器嗟歎久之曰柰何乎於朋友以死生二心
乎告其柩許字以已女選銓曹或諷爲先容大器
曰崇卑有命吾聽之授南金吾衛經歷卒同門悲惋
王祭酒材志其墓推先其篤行云
崔學士銑之教渠南也則有鄉學王生培齡武安韓
生永齡輝邑牛生世昌賢皆夭死培齡父爲相州
倅從王相事學士受尚書出惡衣而徙人不知

郘倅子也崔有酒會匿不與清言妙悟秀言絕於
口卽他友侵譊一笑而受之韓牛從學士受春秋
韓好古樂學曰經非文也聖可思也日思企聖賢
之武牛生孝友與人交先諗知所志而後與之言
容修於閨閫行慎諸布武其歿也崔子深痛惜之
作三生誄牛死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
約論曰今世俗靡敝亟矣高者玄悟徑詣薄行檢
抑讐諸鏤水然非久而亡之彼先行後言慥慥恂
恂者先民哉先民哉嗚呼根心者微本性者粹踐
跡者質彼飭行者績壁者也

皇明書卷之四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孝行

明興　高皇帝重教化務民於孝慈順弟之行著令
言府州縣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所
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上聞旌門閭
除其家繇　列聖申飭不啻守爲成法正統中下
詔言國家所爲褒表節義順孝所以勸勵風俗導
民先路也近有司玩爲故常富者曲爲保勘貧者
終不上達民何以勸焉今後無論貧富巡按御史

卽與保勘奏旌稽留者罪之成化中詔民以孝義
得旌表者年六十卽賜冠帶服節婦照八十以上
例賜帛米肉而諸以割肝刲股卧冰至傷生者爲
不孝毋得旌諸所爲與奪防微之意篤矣
洪武初有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有
李英者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病疽吮而愈母
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有周炳者
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
獐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有趙讓
者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又盗

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遺之鈔而去與侯昱李文
選顧仲禮俱得旌是時有給事中魏敏者在吏科
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斂即走墓所哀慟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者三年國子生張翼者
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
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
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採野蔬佐之天
下定奉母還竭力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
骸合葬之父墓命表門

洪武初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
祀旣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服三年今百
姓無故賊殺其子絶滅倫理宜亟捕毋使傷壞風
化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
行事例行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
其樂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
又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氷割股前古
所無後世亦止間見至若割股殘害尤甚且如父
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
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絶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
自愚昧之徒務其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
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
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藥醫
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爲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正德中禮部奏錦衣衛總
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剖腹割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也何孝足云
乎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

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李都尉貞盱眙人岐陽王文忠父也尚皇姊長公主
貞性孝友母太夫人嚴忤其意輒叱責嘗侍食母
怒投食器於地貞跪徐拾之恭敬愈至父旣没有
弟四人求分財異居貞泣曰父没而母存尚分異
老母得無不可乎先人諸所有田廬母没後隨所
欲取之吾不取也諸弟皆媿服
姚孝子玭淞金澤人也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
中大姓林氏塾師所就讀之業成元季亂玭奉母
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

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批急
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
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巳又爲淮
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浙上軍辨得白將署爲
郡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以小舟載母
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銜致白魚盈尺
以爲供後兵息湘臺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
益高其節云
鮑孝子興者山東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
間隨父宦浙中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

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歿哀守廬墓三
年形毀骨立人不堪其難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
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
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
云
毛聚德玄者萊州掖縣人也幼事繼母秦盡孝寇至
衆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
爾寧不畏死耶不避也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
活乎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疫夜渴求酒
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歐
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
者長兄瘞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
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遭
世亂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聚出資嫁之瘞族中不克瘞者十餘喪歲食
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
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聚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
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
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
生二孫紘綎皆以道學名

吳宗元字長卿紹興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
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發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
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
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
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
宗元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
喪巳念父母沒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
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
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

銜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劉
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
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
其與人凞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
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
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
鴈鶩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頹如也及卒碁
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癸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
聲鳴鳴不絕云

朱環者婺義烏人也赤子時無見啼聲仲父桂無子

養爲子巳桂生子璧及宗周頗踈外環環事之彌
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内多盜白晝出道
上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
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
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冤桂霽使目甚環五
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
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
子曰元女曰壽元末縉雲盜眥若峽源山將刼環
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聞遽歸走白父當速
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不
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反盜者必
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
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合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
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
元病不能赴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
泣祈哀竟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鬚髯朝
耕暮讀奮談古今事亹亹也雅愛宋名臣言行亟
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吏用推擇上益都會
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塟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

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
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頮面已輒詣墓前拜父
之手足皺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肅然塊處風雪
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
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洪武末用重
典肅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二人焉具修撰王叔
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悲哉盍京師有伯兄
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詣于朝請代　上
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

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誠得以二人者身贖
兄死足矣　上[illegible]許代而戒行刑者曰令無難色
者舍之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
赦之御史大夫寗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
矣有戍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
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
語時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妾請先
遂投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
當從子俱死屰視河橋上見夫死卽自沈又有兄
弟有黨禍被戮者其姊姒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

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況他辱乎遂
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其他有名可著者有
黃巖陳圭仙居朱煦臨海危貞昉之倫
朱煦者福州大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毋楊氏性嚴
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撃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
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
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
亦論罪輸役時城役𡻕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
瘌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眥力豈足任此吾旦
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塟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役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
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
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
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
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
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
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
嗚呼冐死得免於刑幸矣而又卒父子俱以病死
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賍論死其子
圭請代　上哀喜欲原之刑尚書來濟以爲法有

常不宜撓法開僥倖之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
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危貞昉臨海人事父以孝聞父以陵川丞坐法役江
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號泣請於郡走詣闕上疏曰
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濆筋力
向衰不能力役大母范踰年九十且旦悲啼思念
之誠恐溘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養終天之恨
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聽父歸養
雖卽死不恨惟　上矜許疏奏許之貞昉解儒衣
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貞昉質尫甚不任勞竟死貞

竑通朱氏易兼能學唐人詩歌讀古書遇忠孝事
輒欷祍思齊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
年僅二十八聞者莫不痛悲之宋大史曰孝哉危
子不以身自私是時大制以舜師統諸閩長督利
縣嘗熟人虞德良與長子俱坐逮法當死季子宗
齊私念曰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也宗
祀攸繫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倘得代父兄死含笑
入地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父任以科繇
事不自意陷刑辟父若兄不知吏按章訊問一二
引伏斬東市顏色不變年甫二十一云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
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
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
疾晝夜煉藥奉淖藥以進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
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墮
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禭綴斂殯貫祔一衷
於古禮會煬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
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
而弗至既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
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
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
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没號哭頻仆久乃
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
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食堂上
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
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
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嘗
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
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
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姻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
閫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封尚書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
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溫台諸蟻附者勢燄
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侵家落躬粗糲而養親
必豐天下既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
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
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没其家有司以性同居倫
没之性叩有司曰產嘗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
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藏

之如先德未珉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
法忞於宋所受告身亡之則大慟既至京訴其狀
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
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既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已九十
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
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后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寛
之閭士陳興祖者清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歛
瘞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
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毋近俗卒詔遣官賜祭瘞加
厚焉

周鳴字岐鳳以字行吉水人翰林侍讀叔父也十歲
居母喪致毀如成人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學訓
導職修迎父養而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扶柩哭
誓俱沈而定授卽墨主簿與御史辨死獄當貨爭
甚苦得白會兵興賦卽墨鐵充軍需岐鳳疏以爲
卽墨非鐵所產而府庫所積鐵尚多請出以賦軍
蘇民力所司又令民輸豆准秋稅米已復徵米而
以鈔償豆直岐鳳疏請從初令信於民俱報可下
後坐累免官民攀號送者皆流涕永樂中選爲漢
府紀善王迯有端開賓賢堂招奸俠爲奪嫡計岐
鳳作堂箴千言寓規諷棄格其非心駕北巡王擁
兵重自翊又諫之王怒令衛卒詬辱之搆逮錦衣
衛賴 監國察之而免岐鳳性孝友撫二弟甚
恩合三從兄弟子一爨闔門千指內外無私蓄著
家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羣族人子敏者令學
經尤急於濟人之厄有旅被盜傷而病賁治盡延
、留而藥之傷愈解裝齎而歸之著尚書通義春秋

纂要行於世

孫貞字宗正翰林侍讀曰恭父也南昌豐城人爲紹
興府教授有施御史者按郡張甚私於紿傳徐氏
子命充廩生貞持不可御史氣爲沮一日心動走
歸省自南昌聞父喪致哀三年服闋調漢陽漢陽
諸生素鮮儁教誨專力後三年得舉者十一人不
偶者僅一人有張通判者廉生誣繫不變會詔下
教授得舉賢卽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張貧無以
之官復資之陞國子博士祭酒司業並遣子受業
宣德初以母乞歸朝夕親側足不至縣庭年七十

五卒貞端謹廉約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年曳
坦如一日官太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居止
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當督家取
外孫鄖在恭足之後諸子皆有成而鄖亦第進士
爲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艮爲御史同居
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何治治獄有伸雪否對
不當意輒責之人謂他人爲御史獨一掌院官曰
艮乃有兩掌院官盖其嚴也曰恭分月俸爲養不
受比歸老寄所得　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
幸足可自贍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

致所需物皆卻之曰無以我故爲汚辱故諸子守
官廉皆恪則教之力也與人交勢不附窮急不棄
爲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交教
授紹興時與李太守慶善後淵官侍郎原吉慶尚
書未嘗一造其門同鄉楊運副逮獄出病骨立舁
至門求假寓家僮懼其病相染也辭之貞歸見露
卧街衕下大驚曰人各有命何相染之有乎延之
入病竟以愈其篤義類此
贈侍郎鄺子輔宜章人尚書埜之父也有學行家教
至嚴埜任陝西憲副時常以俸市陝褐一疋寄之
父大怒以書罵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
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從何所得此褐者乃欲
以汚我耶即封還責之埜念父甚思一見不得時
父爲教官會秋試聘考官埜謀于大僚得徃迎其
父父又大怒以書罵曰此子憒如此汝居憲司吾
爲考官將何以防範遺誚于人矣埜迎書跪誦泣
受教後埜所歷官清謹本父之教也先是國平邑
知縣王滇者坐逮刑部獄法司卒掩滇居得滇在
平邑時父升遺書言凡爲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
之常古人云貧乏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

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
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及先儒理性之
言於此見得分明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
守法不惑蓋仕與學不可偏廢也人便買附子二
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非所覬也
高皇帝發書讀嘉嘆之遣使賜金帛復其家
黃玨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
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厭母譏失愛於父而
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貲聽諸弟所欲及
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讓語及母輒涕泣

不能食家祀祭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
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
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
自給晚益窮乏而胸中曠然依壻劉景祚以居與太
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
歸矣汝善持而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胡瓚字廷器其先合肥人也生而穎然患左目眇父
令廢學獨授之孝經大學而精識卓然年十五諸
父同居異食尚嘖鬻言瓚請父割田百畝若別業大
屋畀之居諸父爲感泣瓚事父及二後母孝迎求

所嗜走而餽之父母感說父歿痛至則悲終其身
伯兄欲分業瓚約分外計金爲二弟婚自跨一驢
負米蔬如野力穡已積金百斤田十畝即出其餘
周姻戚之貧者助人之失時不昏嫁若不能塟者
就橋之中輟者士夫過其里必致之廬供具之徒
者載以馬過數舍乃返鄉人質平有世家者兄弟
訟累年矣又赴逮瓚途遇之陽問之曰子亟役於
官乎爲他姓牽訟乎何僕僕也兄弟各言實瓚邀
至家感以天倫大義咸感泣輸平爲平陽商來糴
粟有浮金然金醜者也不可反則大量酬粟無令
浮他貸不能償者多焚券瓚平居好讀陰隲書及
小學故事其行多出此子四叔孝爲學官以孝義
著名
瞿嗣興字華卿姑蘇常熟人也少生宦家好射獵驅
逐飲酒爲樂不喜書無何父失官貧嗣興即折弓
矢脫畧故態躬力穡以事親與妻蔣承顏色服養
惟謹母病疽天熱疽潰散不可聞嗣興跪床上執
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劌汁扶卧起不解帶者
三旬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技窮弗效起
引刀刲股肉羮之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

見羮爲握筯食一盂幾盡因遂愈母後感疾思啖
菱菱時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潭中索之竟
日手足皆爲腫皴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
既而貧益甚食弗繼嗣興曰事急矣脫株守當如
父母何乃携家入蘇州城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
息爲生已稍裕凡父所欲無不致也後稍居積爲
中賈已益富則好散務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橐
得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市井小夫耳坐不貼席走
其家還之有鄰田宅券若他珍於地者嗣興覽之
曰券書失啓爭迹其人還之則權貴家奴也失主

券方大怖欲死得之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饑歲
出糶有寠夫來告縱嗣興憫之受其錢五千陽怠
之曰汝縱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取蔬伍
錢授以楮幣十倍曰餘當以錢裨我鬻蔬者曰吾
鬻蔬供朝夕耳顧安所餘錢耶府君笑曰第持去
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類
如此凡負販者給直恒過適家人怪之嗣興曰彼
胝肩背求錙銖爲生忍與之較耶歲饑常熬來依
止者數十輩僦館而食之疫作躬粥藥撫視賴以
生嗣興晩喜浮屠家言已復閱儒家言好之戒其

二子曰我少不學今老而始悔汝曹勉之比得疾
恐念慮亂畫紙爲圓圈揭屛間常目之年八十有
四卒子莊貴贈禮部員外郎

徐煬字文光饒州樂平人隱居嗜學永樂中父被誣
逮當徙邊煬與其弟文職爭詣吏求代吏遣文職
行煬卒能以其道竟歸之居父母喪率致哀苦塊
殯塟一遵朱氏禮同產及三從昆弟同居者五百
指而主家有法外內雍穆無間言擇子姓齊遣從
良師受經其仕者戒以毋曠職業孤上恩撫弟遺
孤子特厚他子族人貧不能塟者具儀物塟之鄉
人構爭來質平煬諭以禮義無不靡然化者晩四
子七孫而仲子碧舉鄉試授官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其人皆敦朴
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鄭多田饒於
財然男力農耕時間出治賈女習蠶織閫外不聞
也諸農賈所入皆囷之有婚嫁者族長主其費寸
布斗粟而上無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其人鄭五老
者出粟千斛助賑雖未遑文字乃其行與古篤行
者埒矣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橐錢帛委地
公之家妻子不晛也崔學士銑曰奕奕篤鄭肇自

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棲族大而昌其德孔脩人
亦有言俗薄不嘗維鄭作砥厲其企而彼飭而偽
樹闕表閭顧茲篤行潛可遂滅我銘世德 大鄭烈
烈

王惟德字輔之鄆州人始爲童子將父行戍川蜀惟
德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大父母沒親負土
成墳終喪不嘗酒肉家故饒於財後父歸以好施
隳盡惟德竭力以效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家
以終窶一以養親治經爲事性溫克樂與人於善
鄆鄉多鬭者徐以義理辨告之莫不感悅解去鄉

人稱之王君子卒甚貧子大臨遍經有行誼爲諸
生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不用又之浦三十萬
乃舉兩世未葬之柩畢葬之
吳孝子駒者建昌南豐人讀書通大義孝友天性日
侍父母左右進飲膳必親昏定然後寢諸弟化之
居家幼稚狎侮者必訶斥或曰幼孝子曰吾聞曾
氏之門幼者不呰人非性然也蚤諭教之力也父
傭里人爲給里力胥曰吾甲也誘而縛之時孝子
有他適朝宗率諸子爭之毆胥誤致死法當坐孝
子曰父老矣弟幼且無後自詣令求代令難之孝

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况殺人者實駒非父與弟
也令聽之孝子侍父於獄朝夕起居猶荷校立侍
人嗟歎其孝會詔讞疑獄行在行至淮被病卒
羅修撰倫傳其事
康紱字在章吉安泰和人事母孝貧拮据營養以庠
生應有司試名在高等會母疾而留家衆强之行
竟不往而母卒遂終身不復應舉與妻王竭力事
祖母祖母劉安其養弟廷評紀每歎曰愧我徒爲
孫兄純客死疫大作道鮮行人匍匐烈日中舉其
喪百里還葬事寡嫂曲順日衣冠肅揖慰存之甚

王亦姑視嫂取糲讓甘布葛推共也嫂有女與女
夫俱夭收其孤鞠之使與嫂俱冠而後歸之宗又
之廷評卒于官與妻任內外務而成其子於學綜
家無厚儲恬居寂守而好士不厭又善別擇士尊
顯矣或怙侈滅義寘貌敬之至行義修明之夫即
憔悴困厄顧屈已傾下焉客至妻王輒治具芬絜
應府至又時時從屏間竊聽客言得其人一日客
去王迎問君所禮誰歟此其人與人易合其去人
必速盍慎之已果非佳士故鄉人曰閨齋門不壅
惡習蓋亦有內相焉

李阜嘉魚人父教諭善没於官阜時尚幼已能求父
書奉母挈諸弟匍匐扶護歸多識强記念母多病
不謀仕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飯亦
飯病亦病也兄豪酒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
親飲自旦至日晡醉而歸阜日率諸卑幼迓於途
不至則徑至飲所扶護歸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
敢少拂其意兄弟四人相師友而庭無間言季弟
官至都御史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于二人承
芳承莫自有傳陳公甫銘其墓曰有道於此匪難
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父疾子侍弟扶兄醉莚

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彦愈廣州寶安人林學博光之父也少服賈困魚鹽久乃厭好惡之滑和若有得也手書小紙示其子光曰樹立宜如是則范文正晝虀粥長白山時事也已復躡文正公全集畀之曰是爲汝師光所欲購者書惟所欲不問直多寡光夜分起讀則戒之曰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則神之所守也設令勦形神得官何有哉吾聞欲速不速必欲速速債非善爲速者也光舉於鄉不即仕從新會陳公甫先生學詠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彦愈喜則董工築不自休少暇輒爲光録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梓行乃已光既杜門欖山發憤曰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同時士多紆青紫耀閭里彦愈視之漠如也呼光謂曰汝學能有立吾啜粥飲水死不恨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已如此彦愈虔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惟恐小拂其意身所服用非極獘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焉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晬而孤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爲躬行出從事藩司躬手奉公不以私自污走京師白母苦節得表閭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即斷酒肉徒步走抵徐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固無恙而兄病疫劇晝夜走山谷穿虎豹羣以歸日夜檢藥物兄愈而後即安仕爲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遺孤侄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涖官勤敏介毅表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訃不食者五日比殯廬於墓得痱病衆强之以還終禫苦塊時年六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號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張傾宇士表泉州惠安人襄惠公岳高祖父也爲人長身豐下有威儀力行仁義卹孤貧賴以自立者數十家嘗歎曰男兒生無益於時縱守不貲秖資子孫愚不肖耳作家塾延名儒教子孫親戚子弟

來學者悉廩之歲大疫朝夕持精粢藥餌戶遺之勸勞有恩意宰里司徵攝會鄉人誓之曰姓翼而上不食正統初沙尤亂大兵南下郡僉大家轉餉軍人恟恟欲逃避頎曰役民必先大戶理勢然也役庸可避乎先自詣縣聽令令大喜命督餉則部以什伍止宿輸納畢有法暨訖事無一亂行者晚好書延師教子弟暇輒往聽解說有辨論輒出人意表師歎息曰使公曩從受舉子業一第豈足道哉頎笑曰科第則吾豈敢第使吾生漢西京時當從孝弟力田科取一資見史冊耳蓋頎常稱國

家於科舉外當別設一科求實材故云然次子茂字敏實通詩禮記從莆老儒黃先生瑾學黃矜莊有尺度箸為容出其門者拜揖高下步武布接如出一人蓋其教也以貢為桐廬丞始至假柴貢士騎數月積俸能具馬乃還之天旱齋戒祈禱暴行烈日中雨大注縣有虎白日於郭外攫人曰是苛政所致也為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一夕逝折獄詳審和緩專以恤孤弱釋冤濫為心比歸杜門絕交每晨興深衣謁祠堂焚香獻茶朔望具衣冠帶再拜焚香獻茶而退雖祈寒盛暑不廢遇節祭祀

酬齋戒有嚴子弟有惰慢不如儀者戒飭之竟祭無一人敢謦欬出聲者約子孫以儉素雖髮鬢總髦之類非先世所傳洪時態者立呵斥之終身坐立不跛倚行不掉臂晚杖而行一手舉杖其一猶自奉拱心駐杖則端拱如故為文章莊重典實作字端楷勁正類其為人雖甚遽必正冠斂束而後起與人交必誠信官桐廬友人子持父骸貯瓦棺歸過之迎致廨設酒饌哭奠家人以為不祥曰設其生過我得無款乎何可以死生易念也平生不與人謀私事嘗曰所言公公言之子綸亦孝謹入

侍父終日[illegible]出外得手書必拱立正讀珍藏之數歲後出之如新赴進士舉下第歸同年生道卒為殯斂歸其家在南雍同舍生病卒天暑氣蒸熱為含斂沐浴有高才生為弘放諷令誦下壺傳讀訖謝曰雖含瓦礫中有滋味謂選得知洪鄉未任卒子英德令恒言曰吾父祖以來無他舍惟一語教子孫世念之曰克無欲侍人之心而已遇不如意事惟曰聽天所命又門除謀道家所忌其家世如此子襄惠公岳自有傳具儒學中

易鑑袁州宜春人孝友[illegible]居父喪戚甚養毋得其

歡心仲弟没訓育其幼孤子不啻已子父没季弟
時中少爲邑諸生鑑爲齋資其遊學親師友隆厚
而以家督自力使得專意於學也逾乂弗衰已時
中第進士歷中外美官鑑喜益勉其勤職事愼守
以報國而時中有令名時宦家率挾勢干有司必
遂之鑑獨約子姪非赴公役跡必毋至縣門教族
子弟必訓以道義孤貧不能自遂者長育婚嫁之
樂獎掖人之善而庇覆其過及鑑没時中布政使
上計京師聞訃哀甚數月猶有悲色可謂令兄弟
矣

傳琦字希玉閩人也事父母孝有弟瓚盲不能業作
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他子琦推温美與之而
服食其粗糲長請分琦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當
復合姑許之而自居積服賈視利便田宅市之忽
召瓚與其人數戶與居嫁婚其子女時呼與飲導
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比陽亢宗云閩會府十
萬戶山四際而遠艱得木琦倡於鄉月施錢買棺
置僧寺中施之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其性然也
然能愼所與處不輕以言色假人時有言人自爲
勸沮退爲善云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夜遇盜執允亨弟兄縛之將並殺刃及血出矣允
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
我毋殺兄賊猶豫不自决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
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
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傅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
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謂風
雷之會爲偶然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

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其餘烈
非邪

秦鏜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行誼既没而人思私
謚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旌
鄉人稱之曰雙孝永孚事父母惟其志不忍傷至
刺血吮瘡不憚及鏜事孝子夫婦一如之孝子仁
慈儉朴鏜温恭容下中堂無叱咤聲平生饔七筯
不出蔬豆之外母患末疾不能起而寤鏜以意揣
其寒温饑飽而時飲食之便溺起坐自抱持如是
者十九年鏜鄉試不第遂銳爲終養計竟親没不

仕曰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計竊祿耶
遇寡妬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足不
企公府教子孫尤篤子孫化之修文守禮恂恂愨
讓恥爲世俗一切浮揚之態入市褒衣矩步行不
問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鍠
不色喜翁怙怙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
而輔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李夢陽讀孔子思有恒語重傷夫時俗之偷也曰惑
屑成眞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矣乃人
見藝材辨博豪縱赫霍輒歛譽慕效稱其賢或我

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嗟美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
悃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闇沕無聞不見禮於輩
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今幸知高處士瑾者大梁人
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
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
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
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
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自若不
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强迎處士之官邸養輒蹙額
求歸曰吾性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

毋困時囑令得代去爾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
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
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
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
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
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
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
利而金出汝耶盍今之梁孟而考世者莫識也悲
夫
錢清字孟清常州無錫人也生二旬失母自能言詢

得母儀容即悲慕形夢寐父疾刲股者再皆有感
及喪歛葬如禮而哀毀過之春秋祭墓忌祭寢恒
哭泣終身生日不受燕賀至老猶然爲諸弟立產
成室祠堂之禮品式具備鄉閭周䘏篤於私好助
官賑饑者再內外親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嘗製
藥以療病造棺以濟死立義塾以教鄉閭子弟其
治道路橋梁歲有之不可勝紀也儀觀豐偉望之
知爲重厚長者言簡而度行端而恪閭右有徙訟
者人必舉清相戒勗云
鄒忠字顯之無錫人髫齔時事父母能承意迎色務

長貨無私畜食無私奉諸親治綜幹務當其親心有外事寒暑雨雪出役必如期至弱冠遭喪毀幾隕宿食喪次者三年年五十忌墓之祭猶號擗不已常以仲兄久病長姊季弟早夭爲恨事伯兄甚恭愛喪之盡哀平居禮度給肅閨門嗃嗃非甚病不內處語孩提必正義延師交友愈久無遷心殺禮財貸尤腆歲捐租什一爲賑贍饑則捐什二其出貸也遇饑減息如取租君子謂其舍居室焉公懷直道表裏無間晚嗜易咏奕起秉燭坐誦久而有得卦賦一詩以檃括其旨邵尚書寶爲記務本堂

稱其可比古孝弟力田有行誼者而文雅過之云

洪什歙人也父行商死母黃二十而寡長育之什生而篤循少許字朱氏女女病痺朱請罷婚什曰不可女業已許我我終不忍以疾故棄之比女卒乃婚他氏母登大耄而病什視疾不啻以身當之日夜奉起居比喪居廬三年芝草產墓下什行商齎用無芬華顧獨赴人急無遺力近屬嘗有齮齕之者終不念仇者死子貧舍視之鄉人有鄭叟者行出賈而妻遺其妾去六月而生子妾家貧利重價將賣之遠方什予重價收之子既長遺之歸爲鄭叟後有吳生貸什錢而客死生遺橐聽收責者瓜分之什獨爲經紀其喪貸錢勿問李興賒什鹽二十人舟舟覆興自投淮水不欲生什訶止之益予鹽以賑其急諸嘗有益什金錢若貰者得之多縱舍不問其長厚如此什以力爲善數得天常夜行遇虎虎不噬舟遇風數免失足洗舟底若有人扶援之者而起比疾病童巫躍赴舟言帝高洪君義辟爲掌簿使遂卒三子奉喪自楚反塟於歙楚人白衣冠送者無慮千人歙人相率迎喪者倍之喪即次有素車望望西北來三子曰必鄭少公也

蓋鄉人鄭尚綸老病甚以厚舍久故勉來可謂死生交無讓古昔矣汪道昆曰嗟乎流俗靡靡處士獨以長者之義終嗟夫六行具矣私謚之曰順惠處士

劉週吉安萬安人爲人淳篤慈惠好澹素惡音樂劇戲與褻媟卑鄙語或觸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而事毋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瘠遇寒輒甚週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殯水西倚廬終喪所遺衣篋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爲人謀勤力周慮如在已事不惜

邑邑不能熟寢晨光起即赴之諸食殍掩骴設漿
施橋爲人利者咸不遺餘力即大豕死必瘞之性
淳篤如此劉故有大小宗祠邁簿正會祀儀以聯
族族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有挑達宕蕩者或忤
競請質邁和聲氣降顏色撫諭之爭者爲愧屈而
去教子弟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
故事解譬或與互荅詩歌以興起其志意父之人
益愛之有友人子弗順避於野一日忽心動就父
所邀邁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
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邁許之明日子果死邁爲治

其喪塟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
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邁曰吾與君昧平生又
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
憐小人耶邁不得已諾之毎歲行跋涉經紀其家
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
妻邁聞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契券已責者甚衆
晚游縉紳間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
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羣
然和之若充然有得邁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
詘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躓困自愧屈而邁一未嘗
自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篤行矣
約論曰繆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也五品之
倫天性各有至焉安處樂循者上矣乃變而不失
其常困而彌亮其節舊史詳焉非以通天神感靈
動足風歟且事變世之所必有也

義行

國朝李疑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
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
即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
舍其少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

致爾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
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資爲生疑
固貧甚然獨好周人之急金華范景淳爲吏部椽
得疾無它所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
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尚高能假我一
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具床蓐爐竈使
寢息其中徵醫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
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汚
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

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逆旅邸願自取之㲳謝不
取景淳曰君不取我死將爲他人得何益乎㲳遂
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㲳買棺殯於城南舉所封者囊寄
其里人所書召其二子二子至發棺取囊按籍而
還之二子饋謝郤弗受反贐遺之平陽耿子廉逮
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㲳
問故知之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出有急寧能以
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産而爲雨露所中則
母子俱死矣吾寧舍之而禍可也俾婦邀以歸産

一男命婦事之如㲳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
報㲳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義行寂
著云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好學攻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
急難父一元故游宦江東因遂家金陵兵部主事
常允恭者父友也天下亂死九江家破母張氏年
六十餘老矣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憐之者曰今
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毋盍往歸之張詣譚
譚謝不納則大困念允恭嘗宦金陵則哭走金陵
問允恭親交無在者問一元人曰元死久矣獨子

環存家坊中門值白鷺洲門有雙橋樹可辨也母
服衣藍縷泥行走環家環故嘗識之是時環方對
客滿座見母至怱之已忽省問之曰母非常夫人
乎何爲至於斯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
復呼其妻子曰是常夫人也亟出拜拜已妻馬氏
解衣更母濕衣作糜粥食母抱衾枕設寢謹事之
於是母問其子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事
環知其故人無在者卽有之不足付又不知伯章
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行爲毋訪尚無人
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主事君交好如

兄弟今毋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
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阻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
家貧念不可久也雨止堅欲去問他故知環令勝
女從其行至莫無所遇而反環乃購布帛爲製衣
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
詬怒環私戒其家人必順其所爲勿以困故事厓
老人不謹母念其少子不得見而病環親奉湯藥
飲之如是者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從祠祀會稽
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語之故居半歲伯章乃始
來則母子相持哭不自休是日適環生日也家人

意忌以爲不祥欲止之環曰此人情何忌既而伯
章見毋老竟捨之去不復顧而環事毋彌謹終其
身毋且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
世世如杜君言終卒環具棺槨殯歛之瘞之鍾山
歲時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録事有名與學士宋
濂交濂爲傳其事如此

贈尚書楊逵卿者建安人少師文敏公榮父也事父
毋有至行好施與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施者必
有内自媿之心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以爲辱猶
之不施也必使受吾施者以爲所當然而即其心

之安幾可耳元季亂歲饑民至有相食者逵卿發
所藏米振之乃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
木者樹一木予穀若干於是衆爭願爲出力來請
穀既集則如所願樹木多寡數立予之不籍識其
姓名亦不較其所樹木能如數否也人爭爲致力
居數歲木鬱茂皆中材則太息語子若孫曰不自
意木今盛乃如此其毋苟自私有將造學室造神
祠若橋梁津渡需材者畀給之有貧無室没無棺
者畀給之毋苟自私其用意如此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患難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
如經界如隅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
訟許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
吾屬子弟也顧嚵恩圮義而鬨於役者獨憚追胥
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
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
定著之金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
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
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

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遠者
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
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峻於役而反則會衆擊
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
鄉之役訟遂絶行三十年矣大守吳公大善之延
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
羣起爲攘冦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
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
手脱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循遣巡檢與俱
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

畢集吏覬功恐諭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
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令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
乎且灌實召之灌不恐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
悟亟解散其獄繫者幾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
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輸轉華亭夏宗顯
者奉法宷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
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毋毀兄及孀姊老而窶恭
養之撫異毋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
貸稱長者云
章和字智和浙鄞人永樂初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

家當行時和年十有九已爲府學弟子員矣自奮
曰伯兄家督子也不當往季弟弱不能吾往可也
旣至京著籍大興縣受廛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砂
礫壟其傍作圃藝蔬以爲活勤儉貲浸豐時方創
宮殿賦徭百出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舊以爲常稍暇輒手一編誦讀之待人寬厚
恭誠爲里閭剸劇定疑扶疾拯難乏絕者不俟貸
而賑之學徒從受業者辭其贄故里閭歸仁事咨
覆而後行鬭爭需片辭以求有僕爲馳車者所轢
死或繫御者以告和曰非故也釋不治後嘗敬戒

之父而德尊名顯益相戒無犯自溥令至於卿公
賢者往往禮於其廬縣纂誌聘以爲總裁郡歲舉
鄉飲酒禮必肅以爲賓嘗乞假再歸浙每歸則家
衆益親旣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
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
延師教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
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後家燬於
火貲落至飯脫粟不悔請得歸壟首丘許之於是
鄉之同受廛者或沒盡矣其在者非其孫行則子
行也皆泫泫涕泗不能舍歸又三年乃卒鄉閭咸

哀慟惜之而京之閭里聞和喪哭之如私喪
松陽周繹世英者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
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
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
氣者客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
發之富可立待也繹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曰世守
也柰何乎鬻之繹聞之憮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卽
折券歸其山後姜　發藏得白金滿贏　一日坐中
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遁至者發視之繹氏名
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訪之蓋繹遇過客有恩故爲

諸朝署而授之官縛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官竟
不上而卒
義烏王性之之沒也素服而臨葬者千餘人皆爲洒
涕已乃去蓋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
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
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
坼民遑遑不自寧順卽集衆與築之約田爲輸作
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
之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
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逋

比隣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微發按籍輪
役之村疃疾急不能致畚藥順儲峙以待其需鄉
閭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棺櫝瘞之逋錢久不
能償焚其劵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
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
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
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
其賢凡婚姻貲產之訟往往下順所調護之片言
取决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科繇之籍請順鈎校
諸宿獘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縣大夫

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
通周易有欲爲必筮毋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
人講釋之閒居無事焚香皷琴以自樂云宋太史
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
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
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葬埋無
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
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俊爽博學能文辭元季亂州
郡辟不就婺越間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

門延致之恒矍然曰庶可行乎坐皐比以倡道爲
己責言必稱古人日摩月切子弟率遷化操行類
可觀已退居白鹿山戴穫冠披羊皮裘帶經耕烟
雨中服則傲睨吟美人莫能測也高郵欒鳳來爲
州牧自造門禮請爲州學師讓不起鳳不得已令
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利病移書諮訪恒
具以告裨助弘多後守皆尊重之恒性醇篤無絲
髮矯僞與人語如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家無擔石
儲而臨財甚介山氓有誤坐法當大辟者恒哀之
倡隣保白其事氓輒烏犍爲謝頤頹流涕必致之

竟不受州人士求婣佰族者祝佰持其成暨委禽
致饋章金幣悉遣去君子曰利可以義取者不之
欲况不義者乎
鄭采溫平陽人也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
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乆章成宋太
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
而曲盡人意也患徑挺多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
自號好施予雖甚貧客至輒欵洽士窮無歸者輒
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謁采視其
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祼跣

走訴采盡舉衣衾巾履遺之嘗消搖于門見敝衣
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
觀采之爲可廉貪激佞矣
劉髦江西永新人文安公定之父也行業端茂會試
下第歸道遇洚水一女子未没號救援登舟附載
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逆問買妾乎劉告之故
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
還劉命妻善視當爲擇壻而嫁之婦曰渠已無家
君又未有子殆天作之合卽嫁人未必勝君劉固
不可勸諭數四乃處之側室而文安生次子[illegible]

寅之人以與善之報云
張昱常字直叟上世𠅘定興人也徙蕭山方童稚失
母卽能經營葬斂具嘗以孫赴京師客乆得父平
安問聞于喪終不勝其喜也父喪殯而趣者數四
家故富謂濟人圖報亦利非義也正統景泰天順
屢發粟賑饑不責償邑東海潮作没田宅蠲稅捐
白金三百兩代逋稅散粟六百石瘞殍骼又發粟
千石助賑濟關陝河南饑人行剽相食罄帑藏助
邊旌閭授階晩教孫課學居閒居一室以玩索操
存爲事出與鄉耆舊爲林泉會卽譏笑針邪砭癖

務於移風賛化齋居置界方措杖長弓弦楷節矢
四物以見意題其端曰古愚嫌白私生理本難欲
正不須吏離方稱長老宜商文安公軺目以爲三
代遺直云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春坊賛善洪先曾祖也性寛
博易良不能織嗇封殖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不
計直直顧倍他賈乃益務施給爲義出爲羣從父
後所後父後復有子而出分所後父死三子皆未
婚則復合食爲畢婚乃分復自割產給之鄉有以田
售者聞有急卽陰增其直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

直過所當驚曰翁誤耶金何多也曰我既誤出不欲復入第持去他諸類此乃其以不道敗者則槩與常直不溢也一日天大雪夜半聞叩戶聲起問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嘆曰夜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若子未有爲其母者子容恒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飲食之儒生出金創質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因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市藥去劇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與之復遣人護之行而火其券居久有騎從帷車來者乃昔貰藥生母子也持金布爲謝不能郤厚贈

而遣之諸他折貸券不問者甚衆里有湛陂堰灌民田六十所歲久淤澱人稱分業不可詰則買田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以有收時里中長老有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爲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餉館授壺矢觴豆侁侁有月不能合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與子孫獨頤孫曾謂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繇吾所以至此者有道乎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曾孫洪先曰自洪先知學已十年遇財利未或敢苟取尚不忘較量

府君過與直不告古所謂光而不耀其至德也耶至臨終訓勑語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兢兢矣

王效逾吉安泰和人簡直無他腸亟稱孔子所謂如矢者自號矢齋然含渾不峭露從父如安慶貸子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悉毀棄子錢券而家日落塋二親戚獨力營辦一不關其兄得遺金於道跡還之舍南巢春漲溢輙濟之小舫冬涸疊巨石水中以便涉先塋無後者悉收徙族塋之立石而識之曰俾後無迷無佚祀後長子賈數倍利貰

贏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耐渴饑與下人同甘苦僮使不稱意不笞撻時佐之引重若欲不盡其力者然他坊長率躪躒鄉戶倚法相恐嚇諸鄉戶心害之莫愛也效逾所領里甲率親附倚賴之縣官數推擇爲里耆亭老以倦公府謝不應日夕從塾師課子子渤舉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書冊不復問外事矣居數歲而病比舍咸訝曰曩矢齋且昏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出外不廢今磬聲久不聞其無乃病乎效逾劬力倡營祖祠已而火復出貲倡之事未集而病劇孜孜爲犀

從念誦之其篤遠如此
約論曰自周禮賙媰任恤列六行而保受塟救周
賓自比閭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大利也夫
遊俠事取微末而太史公訟言之不諱爲其赴士
之阨困存亡而不伐有足多者焉曰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彼鄙嗇者細已
劉僕者吉廬陵人貧奴事劉養正正德初領鄉薦赴
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焚
試卷矢不仕又頗通天文讖緯言江漢間當有王
者起其下顧附寧王濠爲亂僕內以爲憂嘗於屏

處流涕諫不聽一日有方士言養生者館養正所
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
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
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
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覩於徃來爲主所禮敬無踰
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
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
中僕收屍塟之爲木主懐以歸後簿錄養正家僕
願從吏逐之去僕曰我主毋乃行我家人安得去
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塟歲

寒食輒上塚哭祀
約論曰士操介然之晝必行其志意豈必盡軌於
大道而立義較然不滓於汚泥有足風者焉況性
者乎若夫匹夫慷慨不慮難而狥公上朋友之急
身執鞭而操獨行君子之節乃知益不可畧矣

貨殖

溧陽史吏部際磊落多才畧嘉靖中東南薦饑吏部
既捐穀數千石以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故多湊
以滙水沙漲湊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潴不
波棄爲曠土吏部既隱民之戚則默計之曰古蓋

有輿力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
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
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廪而異時取粟於湊是吾
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而交相易也不亦可
乎乃度湊之東南隅可瀦可防者測水以準而疆
焉遂請於官而募民與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
則環堤而芟焉役人一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
一束時米價踊甚民以半米易麥菽而雜食計一
夫赴役日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不能役者二人
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餕列舍相接翕然如

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揉者汲爨而
食之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嘻嘻弛然臥
如在樂土而忘其身之爲流徙若時之饑饉也始
因洊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
堤如同字中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出其土高
者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北深之爲
北池而貫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
築小堤以捍洊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
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
工至首夏適麥熟而散民懽然曰史君活我史君

活我所全活數千人爲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
洊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洊之田又數千畝自
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溷瀆各效其職
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菽豆緣堤蔭
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鰕蠯蠃生生不淰於是即
其地立爲義庄歲計田與堤若池之入可得穀千
石歲儲之待凶歲之賑因名之曰救荒洊云史部
既失官而家家富冠東南士窮來歸者若貧困就
食者咸仰而王學士維楨所稱督府何公棟精研
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鉅萬一起

而謀定疆埸皆所謂當世豪傑滏潤之林也宋公
子貢之倫富好行其德意儻近是乎而杞人張廷
恩歙人余育者頗有采焉育少商宋梁間寓劇廛
而治靜室其中日閉關吟商非交豪勢人不售即
售受侮壓多負責者育不豪勢人交而終歲息顧
與他商埒他商問之育應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
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隨其昂昂卑卑焉故吾身
處劇廛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隨其昂昂
卑卑息可與諸君埒而上侮壓又胡從至矣已歸
構書院館學子其中而構屋數十楹以居族之貧

無屋者或問之曰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啇夫之
所行也所謂商亦有道儻近是乎而莫務於農桑
廷恩自其祖張太公者居杞之西關自墾地數千
畝至其父徙杞之草營居焉而以墾地之半分其
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廷恩年甚少耳族之豪欺而
侵其墾地之半廷恩怒直之官竟歸我田杞俗租
地畝百錢廷恩曰吾地畝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
於是人爭來租地無曠畝計畝入反倍由是稍居
積富矣而廷恩智負氣用才又好施故布衣雄數
郡杞多水廷恩主藝稻曰稻宜水也稻熟水大至

或請其賀廷恩令其佃人日稍第堆之田人數其
堆多者四之又令曰祟土圓稍堆如堆數於是旦
第徃分其稍堆已堆標之幟又令紉其秸而稍祟
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於水而是歲獲稍數千石
於是張愈富厚而輕財嘗歲凶糶減其直如稔直
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不能還則約來秋
還所直又不能還則舍之正德中剿流賊官軍過
杞饋之芻五千居無何歲凶助之賑出粟千已而
歲又凶又助賑粟千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垣壁
重峻歸雖地曠斥堧莽數盗而終其身無伏莽遺

縑之警雖德其施者銜之亦勢使然也後以詆誣
逮如京得白還太息曰嗟夫先民有言富者怨之
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罹况
它乎於是鬻遠田數千畝而老

方伎

國初冷協律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
事元末以黃冠棲吳山顛隱焉徜徉泉石飄然有
塵外之趣與誠意伯劉基交基極稱之　國初徵
爲太常協律郎與尚書詹同陶凱俱制九奏樂多
所裁定謙通於陰陽之變能隱形多異術　高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蕭天下以過捕逮謙且至闕謂逮者曰
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飲之
謙且飲且以足入中已遂隱逮者驚訝曰公即然
吾輩皆坐死矣謙從瓶中語曰若輩第以瓶至御
前無庸憂逮者如言昇見　上上問之於瓶中應
如響　上曰若第出見朕朕不汝殺謙對曰臣有
罪臣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問謙安在瓶片
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竟莫能得
云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　建

文初上書[illegible]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
言逮入欲殺之濟叩　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
至期無兵殺臣未晩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爲翰林
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伐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
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碑下設祭
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徐見碑怒趣左右以
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來已而
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
免其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並徵翔以濟
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

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
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建文帝急遣召
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帝落髮濟從之亡去　建文帝歷遊滇廣者數
十年數遇險得以術脫去本濟力也後隨　帝還
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仝寅山西安邑人瞽而聰瞽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
統間遊大同　上北狩遣內侍問寅寅筮之附奏
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變化之物也四初之
應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

庚午中秋車駕其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正丁
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
則必飛九者宛也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必正
南面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入寇石亨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吉虜無能爲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
廷議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
失奉迎禮將不爲夷狄笑乎已乘輿竟還　上皇
居南宮錦衣衛盧忠爲妄言離間　景帝怒殺中
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卜之寅
筮已大訖此之日是大凶兆死不足贖罪忠懼遣
即訊乃佯狂爲風狀言供養　真武得通報如此
事乃解　上皇復辟忠誅授寅官
約論曰昔孔子嘗言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
其可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筮龜四體之動變
前知必歸之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
卽後世有述弗爲也以今觀京睢李郭於占卜精
中發天地秘奧然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哉然世
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道皆古之明
之彼達於聖卒不遁於經常者矣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紀

王文成公守仁浙餘姚人也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父華舉進士第一忠厚正直仕至南吏部尚書先生娠十有四月而生生之夕祖母岑夫人夢緋衣神抱兒從雲中下與之尚書公因名之曰雲生五歲不言已更今名乃言言即英發超絕年十五嘗詠謔無所不好好兵好仙釋年十八以納室如江西道廣

信歸見婁一齋諒與語學謂聖賢可學而造也有深契比抵家日取六經諸子史讀之端坐寡言笑同業者以故意譁之先生正色曰昔吾放逸今知過矣舉弘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學儒學[illegible]無所入乃與李夢陽獻吉何景明仲默諸子馳騁於古文無何歎曰吾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已耶病告歸築室會稽陽明洞爲養生頗效已忽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棄去正德初奄瑾竊柄逮南科給事中戴銑等繫詔獄上疏救下獄杖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因厭世欲仙至錢塘知瑾遣人隨偵急乃陽言沈江以絕禍因航海入閩遣所嘗過者與人欲與俱其人曰公乃有親萬一瑾怒不解逮若翁誣公走胡粵自匿豈有救哉歸不害也因蓍得明夷遂歸越已乃赴龍場悟於學瑾誅陞廬陵知縣廬陵故鉅邑賦繁訟劇先生至首詢里役察民戶貧富奸良之實爲低昂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委曲勸諭以好爭尚氣鬻訟之害多所解散時召見父老使訓子弟諄諄以開導人心爲本行鄉約以厚俗戒游令蕩併官未替而賦平訟清幾於無

訟陞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驗封歷考功郎陞南太僕少卿轉南鴻臚卿職事無劇暇與同志日切磋於學不厭已陞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而學詣益精當是時寧庶人濠蓄逆謀之日久而南贛地連四省上游山谿中劇盜倚巖洞盤伏無慮數十萬往往焚官府篡獄囚爲暴廣東江右湖廣諸撫臣相覬望莫適勦而宸濠時時與賊通護劫之盜益熾[illegible]都御史文森受命撫督贛稱疾憚不前兵尚書瓊以違難劾罷之薦先生代先生道聞漳寇亟卽兼程進移三省兵備[illegible]期日進兵郤請退師不

許畫一進竟破之乃立十家牌法防偵伺立兵符
明保伍以實軍疏申賞罰請旗牌以令軍疏請廣
鹽得行臨吉贛以餉軍而日夜訓練之軍大振乃
先以牛酒銀布犒賊巢撫諭𠥚惻諸巢多相率歸
求自効乃進師攻橫水左溪連破之賊奔桶岡大
戰又破之而西盜畢殄乃歸流亡使復業鑿山通
道夷其阻以居民建縣治鎮之而諸巢最黠桀者
盜曰浰頭陽納款實機毒阱險虞王師乃休士歸
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進兵擊其懈破平之
而諸盜藪盡蕩爲治境先生用兵機神莫測對士

友談笑論學而幾發立斷萬衆遥集斬馘獻凱須
史驟集而左右曾莫測所自也諸大者具邊防中
乃立社學設教讀羣子弟教之歌聲達於委巷諭
父老行鄉約漸導之先生出征行父老皆沿途焚
香迎拜如父毋間出入閭巷童子亦拱立道側候
過車時與欵語訓諭油油無間也風化大行時寧
庶人濠謀爲逆淫縱而憚先生望高數致書稱弟
子問學陽下之先生獨具銜名謝不荅書曰學不
可以書傳也濠腹心劉養正者廬陵人故與先生
游遣至虔與結約養正至晤語連日夜數微言挑

之先生陽若不喻意也者不荅也養正不得間而
退已宸濠以中朝遣詔使來即訊而恐乃遂反時
先生以命往福建處叛軍道南昌抵豐城矣濠既
殺孫許聞先生且至急遣使三數輩迎必致之使
者跽請曰王聞公且至以誕辰治宴具不敢宴稽
撫按三司官以需幸遄造也先生許諾以後輩至
問三司宴未語頗淆忽疑之頃前茅望見一騎馳
驟至命艤舟待則豐城令亟遣報濠反聞也時舟
順流下翼以風先生聞報命爇香則入舟疾作兩
廣巡撫進兵豫章檄所在給餉牒以駭賊而北向

拜祈風風遂反乃微服走漁舟泝流上反吉安曰
吉伍守可任又其地廣大召集可用也既至則集
吉安諸養病省親有才望士大夫共舉義而急疏
告變檄四方兵勤王檄召贛素所練者兵若列郡
兵以來時濠結中朝倖幸諸大臣與爲應而變驟
發遽甚南都當下流卒無備易棄乃大設疑間以
乖賊或問之曰疑間不必濟先生曰濟不濟未論
然能令中疑否曰疑矣曰第令疑豈非濟哉時濠
遣人誘贛南諸峒盜爲犄捅郡縣修守益以爲憂
先生獨策其不叛曰賊戀今巢美不叛也曰彼從

濠望封拜他豈顧計哉先生默然者久之曰令天下盡叛吾屬惟獨當倡義守益凜然利害心時如洗也已竟平濠事具武紀及濠事中御史黎龍曰平濠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諒矣已　敎皇帝逸豫欲假征濠南幸爲觀游諸嬖倖江彬張忠許泰等倚邊兵欲倖功聞濠平頗不樂宣言逆黨未盡當勦也先生力疏請回蹕不省念　上以重師宿東南而西北撤備將意外變未測也乃傳寧庶人前獻俘冀止之與太監張永遇於杭先生念永頗忠實可告語謂之曰江西遭濠毒虐久矣今

苦饑又重困於兵倘京邊軍復至必且亂亂難測也曩濠亂亂獨自一人易制今復亂則土崩之勢成殆難圖矣永深然之曰吾此來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非爲掩功來也於是先生付以濠而移病錢塘已得命兼巡撫江西乃還鎮而大閹忠義子泰領京邊軍實來欲掩功先生念忠泰所倚怙者獨北軍乃豫徙市具資斧俾老羸應門以待軍且播告城中言北軍爲江西故來討亂離家室苦遠江西故地主當供億禮遇俾軍至如歸毋忽敖軍初至以忠泰命踞肆坐謾罵或衝導起釁先生不

爲動存撫有加禮道遇北軍喪必停車咨問嗟嘆良久已乃去厚資之於是京邊軍顧人人喜過望以爲王都堂遇吾屬有禮也於是先生乃入見忠泰不爲屈忠泰殊不喜曰搜羅百出不爲動諸戰功具覈無可劾乃獨以濠積蓄爲危言曰寧王父子祖孫王於此數世矣富蓄積多聞天下今安在豈有盜私之者乎先生曰信王父子祖孫諸蓄積多甚然散[illegible]今十[illegible]矣曰孰得而散之曰濠異時畢輸京師諸權門約爲變籍可覆也忠泰乃大驚愕曰籍安在曰籍入吾目吾以爲事干逮衆立焚之

豈可得見哉忠泰故嘗與濠通受金錢則大懾不敢言已較射忠泰怙所長强先生欲屈之先生射命中北軍嘖嘖歎忠泰乃大沮會冬至先生命閭巷户奠祭如常儀時新經喪亂居民户填門哭已上塚哭振野北軍聞無不酸鼻流涕思歸者忠泰不得已乃班師還南都於　上前斥言爲譏間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等功爲言獨太監永左右之有動息具以告忠以江彬力能得　上意間之曰王某將興兵清君側[illegible]忠其首也次者公又間於　上曰守仁必反　上試召必不來先是

忠泰數矯旨召先生大監永容以告先生不往至
是聞召則立赴忠泰意大沮至扼不令得見還蕪
湖不得命危機交迫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堂中
武宗時時遣人覘得之乃釋然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忠泰復間之則曰王守仁討反者聞有召即至何
謂反乎遣還鎮當是時宸濠未伏法諸嬖倖與時
通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先生復至鎮則深
機曲筭內戢外防大閱士教戰于虔州日夜如對
敵而日與學士論學與童子歌詩習禮如平時於
是諸嬖倖益憚慴不敢謀已上留南都日乂羣奸

既媒孽不得間欲襲功又以經人耳目業不可得
誣乃令重上捷音冝諸人功其中乃班師尚書霍
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
殺民奏捷盜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績綸
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是歲江西旱疏
蠲租尋大水疏自劾諸所爲起瘡痍省國費者甚
力而益專於學弟子彌衆進會　世宗即位手勅
召赴京而言者以大喪費浩繁沮之乃疏省葬遂
得歸已而　上趣定功行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
賛機務尋封新建伯先是平賊擒濠皆兵尚書王

瓊居中相左右故先生疏上捷必歸功本兵而閣
大臣大恚之賞又抑不能至是　天子在藩素聞
江西功故定封而同事諸臣以考察家擯斥廢錮
殆盡乃辭封爵疏其功上之竟格不行已大禮議
作諸大臣益競進而先生竟不召方黃席先後以
大禮問皆不荅後思田亂起兼左都御史督四省
兵撫討之辭不允先生疏請撫改流復土官爲本
兵王時中所持　上日守仁方畧素優兵難遙度
聽便宜熟處毋中制而事平成全國功語具邊防
中於是田州刻石紀　上功其文曰嘉靖丙戌夏

田州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
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
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
撤旋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
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
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
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
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士之濱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於是撫綏安集與思田南寧學以保
靖歸思出不意襲八寨斷籐峽破平之具疏所爲

經畧者而先生以病劇請告歸道卒矣先生明虜
天授少豪不羈已乃志於道與湛吉士若水爲莫
逆交切磋於主靜無欲之要方下詔獄時已有靜
虛脰虛寂中有未發中之語矣比謫龍場龍場在
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與
居夷人又鴃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
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
也乃作槨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
汲水煮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夷狄患難
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於此者忽中夜有悟

於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於本心不覺手舞足蹈
自是一意於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
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爲知既知已
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
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
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即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
也意者心之發物即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
故心外無學於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
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荅具以其
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

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
辨詰爲也闢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是悟
也益實也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日宏廓
深潛中和信直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
爲已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
言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生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
去夫外好靜坐中息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
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見而後操
存涵養有地也其言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不容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
刮磨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然到
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
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然堆積於駁蝕之上
則亦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不可
畏其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
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
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實見得耳向未
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
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其後學者恬

於靜而遇事輒舛午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知用省克功夫也故臨事輒蹟學須於事爲上磨礲然後靜亦定動亦定故南都後日循循於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克實功而深以譚光景說效驗爲務外助長之病其言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於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益實也比開府贛日兵革倥偬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七　巳一三百八十九

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即請與論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行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於人獨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覇義利誠僞善惡關也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於此獨知處着力而於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巳故要在愼獨愼獨之功無時無處無終始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於此先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善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脉全體只

在此其言曰切巳用功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人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切巳用功方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又曰省克之功無時可間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方始爲快如一念萌動即與克去不可姑容庇覆不可窩藏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過異時自有端拱時在又曰中庸功夫約於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於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而一執於愼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而後能也則深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微動靜貫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七　巳一三百九十

夷險而精密無盡藏也於是日以致良知爲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着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著習察以無昧於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條貫固統一於此也其言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巳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

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
之知又未嘗不知故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
必爲則知至矣不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
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致知焉盡矣又曰此良知之
學至簡易亦至精微知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
良知亦孰爲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蓋微乎其
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爲未足者緣未嘗實用其
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而然耳有請益者謂
之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

益歟何以至於千丈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子將何以
益之致知焉盡矣先是先生有悟於大學據古本以爲
是孔門之舊本無脫誤經文之下揭誠意特傳而三綱
八目統於此固學之之要也至是增訂其序文其序曰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
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
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
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
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
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
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
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
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
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
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
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什以引其義
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

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始先生之學本心悟
以爲學惟求盡乎其心心盡而天下之道一以貫
之也其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
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心學之源也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
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
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
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
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
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

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心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明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其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

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

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

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
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
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
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
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
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盖無一而非命也故克
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
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
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堕於空虛滌蕩而世

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
間而議擬倣像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是是
豈爲得禮之意哉僭不自度欲取禮記之所載揭
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
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未及也間嘗爲之
說　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
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
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
執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
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

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其
辨析精微究極道聊犁然各當於人心其見齋記
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
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
見而未嘗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
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
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
可拾也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
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
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
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故欲從而未由故夫顏氏
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
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
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
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
飽子求其醉飽則盡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
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

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問者曰妄心動也照心亦動也安在其爲靜乎曰妄心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照也妄心亦照

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問者曰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不謂之妄乎妄與息何異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有事而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情之感動氣之極而或過於矜或制於中或悔於

後良知一覺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其論立志曰學莫先於立志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則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
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
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
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
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
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
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
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
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

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
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
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
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
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
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
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
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
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
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

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
烈火之燎毛大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於是原本
仲尼删述六經之意以爲直欲天下反朴還淳以
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譊譊於世也盖
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
知凡幾而易道大亂也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
賛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
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
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
而詩書大亂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

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删削而是正之然後其
說始廢今觀詩書儀曲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
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
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均之有減而無增也其
用删繁就簡歸於正人心而已矣春秋而後繁文
益盛天下愈益亂欲盡去而不能討莫若取法孔
子録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當亦
自廢故文中子擬經之意未知何如竊有取於其
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若後儒之著述惟求
日增於仲尼之意益遠矣已原本而論之曰聖人

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閒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

是之時人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

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子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古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先王之盛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浪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競出前瞻後盻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怳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而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以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

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乎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不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乎先生英采天發又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始求師友於天下不得則汲汲求同志之士切磋之於道

士友造見中積疑未豁與語坎轗中其肯綮或坐定不俟啓問而告往往能發其心之所欲言於是咸戚戚然有動於其中疑自釋憂自懌鬱自暢矜高者首自俯辨傳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化翕然自信聖脉之在我而自力也方在京師時郎中方獻夫叔賢博士徐昌穀禎卿皆時俊獻夫畧官資北面稱弟子昌穀聞先生論學有深契曰吾不遇子幾亡人蓋深信如此其在滁地僻政簡日與學子遊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林谷從遊之衆自滁始其在贛提省微寄

切磋涿到以士友自程省當政務殷亟軍機旁午必求於士友切磋時無增減而後慊也故及門之士有立者多出於虔州學自晚宋來濂洛之微言旣絶學者顓顓於窮理讀書之說字析句解以爲是所以造理而致精也於聖賢大訓稍微者又以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非無所從入及先生倡論以爲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其上達也聖人所說雖極精微

皆下學於學者循誦習傳之說頗忤則須共駁惟閧斥以爲禪先生痛闢時弊亦以爲是枝葉見聞愈障道無益而聖門好古典學之教頗濶畧不講於是有諍論又功高衆忌而機應神發不拘故常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其自信滋篤又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爭門戶好矜持者媢嫉之於是謗議大昌癸未南宮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於是乃揭帖謝來學請歸而求諸孔孟而四方學者益進宮刹不能容日語以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之各致其知各

格其物以求止於至善而時時默坐臨對焚香無
語以凝之待志定有入因方措教因材開導如羣
飲於河俾各自得自足也嘗月夜欵門人數百於
天泉橋歌聲漸動泛舟擊楫渙然自適於是有鏗
然舍瑟春風裏之句明日入謝語之曰世之學者
沒溺於富貴聲利嗜慾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
脫惟孔門之士聞聖人之教始能脫落世味豁然
於性體之高明廣大然不如躬行實踐以日入于
精微將有輕忽世故而濶畧倫理之病則過也故
孔子欲裁之諸君今幸有見願精詣力造求止於

極無以一見自足先生本高明超絕又本悟自禪
宗已乃證諸六經在滁時懲末學瑣辟開導誘掖
登之於高明亡多省發已而有漸流空虛爲脫落
新奇之論者先生大憂之日勉以平易簡實之學
揚仕鳴致書言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
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
涉安排著意識卽非矣先生病其語已高未瑩以
爲不切實用力未免議擬想像明道所謂弄精魂
漢也與世學雖稍異症其爲病一而已矣比起征
思田門人有慧者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者先
生語之曰默識焉可也然非所以槩人諸君語學
則大學其的矣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
意之動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也以
此自修可躋聖域以此造人可立大中其人請曰
本體旣徹後當云何先生曰此徹上下語自初學
至聖人惟是一塗轍初學循此循循有入雖至聖
人精一之極亦只如此用又曰此語最盡諸君更
毋移易人心自有知識卽有情習令不於良知上
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懸空悟一本體卽異時安
所歸宿哉則近時語證悟空虛之病先生已前言

之矣至南昌父老軍民燃香拜迎者充衢巷至不
能行乃趨都司令就謁自辰逮未不絕已諸司乃
延參明日詣學講大學毎行輒士民環擁觀者大
息曰三代而後未有也至吉安會士友螺川談竟
日夕不倦且行曰功夫惟簡易眞切愈簡易愈眞
切愈眞切愈簡易比思田平以疾劇請告歸卒于
南安臨終惟以未得與諸友了問學一事爲恨言
不及私門人周積時爲南安府推官泣下問遺言
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先是雝
廣門人布政王大用具美材以從至是門人南贛

兵備張思聰敦匠事迎旐南埜驛中堂沐浴含歛具如禮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如喪考妣至贛至吉南昌咸擁哭如南安喪至越門人會葬者數千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聚會如師存初
上倚注先生甚而議禮諸大臣方獻夫黃綰席書咸尊嚮之閣學士張璁桂萼亦欲倚先生以爲名故交薦起平思田時安南亂萼寓書令若專爲思田者而策安南要領以効功先生不荅已尺牘不致以爲忿始孚敬萼議禮如一人比並用顧隙乃內相傾於是詹事綰勸孚敬引先生以自助孚敬陽

許諾然浮言非實意也或語孚敬言王公位隆重得見　上公安爲之下乎孚敬曰王公來我固當北面實激萼而萼聞果大懼攻先生益力會新建伯卒下廷臣議卹贈當冢宰輙議萼揚言陽明之學可疑而功不可泯衆皆以爲信乃陰覆奏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藏比思田奏捷又誇張已甚勦八寨不請挾許專兵又不俟命離信地無大臣禮且斥言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官奪爵
上終憐先生功又封爵本朝廷信令不許停卹典襲蔭而下詔禁學於是黃綰上疏言忠臣事君義

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信因不諧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是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有不得不明者請取守仁功與學爲陛下言之因具言其大功有四學不詭於聖人有三且曰賞罰者御世之大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雖生與世猶當追崇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

典倡黨錮之禁非大臣之所以輔明主也臣昔與守仁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未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之爲者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義不容默乞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平明之治此臣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補萼之過而篤事師之義也疏入不報而給事中周延以抗疏論列謫官隆慶初賜謚議從祀先聖廟子正億襲封
約論曰今天下言學者無慮宗王文成矣乃其學

益嚮則驚於巳高也又身謗者衆予閒從其高第弟子獲聞其微言昔孟子嘗首言良知又曰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如此而巳矣言學盡於致知也古本大學書誠意特傳淇澳烈文括八目巳錯詩書歸三綱而一誠樞紐也不精深宏奧乎豈必分補哉竊以爲此其大者百世不與易也乃兼資文武非名世王佐才不能及斯言爲不佞矣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撰

心學述

昔太史公論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余讀而悲之彼其人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稱速肖至殊耶矣迨漢世論定猶然不免於損眞之毀況當時乎禮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夫人懷剛柔好惡以有生意識雜揉氣忤欲胥欲自免於毀宜其難矣自世下衰學者不復知務學修道爲何物近先覺覺之世始復有師友問學之事豈無借資寧靡把族然存十一於千百循省服踐則亦豈非難哉今因噎而廢食將墜緒削迹而大業終無從覯矣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析馬之百體不謂之馬立百體而謂之馬嗚呼其善喻也夫其善喻也夫　始王文成自龍場歸餘姚徐曰仁愛山陰蔡希顏宗兗朱守忠節實首從受學是歲同得舉文成公有別三子序巳並舉進士曰仁文成公妹婿也既聞學奮然志於聖修知祁州有惻怛之政考滿陞南工部員外郎而文成遷

南太僕卿遂同舟而南舟中反躬默詰聞大學宗旨踴躍痛快以爲先生之教實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逕斷港絶河也蓋是時先生以全與曰仁以全受故一信不回後文成與學子語入微輒曰此意惟曰仁舟中及之復同官南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贛曰仁亦請告歸與陸澄謀耕雲上之田俟師歸爲同志久聚計以誠身淑後未幾卒文成哭之慟祭之文甚哀先是曰仁遊南岳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顔子同德既而曰亦與顔子同壽已而果然曰仁及門獨先聞道最早和粹謙冲

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同門皆自以爲不及云節學識其大又好善不倦接引同志趣之使同歸於善官御史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毅然欲以身任之文成謂之曰德業之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於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後按山東直流賊作竟以驅逐過勞而卒宗亮謙厚和平居恒以顔子爲師事賢友仁追琢其德而介然有所不爲官教授爲當道忌嫉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稍傷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疾行則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道固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後起官與化復與當道牾文成以書戒之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必自反於仁自反於禮又自反於忠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區區往謫龍場横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後教南康徙太學助教遷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方文成詣龍場時常德冀元亨辰陽蔣信劉觀時從問學比東歸俱有立文成喜謂之曰絶學之餘求道者

少一齊泉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學者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來世俗之謗往往以隳墮無立諸友宜以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同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也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知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妨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其後惟乾既死忠泰之難信後從甘泉公游宦轍所至以

明道淑人爲務世稱道林先生其學以萬物一體
爲宗其言曰大學始教必先格物致知物也者通
身與家國天下而言之也知身家國天下渾是一
物則知此心此理與物無對將此身與天下萬物
通爲一物何物痛癢非我痛癢既見得卽如此措
工使處處腳着實地五倫萬事此心無所不貫也
羅修撰洪先讀其書以爲艮工苦心云觀時問未
發之中文成曰但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
純是天理自見之矣觀時請略示氣象曰啞子喫
苦瓜道不得也欲知此苦須汝自喫曰仁侍側太

息曰如此方是眞知便是行坐中皆有省冀元亨
字惟乾湖廣武陵人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
一念王文成在贑時屬以教子已令主濂溪書院
諸及門之士時時提省剖析令學造不懈諸同門
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書問學爲名
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濠譋以他語
元亨若不愉獨詳與論學濠退拊掌大咲曰人癡
一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
母宗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乇於感
諷濠乃大恚猛大詫濠素暴與時每大詫人立死

左右爲驚懼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濠曰此
生亦大有膽氣贈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
亟遣人從間道逆之歸及張許索賄卽訊濠曰聞
王某故與殿下通行乃賣殿下爲功有諸濠不承
曰無有張許屢詰之曰獨嘗遣冀舉人與我論學
來張許乃大喜急捶捕元亨倫榜掠炮烙迫使誣
文成通濠終不伏文成大痛苦然憚俱禍不敢訟
言救之謗稍定乃偹咨部院白其冤言本生懷報
國之忠篤事師之義而橫被冤枉義當與之同死
辭甚懇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顧以病卒獄中

同門陸澄應典輩爲棺斂歸其喪訃聞文成哭之
慟移文恤其家元亨篤信力行忠誠惻怛視人猶
已在獄視諸囚殊不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湖
廣按察司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
生尊師講學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枲不輟暇誦書
歌詩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李曰未見吾夫吾出安
歸按察諸僚婦召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囚
服見手不釋麻枲問之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
衽席間聞者悚然嗚呼可以觀學矣
黃宗賢綰太平人尚書文毅公矅孫也爲童子卽知

棄舉子業勵志聖賢之學以蔭補後軍都督府都
事文成自廬陵入覲來見語學文成喜曰此學久
絶君何所聞曰雖粗有志實未有聞文成曰人惟
患無志何患無聞訂與終身共學宗賢於其言如
渴而飲無弗入也後二十年聞文成致良知之旨
大歎服復執贄稱門人先是方獻夫叔賢與文成
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語學有省屈已師事之已歸
西樵學稍異其後與宗賢誠甫議大禮於　上意
合召纂修明倫大典宗賢不欲行文成諭之曰議
禮本諸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

潤色調停今元山以日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卽
出二君復不往則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荒
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爲我之義君子之心未嘗徑
徑若此也後官宮詹與方同被倚信文成亟稱古
之太賢斷斷休休風切諸在位深至語具相謨中
文成卒以吏尚書蕚議奪卹典禁學疏力諍家難
作復以女女其子正億紀綱其家卒立之後復與
柄臣孚敬隙調外任吏向書鉉逢孚敬意以僞學
醜詆之疏力辨　上終仰之諭孚敬曰卿能與綰
篤舊好卿之益亦多又諭鉉私不害公蓋調劑議

禮臣如此以禮侍郎定雲中之難還進禮尚書方
後官大學士柄國自有傳文成官吏部時穆伯潛
孔暉鄭朝朔一初王純甫道黃宗明誠甫應元忠
良皆就學朝朔潮人也官御史聞文成論學心契
之因陳世傑請受學文成告之克念與剖隱微窮
原本連日夜朝朔喜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
已得疾人曰盍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是
時姑蘇徐昌穀禎卿者與李夢陽獻吉業古文有
章已諷仙經悅之故與文成善與論冲舉文成哎
不應昌穀曰子以予爲非耶將又有所秘耶夫居

有者不足以超無戕器者非所以融道吾茲去知
故而宅心埃塩之表而子猶予拒何也文成曰謂
吾爲有秘道故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謂吾是也
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
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
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養性順夫命而已而又奚所趨舍於
其間乎昌穀首肯者久之曰冲舉有諸曰盡鳶之
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
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

俛而思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鱗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嘱我以陽春哉然時已屬疾已竟卒

純甫武城人舉進士受學出掌教應天上下不相恊文成貽書曉譬之以爲譬金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益精煉惟恐火力煆煉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煆煉之有成也又自咎平日毋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及謫官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以感之及文成官滁陽而純甫疑於學致書言學以明善誠身固也第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

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曲折儘欲扣求啟發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文成得書欲不荅恐其自是荅之無從入也已念純甫自是乃其心有所蔽而然非自知其非而故爲是以要我者何可以遂已乃復論之曰反覆來論純甫之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蓋純甫平日徒知在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於空虛矣故曰純甫之得力於在此然已失於支離外馳而莫之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別爲一物從何處得來乎純甫之意蓋狃於近儒之說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從事事物物上求之而後謂之明善蓋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非不知感純甫此意而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名焉耳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

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自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後曰仁至南

與純甫洞詢師旨而純甫乃益親

原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山中講學授徒養親者十餘年世宗入繼統召還授翰林編修尋以直諫杖闕下罷官

黃誠甫字宗明[illegible]人也溫良澹泊有經濟之志嘗問顏子爲邦爲萬世立常行之道信乎文成曰顏子具體聖人於爲邦大本大原夫子信之故獨舉制度文爲而言謂如是而後盡又不可以本領既立而防範或濶疎也故又以放鄭聲遠佞人告之

此皆就顏子所至而語若在他人須告以達道九經及明善誠身則萬世常行之道也苟無其本籍令必行夏時必乘殷輅必服周冕舞韶樂豈有益哉蓋箴其微也其後誠甫以郎中議大禮起外官至禮侍郎鄒考功守益與書言今天下扼腕言禮樂矣其亦易惡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以鋪張於枝葉乎　聖明在上將稽堯舜而中和位育膛乎唐虞何也來教發揮大學而曰經文其命脉三禮其皮膚經文其準繩三禮其平直先後緩急可謂善擬其幾矣更望洗心積誠爲

主上精白言之先師平日精神倫在大學而未盡展布天其有意於今日之夷夔乎蓋規切如此未幾卒其後文成望益高弟子彌衆進其著者在浙則有若陸清伯澄季明德本張元冲徐汝珮珊在廣則有若楊氏薛氏昆弟在直隸則有若王汝止艮孟伯生源周道通衢在福建則有若馬明衡子莘林以吉而文成官江西最久從受學者至衆而吉中爲盛在新建則有若魏氏兄弟在臨川則陳惟濬南昌則王公弼之倫

薛尚謙侃潮揭陽人也事文成留都者三年志專意

篤省克深至歸以所聞者告其兄尚賢尚賢以博學有行箸信於鄉閭尚謙少師事之至是聞尚謙語而大說盡率其羣弟子姪謁文成虔州受學焉而學造愈精尚謙嘗自省好名之病難克也以爲好名者非必務外爲人但聞譽而喜聞毀而戚皆從名根來文成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有工夫好名乎又嘗自咎罪疾以爲輕傲二字爲累也又自多悔一日去花間草曰天下間何善難培惡難

去蓋其念也文成警之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賢此看善惡皆從軀殼上起念故錯未達曰天地生意卽花草何擇賢欲觀花故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令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卽此善惡皆從汝心好惡所生故知錯也曰然則物無善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稱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惡上便一切將善惡廢置故不可以經世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一循天理

便自有裁成輔相在曰草旣非惡卽草不當去乎曰草有妨礙何妨汝去曰去之非作惡乎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也惟好惡一循於理而纖毫意氣不與焉於未有好惡不異是不作也若與以纖毫意思卽心體爲之累而氣動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安得不着意乎曰此謂誠意非是私意誠意惟是循天理纖毫已意不與焉故有所忿懥好樂卽不得其正故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蓋進之正心其後篤信良知之學乾惕着察於燗然之體旣中廢喟然曰此天所以玉吾學於成也研極精奧作研幾質疑録以辨學皆從實際理地發揮病僞測害道曰關拳見子箇數分明不勞倩量病心累於物曰是非逆順境界徜時有礙乃知裹許盡是私意歐文莊歎以爲梅子黄熟中邊皆甜非可以虛見領受云病亟循手書寄同志矢盡滌偏蔽酧夙志爲無負學者稱爲中離先生尚賢官國子助教尚謙舉進士官尚書郎嘉靖中與魏給事中良弼糾柄臣孚敬罪落職不復召卒

楊仕德驥弟仕鳴潮陽人初仕德從湛編修遊有立已受王文成學篤信焉仕德卒湛誌其墓以爲心

心相持如髮如鈕頗皆其失自然之宗文成以爲篤信好學之死靡貳朋輩未嘗有也其後仕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方鄒文莊官南雍時仕鳴往詣之謂鄒曰公往治舉子業已竭才否乎鄒曰竭矣曰今去欺求慊以致知亦才旣竭否鄒默然仕鳴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晰顏之的也鄒默受者久之其後每舉斯語告學者而太息其賢云

馬子莘明衡莆人也父思聰死宸濠之亂子莘立志精猛深詣卓然不惑於利害閩鄭繼之善夫亟稱

之頗留意於文辭文成箴之曰草木之花千葉者
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戒其溺也以監察御史言
事落籍士論惜之
陸清伯澄一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
至已益親後請掃庚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清伯故
豪俊後口雍雍默默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
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
閑話管閑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絶文字專於學文
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
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

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
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
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
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
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
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
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
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獎精
神靡歲月爲也後謗議大作澄官刑主事欲條爲
六辨上之文成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
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
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
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
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
歟則當益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

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
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
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
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之爲者乃不知
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其真也彼既先橫
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
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
而駭惑此皆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中引
自咎深切澄乃止其後[illegible]妄動靜文成啓告深
至語具文成事中[illegible]屬意謂曰仁沒吾

道益張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毀失明嬌湖
俗於禮文成爲表其父墓仕至尚書郎
季明德本山陰人旣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也曰心之本體循能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

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黙會羲文周孔之心於千載之上足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宮詹順之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决者皆辨析詳貫肯之稱經師者莫及也始明德童年時於經□□□□既知學引伸觸長益妙契而文成在□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時山陰有徐汝佩珊者舉鄉薦赴南宮舉見策問意詆學不對而出論者以爲尹彥明之後再見云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年十九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外艱歸詣王文成謁文成表墓

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與之言學一夕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何也乃今釋然蓋格致卽愼獨也已證之克復之受授愈益信或問之曰顏子資最高故告以中庸閫奧乃學者自當從大學讀書窮理循循入也曰又不然聖門如樊遲資最下劣乃孔子教之恭敬忠初無二語何哉渙然信天德王道一貫於愼獨遂納贄稱弟子師焉曰津津有入歸溫粹中夷異時居養諸氣體爲一變見者驚訝以爲從大冶中鑄過來也未幾宸濠反馳軍門從征曰君臣師

生之義固然而切磋益深嘉靖改元録舊臣起用
明年謁文成越中既別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
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有言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近之矣
抵京復舘職會大禮議起率同官疏爭不報明年
復上疏忤旨下詔獄與修撰呂柟日講學獄中謫
廣德州判官故事翰林謫官者不參公座不理政
而先生顧以不閑政爲憂諸名流造問輒不契入
會[illegible]問文成文成曰善哉問舉大學如保赤子語
約之於誠心於是隨在署四字以自勗建復古書

院以倡上學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政化大洽間
至越文成勞之曰往來越中者言謙之事嗛嗛
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扮戲者隨所遇
輒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堯允恭克
讓謙之信恭讓矣獨自省於允克何如先生恍然
悟始之恭讓猶之玩世意也於是自克允逾深遷南
主客郎與同志日切磋於學考滿進階請告歸與
同志論學如饑渴起南考功尋召爲司經局洗馬
上聖功圖忤旨下禮部參劾則稍以議禮故失
上意也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

諸大臣皆惶恐引咎自陳守益獨引殷中宗高宗
反妖爲祥之說冀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
納能忍人不能忍容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
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卽
寂卽感無二境界卽存卽省無二功夫卽知卽行
無二塗轍卽安卽勉無二源流融融然渾渾乎於
道而不自覺也晩自謂進不獲大行於時惟講明
師說培養人才倡明道術爲實際自鄉國以至四
方閭居游從無一日不與衆聚講言温氣和隨幾
曲譬廣證隨事發揮而温然一體之愛形於辭色

矢口成文亹亹動千百言俾聽者忘倦忿忘懆釋
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卽之而莫能舍也後
時賢慧者語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
研主宰流行頗訾先生爲言詮意見而先生守繩
墨曰諄諄於戒愼恐懼庸德庸言之訓不釋也其
論寂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
斂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
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
物不遺處指爲器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
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揣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眞

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畢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有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縫隙在又曰人倫庶物日與吾接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兢兢不敢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篋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又曰先師提致良知三字本體謂之良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夾雜不得工夫謂之致復其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因循不

得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愼獨更無學其自言曰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却認得良知粗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遠也可謂粹然儒學純一不雜矣先生凝重敦厚事親孝撫庶毋弟敦愛有加立朝耻阿徇進退之節介然居鄉視里閭疾痛若痌瘝在身諸生清量明戶役悉力清畫爲垂久之計蒙怨謗必行其他周貸

宗族睦隣里繕橋梁廣陂堰皆畢力行病聚禱卒走哭鄉人尊事戶祝馬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夙有異質蚤以書請學王文成甫冠即舉鄉試兩不赴春官專於學忘寢食糜粥終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欣欣供命雖勞不怠文成公大器之自是研窮剖析盡得其蘊奧涵浸者久之嘉靖初舉進士與門同舉者更僕共馬終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傯未暇學爲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傯中遷刑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地清切學造淵而文成學益

大昌徐文貞爲編修賴以啓覺篤信之如師保公德性深厚觀身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爲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皆良知公以鄉晩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即天之性文莊闢之愈峻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論輒默坐不語真意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故同志益親屢遷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終養以薦起至禮侍郎毋卒扶柩南毀

廬墓服未闋特旨召拜禮尚書直內閣時　上深
居西內留意於玄修而執圭要以操割天下動見
拂戾朝廷大議下皆取具一時公卿棼瞶不能決
而分宜當國懷忮心公灼幾委曲相時裁化欲從
容啓沃爲格心　穆宗在裕邸於景王並稱二王
不得時見上　上頗諱忌儲貳傳代之事公於請
婚慶賀康妃喪具儀上時時以繼體尊統之意別
白具言之慮存深遠語黜張皇雖時被譴責終調
紓將萌防杜於未然心則殫矣諸政關大體勢頗
阻格殉之則貶道執之則忤時者未嘗不調劑燮

和而職思其當也　上眷優渥不衰卒贈賻有加
禮謚文莊

聶尚書豹字文蔚吉永豐人也舉進士知華亭有聲
識徐文貞於諸生中教引植立之官御史指斥巨
璫及大臣不職者屢屢風裁凜然守平陽北虜入
塞旁郡多敗衂豹守禦方甚設卒抗賊事聞　世
宗手勅問相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爲誰以按察
副使備兵潼關爲貴溪所忌惡罷歸有薦者忽有
旨覈守平陽時守禦費多科歛逮於理會貴溪敗
徐文貞爲力保護得釋歸庚戌虜大入以故官起
備虜道中三遷兵尚書爲本兵時　世宗威斷不
測殫心力囘斡區畫分宜相邊總督邊大帥咸以
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會倭寇閩廣分宜薦所幸
趙文華往視師持不可勢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先生官御史時謁王文成于越與語學有契既別
致書言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
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
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時方忌學已
毅然自奮如此然始未納拜及文成薨信愈深於
閫中爲位哭稱門生已與同志功磋益深密而專

之主靜功益深堅被逮時方與學子講中庸校突
至繫械之見者膽墮先生就械無幾微動顏色就
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送者皆流涕
油若也於途中與朋輩日論學無須史間錄之曰
困辨錄以明學而主於歸寂功在收攝保聚其言
曰中庸言獨易言密言虛言寂言獨復獨立四者
同出而異名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辨精而明
尊而無對獨之謂也言天下之至一也根極領要
覩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密之謂也言天
下之至精也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

萬物寂之謂也言天下之至止也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四者異名均之爲未發之中虛寂言湛一之體寂獨言歸止之與而收攝保聚必於乾乾愬愬欽明祇畏中得之故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然其論頗倚於寂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故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能廓然太公自能物來順應有未發之中自有發中節之和於事物動用處而格致者義襲者也時頗有諍論而羅文恭信之特深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羅文恭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世所稱念菴先生者也幼端重有志於仙禪會良知之說行嚮往之常擁膝危坐自收攝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過越見王汝中畿汝中言良知見成神觸神應大說之已反之杘心習氣包裹爲崇不自信也見恭襄就逮時先已不動心大敬服求未發之中益攻苦夜械食焚香塊坐一榻

至連宵不寐防危守獨爲兢兢聞有爲性命之學者則累饑寒犯險遭逆旅捽詈徃從之不悔其言曰學者自有生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須終日酬應終日消磨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方不負此生又曰必安頓收斂枯槁一番而後可以語良知之通塞又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恃妙契而不務反躬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而欲隨事隨物流行順應未有不倚見解言銓爲言者也其寐言曰自震而離而兌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

也自內而外謂之往往主發生自外反內謂之來
來主歸復易有太極逆也生兩儀則順矣數往者
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其先天乎故月從逆爲朔
徵之吾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聞心
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筌而守默自外來感者我
無馳也以是爲未發之中故其學於靜中常藝常
隱伏强陽消頡滑者久之洞啓天門靜聞寒漏恍
然覺中虛無物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止極如大海
魚龍變化無間隔也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
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吾之一身乃其發竅

固非形質之所能限也而學益玄以深中歲復召
爲春坊贊善爲貴溪所惡擠之會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室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
涉分宜當國數致書欲致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
初贈光祿卿賜謚先生事親孝遇族父兄恭處鄉
里恂恂父憲副公自有傳憲副公遇先生嚴既貴
訓勅不異童穉稍失意辭色必厲各至今行酒拂
席授几如異時先生從事欣如也憲副公卒苫塊
柴毀不入內三年平生於辭受取與最嚴當路常
餽絕不納方引疾時撫儀真病殊殆同年項侍御

喬按江北日就訊爪洲富人坐重罪餙名姝介萬
金求居間峻拒之項微聞以其意嘗先生先生厲
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以爲不
可及也晚益高峻布袍芒屩居閒樂道士大夫仰
之如景星慶雲可望不可卽云

先是文成官南鴻臚時吉安福劉伯光曉以世誼往
謁之聞語學有契由是確然信爲仁由已也遂師
事學焉文成贈之詩有一語悟真機之歎歸日與
其族父宜充君亮等共學而聯同志月爲會五日
曰惜陰文成爲著惜陰說已鄒文莊還自辟雍而

吉學大昌曉孝友謙和語由衷無支蔓一日謂少
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語喟然曰嗟乎不當謂學
不聖人死不休耶恒爲學者舉質鬼神無疑之語
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
不可欺其自勵如此而羣從宜充君亮皆成德爲
人士所尊信云

劉宜充諱文敏少禀純固既聞學自勵曰學苟不成猶
不學也躬踐默證者久之覺動靜未融乃嘆曰非
親承師授不可矣詣越見文成學焉而後沛如也
其學以致心之良知爲宗而操存瞬息不少懈一

主於躬其言曰知體虛明皎如白日無少自欺即權度在我無微不照知其蔽當切磋琢磨則切磋琢磨之審而不以爲助知其功當一巳百則人一巳百之勤而不以爲苦積累可以日升檢束可以日强良知之蔽日去良知之體日明德崇業廣而至誠可幾又曰一念判決既明則聖凡燕越道德仁義之習自將日新月熟欲罷不能又曰吾性常生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

之則又曰除却見在有分辨之知更思天衢與門內皆懸想也故有同異無端之可疑良知真體萬古一日萬變一致益精益動益虛而不惰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查滓渾化則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安得許多分別疑慮又曰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此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精辨之又曰意念每治每然吾則每然每治其用力雖至於巳百巳千皆困勉者本等職分不可欲速不可中止又曰鋒芒機械兩名而一病學者以道理文客氣最骨髓深痼隱微之痛

孰察而孰去之又曰於人是非長短一起忿嫉之念即蛇蝎虎狼蓋蛇虎見人即怒也又曰格心者忠之大養志者孝之至君子之忠如臨上帝君子之孝視於無形又曰務博索玄厭苦求靜皆欲根未淨當切磋不懈執中之功本於精一皜皜不可尚亦自濯之暴之中來謂戒愼恐懼可須臾離乎又曰功利之習淪肌浹髓非鞭辟近裏常見無動之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病諸異特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玄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

第二義者防之爲兢兢羅文恭贈之詩曰嘆息卓爾域千古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王光祿時槐從受學稱其岐特壁立不可正視而淳樸無絢飾有太羹玄酒之味精明勇詣於天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而言訥行庸若菽粟布帛之無異於人也其教人一循其本然之知省克於念慮實踐於倫物未嘗爲奇僻險絕之語末卒前語學子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勿遠吾宗可矣年八十餘卒學者稱兩峯先生督學使者邵型下郡言劉某力探

聖域倡明正學其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
學官弟子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上祠祀之後有
督學者奉江陵旨汰從祀本欲汰劉御史臺父顧
併汰先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云

劉君亮諱邦采始學時每竟夕不寐以思有造矣已請
越從王文成學有一諾千古之許文成大稱賞之
學者來質疑必曰問君亮已恍然氷解於混一不
二之體悟良知充滿無不足不得也曰滿地黃金
顧將作鐵使乎自此忘戲成是非獨與天倪俱久
之內自省受命騐而氣習之滓未有汰也則深悟

於主宰之真靜者性也流行之凝精者命也主宰
流行之變化者意也主宰常一所以盡性流行常
精所以修命學之爲主宰流行之交致者終不可
混也著易蘊一篇以見意盡性修命老矻矻不怠
諸語證悟者姗笑之而羅達夫洪先獨深信欲爲
箋其文以傳其緼曰夫學何爲者也悟性修命知
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
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廣賾者無失其精也
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文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
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而
弗窒也性隱于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使諸性也原始反終知
之至也又曰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
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
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
其凝漚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遊塵
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
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
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
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

始條理也天序也又曰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
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
也昏猶醉也醒醉遣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
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又曰德非潛
不光心非淡不休識恒斂曰潛欲恒釋曰淡淡以
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淡若與又曰已者命之所
禀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
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下惠之不恭
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

堂堂皆已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竭才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又曰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志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又曰心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

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又曰見玄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玄玄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弘心澄意之學也又曰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爲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焉又曰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惰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

之克伐怨欲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幾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麗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見林木之嘉者起計度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簀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翳空照一也盍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從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惟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又曰

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是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也又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叙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叙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又曰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徵矣省刑平税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叙樂和皇極建矣

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
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
極也伯光仕爲令宜充君亮俱棄舉子業專於學
已君亮以聘舉鄉試仕爲泰寧教諭同知嘉興府
學者稱師泉先生先生與學者語不唱唯危坐默
對有問隨酬折卽片言能開人夙昔沉錮有鍛錬
令人嘿然自悲有開剖令人瞿然疾亟門人朱調
問先生曰啟視平日何如公曰形詎能累性哉今
吾自若也遂瞑同邑三五先生劉一舒陽幼從劉
伯光先生學舉子業讀性理大全忽有省動希聖

之志問以白伯光伯光喜出所聞於王文成者告
之則大動時文成開府虔卽奮請往受學逵歲暮
立負笈冒風雪造焉除夕旅宿十指僵皴不能屈
伸欣如也元日奉伯光書因冀惟乾以見翼日病
王文成問惟乾曰吉中昨來者生今安在以病對
曰是生少然行且享予清福可教也明日入惟乾
以告俾前謝文成曰欲享清福惟能辛苦者得之
自是薄滋味忍嗜慾專於學篤深與同志羣處竟
日夕默坐無一語退與之直規遠諷真意懇惻俾
聽者自動也其讓善下能退然以其身下之故學

造日深察其志慄慄乎懼泥滓之汙得毫毛入其
心昭昭乎志揭日月而行之也其言曰知者心之
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
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
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
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
明焉察焉神明克周是謂能致其知古聖人莫如
堯贊帝堯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
聞覩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
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

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
曰致知焉盡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知幾也夫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曰萬夫之望曰知
幾其神又曰獨知之明大明縣象照臨天下者似
之釜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于地矣有邪僻之
見者入左腹矣釜觀於明夷又曰著焉察焉無或
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蹊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
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藝亦能闇於其大者矣
又曰庶物曰明人倫曰察天道曰明民故曰察曰
事夫明曰事地察稱聖人者必先明言察知之至

者也又曰知與行一爲真知言與行顧爲德言擴
拾者盜支離者僞盜與僞道其不行矣夫又曰至
徙者知之徙至順者知之順唯徙也不可險之而
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
謂也徙順精一之至也君子盖無時而不懼夫危
也又曰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
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戕又曰諸情先欲
諸不善是於欲欲遂則侈欲滿則驕欲拂則怨欲
喪則戚欲沮則攜欲急則躁欲爭則忮欲深則婪
欲苟則汚欲牽則迷欲勝則亂欲者不善之端也

小則過大則輕生禍倫滅天理而縱之故欲消俱
消欲淡俱淡欲至於無情之順也[illegible]之靜也天地
之真也又曰許友以不爽而爽者非相欺也意氣
也意氣以相許能不爽乎其自許[illegible]亦然故許之
心者則如季子之必酬非以酬人[illegible]我也又曰同
善而異拂君子容有是乎譽我從而善之毀我從
而弗善之君子容有是乎諍我貌受之不裏受之
君子容有是乎責善之言得吾情者德之不得吾
情亦德之君子之心也又曰水之激失水之真矣
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

言又曰同異之辨得其情而喻之可也徒以異己
輒詆之又不得其情非自救耶在昔有之如刑獄
之冤具存而可睹矣又曰聞人之不善懲創之益
少而潛損爲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以
鄉舉仕爲碭山令碭山瘠又三歲再歉山澤多亡
命咨吁撫摩有惻怛之愛簡士而教之士以不動
表孝子閭祭節婦墓而俗化興料民授役城築子
來而武脩畢修河決新渠齋河濱者七日而禱願
以身請命河忽自號者數十里以薦入臺爲御史
永禧宮成以禱祠百官表賀同官推爲首曰此當諫

即不諫可復賀耶於是臺官獨不賀時分宜當國
曲加禮延至引疾歸徐文貞心服焉比當國以薦
與吳御史悌並召辭不赴先生少失恃鞠於祖妣
慈孝篤深事父孝終孺慕父歿執喪毀廬墓貞孤
一節而淸和具體惓惓訓誘故賢智愚不肖畢歸
心焉晩築雲霞洞于三峯以棲素琴古易枕几歎
笈皆箴銘四壁蕭然而從之者成市自東廓先生
沒學者師尊之如公卒之日哭之者如雲自庭達
閭巷聲不絕共建祠祀焉余西游及從諸先生游
指擘自文莊公鍛鍊自師泉先生而受三五先生

遇最深厚善故具次其事是時海內言學者稱吉
安稱安福泰和萬安有劉憲副秉鑑劉虞部魁尹
太守一仁王子懋釗之倫憲副正德中舉進士授
寧津令羣盜亂圍寧津堅城以兵憲斬盜首五百
級得賊首　武皇帝南征　世宗繼統治境先後
供億身勤而下不擾紏巨閹罪逮詔獄謫官初受
學甘泉已篤信王學諸及文成門受學者輒悔恂
下之謫官潮貳守以所學勵潮之人自執彌下布
恍懇惻潮人感而學者衆所至祀名宦祠郡邑鄉
賢祠虞部以鄉舉入官判寶慶知鈞州同知潮州

府所至民思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疏修外
城垣主黑窯廠詔立雷壇祀雷神魁主黑窯廠以
其職諫言陶埏之艱請節土木費杖闕下繫詔獄
與楊御史爵周給事怡在獄講習人稱三君子既
釋未抵家復逮貽家人詩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
萬里何心覬此生之句後以三殿火釋歸卒魁受
學王文成歸事鄒文莊人稱其篤志力行守官廉
惠祿須三黨家不遺羸直道事人宦不期達留滯
州郡十八年不遇矣一　濟郎署忠義矯然濱死彌
厲而氣宇和穆薰然襲人以爲養盛自致焉子懋

始受學梅源東廓二先生旣學於王文成聞輒信
信輒學學輒不已輒欲以及人未嘗一日不勤懇
於心其事親孝事兄如事父與弟鏡鑄爲同志家
庭切偲朋友之善喜成之有未善規諷切切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與鄉閭言依於忠
信禮義人不善規不諷而直不忌於廣座衆人然
相成之意懇惻由衷逆人耳而人心厭服之不怨
也家旁落不留情生產衣食不恥糲壞而中欣欣
由若也安成論學者至衆而論講學者不空談必
曰王梛川云

新建魏氏兄弟良弼師說良政師伊良器師顏良貴
師孟也文成撫江西時昆季胥從受學唐御史龍
時巡按江西邵副使銳時督學皆守舊學疑之謂
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務實守常業毋
奔謁爲虛談時從游者頗憚避而師伊兄弟及南
昌王公猶臣鍾明應文奎吳維良子金毅然不爲
動師伊孝友敦朴渾然天成而聞道最早燕居無
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旣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
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
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西乃遂卒兄師說嘗言

憂中見良政輙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
師顏性超頴絶人既受學而涵養深純卓然以顏子
爲嚮往沖然恬於道而温恭斂妙善啓迪來學文
成歎之曰得師顏而門人日益親居越中父即文
成家帷薄骨肉寄爲調劑而合也既屬疾恐爲親
憂日宴笑如常一日請父母兄弟與宴語忽曰今
日似少瘳喜酒飲也父母喜具酒酒至飲奉觴請
家大人同飲又請兄弟飲已謂兄弟曰吾病尚不
勝冠履也舉以其所有分遺之已而曰吾倦欲假
寐既就枕遂瞑其處死生之際暇豫至於此王汝

中爲諸生斂妙不説學居與文成隣不見也師顏
温巽善入多方誘諭之乃受學後稱高第深感之
曰師顏生我也師顏卒汝中語及必流涕歐文莊
哭之文甚哀後巡撫何公遷立石表其墓
師說嘉靖初舉進士知松陽縣召入給事中累遷至
禮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七年論諍章數十上其大
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
孚敬吏尚書汪鋐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
史馬敷諸人每疏上輙廷杖杖已或釋或下詔獄
杖瘢或小愈或未愈又 旨下復杖獄卒爲流涕

臂至無膚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至明武於永嘉
特親故素因持之以快忿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
却有膽故終不奪其官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
歸公清標秀骨風神灑然目光如秋水淵澄瑩碧
骨森峻家食四十年講求性命之學亦殊好養生
家言知命後屏居村塢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
列坐對談談畢輙去不入内足不履城郭接引後
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爲模楷晚歲忽
買四書五經性理諸大全書甚具或問之曰課幼
子稚孫乎曰不然吾何敢不愛日吾自課讀之既

耄不釋手盦押與譚仙術者處卒無獲而一意於
聖修隆慶初録用忠鯁公篤老進太常寺少卿致
仕卒後文成歸越來學者日進往來恒數百同門
爲之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黃何者謂雩都何
性之廷仁黃正之弘綱錢王則餘姚錢德洪寛山
陰王汝中畿廷仁始有慕於白沙之學已弘綱受
學虔州歸語之學即慨然走虔從受學居母憂斬
然以禮自度與人語必依於所學歐歐懇欵如有
味乎其中而不能出者伺聽者意解乃已其言曰
學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知過即良知改過即致

知語學者涉精深輒提手相戒以爲先生語無是也仕爲新會令始至曰吾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其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政暇就祠中申主靜無欲之旨士多興者遷南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推貨兼湖所至皆有碑識思家故豐及聞學勇於克己急於徙義廣於推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弘綱及文成門甫三日輒悟心理合一之旨文成歿與吉州諸同志繹舊學不輟領鄉薦授汀州推官遷刑主事以直道忤宰執謝病歸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親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驚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手何用爲人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惟謹又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

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畢之下階趨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眙愕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

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疾響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盍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

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
於收者呼之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何求心乎曰卽
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
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
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之精也或
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何敢
隱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
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
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
或百世不可易云從受學者甚衆而林文選春最

賢春字子仁幼學堅苦已受學悛悛謹循一束修
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崑
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耶浮濶之言
於世紛華盛麗儇巧慧辨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
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
稱文選至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往拜以爲常
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
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
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
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柔柔如也而同志

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
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愊實
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
洸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
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
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微本體益精頗以爲
於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而子仁亦自歎曰此治
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實行
矣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癱嘗謝病歸養長選事
愼擇監司守令而賢儒同志者薦進之其自言曰

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
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
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
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
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
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
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
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

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
蘿石退謂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
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
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
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來濟其私耳故遂篤志
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
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
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淸濁之分而其
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
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

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
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
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
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
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
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
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
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傪然自大不復知
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之者則鬨然

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
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子言而棄去其數
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
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
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
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强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
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
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
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
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
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
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
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
自號曰從吾道人王文成爲之記
紹興守南元善大吉渭南人始以禮闈舉主於文成
稱門生然豪曠性不拘小節於學弗信也見明人
日進心疑之遣弟逢吉造焉意以覘逢吉聞言歸
倫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學是也始數來就
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一言以教之

先生曰何過元善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元善愕曰未有也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曰良知先生唉曰良知非我所常言者乎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事而悔也孰若先生預以告令不犯爲佳乎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爲真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免心過柰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幾也元善乃大省闢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益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以

入覲失官去猶致書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至得喪屈伸間一語不及也文成嘆息以爲有朝聞夕死之志云

約論曰自王文成惻天下以識爲知以踐迹爲行而離述於本也揭良知爲聖訣即知即行即博即約俾天下知聖可學而至渙然於本心渢渢乎有被矣然默成不言之旨近破去經傳而東書游談者利之得心忘象之宗近脫略成式而宕無忌憚者假焉其悟者億心意知物無善惡語益超頓而踐履不掩甚乃汙下滋僞士大夫至以學相詬病則豈學之過哉高者研寂靜而頗訾忠信篤敬爲下乘博獵者爲講張集同游爲招徠引取而時押闔翕闢之乃伈伈靡靡覥顏色取仁爲人師則夫依獨知乃慎自慥慥於庸言庸行以乾乾不息於誠也豈非道德之符而修學之統哉昔孔子思先進雖有恒而慨道之不明不行斯已久矣

皇明書卷之四十四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列女

郢王妃郭武定侯英女也王就封而薨無子妃痛哭曰王賢今舍我去又無子尚復誰恃對鏡自寫容付宮人侯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時唐王妃高氏未冊封而王卒亦自經追封唐王妃寧王妃婁氏廣信婁諒女也爲庶人濠妃貞淑有家學事濠一於禮濠雖暴多內變然禮敬妃不衰已濠有異志輒諫後苦諫至涕泗諫不聽及

濠被執入見王文成左右立相向濠謂文成曰吾欲有言文成曰願殿下無厄言濠曰非他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於今苦勸諫不納以至此適赴水死矣望公遣人爲收之王立遣校四求尸得之蓋妃自出城輒周身用紙繩自結束故尸易辨其處變能自全如此王發自克貞所爲備禮瘞之

賈夫人者周王府輔國將軍鎬夫人也家爲通許宦族而謙約孝敬姑用 夫人嚴夫人事之當其意懽其心事輔國輔國安焉及有子女視諸妾子女如己子女時知縣妻者夫人從女兄也時死賊妻見賊亦死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若未見賊而死之爲愈也疾革力起盥櫛坐取服用珍綺畢散之諸子女若妾輔國問終事曰愼而已永乂之圖毋徒事觀美爲也又問笑而曰君慮闕損衣單耶何問之數也將絕曰取命冠服來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賈夫人臨絕而不亂女之君子耶

魏夫人宋氏祭酒觀之母也武昌蒲圻人七歲能誦曲禮內則十歲共女事無闕歸同邑魏雲瑞雲瑞履行高潔爲儒者夫人實相之居毋姑之喪皆哀

毀既食者三年庶姑羅性素嚴難事夫人始終順事之疾侍湯藥惟謹沒斂瘗必豐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逆柩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必焚骨歸矣夫人哭喻之曰是將陷吾毋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亟往毋憚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謹毋爲羌胡俗所爲迄渡風浪恬然喪既還或曰柩入門陰陽家所忌盍愼諸夫人曰吾夫也舍故宅何適魂無知則已如有知其謂之何即弗利必萃於未亡人之身於是惟正堂安焉朝夕臨毀瘠幾不能生里豪周一以夫人

夫死子幼可侮也客龔甲摹雲瑞手書僞爲券侵
賴其田宅訟不直夫人撿雲瑞手書數通質之終
不近乃得直於是夫人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
門戸凋落甚若曹宜力學自立大汝家即不然而
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於學而有成及得疾命
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其中必無隙乃佳耳取
衣衾當歛者懸之椸餘散諸親族元日坐堂上親
戚爲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爲我謝諸姑諸姊妹女
子子也翌日沐浴更衣坐呼諸子曰吾年七十餘
壽足矣死自吾順勿號慟聒我語已卒

陳節婦吳氏諱靜貞學士繼之母也世爲廬江名門
以累世合爨見旌節婦生法家耳目濡染洽於軌
範而孝友仁恕出天性好經史探閱達奧義旁雅
琴能詩爲文繡精巧平居未嘗一見其惰容歲疫
徙家姑蘇遂歸爲陳經歷妻祖妣江碩人者宋相
江文忠公孫女也執禮嚴事求整飭節婦順事無
違志夫少負重名所與游多四方豪俊無虛座節
婦具修餚甚虔怡怡如也夫仕爲濟南經歷卒遺
子繼碩人年老矣婦少艾誓志保孤嗣其宗謝膏
沐絕容飾衣粗食糲躬紡績忘暑寒夙旦也經歷

故高粱食貧家惟書二萬卷念江碩人老矣一旦
以失子故乏膳養將不堪每食必柔嘉而身操畚
鍤力畦圃以共養繼稍長日授之孝經語孟詩集
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從碩師游道遠則姿粉
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孤燈
熒熒毋子相依倏不知夜之參半也教三女長適
范昭次適劉政皆夫亡秉志振風節節婦端凝慧
達臨事有明斷其持己待人忠敬醇一祭祀供俎
實齋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既老終歲未嘗近
外庭姻戚若無與交者而吉凶賵遺禮厚獨先也

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爲規宗姻
法之鄉黨化之以守節中著令得旌門年八十有
一乃終

何夫人揭氏者吏尚書文淵妻刑尚書喬新之母也
建昌廣昌人生有淑質甫五歲母授以孝經小學
語孟諸書甚習稍長盡習紉縫爲女紅夜則燃松
明以讀書既歸何氏事姑順姑性嚴小心將事每
得其懽心初尚書委已於學家事一不問夫人治
酒漿供膳羞諸苞苴問遺米鹽細碎之事罔不畢
給及尚書爲御史豪右有抵法者治之急權貴交

[illegible]之[illegible]得乃厭尚書出以黃金二百兩置前拜且
謝夫人叱諸僮収縛送御史獄尚書曰真吾妻也
及尚書官刑侍退食不悅問之曰監生有呈文書
者吾恠其瘠甚問之則不食二日矣吾哀之未有
以賙也故歎夫人曰曷不以非所得俸鈔給之尚
書喜立舉以賙夫人以尚書入官封孺人進封淑
人里巷訢艶而夫人恬然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
練衣疏食不異平日卒以子貴封夫人
黃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配爲教授元旭妻既歸王
大姑方孺人方治家嚴能得其權心方年高食少

嗇饑則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鹹默適其意方而
衰嗇感能調適其寒溫氣嗇滞時摩熨使暢流夜
嗇魘伺其睡熟扶使側卧理手足令無魘也乃出
户績頃復往候方魘則爪足跟微呼之夜常五六
起以爲常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方有姚氏甥鞠
于家百計撫視以悅其心御妾楊有恩視妾子为
子也賓祀曲致厚潔三族有求丐必委曲畀之至
自解衣分珥不厭也陳氏甥三子俱一歲死令其
子侃傳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illegible]
與文賓坐閒二子並舉無動容盥浴食飲治饌[illegible]

必親未嘗呼侍婢也氣靜言徐雖子孫莫知其昔
也大小者諸子幼或詈人曰於村俗何異疾走曰
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聞以語所知母聞之曰
驗未定剌躁也吳氏妹死既[illegible]肖劉歸其[illegible]
筍母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illegible]卿人年四十印
自居老成不與諸妾御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
鼓足不出閨門雖孫婿亦罕見其面以禮自度比
於老不衰
吳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爲處士英之妻英
早世哭欲絶以廷舉少忍之然終喪[illegible]不時嘆

閨扉屛處衣止絺苧蓬弗櫛垢弗沐也廷舉遘暴
疾羣叔意必死欲具櫬禁母爲禱藥徒費也母復
之自朔達望晝夜不少瞬諸嫗畨休更視弗能支
胥歎息曰神人也而廷舉竟瘳少長督之學曰若
即不逐暑自策勵流而日月與鄉人俱而母將何
歸耶時家索莫甚歲連侵而所賓問遺率如常澣
滌紉綴衣廷舉就學有不後他學子維綻汗開跛
必褫而責之廷舉少而修腥炙肉不盡蔵不御葷
辛尤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貫穿經史
砦炙轂轢曰母遣出學宵入爇燭治女事教之學

嚴也於人介取而多予從學子間以旨遺廷舉輒
怒斥還之性不喜紛華嫁時衣三十年尚禮如也
花晨燈夕蒼梧俗雜遝游觀以爲俗酷惡之俗有
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曹母李氏者襄陽曹御史璘母也幼婉娩沈慧聞父
兄誦讀輒竊聽心領間以成誦年二十歸曹事舅
姑謹處尊幼義而有恩從姒有孀居自守者敬愛
彌至爲嫁其孤女有貧不能衣食遺其隣自以意
給之僕道得遺金遺就所遺處俟之歸其主璘官
御史欲言事懼貽母憂乘間先白之母曰守汝官

慎汝事言汝職也母我念疏上果下獄母忿憂不
見辭色或以危言恐之母曰必母是比璘引疾得
告南京大臣及臺諫疏起用母曰宜有之然非予
樂也聞者服其賢比疾亟璘憂甚母諭之曰世忠
天吾年七十有六世忠貧且賤吾生長名門豈有
衣食又以汝故被國恩受封復何憂惟我死子孫
毋失我家法足矣言訖而逝母貞專有性量善掩
覆人過故能墍有家

鄭夫人太保工尚書李鐩配也湯陰人家累世同居
事太保於微太保父小官留秦養官馬夫人晝汲
掃汲爨夜與太保同一燈讀書紡績丙夜秣官馬
而後就寢盡其勤如此及太保貴寵禄冠河朔而
夫人治奩奉祀愈益勤目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靡
惰容心忘矜志壯氣獨了卽爲太保納側室側室
生子則抱諸懷胸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所生
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之爲長孫內婦不許後出
助妾子繼先婚或問之曰吾豈老瞶不念嫡孫哉
顧繼光無私財且自孫議婚而來所費貲業過吾
嫁時及視吾嫁女奚啻數倍又可益之乎一稱子
卽令祚金復宗後復能苦力詩書哉及太保父子

罷官還湯陰主事稍稍營貲產夫人不說曰吾常
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衰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
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崔子曰銑垂髫夫人許
女後依李氏居見夫人行事儉於富勤於耄恩娣
媵而仁姻故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所頌樛木
葛覃何加焉

李淑人崔侍郎銑母戶侍郎李和之女也安陽人少
從父官京師每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門騶導諠
赫告母曰天子出不若是其何以免後果敗年十
八失母諸弟妹咸幼侍郎時爲給事中日在公淑

人代母理家務字諸弟妹甚劬侍郎甚賢之擇配得山東崔陛女之淑人既歸崔則耳姊成衣以奉姑以其貲下諸娣姒後陛舉進士以主事丁內艱歸貧甚淑人自食糠粃節食以食夫主事性方直事惟心所安弗同撓多忤上官意又苦介淑人相之為卑官二十年貰屋居淑人令僮日拾馬遺自夾薪以爨人或饋一介必勸夫固郤之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連失五子生侍郎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主事出守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爪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

也為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詈婢于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為也爾為儒為天子法從當如是乎於是侍讀偕從母弟外弟跪謝過乃已從延安進官參政歸無厚產食指三十食未嘗兼味淑人攻女紅苦節約佐之有人所不堪者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獨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貪以成求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所不為也病且卒出衣及簪珥賜子孫及外孫而以帨一遺父侍郎守墓者妻曰語爾夫守墓當發謹吾事父母今止矣語不及私方淑人病時侍郎妻李日侍疾不寐急叩首北斗下血流漬磚淑人喪三年衣衰食素不他出也侍郎官翰林為逆瑾出為南部郎渡江風幾覆家人惶迫李徐曰此正命猶勝附瑾得禍者侍郎官南祭酒請歸已得報候部書下閑居者兩旬終不市南都一物諸生大厭服之侍郎居淑人憂或餽之驢侍郎泣曰母嘗恨無驢令見之必喜李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則然未必說饋者侍郎大慟曰嗟乎吾母德使婦

不能忘至此乎以父尚書鐩遭狂生訟而憂得左脅刺痛逆攻膈遂卒

李宜人淮王長史勲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繼母張以孝聞張病禱天請身代張已長子女乃獨憐宜人篤愛之如所生父訓導新野時悅吉水羅生循許女之往就婚試之文立就則大喜曰鷙鳥豈直搏鼠耶延師課之學二年始婚居無何羅遊白河以羣從留為諸生宜人從則卸服飾操作親爨曾不異貧婦其後羅起進士由兵曹歷鎮江淮安南郡守已備兵徐州在郎署謹管鑰嚴出納其清約憔

悴會不異白河時在兵曹逆瑾張甚郎中以奉法
數忤瑾瑾齚之數使人伺兵曹於是郎中日夜留
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户爨馬矢時買
魚肉餉曹中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不厭也瑾伺
之數月竟寂然鎮江夾江淮之衝其地魚塩米穀
重裝大賈之所輳多見可欲而守廉好修又往往
割俸錢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携女奴日往後圃
掘野蔬而食之於是宜人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
冠帔嘗從諸僚婦飲諸僚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釧
金爛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往女騶有獻金首飾潛入者痛呵絶之於是諸僚
婦始赧然內發愧矣宜人待娣姒執禮甚卑諸男
兄弟至不欲輕與見見他婦對客清辨者每爲色
赤至其訓子孫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
辭色前後所生子皆早夭既有娠復爲夫納側室
絶少嫌忌已聞其以言相侵獨掩耳走甚則爲飲
泣不能出一語宜人於子女苦楚矣子洪先又時
時多疾疢然督之學不少貸洪先爲進士舉首歸
飭介厲行宜人輒首頷之曾不迂其所爲平居見
人寒餓窘迫輒涕下思貸之每食見幼稚無問貴

賤必停筯分給歲未寒取舊裳浣澣補衣諸臧獲
務令完厚諸女奴違命不箠扑爲分其勞素會釀
天寒手僵木淅淅甕盎間迨夜分不置或訝之曰
女奴不稱吾意寧吾自爲之省氣也年六十餘盛
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即突煤蒙面不計比疾亟
猶數指側室子女示洪先淚泫泫下若以相屬然
其德厚如此

封孺人張氏常熟陳御史察之繼室也察舉進士始
入室甫踰月之官留以侍其母養母時遣從察兩
臺及京師席未煖輒歸歸侍姑養十常居七八其

從宦躬執爨布荊蔬食泊如也既受封不能辨冠
帔曾無少望察以御史疏國事至浹旬不報　上
意叵側也甚自危張從容曰納忠臣職也　主上
當亮之縱得罪命也又何憂比御史解官歸峻謝
請求親戚踵門者輒婉詞謝遣一不令御史知娣
婦顧生子道二年而顧没御史令前室王子之一
年而王没張以季女入室恩勤尤至道嘗病抱鞠
之疲而病不顧也會又歸侍其母疾益疲母没號
頓恨不能代遂以毀卒鄒祭酒守益曰古隆德之
化始于閨門世有飭名厲行以希撓而失之者衆

矣故厚於燕昵而孝衰沃於服食貨利而廉敗感
於謏間而友愛移怵於妒忌而宗祀絶有能劬躬
竭慮順成夫子之志如孺人者可以感也夫
封恭人屠氏淮沐陽人副使胡　之妻監察御史效
才舉人效忠毋也少從父衛經歷晟受孝經毛詩
女誡諸書通大義舜議婚父輒謝郤之一日見胡
君于日者所異之立以女許焉竟不煩媒妁而定
恭人歸胡氏恂恂惟謹操井臼治酒漿下至灑掃
浣濯必親舅姑喜相語曰古云娶婦須不若吾家
亦何必其然顧在人耳已副使登進士入官恭人

食苦茹淡相砥礪於官守及從官南刑部姑病帶
下親滌中帬病革則手掬所遺入厠牏瓜指爲皆
赭屬纊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副使起官閩舅以
老倦行即獨歸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
微有風指即顯承之舅衎衎然忘其子之違側也
副使性嚴重恭人以禮枏之一錢尺帛必以請遇
二子慈甚至副使課之學雖箠撻不爲請曰愛其
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毋以是自多第
毋墮家聲可矣居閒即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
諸女婦日夕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卒

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煽黨爭延之
一日求見庵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
尼竟敗副使官廣東攜妾行踰年而舉子喜曰枝
屬蕃家之慶也未幾病緘簪珥封之曰謹付三郎
惜吾不及見也又曰而父素長者吾嘗恐負之今
其免夫遂卒
吳母朱孺人者刑侍郎悌之母也撫州金谿人王舅
病癱瘓已數歲諸子婦承養少厭忽王舅聞有後
言恨不得即死孺人歸竭力致養自羹饘服御藥
物之湏以至溫寒饑飽緩急之宜加意節適久之

益習靡有後時失備者家人是儀病者和衎後七
年卒且卒祝其生賢子孫以報云已而夫歲遊滇
越子悌幼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昕
夕出入容辭必愼謹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
不廢其後悌舉進士令欒安宜城孺人率以儉素
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
兩邑人懷之召入爲御史引疾歸父殊不悅母輒
譬解之其後父卒御史竟終養不出盆安之也孺
人端重溫惠自娣姒以至臧獲旁及里媪罔不有
恩禮故卒而宗戚里閈咸哀王孫酒㭗曰孺人之

事王舅德厚矣相夫以裕而持約終其身教子以
立能不徙尚其榮進古所謂女士非歟不獨其事
王舅之孝爲難能也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　國
初徙和州劉從其姑甯而南奉養甚謹姑行至南
宮墮而傷劉氏籲天刺臂血和湯以進姑遂愈至
瓜洲復病再進再愈比祗和鬻蔬以供養無遺禮
踰二年姑患風痹不能起時盛暑劉晝夜驅蠅蚊
不息蛆流枕席齧之已不復生後病危齧劉指意
與訣劉即斷指血和粥以進姑復愈及卒遵遺命

殯淺土俟歸葬舊塋五年而弗得哀號如袒括之
日事聞　高祖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塋新
樂旌門復其閭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爲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
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
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公濂受學通尚
書事曹國公文忠爲參軍陳會效忠甚見禮重洪
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於獄石氏號
哭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爲義門婦
死其鬼耳夫既亡寧能汚其身以黍旌門乎遂絶
粒不食鄭媼强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
絶高祖嘉歎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門
浦江嚴賢婦者鄭義門女鼎也父青田尉德璋歸嚴
氏事舅姑順而有禮處閨闈無譁言疾步嚴貧饘
粥或不繼事舅姑彌謹歸寧自雅飭未嘗以貧告
其父毋父畀之財謝曰義門故有成法何以女貧
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父卒毋遺之縑帛曰斯若
翁喪帛也今已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稱父死而
不忍讀其書以手澤存也况喪帛詎忍受乎毋慚
其言不復言時其歸卷而納諸笥竟不受其女甥

爲諸暨金生妻事舅姑亦篤如鄭故教之於人大
也
鄭楷妻洪氏名媛字子姬浦陽人也爲鄭義門妻初
楷姑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世戚也故楷
聘焉毋病時媛方五歲能涕泣禱神請身代及毋
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雪涕事後毋曲意承事之
洪故豪招賓客飲箏筑雜進諸女競褰簾帷窺瞰
之媛獨閉戶業組紃未嘗出戶閾年二十歸鄭諸
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敬恭敏慧先後咸悅事
姑周允得其懽心姑疾者累年媛節適饑飽寒煖

調湯藥扶持卧起彌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爭逃竄媛獨奉姑走避不肯去姑泣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汝少艾胃不自爲計媛曰卽有故媛有死耳敢他之乎既姑卒媛方免乳復哀頓遂病憊猶朝夕哭奠不休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進魚肉終不肯迫小祥媛已不能行呼媵母扶至几筵奠哭已仆地寢劇巳遂卒將死語夫曰必報塟而歸主家廟母几筵夫曰何也媛曰君未之思乎先姑几在堂而妾柩復設寧無傷君舅之心益孝愛如此

熊母顔寧都熊本妻也生七年而母李卒依外氏以居外家姑孫氏故詩禮家因授熊以孝經論語及傳記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有條能者以爲難母卒時屬遺橐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寘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事舅姑執婦道有姒氏以其夫爲前姑出也怠弗事熊以所聞詩禮數之日執饋食之禮惴惴如不及事必關決其姒氏禮度雍容辭氣愿款姒氏慚感因服從其化門內煦然如陽春力治田宅整裕有條理姑王得風攣疾熊日夜保抱扶持每顧天乞以身代本嗜學熊不欲煩以事代之任事得用志不分爲經師出私橐嫁本女弟之在室者後女弟家燬夫若子俱死熊延致養之生三子冉渙晉僮五歲母自教督之冉渙治進士業讀書至鷄號熊紉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冉宜貢矣已而果然本下帷講授過從者甚衆熊聞之談辯輒遂斷其純僻壽夭後畢驗無爽僞漢兵起亂及顔熊時遺未疾匿鄰空室中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終無入室者避地安寧鄉遭危者屢矣竟以全漢遣使徵冉者再熊曰虜狂悖敗可立

而待也慎毋往元閩省守臣以書招之熊曰往固順然元運去不可爲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冉從事熊曰可矣聞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葉氏歙人也初歸江舅已沒朝夕事姑謹及夫沒立夫兄之次子榮爲後撫育盡其心長訓以義方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治祭祀綜家政百需一不以煩其姑而井井有章元末兵亂奉其姑避匿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有憂戚之色而姑安之亂平還營舊業家益裕姑卒喪祭如禮壽百歲而終洪武初詔表門復家

錢瑛妻張氏吉水人錢世有篤行元季盜大起瑛祖
本和爲盜得驅之行瑛聞奔訴祖耆儒年老乞身
代祖亦哀訴無子唯一孫請死獨貸孫兩人爭相
貸賊悲傷其意兩釋之方脫時瑛母復被執張氏
翳伏叢簿中見賊已執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
矣請釋姑而縛我賊悅其少美乃釋姑縛之行張
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姑訣曰婦無所用
此矣且行且睥睨姑稍遠卽罵賊不復行遂死之
國初瑛以薦三被辟命皆以祖老辭祖沒終身悲痛
登祖故所築樓輒流涕因名曰思樓其孝行篤至

世鮮見也子遂志舉進士至大官

寧海董孝婦羅氏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同里董釋
卿事祖姑若舅姑孝敬雍順舅姑喜家政一任之
井井也已祖姑病手足痺不能汲或時汙牀席孝
婦躬抱持洗滌進飲食代爲執匙節歷久不懈祖
姑德之每食必祝曰吾苦孫婦無以報願孫婦多
子孫有婦如汝孫婦孝也已祖姑及舅姑卒奉喪
葬外精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生四子訓以禮義忠
厚有母道及釋卿蚤卒娶子婦生孫敎相與合爨
母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家庭間出入

有法長幼有倫待賓客有禮人頌以爲女丈夫也
元亂無政大家各以背結長吏隱租稅俾小民代
輸里正因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病之孝婦家
爲里正催民租如法不足寧以已粟代之輸洪武
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
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
困取倍蓰之息爲乎必減息爲一鄉率所賑孤弱
爲娶婦成家者二十餘人家人指踰千婢僕稱之
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若才性所宜處之各適無怨
者年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玄滿前

果如祖姑所祝人以爲孝敬之報云

陳思禮母石氏四明人世爲士族爲邑人陳德祥妻
生思禮甫七歲而德祥沒石誓以節自守夙夜勵
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
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
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汝者欲爾繼父志成學
也今柰何背之於是思禮從宋學士學以孝謹聞
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欲自刭衆勸之乃已踰婚期
不婚衆勸之乃婚君子曰石忍哀教子以節著可
謂貞婦矣思禮亦孝子之情哉

徐貞婦鄭名妙静衢州西安人父順本籍纓家無它
男子獨産四女子貞婦生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
毅如成人不與羣兒女狎年十九歸同郡徐思誠
思誠忠壯公徵言七世孫也代有顯人而貧婦歸
事舅姑惟謹靡日夜事紡績備差膳薦之遇賓祭
勤飭不足則質簪環以佐費蔬食水飲甘之若飴
也舅没貞婦出所蓄布帛為含襚始成喪思誠出
卜塋而溺貞婦哭欲死營葬二喪於先塋之側塋
焉念姑老遭家禍殊苦日夕勉勉柔怡温存之時
煥寒起居彌謹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

勝己者交非類者絶之雖寒燈凉幌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父毋及諸娣姒之欲風其再醮翦髮以
誓堅不聽已子謙察行義為瀧水丞當之官會覃
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八而授之曰國
恩厚居官宜氷蘗自守禄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
黷貨爲也洪武中表門始夫有田宅為强族所并
屢訟不得直夫没讓弗與競及宅轉他姓貞婦乃
贖而居之識者以爲知大體云

周節婦趙氏宋燕懿王裔孫也後為諸暨人通論語
孝經年十八歸邑人周本恭始歸而姑卒既

及夫兄若姒相繼卒次兄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
飭喪紀如禮育顯宗如子會天下亂夫嬰疾甚恐
不起指三子謂婦曰今兵革四興三子单如此我
死爾其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所不能保
孤成節者天實殛之夫卒婦髽既號泣少間含食
哺諸兒不暫出戸限大師克諸暨節婦抱兒及顯
宗從一媵出走匿窮谷間饑餓顛踣削木膚采藜
藿以食或勸之改適剪髮示之益自戢厲色峻詞
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頼其田持田籍與
辨頼以完治麻枲爲布帛以繼之求詩書夜炙松

脂坐諸子兩旁口授之如嚴師諸子畏憚惴恐不
敢舉目仰視及長遣游賢師友游所友善士相過
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以父兄早没惟顯
宗弇服與諸子同而婚娶必先之諸子皆有士行
人以爲節婦善教所致云

宋太史濂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
守義不二者則畧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
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
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illegible]亦存人之孤非篤於
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難已難嗚呼此豈特

賢於女婦而已哉

柳氏二節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桂而宗遠卒或以他語間之則忿曰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之使然義則實然他何顧乎且姑老子少吾何之乃苦瘁力營粟帛以養姑而易桂於學姑年八十餘卒而桂娶于陳陳歸逾年桂復卒或諷陳再醮陳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即死死柳氏牖下耳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爲命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

後行婦姑孝愛如母子然歲時具醪饌祭柳氏先祠二婦煢然拜階下涕泣不自禁鄉人稱二節云

劉仲安妻王氏太原崞人也年十八而嫁生一子溥八年而夫沒誓不再適家貧治絲枲自給日僅一食衣取蔽形艱瘁甚處之裕如也里豪武氏子欲媾之遣猾嫗誘且撼終不變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與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貞婦性嚴恪有烈丈夫風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以所曳杖擊之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子忤之以告輒啐叱責之走避去衆共嚴憚之

同號爲鈇而夫人年七十餘卒是時 人鄭誠妻賴氏寧海林可聞母方氏皆守義不他適誨子有立

方孝婦諱迎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敬敬有母何孝婦左右就養無違志何病膈道澀不能親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久手文皆竊裂而孝婦未嘗有怜色性勤儉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稱孝婦孝其大也

徐節婦太末汪泰亨女也諱妙會年十八歸里中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晬而泗病語之曰吾旦夕

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誓曰妾所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於其姑盡收其貲川去而別居姑以憂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秉前誓不變或微諷以改志者輒顛頰疾視弗與語甚且唾詈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韈曰吾孀不爲此也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之微其奩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懟也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德昇俘且

多疾難其成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已耳孤之
成否天也何知焉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至手眡
田若干畝昇之遂卒季大恚不復顧節婦哀慟殯
塟畢如禮季死其壻女不顧節婦殯塟之如所親
德昇之幼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
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
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
荼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
矣德昇感泣奮厲卒有立旣有五孫誨之如德昇
家裕矣猶衣疏食糲勤女事如異時年七十五而

病畫出手所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
沐浴更衣就枕卒
王常妻湯氏名慕貞武林人常商番禺桂林者六年
不反已遂卒慕貞僅二十有七誓不復嫁力於米
鹽薪芻之貲不足使蒼頭貿易以佐費修澶靡缺
舅姑忘其子之亡也舅嘗患疽湯日夕稽北辰乞
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窮老無所歸湯迎
之還終養同於姑夫季弟鞞有二女貧不能嫁湯
爲擇良壻治具嫁之鞞旅死三衢湯竟還其喪附
兄塋有一子曰驥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傅受春秋
仕爲監察御史人以爲榮湯太息曰我未亡人耳
始念獨撫驥得加長成將持一觴酹王氏墓土耳
不自意有今日幸有今然何能損益哉登上壽乃
卒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未幾午
同從子零行往戍七閩死閩中張獨居事舅姑甚
劬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療之及死喪塟無違
禮旣訖事則往卧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
生不見父母沒不得歸塟父母傍使無妾已矣妾
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者雖寒甚當不死

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于
衣裾以行抵閩零猶在問夫塟地忘之矣張慟
幾絕夫忽憑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藏骨
處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入口當融如氷
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太府復其家金華
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
利津亂塟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晝夜不得乃
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墜
巳墜發視之果父也塟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
婦事頗類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其諒夫

著之元史中

吳氏二母者永興吳筌母若大母也筌母林年二十二而夫亡亡一月生筌筌生甫彌月而王舅没姑胡與林共保持遺孤長育之豪宗欲脅林强妻之林負兒與姑逃而免稍長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君子曰吳之祀二毋存之也又台寧海有魏節母趙歸江浦魏順之年二十四而順之無子以猶子校爲後不他適爲校娶同邑應氏生二子海江而校又早世趙撫應共守後子孫烝烝焉

吳世昌妻劉氏建昌廣昌人幼有淑質歸吳居數年

而夫疾纏綿袵席餘二載侍湯藥勤瘁殫極世昌度不起謂婦曰吾累汝矣吾死汝無壯子且柰何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不諱妾敢有它志乎歛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他無何子又死節婦痛之甚嚙其臂毀慟欲無生比夫葬命穴冢旁爲合壙欲自縊以從舅姑慰勉之曰汝自爲謀善矣如姑舅何節婦感動乃强自寬節衣食以奉舅姑鄉閭歎其節孝夫弟世旺子方娠夫憑巫語婦曰吾弟之子卽汝子也卽不信汝嚙其臂今齒痕猶存及生視其臂果然舅姑命以爲節婦嗣卽仁傑也節婦撫育之不啻已出仁傑亦孝養篤至如節婦實生已也事聞詔旌門

黃文母孫氏本河澗任丘人歸新喻黃鉉生文甫一歲南陽鄧州守禦百戶李興役以女妻之於是鉉隨李居絕不復相聞時孫年甫二十有四日夜勤紡績營衣食鞠子毋母子相顧潸然涕自悲也文成童母孫謂所親曰吾聞惟讀書可起家吾辛苦至此幸有子欲教之學勗其成所親曰若一子外無紀綱之僕難任也誠令學艱辛必百於昔矣孫愀然泣曰吾慮之熟矣顧處子計莫良於此同

籍人李文長任力役怒不聽懇之責益急會所親哀之爲言於有司文乃得就學於是孫力治生爲文從師就學費文亦感動力於學學成入太學與同舍生言獲知父所居乃詣鄧州求得之及通判兗州奉母俱卽遣人迎父父不至母曰汝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以再迎文力請乃以安車迎致之於是爲夫妻母子如初是時李實妻朱氏父母納實爲贅壻甫十日實行貿遼東行渡海溺死朱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

無錫范氏者燕山卒儲福妻也靖難後調曲靖衛稍

號泣不食死范時年二十奉姑韓甚謹每哭夫輒走山中號不欲令姑聞貧無以自活或强委禽焉不聽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因取織席售以爲姑養姑没爲營葬廬墓側終身及范卒草遂不生曲靖人義之卽廬爲庵祀之集尼以居曰崇孝庵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上書言妾夫坐法當刑妾念夫有父母老病且癒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專事舅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合舅姑而共夫則

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義不能孝而子婦之道缺且夫既死則父母必傷痛以死妾寧能獨生是夫一人之命固三人所係也妾誠伏痛之願以身代夫抵死章國法而丐夫一命得生養父母是妾以一人之死而生三人之命也惟　聖慈幸許　天子傷其意詔佇宥焉

王辟雍妻楊氏東里公族孫也泰和人讀書識文字造次中儀度肅然事繼姑嚴相得甚懽辟雍有從兄子殺人具獄上府讞辟雍橐金從所親如府所親教雠家引之曰此木訥恇怯橐金在我恐之可得也仇家如所教引之時郡守刻意抑豪右以辟雍世宦家立捕移獄以爲辟雍故橐金解獄也楊與繼姑走號訴府叱扶去扳檻檻折不爲變乃匍匐走訴當道揚故名家子進止語言婉婉有度上官爲動盼獄詞氣平詞直問誰教若爲獄詞者曰手書也校手書良是乃留意廉覈得其情立破械脫辟雍於是日昜夫杜門遠嚣後卒辟雍因獨居不復議繼室事曰吾以妻得生

姚廣孝姊者吳人也廣孝始爲僧然有殺心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箴之也已聞扈

靖難有大功姊意獨恨之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避匿不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屏騶從以往姊堅卧不肯出家人勸之不得已乃起立堂中廣孝見卽連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曾見不慈悲和尚是好人遂還戶終不復見

郭氏二貞者泰和郭彥清妻蕭若其子可權婦劉也彥清當元季與其父德祥保鄉里卒有子三人皆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後可權亦早死婦劉有二子曰克哲曰克咨劉曰吾姑能存諸孤今賴之

吾何敢不力卒成二子有孫仕舉進士爲大理寺正君子曰有貞臣而後能國有貞婦然後能家郭氏姑婦二貞繼作祚其昌夫

蕭楙虞妻劉氏吉安福名閥家年十八歸蕭後三年生子紹芳僅晬而夫没節婦誓育子以奉蕭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日夜禱于神曰未亡人所不敢從夫死者以是兒可鞠爲蕭氏祀也兒當褫顛移遺未亡人之身幸捨兒存蕭宗巳而愈節婦撫育教戒期之成巳紹芳稍克立而遭非辜與妻周殞于官遺孤還甫六歲升

甫四歲節婦又撫教之如紹芳初節婦哭楙虞時其家兄弟巳析爨而夫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夫季弟茂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産節婦復割巳田貲之諸弟感激復合爨内事無小大節婦畢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畜而家裕夫弟姪賴以婚嫁者十餘人瘞者八人内外賢之當是時劉氏羣從娣姒有子羽妻阮氏習敬妻歐陽氏皆年未二十而孀守志節相勗劉忠愍稱以爲一門三節云天順中劉賢良尚琢者以薦召將拜官而卒妻彭剪髮誓不嫁勤布縷自給四十年彭祖母亦年高以節稱

俞烈女者溫永嘉子也父早亡母陳以窘衣食故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祇女依焉怏怏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繼父前妻之子甲遣婢潛往說欲汚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罵曰死則死矣吾豈不義而生貽汚辱乎一日繼父有它適甲操刃往卽之女厲聲曰狂悖行無禮吾寧死不就辱甲遂刺殺之斌歸捕甲置空室中絕食飲而死歲大旱郡守何

文淵大禱禜不應曰東海孝婦以冤死天爲枯旱者三年今郡中不雨意豈有冤乎耆老以其事聞文淵驚自製文諭祭之天立雨

張伯安妻孫氏行人諫毋也句容人父國善與同邑人孫穀賓相得甚而二家素以閥閱相高又二家婦俱娠於是二家喜相約曰幸生男女當且爲婚姻無相忘伯安生十年穀賓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而家没伯安隨母與兄戍崇山稍長奉母兄命還鄉且請婚孫父母欲負約女不可曰娠而許之若之何負之且所爲負約者獨計女棄於外惟窮

苦耳然命也命誠窮即它適可得逃乎必許之於是竟歸伯安已從伯安如軍中既至以事姑不逮事諸姑與姒氏如其姑未幾伯安徙戍赤水又從如赤水伯安雖在邊猶守父母遺訓合宗族數百指爲一爨又雅好客貴人聞士造門者無虛日而姒氏病以內事付孫孫內經營其家家用給而輔伯安禮師以訓其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者老儒也以詿誤戍邊道過其家留久之且去令其子入謝內主孫不以自當置鈔若干錠于姒氏所以齎之時姒氏病不能舉矣教授察知爲孫意也深重之遂許以禮經授其子諫之舉明經毋之力也

吳貫之妻鍾氏廣南海人也父以詩教授于鄉里中子吳生從受詩悅之女焉嫁三月而生死婦年甫十九生且死執婦手曰師以卿托我乃不能百日也人世之恨孰大是吾三世丧未卽土庶幾天未絕我遺腹生男幸當以垂絕之言告之貫之死六月而男生婦辛勤綜理數年間葬其夫又畢葬其夫之不克葬者舅姑信之鄉閭交嘖嘖稱之婦小心恭畏不介恃也愛子甚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過雖老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詔表門

華亭二節者華亭朱婦薛及其姒翁也薛生二十又四年而寡翁二十又二年而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曰何以爲也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何可析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吾何求哉且鄉里中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而至於老豈少也又誰旌乎二節志既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日李承箕曰聖人思忠信於十室之邑吾得於一家兒大致貞之心比於學乎誰能忽之哉

康安人者太僕少卿張寅妻也吉安安福人寅從父學京師坐事亡燕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毋納豪家賄改嫁之女自經以誓乃已其後寅舉順天鄉試却權貴婚歸偕伉儷如初

傅節婦章氏進賢傅敏聲之妻也敏聲孤而娶節婦勸之學學有名卒節婦誓不改適既終喪猶面黧卸服飾養姑惟謹得其懽心如夫存子既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又少孤不自力何冀乎既鼎學成隆於養而婦順節婦稍自慰已而卒將葬鼎婦徐毀病不能與謂鼎曰吾不能養吾姑死幸瘞我姑

側即長瞑無憾已而亦卒君子曰章節卓矣乃徐孝亦何可泯也

錢氏鄒本忠妻也幼具四德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母嘗病且篤錢侍湯藥廢寢食夜露禱北辰疾遂愈年十八歸本忠不二歲而没慟幾殞奉姑周孝姑性嚴能得其懽心姑憫其無子勸以再適錢不答已再至三則誓死以謝及姑老命與諸叔異産錢讓而後取既乃以禮繩衆課耕織肅如産益裕拯饑恤寒里鄰感之姑亡悲思成疾力殮葬立嗣子而瞑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天順中有陳女陳女者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中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塟三年而岐穀丫瓜産之墓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事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妻死不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寛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棺成自經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忽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死曰永昌俟我毋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有九歲耳柰何乎死高氏曰唉毋謂百年永耶即百年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在視婦有决志引登樓同卧起婦不食數日矣紿曰我饑渴甚下樓取

水飲下縊死時年二十一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林死不得自經死

田孝子妻張氏孝子田鋭妻也鋭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盗其財於是逮孝子獄死屍出墻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爲孝子我獨不能爲節婦耶乃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事於官爲六女立廟郭西李提學献吉爲之傳其賛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

烈陳女甘心未家稱帔竟餞金幣則瓜蒂穗離離
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捨生展哉令
名於惟六女生頷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
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迹探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警吾今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先是鄱陽以江西按察副使
提學上書言臣奉勅督視江西學校所過採訪風
俗宣德意而窮閻小戶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所在
多有卒泯沒無聞者以有司展轉嚴覆胥吏乘機
横有求索往往生寢其事也臣竊伏悼念旌德以

勸善罰罪以懲惡二者異用而同敎故世有冒白
刃不懼而畏爲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見五尺
童子則徐拱而爲之斂容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
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
成盗藪澄源固本要在風化謹將所採諸節孝行
迹條上乞勅部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淑人於是
廣永豐人潘應妻高以刲股廬墓玉山詹清妻毛
以節孝鄭叔淞妻周永豐進士劉伯川妻徐清熊
恒順妻李以守志饒安仁易會妻蔡清江熊斐妻
彭餘千康萬欽妻彭曹旺七妻齊以死難具得旌

國初安陸侯吳復妾楊氏昔定人年十七復卒慟復
欽沐浴更衣自經死其後清源伯異保妾王氏鄱
陽伯馬聚妾陳氏皆殉死皆詔贈淑人
楊宋妻康氏武功人郎中浩女也宋幼慧嗜學年二
十六得翳疾父爲雲南布政使惟康賢宋疾呼父
曰父行不肖於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焉
圖兒於康氏婦以正相規素矣意必殉兒宜愼防
之既卒婦毀甚百方莫能解嚴防之舅欲責以義
冀可緩垂簾召喻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
與女姑蔟蔟四子俱夭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上

汝古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曷就其大而益者烈婦
曰長姒之孝過新婦百矣又伯兄治命令毋死婦
生一日一日負夫諾况婦侍夫疾逾年已瘵與死
隔秋毫耳等死死貞可乎明日舅復呼喻曰汝女
絳四年呱呱娩娩幸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
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毋又明日舅
復喻之曰死暫易守難汝苦節至白首貞矣何必
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何物
哉後稍懈卒飲藥死而楊布政之女適康臬亦從
死或曰古仰藥及誤中藥者多躁婦絶時神定體

安獨晴暴裂耳斯何也崔學士銑曰分明而心安志決而往利方其生也惟死計也迹其沒也所圖成也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墮戈光發於義耶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塋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絶已請即尹氏執喪疏麻日夕侍几筵不暫捨舅姑不忍也微勸以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病甚亟歸省宋思鹿羨潛刲股作羹進之宋疾遂愈已復還尹居五年以疾卒邵侍郎寶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若張氏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加於人數等矣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被以關雎之化所閫薰當如何哉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女也居庸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燿待年而燿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閾奔訃吞聲痛自廢其食飲旬有二日自經死先是燿卒家買棺得巨木析而二之至是遂以斂輝死家所蓺花卉夕盡死先是磚生毛丸

韶妻段年十六夫死欲從死不得間越數月竟死

豆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州妻倉卒付豆印亟出集兵府無城而賊入求姜不得以刃傷姜妻豆哀救免之因執豆豆先藏印池水中旣被縛行有同被繫者父子也豆謂賊曰盛家子旣在可令其父歸報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豆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旁紿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焉先是宣德中福建亂上杭邵縉紳妻陳縉緵妻黃氏奉姑匿金山岩穴

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紿過河人他舍可听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因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兒尙在抱中人咸悲之詔表門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歸璜灜曾景昭時甚少能事祖姑若姑恭順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已而又善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於是姑大愈益喜而家咸委焉里俗商多金多新淦鮮務耕業織作獨粉黛紈綺爲帷會烈婦家大布紡織日傾頃不休或諷其自苦门

無所苦曰大朴曰朴宜人也有詩之曰麻枲婦功
也惰縱罔功罔功弗婦矣古王后服浣濯帝室衣
弋綈况民間乎布素常也侈則爲妖聞者嘆服其
言稍稍慕效之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
奪爲淫汙烈婦聞憤憤曰狗鼠乃爾豈謂人盡懼
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
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
姑出走盜得之索賄璧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
脫乃獨縋烈婦脰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
牛尾洲度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

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君子曰烈婦
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
哉雖古哲人元夫咠加焉
正德壬申賊刼東火妻掠女婦不辱被害者四人焉
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事聞詔給賻樹關
如制立祠曰四貞賊陷碭山碭山婦張氏武氏同
日死沅州亂沅州有二女一歸王邪潮一未嫁倉
卒相攜赴墱塘水自沈死越五月浮墱塘貌如生
時思州經歷盧蕙妻甯氏倉皇與蕙訣赴傳塘水
死他諸以冦至不受汚死者萊膓于世用妻高氏

萬安張成甫女貞婺之倫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歸十有八年
而寡而家散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
獨一女夘既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
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乎曰父可從也夫
之宗不可棄也廼僦其夫隣之室獨與一老嫗俱
歲時設夫主負酒饌哭盡哀召姻戚餕以爲常有
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棋之問不鈌女長贅
孟氏子侃爲婿益修整爲内外規秎寡時有欲奪
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已方世華屬纊時

未諒楊之終僅以田百畝贍焉沒用以葬從世華
兆邵侍郎國賢曰愼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
嗟楊乎其有聞于紀叔姬之風乎
約論曰　國初女婦事所以能表著多若此者以
宋學士濂加意於閨幽餘次古今列女事率以其
夫若子而成名不然必乃附名世士而後著宜著
者耿也嗚呼夂幽鬱操貞者安之維風者或耿棄
而不揚悲夫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銓越七年而
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無時甚哀節婦默自計曰

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衰如此吾又無子其何以畢夫志耶遂截髮示無貳志而朝夕視其事舅姑如夫存常屏處一室斥珍麗勤絲枲以佐養家崇召弗赴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爲守者以有子也即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凡所爲守爲夫也義不二志也有子與無子又其幸不幸焉爾矣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弘治末有司上其事得旌門年八十餘卒朱氏先有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爲祖毋君子曰懿哉節婦

衷於妻道矣不以子故亂其守曾若

華時禎妻張氏無錫人福州守[illegible]之女也福州與時禎父共學相好也而二家舉子女又同時比長華請聘張許之已而曰吾舉家之官吳外毋老而無托請甥於我乎館而時禎爲贅壻張娟閒靜秀賓敬自將挽拽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貲增裕而福州之畜爲起張弟妹之婚嫁吳毋之存沒賴焉弟豪交而泛張曰父官也貧語其婦時相而飾焉時禎雖館于張意若有繫然者張曰無舅姑之思乎請搆居迎致焉于是張之父毋安于官時禎之父毋亦安其子婦之在側也福州既過家籍故業新拓奉以歸而自請歸華福州不可張曰舅姑在於是奉舅姑還畀第盡孝養杜斯于相儈之鋍而華日以雍請時禎置二副室圖嗣息愛子雲而能教遂以文知名福州喪朞而儈哀曰贅殆室等吾從其厚福州之後日落時禎請繼張曰盍請乎舅姑及毋喪重哀而致隕疾亟屬雲學屬子婦內政屬時禎與雲以二女曰秦壻疾子殤吳庶出庶亦女也必厚歸之已遂瞑林司寇曰女於張得蠱之初承考於華得家人之六二順巽也毋喪傷毀禮未

稽孝足念矣

謝節婦周氏者鄞人也少明淑通孝經女誡諸書年二十六夫瓛以醫客游死會稽計聞周頓絕移日巳念舅老不欲以壯子故傷其心自是斂哀解簪珥奉養之惟謹夫喪厝先塋旁豫甃衵焉子表生甫二歲幼得哮疾危羸甚日夕於先祠下焚香稽首祝願天不絕謝氏後居三歲忽一夕夢有神語之曰若兒明歲上元病瘥巳至期一汗而愈巳家資且乏而祖遺衣服書籍謹藏之不失或問之曰餘物去可復衣書氣澤存焉忍棄之乎巳舅以孝

養終而孫汝儀舉進士官監察御史每勗之曰美
官難得好人難爲汝必勉之卽幼守徵久而益篤
故親踈懷附家無閒言卒年九十有二詔旌門
陸義姑姊者工科給事中蘇州吳陸浚明之姊也於浚
明之子若女有長育之恩焉與在昔魯義姑姊事
頗相類故吳中人遂以陸義姑姊稱之初浚明旣
以言得譴謫遠方母胡夫人年老矣且失明浚明
行獨留其內子家居侍養行數月而內子病卒遺
一男一女皆甚幼胡夫人悲號呼天哭莫知所處
也義姑聞之泣曰此吾責也命其子謹守廬[illegible]亟

歸候其母抱持兩孺子相對泣遂留撫之以漸教
之讀書習女紅恩勤備至居數歲而浚明宥歸皆
長矣猶爲其女縫裳衣飭奩嫁具畢嫁乃辭去從
其子以居羅文莊曰義姑姊義矣本之孝不遺其
親謂之孝女可也

方淑人張氏梧州守元春女也歸方指揮使能順事
舅姑親饋餴與夫相賓敬已指揮與姚源盜戰歿
力死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時方娠卽默禱
曰男也吾與俱生卽女也必俱殉矣踰月而舉子
恩指揮家故凉淑人茹茶饘糲岌岌不自保於是
事其姑戴與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傳母
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厲埶之意見稍
嬉輒訶責曰兒不億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嘉靖初
指揮死事聞授恩都指揮僉事旣而貞節事聞詔
旌閭而恩得僉書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
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
父輩儕人也卽少有瑕纇指摘者蠭起敗矣已而
恩擢漕運叅將念二母春秋高依依不忍去而淑
人激以報國顯親促之行而身留養姑姑病禱得
醫禱寢食爲廢姑沒以毀瘠亦卒

梁節婦劉氏鄞人也年二十七喪其夫生子甫兩月
輒誓死不移當是時舅姑沒無伯叔之親煢煢孤
嫠形影相弔敗垣草屋不蔽風[illegible]節婦懼不能自
全常持刀自衛曰寇卽至死[illegible]劬勞織衽不廢晝
夜而饔飧常不繼宗族莫可[illegible]有西疇先生義人
也貧爲里塾師念節婦[illegible]傍人存問徃徃分
少給之且教其子衡衡少[illegible]授徒資束修爲養
然微甚不充也節婦嘗出汲[illegible]水深甚必死忽有
綆懸水中緣而上乃顧無有盒見神護其節云[illegible]
七十四以病終史官張邦奇曰予嘗聞節婦[illegible]

衡令稱友蘭先生者親見其母歷艱阨五十年言
之未嘗不垂涕也工部侍郎曾公來賑饑爲書數
千言白之下其事有司見其單微格不行嗚呼婦
完節於單微者極難而見抑於有司迄不獲沾朝
廷之旌命以湮没不聞者悲夫天下豈少哉
俞暉妻楊氏無錫人少從父叔學識字通書史大旨
歸六年而暉卒痛幾死及暉葬惠山先塋會風雨
不能舟婦翼棺扶服行塗泥中十餘里觀者爲歔
欷泣下暉死時婦年始二十餘二子長者始五歲
舅姑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晨昏毋甞

憐之欲奪其志則指暉死時手書雪操冰心四字
示之又指二子曰余所爲恐死者此耳不然余從
死久矣内外女姻諸宴會咸絶不往來曰我嫠也
宜然至老猶然姑末疾湯藥禱祈甚虔至顙盥櫛
沐扶抱吮摩唾液之事必身親之不以屬人二子
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傳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
時時稱說暉音容嗜好及其志行幾以勗二子使
勿忘而二子皆立嘉靖中常州守以聞得表門
姚指揮妻朱氏滁人也少端静不妄言笑平居儼而
莊遇事能斷不苟隨尤不輕取予歸指揮六年生

子曰永思而指揮卒年纔二十有七已永思患疹
而劇稽顙籲天曰天乎姚宗胄獨是願身代免於
孩課之學曰兒乎姚宗胄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墜
先人姑舅繼喪拮据營殯斂含襲之具勉從厚永
思既襲職歲督漕已念毋年耆衰矣宜朝夕侍側
謝漕歸養又明年卒毋慟至骨既而曰天降菑人
其若之何藐是孤孫惟我在鞠應禎恩篤深時勗
以有成毋修婦教特嚴雖盛暑未嘗服絺綌垂白
矣於童子亦不親授受應禎壯襲祖職毋俸入必
薦而後食語子孫曰先人之汗馬也農人之汗血

也子孫坐而啖諸懼乃有天殃况侵漁乎病且没
與應禎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莅官惟謙惟信惟廉
惟恕應用恣汝必念之能無玆墜吾即死瞑矣遂
卒年七十有三胡荘肅爲表其墓
樂景文妻歐陽氏憲副羆女孫文莊公德三從女兄
也吉泰和人幼聰慧通經史既嫁夫婦敬如賓後
三年而景文遘疾絶復蘇曰吾妻娠必男先憲副
爲刑官三十年不戚不貨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
後也已謂妻曰以遺孤累卿妻指天日爲誓而景
文卒逾六月子葵生妻日抱葵與爲命父憲副公

逖而館之家每誦夫亡復蘇時語輒悲不自勝矣
心操行六十年敬舅姑諧娣姒愛子姪恤臧獲嚴
外内局鑰賓祭贈遺豐約咸有度人不知樂之無
良人也葵年十二自外氏以歸教之親師取友數
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易而葵卒
以立葵有女戚族將納采族衆交賛葵心許之矣
而愿副父子繼没家益落獨遺孤礜孺人泫然流
涕曰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落礜未有室盍
婚諸葵敬諾有他姓力請者則以母命辭或曰礜
也貧而孤葵曰此吾母之所以必妻礜吾所以必
從母命也君子曰毋如是宜能堅志以植孤子如

是宜能篤行自植也夫

周節婦者吉永新人爲龍田潘氏妻潘有室僅五年
半拘犴狴生子曉才二歲曰晚者遺腹生也節婦
矜寡居三數年外氏或憐之有微諷乃痛憤哭不
絶自是不復反外家獨洒掃一室無纖塵終歲居
之几閣蕭然竟日默默也盖十五而嫁二十而寡
辛苦艱難三十年無聞者劉御史陽悲之曰久矣
予之傷此也窮亙僻遐職風教者求之歟必其親
戚子弟有交游之託求之歟史稱巴寡婦清世有
丹穴擅不訾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清臺當其時環
四海之衆秉節抱義寧獨一巴寡婦者曾不能達
於鄉郡之吏久矣乎予之傷此也

歙中七烈者汪中丞道昆傳其所睹記也或汪所自
出或死汪乃今有聞有不聞懼其終不聞也而傳
金載之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汪永錫松
明山人也家故貧賣餅爲業娶孫氏顧甚莊居
數年永錫病瘵父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
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子嘉耦容
予劣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即有不諱竊自計

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詎能察
耶請誓决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
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
孫遂先永錫十日死後二十五年汪女有死鄭巘
者鄭巘長齡橋人娶汪女居數月而巘客死女聞
慟而絶者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姑卒家
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又二年汪女有死謝
湯者謝湯病狂人也毋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
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
愈甚父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illegible]

謹會倭寇入湯狂出走候人以爲倭也掠殺之居
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
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柰何復
以死益之季女以爲信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及
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季女鑰投
水中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芝黃陳
女也爲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
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淑人輙赴
井求死保[illegible]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
郎君[illegible]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主喪淑

人乃强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喪歸至
之日遂不食子婦奉饘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
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
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卽母
不幸以疾病終惡能留半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
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忠愍祠城
東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
應宿貧服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卽凍餓
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竭遺力應宿度不起
以其私告母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趣爲應
宿治[illegible]具既具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
矣今喪具既具請先君其待君地下君母嚴他日
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其後二年爲隆慶
改元死者二　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
從母黨許聘稠野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輙斷髮
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遺女媪勞之
女語媪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歸告我
姑曰且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毋死從姑歸不來
者不久矣曰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
曰大義勝恩姑毋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

墓執夫喪卽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
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北至褰帷視車中女自經
死矣遂合葬
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歲而應玄病惟李爲
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
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於是歸辭
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
分之應玄死歛畢李[illegible]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
之啓戶入救以甦父[illegible]汪郎家故饒若侯子
婦白首稱未亡人可[illegible]死爲李佯應曰諾日墓

遺守衛人出就食食頃縊卧內死

汪伯子曰吾覩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亦風教謎俗使然耶抑天性也比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　鮑以貧賤著信　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明書四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鄧元錫撰是書所紀起於太祖終於世宗凡帝典十卷后妃內紀一卷外戚傳一卷宦官傳一卷臣謨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節一卷將謨一卷名將一卷理學三卷文學三卷篤行一卷孝行義行貨殖方技共一卷心學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皆列后妃於傳惟後漢書以后爲紀爲後儒所譏元錫獨尊用之殊爲乖刺他如分臣謨名臣將謨名將又別篤行義行於孝行之外則皆元錫之創例繁碎亦甚至於道學之外別立心學一門考元錫之學淵源於王守仁而不盡宗其說當心學盛行之時皆謂學惟求覺不必致力羣書元錫力排其說別心學於道學之外其說固是然史者紀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輕宋史別道學於儒林已爲門戶此更別心學於道學是學案而非國史矣若夫史家之例必列外戚宦官於各傳之後兹先外戚次宦官而臣謨諸傳又次之次序顛倒尤不可解至以張璁桂萼列於臣謨則曲筆更不免矣

皇明帝后紀畧一卷附藩封一卷

〔明〕鄭汝璧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帝后紀畧一卷》提要

今上
憲懷太子
靖悼王
潞王

皇明帝曆

廟號	諡	年號	陵
太祖	高皇帝	洪武三十五年	孝陵
成祖	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	長陵
仁宗	昭皇帝	洪熙一年	獻陵
宣宗	章皇帝	宣德十年	景陵
英宗	睿皇帝	正統十四年 天順八年	裕陵
憲宗	純皇帝	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
孝宗	敬皇帝	弘治十八年	泰陵
武宗	毅皇帝	正德十六年	康陵
世宗	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	永陵
穆宗	莊皇帝	隆慶六年	昭陵

皇明帝后紀畧

德祖玄皇帝
世家句容朱家巷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玄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懿祖恒皇帝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恒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熙祖裕皇帝
宋末移家渡淮居泗洲崩葬本州祖陵 基運山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裕皇后
姓王氏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仁祖淳皇帝
元時由泗洲遷居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遷
太平鄉至正四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
都英陵 初聖山改稱皇陵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追尊 祧

淳皇后

姓陳氏元至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崩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祧

太祖高皇帝

諱 仁祖第四子元大曆元年九月十八日淳皇后陳氏生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於西宮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 神烈山 永樂元年六月十

一日上尊謚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

姓馬氏徐王馬 之女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冊立為 皇后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合葬孝陵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謚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祔廟

建文君

諱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妃常氏生六年而其兄英雄卒又十年而懿文卒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

成祖文皇帝

諱 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高皇后馬氏生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冊封為 燕王建國北平 今京 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之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 天壽 是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謚曰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

文皇后

姓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冊封為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冊立為 皇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日崩合葬長陵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謚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祔廟

仁宗昭皇帝

諱 成祖第一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文皇后徐氏生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封為 燕王子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立為 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 皇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七月初二日上尊謚曰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 祧

昭皇后

姓張氏彭城伯張麒之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封為 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封為 皇太子妃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洪熙元年 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
尊號曰
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月十八日崩合葬獻陵十

一月初四日上尊謚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祧

宣宗章皇帝

諱 仁宗第一子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昭皇后張氏生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冊立為 皇太孫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十月十一日冊立為 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即 皇帝位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於
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是月二十五日上尊

謚曰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寛仁純孝章皇
帝 祧
恭讓章皇后
姓胡氏都督胡榮之女永樂十五年七月十三
日冊封為 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冊封為 皇太子妃洪熈元年七月初八日冊
立為 皇后宣德三年二月以多疾無子上表
請間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謚靜

慈仙師葬金山之原天順七年閏七月十七日
加上尊謚曰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修葺陵寢不祔廟
章皇后 英宗生母
姓孫氏太保安國公孫忠之女宣德元年五月
初九日冊封為貴妃三年三月初一日冊立為
皇后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
日加上尊號曰

上聖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
加上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合葬景陵
十月初七日上尊謚曰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祔廟祧
英宗睿皇帝
諱 宣宗第一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 章皇后孫氏生三年二月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即 皇帝位正統十

四年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為 太上皇帝
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年凡七天順元年正月
十七日復 皇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葬裕陵二月十二日上尊謚曰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
睿皇后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錢貴之女正統
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陵七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祔廟

孝肅皇后 憲宗生母

姓周氏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能之女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 皇貴妃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 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崩合葬裕陵四月初六日上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

景皇帝

諱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三日賢妃吳氏生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冊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 英宗北狩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辟是為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復為郕王是月十九日薨於西宮謚曰戾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復 皇帝號二十四日上尊謚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汪英之女正統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封為郕王妃十四年 景皇帝即

位十二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元年二月復為 郕王妃正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

憲宗純皇帝

諱 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孝肅太后周氏生正統十四年八月郕王攝政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年易封沂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

位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
壽四十一葬茂陵九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
帝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之女天順
八年十月十二日冊立為 皇后成化二十三
年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武宗即位加尊

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
茂陵三月初三日上尊謚曰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祔廟

孝穆皇后 孝宗生母

姓紀氏中軍都督紀福斌之女成化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七月二十一日追封恭恪莊僖
淑妃葬金山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一月二
十六日加上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十二月十
七日遷葬茂陵

孝惠皇后 睿宗生母

姓邵氏贈昌化伯邵林之女成化十二年十月
初八日冊封為宸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 世宗即位十月初
三日進稱
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金山後遷茂陵二年

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孝宗敬皇帝

諱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七月三日
孝穆太后紀氏生于西宮十一年十一月初八
日冊立為 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六日即
皇帝位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於乾清宮
壽三十六本年六月初一日上尊謚曰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敬皇后 姓張氏壽寗侯追封太保昌國公張巒之女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妃十月初十日冊立為 皇后弘治十八年 武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十五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初八日崩十九日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十一月初九日合葬泰陵 祔廟

睿宗獻皇帝 初祀世廟 繼奉入太廟

諱 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孝惠太后邵氏生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冊封為 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廣安陸州（今承天府）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薨謚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謚曰

興獻帝修菁陵寢號顯陵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恭穆獻皇帝七年六月初十日加上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獻皇后 姓蔣氏贈玉田伯蔣斅之女弘治五年正月二十日冊封為 興王妃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七年七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七日加上
尊號曰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初四
日崩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十八年七
月二十五日合葬顯陵 祔太廟

武宗毅皇帝

諱 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
日 敬皇后張氏生五年三月初五日冊立為
皇太子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 皇帝位正德
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於豹房壽三十一四月
二十二日 世宗即位五月初八日上尊謚曰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
帝九月二十四日葬康陵

毅皇后

姓夏氏慶陽伯夏儒之女正德元年八月十一
日冊立為 皇后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上尊
號曰

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崩三月初九日
上尊謚曰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合葬康陵
祔廟

世宗肅皇帝

諱 睿宗第二子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
獻皇后蔣氏生于興邸十六年襲封 興王三
月十五日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於乾
清宮壽六十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
帝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肅皇后

姓陳氏泰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元年九月二
十八日冊立為 皇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十
二月初三日謚
悼靈皇后八年三月初二日葬天壽山襖兒峪十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改謚

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即位隆慶元年
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　祔廟

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伯方銳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德妃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
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謚
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祔太廟隆慶元年　穆

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烈端慎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　遷主祀別廟

孝恪皇后　穆宗生母

姓杜氏慶都伯杜林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康嬪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進封
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葬金山隆慶元
年　穆宗即位正月初八日加上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　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
三日　孝恪太后杜氏生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冊封為　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
皇帝位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乾清宮壽三
十六是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李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
初八日冊封為　裕王妃三十七年四月十三
日薨葬金山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謚曰
孝懿皇后六年七月初二日加上尊謚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九月十九
日合葬昭陵　祔廟

孝安皇后

姓陳氏錦衣衛副千戶封固安伯陳景行之女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初九日冊封　裕王妃隆

慶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冊立為
皇后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尊號
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初六日加上尊號
仁聖懿安皇太后十年九月初九日加上尊號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崩
八月初八日上尊謚
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后九月二十二
日合葬昭陵

孝定皇后

姓李氏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李偉之
女隆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冊封 皇貴妃六
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尊號
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初七日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皇太后十年九月初十日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三十四年二月
十一日崇加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四十二年
二月初九日崩二月二十八日上尊謚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六月十五日
合葬昭陵

藩封附已有國者錄之餘見帝系圖

太祖高皇帝封凡十九王世者十四

秦王 陝西西安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樉 高帝第二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十一年之國二十八年薨謚曰愍子隱王尚炳立傳今王敬鎔凡九世

晉王 山西太原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㭎 高帝第三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十一年之國三十一年薨謚曰恭子定王濟熺立傳今王新㙉凡八世

周王 河南開封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橚 高帝第五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吳王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之國洪熙元年薨謚曰定子憲王有燉立傳今王在鋌凡九世

楚王 湖廣武昌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楨 高帝第六子胡妃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永樂二十二年薨謚曰昭子莊王孟烷立傳今王英𤏲凡七世

齊王 山東青州府 罪除
王諱榑 高帝第七子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十八年之國青州建文元年召至京廢為庶人永樂元年復封四年以罪奪爵安置廬州宣德三年暴故子孫俱為庶人國除

潭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梓 高帝第八子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十五年之國二十四年妃與民家坐事召王入見懼自焚無子國除

魯王 山東兗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千石
王諱檀 高帝第十子郭寧妃生洪武三年封十八年之國二十二年薨謚曰荒子靖王肇煇立傳今王頤坦凡八世

蜀王 四川成都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椿 高帝第十一子郭惠妃生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之國永樂二十一年薨謚曰獻世子悅燫先薨孫靖王友堉立傳今王宣

圻凡八世

湘王 湖廣荊州府 絶除

王諱柏 高帝第十二子胡順妃生洪武十一年封十八年之國建文元年或告王反遣訊王懼自焚無子謚曰戾國除永樂改謚獻

代王 山西大同府 歲禄六千石

王諱桂 高帝第十三子郭妃生初封豫王洪武十四年改封代二十五年之國正統十一年薨謚曰簡世子遜煓先薨孫隱王仕壥立傳今王鼐鉉凡九世

肅王 陝西蘭州 歲禄一千石

王諱楧 高帝第十四子郜氏生初封漢王洪武二十四年改封肅之國甘州後移蘭州永樂十七年薨謚曰莊子康王瞻焰立傳懷王紳堵凡八世今王縉熿以從叔由輔國將軍請繼所司執非例奏

旨准襲王止支輔國禄

遼王 湖廣荊州府 罪除

王諱植 高帝第十五子韓妃生洪武十四年封二十六年之國遼東廣寧州永樂二年還荊州二十二年薨謚曰簡子貴烚立以罪降庶人傳七世憲𤇍犯罪錮高墻削世封以廣元王理府事

慶王 陝西寧夏 歲禄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㮵 高帝第十六子余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之國韋州三十四年徙寧夏正統三年薨謚曰靖子康王秩煃立傳今王倪熿凡七世

寧王 江西南昌府 逆除

王諱權 高帝第十七子楊氏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永樂二年移江西正統十三年薨謚曰獻世子盤烒先薨孫靖王奠培立傳五世宸濠反逆伏誅國除

岷王 湖廣武岡州 歲禄一千五百石

王諱楩 高帝第十八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八年之國雲南三十二年有罪削

爵永樂七年復爵二十一年移武岡景泰元
年薨謚曰莊子恭王徽煠立傳今王定燿凡
七世

谷王 湖廣長沙府 絶除

王諱橞 高帝第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二十八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
沙永樂十五年坐逆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
國除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歳禄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氏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未之國薨謚曰憲子恭王沖㦳立永樂
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錡凡九世

瀋王 山西潞安府 歳禄五千五百石

王諱模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今改潞安府宣德
六年薨謚曰簡子康王佶焞立傳今王恬烄
凡七世

安王 陝西平涼府 絶除

王諱楹 高帝第二十二子 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五年薨謚曰惠無
子國除

唐王 河南南陽府 歳禄六千五百石今辭五百石

王諱桱 高帝第二十三子李妃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三年薨謚曰定子
靖王瓊烴立傳今王碩熿凡七世

郢王 湖廣安陸州 絶除

王諱棟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
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㰘 高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謚曰厲
子簡王顒炔立傳六世典模犯罪錮高墻國
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歳禄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

孫也謝氏生初名鐵柱洪武三年封九年之
國尋廢為庶人七年復王使居雲南遷鳳陽
復以罪召錮京師卒子悼僖王贊儀立傳今
王任昌凡十世

成祖文皇帝封凡二王世者一

漢府 山東樂安州 逆除

高煦 成祖第二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漢王十五年之國宣德元年坐不軌繫
逍遙城覆以銅缸焚死國除

趙王 河南彰德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高燧 成祖第三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留守北京洪熙元年之國宣德六年薨
謚曰簡子惠王瞻塙立傳今王常清凡九世

仁宗昭皇帝封凡七王世者四

鄭王 河南懷慶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埈 仁宗第二子李妃生永樂二十二
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陝西鳳翔正統九年移
懷慶成化二年薨謚曰靖子簡王祁鍈立傳
今王厚烷凡五世王嘗建言 肅皇帝時錮
高墻隆慶赦復爵加祿四百石

襄王 湖廣襄陽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墡 仁宗第五子 張皇后生永樂二
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湖廣長沙正統元
年遷襄陽成化十四年薨謚曰憲子定王祁
鏞立傳今王載堯凡六世

荊王 湖廣蘄州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堈 仁宗第六子張順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江西建昌正統十年
遷蘄州景泰四年薨謚曰憲子靖王祁鎬立
傳今王常沾凡八世

淮王 江西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墺 仁宗第七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廣東韶州正統二年
移饒州十一年薨謚曰靖子康王祁銓立傳
今王載坮凡六世

滕王 雲南雲南府 絕除

王諱瞻埈　仁宗第八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二年封洪熙元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

梁王　湖廣安陸州即郢邸　絕除

王諱瞻垍　仁宗第九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正統六年薨謚曰莊無子國除

衛王　河南懷慶府　絕除

王諱瞻埏　仁宗第十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二年封正統三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英宗睿皇帝封　凡五王世者三

德王　山東濟南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潾　英宗第二子萬宸妃生天順元年封成化三年之國正德十二年薨謚曰莊子懿王祐榕立傳今王載墱凡四世

秀王　河南汝寧府　絕除

王諱見澍　英宗第五子高淑妃生天順元年封成化六年之國八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

崇王　河南汝寧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澤　英宗第六子　周皇后生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弘治十八年薨謚曰簡子靖王祐樒立傳今王翊鑰凡五世

吉王　湖廣長沙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見浚　英宗第八子萬妃生天順元年封成化十三年之國嘉靖六年薨謚曰簡世子祐柣先薨孫定王厚熠立傳今王翊鑾凡五世

徽王　河南禹州　罪除

王諱見沛　英宗第九子韋妃生成化二年封弘治十八年薨謚曰莊子簡王祐檯立傳四世載埨以罪削世封郡王各理其府事

憲宗純皇帝封　凡八王世者三

岐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祐棆　憲宗第四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十四年薨謚曰惠無子國除

益王　江西建昌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千石

王諱祐檳 憲宗第五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
端子莊王厚燁 立傳今王翊鈏凡四世

衡王 山東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千石

王諱祐楎 憲宗第六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十三年之國嘉靖十七年薨謚
曰恭子莊王厚燆 立傳今王載圭凡三世

雍王 湖廣衡州府 絕除

王諱祐枟 憲宗第七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十二年之國正德二年薨謚
曰靖無子國除

汝王 河南衛輝府 絕除

王諱祐梈 憲宗第十子張德妃生弘治四年
封十四年之國嘉靖二十年薨謚曰安無子
國除

涇王・山東沂州 絕除

王諱祐橓 憲宗第十一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十五年之國十六年薨謚曰簡無子國

除

榮王 湖廣常德府 歲祿一萬三百石今辭五百石

王諱祐樞 憲宗第十二子潘端妃生弘治四
年封正德三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莊
世子厚勳先薨孫今王載墐立凡三世

申王 四川敘州府 絕除

王諱祐楷 憲宗第十三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未之國薨謚曰懿無子國除

世宗肅皇帝封

景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載圳 世宗第四子盧靖妃生嘉靖十八
年封四十年之國四十四年薨謚曰恭無子
國除

穆宗莊皇帝封

潞王 河南衛輝府

王諱翊鏐 穆宗第四子 孝定皇后於隆慶
二年二月初五日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七
日封萬曆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國四十二

年五月十五日薨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安葬謚曰簡

萬曆歲次己未孟春吉旦重刊

明帝后紀畧一卷內府藏本

明鄭汝璧撰汝璧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是編皆紀明代帝后即位册立年月及生辰壽數謚號山陵之類而不載其事蹟故云紀畧上自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迄穆宗而止首冠以帝系圖末以藩封附焉諸王惟錄其有國者餘則一見其名於帝系而已

邃古記八卷

〔明〕朱謀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邃古記八卷》提要

邃古記序

世之操觚翰者或軼越乎規矩準繩之中或鬭智乎古今造化之變夫士也蓋難兼之矧諸侯王貴且倨乎彼慕慷慨則下風平原豔聲調則拾瀋長吉甚則擁鮮鬬華大自愉快足耳烏有如鬱儀先生者哉不佞從菰蘆中嚮往海内賢豪長者卽聞先生名前年來豫章獲締交焉一傾蓋間遂稱知巳聽其譚與所著書淵博浩穰不可涯涘卽其人都不有其所有隱然朱門恂恂一布衣焉甞謂不佞丈夫擁書萬卷唯吾意所左右眞不翅南面百城矣此其志可易易及哉一日出所纂邃古記八卷屬不佞序之蓋自盤古鴻荒下逮唐虞禮樂制度風教文物以至星曆醫卜數術之原罔不畢具幽經祕策流散放軼之文各以類從叅互並見驟而觀之如玄圃之積玉如五河之吐流雖極神奇而不叛于道雖極博洽而不詭于雅尼父刪書以來說三古者未有若是其醇粹者矣先生匡翼名教動則古訓有本哉昔蔡中郎熹平碑出摹者車日千乘填塞街陌爲其文之古也邃古而今

有記豈直熹平古文邪予竊觀太古之民童蒙其性瞋瞋顚顚不知西東自樹藝教耕織興而民得免于凍餒百藥別五兵鑄而民得蠲于夭枉車服章尊卑辨而民得有所折衷刀幣行舟楫通而民得遂其所欲彛倫敘禮樂成而天人之性於是乎大通先聖王仁民愛物殫精畢智以立萬世準也是記無不詳言之而旁證之凡以推明古道也今冠履徧天下以表率萬民可無推本先聖王仁民愛物之心以奉其成哉去泰去甚復歸于樸存古道于什一是又先生未發之旨也

萬曆戊申歲孟秋望日毘陵友弟董應芳譔

遂古記序

勅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謀㙉字鬱儀撰

遂古者何三皇五帝之世也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億不識一予何所據以記之哉據三墳五典而追記之也上古聖神制作以利萬世其功直與天地相配吾屬享其利而蒙其功柰何不知其所自邪此吾遂古記之所由作也墳典尚矣然而春秋戰國之間楚史倚相能讀之墳典未嘗亡也彼春秋戰國之間夫人而能讀之豈徒一楚史哉乃今諸子百家所稱三五之事雖多懲漫奇僻要之無不自墳典出也第識有精觕故記有淳駁焉耳吾因諸子百家而得墳典之略焉吾又取秦漢以下有足證遂古者而裨益之參伍異同以求其近是者而經緯之即一言一事吾不自臆出也欲使覽者信其有本也典自黃顓而爲五仲尼刪書墳去三典存二非爲其厖也先唐虞者肇人紀而前民用者也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制度未一也或經或權或巨或細法訓未備也仲尼以爲於吾尚書姑闕之使彼自行焉是仲尼刪書之意也仲尼刪之而予小子顧追記之得無異于聖人之旨乎仲尼志於道予小子志于史仲尼志於言而予小子志於事兩不相害也奚必同哉昔之志遂古者多矣以予所聞譙氏之史考

皇甫之世紀束氏之啓家項氏之始學以及羅氏之路史皆可謂好古者也乃今羅氏之史獨傳夫羅氏豈必賢于譙皇甫束項氏哉四氏遠而羅氏之世近也千載之後烏知羅氏史之不共四氏湮沒乎何也考古者未有不依乎舊聞者也苟一出一入斷自厥衷錯以奇恠文則美矣誰能信其不我誕乎是故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考古者之所當尚也予雖割截羣言簡樸空潤不能當路史萬一然三五之蹟鑿鑿有據大略備于此矣傳雅君子弘而益之不幾三墳五典之舊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歳孟秋朔日書

遂古記卷之一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盤古氏第一

天地肇位首生盤古氏爰開混茫君臨天下

帝王五運歴年記云元氣濛鴻萌牙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後乃感化而有黎氓　地理神鑑云盤古氏龍首人身一曰渾沌氏　元氣論云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死後骨節爲山陵腸胃爲江海毛髮爲草木　徐整三五歴紀云天地渾混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歳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如此萬八千歳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　胡氏皇王大紀云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陳桱編年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天地開闢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羅泌路史曰盤古氏生而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今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湘鄉有盤古保雩都有盤古祠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

日爲盤古氏生辰俗以其日候月之陰晴　元豐九域
志云廣陵有盤古冢廟　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盤古氏
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
古氏廟今人祝祀之南海盤古國皆以盤古爲姓昔盤
古氏死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
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
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
始也喜則爲晴怒則爲陰

天皇氏第二

天皇氏斟元陳樞與乾曜合元澹泊無爲而俗自化號曰

天靈
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
萬二千里　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斟元陳樞以立易威
宋均注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列樞機之行以敃立
先法　易通卦驗曰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
期輔有三名宋均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
期三輔公卿大夫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
旋復注云翼輔爲治者蓋有九人　五運歷年記云盤
古之後三皇之前人皆裸形自稱黑頭蟲　徐整三五
歷云溟涬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啓有神聖

人十三頭號曰天皇　鶡冠子云泰上成鳩之道一族
用之萬八千歲陸農師注云成鳩蓋天皇之別號　司
馬貞史記補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
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
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
也　劉恕外紀天皇之時五運始興大化始立人風真
淳不彌形色故澹泊無爲而俗自化　太微黃書云天
皇象符以合元氣長生之要靈書八會字無正形　陳
極編年云天皇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始制干支之
名以定歲之所在墇按十干甲乙丙丁之類以命日子

丑寅卯之類以命月厥後乃有閼逢旃蒙困敦赤奮若
之名天皇古樸不能爾也　眞源賦云盤古後有天皇
十三人時遭刼火乃有地皇　羅泌路史云天地成位
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强尊頎巖三舌驤
首鱗身碧盧禿揭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
攝提斟元陳樞以立易威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
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
玉券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神
運四輿被迹無外無陵之陵三輔九翼爲世億齡

地皇氏第三

地皇氏十有二君爰定三辰治八荒四極以俾地利

遁甲開山圖云地皇氏出於雄耳龍門之岳十有一君皆女面龍顙而馬蹏各萬八千歲榮氏解云地皇兄弟九人蛇身獸足面貌如女　三五歷紀云有神聖十二頭號曰地皇　帝系譜天皇以木王地皇以火紀　洞神經云地皇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協天德下俾地利　高氏小史云地皇爰定三辰是分晝夜朔望以三十日爲一月　路史云地皇氏岳姓鏗名出於熊耳龍門之山馬蹏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俾資太始之元上成正一

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纖集龍興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人皇氏第四

人皇氏九君別長九州結繩刻木而治寔爲九頭之紀亦號泰皇

雒書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繼地皇之後兄弟別長九州爲九囿巳居中州以制八輔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夫婦之道始焉注云刑馬山今在秦州　春秋命曆敘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　開山圖注云人皇兄弟九人其身九色　項峻始學篇曰

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一方因是而區別　眞源賦云人皇結繩刻木而治　史記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　孔衍春秋云泰皇乃人皇也張晏云人皇九頭是曰泰皇即九頭紀也　韋昭洞歷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　鶡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得至道　補史記云人皇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三五歷紀云天皇地皇人皇爲太古　路史云人皇胡洮其身九章龍軀驤首而

達腋才山川爲九囿九男別居一方號居方氏爲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臯爲世之日與兩皇並隆謂之泰皇者以其阜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

按春秋命曆叙人皇之後有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叙命紀循蜚紀因提紀最後有禪通紀十六氏而庖犧繼焉所謂循蜚紀者鉅靈句疆譙明涿光鉤陳黃神狟神犂靈大騩鬼騩弇茲泰逢冉相蓋盈大敦雲陽巫常泰壹空桑神民倚帝次民凡二十二氏所謂因提紀者皇次蜀山豗傀渾敦東戶皇覃啓統吉夷几渠狶

葦大巢遂皇庸成凡十三氏所謂禪通紀者史皇栢皇
中央大庭栗陸驪連軒轅赫胥葛天尊盧祝融昊英有
巢朱襄陰康無懷凡十六氏考之遁甲開山圖皇甫世
紀鄭樵通志皆謂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
尊盧混沌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一十四氏皆襲庖
犧之號唯莊子六韜以栢皇栗陸驪連赫胥尊盧祝融
列在伏羲之前太平御覽暨歐徐類書叙自天皇地皇
人皇即繼以有巢燧人庖犧女媧而附記大庭栢皇等
十有五氏於女媧之後蓋本開山圖與世紀之所叙也
今從之

有巢氏第五

有巢氏始教民搆木橧巢以避禽獸之害其爲政也子而
不取愛而不惡亦號大巢氏
項峻始學篇曰上古民皆穴處有聖人作教之巢居號
大巢氏　韓非子云上古人民少而禽獸多人不勝禽
獸蛇虺有聖人搆木爲巢以避群害而人悅之使王天
下號有巢氏　禮記曰昔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鄭玄注云冬則居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也　莊子云古之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人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曰有巢氏之民　晏子云
古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
天下之人不朝其室而歸其仁焉　三墳云有巢氏生
太古之先識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俾人居巢穴積鳥
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動止
羣聚相聚而尊事之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遁
甲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瑯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王天
下百有余代未詳年世　儀禮注云有巢之世民稔血
食而有爭心有剥林木而戰者矣　周書史記解有巢
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王斷君已
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亾

燧人氏第六

燧人氏出爰有四佐始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刃以漁始
定方名通貨幣殊尊卑別夫婦亦號遂皇
三墳云燧人氏有巢氏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
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
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尸
子云遂人氏察辰心而出火是時天下多水教民以漁
而網罟之事萌焉　尚書大傳燧人以火紀官是爲燧
皇　白虎通燧人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
臭去毒謂之遂人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謂遂人
古史考云太古之民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食
鳥獸水食魚鱉蠃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有聖人
出鑽燧出火教民熟食鑄金作刃以爲斷割民用大悅
號曰燧人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
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
金合土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注云範金鑄器
用合土以爲瓴甓　陳士元荒史云燧皇以木器善液
也乃范金合土爲釜甑甗甈以化物承飲而火之功用
洽　太乙金鏡云燧人氏始觀斗樞而定方名是爲東
西南北　禮記疏云尊卑之禮夫婦之道起于遂皇
論語摘輔象曰燧人出天四佐出洛明繇曉升級畢毓
受稅俗成慱受古諸隕丘受延嬉宋均注云升級者等
差政所先後也稅俗者賦稅徭役所宜施也古諸者諸
侯職等也延嬉者長與之錄也　管子云自燧人以來
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者　杜佑通典云自燧人以逮
三王皆通貨幣輕重之法以制國用　易通卦驗曰燧
皇始握機矩表計寘圖其刻曰蒼渠通靈鄭玄注云燧
人在伏羲前作其圖謂之計寘時無書刻石而謂之且
刻曰蒼粮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遁甲開山圖

云燧人氏都于律高之石室治二百三十載　河南志
云燧人氏塚在歸德府西南三里閼臺之北　路史云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有聖人者游至其
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而火出於是作鑽燧別五木以
改火教民燔黍捭豚以灼以燔人无腥臊之疾人民既
夥羽皮弗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號遂人氏於是
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樵絡以納以濟時疾鬱
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范金合土爲釜重作烓高
甗甈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是時天下多水教民以
漁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龍圖遝瑞龜字效
靈於是占斗建而正方握幾矩表計寘指天以布爟而
齊七政始注物虫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氏之
貲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忘形以賤
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
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
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

遂古記十終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包犧氏第七

太昊包犧氏風姓繼燧人氏以有天下

白虎通云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以道治其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　孔演明道經云燧人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是以伏羲因燧皇之姓　帝王世紀云太昊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没庖犧代之繼天而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娶之禮取犧

牲以充庖厨故號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故或謂之伏羲或謂之宓犧一號權皇氏　禮含文嘉曰伏者别也羲者獻也　三皇太古書曰伏羲爲天皇神農爲人皇黃帝爲地皇伏羲明天事故曰太昊炎帝明民事故曰神農軒轅明地事故曰黃帝　鄭樵通志云太昊伏羲氏亦曰庖犧亦曰皇雄氏亦作虙戲或言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故曰伏犧因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庖犧　易傳作包犧氏　王嘉拾遺記云庖者包也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包犧亦曰宓犧以木德王故曰春皇明照八區是謂太昊

路史云太昊自有庖而應世蓋其始迹之地也潛夫論謂有庖之國以姓太昊後也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太昊墓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矣後世庖厨之說妄甚

生於成紀有異表聖德

遁甲開山圖云伏羲生于仇夷之山其山四絶孤立　司馬貞史補云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注云天水有成紀縣　列子云伏羲女媧蛇身人面而有大聖之德　白虎通云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　詩含神霧云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　孝經鉤命决云華胥履迹怪生

皇羲　孝經援神契云伏羲氏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注云日角者額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衡者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也　春秋合誠圖云伏羲長九尺一寸望之廣視之専　玄中記伏羲龍身女媧蛇軀　靈光殿賦云伏羲鱗身　帝系譜伏羲人頭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　拾遺記云庖犧之母遊于華胥之洲有青虹繞之而娠歷十二年乃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文物禮義於茲始作

始作十言之教著三綱六紀以定人道

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　白虎通云古未有三綱
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
則詓詓起則吁吁饑即求食飽即弃餘茹毛飲血而衣
皮葦一作皮韋於是伏羲仰觀俯察因夫婦正五倫始定人
道天下化之　古史考云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典略云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　通志云伏羲
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埠按夫婦父子兄弟
君臣朋友所謂十言之教也舊說八卦并吉凶者誤矣
爰立六佐以成天下之務
論語摘輔象曰伏羲氏特六佐出世金提主化俗鳥明
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
江海宋均注云宓戯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建福者福利
于民也中職者爲田主主內職也海陸者主平地兼統
海也江海一作江湖　路史云伏羲擧六佐以自策命
金提繇俗指苦蓋謹窖藏視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靖
敷民命鳥明建方洲竅木絶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
九位而分九土命視冒爲胜志災惡綮虛實居百瞞以
平民命紀侗中職定于中邦命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
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脩兵仗以威
懷寒修爲士以之御敗而下情至於是和率萬民平水

土道泉原因水居十〃而置城邑百令具擧
以龍紀官是爲龍師
左傳郯子云太皥氏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服虔
注云太皥龍師春官青龍氏夏官赤龍氏中央黃龍氏
秋官白龍氏冬官黑龍氏孔穎達謂此五官舊無所見
荷出肺腸不可憑用　三墳云伏犧氏時龍馬負圖命
臣飛龍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冶金
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尊卑爲禮儀因龍出
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何率萬民命水龍氏
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　伏
犧皇策云命子襄居飛龍氏主圖文子英居潛龍主陰
陽甲曆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
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
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羣居於外命
栗陸子居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命大庭氏主
屋室命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命渾沌子
居降龍之位惟主於民　鄭樵通志云伏羲命子襄爲
飛龍氏造六書子英爲潛龍氏造甲曆栗陸爲水龍氏
繁滋草木疏導泉原混沌爲降龍氏驅除民害大庭氏
主屋廬爲民居處陰康氏主水土爲民田里於是共工

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
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牧九州而天
下化洽　風俗通云混沌氏者太昊之良佐　春秋文
耀鈎云伏羲作易名官

始畫八卦作卜筮以通神明之德以斷天下之疑

易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禮記曰龜曰
卜蓍曰筮卜筮者先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明是非也
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

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尚書傳云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墫按龍馬者
龍與馬合而生駒其背文爲太極四象之圖以其濱河
所産之駒故曰河圖伏羲以四象之中有太陽太陰少
陽少陰故列之爲八卦文王周公推明其事故於乾爻
取象於龍坤卦取象於牝馬父天母地之義也　圖經
云兗州鄒縣西南五十里嵬山之上有伏羲廟遺址相
傳伏羲畫卦於此彼中呼爲八卦山陳州有白龜池伏
羲於蔡水得白龜處蔡州上蔡縣有白龜祠祠旁有蓍
草叢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

生便條直異於衆蓍　鄭魴記云伏羲得神蓍而乘呈
策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　古史考云伏羲作卦始有
筮殺巫咸善占筮　鄭樵通志云伏羲始畫八卦卦有
三爻重之爲六十四名曰連山出三墳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通卦驗云宓犧方牙蒼精作
易無書以畫事鄭玄云宓犧時質樸作易以爲政令而
不書但以畫其事之形象而已蓋六書中象形會意指
事之本也　三墳云太昊命子襄居飛龍氏作六書

司馬貞史補云太皡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通志云
傳謂法始乎伏羲言圖象書契於此乎始　路史云太
昊作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稽夬象肇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繇是興矣墫按古者
刻木爲齒而中判之彼此執一以合符故曰執左契故
曰宋人得遺契於道而密數其齒春秋戰國之世尚然
用契令滇南夷猶用木契以相質

作九九之數以裁制萬物

管子云虙犧氏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
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陰陽虙犧以來未

有不以輕重而能决其王者也　黃佐樂典云包犧氏
造六虛以迎陰陽即六律也　周髀云古者包犧立周
天曆度之數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
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
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
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
生也凡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
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
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
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冊黃爲裏以象天地之

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
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
分八節而定曆元審地勢而立九部
尸子云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神農氏治天
下立四時之序　春秋內事云伏羲定天地之位分陰
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爻應氣凡二十四氣消
息禍福以制吉凶先時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
羲時乃合故以爲曆元　後漢志云虙羲作易紀陽氣
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
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三墳云命子英居淵龍
主陰陽甲曆曆起甲寅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
民示始　易坤靈圖曰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蓋九州
之始也　拾遺記云庖犧氏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
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
岳　路史云伏羲畫地之利分壤時穀以制國用
始名物蟲鳥獸創器用幣帛琴瑟
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　禮外傳曰
伏羲以儷皮爲幣　路史云太昊幣謂之九棘　皇圖
要覽云太昊化蠶桑爲繐帛　白帖云伏羲作布　世

本云伏羲造琴瑟是始爲樂琴長七尺二寸上施五弦
瑟五十弦　高氏小史云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　古
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　楊
子法言云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
也　桓譚新論云宓羲制杵臼　世紀云太昊制九鍼
以拯天枉嘗百草以制民疾作瑟長八尺一寸三十有
六弦　琴書云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爲琴弦桑爲瑟以
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禦邪辟而防心淫
作網罟教民畋獵養犧牲充庖廚
易繫曰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世本云伏羲之臣句芒氏始作羅網　尸子云宓犧之世天下多獸教人以獵　司馬貞史補云太皞養犧牲以充庖廚墠按前此禽獸之肉皆取諸野太昊始畜雞豚牛羊以充庖稱曰伏犧有以哉　崔寔政論太昊之世設九庖之官　古史考云伏羲觀冡而作網　抱朴子云太昊師鼅鼄而結網　夏矦湛辨樂論云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定都于陳作扶來之樂

左傳云陳太皞之墟也　世紀云庖犧氏都陳今陳留宛丘是也　九域志陳蔡俱有伏羲八卦壇宛丘北一里有伏羲廟究單皆有伏羲陵　杜氏通典云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陳氏世編云伏羲氏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商子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趙策語同其爲政也教而不誅理沉滯絕戾物功揆天地

文子云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矩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

功揆天地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荒史云伏羲氏之爲治也負方抱圓體一統乾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是以百姓足而宇宙寧官無供備之民而死不用榔事簡俗淳君親尊而臣子順星辰温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後世不可及也

包犧氏衰女媧氏繼作是爲女皇

劉恕外紀云庖犧元起辛巳按世紀云包犧在位一百二十年塟南郡或云冡在山陽高平之田　司馬貞史補云在位百一十年塟襄陽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眞源賦云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載壽百九十有四歲　通志云在位百十六年

女媧氏亦風姓承包犧制度治于中皇之山

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　春秋運斗樞云虙犧女媧神農爲三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　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世言女媧乃伏羲之妹　史補云女媧氏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所革造唯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

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
故頻木王也　路史云女媧雲姓治于中皇山山在今
平利上有女媧廟與伏羲山相接伏羲山在西城女媧
山在平利　寰宇記女媧生于承匡山山在任城縣

始正姓氏辨婚姻用媒妁

帝王世紀云太昊始立姓氏而女媧正之　風俗通曰
女媧禱祠神祇而爲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妁以重萬民
之判　路史云後世有國者以女媧載媒故祀之爲皋
禖之神

制笙管作笄總

禮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　世本云隨始作笙簧注云
女媧之臣也許氏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　帝系譜
云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
制須莞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充樂樂成天下
幽微無不得其理　事始云女媧造簫　隋音樂志云
笙竽竝女媧之所作　春秋世譜云女媧作笙簧張雲
幕枚占神明能變化萬物　路史云女媧用五弦之瑟
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弦以交天侑神聽之
悲不能克乃破爲二十五弦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成
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　二儀實錄云燧人之世哲

而無繁女媧之女絕以羊毛結繫向後命曰頭須取荆
枝及竹爲笄以貫髮　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尚赤

維時共工亂政強伯九有以隘制天下女媧起而克之

管子云共工之王水處十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
隘制天下　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后
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韋昭注云共工氏伯者在戲
農之間　世紀云女媧之末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
強伯而不王　張湛列子注云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
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爲帝也　路史云
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

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
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

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

列子云天有不足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
之足以立四極　淮南子云往古四極廢九州裂天不
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
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
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考其功烈上
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　張湛列

子說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欲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路史發揮云共工傚攖天紀地維用絕天柱爲折斯大亂之極也女媧氏奮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列子所謂補天立極之功矣共工氏侯國也自謂水德爲水紀跋扈恣睢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之說是女媧逮平共工之亂明甚　圖經云平定州有東西浮化二山皆有女媧廟其東浮山卽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　陸文裕河汾錄云女媧

鍊五色石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蓋後世燒煤所始也埤按阮籍詩云姦龍沉冀州妭女不得眠蓋古有畜龍共工氏司水而擾之因以驅龍作水而亂天下勝水者莫如火故女媧教民鍊石之可爇者以禦龍蛇之患用燥勝濕亦事理之當然後世神其道而譌傳曰補天耳

神化無方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

淮南子云女媧七十化高誘注云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　王逸楚辭注云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　路史云女媧氏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車出澤馬來川岳效靈欵緯應理　淮南子云伏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嬰喋苛事也

徂落之後塟於閿鄉是爲風陵

眞源賦云女媧元年甲子治百三十載　九域志云女媧墓在今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也今屬陝之閿鄉縣又任城東南三十九里有女媧陵晉州有女媧廟　戴延之西征記潼關直北隔河望曆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女媧風姓也此當是女媧之墓　寰宇記閿鄉津去河東縣三里卽風陵故關也風陵城在其下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

唐曆云天寶十三年五月天雨晦冥閿鄉女媧塚俄失所在乾元元年六月朔日復出河濱夾樹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　喬潭女媧陵記云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乎上有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冥應肸蠁往來無不加敬焉

女媧氏既沒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王有天下皆襲包犧之號

遁甲開山圖云自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
尊盧祝融混沌昊英有巢葛天陰康朱襄無懷凡十五
氏皆襲包犧之號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
帝王世紀云女媧氏没次有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
赫胥尊盧混沌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三氏皆
襲庖犧之號史經不載莫知都之所在與年數多寡
六韜云栢皇栗陸驪連軒轅赫胥尊盧祝融古之王者
也在伏羲神農之間皆教民而不誅
莊子云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神農皆結繩而用
之號至治之世　乾坤鑿度云混沌氏授天英氏天英

授無懷氏無懷之中孫爲神農　古史考云伏羲次有
三姓至女媧女媧五十姓至神農神農相承八代共五
百二十年　宋均緯注云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　楊
朱云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
丹壺名山記云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
五世栗陸五世驪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
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
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八世是爲禪通之紀
墇按魯曲阜有大庭氏之庫鄭爲祝融之虛事見左傳
昊英之世民始伐木殺獸事見商子栗陸之季殺諫臣
東里于天下以救事見鄧析子葛天作八闋之樂陰康
氏作大舞以宣導鬱閼朱襄氏命其臣士達作五絃之
瑟以來陰氣事見呂覽藍田山之西有尊盧氏冢事見
後魏風土記此皆可考見者鄭樵通志乃謂大庭栢皇
等十三氏皆臣於伏羲爲諸侯分九牧而理天下蓋據
三墳朱襄造六書昊英造甲曆之說不知三墳乃毛漸
僞譔非上古舊文也信近而不信遠可也信僞書而疑
古傳記其可乎羅泌路史列史皇柏皇中皇大庭栗陸
昆連軒轅赫胥葛天尊盧祝融昊英有巢朱襄陰康無
懷一十六氏于包犧氏之前亦與開山圖世紀六韜不

合今則敘之于羲農之間其年代闕而不論

遂古記卷之三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神農氏第八

神農氏生于烈山長于姜水繼包犧氏而興是爲炎帝

世本云炎帝姜姓　春秋元命包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是爲神農　命曆敘云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輔號曰皇神農注云玉理猶玉英玉勝也　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曰女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

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人身牛首有盛德長於姜水故姜姓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一號魁隗氏是爲農皇㙔按神農與黃帝相距八百三十年安得同爲少典之子賈誼所稱炎黃同父異母者蓋指榆罔耳士安不精妄合爲一且母既有蟜之女安得又稱任姒皆誤也　古史考云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號曰炎帝　水經注厲鄉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是神農所生處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塞遺迹髣髴存焉　荆州圖云耒陽縣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相傳神農生此　異苑云隨郡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一石室古名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　路史云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長八尺七寸弘身牛頤龍顏而大脣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　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故謂之神農

師於悉諸

呂覽云神農師乎悉諸　新序云神農之師曰悉老

莊子云神農與妸荷甘同學于老龍吉　路史云神農師於悉諸九靈學于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于理

始樹藝五穀制耒耜易田疇教民穀食

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逸周書曰神農時天雨之粟耕而種之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易田疇然後五穀興　管子云神農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賈子云神農以爲走獸難久養民也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淮南子云神農播穀因苗以爲教　禮含文嘉曰神農就田作

來邦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　夏侯玄辨樂論云伏
農氏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　陶弘景本草序云
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　魏地形志上黨長子縣羊
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　澤州志
云羊頭山在高平縣東北三十里神農嘗五穀於此今
有黍二畔其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因之以定黃
鍾　九域志隰州東南十里有神農穀城合桑村列有
嘗穀臺故址　書斷云炎帝時上黨嘉禾八穗
嚴耕織之令
管子云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

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
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呂覽
記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女
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以先天下　文子記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
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
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
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
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
天下和平　商子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

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氾勝之書云神農之教
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
始辨別藥草之性味以療民疾疢
本草經神農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
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
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太一小子曰天
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
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
焉　淮南子云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蚌
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

地之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泉之甘苦令民
知所避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搜神記云炎帝
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
百穀　補史記云炎帝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
醫藥　陸景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乃粒　理惑
論云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　任昉述異記太原神釜
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
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上有紫陽觀世傳神農于
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異苑云隨郡永陽縣有山
壁立千仞岩上有一石室名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

九域志神農採藥至温縣嘗五穀以杖畫地遂成淵今
温縣有神農淵　通志云神農嘗百藥時一日百死百
生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救時疾　路史云乃稽太始說
玉冊磨蜃鞭茇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燥
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三之以養性命而治病一
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病止四百藥正三百六十
有五著其本草乃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
摩踵詵告以利天下　楊炯藥圖序云神農旋赤鞭而
毆毒者草木雖散殊察其形色嗅其臭味自可意別固
不待嘗而後知然必逐一嘗啖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

爾埠按前此烝民未粒之時雜茹百草稍已辨其甘辛
酸苦與其平毒之性味矣神農總五方所已試嘗者推
其性味所勝而制伏之猶恐未足徵也必口嘗而躬試
之蓋已懸斷其然未必困其毒而一日百死百生也赭
鞭用於既蜡之後驅草木使歸其澤自是兩事

令民日中爲市通其有無以濟所急

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春秋命曆敘云神農留
金幣通有無列廛於國中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　前漢書云食貨興於神農之世　通典云神
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爲市以變有無

作蜡祭以報神

禮記云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
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
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既蜡君子不興功　明堂
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禮記疏云伊耆
氏即神農也

圖地形遠近以經國

春秋元命包云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脉道注云白阜爲
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脉　世紀云神農之王天下
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　命曆敘云神
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
里　路史云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俞木方竹杭潢洋
而有亡迋遂甄四海紀地形遠近山川林藪所至而正
其制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國土相望

重八卦爲六十有四以窮鬼神之情狀

通志淳于俊云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

爲卦六十四　世紀云帝營都於魯重八卦之數究八
八之體爲六十四卦
始作石兵伐補遂定夙沙
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爲兵　秦策蘇秦云神農伐補遂
黃帝伐涿鹿　呂覽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帝王世紀云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
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世本云宿沙氏
初煑海鹽事物紀原云宿沙氏炎帝時諸侯　魯連子
云宿沙瞿子善煑鹽使煑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鄒析子云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疾賢君讐

以火紀官而爲火師炮㷋埏埴井臼營竈興焉
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杜預注
云炎帝神農氏姜姓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服虔云
炎帝以火名官春官大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
火中官中火　淮南子云炎帝王於火死而爲竈　逸
周書云神農之時天雨之粟耕而種之陶冶斤斧爲耒
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　盛弘之荊州記云神
農既育九井自穿　路史云神農修火之利范金排貨
以濟國用因時變火以抑時疾以炮以熔以爲醴酪埏
埴爲器而民用壽乃命赤冀創耒鈇爲杵臼作鉏耨錢

鎛梋𣂏井竈以濟萬民熣盇剉鐺以烝以卷民始攄心
而不胜呂覽云伯益作井赤冀作臼
作大雩之法以蘸稼穡
神農求雨書曰帝憂稼苗時旱乃制請雨之法蓋南置
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澤　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
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
利故曰神雨　列僊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
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
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
其民樸重端愨其法省而不煩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帝堯曰朕之比
神農猶旦與昏也　越絕書云神農氏不貪天下而天
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　淮南
子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𡒋提
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
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又曰神
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
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
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
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illegible]
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
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址北至幽都東至
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
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都于陳蓋相傳有天下者八世

世紀云神農都于陳今宛丘陳城是也在位一百二十
年而崩帝承帝臨帝明帝宜帝來帝哀帝榆罔相繼凡
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劉恕外紀云神農元年辛巳
譙周古史考云神農相承八代共五百二十年　古今
通系云神農百四十年帝承六十年帝臨八十年帝明
四十九年帝直四十五年帝來四十八年帝哀四十三
年帝榆罔五十年　鄭樵通志神農百二十年帝臨魁
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明四十九年帝直四十五[illegible]
釐四十八年帝哀四十三年帝榆罔五十五年而黃帝
代之自神農至榆罔共五百年　郡國志云神農氏葬
長沙自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　路史云神農
元年甲戌在治百四十五祀年百六十有八其崩也天
下之人爲不將者七日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今
在麻陂林木茂密數里不可入有兩杉蒼然逾四十圍

兩杉而上則陵也世謂之天子墓　丹壺記云神農之
死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

或云神農七十世而後黃帝氏興

尸子呂覽並云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
易也　國語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韋昭
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祭法以烈山爲厲山　[illegible]
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百藥闢
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廛民無征役　陶隱居真誥
云炎慶甲古之炎帝也　路史云神農之子曰炎帝柱
帝柱之胄曰慶甲慶甲之後曰帝臨帝臨之子曰帝承
始賦于民二十而取一帝承之後曰帝魁帝魁之孫曰
帝明帝明生帝直帝直生帝氂帝氂生帝居居生節莖
節莖生帝克及戲帝戲生帝器器之子曰參盧是[illegible]
岡居于空桑政束急務乘人而鬭其捷諸侯攜貳蚩尤
逐帝居于涿鹿黃帝誅蚩尤乃封參盧於路今茶陵露
水鄉是也　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支子于潞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黃帝上篇第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少典之子也生于壽丘長於姬水國于有熊號曰有熊氏

大戴禮云黃帝曰軒轅少典之子也　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曰軒轅　國語胥臣云少典取于[illegible]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賈子云炎帝與黃帝同父異母　譙周古史考云黃帝即少典氏後代子孫秦紀稱大業娶少典氏生栢翳可知矣　史記索隱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㙔按少典實神農之後裔始爲諸侯入踐天位未久登假故號帝哀胥臣賈子所謂炎帝則榆罔也帝哀既終而榆罔[illegible]黃帝即榆罔同父異母之弟矣元命包得其髣髴以炎黃同爲少典之子而傅會之緯書未足證據槩如此

詩含神霧云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帝　河圖握矩云黃帝名軒北斗黃帝合樞紐之精母地祇之女曰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智文曰黃帝子　帝王世紀云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附寶孕[illegible]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有聖德授國于有熊壽丘在[illegible]阜縣東北六里　北堂書抄云黃帝二十月而生　拾遺記云黃帝母曰昊樞以戊巳日生故以土德稱王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名荼孝經鉤命決云黃帝名軒尚書中候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　路史云據黃帝經序及河圖山海經黃帝名荼一名軒字曰[illegible]母昊樞曰符寶生帝于壽丘壽丘在上邽或云濟南

生而神靈長而敦敏

大戴禮云軒轅[illegible]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史記作徇齊一作叡齊一作濬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孔子家語云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　王冰素問序云黃帝生而紫氣充房　孔叢云黃帝河目而隆顙　元命包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illegible]以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　鬻子云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軒轅本紀云帝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　路史云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朶修髯花瘤日角龍顏生而神靈[illegible]而能言知幽明生死之故斤謀兼智明法天明

神農氏衰諸侯力政暴虐于萬民神農氏弗能征軒轅乃

始習用干戈曰征不享神農氏弗堪伐軒轅于阪泉厥師
敗績諸侯咸賓軒轅氏
大戴禮云黃帝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
虎豹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
列子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
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左傳
晉文公卜納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吉　史記[illegible]軒轅
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農氏弗能
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曰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
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

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
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賈子云炎帝與黃帝同父異母各有天下之半黃帝
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
子云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　歸藏云黃帝與炎帝
爭鬪涿鹿之野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蔣子萬機論云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
各以方色稱號交相謀之邊境日驚介胄不釋帝乃歎
曰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
非養寇邪今取安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遞震于師於
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同今黃帝不龍驟虎變而與從
同道則其臣民嫁于四帝矣尚安得有天下哉　世紀
云阪泉在上谷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
戎縣東北五里至涿鹿與涿水合晉太康地志云涿鹿
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墰按上谷即今保定府
蚩尤肇造九冶奪攘矯虔
呂刑曰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孔氏傳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大戴禮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
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兵器之能作蜂

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尸子云蚩尤
造九冶　管子云黃帝時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蚩尤受而制為雍狐之戟與芮戈焉是歲諸侯相兼者
十有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又云[illegible]
蚩尤而明天道墰按蚩尤一人耳或謂九黎之君或謂
庶人而管子則以為黃帝之相蓋庶人時造九冶黃帝
用以為相而封之九黎卒以作亂而誅之也　歸藏云
蚩尤出自羊常之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
黃帝殺之于青丘　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
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石造五兵刀戟

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黃帝行天
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
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殁後天下復擾
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
不死八方皆為弭伏　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
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能作雲霧俗云人
身牛蹏四目六手耳鬢如劒戟軒轅誅之於涿鹿[illegible]
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蚩尤之骨也其齒長二寸堅
不可碎
軒轅徵師諸侯以伐蚩尤殺之于中冀

逸周書云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臨西方蚩尤乃逐
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
蚩尤殺之于中冀名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鳥
師以正五帝之官　鹽鐵論云軒轅戰涿鹿殺兩[illegible]
尤而為帝　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
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
遂殺蚩尤　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
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玄女戰法曰帝與蚩尤九
戰九不勝黃帝歸于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鳥
形人首見帝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帝稽首曰小子欲

萬戰萬勝遂得戰法　虞喜志林云黃帝與蚩尤戰于
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法斗
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史記云蚩尤作亂
不用帝命於是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遂禽殺蚩尤　世紀云黃帝徵師諸侯使力牧神皇直
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
凡五十五戰而天下大服　軒轅本紀云帝有天一[illegible]
二十二年蚩尤不恭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帝得
風后力牧以為將相大鴻佐馬命風胡作五牙旗及烽
火戰攻之具神皇將之夫人費修之子軍其前張若力

牧為左右翼容光為大司馬董治六師龍紆佐之以與
榆罔合謀敗蚩尤于顧泉殺之于中冀棄其械于大荒
中宋之山厥械化為楓林　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
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illegible]
葩華之象因作華蓋　王冰黃帝經序云帝殺蚩尤其
血化為鹵今解池是也　太白陰經曰帝征蚩尤七十
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
符帝寤問諸風后曰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以
太牢有玄龜銜符至壇非皮非綈廣三尺袤一尺文曰
天乙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符乃設九宮置八門布

三奇六儀制陰陽遁式三門發五將具遂斬蚩尤焉
圖經云風后滅蚩尤之衆于轘谷口今藍田縣也　皇
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民常
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
冢在山陽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
尤戰涿鹿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史記云帝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
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

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
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白虎通曰黃
帝有天下號曰有熊　竹書紀年云黃帝元年即位居
有熊初制冕服　劉恕外紀黃帝元年歲在丁亥
乃立輔相制官師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尸子
云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大
有功謂之四面　論語摘輔像云黃帝有七輔風后受
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

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宋均注云金法言能決理
是非也天籙者天教命也道級道次序也糾正也變復
謂有禍變能補復也州絡謂維絡準斥凡事也　管子
云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蚩尤明於天道使為當時太
常察於地利使為廩者奢龍辨于東方為工師祝融辨
於南方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為司馬后土辨於北方
使為李埠參考古籍疑史記所稱常先大鴻即管子所
謂蚩尤大封轉寫之譌耳奢龍亦是蒼龍之譌蓋太皡
時龍官之後也漢古今人表黃帝之師曰封鉅太塡知
封鉅即大封矣太塡豈即太常乎　漢七略有力牧書

二十二篇風后兵法十三篇力牧兵法十五篇地典兵
法六篇封胡兵法五篇鬼谷區三篇　封禪書云黃帝
得寶鼎究朐問鬼臾區而迎日推策鬼臾區號大鴻死
葬雍故鴻冢是也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
皆去復夢人執千鈞弩驅羊萬群寤而嘆曰天下豈有
風姓后名力姓而牧名者乎求之果得風后於海隅登
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又得常先大鴻神皇
鉅封直人鎮太山稽鬼臾區封胡孝甲當作孔甲七畧孔甲有盤盂書
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號曰四佐　竹書黃帝二十年景
雲見以雲紀官左傳郯子云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

重雲名應劭史記解云雲官若縉雲氏之類　職官要
錄云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是
爲三公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之官百二十有二人
三墳軒轅氏政典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
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
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曰龍東正爾分
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賢而疵惡德曰融南正爾
平禮服祭祀無亂制無廢祀事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
刑法爾平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
惟良曰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農夫商工咸順我言終

身於休　路史云帝師于大塡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
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治道申命封胡爲丞鬼容蓲爲
相刀牧爲將周昌輔之大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
先爲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風后善乎伏羲之
道以爲當天栢常審乎地利以爲常平於是地獻草木
乃述耕種之利奢比辨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
論賢列爵勸耕鹽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
夏種芒穀修馳戒僇發宿臧靜居農以戒力以死夏功
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異禽
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

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箭伐木乃勞農始獵殺
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又曰帝以雲紀
百官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
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刀牧
準斥鴆冶決法五聖道級闕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得
而天地治神明至

作袞冕輿服以殊尊卑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大戴禮云黃帝黼
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　通志云黃帝始制衣服作
冕旒充纊玄衣黃裳析翬翟之華漬草木之英變爲五

色文章而著於器服以表貴賤劉恕外紀同　說文云黃帝初
作冕　韋昭洞歷云自天地剖判君世宰民可得而言
者惟庖羲畫卦神農作稼黃帝輿服最爲昭顯　夏侯
玄論云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世本
云黃帝之臣胡曹作冕作衣裳於則作扉屨　古史考
云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　埠按莊子
稱黃帝見大隗于具茨方朋爲御昌禹驂乘張若謵朋
前馬昆滑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韓非子亦稱
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而易傳服
牛駕馬引重致遠在黃帝之世則知車馬相須其來尚

矣非必少昊奚仲服牛馬也

始棟堂室制刀幣備器用

春秋内事云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以避風雨　易傳云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威天下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野葬以棺槨易結繩以書契　世本黃帝之臣共鼓貨狄作舟雍父作舂杵臼揮作弓牟夷作矢史皇作圖蒼頡沮誦作字伯陵作錢刀幣帛　風俗通云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備棟宇禮文法度興事創業　古史考云古者茹

毛飲血燧人鑽火民始裹肉而燔之神農時民方食穀燔石而加米其上黃帝始有釜甑而火食之道用成　列仙傳云甯封爲黃帝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　劉恕外紀云黃帝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路史云幣款有軒轅金又有黃帝金　沈約宋書云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于上代洗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周代　玉海云泉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爲天下至黃帝成周其法寖具

造作文字

衛恒書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眂彼鳥跡始作書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世本注云黃帝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　後魏書云帝軒創制造物乃命蒼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　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　字源云太昊時始有文字黃帝變爲古文又云庖犧氏作龍書炎帝作穗書蒼頡變古文寫鳥跡作鳥跡篆少昊作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王嘉拾遺記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　鄭樵通志云伏羲已命子襄作六書矣黃帝復命蒼頡制文字以一之　世紀云

黃帝之世蒼頡造文字而書契始作　路史謂蒼頡即史皇氏古帝者也侯岡氏頡名四目靈光生而能書在黃帝之先都于陽武治百有十載埠按緯書禪通紀中自有史皇實創文字至黃世而蒼頡則大備焉羅氏強合爲一不復信古恐涉鑿矣　漢藝文志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黃帝兵法十六篇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

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二十一卷　晉書志云黃帝
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星傳尚存　蔡邕論云黃帝行
巾几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　墀按上古著書之盛莫
如黃帝雖多附會要知必有所本也若內經諸文微妙
玄通非聖人其孰能之乎是文字之興其來遠矣

考定星歷

世本云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
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
調歷　文子云黃帝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
之度正律歷之數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

豐昌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　素問
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天氣六朞而一備
地紀五歲而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
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凡六十歲太過不及斯
皆見矣　史記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
余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
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
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
武帝詔曰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
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應劭注云黃帝造歷得仙名

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
火土也孟康云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
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對曰是歲己
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迎日推策後率
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索隱云黃帝得神著以推筭歷數逆知節氣日辰
之將來　漢書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
來用之　續漢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
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晉書黃帝使容成綜
占筭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

而著焉謂之調歷　世紀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
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野王侯之所國
也四方方七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
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凡中外之星常明者百二十四可
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此黃帝刱
制之大略也　隋志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
夜　路史云黃帝浮箭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

遂古記卷之四終

黃帝下篇第十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制鐘律以正五音

管子曰黃帝以其緩急作五鐘以政五聲一青鐘大音二赤鐘重心三黃鐘灑光四景鐘昧其明五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立五行以正天時　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又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命曰含少次制十二筒於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黃鐘之宮律呂之本也　漢律曆志云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

呂皆黃帝之所作也　黃佐樂典曰黃帝為黃鐘八十一分之宮而吹三寸九分以為聲故謂吹曰含少自宮而上為商為角為變徵以至變宮是已因為變半之聲應圜鐘為羽應夷則為角所謂含少者太陰含少陽之象也太衍之數自五之外用七八九六太素之數自由三為一之外用四六八為偶而生呂合為十八為六者三太陰也五七九為奇而生律合為二十一為七者三少陽也四含五六含七八含九總之為三十九分是含少之義也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事為思以其當衆音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間所以為盛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黃鐘之宮自管之翕聲至變宮為含少三十九分正在無聲以下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晉書云黃帝作律以玉為之琯其長尺有六寸為十二月　易是類謀曰黃帝興起吹律以別其姓

論經脈之微妙以著醫道起百病

素問黃帝謂雷公曰子知醫之道乎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輪應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　黃帝曰願聞病機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

引皆屬於腎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於脾
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諸厥固泄皆
屬於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
於火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脹腹
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屬於風
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
屬於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
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謹守病機各司其
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
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至和平　岐伯曰辛甘發散爲

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
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
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制之
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
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
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逆者正
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熱因寒用寒因熱用
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
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逆而從之從而逆之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

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
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
相及則治主病　黃帝問曰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
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
謂也帝曰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
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
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
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　岐伯曰病之始起也可刺
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
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

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
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慓
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
氣虛宜掣引之　世本云黃帝時巫彭作醫　銅人圖
云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窮妙于血脉參變乎陰陽
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
之　唐書于志寧云神農雖嘗百藥止以識相付至黃
帝時桐雷始立文字載諸篇冊是爲本草　世紀云黃
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

出焉又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教制九鍼著内外術經十八卷　漢藝文志有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劭註云黄帝時醫也　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祝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韓詩外傳云俞跗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作占候解祓之法以去不祥

漢藝文志有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靈樞有歲露論云歲之所以皆同病者常以冬至之日占候風雨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虚風賊傷人者也其民皆病其以半夜至者萬民皆卧而弗犯故其歲民小病客邪入骨至立春之日風從西來萬民又皆中於虚風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又曰正月朔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正月朔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日中北風夏民多死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六正月朔風從南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人多死亡風從東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天和温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　太平御覽載莊子云古者黔首多疾黄帝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譟逐呼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矣　風俗通載黄帝書云古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蟠桃樹下簡閲百鬼妄爲人禍者縛以葦索執以食虎乃制驅儺之神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追效前事　鄭樵通志藝文略有黄帝風角飛鳥歷一卷黄帝地歷一卷斗歷一卷黄帝陰陽遯甲六卷黄帝太一度厄秘術八卷黄帝集靈三卷黄帝絳圖一卷黄帝龍首經一卷黄帝奄心圖一卷黄帝九宮經一卷黄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黄帝朔書一卷黄帝葬山圖四卷　今世有黄帝授三子玄女經一卷言叢辰之事黄帝宅經二卷言二十四路宅法

封名山之産五金者

管子黄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以爲一家有道乎伯高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夫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後析取

之以為劍鎧矛戟　山海經云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史記封禪書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皆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李少君曰祠竈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黃金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㙯按黃帝之封名山本禁釆祭後世方士妄以七十二家之說寘入管子遂乃金泥玉檢刻石著紀以封禪為夸大之典失之遠矣

畫壄分州經略萬國

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　周禮疏云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　前漢志云黃帝作舟車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周爵五等千八百國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

史記黃帝置左右監監于萬國萬國和　郊祀志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通典云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故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及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又曰黃帝畫壄分州以分星次經地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　論撰考讖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後漢志云昔在黃帝經略萬國爕定東西疆理南北

建明堂之議畜六禁之科

管子云黃帝有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　尸子云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欲觀堯舜之行於總章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

館周人曰明堂　郊祀志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　兎園策云有熊畜六禁之科呂氏春秋黃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六禁也高誘註云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縱衣服不欲踰僭香不欲奢侈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　皇覽隂謀云黃帝之戒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及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謹言人也　大戴禮記黃帝顓頊之丹書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順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路
史記黃帝之言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閑過禍福在
所審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
其下上下一日百戰矣又記黃帝輕重之法曰自言能
司馬不能者纍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纍社自言能為
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又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者殺無赦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
務法　管子云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
而去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

使民安其法者也　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
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
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
大戴禮曰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
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
畋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
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史記
曆離作旁羅極畋作水波　管子云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
可得而牧也　商子云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

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
也　賈子曰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
與人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
涉流沙登于崑崙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
道而已　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
理日月星辰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
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
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
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
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

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
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
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
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　路
史云黃帝之世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
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
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
而鰥寡孤獨各有所養
於是鳳凰來儀
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　韓詩

外傳云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
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像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
天老對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
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
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
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
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二則鳳翔之得
三則集之得四則春秋下之得五則沒身居之黃帝曰
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乃黃衣黃紳黃冕致齋于宮中
鳳乃蔽日而至帝乃降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皇天降

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囿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
去　世紀云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
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
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
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
自歌舞音如簫笙天老曰臣聞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
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鳴
中夷則與天相副是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　春
秋合誠圖曰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
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玄扈石室名

尚書中候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鳳凰巢阿閣　說文
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
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
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風穴初學記作丹宮
韓非子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前鳳凰覆上

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河圖玉版云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有魚汎白
圖折溜而止跪而授之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特齋七
日七夜天老皆從游河洛之渚至翠嬀之泉大鱸泝流

而至問五聖莫見獨帝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
見汎白圖以授帝名曰錄圖　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
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示天下
魏文帝雜占云黃帝錄圖五龍舞河　顧野王符瑞圖
云黃帝世魚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　沈約竹書注
云黃帝五十年秋大霧三日夜霧既解游于洛水之上
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
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
萬神於明庭　文心雕龍引黃帝錄圖云潭潭噅噅棼
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　孝經援神契曰洛

龜躍書丹青悉萌畫字蒼頡效象宋均注云蒼頡視[illegible]
而作書　河圖挺輔佐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
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
祥與發
呂氏春秋云黃帝時大螾大螻見應劭說螾謂丘蚓也
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劉向別
錄云鄒衍言黃帝時有螻蛄如牛　封禪書公孫臣云
黃帝土德黃龍見　淮南子云黃帝時鳳凰翔庭麒麟
遊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高誘注云飛黃如狐背上有
角乘之壽三千歲　郊祀歌云訾黃何不下來應劭云

訾黃一名乘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說文云古
有神人以鷹遺黃帝帝問何食何處對曰食薦夏處川
澤冬處松栢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
神物乃下　宋符瑞志黃帝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
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
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援神契曰德至
八表則景星見狀如半月又云黃帝循狩至於東濱有
澤獸出能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民除害賢君明
德幽遠則來　軒轅本紀云帝巡東海登桓山於海濱
得白擇神獸能言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
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擇
言之帝令以圖寫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祝之　春
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爵赤頭立於日傍帝曰黃
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當立大功乎　世紀云
黃帝時有屈軼草生於庭階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是
以佞人不敢進　徐整三五曆云黃帝時嘉禾爲種
中候云黃帝之世鸞鳥來儀　山海經東海流波山有
獸如牛蒼身無角而一足出入水中必以風雨其名曰
夔黃帝得之以其皮鞔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遂夷臻

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胷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
皆致之　竹書黃帝五十九年貫胷氏長股氏來賓
瑞應圖云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
宋志云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淮南子云諸北
儋耳之國獻其貢職　玄中記云黃帝之臣茄豐氏有
罪刑而放之扶服而去於是有扶伏之民在玉門外
在位百年廼陟葬橋山
竹書云黃帝百年而陟時有地裂之變　世紀云帝在
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一歲軒轅本紀云帝居代一
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　皇覽云帝年百十有七歲

冢在上郡陽周之橋山好道者言黄帝乘龍升雲登朝
霞上至列闕倒景經過天宮所未然也　括地志云黄
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薊州志云平谷
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黄帝陵上有黄帝廟
封禪書云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
胡髯下迎黄帝帝騎龍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帝弓百姓
仰望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　抱朴子云黄帝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
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

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精推步則訪山
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
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
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
既已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爲黄帝之像帥諸侯朝奉
之故張司空博物志亦言黄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
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
祀之　拾遺記云黄帝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
舄焉昆臺者鼎湖極峻處也　魏地形志趙興郡陽周
縣橋山有黄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黄帝祠

帝四妃二十五子可考見者青陽昌意夷鼓暨禺猇苗龍
駱明湡夷青陽是爲少昊昌意之子是爲顓頊俱相繼以
有天下
晉語曰季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青陽與夷鼓皆己姓
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
儇依是也　大戴禮黄帝娶西陵氏之子曰嫘祖產青
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江水昌意娶蜀山
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云黄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
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　史記云西陵氏女嫘祖爲黄

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其二
曰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是爲帝
顓頊　漢書古人表云黄帝四妃方雷氏生玄囂絫祖
生昌意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倉林顏師古云嫫母即
嫫母也　呂覽嫫母贊乎黄帝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
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哉　世紀黄帝元妃西陵氏曰
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
氏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竹書
紀年黄帝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山海經
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擢首謹耳人

面豕喙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郭氏注韓流即乾荒
也又云禺虢苗龍駱明皆黃帝之子也禺虢生禺京禺
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苗龍生融吾融吾生
卞明卞明生白犬駱明生白馬其後爲鯀　河東記云
黃帝第六子曰馮夷是惟水官　史記年表云舜禹契
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
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

邃古記卷之六

南昌朱謀㙔鬱儀甫撰

少昊第十一

少昊金天氏名摯黃帝之子也

世本云少昊者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沒而契立
是爲金天氏　史記黃帝正妃嫘祖氏生玄囂是爲青
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禮黃帝娶
于西陵氏曰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　帝王世紀云少
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
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而生少昊是爲玄囂　古史考
云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
曰少皞　逸周書曰黃帝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
帝之官因名曰質　鄭樵通志云帝少昊青陽氏即玄
囂也亦謂之摯或言名摯以金德王天下亦謂之金天
氏昊者天之昭著也太昊少昊皆明於天事諸家記載
竝存少昊惟司馬遷失紀謂黃帝崩高陽立且有君如
少昊詎可不書乎　蘇轍古史云黃帝崩子青陽立是
爲帝少昊　㙔按少昊之名曰質曰摯曰契皆傳寫之
或異乃其繼黃帝而先顓頊則郯子覿射父兩言之史
記因太戴偶闕故略而弗及疎漏甚矣第黃帝二十五

子玄囂青陽豈必一人路史稱黃帝之妃方傫氏生青陽青陽之子爲少昊又稱黃帝生帝鴻帝鴻曾孫曰帝魁相繼以有天下魁之後乃爲少昊世繫不倫難可憑信姑闕而弗論　古史考少昊初爲己姓改爲嬴姓

生于華渚邑于窮桑

河圖云女節感大星如虹下華渚生白帝朱宣宋均注云朱宣少昊氏也　尸子云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田俅子云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鬱鬱蔥蔥焉邑于窮桑天開日五色石照窮桑窮桑則曲阜也　王嘉拾遺記云窮桑在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

直上千尋少昊之母皇娥乘桴來遊與白帝子相遇而生少昊號窮桑氏以主西方亦曰金窮氏　世紀云少昊都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次　晉志云少昊始自窮桑遷都曲阜

既登帝位鳳鳥適至故以鳥紀官

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杜預注云玄鳥燕也以春分來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青鳥鶬鴳以立春鳴丹鳥鷩雉以立秋來祝鳩孝故司徒雎鳩有別故司馬主法制鳲鳩均平故司空爽鳩鷹也鷙故司寇鶻鳩春來冬去故司事五雉者東鶅雉西鷷雉南翟雉北鵗雉伊洛之南翟雉　賈逵云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耘苗秋扈趣收斂冬扈趣蓋藏棘扈爲果驅鳥行扈爲民驅鳥宵扈爲農驅獸桑扈爲蠶驅雀老扈趣民收麥　墠按五鳩五雉九扈雜見爾雅青鳥百舌入春即鳴丹鳥服翼入夜即飛杜說似誤路史注

云鶻鳩滑鶻以多聲故司納言之職鷷雉攻木鶅雉摶埴翬雉攻金希雉皮工翬雉設色

乃同度量調律呂辨列宿

世本云少昊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漢書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謂之五度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子穀秬黍千有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謂之五量一龠之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凡度量之數皆生于律呂　天祐紫微經云少昊明二十八宿顓頊立九寺九卿以應上象也墠

按帝王世紀辨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所謂四方方七宿十有二次星紀玄枵豕韋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是已此明列宿蓋詳其所占若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天駟亢爲疏廟氐爲天根之類耳史記備載其事

以建丑之月爲歲元色尚白

沈約宋書載高堂隆之說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色尚白以十一月爲

正法物之萌色尚赤魏明帝詔曰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

作樂器建鼓命其樂曰九淵之樂

通曆云少昊作樂器　通禮義纂云少昊氏作建鼓建鼓者大鼓也爲衆樂之節夏加四足商挂而貫之周縣而擊之　徐景安樂書云少昊氏作大鼓爲衆樂之節命曰建鼓　孝經鉤命決云伏羲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續少昊樂曰九淵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

路史云少昊爰作鸞書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龢上下是曰九淵

丹書爰集毛人來貢

田俅子云少昊都于曲阜時有赤燕一羽飛集戶遺其丹書有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拾遺記云少昊氏時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有金鳴於山有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人鬼之形有水屈曲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

養老恤窮民無疵癘

路史云少昊既處其泉興郊禪祟五祀正都邑肇車牛

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拒豪老老慈幼恤孤合獨然後矜寡窶極瘖龍跛躄扁遽握遞者偕有所養立史官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丕蓄景命故準循龜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亡疵癘鬼亡靈響百工瀍而亡僞而奇術恠行亡敢煩言孟行以過其情

在位八十四年葬雲陽

世本少昊在位八十四載壽一百一歲　世紀云少昊在位百年而崩　劉恕外紀云少昊元年丁卯凡八十四年　遁甲開山圖云少昊死葬雲陽山　路史云少昊始封青陽亦曰雲陽今長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

其地也蓋歸葬始封之國其地葬處生鐵成墳鄉俗謂
爲軒轅皇帝墳　山海經云積石之西長流之山其神
白虎少昊居之主司反景又云少昊生倍伐降處緡淵
有水四方名曰俊壇又云少昊生般般是始爲弓矢又
云少昊有子威姓一目當面中而生　路史云少昊元
妃生倍伐封于蔑次妃生般封于尹城般子曰脿爲玄
冥師是生允格臺駘高陽時駘封于汾川允格封于鄀
事見左傳

顓頊第十二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也

大戴禮云黃帝娶西陵氏曰嫘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
娶蜀山氏曰昌僕產顓頊　𦍒按竹書黃帝七十七年
昌意產帝乾荒而山海經又稱黃帝生昌意降處若水
產韓流韓流娶淖子曰阿女產帝顓頊郭璞以爲韓流
即帝乾荒字有誤耳則顓頊乃昌意之孫黃帝之曾孫
也乾荒亦嘗稱帝有天下矣年德無稱是以泯然　白
虎通曰高陽氏有天下號曰顓頊顓者專也項者正也
[illegible]正天人之道故謂顓頊　風俗通曰顓者專也項
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
路史云涿郡有高陽縣本隸河間是顓頊始封之地以

在高水之陽故名而浚儀亦有高陽圖經以爲顓頊佐
少昊先功封于涿之高陽後都于此因冐高陽之名
魏地形志高陽郡前漢屬涿後漢屬河間蠡吾縣有顓
頊城

生于若水

呂覽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　水經云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越嶲
邛都縣酈道元注云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
意德劣不足紹承天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
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

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九州要記嶲之臺登有雙諾川
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處
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
頊首戴干戈有德文　元命苞云顓頊併幹上法月參
集威成紀以理陰陽　白虎通曰顓頊戴干是謂清明
發節移度蓋象招搖路史云顓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干
謂首戴干盾之文

師于祿圖年十歲而佐少昊

劉向新序云顓頊學乎祿圖　呂覽云顓頊師伯夷父
漢書古今人表云大款栢夷亮父緑圖皆顓頊之師

潛夫論云顓頊師乎老彭　世紀竹書注竝云顓頊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鬻子云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　路史云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昇其聖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

爰踐帝位作都于濮

竹書顓頊元年即位居濮　世紀云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商丘於周爲衛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今東郡濮陽是也　水經注云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虛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　車頻秦書云符堅時有金彤者頗知圖記表言新平古顓帝之虛故有白雞閭記言此里應獲古帝王寶堅斬之其後新平民耕果獲玉器　路史云帝始都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栁城衛濮俱爲顓頊之虛孤棘今營州栁城東南百七十里棘城是也　今大名郡志滑縣及開州俱有顓頊城　劉恕外紀顓帝元年歲在辛卯

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帝起而正之

楚語觀射父曰古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及少皡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災禍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世紀云帝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鄭樵通志云上古民淳俗熈爲君臣者惟以奉天事神爲務故其治略於人而詳於天顓頊之後以民事爲急故其治詳於人而略於天　路史云九黎即周書所謂玄都氏也玄都賢鬼道廢人事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韋昭國語解云九黎黎氏九人也

乃立五官命以民事

左傳郯子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蔡墨云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熈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五官之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服虔傳云窮桑顓頊所居左傳正義云五官在高陽之世居官有功以功見祀　山海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卬下地　通志云少昊四子重該修熈高陽之世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

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有金天氏之裔子
曰昧爲玄冥師有共工氏之子爲土正曰句龍有高陽
氏之孫黎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
共工氏弗率帝命討之敗其師于淮
張湛列子注云共工氏霸于羲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
彊也與顓頊爭爲帝　汲冢瑣語云共工之卿曰浮游
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
如熊爲天王祟
初制曆象
竹書顓頊十三年初作曆象　歷帝紀曰黃帝爲蓋天

顓頊造渾儀　沈約宋禮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
色尚赤　晉律歷志董巴議曰伏羲始作八卦卦三畫
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顓頊以今之孟春
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
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illegible]　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
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
後漢志注顓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
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漢魏文志顓帝歷二十一
卷顓帝五星歷十四卷顓帝日月宿歷十三卷　漢律
歷志張蒼言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　史
記索隱云古歷及顓頊夏禹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
唯黃帝及殷周魯竝建子爲正　唐志云曆記始於顓
帝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是甲寅歲畢陬之月正月朔日
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乾鑿度云西伯昌受
命之歲上距天元甲寅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
十歲常以七十六歲爲一紀二十紀而一蔀首
作承雲之樂
竹書顓頊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呂氏春秋云惟天
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好其音乃令
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

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世紀云命
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　樂叶圖徵云
帝顓頊樂曰五莖宋均云言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
白虎通云顓頊樂曰六莖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
萬物也　魏志祖瑩表云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
雲之舞　淮南子云耳聽九韶六瑩注云六瑩顓頊樂
也　王嘉拾遺記顓頊居位奇祥總集有浮金之鐘沉
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
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
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涌海水揚波　路史云帝

命𦖵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
金効珍於是鑄爲之鍾作五基韺之樂以調陰陽享上
帝命曰承雲

脩黃帝之道

禮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疏
云先時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明民
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
取百物以自贍　鬻子云顓頊二十而治天下上緣黃
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呂覽記黃帝誨
顓頊之言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

父母　賈子記顓頊之言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
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
黃帝之道而賞之弗損天下亦平也

制義教民慎善惡之辨謹男女之防

大戴禮曰顓頊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
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
賈子記顓頊之言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
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
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而已　後周書云顓頊
廟有戒盈之器室有復豐之銘　淮南子云顓頊之法
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四達之衢

巡歷遐荒莫不祗礪

大戴禮云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
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
所照莫不祗勵（史記作砥屬）拾遺記云顓頊居位奇祥衆祉
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皆至也帝乃揖四方
之靈群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
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溟海之北勃鞮之國皆衣羽毛
憑風而翔乘波而至獻黑玉之環玄駒千匹帝以駕鐵
輪騁勞殊鄉絕域

在位七十八年徂落葬頓丘

竹書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世紀
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在鶉火而崩葬東
郡頓丘廣陽里　皇覽云顓頊冢在濮陽頓丘城門外
廣陽里中　崔鴻前秦錄云顓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
陽地相出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一妃九嬪生子老童窮蟬皆不得位乃辛侯代有天下
是爲高辛

大戴禮云顓頊娶于滕奔氏之子曰女祿產老童老童

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之妹曰女隤孕而不粥者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芉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　史記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又云老童產重黎爲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成山有季禺之國西北海外有淑士之國大荒之山有三面之國先民之山有叔歜之國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仲輪之國黑水之北有驩頭之苗皆顓頊之子也郭璞注云皆顓頊子孫所封　路史云顓帝之後爲高陽氏其子孫析姓氏者凡八十有二　漢書古今人表顓頊時有帥味者在上品仁人之列未詳其事

遂古記卷六終

遂古記卷之七

南昌朱謀瑋鬱儀甫撰

帝嚳第十三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俊黃帝之曾孫也

大戴禮云帝嚳者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史記云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乃即帝位高辛於顓頊則族子也　古史考云帝嚳房姓一云妘姓　帝王世紀云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著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逡

鄭樵通志云帝嚳高辛氏亦曰夋黃帝之曾孫也黃帝生玄囂是爲少昊玄囂生蟜極蟜極不得位而生嚳姬姓　路史云帝嚳曰逡山海經所稱帝俊是也郭璞以俊爲帝舜失之矣嚳之字曰亡斤　白虎通曰帝嚳有天下號高辛氏嚳者極也言能施行窮極道德也　風俗通云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

生而神靈學于栢招年十五而佐顓頊

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齠齔有德　竹書沈約注云帝嚳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　白虎通云帝俈駢齒

上法月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元命包云帝嚳戴干
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注于楯也招搖天戈也
戈楯相副戴之象見天中以爲表　路史云帝嚳方頤
龐覲珠庭仳齒戴干厥德神靈厥行祗肅　呂覽云帝
嚳學乎伯招　漢古今人表云帝嚳之師曰赤松子曰
栢招　劉向新序云帝嚳學乎赤松子　潛夫論云帝
嚳學乎師竈　鬻子云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莅政三
十而治天下　李膺蜀記云天皇授帝嚳五符文于青
城之山牧德之臺

受封于辛爲辛侯顓頊既歿共工氏術器稱亂帝起而滅

之于熊泉遂即天位作都于亳

帝系譜云帝借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爲諸侯邑於高辛
代顓頊而有天下　梁氏十道志云襄邑有高辛城
竹書云顓頊歿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山海經云共工
生器術以處江水　淮南子云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
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
嗣絕祀　晉載記云高辛有熊泉之役　世紀云帝嚳
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　洛陽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爲
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爲偃師　括地志河南偃
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也　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居火正甚[illegible]
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
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
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通志云帝嚳誅重黎以其
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遂平共工氏

設五行之官

鄭語史伯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
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世紀云帝嚳以人事紀官
故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
后土爲土正是爲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

天下　周禮疏云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
頊又事高辛如稷契之於唐虞也　尚書疏云少昊立
五鳩氏顓頊以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

作六英之樂

呂覽云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
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舞或
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以康帝
德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
樂曰六英　班固禮樂志云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
莖帝嚳作五英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　風俗通同

列子云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張湛注云六瑩帝嚳之樂也　世紀云帝作六莖之樂以康位　通曆云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鞚揭鼙鼓塤篪鞚揭謂柷敔也　山海經云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又云帝俊生晏龍是為琴瑟　竹書注云帝嚳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文心雕龍云帝告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部

上序星辰下施愛利

祭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鄭玄注云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䟽云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也　春秋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　大戴禮云高辛傅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史記索隱云謂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　賈子記帝嚳之言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巳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也行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顓頊之道而行之天下亦平也又記帝嚳之言曰德莫高於傳愛人政莫高於傳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巳　管子曰帝告之時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求足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有鄶氏不君命重滅之

竹書帝嚳十六年使重帥師滅有鄶　逸周書云有鄶之君嗇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風俗通云帝嚳之時戎吳強盛帝患其侵暴征之不克帝宮中有異犬名曰槃瓠往殺戎吳帝以女配焉其後生子號曰蠻夷處梁漢巴蜀武陵之間世稱赤髀橫額槃瓠子孫事殊不經今亦附見

錫命堯為唐侯

竹書帝嚳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帝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大戴禮云帝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史記云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正義云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執中正遍於天下也　墀按堯典允執厥中舜禹奉以授受推原所本則自帝告而發之告其萬世之師乎

路史云帝嚳聰明濬武嶷嶷浂浂俛衣服而不馹冬[illegible]
以暎夏輕而清寠𧶞其屋室土事不文木事不飾以示
民之節約身慱施惟愛人利物是圖是以服人而不爲
嚳分人而不爲譐闓閼塞屐龍斷委闕貸賑亡益恤遠
人盍閭連墓使人相親飲食相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揖其民力更相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貲故生亡乏
用死亡轉尸貴賤賤貴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
應于上故平工賈以通故闢夷而市平財亡鬱癈而愚
亡不教脩其禮樂正其兵農故陞降得以有數長幼得
以有敘班白者不負戴矣

徂落之後葬於頓丘

竹書帝嚳六十三年陟　陶弘景記云帝佶在位六十
三年年九十二　皇甫謐世紀及文獻通考並云帝嚳
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
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
帝堯葬其陽郭景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殂
亡之後四海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爲冢祭醊哭泣是以
所在有墓　元和志云頓丘西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
北三十里有帝佶墓　世紀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里

帝四妃上妃姜原產后稷次妃簡狄產契次妃陳酆氏產
帝堯次妃陬訾產帝摯

帝摯用齒長踐位九載政寢微弱乃遜于堯

大戴禮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
之女曰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產契次妃
陳隆氏產帝堯次妃陬訾氏產帝摯　史記帝嚳娶陳
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立
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世紀云堯母慶都摯
母常儀摯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齒最長
得登帝位封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
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禪唐侯

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　左傳季文子曰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貍謂之八元　異苑云諏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
地能言室于高辛夢日而生八子世號八元　山海經
云高辛氏帝俊有子十人帝鴻仲容季釐（疑即仲熊季貍）黑齒
晏龍（疑即作納言者）后稷台璽三身十日禺號　左傳子產又
云高辛氏有二子曰閼伯曰實沉不相能也　十六國
春秋云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
遼左是爲鮮卑

陶唐氏第十四

陶唐氏名堯帝嚳之子也

大戴禮云帝嚳次妃陳隆氏產帝堯　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是爲帝堯　春秋合誠圖云堯母慶都蓋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流潤大石之中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身形長丈有似大帝常有黃雲覆之蔑食不饑及年二十寄伊長孺家觀於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衣赤衣光面八采鬚鬢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星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雨赤龍與慶都合而有娠龍消不見而乳堯既乳堯貌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　堯碑云帝堯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于常羊慶都感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誤自侯伯游于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性發蘭石生自馥芬琦表射出雙握嘉文　孝經援神契云堯鳥庭荷勝八眉宋衷注云堯火精人也鳥庭庭有鳥骨表取象朱鳥與太微庭也朱鳥戴勝荷勝似之八眉彩色有八也　元命包云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　孔叢子云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　尚書大傳云堯八眉舜四瞳子八眉者眉如八字也　漢書武帝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世紀云帝堯祁姓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或從母姓伊祁氏瑋按曰唐曰堯名氏已具例諸舜禹昭然可知後世乃有伊祁放勳之稱大可異矣史記以放勳名堯實緣孟子之誤爲世紀者乃今再誤其可乎

始封唐侯

竹書帝嚳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世紀云堯年十五佐摯授封於唐爲諸侯二十而登帝位唐即中山唐縣堯山在北唐水在西北入河南有望都縣有都山堯母慶都所居也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望都　永初山川記云堯始居陶後居唐故稱陶唐氏　魏地形志北平郡望都縣有伊祁山有堯神祿山

帝嚳帝摯之際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盛爲民害堯使羿伐而誅之萬民用寧

淮南子云昔者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並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

有道里　風土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爲陵今巴
陵縣有巴丘山一名巴蛇冢　山海經云窫窳龍首居
弱水中其狀如龍食人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
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　高誘鴻烈解云鑿齒獸名齒
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射殺之九嬰
者水火之怪爲人害者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繫
矢射之　淮南子云羿除天下之害死爲宗布　世紀
云羿善射帝嚳使掌射加賜弓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
逮事帝堯　博物志云羿與鑿齒戰於疇華之野羿持
弓鑿齒持矛羿殺之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　楊

用修鈎玄云大風即大鵬也
天下推戴堯爲天子遂代之　是以有天下都平陽
世紀云帝摯造唐而致禪于堯堯即帝位都于平陽今
晉之臨汾漢平陽也即晉陽故堯城堯以甲申歲生甲
辰即帝位　劉恕外紀云堯元年歲在戊辰　竹書堯
元年丙子即位居冀　皇極經世堯元年甲辰肇位平
陽　夏書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敦睦九族平章百姓
尚書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垾按放勳
欽明四字爲句謂功無不報而又人無倖賞也古文平
字作釆乃辨別之辨　國語觀射父云王公之子弟之質
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
故孔氏傳以百姓爲百官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　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尚書考靈耀云星鳥昏中可以種
稷星火昏中可以種黍虛星昏中可以種麥昴星昏中
則入山可以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
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以敬授民時　唐書歷志云堯
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周康王十一年冬至日在牛六度
唐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垾按歷法天以

星爲體日以星爲表觀昏中之星則知日之所宿也日於天每歲差後一百三十七分積七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堯元年甲辰距今　上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計三千九百六十年天與日差五十四度二千四百六十六分今　上甲辰冬至日在箕四度七千九百六十七分室星昏中推知堯元年冬至日在虛八度二千三十六分故鼎星昏中古今遷移難可因星而授時也　隋志表尭云堯以丙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庚戌日冬至

明法令之禁

管子曰堯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也恣冶之所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命而已矣　國語展禽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申子云堯之治天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荀子曰堯治天下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淮南子云神農無制令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所罰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無以其所工易其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

廣咨詢之途

管子云堯有衢室之問下聽于人也　呂覽云帝堯學乎州文甫新序云堯學尹壽　韓詩外傳云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　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呂覽淮南子並云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古今注云堯設誹謗之木今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illegible]謂之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　漢書文帝曰古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註云堯設旌幡於五達之道令民進善

欲有進者立於旌下[illegible]入於橋梁邊版作交午柱頭所以書政治之愆失

治兵丹水以服南蠻

竹書堯十二年初治兵　呂覽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高誘註云丹水在南陽　六韜云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　世紀云有苗處南蠻堯時不服往征之克于丹水之浦　荀子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戰國策語同）莊子云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又云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司馬彪云宗膾

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

崇節儉以身先天下

大戴禮云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黃黼黻衣丹車白馬　墨子云堯治天下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熘啜於土形　尸子云人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麒麟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韓非子云堯王天下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桷椽不斲糲粱之食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形　史記太史公曰墨者言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　六韜云帝

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illegible]伏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广不翦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爲　淮南子云堯之爲人主也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　通志云帝堯薦玉以白繒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衣履不盡敝不更爲禁淫僞輕徭賦不奪民時不爭民利

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大戴禮云帝堯高辛之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矜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　賈子記帝堯之言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刑是故德音遠也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

鳥面及僬僥劉向說苑畧同　莊子帝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　六韜曰堯之王天下也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絜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　墨子云堯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莫不賓服竹書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

貢皮制
俊乂在官制禮作樂
大戴禮云堯命伯夷主禮伍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
四時先民治之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
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呂覽
云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
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
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曰大章以
祭上帝 玉海引此瞽叟作鼓攊近是 世紀堯命伯夔放山林谿谷之

音作樂六章　淮南子云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
世本云無句作磬古者無句堯時人
麟鳳來游蓂一日而十瑞
竹書堯七年有麟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尚書中候
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
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蓂莢生于
厨曆莢生于階　尚書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凰
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轅象鳳巢阿閣　尚書大傳堯
時麒麟在郊藪　孔叢子唐虞之世麟鳳游于田　世
紀云堯厨自生肉脯如翣形搖動生風使物食寒而不

臭名曰翣脯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朔日生一莢望
日則十五莢既望之後日落一莢至晦日而落盡名曰
蓂莢一名曆莢　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
帝成曆時有獬豸緝其毛爲帝幄之帳　中候云帝堯
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
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　典術云聖王
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精於庭爲薤感百陰而爲菖
蒲亦名堯薤　述異記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
爲禾鳳凰止于庭神龍見于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
鳥化白神木生蓮蓂蒲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

是爲十瑞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
斗書記開闢已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曆　拾遺記堯時
得玉版於河洛之濱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上有
文字列記天地造化之始羽山有青鶴之鳥一足八翼
聲似鐘磬竽笙秖支國獻重明之鳥似雞而雙睛能搏
猛獸有貫月之查浮游四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西海
有浮玉山山下巨穴水色若火夜則照曜是謂陰火鸞
雛歲歲來集梟鴟逃于絕漠
帝之季年洪水逆行乃命崇伯鯀治河九載弗績
堯典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孟子云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山海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啓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帝堯殛之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　水經注云堯時洪水民皆薄舟崖側今宜昌縣江之左岸絕壁猶有小舟在崖間謂之插竈　通志云堯時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憂民之憂而求治水者群臣四岳咸舉高陽氏之子伯鯀堯封鯀爲崇伯使之治水鯀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　後魏書觀象賦注云堯遭大水塡星逆行入水府

遂巽位四岳四岳舉鰥虞舜帝以二女妻之使攝天位

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墨子云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而天下平　趙策馮忌云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　淮南子云四岳薦舜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　莊子云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太史公伯夷傳中亦載堯許之事塙按左傳鄭莊公言許太岳之後也知許由正四岳中一人而讓天下即堯典巽位之事耳許由身爲四岳非高尚者

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舜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氏傳云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　竹書云堯七十年春錫虞舜命七十一年命二女嬪于舜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　世紀云堯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　鄭玄詩譜云堯遊成陽死而葬焉　墨

子云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漢書楊王孫曰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殠　孝廟國史云山東曹州東北
五十里雷澤鄉有堯冢并其母慶都墓漢唐以來或祀
或否

舜即天位封帝子朱于房

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　益稷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竹書堯

五十八年使后稷放子朱於丹水　史記云堯之子丹
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利堯曰終不以天下
之病利一人卒授舜　越絕書云堯太子丹朱倨驕懷
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　呂覽
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與舜　沈約竹書注云帝
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爲虞賓
莊子注云堯殺其長子考監明按山海經云帝丹朱葬
蒼梧之陰崑崙東北有帝舜臺帝丹朱臺朱亦嘗自帝
矣但不爲獄訟謳歌之所歸耳　卷七終

遂古記卷之八

南昌朱謀𡎺鬱儀甫撰

有虞第十五

有虞氏名舜虞幕之後瞽瞍之子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幕能帥顓頊者
也有虞氏報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左傳史趙曰陳顓頊之後也自幕至于瞽瞍無
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皇甫謐云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
國于虞始爲虞氏五帝之中獨不出於黃帝自敬康而

下其祖也敬康生於窮係係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
瞽瞍　大戴禮云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
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
史記窮蟬父曰帝顓頊自窮蟬以至于舜皆微爲庶人
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舜冀州人
也𡎺按堯作大章之樂瞽瞍實與其事傳又稱自幕至
于瞽瞍無違命則知瞽瞍嘗有官師之任非庶人矣顓
頊帝嚳再從昆弟也帝嚳一世而生堯顓頊七世乃生
舜何其世系遠近之懸絕乎苟依大戴帝繫是帝堯以
女嫁玄姪孫之子豈理也哉或舜祖窮蟬偶與顓頊之

于同名後世傳者牽合失真遂至害義而不悟耳　詩
含神霧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書帝命
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星而生舜　孝經援神契云舜龍
顏大口手握褒注云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飾致
大祚也　元命包云舜重瞳子是謂滋涼注云謂有滋
液之潤且清涼光明而多見　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
之重明　雒書云有人方面月衡重華比堂書抄云重
華月衡　尸子云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
成章　世紀云舜姓姚〻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
身長六尺一寸荀子云堯長舜短舜參牟子

好學孝友聞于四海
尸子云舜學於務成昭〻〻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
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失也又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
馬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
者也荀子亦云舜學于務成昭（新序作務成跗）呂覽云舜染於
許由伯陽又云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　韓非云許
由續牙晉伯陽董不識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或與之
天下而不取　大戴禮云帝舜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
家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

親（家語作親近）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家語作依于二女）叡明通知爲
天下王　家語云舜之於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史記云瞽
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
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世紀云舜年二十
以孝聞
所在之方風移俗易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
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
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其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

母　呂覽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
之禪位因人心也又云舜耕歷山陶河濱釣雷澤天下
說之秀士從之以其徙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
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　莊子云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戶　韓非
云歷山之農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
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
陶焉朞年而器牢　賈子記舜言曰吾盡吾敬以事吾
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
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

而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
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惟以敬
者爲忠必服之　淮南子云舜耕歷山朞年而田者爭
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
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故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
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乎
堯聞其賢嬪以二女使九男往事焉
尸子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
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
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

之而託天下焉　史記云舜年三十帝堯問可用者四
嶽咸薦虞舜堯迺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
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
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
築倉廩予牛羊　世紀云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見
舜於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　會稽記云
上虞有百官里丹朱從舜於此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
舜所生處也　圖經云會稽上虞有地名三憮是二女
降處　水經注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
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　陳
眉公云歷山下二泉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爲嬀北流
者爲汭合流入黃河即堯釐降二女處　大戴禮云舜
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
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大禹謨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孟子引
逸書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史
記堯以二女妻舜瞽瞍尚欲殺之使舜塗廩從下縱火
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又使穿井舜爲匿空旁出
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梁武
帝通史云瞽使舜滌廩舜告二女女曰鵲汝衣裳鳥工
往又使穿井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既入井從他
井出去　列女傳瞽瞍與象謀殺舜使塗廩浚井既不
能殺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
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往于
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其茲思慕不已篤厚其

弟不怠　按說文舜女弟名敤首史記正義作顆手

眞源賦云舜糶米平陽爲父舐目目以光明

堯乃舉舜試以政事政無不舉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莊子曰堯聞舜之賢也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尸子云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于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試政三載遂使攝位

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史記云堯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賓于四門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典孔氏傳云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堯文德之祖廟鄭玄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　春秋孔演圖云舜之將興黃雲升於堂　張淵觀象賦云舜將受禪先有黃星見員而無鋒芒知用土德王

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傳云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馬融注云璿璣玉衡謂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一日二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　尚書大傳云渾儀其中筩爲璇璣外規爲玉衡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　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垂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　考靈曜云觀玉儀之游昏明主時乃命中星也璿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繁廡
而五穀登萬事康也　晉志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
舊器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氏傳云舜以攝告天及五帝王肅云上帝天也馬融
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叢子宰我
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
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　書正義
云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賈

逵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云天地春夏
秋冬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典文也墠按舜既受終于文祖宜布告諸侯使之
來朝申命更始故輯五等之瑞而合符焉珪瑁既同乃
後覲四岳羣牧而頒其所納之瑞古文既月乃同誤作
既月乃日遂不可通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太
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卽其證也諸
侯衆見曰同亦合符瑞之名
初巡狩四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竹書云堯七十三年正月
舜受終于文祖明年初巡狩四岳　文中子曰舜一歲
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竹書堯八十七年初建十二州九十七年司空禹巡十

有二州舜之三十三年夏后受命遂復九州　尚書大
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
山兆十有二州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別十二州之分
星也　漢地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
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焉　孔傳云禹治水之後舜分
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　書帝驗期曰西王
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　集仙錄
云舜在位王母遣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
州爲十二州　墠按禹貢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爲九
州舜益之以幽并營爲十二州

作象刑流宥之法 云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
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曰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
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

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益稷曰臯陶方祇厥敘
方施象刑惟明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
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　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
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
屨下罪雜屨而已　愼子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
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
辟　荀子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
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漢文帝詔曰有虞氏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
而姦不止漢武帝詔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白虎通

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劓者赭衣□
者墨幪宮者屝大辟者布衣無領　周書王子晉曰穆
穆虞舜立義治律　尚書大傳云舜好生而惡殺鳳皇
巢其樹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呂覽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曰得天道者帝得
地道者爲三公我得地道不得爲三公邪乃使猛獸爲
亂比獸之角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

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　韓非云堯欲傳天下
於舜鯀與共工皆諫以爲不可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
傳之匹夫乎堯舉兵誅之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
於舜者又云讙兜氏孤男三苗有成駒皆亡國之臣也
國語展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
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左傳子產
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山海
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
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史記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
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不可岳

彊請試之而無功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言
於帝堯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
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
夷四辠而天下咸服括地志云幽洲在檀州燕樂縣界
三危在沙州燉煌縣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崇山在九
眞距越裳四十里有三十峰　左傳季文子云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頑嚚不友謂之渾敦少
昊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
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傲
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以
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杜預云渾敦謂讙兜窮奇謂共工檮杌謂鯀饕
餮謂三苗　後漢書傳燮云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
攝位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殂落三年之喪畢舜避位于南
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皆往從焉乃後踐天子位于冀
竹書舜元年丙辰卽位于冀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
年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

於舜　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之號卽天子位
紀云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歲生五十一年甲午[illegible]
用七十九年壬戌歲卽眞以土承火色尚黃都于成[illegible]
或營蒲阪　後漢書李固云堯殂落之後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
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目達四聰
舜典孔氏傳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
廟告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
視聽使天下無壅塞也　皐按益稷篇云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孔叢解云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
侮謂之四鄰而尸子謂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
謂之四面則四目四聰是疑丞輔弼之官卽四鄰矣
命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命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左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
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杜預解云八愷即垂益禹皐陶
之倫庭堅則皐陶字也八元即稷禹朱虎熊羆之倫[illegible]
按水經注羅水有百蟲將軍碑云姓伊諱益字隤敳高
陽之弟二子伯益者也山海經帝嚳之子有仲容季釐
晏龍后稷嚳之孫義均為巧倕蓋八元之五矣舜典有
朱虎熊羆殳斨伯與已是七人并禹稷契皐陶垂益伯
夷夔龍九人正得二八之數蓋堯時舉之今乃用之也
於是禹作司空平水土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作司徒敷
五教皐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
作納言
舜典帝命九官之辭具在尚書　呂覽云昔龍門未開
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
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
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淮南子云舜之時共工振
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
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
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
寧其性　尚書刑德政曰禹長於地理得括地象圖亢
以為司空　益稷篇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距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
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史記秦之先大費與禹平
水土舜錫之皂游　吳越春秋云棄為兒時好種樹禾
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
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
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
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　呂
覽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舜
以為樂正夔乃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
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　大
戴禮曰舜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
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義和掌曆敬授民時使
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
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
平
定車服旂章之制備器物室廬
益稷篇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龍衮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路爲鸞車設旂作泰尊兩敦其俎梡其祭尚首其飾棺以綏歛用旄棺　管子云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　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其服皆玄上纁下十有二章、古史考云堯制彤車乘白馬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　韓子云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

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宫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二　淮南子云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令民皆去巖穴各有室家又立誹謗之木今華表也

簡官師貞貢賦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三百　尚書舜曰咨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績分北三苗　禹貢云冀州賦上上錯厥田中中兖州厥田中下厥賦貞作十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田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土上中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揚州田下下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州田下中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田中上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田上上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管子云有虞之筴乘馬也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

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廪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

封弟象于有鼻

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夔夔惟謹封弟象爲諸侯　孟子云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封之有庳象不得自爲於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貢稅焉或謂之放　世紀云舜弟象封於有鼻　王隱晉書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幽明録云始

輿有鼻天子冢又有鼻天子城路史云即象冢　輿地志零陵郡應陽縣東有象廟　括地志道縣北六十里有鼻亭墠按象雖遠在有鼻亦嘗僭號稱帝故有鼻天子城冢

布功散德

韓詩外傳云舜封黃帝之子孫十九人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麄衣而蟄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省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　大戴禮曰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文教通于四海　管子云有虞之王燒增藪斬群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民始知禮也當是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

制禮作樂

尸子云欲觀堯舜之行于總章文中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并天下之謀并天下之智也　管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　王制曰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祭義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庠曰米廩　禮稽命徵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淮南子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　竹書舜元年作大韶之樂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尚書大傳維元祀樂正定樂名代泰山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謡名曰晳陽羲伯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謡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綬哉其歌聲比中謡名曰初虘羲伯之樂舞將陽其聲比大謡名曰朱華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秋伯之樂舞蔡叔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謡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綬綬原有缺文　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世紀載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桓譚新論云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之上帝之位不足保也援琴作遺操

鳳凰來儀龍圖出河

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尚書中候帝舜曰朕惟不乂於百獸鳳晨　括地圖云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禽夏后氏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　世紀云舜作簫韶鳳凰來儀有景星曜於房　蘇子由古史云舜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春秋運斗樞云舜即位五年二月

東廵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釆負圖出置舜前甍
入水而前去黃玉爲匣白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
曰天黃帝符璽烏文舜與司徒禹臨侯傳望發圖玄色
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
差藏之大麓　左傳云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故帝舜氏世
有畜龍
帝南撫交阯西教鮮支渠搜氐羌北發山戎息慎東長烏
夷羽民

大戴禮五帝德云舜爲天下王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
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烏夷羽民
孔子三朝記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
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
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
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竹書舜九年西王母來朝
獻白環玉玦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四十二年
玄都氏來貢寶玉　世紀云舜時焦僥氏來貢其没羽
東倭重譯而納貢　書帝驗期云西王母於大荒之國
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献之　淮南子云舜理三苗朝

羽民從祼國納肅愼　王嘉拾遺云舜十年有大頻之
國老養之國皆來去冀州二萬里
南面而治天下太平
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巳正南面而巳　表記
曰虞帝弗可及也巳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
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
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
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
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尸子云有虞之君
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如巳有善焉

見人有過如巳有過焉舜南面而治天下太平燭於玉
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
千仞之谿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大
戴禮曰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孔叢云
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
三十有三載命司空禹攝行政事
尚書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于臯陶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
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

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率百官若帝之初　竹書舜十四年命禹代虞事十五
年命夏后有事于太室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遂陟方
岳三十三年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尚書大傳維十
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
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始奏肆
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
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
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

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
萬姓允誠一作允識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
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
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迅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
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有苗弗率帝命禹征之
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奉
辭罰罪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竹書舜三十五年

[illegible]命夏后征有苗有苗來朝　墨子云昔三苗大亂日
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尚
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既已克之磨
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歸
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
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
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　說苑吳起云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　呂覽云堯戰於丹水之
浦舜却有苗更易其俗　荀子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
世紀云舜爲天子有苗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

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
而舞之有苗請服
帝省方岳陟于鳴條禹乃代興是爲夏后氏
孟子云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竹書云舜四十九年居于鳴條五十年陟于鳴條　尚
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墨
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南紀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
變其肆　路史云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
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

蒼梧之葬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孔氏書傳云舜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一百一十二歲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世紀云舜年八十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百歲而崩殯以瓦棺葬於蒼梧紀市象爲之耕墠按象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誤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說耳既已耄而勸勤焉有遠歷瘴鄉自

同放黜之理乎必不然也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元子商均作賓于夏

呂覽云舜有子九人不以天下與子而授禹　世紀云舜元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比氏生二女霄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禪禹　山海經云舜生戲戲生搖民又云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載民盼姓食穀不績十六國春秋云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長其後姚當雄于洮罕之間至姚弋仲而爲後秦

遂古記卷之八終

遂古記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有周易通已著錄是書所記始於盤古迄於有虞提綱紀事而襍引諸書以爲目大抵出入於劉恕外紀胡宏皇王大紀羅泌路史前紀金履祥通鑑前編之間所引多緯書荒誕之說既非信史又尠異聞謀㙔號爲博洽平生著述一百餘種今不盡傳其傳者此爲最劣矣